

書叢本基學國

識小案學清

輯撰鑑唐

行發館書印務商

127.6
667=2

書叢本基學國

識小案學清

(識小案學朝國名原)

輯撰鑑唐



3 0607 0501 3

行發館書印務商

~~№00598~~

215181



清學案小識序

近儒桐城姚氏曰。孔孟之統。必歸程朱者。非謂朝廷之功令不敢違也。以程朱生平行己立身。固無愧於聖門。而其論說所闡發。上當於聖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使後賢果能篤信遵而守之。爲無病也。又曰。宋之眞儒。得聖人之旨。諸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爲功令。士大夫維持綱紀。遵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旨哉斯言。程朱之爲功於天下萬世。卽孔孟之有功於天下萬世也。尊程朱。所以宗孔孟之道也。且夫道亘古今而不敝也。學所以範賢智而出於一也。由孔孟而來。道亦幾經晦明絕續矣。賴有爲之羽翼者。相與講明而恪守之。七十二賢尙矣。江都昌黎。問世相望。至宋而呂張黃眞魏諸公。金華四子。元之魯齋。明之敬軒。敬齋。整庵。以逮國初諸名賢。遞相祖述。所以啓迪人心。昌明世運。燭重昏而發豐蔀。惟其皆以孔孟程朱之道爲道。以孔孟程朱之學爲學故也。然而異端楊墨。春秋時已有之。黃老於漢。佛於漢晉六朝隋唐。蓋自達摩來中國。明心見性。本來面目之說。足以溷中庸未發之眞。而惑溺高明之士矣。宋張無垢用宗杲改頭換面之智。始以佛說釋儒書矣。陸象山純作禪機。反以聖傳自任。又假儒書以彌縫佛氏矣。術益精而說益巧。彌近理而大亂眞。向非朱子無以犀照其姦也。迨明道一編。朱子晚年定論之輯。則又假朱子以彌縫佛氏矣。姚江提倡心學。專主良知。非聖無法。簧鼓一世。未派直指

心宗猖狂恣肆。猶幸困知之記。學節之編。砥柱中流。如一髮引千鈞。而其餘餒。至國初未熄。太沖黃氏以名臣之子。任文獻之宗。手輯明儒學案。宜如何廓清陰噎。力障狂瀾。而乃袒護師說。主張姚江門戶。攬金銀銅鐵爲一器。猶夫海門夏峯也。辨黑白而定一尊。不重賴繼起者。大有人在乎。我朝道統中天。君師立極。頒發性理精義。朱子全書。升紫陽爲十二哲。二百年來。名儒輩出。庠序修明。爲元明所未有。乃循習既久。聰慧傑特之士。厭常喜新。則有崇訓詁而蔑繩檢。以漢學小學。凌駕宋儒者矣。言心性而遁元虛。襲六經註腳邪論。而顯背孔孟者矣。不守博文約禮。誠明敬義之訓。不知禮義廉恥之防。世道人心。流波莫挽。有心者所爲怒焉深憂也。我友善化唐敬稽先生。秉承家學。著述皆有關係。兢兢於學術真僞之辨。謂統紀必一。則法度可明。涂轍可端。綜舉國朝講學諸儒。次第甄錄。首列傳道。以清獻楊園。惇亭清恪。爲正宗。其次湯文正以下十九人。爲翼道。得所翼而道不孤也。于北溟以下四十四人。爲守道。得所守而道益明也。又次黃梨洲以下。爲經學。許鄭賈孔。皆道之支流餘裔也。卷末附心宗終焉。其蒐采未獲。僅見他氏稱說者。爲待訪錄。以俟補輯。共十四卷。書成。授維鑄讀之。析之也精。疑似不能亂。辨之也確。異說不得搖。本其躬行心得之餘。著爲醇正謹嚴之論。蓋純從衛道辨學起見。而不參以愛憎黨伐之私者也。前後自序各案小序。指示周詳。聲情激越。婆心熱血。涌現行間。先生不得已之苦衷。至深且切矣。或曰。此編出。徒爲言王學者集矢。今王學勢已衰矣。何亟亟於是。余謂。今世言程朱者。束於功令。非其好也。卽好陸王。亦高

明之過。無二子之本領氣魄也。顧惟一種似是而非議論。務通朱王二家之郵。最足滋後學之惑。究其調停。皆左袒也。至理無兩是。正路無旁歧。得是審分明別白。而謬悠之說。不掃而自退。故斷斷不可少也。至經學卷內。斥西河不錄。於恕谷東原綿莊諸子。黜其妄作。而仍不沒所長。亦考見是非得失之林也。是書有學統之精嚴。而不病其隘。有學節之侃直。而不涉於苛。於以救陽儒陰釋之弊。而存道脈之真。其功正不小也。且安知夫自今以後。不更有如先生者。聞風興起。而一再續輯。以綿統緒於勿墜也。然則是書又安可以不急爲刊布也。維鑄樁味荒落。懼終身爲道外人。承命之下。爰撮其大凡。書以爲序。

道光二十五年小除夕愚弟構李沈維鑄拜譔

清學案小識敘

聖人之學。格致誠正。脩齊治平而已。離此者。畔道。不及此者。遠於道者也。七十子皆從聖人受學。而傳道者。推顏曾。其在顏子。曰博文。格致也。曰約禮。誠正脩也。卽博卽約。功分知行。而候無先後也。不遷不貳。誠正也。而格致存焉。擇善弗失。格致也。而誠正存焉。夫子於其問仁也。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復申之以非禮勿視聽言動。蓋欲其知之明。行之決。絕去私欲。盡還天理也。厥後三月不違。如有所立。卓爾。顏子之格致誠正。何如哉。其在曾子。曰。以文會友。格致也。曰。以友輔仁。誠正脩也。卽文卽行。學有切磋。而道無內外也。任重道遠。知之至矣。而誠正可知也。忠信傳習。誠之至矣。而格致可知也。夫子於其日省之久也。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舉以告門人曰。忠恕而已矣。蓋恐學者以空虛求一貫。不以真實求一貫。妄認本體。而忘工夫也。使之盡已推己。精察而力行之。以馴至於反身而誠。則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也。格致誠正。固如是也。夫學聖賢者。未有不由格致誠正而得者也。若別有捷徑宗旨。則顏子才高。聖人當化之以速。而何循循然。博文約禮。是誘猶有欲罷不能。欲從末由之歎也。曾子質魯。聖人當教之以易。而何以兢兢然不忠不信不習是省。猶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召也。子思子受之曾子。爰以傳之孟子。孟子之知言格致也。養氣誠正也。集義則格致誠正之實脩真積。不襲取於外也。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

勿助長也。勿正者，未發之中也。勿忘者，不睹不聞之戒，慎恐懼也。勿助長者，知致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國治天下平也。擴而充之，卽此物也。此孟子之學，孟子之傳也。闕暴秦而漢，而唐，賴有江都董子，昌黎韓子，以及伏鄭孔賈諸儒，前後羽翼，得以稍稍不墜。然歷六朝之陵替，五代之淆亂，孔孟之道不絕者如髮矣。天未喪斯文也。至宋生濂溪周子，中州二程子，又橫渠張子，楊游尹謝諸子，道之明已如日麗天中矣。朱子起於數十年之後，師事延平，得程子之嫡傳，以大學之綱領條目示學者爲學次第，以中庸天道人道，明孔門傳授心法，以居敬窮理爲尊德性道問學功夫，集諸子之大成，救萬世之沈溺，其心其道，何異於顏曾思孟哉。後之學者，循其次第，如何格致，如何誠意，如何正心，脩身，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忠恕以至一貫，亦復何可限量，而乃朝謁師而夕思入道，夜入定，而旦言明心，貪便喜捷，世能有然，而學術亦有然也。矜奇鬪巧，人情多變，而學術亦多變也。於是新建者，援象山之異，揭良知半語爲宗旨，託龍場一悟爲指歸，本立地成佛，謂滿街都是聖人，大惑人心，愈傳愈謬。躡蕩檢，無所顧忌，天下聞風者，趨之若鶩，寢寢乎欲祕程朱矣。生其後者，烏可不挽之於狂瀾，拯之於背溺，而任其猖狂恣肆，使斯世盡入榛莽哉。夫學術非則，人心異，人心異，則世道漓，世道漓，則舉綱常，倫紀政教禁令，無不蕩然於詖辭邪說之中也。豈細故耶。欣逢聖朝，昌明正學，崇獎斯文，特示優隆，重加尊奉，朱子升祔十哲之次，誠千載一時，億萬禩學統人心之所係也。宜乎真儒躍起，辨是與非，掃新奇而

歸蕩平。去岐趨而入堂奧。還吾程朱真途轍。卽還吾顏曾思孟真授受。更還吾夫子真面目。界限清。而後所知定。隄防密。而後所守嚴。志趨堅。而後所行篤。踐履實。而後所立卓。真儒之爲真。以此。夫學之所以異。道之所以歧。儒之所以不真。豈有他哉。皆由不識格致誠正而已。習空談者。索之於昭昭靈靈。而障於內。守殘編者。逐之於紛紛藉藉。而蔽於外。斯二者。皆過也。今夫禮樂兵農。典章名物。政事文章。法制度數。何莫非儒者之事哉。然當以若大經綸。蓄之懷抱。不當以賸餘糟粕。誇爲富強。朱子曰。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澈於胸中。此心與天地一體。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古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治平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囊中而不匿。然後爲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爲已物。朱子之博。蓋博於內。而不博於外也。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之謂也。聖人之言典章也。莫大於顏子之問爲邦。曰。夏時。殷輅。周冕。韶樂。曰。放鄭聲。遠佞人。是必有順天應人。長治久安。大經濟。大功業。以運用於兩間。豈惟推天文。考輿服。講求樂律而已哉。其言政事。莫大於哀公之問政。曰。達道五。行之者三。曰。九經行之者一。是必有事親知天。明善誠身。真本原。真學問。以彌綸於無際。豈惟考官祿。別等差。講明禮節而已哉。沾沾焉辨論於粗迹者。不知聖人之學也。外之故也。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治國平天下之事。豈在外哉。不障於內。不蔽於外。惟格致誠正者能之。蒙是編。自平湖陸先生始。重傳道也。有

先生之辨之力。而後知陽明之學。斷不能傳會於程朱。有先生之行之篤。而後知程朱之學。斷不能離格致誠正。而別爲宗旨。有先生之扶持輔翼於學術敗壞之時。而後知天之未喪斯文。有宋之朱子。卽有今之陸先生也。與先生同時諸儒。以及後之繼起者。間多不及先生之純。而能遵程朱之道。則亦先生之心也。他若指歸特異。不守朱子家法。則當分別錄之。不泯其本末。不掩其瑕瑜。俾後之觀者。於以見得失之林焉。是豈得已者乎。吁。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有是性。卽有是理。卽有是意。知心身。孰不可以希賢。孰不可以作聖。而惟工夫之不密。以至本體之莫充。則何若從事夫朱子之存省克治。居敬窮理。以馴至於誠而明。豁然而貫通也。是則所當共勗也矣。道光二十五年孟夏月小岱山人唐鑑。

清學案小識提要

傳何由而得其道乎。曰。孔孟程朱。道何由而傳得其人。曰。述孔孟程朱。述孔孟程朱。何由而遽謂之傳乎。曰。孔孟程朱之道晦。而由斯人以明。孔孟程朱之道廢。而由斯人以行。孔孟程朱之道。何由而遽明。遽行乎。曰。辨之嚴。異說不能亂行之力。同志服其真。雖未必遽能大明與行。而後之學者。可由是而進於明。進於行也。則謂之明可。謂之行可。謂之傳可。然而斯人也。或千載一見。或數百年一見。或百年數十年一見。或一人見。而數人隨之見。或見僅止一人。故傳之者少。而亦未嘗絕。伊川表明道先生之墓也。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某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乎善治之道。以淑諸人。而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是說也。吾於朱子之生。起而幸之。吾尤於薛胡二先生之歿。引而傷之。蓋明自正嘉以後。講新建者。大肆狂瀾。決破藩籬。越繩檢。人倫以壞。世道日漓。邪說誣民。充塞仁義。逮及鼎革。託爲老師宿儒者。尙欲以詖淫邪遁。淆亂人心。傷何如哉。孟子曰。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夫孟子豈可復生哉。世有欲正人心。以熄邪說者。卽謂之孟子可也。卽謂之朱子可也。道之傳也。非斯人其誰與歸。述傳道。傳道者少。未嘗不爲道憂。翼道者衆。又未嘗不爲道喜。非翼道之重於傳道也。翼之則道不孤矣。道不孤。

則亂道者不能奪其傳矣。不能奪其傳而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學術正而人心端。教化肅而風俗美。人道與天道地道並立矣。然則道之傳也。傳者傳之翼者亦相與傳之也。昔者吾孔子之講學。洙泗也。以大聖人之德之道。統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集其大成。而及門從遊者。有顏曾冉卜。七十諸賢。且以賢聖之孫。繼起而紹述之。而閱百餘年。楊墨爭鳴。衍儀橫議。賴有孟子奮其至大至剛之氣。辨論於黑白淆亂之中。而後吾夫子授受之真傳。得以萬古不墜。朱子起千載之下。承二程之遺緒。奉四子書以詔後學。時則有若南軒東萊諸同志。咨詢辨難。又有若季通勉齋諸門人。往復商榷。可謂極麗澤之盛。幾乎踐東魯之遺軌矣。然而詆之者旋起。逐之者至。欲加以禍道學。大爲厲禁。不亦危哉。由是觀之。吾之所憂者。未容已。而所喜者亦幸而已。今夫彌綸天地。終古無所損。終古無所益者。非道也乎。傳與翼。安足爲有無乎。然而天地非人不立。道非人不存。人顧不重乎哉。孔子尙矣。曾子子思孟子尙矣。朱子又豈易得耶。敬夫張子。伯恭呂子。又豈易得耶。孔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蓋慨乎其言之。憂何如哉。述翼道。

天下之患。莫大於不顧防檢。不敦節槩。不修禮義廉恥。不遵規矩準繩。破廉隅而趨巽便。棄閑範而就奔馳。容悅以爲恭。媵矜以爲敬。揣摩以爲智。遷就以爲才。委蛇以爲識。時務和同以爲近人情。飾詐巧以固恩權。假聲華而延名譽。揚揚自得。而不以爲可惡。赫赫陵人。而不以爲可悲。俾天下進者退者。行者居者。

尊者卑者。老者少者。質實焉。莫知其所。以然。紛紛焉。並莫知其所。以不得不然。喪其所固有。而亡其所本來。審若是也。道不幾絕乎。而幸也。天下有守道之人也。而惜也。天下有守道之人。而人多不知也。然而其人自在也。或當時蔽之。而閱時則章矣。或當途沮之。而窮巷則達矣。或流俗惡之。而高賢則尚矣。或功利詞章輩疏之。而道義交則親矣。何也。所守與時異也。今夫救時者。人也。而所以救時者。道也。正直可以懾回邪。剛健可以禦強梗。莊嚴可以消柔佞。端慤可以折侵侮。和平可以息橫逆。簡易可以綜繁賾。抱仁戴義。可以淑心身。周規折矩。可以柔血氣。獨立不懼。可以振風規。百折不回。可以定識力。守顧不重乎哉。吾每得一人焉。未嘗不正襟而起敬。端坐而細思也。雖其人已往。而其流風餘韻。愈久而愈真。炳炳焉在天地間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其斯之謂歟。述守道。

道歷千古之變。而未嘗墜。而自有秦氏之焚書。則幾乎墜矣。漢之興也。羣經復出。假令有能明道者。生於其間。則學術真。而統紀一。何至各立門戶。迄無指歸。而其相爲授受者。又大要解說辭意。綜核度數而已哉。然而典籍云亡。編簡散佚。老師宿儒。各得一說。以傳於天下。說雖不同。而經未嘗不由是以存也。於斯時也。易有施孟梁邱。書有歐陽大小夏侯。詩有魯齊燕。禮有劉向高堂生后蒼。春秋有公羊穀梁鄒氏。氏此皆專門名家。最初之師也。厥後支分派演。愈推愈廣。歷千有餘載。而至於今。考古者。必溯其源。言師者。必從其朔。得其一字一句。遠蒐而旁獵之。或數十百言。或數千百言。曼衍而無所底止。而考證之學。遂

爭鳴於天下。蓋穿鑿傳會。亦在所不免也。然如天文地理。音學算學等事。則於古爲精。今夫經也者。聖人之至文也。聖人之至文。聖人之至道也。聖人之至道。人人之至道也。得人人之至道以求經。而經傳經傳。而聖人之道亦傳。孟子之後。傳聖人之道以存經者。朱子一人而已矣。其他則大氏解說辭意者也。綜核度數者也。乃或以辭意之別於今。度數之合乎古。遂至矜耀。以爲得所未得。而反厭薄夫傳聖人之道以存經者。是其所所以自處。亦太輕矣。秦人有敬其老師。而慢其師者。或問之曰。老師衣紫。師衣褐。或曰。然則非敬其老師也。敬紫也。今之遵漢經師。而詆朱子者。是亦敬紫之類也。又烏足與校哉。述經學。

無善無惡之說倡。天下有心而無性矣。有心無性。人非其人矣。世安得不亂哉。及其亂也。而究其所由來。歸罪於學術。則亦晚矣。吾於明季未嘗不嘖嘖俯仰。而重有感焉。天下事由前觀之。未必知禍之烈如此其極。由後觀之。恆懷懷於其禍之極。而莫可復追也。士君子盱衡往跡。俯念未來。未嘗不歎前乎此者之可鑒。後乎此者之可戒也。則學業之所謂心宗者。吾烏能忘於懷乎。今夫心不可恃。而恃之以性。性不可憑。而憑之以物。大學所以先於格物也。子臣弟友。物之最著者也。性之最切者也。是庸言庸行。亦良知良能也。仁義禮智。物之最初者也。卽性之最真者也。是至隱至曲。亦至大至廣也。聖人之所以檢察夫心者。此也。擴充夫心者。此也。豈索之於空。而聽知覺之昭昭靈靈乎。聽知覺之昭昭靈靈。而空以待之。恐性天路絕。而欲得所據矣。欲得所據。謂之無善誠然。謂之無惡。自欺甚矣。且恐惡念大來。不至於禽獸不止。是

以天泉一會爲陽明之學者。推闡師說。各逞所欲。各便所私。此立一宗旨。彼立一宗旨。愈講愈誕。愈肆愈狂。愈名高而愈無禮。淪澌流蕩。無所底極。而人心亡矣。人心亡。世教裂。而明社亦遂墟矣。有徵君孫先生者。與鹿伯順講學於明者也。入國朝。年已七十。遁影韜形。枯槁以終其身矣。而乃移講席於蘇門山。仍以其舊聞號召天下。是亦不可以已乎。幸而稼書楊園諸先生起而辨之。而天下灼然知心學之非正也。是亦稍足以舒吾懷云爾。述心宗。

清學案小識目錄

序

學案提要

卷一

傳道學案

陸稼書先生

張楊園先生

卷二

傳道學案

陸桴亭先生

張孝先先生

卷三

翼道學案

湯潛庵先生

顧亭林先生

張蒿庵先生

目錄

學案小識

王而農先生

胡石莊先生

張武承先生

卷四

翼道學案

魏環極先生

李二曲先生

竇靜庵先生

張秋紹先生

汪雙池先生

朱可亭先生

王白田先生

卷五

翼道學案

蔡梁邨先生

雷翠庭先生

江慎修先生

陳榕門先生

韓理堂先生

姚姬傳先生

卷六

守道學案

于北溟先生

魏貞庵先生

李厚庵先生

陳說巖先生

劉直齋先生

汪星溪先生

曹陶庵先生
党冰壑先生
陳確庵先生

李公凱先生
陳滄洲先生

李闡章先生
熊敬修先生

卷七

守道學案

楊賓實先生
蔡葛山先生

耿逸庵先生
方靈皋先生

李恆齋先生
趙松伍先生

卷八

守道學案

孫懿齋先生
嚴佩之先生
閻懷庭先生
許西山先生
彭一庵先生

朱湘洵先生
王任庵先生
劉宣人先生
陳定齋先生
王穰三先生

趙玉峯先生
陸朗夫先生
范彪西先生
陶視庵先生

目錄

學案小識

卷九

守道學案

陰靜夫先生

孟瓶庵先生

劉寄庵先生

夏用九先生

錢南園先生

向荆山先生

李復齋先生

戚仲蘭先生

童寒泉先生

郭春山先生

謝退谷先生

卷十

待訪錄

應潛齋先生

徐青牧先生

周好生先生

徐壹堂先生

潘鐵廬先生

沈位山先生

張箕山先生

張尙若先生

張玉甲先生

申孚孟先生

田梁紫先生

李簡齋先生

刁蒙古先生

謝約齋先生

張警庵先生

俞存齋先生

曹厚庵先生

朱梅崖先生

卷十一

待訪錄

- | | | |
|-------|-------|-------|
| 任東澗先生 | 高紫超先生 | 高冕旃先生 |
| 顧庸庵先生 | 彭中叔先生 | 王豐川先生 |
| 馮梅鷗先生 | 吳與巖先生 | 蔡溪巖先生 |
| 馬二岑先生 | 白含貞先生 | 張爾晉先生 |
| 陸翼王先生 | 王石隱先生 | 蕭文超先生 |
| 彭古愚先生 | 秦定叟先生 | 譚東白先生 |
| 沈 昫先生 | 劉伯繩先生 | 盛寒溪先生 |
| 江藥園先生 | 凌淪安先生 | 沈石長先生 |
| 何商隱先生 | 張岐瞻先生 | 陳古民先生 |
| 祝人齋先生 | 冉禪庵先生 | 王介祺先生 |
| 李禮山先生 | 王仲穎先生 | 馮周溪先生 |
| 尹元孚先生 | 黃崑圃先生 | 黃玉圃先生 |

目錄

陳元熙先生

殷夢五先生

趙仁圃先生

岳小瀛先生

法鏡野先生

羅臺山先生

姜雲一先生

李十洲先生

曾受一先生

王能愚先生

余存吾先生

劉端臨先生

卿滋園先生

李申着先生

卷十二

經學學案

黃梨洲先生

朱愚庵先生陳長發附

梅定九先生

王寅旭先生

閻百詩先生

胡東樵先生

胡樸齋先生

萬充宗先生第季野附

錢飲光先生

王山史先生

喬石林先生

魏念庭先生

張敦復先生

李恕谷先生

惠元龍先生子仲儒附
孫定宇

陳泗源先生

查初白先生

李天生先生

余仲林先生

胡滄曉先生

盛庸三先生

卷十三

經學學案

- | | | |
|-------|-------|-------|
| 焦廣期先生 | 張彝歎先生 | 俞右吉先生 |
| 諸襄七先生 | 李相卿先生 | 沈冠雲先生 |
| 吳中林先生 | 蔡仁錫先生 | 臧玉林先生 |
| 顧震滄先生 | 沈東甫先生 | 薛青州先生 |
| 邵二雲先生 | 徐庭垣先生 | 張宏遵先生 |
| 嚴衍先生 | 王九溪先生 | 馬宛斯先生 |
| 晏一齋先生 | 沈子大先生 | 王介山先生 |
| 潘補堂先生 | 程綿莊先生 | 趙易門先生 |
| 浦潛夫先生 | 任後山先生 | 沈克齋先生 |
| 汪默庵先生 | 林澤雲先生 | 魏樞先生 |
| 牛真谷先生 | 楊符倉先生 | 張天隨先生 |
| 吳易堂先生 | 梁確軒先生 | 吳宥涵先生 |

學案小識

王若霖先生

范衛洲先生

任鈞臺先生

秦樹峯先生

陸坡星先生

陳仲夔先生

姜石貞先生

徐位山先生

張仲嘉先生

嚴寶成先生

顧古湫先生

徐健庵先生

姜上均先生

卷十四

經學學案

劉華岳先生

邱近夫先生

曹六吉先生

陳亦韓先生

程是庵先生

杭堇浦先生

朱竹君先生

葉書山先生

劉雲翼先生

沈椒園先生

程易疇先生

崔南有先生

吳山夫先生

錢辛楣先生

顧星五先生

邵坦先生

程春疊先生

周懸著先生

陳文裕先生

胡竹軒先生

顧景范先生

全謝山先生

武虛谷先生

顏習齋先生

吳託園先生

盧紹弓先生

劉滄嵐先生

周書昌先生

范庸齋先生

潘龍庵先生

戴東原先生

都乾文先生

桑穀甫先生

崔東壁先生

待訪錄

張皋文先生

金縈齋先生

王鳳嗜先生

孔竄軒先生

任木田先生

臧拜經先生

汪容甫先生

許月嵐先生

卷末

心宗學案

張仲誠先生

潘用徵先生

趙寬夫先生

待訪錄

邵念魯先生

魏蓮陸先生

張天民先生

學案小識

張瑤星先生

康一峯先生

彭尺木先生

學案後序

清學案小識卷一

傳道學案

平湖陸先生

先生諱隴其字稼書歷官御史勵志聖賢博文約禮由洛闕而上追沂竟嘗謂聖門之學雖一以貫之未有不從多聞多見入者欲求聖學斷不能舍經史又謂今之論學者無他亦宗朱子而已宗朱子爲正學不宗朱子卽非正學董子云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今有不宗朱子者亦當絕其道勿使並進嘗點勘四書大全參以蒙引存疑淺說而一折衷朱子每讀一句必反覆玩味俟其貫通然後及下句用力可謂勤矣而其後自序曰去取都未能當有先儒見到之語讀之若平澹而實關學問之得失者不知取也有先儒一時之言讀之若無病而實開假借之途者不知辨也又有先儒微言與義大全諸書所不及載或載而不詳者此本亦竟闕如又有兩說互異當存疑而輕斷斷當盡一而務並存每取而覆視之輒赧然於心欲遂棄之則又念其曾用數年之力於此不忍便置且欲因此自知其陋鑒於前者或愆於後也先生之於學也思之慎而辨之明得之深而言之切其太極論曰論太極者不在乎明天地之太極在乎明人身之太極明人身之太極則天地之太極在是

矣。先儒之論太極，所以必從陰陽五行。天地生物之初言之者，惟恐人不知此理之原，故溯其始而言之。使知此理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也。學者徒見先儒之言陰陽五行，言天地萬物，廣大精微，而不從我身切實求之，則豈前賢示人之意哉。夫太極者，萬物之總名也。在天則爲命，在人則爲性。在天則爲元亨利貞，在人則爲仁義禮智。以其有條不紊，則謂之理。以其爲人所共由，則謂之道。以其不偏不倚，則謂之中。以其真實無妄，則謂之誠。以其純粹而精，則謂之至善。以其至極而無以加，則謂之太極。名異而實同也。學者誠有志乎太極，惟於日用之間，時時存養，時時省察，不使一念之越乎理，不使一事之悖乎理，不使一言一動之踰乎理，斯太極存焉矣。其寂然不動，是卽太極之陰靜也。感而遂通，是卽太極之陽動也。感而復寂，寂而復感，是卽太極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寂然之中，而感通之理已具。感通之際，而寂然之體常存。是卽太極之體用一原。顯微無闕也。分而爲五常，發而爲五事，布而爲五倫。是卽太極之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以之處家，則家齊。以之處國，則國治。以之處天下，則天下平。是卽太極之成男成女，而萬物化生也。合吾身之萬念萬事，而無一非理。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卽吾身之一念一事，而無之非理。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不越乎日用常行之中，而卓然超絕乎流俗。是太極之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若是者，豈必遠而求之天地萬物，而太極之全體已備於吾身矣。由是以觀天地，則太極之在天地亦若是而已。由是以觀萬物，則太極之在萬物亦若是而已。天地

萬物浩浩茫茫。測之不見其端。窮之莫究其量。而莫非是理之發見也。莫非是理之流行也。莫非是理之循環而不窮也。高明博厚不同。而是理無不同也。飛潛動植有異。而是理無異也。是理散於萬物。而萃於吾身。原於天地。而賦於吾身。是故善言太極者。求之遠。不若求之近。求之虛。而難據。不若求之實。而可循。故周子太極圖說。雖從陰陽五行言之。而終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又恐聖人之立極。非學者可驟及也。而繼之曰。君子修之吉。修之爲言。擇善固執之謂也。而朱子解之。又推本於敬。以爲能敬。然後能靜。虛動直。而太極在我。嗚呼。至矣。先儒之言。雖窮高極深。而推其旨。不過欲人修其身。以治天下國家焉耳。學者慎無驚太極之名。而不知近求之身也。其學術辨曰。陽明以禪之實。而託於儒。其流害固不可勝言矣。然其所以爲禪者。如之何。曰。明乎心性之辨。則知禪矣。知禪。則知陽明矣。今夫人之生也。氣聚而成形。而氣之精英。又聚而爲心。是心也。神明不測。變化無方。要之亦氣也。其中所具之理。則性也。故程子曰。性卽理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朱子曰。靈處是心。不是性。是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卽性也。性也者。寓於心。而非卽心也。先儒辨之。亦至明矣。若夫禪者。則以知覺爲性。而以知覺之發動者爲心。故彼之所謂性。則吾之所謂心也。彼之所謂心。則吾之所謂性也。其所以滅彝倫。離仁義。張皇詭怪。而自放於準繩之外者。皆由不知有性。而以知覺當之耳。何則。旣以知覺爲性。則其所欲保養。而勿失。惟是而已。一切人倫庶物之理。皆足以爲我之障。而惟恐其或累。宜其盡舉而棄之也。

陽明言性無善無惡。蓋亦指知覺爲性也。其所謂良知所謂天理所謂至善。莫非指此而已。故其言曰。佛氏本來面目。卽我門所謂良知。又曰。良知卽天理。又曰。無善無惡。乃所謂至善。雖其縱橫變幻。不可究詰。而其大旨。亦可略矣。充其說。則人倫庶物。固於我何有。而特以束縛於聖人之教。未敢肆然決裂也。則又爲之說曰。良知苟存。自能酬酢萬變。非若禪家之遺棄事物也。其爲說則然。然學者苟無格物窮理之功。而欲持此心之知覺。以自試於萬變。其所見爲是者。果是。而所見爲非者。果非乎。又況其心本以爲人倫庶物。初無與於我。不得已而應之。以不得已而應之心。而處夫未嘗窮究之事。其不至於顛倒錯謬者。幾希。其倡之者。雖不敢自居於禪。陰合而陽離。其繼起者。則直以禪自任。不復有所忌憚。此陽明之學。所以爲禍於天下也。涇陽景逸。深懲其弊。知夫知覺之非性。而無善無惡。不可以言性。其所以排擊陽明者。亦可謂得其本矣。然其學也。專以靜坐爲主。則其所重。仍在知覺。雖云事物之理。乃吾性所固有。而亦當窮究。然旣偏重於靜。則窮之未必能盡其精微。而不免於過不及。是故以理爲外。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陽明之學也。以理爲內。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高願之學也。陽明之病。在認心爲性。高願之病。在惡動求靜。我觀高子之論學也。言一貫。則以爲入門之學。言盡心。則以爲盡心然後知性。言格物。則曰知本之謂物。格。與程朱之論。往往齟齬而不合者。無他。蓋欲以靜坐爲主。則凡先儒致知窮理存心養性之法。不得不爲之變易。夫靜坐之說。雖程朱亦有之。不過欲使學者動靜交養。無頃刻之離耳。非如高子困學記中所言必

欲澄神默坐。使呈露面目。然後有以爲下手之地也。由是觀之。則高顧之學。雖箴砭陽明。多切中其病。至於本原之地。仍不能出其範圍。豈非陽明之說。浸淫於人心。雖有大賢。不免猶蹈其弊乎。吾嘗推求其故。天下學者。所以樂趨於陽明。而不可遏者。有二。一則爲其學者。可以縱肆自適。非若程朱之履繩蹈矩。不可假借者也。一則其學專以知覺爲主。謂人身有生。死而知覺無生死。故其視天下一切皆幻。而惟此爲眞。故不賢者。旣樂其縱肆。而賢者。又思求其無生死者。此所以羣趨而不能舍。嗚呼。縱肆之不可易明。至於無生死之說。則眞禪家之妄耳。學者取程朱陰陽屈伸往來之論。潛心熟玩焉。其理亦彰彰矣。奈何不此之學。爲彼之是惑乎。先生此辨。可謂拔其本而窮其源矣。觀先生積誠勵行。孳孳不已。自修身正家。以及洩官立朝。動準古人。罔有闕失。儼然程朱之氣象。亦卓然程朱之事爲。學程朱如先生。則亦程朱也矣。豈獨如之而已哉。夫以程朱之道成己。卽以程朱之道成人。見有叛於程朱。爲世道人心害者。竟隱忍而不置一詞乎。是必不能者也。孔子絕異端。斥隱怪。孟子距楊墨。放淫辭。皆此意也。豈好辨哉。先生初授嘉定令。見其俗尙侈靡。豪富暴橫。而積逋動以萬計。歎曰。民不輸賦。大率以貧也。其所以貧。風俗爲之也。一以鋤豪強。抑胥吏。禁奢汰。變風俗爲主。犯者必拘。能自新者。與之爲善。二年而邑大治。以盜案落職。耆老士紳。悉詣督撫爲辨。卒莫省。里民刻木爲位。旌幢鼓吹。迎歸以祠者。日數輩。凡兩月乃已。會總憲魏公。抗章言先生寃。並疏舉廉吏。得旨復原官。補靈壽知縣。縣於眞定。最爲穢瘠。俗強悍。善鬪。輕生。先生曰。民富

而可以教輕生之習。禁令尤嚴。然未盡絕。民貧而不知義也。嘉定可使富。而不及爲靈邑。又非嘉定比。奈何。力言於上官。非大恤民力不可。於是舉派運之苦民者。力爭而去之。於開墾之益民者。徧曉而導之。適巡撫于公。咨訪利弊。先生遂條陳六事。一曰。緩征宜請。二曰。墾荒宜勸。三曰。水利當興。四曰。積穀宜廣。五曰。存留宜酌。復六曰。審丁不宜求益額。遇荒賑濟。躬爲部署。驅馳山谷。夜以繼日。府檄發限單。不許踰額。先生不顧。率盡散之。以工部尙書張公敦復。左都御史陳公說巖。兵部侍郎李公厚庵。禮部侍郎王公昊。盧交章。論薦。奉旨行取御史。臨行。邑民攀留。如去嘉定時。補四川道。試監察御史。上疏言畿輔民情。蓋親睹小民疾苦。不敢不上聞也。論奪情。篤人倫也。請速停保舉。永閉先用。重官箴也。而當時惡先生者。執爭議。獨納保舉。爲遲悞軍需。擬革職。得恩原宥。及試俸滿。以改調歸。旣歸。屏居泖口。足跡不入城市。閉戶食貧。讀書課子。先是嘉定罷歸。洞庭席君者。嘗延至家塾。至是復懇延。先生欣然往。與學徒講習不倦。臘月歸。偶感寒疾。遽卒。四方學者聞之。莫不靈傷。嘉定之民。相率而來哭者。踵相接也。厥後九重念其端方。廉潔。召主文衡。而溘然謝世者。已經歲矣。先生之學。以居敬窮理爲要。謂窮理而不居敬。則玩物喪志。而失於支離。居敬而不窮理。則將掃見聞。空善惡。其不墮於佛老。以至於師心自用。而爲猖狂恣睢者。鮮矣。故旣著學術辨三篇。又與秦定叟。李子喬。臧介子。湯潛庵。范彪西。諸先生書。往復辨論。箴陽明白沙之病。且以懲涇陽景逸之偏。洞悉秋毫。顯微無間。非至誠至明。安能若是。是以篤實光輝。所過者化。在靈壽時。集

諸生講四子書。諄諄於義利邪正之辨。彙爲松陽講義百餘篇。其言曰。今之爲世道計者。必自羞乞墮。賤
壘斷。關佛老。黜陽儒。陰釋始。性孝友。迎養封公於嘉署。定省溫清。備極肫篤。以奉薦入都。不獲視舍。殮爲
恨。照闔。不忍肉食。少壯時。能飲酒不亂。後以仲弟有酒過。遂絕飲。冀以化之。未幾仲歿。遂終身不飲。居常
容止。怒敬。一言一動。皆有法度。家故貧。及登仕籍。貧益甚。前輩講學之書。未經見者。輒賃衣易之。雖晡粟
不繼。不顧也。爲令時。上官有欲招致門下者。堅執不允。用是失權。又嘗以公事至都門。政府欲一見之。接
浙而行。卽魏公環極。屢薦先生於朝。亦不先自私謁。履蹈不苟如此。所著有靈壽縣志。先正一隅集。四書
講義。問學錄。日鈔。讀禮志疑。三魚堂文集。評定四子大全。評選國策去毒。擬輯困勉錄。未成。而松陽講義
一書。當下指點。語語親切。讀者警醒感憤。生向善之心。是宜家置一函。朝夕玩味。未有不獲其益者。雍正
二年。得旨從祀兩廡。乾隆元年。賜證清獻。加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門人

王前席。席永恂。趙裳旂。侯開國。

桐鄉張先生

先生諱履祥。字考夫。號念芝。又號楊園。窮理居敬。宗法考亭。知行並進。內外夾持。無小無大。無粗無精。無
一念非學問。無一事非學問。蓋所謂言有教。動有則。晝有爲。宵有得。瞬有存。息有養者。是也。嘗謂吾人自

著衣。至於解衣。終日之間。所言所行。須知有多少過差。自解衣至於著衣。終夜之間。所思所慮。須知有多少邪妄。有則改之。此爲修身第一事。又謂實其心之謂誠。不敢不實其心之謂敬。無在而不實其心之謂一。又謂爲學自不欺始。不欺自親長始。於親長忍用其欺。何所往而不爲欺矣。又謂一入聲氣便長。一傲字便熟。一僞字百惡都從此起矣。習奢又未足以盡之。又謂人之一身。當使陽和之氣多。而陰肅之氣少。蓋陽饒陰乏。理自如此。觀天地之氣。亦是雨露之時多。霜雪之時少。又謂儒者起腳第一步。是仁以爲己任。然後精之以義。文之以禮樂。而德成行立矣。否則雖能自好。不免爲徑徑小人也。又謂人知作家計。須苦喫苦掙。不知讀書學問。與夫立身行己。俱不可不苦喫苦掙。朱子謂孟子一生忍饑受餓。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且吾人於道理上。能掙進得幾分否。於身分上。能掙起得幾分否。動輒怨天。豈不得罪於天。尤人。豈不得罪於人。又謂朱子答何叔京書。言其從容和易之意有餘。莊整齋肅之功不足。所存不主於敬。不免若存若亡。不自覺其舍而失之。深有警於心。自思學之無成。正坐此患。書於坐隅。常目在之。庶其有改。又謂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只此檢點。庶乎鮮失矣。又謂道理須是舉目可見。舉足可行。方是實理。功夫須是當下便做得。方是實功。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則惑之甚也。又謂吾人一日之間。能隨時隨事。提撕警覺。便不到得汨沒。當睡覺之初。則念雞鳴而起。爲善爲利之義。平旦則念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否。日間則念日晝之所爲。不至梏亡否。以至當衣。則思不下。

帶而道存之義。臨食則念終食不違之義。及暮則思嚮晦寢息。以及夜以繼日。記過無憾之義。如此則庶幾能勿忘乎。若其稍忘。卽自責自訟不已。先生之戒懼慎獨。卽物窮理。勿欺勿忘者。是亦大可知矣。跡其抱道在躬。淑身淑世。箴瓢陋巷之中。卽寓斯民飢溺之念。或辨學術。以回人心。或敦風教。而挽世道。時雖窮而道不窮。身雖困而道不困也。嘗曰。昔之異端。在正道之外。今之異端。在正道之中。孟子闢邪說以正人心。正以聖人言仁義。楊墨亦言仁義。同是堯舜。同非桀紂。而所以不同處。則有淄澠白黑之判。今之爲邪說者。莫不假託聖人之言。以文其說。猶所謂傅會經義也。約而言之。蓋有數種。曰知行合一。曰朝聞夕死。曰殊途同歸。曰體用有無。曰權以濟經。曰大德不踰。小德出入。曰未發之中。曰求其放心。曰孔顏之樂。曰盡心知性。曰寂然不動。退藏于密。若此者。探本窮源。不出於釋。則出於功利。否則調停兩可。執中無權而已。學術不明。禍亂四起。率以此也。種種看破。方不爲所惑亂。又曰。姚江良知二字。特其借用名目。其意只欲佐成。直捷徑情之說耳。因孟子有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之語。故借之作證。佐實未嘗服膺孟子也。又曰。世儒功夫。只說求心。至於威儀容貌言語行事。槩以爲外。而不知檢點。此禪學院。人皆習而不察也。有諸內必形諸外。威儀容貌德之符。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何往而非心者。外此而求心。空虛寂滅而已矣。一部論語。都從謹言慎行動作威儀處教人。故曰。博文約禮。曰。無行不與。顏子問爲仁之目。亦就視聽言動示之。聖人豈不欲人做向裏工夫者乎。何弗思之甚也。世方惑此。不鄙爲粗淺。則以爲假竊可歎。

也夫。又曰。良知之教。使人直情徑行。其弊至於廢滅禮教。播棄先典。今人不知懲其敝。方將攘袂怒目。與人爭勝。亦可哀已。又曰。延陵同學語予曰。先師於陽明。雖瓊瑜不掩。然未嘗不深敬。而子何疾之深也。得毋同異乎。予曰。何傷乎。孔子大管仲之功。而孟子羞稱之。彼一時。此一時。道固並行而不悖也。又曰。誠淫邪遁之辭。何必異端。只近日講學之人。主靜悟者。鄙躬行爲羸淺。尊踐履者。薄格致爲空言。各蔽於一隅。所謂誠也。多其辨說。不根極於理道。所謂淫也。罔則古昔。離經畔道。竊異端近似之言。以亂正道。若苗之有莠。鄭之亂雅。非邪乎。知其說之有敝。更以他說濟之。或爲兩是兩非之說。非遁乎。此種心術存乎中。臨事害事。臨政害政。爲禍不小。又曰。濂溪明道之書。陽明也。理會一過。卻只長得他一邊見識而已。伊川考亭。則有意與之爲難。故一切以己意排擊。而不必當其情實。所以深惡之者何。濂溪明道之言寬大。儘可從他假借。伊川考亭之言緊嚴。假借不得。所謂罪我者。其惟春秋也。又曰。東林諸君子。有意救陽明之敝。其矜尙名節是已。然其流至於爭黨。則以取人。不免偏重才氣一邊。而於闡然爲己之功。不無少疏。至於釋氏之書。則又未嘗屏絕。以云救時可矣。明道或未也。孟子云。君子反經而已矣。明道以是。救時以是。又曰。朱子精微。象山簡率。薛胡謹嚴。陳王放曠。今人多好象山。不樂朱子。於近代人尊陳王。而詘薛胡。固因人情便簡率。而苦精詳。樂放曠。而畏謹嚴。亦緣百餘年來。承陽明氣習。程朱之書。不行於世。而王陸則家有其書。士人已淪浹其耳目。師友之論。復汨其心思。遂以先入之言爲主。雖使間讀程朱。亦只本王陸之意。

指摘其短長而已。此種習尚，不能丕變。竊憂生心害事之禍，未有艾也。其與何商隱書曰：論語一書，謹言慎行爲多，不亟亟於頭腦也。顏子所述善誘之功，則曰：博文約禮而已。他日所請爲仁之目，則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已。竊謂此卽所爲約禮之實也。博文約禮，三千之徒，莫不從事於此，非獨爲顏子教也。曾子所示一貫之指，則曰：忠恕而已。子思受曾子之學者也。中庸所述，與論語曾子之言，若合符節。故曰：忠恕達道不遠。孟子，傅子思之學者也。其言曰：居仁由義，曰：求放心。其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卽求放心之謂也。求放心，則中庸戒慎恐懼之謂。而論語曰：省其身，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指也。仁義二字，論語未嘗並舉。見於易傳，則有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見於中庸，則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則亦夫子之言也。至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則與曾子子思先後一轍矣。三代以下，在濂溪，則曰：主靜立人極。在關中，則曰：知禮成性。在程門，則曰：敬義夾持。曰：存心致知。曰：理一而分殊。在朱子，則曰：居敬窮理。要而論之，豈有異指哉。居敬所以存心也。窮理所以致知也。惟居敬，故能直其內。惟窮理，故能方其外。惟內之直，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惟外之方，故能行天下之達道。然居敬窮理，又非截然有兩種功夫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爲窮理。其不敢苟且以從事，或勤始而怠終，及參以二三，是爲居敬。故又曰：學者用功，當在分殊上。其曰：知禮成性，卽約之以禮之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曰：禮所生也。三百三千，皆所從出也。所謂分殊也。其曰：主靜立極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已也。仁義而不軌以中

正則仁之或流於兼愛。義之或流於爲我。而人極不立矣。禮以敬爲本。則自無非僻之干。人欲退而天理
還矣。欲退理還。則終日言言其所當言。終日行行其所無事而靜矣。故曰無欲故靜。然則茂叔子厚雖不
言主敬。而敬在其中矣。由是而上質之鄒魯。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象山教人以擴充四端。以孩提知愛。稍
長知敬。爲人皆堯舜。學者先立乎大。則小者不能奪。未嘗非孟子之指。但孟子之言心有等有殺之心也。
故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恩及禽獸。功不至百姓。以爲失權度之甚。又曰聖人人倫
之至。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象山信其心知。而謂本四端以行。卽堯舜所行。不過是夫惻隱而無
權度。則其弊恆至摩頂放踵而爲之。羞惡而無權度。則其弊恆至拔一毛而不爲。故窮理爲要也。苟理明
而義精。則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皆將合乎規矩方圓之至。而時措之宜矣。象山黜窮理爲非。是欲舍規矩
而自爲方圓也。正使離婁公輸子復生。有難任其目力者矣。知其理之一。而不知其分之殊。所由流入於
二氏。而其勢不可以止也。若下此以佛老之真。剽吾儒之似。以文其奸言。遂其無忌憚者。又無論已。近世
學者祖尙其說。以爲捷徑。稍及格物窮理。則謂之支離煩碎。夫惡支離。則好直捷。厭煩碎。則樂徑省。世儒
動稱孟子直捷簡易。夫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義路也。禮門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非孟子之
言乎。抑何不思之甚也。然則吾人學問。舍居仁由義四字。更無所謂學問。吾人功夫。舍居敬窮理四字。更
無所謂功夫。凡先儒之言。若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若以興起斯文。

爲己任。種種道術舉不外是矣。夫居敬窮理之方。朱子以其躬行心得者。諄復言之。至詳至備矣。吾人遵而守之。日夕從事於此。則亦可以有獲矣。入門而升堂。升堂而入室。循之有其階。導之有其相也。或者信之不篤。不免徙倚於歧途。志之不勇。不免徘徊於方軌。以至日暮途遠。進退失據耳。今日朋儕中。攸好之深。矢志之固。如仁兄者。蓋已不多矣。生平所致力於六行之修者。豈非仁義之事。其事之克修。豈非本於仁義之心哉。本仁義之心。以行仁義之事。所以立人之道者。豈有他哉。而更欲頭腦之是求。古人騎驢覓驢之喻。是之謂矣。特患居敬之不熟。則有或得或失之憂。窮理之未精。則有或然或不然之慮。要亦無他道也。有不熟。則勉進於熟而已。有未精。則勉求其精而已。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九州萬國。而統於一王。千流萬派。而歸於一海。千紅萬紫。而合於一太極。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也。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源深則流長。根凝則實茂。清明在躬。則志氣如神。平日功夫。惟在涵養其本原。以爲制事酬物之主爾矣。朋友講習。養也。獨居思索。亦養也。讀書考究。養也。飲食動作。亦養也。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如伏雌之抱卵。其退不舍。其進不銳。如日月之貞恆。修其疆畔。時其耔耘。如農夫之力穡。而後可致其精也。而後可幾於熟也。必若先儒云。滿腔子皆惻隱之心。盎然而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天地之間。必若先儒云。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截然如萬物之各正其性命。子思所云。擇善固執。孟子所云。深造自得。其或以此也歟。夫學問者。將以盡性命之理也。苟不本於天之所賦。物之所受。非學問之正

也。安可使之有兩截乎。事物者。身心之準則也。苟事至物來。而處之不當其分。正身心之病也。安可視之爲兩途乎。自世儒以在物爲理。處物爲義之言爲不然。而體用內外。始判而二之矣。自世儒不明於動靜不失其時之義。而以墮黜聰明爲靜。不明於心存斯是敬之義。而但以嚴威儼格爲敬。而人倫庶物之外。若別有一種學問矣。夫事物之不能不日至者。勢也。迎之非也。拒之亦非也。以其皆不免於自私而用智也。非順應之道也。無事則讀書。讀書者。所以維持此心。而不使其或怠也。非以務博也。默坐則思索。思索者。所以檢點其身。而不使有闕也。非以耽寂也。事至則泛應。泛應者。所以推行天理於事事物物。而不使其有過有不及也。非以外馳也。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則一矣。無有事無事。無有人無人。無敢慢。則一矣。一則窮通一矣。壽夭亦一矣。死生亦一矣。然則仁兄所憂心之粗。而氣之昏者。或恐不一之故。未必皆不能讀書之故也。上蔡誦史。不遺一字。程子責其玩物喪志。上蔡面赤。程子曰。此卽是惻隱之心。由是思之。讀書只是功夫之一種。非不能讀書。便無功夫也。但擇善之功。惟讀書爲得益之易。故以爲先務耳。然卽讀書而論。亦不可以不一矣。耳目一。則心志專。而義理純熟。雜則意分而氣散。卽日力亦有所不給矣。夫數學至康節。非小道矣。程子已能得其槩。然不以學。後竟忘之。曰。吾所知者。惠迪從逆而已。吾人聰明不逮古人。遠甚。約之使歸於一。猶懼不克。遂其初志。況敢旁搜而遐覽乎。夫孟子之言。暴其氣者。非獨應事酬物。言語動作之間。與夫喜怒哀樂之感也。書亦一物也。讀之亦一事也。物至而人化物。滅天理而窮人

欲雖讀書亦有之。故敬之道不可須臾舍也。顏子惟敬之純熟。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孟子之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此物此志也。其與沈尹同書曰。大學中庸二書所以開示後學。至詳且切矣。大學之要在於致知誠意。中庸之要在於明善誠身。而其求端用力之處。一則曰格物。一則曰擇善而固執之。要之非有二也。擇善卽格物之謂。知至則明乎善矣。誠意則誠乎身矣。知至意誠而德明矣。明善誠身而性盡矣。始於擇善。終於止至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與夫位天地育萬物者。舉不越乎此矣。然則吾人日用功夫。止有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而已。此誠意之事也。其致知格物之事。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是也。自後儒分尊德性道問學爲二事。而格致之說紛若聚訟。以愚測之。亦於朱子之言或未詳考耳。其語格物者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噫。盡之矣。今之論者。舉其一而遺其一。以相非詆。相附和。率以己意之所嚮者。主之。奴之。而不能虛心平志。以求夫理之至當。宜其輾轉沿習。而學術遂爲天下裂也。夫所以致知而明善者。將以誰爲乎。誠爲人也。則汲汲乎暴揚標異。以冀天下後世之見而聞之也。無惑也。誠爲己也。則反求諸其身。邈世不見知焉可也。此大學於誠意一篇。分別君子小人而言之。而中庸於次章。素位章末章。對舉君子小人而言之也。蓋爲己則必閑然。必慎其獨。必居易俟命。君子之所以中庸也。爲人則必的然。必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必行險徼幸。小人之所以反中庸也。此外則行不著習不察之人而已矣。然而夫婦之愚。本其好惡。

之良。多有不達於道之事。若小人之無忌憚。則必至於無所不至。雖有高節善行。斯亦巧言令色。穿窬之盜之類而已。使其著書立說之侈。斯亦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之類而已。吾人今日讀古人之書。被儒者之服。其於夫婦之愚。夫婦之不肖。既已有間。若夫本於的然。而極於無忌憚。則凡賢智之過。皆將不免於此。而所當切己自省。以時用其戒慎恐懼者也。然則舍卻下學爲己。更無學問之可言者矣。更無功夫之可事者矣。至於上達天德。則徐以俟之而已。非可意計懸度也。先難後獲焉可也。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學者始初一念。若從功利起見。早已走入小人門徑矣。其與屠子高書曰。承下問格物之義。非由經文。本有可疑。或者我兄平日於物之一字。未之體當親切。故有推而遠之之疑也。吾人自有生以來。無一刻不與物交。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細微。無非物也。則無非我性分之所固有。而不可辭者。故曰。萬物皆備於我。有是物。卽有是物當然之理。惟聖人爲能先知先覺。而於人倫庶物。莫不各副其當然之則。下此卽不免仁者謂仁。知者謂知。百姓則日用而不知。而一身之喜怒哀樂。與夫視聽言動。無往而得當其可矣。是以學者。始事在卽物而窮其理。窮一物。則知一物。窮物物。則知物物。漸積馴致。以至於無所不知。而吾德之明者。始無不明矣。正如火之德本明。非麗乎物。則亦何以見其光哉。近代釋氏之說。亂於吾儒之書。於凡人倫庶物。一切視之爲外。遂欲離物而求其所爲惺惺者。昭昭者。雖其清淨寂滅之餘。此中不無所見。然未有限於一偏。舉此遺彼。而於大中至正之矩。終以有乖也。今且以中庸之義。

通之明善者。卽致知之謂也。擇善者。卽格物之謂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四者。卽格之之事也。抑非特學者。舍是無所用其力也。雖孔子好古敏求。孟子深造說約。亦若是也。來教隨處體認力行。力行自屬心正後事。陽明以爲善去惡是格物。非也。隨處體認天理。甘泉嘗有是言。然不免有病。要惟程朱之言。爲無弊也。仁兄但本程朱之意。於日用之事。凡身之所接。無不審察。無不研求。勿厭繁瑣。不求近功。久久熟落。當有自得之效。不覺其冰之釋而凍之解也。廿三日之會。不審弟可不出否。舉會亦一物也。見得思義。久久不忘。固爲是物之理。不特此也。凡與會之人。細及期約地所酒饌人舟之類。無不在所當格。推之物物皆然。若有一知之不明。卽有一行之未篤。竊謂吾人自始學以往。至於義精仁熟。只是格之精熟。故能知之精熟。知之精熟。故能行之精熟。感兄虛懷切問。率其妄測之見如此。其與沈德孚書曰。姚江良知之學。其精微之言。只吾心自有天則一語而已。夫人性本善。以爲天則。不具於吾心。不可也。然人之生也。有氣稟之拘。有習染之遷。有物欲之蔽。此心已非性之本然。故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也。夫子之聖。必至七十然後從心所欲。不踰矩。亦謂天則。未能卽此心而是。故須好古以敏求耳。今以未嘗學問之人。而謂吾心卽是天則。可乎。將恐雖無物欲之蔽。猶有習染之遷。卽無習染之遷。而氣稟之拘。將必不免。此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君子之道。鮮也。夫子之門。雖以顏曾之徒。亦不能不因其性之所近以爲學。而必待於夫子之裁之。若當下卽以所知爲良。而已動符聖人。無煩學慮之支離。則何以顏子所見。卽有不同於曾子。子路

所見。卽有不同於冉求。以及子夏子張子貢仲弓。莫不皆然。而亦何必終身服膺夫子之教哉。比如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此豈不是良知所發。由曾子言之。則知游夏子張。所謂似聖人者。正未必然也。又如一卷之書。昨日讀之。所見如此。今日讀之。所見又如此。今年讀之如此。來年讀之。所見又未必如此。然昨日豈無良知乎。抑有兩良知乎。抑今日所知。或未必良。而尙待之。來年乎。然則所謂吾心自有天則。而滿街都是聖人者。何說也。整庵先生謂世間豈有見成良知是也。夫孟子之言良知良能。本謂不學不慮。豈非見成。而顧謂豈有見成。其苦心可思也已。今日邪說暴行之徒。莫非自託於良知之學。究其立身。寡廉恥。決名教。流禍已極。而有志於學問者。曾不知察。方將主張其說。以鼓動學徒。招來羣輩。斷然自信而不疑。亦難乎其爲豪傑之士矣。其與沈上襄書曰。去冬所諭喜怒哀樂未發以前一段疑義。弟初於先師語錄。聞其說而悅之。已而證之朱夫子。與湖南諸公一書。深悔前時所見之失。因以爲定論。而反而求之。日用之間。事物未感。此心寂然不動。有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但吾人以憧憧往來之心。急卒求之。是以未之見耳。然欲求見此體。則又非釋氏瞑目卻慮之可庶幾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吾人工夫之用。竊以宜從思不出位。莊敬持養。而不使放心邪氣得入焉。則能時行時止。而無所往而非天理之流行矣。不審仁兄。近日所見以爲何如。又如所諭君子中庸注云。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有小人之德。而又無所忌憚。疑多此而又四字。弟退而思之。朱子之意。大約

從本文兩而字體味出來。蓋天下固有有君子之德。而未能隨時以處中者。如均天下國家。辭爵祿。蹈白刃之可能。而中庸則不可能。又如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豈非已有君子之德。而未能至於時中。天下亦有有小人之心。而不至於無所忌憚者。如易所言包羞。論語所言色厲內荏之類。中藏既不可知。猶然顧畏名義。不敢肆然爲非。則以未爲小人之甚者也。是以分別界限言之。則一爲君子。一爲小人。而就君子一邊言之。則君子之間。自有分數。君子而時中。而後君子之爲君子。至是而極。就小人一邊言之。則小人之間。亦自有分數。小人無忌憚。而後小人之爲小人。亦至是而極。正如一陰一陽。判爲兩途。而由復之一陽。進而爲臨。爲泰。爲大壯。爲夬。以至於六陽之乾。由姤之一陰。積而爲遯。爲否。爲觀。爲剝。以至於六陰之坤。陽而不至於乾。則陽不極。可以爲舜之徒。而未可爲法天下。傳於後世。陰而不至於坤。則陰不極。可以爲跖之徒。而未爲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由此以思。則凡吾人既有志於聖賢之學。而正己不求諸盡。或安於一善之成名。或怠於百里之九十。其視夫婦之愚不肖。疑若有間。要不可謂之君子人也。且惡知夫名義自閑。不至大段決裂。以昭昭然入於匪隱之際。不猶有小人之心也乎。此古之人所以省身如不及。惟日孳孳。斃而後已也。仁兄以爲於義。不爲牽合傳會否。弟竊有感於百有餘年。格物之義不明。而有志於學者。往往卽於邪隱。而不自知也。其曰以吾心格之是已。然不知吾之心。其能盡出於道心否耶。如其盡出於道心也。以此心格之可也。如其不然。其能無過不及之差乎。夫吾人自氣拘物

蔽以來。其與聖賢大中至正之心。相去固已遠矣。一旦欲以相去聖賢既遠之心。宰制事物。非失之過。卽失之不及。不待言也。正使念念自信。以爲盡合於天理。而不知已爲人欲之私也。是以古之爲教。莫先於窮理。凡人倫事物。無大無小。莫不有當然之則。吾心未之得也。聖賢先得之。以示法則於後世。今於事物。莫不考諸聖賢之成法。而不敢以氣拘物蔽之心參之。則當然之則見矣。所謂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員也。夫惟聖人爲能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世儒動稱天則具於吾心。夫謂天則不具於吾心。不可也。謂吾今日之心。所出皆中天則。是猶舍權衡而求輕重。離規矩而求方員。無論輕重方員。施之必乖其當。卽使一一無所乖謬。亦祇得其約略近似。而非其至當之則也。自顏子大賢。夫子教之。猶然博文約禮。其餘又何疑乎。觀此可以知先王之道矣。陸清獻公嘗謂張先生遺書。未有刻本。前偶見其備忘一冊。篤實正大。足救俗學之弊。蓋猶未見其全集云。乾隆年間。濮川布衣陳古民。梓爲之傳。曰。先生居桐鄉之楊園村。故東南學者。稱爲楊園先生。幼孤。王父及母夫人。訓之成立。幼中酒。母責之。諭曰。孔子孟子。亦是兩家無父之子。只爲肯學好。便做到大聖大賢。爾勿自棄也。年十五。爲諸生。恥入社。嘗讀小學近思錄。忽有得。作願學記。東渡拜劉念臺先生門下。有甲申春冬二問目。歸而肆力於程朱之書。真知力踐。覺人譜獨體。猶染陽明。然以師故。不敢言。澈湖何商隱先生。延之家塾。出傳習錄請評。以維斯道。以覺來學。先生不敢任也。旣而館語水。主人復以請。先生復固辭。旣乃慨然。謂東南壇坫。西北干戈。其

亂於世。無所上下。東林諸公。氣節偉然。而學術未純。神州陸沈。天地晦盲。生心害政。厥由傳習。於是毅然乘筆。條分縷析。洞揭其陽。儒陰釋之隱。以爲炯鑒。蓋自此書出。而閉關通辨。困知皆所謂擇焉而不精者矣。吳江張嘉玲。棄諸生。從先生遊。資獨敏。故所造彌粹。諸弟子。或質魯不善學。或藉以干祿。或襲爲口耳標榜。皆弗逮也。先生自亂後。益杜門寡交。惟若上凌子澈安。沈子石長。及商隱。道義切磋。終身無間。與人相易。故人王邁人。旣顯。請謁。亦不峻拒。惟默坐晤對。使自愧而已。平居雖盛暑。方巾深衣。端拱若泥塑。或舟行百里。坐不少欬。晚年寫寒風佇立圖。自題云。行己欲清。恆入於濁。求道欲勇。恆病於怯。噫。君之初志。豈不曰古之人。古之人。老斯至矣。其彷彿乎。何代之民。先生詩非所長。古文得八家神髓。然教學者。惟以嚴立藩籬。深造堂與爲則。嘗云。三代以上。折衷於孔孟。三代以下。折衷於程朱。於朱子綱目文集語類。晨夕不釋手。訂其疑。而闡其微。旁及讀書居業童蒙訓。魯齋集。俱有評本。嘗自痛先世厝宮貧不蚤葬。燬於盜。雖罪人已得。斬首祭墓。相衣猶粗麻。卒年六十有四。遺命以衰斂。商隱偕諸同人。葬先生於草廬側。碑曰。楊園先生之墓。諸孺人。長子維恭。早世。次子與敬。不及娶而沒。繼聖文亦歿。配姚氏。守節歿無後。門人姚璉輯文集及訓子語。備忘初學備忘。言行見聞錄。近鑑農書。共三十餘卷。後學范鯤刻之海昌。因語水流言誤燬。天下惜之。論曰。有明一代。儒者薛胡爲冠。而敬軒乃尊魯齋爲朱子後之一人。何所見之隘也。惟先生值仁山之厄。不僅潔其身。砥白雲之節。不徒衍其傳。純粹如敬軒。而窮研洞悉。謹飭如敬齋。而規

模宏遠。存養深。不涉於澄心。省察密。不淪於獨體。志存西銘。而辨嚴兼愛。行準中庸。而惡深鄉愿。障姚江之瀾。直窮其窟。殺語水之波。力防其潰。嗚呼。如先生者。真朱子後之一人。已。雖然。武夷九曲。賸水殘山。金華私淑。猶延其脈。今之爲楊園後之四子者。何人。嗚呼。危哉。蓋先生遭時艱難。立身高潔。以主敬爲行己之本。以反經爲興民之原。華門蓬戶。具有天下萬世世道人心之憂。謂爲朱子後之一人。不亦信哉。大也。姚氏輯其年譜。古民陳氏訂之。闕後子春方氏。又考正而加詳焉。此補讀書齋所藏本也。其全集目次十六。曰經正錄。曰願學記。曰問目。曰備忘錄。曰詩。曰書。曰初學備忘。曰學規。曰訓子語。曰答問。曰門人所記。曰言行見聞錄。曰近古錄。曰近鑑。曰喪祭雜說。曰農書。祝氏涇修補本。勸宣堂所藏者也。

同學

顏士鳳。凌淦安。沈石長。何商隱。

從遊諸子

張嘉玲。姚瑚。姚璉。

清學案小識卷二

傳道學案

太倉陸先生

先生諱世儀。字道威。號粹亭。隱居不仕。篤志聖賢。謹守程朱家法。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爲程。以居敬窮理省察克治爲功夫。謂只提一敬字。便覺此身舉止動作。如在明鏡中。又謂主一無適。不是心有所繫。任所遇之自然。只時時提掇此心。認清天理一邊。做去。覺得不期敬而自敬。又謂居敬是主宰。窮理是進步處。文公之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本。又謂致知功夫。只心爲嚴師。隨事精察。八箇字。心爲嚴師。卽居敬。隨事精察。卽窮理。著思辨錄前後十四類。前集曰小學。曰大學。曰立志。曰居敬。曰格致。曰誠正。曰修齊。曰治平。後集曰天道。曰人道。曰諸儒。曰異學。曰經子。曰史籍。先生之學。主於身體力行。不尙空知空論。其辨晰物理。至精至實。舉凡天文地理禮樂農桑井田學校封建郡縣河渠貢賦戰陣刑罰薦舉科目鄉飲賓射祭祀喪紀。非惟考覈之詳明。實乃體認之精審。蓋理無不窮。而隨處有會心也。觀其一言一動。一視一聽。一臥一起。一瞬一息。察之又察。省之又省。存之又存。養之又養。其功可謂深矣。是以用力之久。窺見天人之微。發周子太極圖說所未宣。明程子朱子性理所未盡。其言曰。周子作太

極圖發揮天地萬物之理。太極二字。原本繫辭。不過祖述孔子之舊。至於主靜立人極。人極二字。則自周子開闢出來。後半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一段。都是說人極。人極與太極。句句相對。則知人身與天地。處處相合。絕非矯揉造作。故人能踐形。卽能盡性。能盡性。卽能達天。天與人總是一理。此是周子獨得處。又曰。周子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主靜二字。是立人極之本。中正仁義。又是主靜之實落處。此總是聖人盡性功夫。又曰。中正仁義而主靜。周子立言。甚周匝。然主靜之下。又自註曰。無欲故靜。無欲者。無人欲也。無人欲。則純乎天理矣。是周子以天理爲靜。以人欲爲動。主靜者。主乎天理也。主乎天理。則靜固靜。動亦靜矣。豈有偏靜之弊乎。又曰。中正仁義句。周子自註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夫周子之學。似重主靜。然不曰主靜而已矣。而曰仁義中正而已矣。乃知仁義中正之外。別無主靜。離仁義中正而言主靜者。非主靜也。又曰。論性。只有程朱二處。說得全備。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二之則不是者。謂性只在氣中耳。朱子曰。論萬物之一源。則理同而氣異。論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理絕不同者。謂人爲萬物之靈。獨能具衆理。而稱性善也。又曰。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又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人生而上。不容說。朱子曰。性須是箇氣質。方說得性字。若人生而上。只說得箇天道。下性字不得。兩夫子不是實實見得性不離氣質。如何敢開此口。又曰。張子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此語甚開闢有功。然又謂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冰。如此。則天命與

氣質之分何在。謂之氣質者。謂其與天地之性不同故也。若水凝爲冰。冰釋爲水。有何不同。緣張子只就聚散上起見。認理氣原不分明。故有此語。又曰。諸儒謂孟子道性善。只是就天命上說。未落氣質。然讀孟子。子人無有不善之言。是就人有生以後看。卽下愚濁惡。亦無有不性善者。蓋孟子論善。只就四端發見處言。因其曰端。卽知其有仁義禮智。人人有四端。卽人人有性善也。不必說到渾然至善。未嘗有惡。然後謂之性善。又曰。太極圖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旣生矣。神發知矣。形生質也。神發氣也。有形生神發。而五性具。是有氣質而後有性也。不落氣質。不可謂之性。一言性。便屬氣質。又曰。論性離不得氣質。一離氣質。便要離天地。蓋天地亦氣質也。一離天地。則於陰陽外別尋太極。於陰陽外別尋太極。則太極不落於空虛。卽同於一物。觀此。則先生之於性理。可謂語語著實矣。其自敘曰。儀於性學工夫。不啻數轉起。初未學時。只是隨時師說。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亦喜同禪和方外。譚說不睹不聞。無聲無臭。父母未生前。無始以前真己。及至丁丑。下手做工夫。著實研窮。始覺得禪和方外。固非分性爲二者。亦非於是得力。於理先於氣一言。於理氣之間。盡心體驗。始知太極爲理。兩儀爲氣。人之義理。本於太極。人之氣質。本於兩儀。理居先。氣居後。理爲主。氣爲輔。條理井然。終覺得性分理氣。究未合一。旣而悟理一分殊之旨。恰與羅整庵先生暗合。便灑然覺得理氣融洽。性原無二。然未察到人與物性同異處也。旣而知人與萬物之所以同。又知人與萬物之所以異。於禽獸草木上。皆細細察其義理氣質。於朱子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

而氣異。論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二語。大有契入。於是又識得天地萬物。本同一體處。然而性善之說。則終以先入之言爲主。以爲孟子論善。只就天命之初繼之者善處論。未敢說到成之者性。直至己亥。偶與兩兒言性。始覺得成之者性以前。著不得性字。既說成之者性。便屬氣質。既屬氣質。何云性善。於是曠覽夫天人之原。博觀於萬物之際。見夫異異而同同者。始知性爲萬物所同。善惟人性所獨。性善之旨。正不必離氣質而觀也。於是取孟子前後論性語。反覆讀之。始知孟子當時。亦只就氣質中說善。而程朱以後。尙未之能晰也。於是又取孟子以後。周程張朱之言觀之。周則無不脗合。程朱則間有一二未合。而合者常八九也。然未敢與世昌言。至庚子講學東林。而始微發其端。至丙午論性毘陵。而始略書其概。然而性與天道難言之矣。世之學者。尙未見一二層。而遽與之言第七八層。不駭而欲絕乎。予故稍筆於此。以誌予三折肱之概。彼時龔子無競。讀先生性善圖說。與先生論性終日。先生曰。五圖大旨。不過云孟子所稱性善。在成之者性。不在繼之者善耳。成之者性。已屬氣質。故卽就氣質發明之。人習聞氣質之惡。今見稱其爲善。不覺駭怪。要之。不駭怪。不肯究心。不能透徹。先生又敘其得仁字曰。仁字是聖門大頭腦。吾儒終身。止須盡此一字。自聖化衰微。道學不講。士大夫雖讀孔孟遺書。諸儒傳註。而茫然不解。所以至專以愛字當之。如此。則與墨子奚別。間有一二究心者。又以仁爲第一義。不敢遽稱胥失之矣。愚自丁丑春。始從事斯道。便識得仁字面目。竊謂仁字之義。語其遠且大者。雖極千聖之微言。不足以盡其

蘊奧。語其精且約者。卽俗諺一言。已自至當不易。俗諺云。人心天理。卽是箇仁字。又云。瞞心昧己。便是箇不仁字。又自彼得理一分殊四字。曰。理一分殊四字。最妙。窮天地。亙古今。總不出此四字。會得此四字。然後知當然所以然之理。然後可與立。亦可與權。千變萬化。不離規矩。予自庚辰夏。始會得此四字。嘗以之曠觀天地古今。無有不貫。因念堯夫遇物皆成四片。此只是於陰陽老少處看得熟。然未若見得理一分殊親切。則遇物一片亦可。千萬片亦可。覺得四片。終落氣數也。整庵困知記其言。若出於一。是真先得我心者。先生言理氣。若是分明。若是融洽。可不謂之豁然貫通乎。陸清獻公序其思辨錄曰。士生斯世。而欲言學。豈不難哉。功利之習。浸淫於人心。根深蒂固。而不可拔。幸而能自拔於功利矣。則或溺於記誦詞章。終身踴蹶。而適長其浮薄驕吝之氣。幸而又不溺於是。而有志於道矣。則佛老之徒。又從而惑之。舍三代以來。聖賢相傳之道。而欲求所謂虛無寂滅者。求之愈力。去道愈遠。幸而不惑於佛老。而歸於儒矣。而儒者之道。復分途各驅。宋之洛閩金谿。明之河津餘干新會姚江。同師孔孟。同講仁義。其辨在毫釐之間。而其流至於相去懸絕。若方圓冰炭之不同。學者未嘗辨其同異。晰其疑似。浮慕乎學之名。而用力焉。其不舍坦途。而趨荒徑者。幾希矣。於此有人焉。以身示之。且別白而告之。其有功於世何如也。余家居時。聞太倉陸桴亭先生之學。而未獲親炙。及承乏嘉定。去先生之鄉咫尺。而先生已成古人。乃訪其遺書。得所謂思辨錄者。其辨同異。晰疑似。一準於程朱。其於金谿新會姚江。雖未嘗力排深拒。而深知其流弊之禍世。

其教人先小學而後大學。以立志居敬爲本。而以聖經之八條目爲程。然後漸進於天人之微。旁及百家之言。其先後次序。悉闡之遺法也。雖未熟識其生平。然考其發於言。而著於書者。可謂有道之士矣。蓋先生自言二十七歲。卽志於斯學。心體躬行未敢稍懈。則所以能成就如此者。亦非一日之故也。嗚呼。處功利浸淫之日。而能自振拔。又不溺於詞章記誦。又不惑於佛老。又不惑於儒之近佛老者。而卓然自立。豈不難哉。先生之子名顯正者。請余敘其書。余不敏。雖於先儒異同之間。嘗聞其大略。然明不足以察理。勇不足以衛道。優游歲月。將汨沒之。是懼。何能敘先生之書哉。姑記其仰慕於先生者如此。尙當盡求先生之書。而訪於其良友高弟。以琢磨焉。其庶幾乎。繹清獻之言。蓋有高山仰止之思矣。清獻因明末學術之害。深以陽儒陰釋者。爲當力辨。故序中及之。今查後集中。如曰。無善無惡之說。極易流弊。得其說者。愚不肖之人。便入告子一邊。賢知之人。便入陽明一邊。告子無論矣。主陽明之說者。就此處尋向上去。則爲人生而上。爲父母未生前。無始以前。就此處說下來。則爲情亦無善無惡。意亦無善無惡。知亦無善無惡。物亦無善無惡。原頭一差。毫釐千里。與告子較。只是過猶不及。又謂今之學者。好言工夫。卽本體。本體卽工夫。此種言語。看去極是高明。只是古來聖人。卻不如此說。字字句句。剖判得分明的確。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本體也。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工夫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本體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工夫也。性相近。本體也。習相遠。工夫也。天命謂性。本體也。戒懼慎獨。工夫也。性善。本體也。察識擴充。工夫也。細勘古

來。卽堯舜孔子。未嘗說一句現成話。未嘗扯一句高苗話。乃自嘉隆以後。謬學流傳。卽乳臭狂童。兔園野史。一拾唾餘。便說性譚天。直出堯舜周孔之上。世道之憂。未知所底。其病只在無心實得。而專欲口角勝人。故甘心陷溺。而不悔也。又謂古人多說盡性。今人多說復性。復性者。修爲以復其性。從湯武反之上說。來。全要重在學慮。故大學一部書。開口命名。便是一學字。得止工夫。到底重在一慮字。中庸學問思辨行五箇字。不過只學慮兩字。學與慮。卽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也。今人說復性。只講不學不慮。以爲不用思維。不須把捉。只信口說出。信步行出。但認得箇圓陀陀。光燦燦的東西。便左之右之。無不宜之。試思孔子孟子。何曾有此說話。又謂郁天民辨傳習錄疑義。言言切當。天民與陽明同邑。而能不爲其所汨。是亦實學之士矣。又謂天泉宗旨四言。在陽明已露出破綻。至龍溪四無之語。則是文人口頭聰明語。絕無意義。雖禪宗之有得者。亦不取也。其流弊之害。至萬歷時。凡諸老會講。專拈四無。掉弄機鋒。閒話過日。其禍蓋不止如王衍之清談矣。萬歷之末。人心委頓。馴至大亂。其明驗也。九解之作。出海門汝登周氏。時海門講天泉無善無惡之旨於南都。許敬庵聞而疑之。作九諦相難。海門又作九解以解之。夫九解之說。海門固非矣。敬庵九諦。初無卓見。又烏能相難乎。亦徒爲角口而已。又謂王龍溪南遊會紀。句句是禪。字字是禪。昌言三教。絕無避忌。以至老子莊子。都打合作一家。四書六經。不知撇向何處。嗚呼。龍溪不足責矣。天泉證道。而遂以龍溪爲回賜以上人物。使之流弊至此。則陽明先生。不得辭其責也。陽明嘗曰。我在南京

時尚有箇鄉愿意思。在今則實實信得是箇聖門狂者。以龍溪爲回賜以上人。豈猶有鄉愿之意耶。此數條者。辨之明而詆之切。先生憂世之心。其亦同於清獻乎。思辨錄外。著有宗禮典。禮折衷。治通治鄉三約。甲申臆議。八陣法門。城守要略。先儒語錄集成。明儒語錄集成。禮衡。易窺。詩鑑。書鑑。春秋討論。讀史筆記。考德錄諸書。

同學

盛聖傳。陳確庵。江樂園。

從遊諸子

許舜光。周淑文。王異公。袁幼白。龔無競。郁東堂。黃殷嘉。荆豫章。許南村。方武箴。
毛亦史。孔蓼園。黃頊傳。王男偉。沈孝恭。沙介臣。曹雲社。夏玉汝。江位初。周異微。
吳白耳。

儀封張先生

先生諱伯行。字孝先。號敬庵。進士。歷官禮部尙書。學以程朱爲準的。不參異說。不立宗旨。主敬以端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以聖人之道爲必不可學。以聖人之功爲必不可一蹴而致。循序漸進。若無一非困而知。勉而行者。歷艱險崎嶇。千磨百鍊。以成其確乎不可拔。凜乎不可干之氣象。而猶且退然不

自足。隨時隨事。檢束身心。考驗德性。善者。我果能有之否。不善者。我果能無之否。朝夕體察。有一理之未融於心。一事之未協於道。則潛思極慮以求之。此困學之所以自始至終。不能輟也。先生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萬善之理。統於一仁。千聖之學。括於一敬。故道莫大於體仁。學莫先於主敬。又曰。天地大矣。立三才之中。必能與天地同體。而後不愧於天地。聖賢往矣。生百世之下。必能與聖賢同心。而後不負乎聖賢。學者立志。可不遠且大哉。又曰。格物窮理。存誠主敬。是爲學實地工夫。古來善學者。無如朱夫子。而或者每議其支離。無他。避難而就易。務爲苟道而已。豈知舍格物窮理。存誠主敬而言學。舉非學乎。又曰。義理無窮。學然後知不足。試觀文王望道未見。孔子曰。未能。曰。何有。非示謙也。直見道量無窮。歇脚不得之意。又曰。古之學者爲己。須是不求人知方好。若有一毫求名之意。要人知道。功夫便不真實。便有間斷。試思仁義禮智。吾心之所固有。孝弟忠信。吾身之所當爲。那一件是求名的事。易云。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論語云。人不知而不慍。中庸云。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須是存這一副心腸。方是實落做工夫的人。方能有長進處。又曰。學者誠有志於道。須是無以貨利損行。無以嗜欲忘生。無以驕奢敗德。而後可以求進於向上一路。又曰。學者貴卓然自立。尤貴奮然有爲。只一箇待字。斷送了古來多少人。故因循最是害事。有待而興。便是凡民。凡民自甘爲凡民。非天有以限之。無待而興。即是豪傑。豪傑自命爲豪傑。非人有以助之。又曰。人必於道理上。見得極真。而後於貧賤患難上。立得脚住。亦必

於貧賤患難上立得脚住。而後於道理上守之愈固。又曰。大凡處順不可喜。喜心一生。驕侈之所由起。處逆不可厭。厭心一生。怨尤之所由起。一喜一厭。皆有動於中也。聖賢之心。如止水。或順或逆。以理處之耳。豈以自外至者爲憂樂哉。又曰。今之學者。只求做官。不求做人。蓋務舉業。飾文辭。博科第。拾青紫。此求做官者也。以立身行己爲先。以網常名教爲重。以孝弟忠信爲實修。以禮義廉恥爲防檢。此求做人者也。求做官。自不暇求做人。求做人。自不暇求做官。此兩事也。而做人好。做官自好。做官好。必由於做人好。此又相因者也。若不求做人。祇求做官。決不能爲好官。不求做官。但求做人。斷未有不爲好人者也。學者須是急求做人。莫要急求做官。又曰。天下只有一箇是。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若曰兩存其是。豈有此理。譬如之燕都者。一人之北。一人之南。必告之以之北是。之南不是。然後人有所適從。今日兩存之。則誤人多矣。今之明儒學案。理學備考。得毋類是。又曰。羅整庵云。理之所在謂之心。心之所有謂之性。愚按。心統性情。謂心之所有謂之性。則可。謂理之所在謂之心。似欠妥。蓋理之所在謂之心。是有道心。而無人心。虞書何以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乎。謂理具於心。則可。謂理之所在謂之心。則不可。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欲之所在。將不謂之心乎。觀程子曰。性即理也。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也。便見。又曰。學者實心做爲己工夫。須是先讀五經四書。後讀近思錄小學。則趨向既正。再讀薛文清讀書錄。胡文敬居業錄。然後知朱子得孔孟之真傳。當恪守而不失。再讀羅整庵因知記。陳清瀾學部通辨。然後知陽明非聖賢之正學。

斷不可惑於其說。從此觀諸儒語錄。則是非了然。胸中邪正。判如墨白。可以無歧趨之惑矣。又曰。天下事多壞於僞君子。今有人焉。觀其容貌。君子也。觀其言論。君子也。觀其威儀動作。無往非君子也。而其最不能假者。每在利害之間。蓋見利必趨。見害必避。乃小人之真情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觀人者。亦觀其喻義者爲君子。喻利者爲小人而已。容貌言論威儀動作。舉不足憑。矢天誓日。舉不足信也。持此以觀人。則小人之情。無所遁矣。又曰。人於外物。件件要好。只有一箇心與身。是自己的。偏不要好。失所重輕矣。或問心何以好。曰。還其心之所固有。去其心之所本無。如此而已。問身何以好。曰。吾身之所當爲者。不敢不爲。所不當爲者。必不敢爲。如此而已。心之所固有。仁義禮智信是也。身之所當爲。忠孝廉節是也。又曰。何以爲學。曰。致知力行。何以爲治。曰。厚生正德。何以治己。曰。存理遏欲。何以處世。曰。守正不阿。何以待人。曰。溫厚和平。此五者。其庶幾乎。又曰。司馬溫公章奏。皆有關於君德。有關於民隱。有關於世道人心。其剴切詳明。可法可傳。獨乞印行。荀子揚子法言狀。爲不宜行。韓文公云。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溫公乞印行之。烏得無誤乎。程朱有功於萬世。以其表章四書五經。倡明孔孟之大道也。設使苟揚之言得行。孔孟之道。又何由而著。此一章奏。不得不爲溫公之錯。又曰。此心不敬。則事事皆病。此心能敬。則百樣病痛。皆無自而生。故敬字爲聖學要訣。中庸言慎獨。孟子言求放心。皆是敬字註脚。又曰。朱子之學。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爲功切實可循。但學者畏其艱苦難入。自姚江之徒。

以不檢飭爲自然。以無忌憚爲圓妙。以姿情縱欲。同流合污爲神化。以滅理敗常。毀經棄法爲超脫。凡一切蕩閑驗檢之事。皆不礙正法。天下有此便宜事。誰不去做。而聖學之藩籬決矣。卽姚江亦不意其流弊至此。然作俑者誰。按律當分首從。其罪亦何所逃於天地間乎。又曰。伊川先生。每見學者靜坐。便歎其善學。予謂靜坐而思念俱冥者。此坐忘也。靜坐而思念紛擾者。此坐馳也。皆不得謂之善學也。須是靜坐時。有存誠主敬之功。方可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存養其要矣。又曰。程篁墩道一編。信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幾欲混朱陸爲一。使學者茫然莫辨。得陳清瀾學部通辨。朱陸之異始見。朱陸之早同晚異始見。陳清瀾大有功於朱子。大有功於後學也。又曰。傳習錄云。蕭惠好仙釋。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爲不足學。其後得見聖人之學。簡易廣大。始自歎悔。錯用了三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此正所謂差之毫釐。謬之千里者。陽明自謂錯用三十年氣力。不知一生氣力皆錯用。豈但三十年哉。於聖人之學。何曾夢見。又曰。夫子不以一貫示他人。而獨示曾子。周子不以太極圖示他人。而獨示二程。曾子卻又不言一貫。而言忠恕。二程夫子卻又不言太極。而只言人倫日用當盡的道理。無非要人從極平常處。循循做將去。自有入手得力處。張橫渠先生以禮教人。使人有所持守。朱子纂小學近思錄。亦是這箇意思。又曰。人有不爲。是其操守堅定處。可以有爲。是其才識練達處。一介不與。一介不取。伊尹之不爲也。以天下爲己任。放桐復辟。以安社稷。非其有爲者。

乎。西山探薇。恥食周粟。伯夷之不爲也。叩馬一諫。犯左右之不測。留君臣之大義。非其有爲者乎。伊尹之功。人皆知之矣。而或有忘其操者。伯夷之操。人皆知之矣。而或有忘其功者。然伊尹之功在一時。伯夷之功在萬世。倫常在一日。卽伯夷在一日。吾安能知其始終哉。又曰。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古之時。耳目之所接。心思之所存。無非義理也。以義理相漸摩。故其成材也易。今之世。耳目之所接。心思之所存。無非勢利也。以勢利相追逐。故其成材也難。又曰。樞者變而不失其常也。必於道理熟悉胸中。乃可言權。若學未至。而遽言行權。不入於委曲遷就。則流於機械變詐。上之僅可以爲鄉愿。下之卽入於小人。又曰。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不特庸庸碌碌。與世浮沈者爲鄉人。卽志趨遠大。德業聞望。無所表見者。亦鄉人也。不特一介匹夫。側身寒微者爲鄉人。卽公卿大夫。不能建立功勳。法今傳後者。亦鄉人也。先將鄉人二字。辨得明白。而君子之所憂可知矣。又曰。君子之辭受取與。皆有一定的道理。非可以苟焉而已。小之係一己之貪廉。大之關世運之興衰。顯之見風俗之厚薄。微之係人心之純漓。學者甚不可以小事而忽之也。又曰。知行有分用處。有交勉處。知是要曉得這事。行是要實踐其事。這是分用處。知之旣真。則行愈力。行之旣力。則知益進。此是交勉處。又曰。時勢之當然。事體之本然。只有不可不可一定的道理。聖人只是可者。還他箇可。不可者。還他箇不可。不先存一不可之見。這便是聖人之無可無不可耳。又曰。善教者。無他法。只是教人實下手做工夫。便是善教。善學者。亦無他法。只是從實

地上下手做工夫。便是善學。實下手做工夫如何。曰。朱子不云乎。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已。又曰。敬字是徹上徹下功夫。當致知之時。要用敬。當力行之時。要用敬。卽至成德之後。仍少敬字不得。又曰。讀聖賢書。當思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是如何。我之所以未至乎聖賢。而求至乎聖賢者。又當如何。其合乎聖賢者。則行之。其不合乎聖賢者。則改之。必求如聖賢而後已。先立定這箇根基。日積月累。自然漸有長進。若不先定趨向。讀書時。知有聖賢。到應事時。依舊還是庸人。隨俗俯仰。與世浮沈。徇情縱欲。流蕩忘返。汨沒而不能自振。迨至日暮途窮。歲月逾邁。而始歎生爲徒生。死爲徒死。不亦晚哉。又曰。明道先生。論建學擇師。曰。俾諸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又言以成德者爲太學之師。聚天下子弟而教焉。此皆坐而言。可起而行者。安得施之今日。而收其效乎。又曰。學以聖人爲至。不爲聖人之學。而爲世俗之學。無爲貴學矣。治以先王爲法。不遵先王之治。而爲世俗之治。不足言治矣。又曰。吾人爲學。須是日新月異。而歲不同。方好。今日勝似昨日。明日勝似今日。今日勝似前月。後月勝似今日。推之一歲。有一歲之功。不可放曠了親切工夫。不可虛度了少壯的時日。自然日有進益。若今日如是。明日亦復如是。今年此人。明年依舊此人。與不學之人何異。又曰。人之初學。要整齊嚴肅之意多。方見得立志之專。

學之既成。要溫厚和平之意多。方見得所養之厚。又曰。韓昌黎以仁義禮智言性。以喜怒哀樂言情。大端已自不差。但不知補出氣質之性來。其性有三品。所以不同者。尙未分曉。直至程張說出氣質之性來。今言性之家。始不辨而自明。又曰。仁無可名。惟公近之。蓋有公心。而後有仁心也。敬無可名。惟畏近之。蓋有畏心。而後敬心生也。又曰。君子比德於玉。素練易染也。白璧投泥而不污。則所云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不足定君子矣。君子比操於松。黃葉易彫也。青松凌霜而獨秀。則所謂榮者易枯。盛者易衰。不足以限君子矣。又曰。視聽言動。四者皆合於禮。辭受取與。一介必準乎義。此真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者也。希聖希賢。須從此始。又曰。客氣與氣節不同。傲世凌物。謂之客氣。持己守正。謂之氣節。故客氣不可有。氣節不可無。功利與事業不同。功名富貴。謂之功利。輔世長民。謂之事業。故事業不可無。功利不必有。又曰。士之難知也久矣。其守正不阿者。有似乎迂。其不枉道以求合者。有似乎拘。其不同流合污。有似乎矯。其守先王待後學。有似乎亢。其持己之潔清。而不樂受人之汶汶。有似乎傲。是數者。皆其不合於時宜者也。持此數者不合之資。而欲求合於人。亦誠見其難矣。自非具大識力。大眼目。安能識於風塵流俗之表。孟子曰。親近臣。以其所主。親遠臣。以其所爲主。以此觀之。亦可以得其人之大概矣。又曰。人生百年者。有幾。卽以九十年計之。前三十年。旣爲舉業文章所牽纏。中三十年。又爲富貴功名所消磨。到六十以後。卽發憤欲爲聖賢。而精力已竭。日暮途窮。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此所以眞儒難得。而大道乏傳人也。學者必自幼卽

志聖人之學。以舉業聽之時命。庶乎將來有真人品。真事功。程子云。每月以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此至言也。又曰。中庸集註云。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此地須時時要慎。如念慮初動時。此衷先覺其真妄。是意之初起處。固獨也。須嚴以防之。存其真而去其妄。至事物交接時。亦有暗地自覺其是非者。是意之已成。亦獨也。須密以證之。是者從之。非者戒之。卽事物應酬後。亦有默默回想其中之是非處。是意之既往。亦獨也。須有挽回之法。是者不鄰於非。而非者終返於是。此君子慎獨之法也。又曰。人不可以不聞道。學者無向道之志。則已。果有向道之志。便當立時奮發。定其趨向。時時用力。不可一刻放過。如呂新吾五十始謀道詩曰。從今便立志。打起真精神。半世雖已過。猶爲半世人。此五十歲立志。便從五十歲用功。今日學者三十歲謀道。卽從三十歲用功。四十歲謀道。卽從四十歲用功。警省奮力。不爲他物所搖奪。日積月累。久而彌精。其於造道也。何難之有。卽至六十歲謀道。七十歲謀道。便從六七十用功。豈起脊梁。踏定腳根。止是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終亦必有見道之日。是一生皆有立志之日。卽皆可聞道之時。亦顧人之自待何如耳。若悠悠忽忽。庸庸碌碌。除衣食之外。無餘事。只是空來世上走了一番。豈不可憐。又曰。蔣西章云。學者志不立。每曰。世趨日下。正學難行。不知道無今古。近世此道旣孤。君子益當以身任之。維持聖教。越要在難立之時。立得住。方見豪傑。有功聖門。其高卓更有加於吾道大行。理學昌明之日者矣。又云。一日之間。有許多危險關頭。心一放。便墮下去了。又云。若說道不可行。學不該講。則

是文廟可毀。四書五經可焚。何爲而崇祀日盛。傳誦不已乎。議論最警策。可破學者推諉因循之弊。又曰。論人品。當取先儒長處。以決趨向。論學問。兼要知先儒錯處。以定從違。非苛責也。正恐辨之不明。以致貽誤後人。又曰。陳清瀾之學。蘄通辨。張武承之王學。質疑。應潛齋之王學。考。皆有功於朱子。大有功於後學。學者不可以不讀。又曰。朱子曰。易。大概欲人恐懼修省。今學易。非必待遇事而占。方有所戒。只平居玩味。看他所說道理。於自家所處地位。合是如何。故云。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孔子所謂學易。正是平日常常學之。想見聖人之所讀。異乎人之所謂讀。想見胸中洞然。於易之理。無纖毫蔽處。故云。可以無大過。觀朱子之言。知易非特爲卜筮而設。惟時時讀之。則時時戒懼修省。臨事占之。則臨事愈加戒懼修省。夫子之所謂無大過者。以此。又曰。陸象山曰。六經皆我注腳。陸稼書先生云。率天下之人。而禍六經者。必此言也。正朱子所謂以意捉志。而非以意逆志也。讀書者貴乎以我之心。體貼聖賢之理。若象山。則硬使聖賢之書來從我。此其所以爲學者之害也。又曰。耿逸庵曰。吾身之有心。猶天之有日日者。天之陽氣。心者。人之神明。天以陽氣生萬物。吾人以神明宰萬事。陽氣不著之地。則物便鬱抑而不暢。神明不照之處。則事必差錯而不恰好。故須常常存養此心。如日之光明。萬事萬理無不洞澈。則大本立而達道行。此作聖之本也。此說在逸庵集中。是極精粹者。故特表出之。又曰。陸稼書先生。校對高忠憲年譜。見其與管登之辨云。以覺包理。則理乃在外。又云。謂氣在空虛中。則是張子所謂以萬象爲太虛中。

所見之物。虛是虛。氣是氣。不相資入矣。先生云。此條大可理會。大抵梁谿一派。看得性儘明白。卻不認得性中條目。後又閱其靜坐說。乃知高子所謂性體。亦是指心。實大異於程朱也。其不欲以疊包理。特欲自伸其見耳。先生可謂深知梁谿之學矣。其評論甚當。先生以前。無人敢發此言。又曰。或問太虛。程子曰。亦無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又曰。有形只是氣。無形總是道。薛文清曰。天地萬物。渾是一團理氣。理萬古只依舊。氣則日新。胡敬齋亦云。只是一箇真實道理流行。而天地萬物。各得其性。當細思而靜體之。覺道理無一毫空闊。無一息間斷。參破及此。真得手舞足蹈之樂。人特習於其中。而不察耳。困學錄所載。語語皆切實工夫。可以推闡程朱之所已言。引申薛胡之所未及。而按之先生之平。生踐履。歷官品節。真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也。聞之蔡先生爲之序曰。吾師儀封張清恪公。所著困學錄。嗣君師杖師載。校梓竣事。郵京屬世遠序之。世遠讀畢。肅而歎曰。國朝稱理學正宗。陸稼書張武承二先生最著。先生之學。則與同揆合軌。不參以異說者也。其學以立志爲始。復性爲歸。生平所自勉及所以勉人者。一以程朱爲準的。拳拳然服膺不倦。深憫世俗之汨沒於勢利。惑溺於詞章。其高明者。又爲姚江頓悟之學所誤。大聲疾呼。如救焚拯溺。嗚呼。先生之於道。可謂不遺餘力者矣。憶康熙丁亥歲。先生巡撫吾閩。世遠年方二十有六。先生使郡守詔之來學。晉謁之際。授以讀書錄。居業錄。二書。曰。由此而體究程朱。由程朱而上溯孔孟。由孔孟而上溯堯舜。道豈有二哉。待學二年。獎誨日加。故稍稍有所聞知。不敢

忘所自也。先生生逢明盛，遭遇聖祖仁皇帝，及今皇上眷遇之隆，始終一德。聖祖每稱曰：天下清官第一。皇上賜之匾曰：禮樂名臣。其學術事功，炳耀天壤。生榮死哀，鮮有倫比。世遠獨歎先生躬行實踐之功，爲不可及也。立心以忠信不欺爲主本，先生自少至老，發言制行，表裏洞達，可不謂不欺者乎。整齊嚴肅者，主一之功；先生自私居，以至羣萃，未嘗戲言戲動，可不謂主一者乎。學必先於義利之辨，先生爲濟寧道時，值歲飢，攜家資數萬，賑活數千萬人，所屬倉穀，不待申請，輒行賑糶，幾以此得罪而不顧。自爲中書，滌歷內外，終大宗伯，常俸之外，未嘗受一錢。寸絲粒粟，皆取之家中，惡古節度之進羨餘，以自浼者。凡有公餘，悉爲恤民養士之費，可不謂義利之界，辨若淄澠者乎。自古聖賢，莫不以好善爲心，先生見人，則勗以第一等人事業，有一善好之，不啻口出，撫閩時，訪求讀書敦行之士，延入書院，厚其旣廩，月三四至，躬爲講論，爾時閩學大興，窮鄉僻壤，翻然勃然。至今風聲猶昨。及身爲大臣，薦達皆天下之選，及已薦而人不知者何限。此所謂身有之，故好之篤如斯也。或以爲先生溫厚和平，而風節未甚表著，此又耳食之見。先生歷官四十年，未嘗以私干人，人亦莫敢干以私。撫閩三年，舉劾悉當，吏肅民安，撫吳則直劾同官之奸貪，疏辭有除兩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天下共傳誦之。卒賴聖明，公道得伸，然當其始，亦岌岌乎殆矣。夫識時觀變之士，守令監司，苟有攀援之私者，罪狀昭彰，尙依違繫戀，欲上彈章，而不能自決，若先生直節勁風，憂國忘家，雖朱子之參唐仲友，許魯齋之劾阿合馬，何異大儒風節，萬古一轍。俗子徒以小聰明

才辨而傲體道力行篤學之儒。亦見其不知量而已矣。先生刊布理學節義諸書。共五十餘種。所自纂輯者。則學規表正諸書。集解則四書濂洛關閩書。及正蒙等書。皆刊行於世。斯錄多先生心得之言。自效力河干。以至垂沒之年。皆有成卷。策躬覺世言之重。詞之切。總不外自爲聖賢。與勉人共爲聖賢之心。先生往矣。撫卷沈思。懼玷河汾之門。常羞樛社之木。用誌余愧。非能表揚萬一也。聞之之於先生。猶勉齋之於朱子。知先生深。故其言先生也當。而先生之道。可謂有傳人矣。吁。自稼書楊園兩先生。倡正學於南。天下之誤入姚江者。稍知所趨向。而獨河洛間。斷斷焉競而不爲之屈。則以夏峯之主持故也。先生能不感溺於鄉先生。而卓然歸於至正。兢兢以程朱爲守法。則今日之有志於洛學者。非先生之師。而誰師乎。先生見理學宗傳。理學備考。明儒學案等書。調停夾雜。而不歸一是。因而纂性理正宗。以一統紀。而正塗轍。其有關於學術人心何如哉。

清學案小識卷三

翼道學案

睢州湯先生

先生諱斌，字孔伯，號荆峴，晚號潛庵。歷官工部尙書，少不好弄，稍長，益勵於學，於書無不讀，而尤好習宋諸大儒書。嘗謂宋以前儒者，患不知道，今諸儒之說備矣，苟好學深思，人人可得，第患不力行耳。今雖橫說豎說，何曾一語出古人範圍，言愈多而道愈晦，語愈精而行愈僞。孔子辨爲己爲人，於訥言敏行三致意焉，真救世良方也。欲摘周程張朱五先生要語爲後學津梁，謂於此精思而力行之，雖爲聖人無難，所摘雖未就，意固有在矣。其蘇州府儒學碑記有曰：國家興治化，在正人心，而正人心，在崇經術。漢儒專門名家師說相承，當詩書煨燼之餘，儀文器數之目，刪定傳授之旨，猶存什一於千百，且其時選舉不以詞章，通經學古之士，皆得上聞朝廷，定大議，斷大疑，博士據經以對，故其時士大夫，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孝弟廉讓之行，更衰亂而不變，此重經之效也。其後虛無寂滅之說盛，聲律駢儷之習工，而經學荒矣。宋濂洛關閩諸大儒出，闡天人性道之源流，故天下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虛無寂滅非性也。道不外乎人倫日用，而功利詞章非道也。所謂得六經之精微，而繼孔孟之絕學，又豈漢以後諸儒所可及歟。宋史

道學儒林。蓋爲二傳。蓋以周程張朱。繼往開來。其師友淵源。不可與諸儒等耳。而道學經學。自此分矣。夫所謂道學者。六經四書之旨。體驗於心。躬行而有得之謂也。非經書之外。更有不傳之遺學也。故離經書而言道。此異端之所謂道也。外身心而言經。此俗儒之所謂經也。宗洙泗而禰洛閩。人心之所以正也。家柱史而戶天竺。世道之所以衰也。今聖朝尊禮先聖。表章正學。士子宜知所趨向矣。吾恐朝廷以實求。而士子終以名應也。苟無驚乎其名。而致力於其實。則亦曰躬行而已矣。故學者必先明義利之界。謹誠僞之關。則貧富貴賤之非道。不處不去。必劃然也。造次顛沛。死生禍福之間。不可移易者。必確然也。毋爲枉尺直尋之事。毋作捷徑苟得之謀。寧拙毋巧。寧樸毋華。寧方毋圓。戒懼慎獨之功。無時可間。子臣弟友之職。不敢不勉。不愧於大廷。亦不愧於屋漏。如此則發爲議論。自能息邪詎。而鄉愿楊墨之教。不得聘也。出爲政事。自能尊王黜霸。而管商申韓之政。不得施也。其斯爲真經學。其斯爲真道學也已。否則剽竊浮華。苟爲譁世取寵之具。講論踐履。析爲二事。卽誦說先儒。世道亦何賴乎。又嵩陽書院記有曰。中庸之博學。將以篤行也。顏子之博文。將以約禮也。大易之窮理。將盡性而至命也。大學之格物。將以修齊治平也。今滯事物以爲窮理。未免沈溺迹象。既支離而無本。離事物而言致知。又近於墮聰黜明。亦虛空而鮮實。學路久迷。習染日深。偶爾虛見。未爲真得。非默識本體。誠敬存之。綿綿密密。不貳不息。前聖心傳。何能會通無間。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嗚呼。豈易言哉。觀此。則先生之言之教。專主程朱無疑也。或謂其上

孫徵君書。及答褚懷葛張仲誠顧亭林等書。皆以陽明與朱子並論。而志學會約。有致良知爲聖學真脈之語。蓋先生師事蘇門。初不欲顯違其師若友。而及其久而悔。學而成也。則純乎程朱矣。其答陸清獻書曰。竊嘗汎濫諸家。妄有論說。其後學稍進。心稍細。甚悔之。反復審擇。知程朱爲儒之正宗。欲求孔孟之道。而不由程朱。猶航斷港絕潢。而望至於海也。必不可得矣。故所學雖未能望程朱之門牆。而不敢有他途之歸。若夫姚江之學。嘉隆以來。幾徧天下。近年有一二巨公。倡言排之。不遺餘力。姚江之學遂衰。可謂有功於程朱矣。僕之不敢詆斥姚江者。非篤信姚江之學也。非博長厚之譽也。以爲欲明程朱之道者。當心程朱之心。學程朱之學。窮理必極其精。居敬必極其至。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久之人心咸孚。聲應自衆。卽篤信陽明者。亦曉然知聖學之有真也。而翻然從之。僕已衰暮。學不加進。實深自愧。惟願默自體勘。求不愧先賢。或天稍假以年。果有所見。然後徐出數言。以就正海內君子。未晚。此時正未敢漫然附和也。今天下真爲程朱之學者。舍先生其誰歸。故僕將奉大教爲指南焉。是則先生不主陽明可知矣。而後之稱先生者。乃謂其初用陽明良知之言。以立根腳。陽明頓悟。何根腳之有。不細讀先生之遺稿。而妄加指議。先生有知。未必受其誣也。先生與朋友講習。以相觀而善爲主。未嘗立有宗旨。爲人指授。晚在經筵。志存啓沃。雖有撰述。惟求所以發明聖賢指趣。感格兩宮。聽聞齋戒。悚惕未敢一言出於矜炫也。初出爲潼關道副使。中原甫定。大軍方下滇蜀。關中當孔道。民多避匿。先生戒

屬吏毋科取民財。毋妄用驛夫。兵來吾自應之。不三年。流民歸復業者。踰數千戶。移嶺北道參政。治所在贛州。贛四省上游地。窮山深箐。大盜窟穴其間。值海寇犯江寧。贛人騷然。先生密陳方略於上官。擒盜魁一人。誅海上謀者一人。及城中姦民與盜同謀者又一人。而賞其餘黨。贛人以靖。乞假養親。里居二十年。以薦舉復起。由侍講洊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江南故習豪侈。婦女嬉游以爲常。無籍子率用鬪毆。恐鳴民財。先生悉禁止。不少貸。又素多淫祠。事楞伽山五通神者。嚴寒劇暑。鼓吹牲帛。賽禱不絕。奸巫淫尼。競相煽惑。先生廉得其狀。躬至五通祠。取土偶投諸湖中。衆始駭。久而大悅服。重修泰伯祠。朔望必往躬謁。又謁范文正公。及周忠介公祠。以爲衆勸。數親詣學宮。命諸生講孝經。俾幼穉悉得列坐以聽。吳俗自是大變。屢上疏。訴吳人疾苦。請改並徵積逋。爲分年帶徵。請蠲十八十九兩年災欠。請除邳州版荒田賦。又請蠲明神宗朝所加九釐餉。又請免淮揚徐水災諸州縣賦。部議或從或否。而先生初未嘗憚煩也。擢禮部尙書。吳人空一城痛哭守轅門。叩留不得。則塞城圍阻。其行又不得。則遮道焚香以送。踰千里不絕。忌者銜之。及入朝。凡是非可否。必侃侃正言。不嬰不撓。忌者益恨。力謀中傷。摘去吳時教令中語。指爲市恩。于譽。上不聽。僅令回奏。遂曠廷臣交章屢劾。部議革職。上特寬其罰。鑄五級留任。上疏乞暫歸省。上遣使齎手詔慰留。忌者不得騁。更謀與大獄。羅織其罪。適先生病革。乃已。方禍急時。或勸先生委曲請諸公居間。冀得稍解者。晒曰。吾義命自安。六十老翁。尙何求哉。先生潛心聖賢之學。盡性至命。一以誠正爲本。

一以忠孝爲先。尙力行。不尙講論。觀其事君臨民。知其學之所得者。深且粹也。正無事於言語文字也。卒諡文正。從祀兩廡。著有潛庵先生遺稿。洛學編。明史稿。睢州志。蘇州奏疏。子溥字元博。能繼其學。弗替。

從學諸子

姚岳生。竇克勤。沈昭嗣。孫繹武。高菴生。田蘭芳。張夏。

崑山顧先生

先生諱炎武。初名絳。號亭林。學主明體達用。經世濟人。年十一。從其祖受資治通鑑。閱二年而卒業。由是貫通經史。上下古今。以卓犖不羣之才。抱俯仰無窮之志。足跡半天下。所交皆賢豪有道之士。而卒著書以老。使人追慕於簡策之間。而不能置。夫先生之爲通儒。人人能言之。而不知先生之所以通。不在外而在內。不在制度典禮。而在學問思辨也。是以平心察理。事事求實。凡所論述。權度惟精。往往折衷於朱子。嘗謂王文成所輯朱子晚年定論。今之學者多信之。不知當時羅文莊已嘗與之書而辨之矣。其書曰。詳朱子定論之編。蓋以其中歲以前所見未真。及晚年始克有悟。乃於其論學書牘三數十卷之內。摘此三十餘條。其意皆主於向裏者。以爲得於既悟之餘。而斷其爲定論。斯其所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爲定。偶考得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後二年丁酉。而論孟集注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通。以爲晚年定論。至於集注或問。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竊恐考之欠詳。

而立論之太果也。又所取答黃直卿一書。監本止云。此是向來差誤。別無定本二字。今所編增此二字。而序中又變定字爲舊字。卻未詳本字所指。朱子有答呂東萊一書。嘗及定本之說。然非指集注或問也。凡此恐皆不能無疑。顧猶未足深論。竊以執事天姿絕世。而日新不已。向來恍若有悟之後。自以爲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又以爲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某固信其非虛語也。然又以爲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揆之於理。容有是耶。他說固未敢請。嘗讀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皆與張南軒答問書。內第四書。亦自以爲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與執事之所自序者。無一語不相似也。書中發其所見。不爲不明。而卷末一書。提綱振領。尤爲詳盡。竊以爲千聖相傳之心學。殆無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獨不爲執事所取。毋亦偶然也耶。若以此二書爲然。則論孟集注學庸章句或問。不容別有一般道理。如其以爲未合。則是執事精明之見。決與朱子異矣。凡此三十餘條者。不過姑取之。以證成高論。而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安知不有毫釐之不同者。爲崇於其間。以成牴牾之大隙哉。又執事於朱子之後。特推草廬吳氏。以爲見之尤真。而取其一說。以附三十餘條之後。竊以草廬晚年所見。端的與否。良未易知。蓋吾儒昭昭之云。釋氏亦每言之。毫釐之差。正在於此。卽草廬所見。果有合於吾之所謂昭昭者。安知非其四十年間。鑽研文義之效。殆所謂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者也。蓋雖以明道先生之

高明純粹。又蚤獲親炙於濂溪。以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亦必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但其所稟。鄰於生知。聞一以知十。與他人極力於鑽研者。不同耳。又安得以前日之鑽研文義爲非。而以墮此科曰爲悔。夫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可也。矜魚兔之獲。而反追咎筌蹄。以爲多事。其可乎哉。東筦陳建作學部通辯。取朱子年譜行狀文集語類。及與陸氏兄弟往來書札。逐年編輯。而爲之辯曰。朱陸早同晚異之實。二家譜集。具載甚明。近世東山趙沅。對江右六君子策。乃云。朱子答項平父書。有去短集長之語。豈鵝湖之論。至是而有合耶。使其合并於晚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旣往矣。此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所萌芽也。程篁墩因之。乃著道一編。分朱陸異同爲三節。始焉如冰炭之相反。中焉則疑信之相半。終焉則輔車之相依。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於是乎成矣。王陽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論之錄。專取朱子議論。與象山合者。與道一編輔車之說。正相倡和矣。凡此皆顛倒早晚。以彌縫陸學。而不顧矯誣朱子。誑誤後學之深。故今編年以辯。而二家早晚之實。近儒顛倒之弊。舉昭然矣。又曰。朱子有朱子之定論。象山有象山之定論。不可強同。專務虛靜。完養精神。此象山之定論也。主敬涵養。以立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三者交修並盡。此朱子之定論也。乃或專言涵養。或專言窮理。或止言力行。則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藥也。今乃指專言涵養者爲定論。以附合於象山。其誣朱子甚矣。又曰。趙東山所云。蓋求朱陸生前無可同之實。而沒後乃臆料其後會之必同。本欲安排早異晚同。乃至說成生異死同。可笑可笑如此。豈

不適所以彰朱陸平生之未嘗同。適自彰其牽合欺人之弊。奈何近世咸信之。而莫能察也。昔裴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以欺人主。陸宣公謂其愚弄朝廷。甚於趙高指鹿爲馬。今篁墩輩。分明掩有爲無。指無爲有。以欺弄後學。豈非吾道中之延齡哉。又曰。昔韓絳呂惠卿。代王安石執政。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愚謂近日繼陸學而興者。王陽明是傳法沙門。程篁墩則護法善神也。宛平孫氏。謂陽明所編。其意欲借朱子。以攻朱子。且吾夫子以天縱之聖。不以生知自居。而曰好古敏求。曰多聞多見。曰博文約禮。至老刪述不休。猶欲假年學易。朱子一生效法孔子。進學必在致知。涵養必在主敬。德性在是。問學在是。如謬以朱子爲支離。爲晚悔。則是吾夫子所謂好古敏求。多聞多見。博文約禮。皆早年之支離。必如無言無知無能。爲晚年自悔之定論也。以此觀之。則晚年定論之說。眞爲陽明舞文之書矣。蓋自宏治正德之際。天下之士。厭常喜新。風氣之變。已有所自來。而文成以絕世之資。倡其新說。鼓動海內。嘉靖以後。從王氏而詆朱子者。始接踵於人間。而王尙書發策。謂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欲盡發先儒之說。而出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此三者。盡當日之情事矣。故王門高弟。爲秦州龍溪二人。秦州之學。一傳而爲顏山農。再傳而爲羅近溪。趙大洲。龍溪之學。一傳而爲何心隱。再傳而爲李卓吾。陶石簣。昔范武子論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以爲一世之患。輕歷代之害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而蘇子瞻謂李斯亂天下。至於焚書坑儒。皆出於其師荀卿高談異論而

不顧者也。困知之記。學節之編。固今日中流之砥柱矣。又姑蘇志言姚榮國著書一卷。名曰道餘錄。專詆朱子。少師亡後。其友張洪謂人曰。少師於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每見道餘錄。輒爲焚棄。少師之才。不下於文成。而不能行其說者。少師當道德一風俗同之日。而文成在世。衰道微。邪說又作之時也。又嘉靖二年會試。發策謂朱陸之論。終以不合。而今之學者。顧欲強而同之。豈樂彼之徑便。而欲陰詆吾朱子之學與。究其用心。其與何澹陳賈輩。亦豈大相遠歟。至筆之簡策。公肆詆訾。以求售其私見。禮官舉祖宗朝故事。燔其書而禁止之。得毋不可乎。此以知先生之所宗矣。其平時論學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天下國家。皆學之事。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又與友人書曰。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來教單提心字。而未竟其說。未敢漫爲許可。以墮於上蔡橫浦象山三家之學。竊以爲聖人之道。下學上達之方。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三禮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辭受取與。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書。皆以撥亂反正。移風易俗。以馴至于治平之用。而無益者不談。一切詩賦銘頌贊誄序記之文。皆謂之巧言。而不以措筆。其於世儒盡性至命之說。必歸之有物有則。五行五事之常。而不入於空虛之論。僕之所以爲學者如此。以質諸大方之家。未免以爲淺近而不足觀。雖然。亦可以弗畔矣。夫又下學指南序云。今之言學者。必求諸語錄。語錄之書。始於二程。前此

未有也。今之語錄，幾於充棟矣。而淫於禪學者實多。然其學蓋出於程門，故取慈谿黃氏日鈔，所摘謝氏張氏陸氏之言，以別其源流。而衷諸朱子之說。夫學程子而涉於禪者，上蔡也。橫浦則以禪而入於儒。象山則自立一說，以排千五百年之學者。而所謂收拾精神，掃去階級，亦無非禪之宗旨矣。後之學者，遞相演述，大抵不出乎此。而其術愈深，其言愈巧，無復象山崖異之跡。而示人以易信，苟讀此編，則知其說固源於宋之三家也。嗚呼！在宋之時，一陰之娠也。其在於今，五陰之剝也。有能繇朱子之言，以達乎聖人下學之旨，則此一編者，其碩果之猶存也。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得不望於後之人也夫。其所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謂有王者起，將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爲今人道也。所著天下郡國利病書，謂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志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卽錄，共成四十餘帙。一爲地輿之記，一爲利病之書。亂後多散佚，亦或增補。而其書本不曾先定義例，又多往代之言。地勢民風，與今不盡合。年老善忘，不能一一刊正。姑以初槩存之。篋中以待後之君子，斟酌取舍云爾。肇域志，則謂先取一統志，後取各省府州縣志，後取二十一史，參互書之。凡閱志書一千餘部，本行不盡，則注之旁。旁又不盡，則別爲一集，曰備錄。年來餬口四方，未遑刪訂，以成一家之書。歎精力之已衰，懼韋編之莫就。庶後之人，有同志者，爲續而傳之。俾區區二十餘年之苦心，不終泯沒爾。其著音學五書，謂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

秩如。至蹟而不可亂。乃列古今音之變。而究其所以不同。爲音論二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百五篇。爲詩本音十卷。注易爲易音三卷。辨沈氏部分之誤。而一一以古音定爲唐韻正二十卷。綜古音爲十部。爲古音表二卷。自是而六經之文乃可讀。其他諸子之書。離合有之。而不甚遠也。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者。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實有望於後之作者焉。又撰金石文字記。求古錄。與經史相證。又以杜預左傳集解時有闕失。作杜解補正三卷。又有石經考。九經誤字。二十一史年表。歷代帝王宅京記。亭林文集詩集。營平二州地名記。昌平山水記。山東考古錄。京東考古錄。譎觚。菰中隨筆。救文格論。等書。先生精力絕人。自少至老。無一刻離書。所至之地。以二騾二馬。載書。遇邊塞亭障。呼老卒詢曲折。有與平日所聞不合。卽發書對勘。康熙年間。舉博學鴻儒。又徵修明史。並辭未赴。卒年六十九。無子。吳江潘耒。敘其遺書行世。

交遊

王錫蘭。楊雪臣。張爾岐。傅山。李中孚。路安鄉。吳任臣。朱彝尊。王宏撰。張 昭。

濟陽張先生

先生諱爾岐。字稷若。號蒿庵。學以篤志力行爲本。一主程朱。直追曾孟。闢修一室。惛悴終身。其辨志曰。人之生也。未始有異也。而卒至於大異者。習爲之也。人之有習。初不知其何以異也。而遂至於日異者。志爲

之也。志異而習以異。習異而人以異也。志也者。學術之樞機。適善適惡之輻楫也。樞機正則莫不正矣。樞機不正亦莫之或正矣。適燕者。北其轅。雖未至燕。必不誤入越矣。適越南其楫。雖未至越。必不誤入燕矣。嗚呼。人之於志。可不慎歟。今夫人生而呱呱以啼。啞啞以笑。蠕蠕以動。惕惕以息。無以異也。出而就傅。朝授之讀。暮課之義。同一聖人之易詩書禮春秋也。及其既成。或爲百世之人焉。或爲天下之人焉。或爲一國一鄉之人焉。其劣者。爲一室之人。七尺之人焉。至於最劣。則爲不具之人。異類之人焉。言爲世法。動爲世表。存則儀其人。沒則傳其書。流風餘澤。久而愈新者。百世之人也。功在生民。業隆匡濟。身存則天下賴之以安。身亡則天下莫知所恃者。天下之人也。恩施沾乎一域。行能表乎一方。業未光大。立身無負者。一國一鄉之人也。若夫智慮不離乎鍾釜。慈愛不外乎妻子。則一室之人而已。耽口體之養。徇耳目之娛。膜外槩置。不通疴癢者。則七尺之人。篤於所嗜。替亂荒遺。則不具之人。因而敗度滅義。爲民蠹害者。則爲異類之人也。豈有生之始。遽不同如此哉。抑豈有驅迫限制。爲之區別致然哉。習爲之耳。習之不同如此。志爲之耳。志在乎此。則習在乎彼。則習在乎彼矣。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言志之不可不定也。故志乎道義。未有入於貨利者也。志乎貨利。未有幸而爲道義者也。志乎道義。則每進而上。志乎貨利。則每趨而下。其端甚微。其效甚巨。近在胷臆之間。遠周天地之內。定之一息之頃。著之百年之久。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

也。人之所以孳孳終其身不已者。志在故耳。志之爲物。往而必達。圖而必成。及其既達。則不可以返也。及其既成。則不可以改也。於是爲舜者。安享其爲舜。爲臯者。未嘗不自悔其爲臯。而已莫可致力矣。所志者殊也。世之誦周公孔子之言者。肩相比也。誦其言。通其義。以售於世者。項相望也。周公孔子之遺教。未聞有見諸行事。被於上下者。豈少而習之。長而忘之歟。毋亦誦周公孔子。志不在周公孔子也。志不在周公孔子。則所志必貨利矣。以志在貨利之人。而乘富貴之資。制斯人之命。吾悲民生之日蹙也。志之定於心也。如種之播於地也。種梁菽。則梁菽。種烏附。則烏附矣。雨露之滋。壅培之力。各如所種。以成效焉。梁菽成。則人賴以養。烏附成。則人被其毒。學不正志。而勤其估。畢美其文辭。以售於世。則所學。皆其毒人自利之藉也。嗚呼。學者一日之志。天下治亂之源。生人憂樂之本矣。孟子曰。士何事。曰。尙志。學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張子曰。未宦者。使正其志。教而不知先志。學而不知尙志。欲天下治隆而俗美。何繇得哉。故人之漫無所志。安坐飽食而已者。自棄者也。舍其道義。而汲汲貨利。不知自返者。將致毒於人。以賊其身者也。自棄不可也。毒人而以賊其身。愈不可也。且也。志在道義。未有不得乎道義者也。窮與達。均得焉。志在貨利。未必貨利之果得也。而道義已坐失矣。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苟審乎內與外之分。必得與不必得之數。亦可以定所志矣。其答顧亭林書曰。亭林先生足下。五六年來。願見之。

切而相遇之難如此。其所以願見者，非敢效世俗顧從虛儀，亦欲商略道術之同異，決所學之常否耳。今夏同學艾兄，攜所賜教函及論學書，干祿字樣至，喜慰莫勝。反覆流覽，乃信昔所私意者之不謬。教言訓勵諄切，多所獎厲，且示以康成泰山徂徠三先生之遺烈，而期之修述。此豈猥陋敢希萬一，雖然自有識來，於六經亦常稍涉其流矣。見諸儒先之言經者，後先繼出，注疏之典核，程朱之深醇，大全蒙引之語詳而擇精，似已各極其至。今欲修而述之，未知當於何處著手。學者苟能席其成業，尊所聞而行所知，上者可至於聖賢，下者亦足以效一官，濟一隅，名一善，而無難。私謂士生今日，欲倡正學於天下，似不必多所著述，正當以篤志力行爲先務耳。不識高明以爲何如。論學書粹然儒者之言，特拈博學行己二事，以爲學鶴，確當不易，真足砭好高無實之病。行己有此一語，更覺切至。學之真僞，祇以行己爲斷。行己果有恥也，博學固以考辨得失，卽言心言性，亦非詭語。行己未必果有恥也，言心言性，固恍惚無據。卽博學亦未免玩物喪志之失。此愚見所以於二語中，更服此語之有裨世教也。弟老矣，於博學無及，敢不益勵其恥，以終餘年乎。在愚見又有欲質者，性命之理，夫子固未嘗輕以示人，其所與門弟子詳言而諄復者，何一非性命之顯說散見者歟。苟於博學有恥，真實踐履，自當因標見本，合散知總，心性天命，將有不待言而庶幾一遇者。故性命之理，滕說不可也，未始不可默喻。修於人不可也，未始不可驗諸己。強探力索於一日，不可也，未始不可優裕漸漬，以俟自悟。如謂於學人分上了無交涉，是將格盡天下之理，而反遺身以

內之理也。恐其知有所未至。則行亦有所未盡。將令異學之直指本體。反得誇耀所長。誘吾黨以去。此又留心世教者之所當慮也。寡昧之質。樂求師資。不敢苟異。亦不敢苟同。惟幸裁正拙作。本欲請教。既承近日不作文字。遂亦不敢以此等相瀆。所以然者。欲先生永不破除此戒耳。獨中庸論一篇。似與論學書旨。有偶似者。謹錄奉覽。倘肯一涉筆繩削乎。良晤何期。惟爲道自愛。爲祈。其論中庸曰。中庸之見尊於天下久矣。而小人每竊其說。以便其私。宋儒已力明之。至近日而復晦者何也。蓋以言中庸而不指名其物人得本所見以爲說。摹求形似。以妄意一當。故高之則以爲渾渺幽元之事。卑卑者。則以爲義理損其半。情嗜亦損其半。此中庸耳。遷此之所是。避彼之所非。此中庸耳。衆所可之。衆所然之。此中庸耳。從前之說。旣不致詰。從後之說。又爲游移。熟便猥近之稱。而人之自寄於中庸者。於是乎衆矣。此無他。不明中庸之所指者何事。旣無所持以繩。其是非。故人得自美其名。以各慰其不肖如此也。愚嘗讀其書而思之。其要至者。兩言耳。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喜怒哀樂。一日之間屢遷矣。自天子至於庶人。苟非聖賢。必不能避中節也。聖人必知人之不能避中節。又必不肯聽其不中節。而無以節之。節之則有其物矣。不然。則喜者樂者。何以適得吾仁。哀者怒者。何以適得吾義。何所藏以爲智。何所決以爲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祭祀喪葬禫代征誅之故。百司執事典章儀物之數。飲食言語揖讓登降之節。何以明得失。生變化。富貴者。何所稟以爲功。貧賤憂患者。何所持以自強。四時鬼神之所幽。山川

百物之所明。天地之所統。綱紀之所維。帝王之所公。以爲制作。匹夫之所私。以爲學問。士君子之所循。以爲出處進退。則又何物以善其會通。吾知必禮也。由禮而後可以中節。中節而後可以爲中庸。則中庸云者。贊禮之極辭也。中庸一書。禮之統論約束也。夫禮。抑人之盛氣。抗人之懦情。以就於中。天下之人。質之所不便。皆不能安。不安恐遂爲道裂。指禮之物。而贊以坦易之辭。以究其說於至深至大至盡之地。所以堅守禮者之心。而統之一途也。故其言始之天命。以著從來。曰。斯禮也。命與性先之矣。不然。不汝強也。極之倫彝典則。以表大業。曰。斯禮也。帝王之所考。名教之所責。無之或二也。要之誠明。以立本事。曰。斯禮也。非明無以通微。非誠無以正隱。非所以爲外也。於是使愚不肖者。知所歧。而賢智者。亦厭其意。而不敢求多焉。此中庸之書。所以繼六經。而鞭其後也。使其漫無所指。懸一至美之稱。在事實之外。聽人之所擬。聖賢著書。道善禁奸之本意乎。難之者曰。禮者。道之文也。子舉中庸。蔽之於禮。聖人之道。無以加於禮乎。曰。禮者。道之所會也。雖有仁聖。不得禮。無以加於人。則禮者。道之所待。以徵事者也。故其說不可殫。聖人之所是。皆禮同類也。聖人之所非。皆禮反對也。易之失得。書之治亂。詩之貞淫。春秋之誅賞。皆是物矣。盡六經之說。而後可以究禮之說。而後可以究中庸之說。中庸者。禮之統論約說。非其詳者也。而孔子之告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仁不得禮。無以爲行。並無以爲存也。禮之統。不旣全矣乎。吾故斷以中庸爲必有。指。而其所指。斷乎其爲禮。而非他也。漢儒取以記禮。爲得解矣。世方樂中庸之便其私。其疑吾說也。必

甚。烏知吾之說。固古人之說耶。其學言曰。人同於始。而異於終。學不同也。人同而學異者。志不同也。故莫先於辨志定志。而後可言學。所志甚大。而所成不逮。故相背馳者。操術有異也。故次辨術。術擇其正。而又有奪之者。則業未顯也。人多所習者。皆以爲不可廢。辨之而後緩急可知。則一源之道也。故又當辨業。學聖而行不至。猶之末學也。徵其跡。而或學或不學。不可掩矣。故次辨跡。跡者。人所同適也。君子履之。小人亦或履之。誠與僞之殊也。聖者履之。賢者亦履之。安與強之殊也。不僞而誠。則成矣。安之則聖。強之亦不失爲賢。故次辨成。綜核之說。可除蒙蔽。其病必至苛察。權謀之說。可開昏塞。其失必爲機詐。曠達之說。可破拘擊。必至敗名檢。清靜之說。可息囂競。必至廢人事。報應之說。可以勸善懲惡。必至覬倖而矯誣。緣業之說。可以寬忿寡怨。必至疏骨肉而怠修爲。養生之說。可拯殉慾之害而已。必至貪天而違命。蓋先生之學。窮極精微。參考真切。所著儀禮鄭注句讀十七卷。顧先生特重之。嘗曰。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又曰。炎武年過五十。乃知不學禮。無以立。濟陽張稷若。作儀禮鄭注句讀一書。根本先儒。立言簡當。以其人不求聞達。故無當世名。然書實可傳。使朱子見之。必不僞謝監獄之稱許矣。又著周易說略四卷。春秋傳議四卷。蒿庵集三卷。蒿庵閒話三卷。先生教授鄉里。學者化之。至今不忘。朗夫陸先生作蒿庵書院碑曰。齊魯自伏生轅固而還。至東京之末。康成鄭氏始爲諸經箋注。號爲經師。爰及北宋。乃有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特起爲人倫師表。越六百餘年。復有濟陽蒿庵張先生。先生生於明季。際會興朝。當正

學昌明之日。博綜載籍。篤志躬行。當是時。孫鍾元講學於蘇門。黃梨洲標宗於姚江。類沿明人餘論。出入白沙陽明心齋近溪之間。先生獨守程朱。說不少變。海內君子。如桐鄉張考夫。太倉陸道威。各以韋布力行。任斯道之重。先生縞紵不通。而風期合轍。隱然有以開陸清獻張清恪之先。故崑山顧亭林。亦每以康成泰山徂徠三先生相勉。嗚呼。若先生者。其庶幾人師也已。或以先生釋迦院記。作佛氏語。又有老子說略。皆未醇。不知釋迦記。先生爲天下安舍妄冀者指迷。說略。亦推其治身以及天下與外倫常。遺世事者異趨。昔司馬溫公作潛虛。真西山跋遺教經。朱子注參同契。著調息箴。將盡不得爲聖人之徒耶。亦觀繫乎學術人心者何如耳。恭逢今天子重道崇文。搜羅遺帙。其鄉人以先生所著書上。當事進冊府。海岱經生。益知先生爲三先生以後一人。顧三先生。皆得俎豆馨宗。所在講學舊址。亦多爲精舍奉祠。獨先生無專祠。聞其風者。引以爲憾。余自辛卯出守登州。數月。量移濟南。行部過先生里。輒低徊留之。比承乏秉臬。署靡東偏。有前使海州黃公炳所立振英書院。歲久傾頽。蕪廢不治。乃謀撤舊爲新。更名嵩庵書院。以祀先生。而額其堂曰辨志。取先生所論著。以立教也。會轉運使長洲章公。以灤口書院。僻在市鎮。且無定居。移其經費。合併於此。冀與諸生講明先生之所以爲人。與其治經。而弗徒以功利詞章。靡費歲月。庶幾彬彬乎與省會舊有之灤源書院比盛。議既定。請於大中丞楊公。以爲可行。乃倡同僚捐俸。屬歷城令陳君珏。庀材鳩工。始事於丙申九月。越十一月報竣。諏良辰。具牲醴。虔奉先生主。升於座。釋奠禮成。紳士耆儒。

咸相嗟嘆。請予一言文諸石。予惟前使黃公。以問刑之官。不忘典學。深有合於躬教之旨。今得轉運章公。道義翕合。襄舉廢墜。且奉其鄉先生。爲邦人士之導。皆不可以無述。來學之士。景仰先生之遺風。勿撫其細而舍其大。經師人師。胥於是在。於以溯三先生之學之行。豈有讓哉。

衡陽王先生

先生諱夫之。字而農。號蓋齋。明崇禎舉人。明亡。隱於湘西蒸左之石船山。學者稱船山先生。云。先生理究天人。事通今古。探道德性命之原。明得喪興亡之故。流連顛沛。而不違其仁。險阻艱難。而不失其正。窮居四十餘年。身足以礪金石。著書三百餘卷。言足以名山山川。遁迹自甘。立心恆苦。寄懷彌遠。見性愈真。奸邪莫之能撓。渠逆莫之能懾。欹崎莫之能躡。空乏莫之能窮。先生之道。可以奮乎百世矣。其爲學也。由關而洛而閩。力詆殊途。歸宿正軌。觀其於大學補傳。爲之衍曰。經云。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遞推其先。則曰。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而意誠。以及於天下平。皆因焉。是事之始。而爲先所當知者明矣。故以格物爲始教。而爲至善之全體。非朱子之言也。經之意也。蓋嘗論之。何以謂之德。行焉而得之謂也。何以謂之善。處焉而宜之謂也。何以謂之至善。皆得咸宜之謂也。不行胡得。不處胡宜。則君子之所謂知者。吾心喜怒哀樂之節。萬物是非得失之幾。誠明於心。而不昧之謂耳。非君子之有異教也。人之所以爲人。不能離乎君民親友以爲道。則亦不能舍夫人官物曲以盡道。其固然也。今使絕物而始靜焉。舍天下之惡。而不

取天下之善。墮其志。息其意。外其身。於是而洞洞焉。晃晃焉。若有一澄澈之境。置吾心而儻以安。又使解析萬物。求物之始。而不可得。窮測意念。求吾心之所據。而不可得。於是棄其本有。疑其本無。則有如去重而輕。去拘而曠。將與無形之虛同體。而可以自矜其大。斯二者。乍若有所睹。而可謂之覺。則莊周瞿曇氏之所謂知盡此矣。然而求之於身。身無當也。求之於天下。天下無當也。行焉而不得。處焉而不宜。則固然矣。於是曰。吾將不行矣。不得不。不處矣。不宜。乃勢不容已。而抑必與物接。則又洗洋自恣。未有不蹶而狂者也。不然。則棄君親。殘支體。而猶不足以充其操也。雖然。彼自爲說。而爲君子之徒者。未有以爲可與於聖人之教也。有儒之駁者起焉。有志於聖人之道。而憚至善之難止也。且知天下之憚其難者之衆。吾與之先難。而不能從。則無以遂其好爲人師之私欲。以收顯名與厚實也。於是取大學之教。疾趨以附二氏之塗。以其恍惚空明之見。名之曰。此明德也。此良知也。此致良知也。而明明德也。體用一。知行合。善惡泯。介然有覺。頽然任之。而德明於天下矣。乃羅織朱子之過。而以窮理格物。爲其大罪。天下之畏難苟安。以希冀不勞。無所忌憚。而坐致聖賢者。翕然起而從之。嗚呼。彼之爲師者。與其繁有之徒。其所用心。吾既知之矣。若其始爲是說者。修身制行之間。猶不遠於君子。而試之事功者亦成。亦其蚤歲未惑之先。嘗用力於講習討論之學。故雖叛卽異端。而所蓄猶存。可以給其終身之用。乃昧其所得力之本。而疾攻之。則爲誤亦甚矣。將問之曰。今子之所以立言而制事者。爲離物求覺以後。而乃知之乎。抑故然已有所知。而陰用之。

也。其口雖辨，而愧怍亦無以自釋矣。況乎爲之徒者，無其學問之積，而早叛其規矩，天理無存，介然之覺不可恃，奚怪其疾趨於淫邪，而莫之救與？補傳之旨，與夫子博文約禮之教，千古合符，精者以盡天德之深微，而淺者亦不亟叛於道，聖人復起，不易朱子之言矣。其衍中庸曰：中庸大學，自程子擇之禮記之中，以爲聖賢傳心入德之要典，迄於今，學宮之教，取士之科，與言道者之所宗，雖有曲學邪說，莫能違也。則其爲萬世不易之常道，允矣。乃中庸之義，自朱子之時，已病乎程門諸子，背其師說，而淫於佛老，蓋此書之旨，言性言天，言隱皆上達之蘊奧，學者非躬行而心得之，則固不知其指歸之所在，而佛老之誣性命以惑人者，亦易託焉。朱子章句之作，一出於心得，而深切著明，俾異端之徒，無可假借，爲至嚴矣。終不能取未涉其域者之蓬心，而一一喻之也。當時及門之士，得體其實於言意之表者，亦寡矣。數傳之後，愈徇跡而忘其真，於是朱門之餘裔，或以鉤考文句，分支配擬，爲窮經之能，僅資場屋射覆之用，而無與於躬行心得之毫末。其偏者則抑以臆測度，趨入荒唐，墮二氏之邪靡，而不自知，其爲此書之累，不但如游謝侯呂之小有所疵而已也。明興，河東江右諸大儒，旣汲汲於躬行，而立言之未暇，爲干祿之學者，紛然雜起而亂之。降及正嘉之際，姚江王氏始出焉，則以其所得於佛老者，殆攀是篇，以爲證據，其爲妄也。旣莫之窮詰，而其失之皎然易見者，則但取經中片句隻字，與彼相似者，以爲文過之媒。至於全書之義，詳略相因，巨繁畢舉，一以貫之，而爲天德王道之全者，則茫然置之而不恤，迨其徒二王錢羅之流，恬不知恥。

而竊佛老之士直以相附會則害愈烈而人心之壞世道之否莫不由之矣夫之不敏深悼其所爲而不屑一與之辨也故潛承朱子之正宗而爲之衍以附諸章句之下庶讀者知聖經之作朱子之述皆聖功深造體驗之實俾學者反求自得而不屑從事於文詞之末則亦不待深爲之辨而駁儒淫邪之說亦尙息乎凡此二篇今旣專行爲學者之通習而必歸之記中者蓋欲使五經之各爲全書以見聖道之大抑以知凡戴氏所纂四十九篇皆大學中庸大用之所流行而不可以精粗異視也先生之學宗程朱於是可見矣其著述之已刊者周易內傳十二卷周易外傳七卷周易大象解一卷周易稗疏二卷考異一卷書經稗疏四卷尙書引義六卷詩廣傳五卷詩經稗疏五卷考異一卷禮記章句四十九卷春秋稗疏二卷春秋家說七卷春秋世論五卷續春秋左氏博議二卷四書義訓三十八卷四書稗疏二卷考異一卷先生通訓詁名物象數辨覈精詳而又涉獵釋老莊列之中知其所以亂道者扶其伏而抵其瑕於易外傳中往往見之先生之著書也大抵爲人心之衰世道之遞學術之不明也汪洋浩瀚煙雨迷離以懸邈曠遠之詞寫沈窈隱幽之志激而不盡其所欲言婉而不失其所宜語蓋胷中之蘊蓄深而腕下之樞機密也斯其爲有道君子乎先生之兄曰介之字石子號石崖與先生同舉於鄉性至孝獻賊陷衡州執其父以贖之與弟百計營護乃得脫明亡匿而不出先先生卒先生爲讓傳略其門人李樸大讓墓誌銘稱貞獻先生云著有周易本義質四卷詩經尊序十卷春秋四傳質十二卷

天門胡先生

先生諱承諾字君信號石莊。明崇禎舉人。入國朝謁選吏部。以老丐歸。閉戶不出。臥天門巾柘間。窮年誦讀。於書靡所不窺。而深自韜晦。生平無講學之名。而析理至精。考道至切。持身至峻。論事至平。著釋志六十一篇。中間由聖賢修身立命。以及帝王之任官行政。制事治人名臣賢士之所以持躬成業。凡民之所以居宅盡倫。兼綜條貫。靡不原本道法。切近人情。考據古今。推準時會。凡二十餘萬言。體之可以淑身心。可以治天下。其所學爲何如乎。蓋其堂奧先賢。追蹤正學。博稽經史。彙括諸儒。融會古今。不齊之事變。枵軸天下百出之機宜。毫髮不參己見。纖微悉當人心。令人讀之。凜然知意心之不可欺。惕然知言之不可不慎。惶然知出處進退之確有據依。憬然知盛衰隆替之大有倚伏。吁。備矣至矣。如是書。豈可多觀哉。其自敘曰。三代以前。人之所學。五品親遜而已。堯命舜。舜命禹。始言中。始有人心道心之辨。人心形氣之私。道心義理之正。精一則心全乎道矣。全乎道。則中矣。中則仁矣。言仁。昉於孔子。變中言仁者。中無定位。仁所以體中也。孔門之學。求仁最切。言仁最備。或狀其體。或舉其功。或辨其疑似。或謹其畔岸。或實其行事。蓋至微之理。得孔子之論。而可指可視。其有功於先聖甚大。曾子之學。得於一貫。子思受於曾子。故言萬殊一本。爲獨詳。日用之間。所以與萬物相流通。人事相酬答者。不越乎分之各殊者。與以至足之理。理之至一者。歸於不二之原。處異說紛紜之日。獨以執中之旨名其書。而實以庸行中者。聖之所以相繼也。

實以庸行。近在人倫日用之間。而僞不能亂也。孟子受學於此。而有得於集義。蓋其爲學。取當時諸家之論。是非得失。折衷先聖。如持權衡。以校輕重。事無大小。皆以人心之裁制。赴天理之自然。卽以天理之自然。節吾心之裁制。其剛大之氣。足以充塞兩間。故生雜伯縱橫。異端充塞之時。真知義之有益於人。而舉以示法。與孔子之仁。相輔以扶世也。蓋堯舜精一之旨。孔子以克己復禮明之。子思性教之後。孟子以集義廣之。屢發明而愈備。經體驗而彌近。所以引人從事不疑。誘人致力孔易。淵源相續。若四時代行不息者。皆欲使人復其性也。然而質有偏全。學有真僞。聖人欲天下之人。明道者衆。不獨喜見完行。亦思成就偏德。又懼天下之人。不明道者多。故不獨惡其畔道者。更惡其亂真者。是以言道言性。皆使人有所持循。如立朝居鄉。出處語默。長幼疾徐。動容周旋。飲食起居。哀樂之際。利用愛物。豐儉之宜。以爲道固在人。皆舉近人之事。以明道也。推而廣之。周公經制大備。後之行王政者。取法焉。孔子述作大明。後之論王道者。折衷焉。皆教人以復性之事也。君子於此。無事則安於仁。有感則動以中。安於仁。樂之本也。動以中。禮之本也。禮樂者。中和之實也。中和盈於中。私欲退聽。一身之內。具有四德。隨其所發。皆有繩檢焉。有不復之性乎。苟卿雖能言聖道。然所謂聖人。不過大儒也。仲尼子弓並稱。而無願學私淑之意。淺深可見矣。揚雄言聖。較苟爲優。然而遜於不虞。有愧明哲。是鳳鳴而鷲翰也。王通爲學甚正。亦有可用之實。惜其降年甚促。功有所未至。從游之士。崎嶇數郡間。其道未能大明。又不能降心。發明聖道。遂欲與聖人並峙而難立。

是以後世未之許也。夫聖賢統緒在乎其書。俗儒以文字說之。異端雜之。故發爲事業。皆淺露乖離。持以修身。率滲漉頗僻。周子生絕學後。默契道體。太極一圖。可以探二氣五行之運。見中正仁義之本。識神物動靜之別。雖廣大高深。不外乎日用飲食也。二程潛心遺經。以聖道爲己任。謂聖必可學而至。其志必欲學而至於聖。朱子得統於此。以爲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吾身無不有焉。隨事取足。皆義也。反身備理。卽仁也。源流甚長。根據甚多。陰陽五行。其質也。古今聖賢。其與也。經史典籍。其據也。凡文字偏見。功利鄙說。屏棄不道。直承二帝三王統緒。所言存理去欲。卽人心道心也。所言致知力行。卽惟精惟一也。以居敬爲主。而嚴於不睹不聞。隱微幽獨。則允執之謂也。先正所以爲教。後人所以爲學。必如是爲得其宗也。揚子曰。天精天粹。萬物作類。言天惟精粹。故能分給萬物。而各從其類也。又曰。觀乎賢人。則見衆人。言衆人皆具。賢人之質也。觀乎聖人。則見賢人。言賢人皆能聖人之業也。觀乎天地。則見聖人。言聖人皆合天地之德也。聖人之道。萬事萬物所從始也。與太極同體者也。聖人之法。順之則吉。逆之則凶。與鬼神同功者也。學聖人者。操術有法。卽功有事。曷言乎其法也。求諸六藝之中。驗諸身心之內。凡尊卑上下。陰陽剛柔之理。民彝物則。典禮刑賞之事。善善惡惡。敬天勤民之心。褒貶予奪。重內輕外之法。經曲常變。履中蹈和之文。莫不誦數以貫。思索以通。得其嚴毅。以檢束形氣。得其和平。以優游心志。言而思。愆動而思。蹟。形氣自檢束矣。從容以俟之。沈潛以思之。心志自優游矣。所當言而言。卽不爲聖人之言。有以合乎聖人立言之意。

所當行而行。卽不爲聖人已行之事。有以合乎聖人力行之心。如赤子學步。所蹈必實。舉足必曳踵。如是久之。然後去人而獨行。此其法也。曷言乎其事也。其自治也。以憂勤惕厲之常心。約束紛紜放逸之心。雖利害攻取。大中不易。故聖賢所具。皆爲道心。道心所發。亦常備於聖賢。凡人多私。故動不離人。聖人無私。故乘六龍以御天也。其成物也。當安者安。當治者治。當生者生。當用者用。故無遺物。當安者。委曲以求其安。當治者。委曲以求其治。當生者。委曲以求其生。當用者。委曲以竟其用。故無棄物也。學者於此。講習誦說。所知卽經綸天下之知。子臣弟友所行。卽安定國家之行。內焉齊一。所以爲應事之主。外焉博依。所以葆內心之存。入而自課。必以德。出而語人。必以王道。雖進退出處。不妨各行其志。而彼此同心。不忍坐視天下之亂。不以天下易一夫之命。不以利天下之大。而有憾於心。則其揆一也。此其事也。張子曰。易之爲書。欲人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者也。君子學於聖賢。不能不著書立說。其義亦猶是也。少則爲學。壯則服官。隱則求志。行則達道。道周性全。無得而稱。濡跡蒙垢。有爲而出。或趨一身之時。或趨天下之時也。傳心有道。治天下有法。不獨辨別是非。亦欲修舉廢墜。使人守經據古。不惑於心。行權達變。承敝更化。莫不儲之有具。應之有方。度以尺寸不爽。行於斯世。所如皆吉。觀於古道。所爲必成。所以盡天下之利也。欲聖人之道。常在耳目見聞。言之親切有味。行之踴躍欣喜。爲有用成材。不爲無用敝器也。爲廟堂美質。不爲里巷斷朽也。唐虞殷周。已試之效。詩書禮樂。靜可與深。動可與幾。盡其道而洽於心。小則成

小大則成。大如江河之流，澗溪之毛，元氣無不充周，無不流行，所以盡性命之理。立三才之極也。故爲文之指三。一曰務實，務實者，欲事事可行也。二曰務平，務平者，欲人人能行也。三曰從道，道則從，非道弗從也。依五經法言，同先賢是非，奇僻之書，異端之學，黜而不入，諸子百家之文，非至精粹者，不稱引也。若夫離事而別言理，故處事不以理，所行無當乎道之事，又所言之理，皆不足處事，亦無當乎道之理，空疏之極，必生迷惑，迷惑之極，至於反悖，猶復雜揉其學，卑隘其志，盈滿其氣，堅僻其心，膠固其識，倣詭其辯，不得乎體之一，而欲其用之通，如銖銖而較，寸寸而度，終必有差也。聖人知道不行，故爲述作，以教後世。君子學乎聖人，不必有所授受，觀其遺書，超然有得，沛然莫禦，不必有所督責，而自任甚重，自爲甚力，蓋知聖人之道，在天地間，故表章聖學，申警來哲，如適人，木鐸所徇，皆時王政令也。如女子有行，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也。此亦不能自己云爾。石莊子有官不受，告老而歸，陳篋於前，日授一劄，以記所得。六載而成二十餘萬言，乃進子襲而告曰：汝知吾所有事乎？古人著書，或久而後成，或久而後出，不以旦夕馳聲。不若詩賦雜文，偶爲事會所須，可以一時取具也。徐幹中論，曾鞏稱其治心養性，能不悖於理，其得於內者，又實能信而充之，以想見其爲人。顏之推家訓，自以爲整齊門內，提撕子孫，又且夜覺早非，今悔昨失，故留此篇章，詒厥模範。此二書者，詞非奧渺，旨存勸戒，後人所當法也。予之先世，皆以講習義理爲業，飲於鄉者，四世而五，賓廣文太僕，兩公起家服官，惟是六經之旨，修諸身而見諸事，詳在家傳，子孫世守之，嗣

父屬疚之日。猶以歲一讀性理通鑑爲訓。中更亂離。手澤無復存者。予是以作先德詩三章。用自觀省。其一章曰。大父中大夫。醇謹長者。以布衣飲於鄉。其詩曰。長松生空谷。瑞草封其根。大蓋在閭里。佻達絕市門。理肥癸期樂。機息澹陰園。歲稔魚菽美。天寒緇衣溫。立德絕名象。內行冠邱樊。笙歌迎介僕。憲乞聽嘉言。靜者仁爲壽。地勢載以坤。神和年愈峻。身隱道斯存。其二章曰。先中大夫。起家廣文。棄官不仕。隱居二十有餘年。其詩曰。廣文雖薄宦。修潔勵清真。遺榮及未艾。脫纒絕風塵。首着留官舍。絢蕭撰良辰。曰予豈不仕。陟帖有老親。抽簪二十載。應門兩三人。代耕無良田。安土樂敦仁。憎骨翔天表。淑氣扇熙春。益懷萬石慎。再覩太邱醇。其三章曰。嗣父少爲諸生。晚頗好道。天資孤潔。多所不堪。其詩曰。介士不偶俗。孤峯立天際。尺捶理常足。舟壑神無滯。蟲臂任爾爲。龍性吾所勵。排名慕貞隱。儻然脫維繫。張單能交養。向稽晚投契。階下紅藥翻。架上丹書霽。鐘鼓旣不響。孫子亦委脫。乘雲躡華嵩。羣動何微細。詞雖鄙儻。見祖父懿德焉。太僕。吾長兄也。居官大節。莫如拒絕璫祠一事。天啓丙寅丁卯間。所在爲魏璫立祠。與都之祠鳴吻。與泰禋殿絮其飛翹。蜀撫璫私人也。諷兩司趣其役。太僕時爲左藩。班次居前。首對以蜀方用兵。努藏空虛。不敢言公家財。給私門役。若配諸民間。則度一錢。役一人。皆得罪朝廷。不敢以身試法也。倡言者默然止。思所以中之。微是翁。寧渠不祠者。擬以罪斥去。更用他人爲蜀。太僕亦奉是年計。最入都。期以靜受流斥。而璫敗矣。所以天下皆祠。獨蜀無祠。夫以彌天狂猷。遏諸方熾。舉世蒙矇。一方矚然。誰之力也。身在遠

藩不克折其奸鋒。守職以抗非義之爲。屹然不可移者。雖楫胷伏鎖。莫能奪矣。若使居觸邪之地。以難孔壬爲職。其於宵佞之側。必不能一朝居。否則廓清澄汰。默運於不言。不第以誦劍擊笏取名也。而朝野無由采錄。吾兄亦以崔瑗屏語自安。愚竊恨焉。常以爲對丹青而思古賢。不如道家世之芳躅。汗簡筴以寫奇編。不如觀祖考之遺意。殫哀慕而通寤寐。不如觀居處笑語於文字之屬。俯几筵而薦嗜好。不如致恍惕悽愴於未竟之志。於以遠跡舊德。聰聽而力行。無異乎傳桐邑之氣。懸大夫之車也。是編之旨。先人雖未嘗授諸簡冊。遺具在。推而廣之。以訓迪子孫。是予事也。無朝參之勞。簿書之擾。故可退息居學。無淫詞之好。小道之耽。故可講求正業。少不弄戟。衰免據鞍。故常不棄寸陰。老而猶勤也。何爲文之有焉。昔伊川論明道所言。平平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今此編文易而指明。語近而用遠。鉤鈺析亂。激詭險仄。皆所不取。獨以傍貫五際。洽通百慮。戰兢而無秦。溫恭而有恪。歸諸補益於世。以此各充其量。或庶幾焉。然不背於學。是以我爲政也。有益於世。是以人爲政也。以人爲政者。難期。擇其自爲政者。致力焉。是書旣成。名曰釋志。釋志者。釋己所志也。禮所云。君臣父子之鵠。亦其志焉。爾於是復撮其指要。而綴其後。惟人則靈。以學而著。爲山日增。敬業斯豫。上自黼冕。下逮凡庶。遜志敏功。有漸勿遽。辨義不精。立德誰據。如乘敵舟。陽侯莫禦。憎彼盍旦。長鳴求曙。虛聲遺實。君子所去。長善救失。辭囂遠譽。釋志學第一。典禮陰陽。天人性命。道之大原。古今弗竟。升必自卑。愚可作聖。君子處常。王路居正。持盈出險。起衰濟

盛其貫同風。有覺無競。異端曲學。或持柯柄。覆轍傾軛。辯言亂正。閑先在茲。邪惡奔迸。釋明道第二。天地至道。聖人至德。乾健坤順。剛柔之則。始乎下學。闡然內拭。終乎天載。聲臭元默。比以玉溫。象其隅直。廣廈惟基。崇山累陟。志卑叢垢。心馳聚隱。危若駭機。係用徽纆。俗情蟄起。善端茅塞。釋立德第三。心爲形君。外融內瑩。虛一則精。清謐斯定。在昔虞夏。言簡理罄。聖賢繼起。先後共證。何與斯人。欲動情勝。舍爾神明。象其臂脛。迷方失歸。臨歧忘徑。釋養心第四。天覆無外。地廣無垠。何以參之。藐然此身。是身之修。克邁日新。服義立禮。履信依仁。旣統四德。兼備十倫。聖功靡間。道體故純。學衰俗敝。鮮克聽真。崩若隕坻。崇猶累塵。行汙共棄。愈勝胥淪。能自得師。我思古人。釋修身第五。樞機在躬。鶴鳴子和。言宣彼我。行克負荷。中正文明。受福則那。崎行絕俗。辨言驚坐。嶽嶽尋折。磽磽易破。口起羞辱。身離坎壈。白圭常復。深淵恐墮。捫舌自箴。程功矯情。武無隱情。僖能補過。韋弦之佩。道之所大。釋言行第六。道待人心。心由禮制。精義之學。適時爲帝。賊仁義者。兼權任計。柔固多愆。決亦貞厲。聖人成務。考衷司契。執持規矩。協從卜筮。其應如響。因貳以濟。釋成務第七。義路高閔。利門匡隸。仁如攸穆。鶯甚砥談。理欲在躬。互爲盈歉。此抑彼抗。人禽忽奄。君子宅心。寬沖繩檢。宵王孔艱。偏側銳刻。大惑有三。冥昧黷踰。珉玉淄澠。率多條閃。不辨厥初。徒悲絲染。釋辨惑第八。堯舜開成。殷周統紀。聖王異時。道心則邇。敬勝斯純。學古有毗。翼翼孳孳。百行粹美。天惟顯思。皇祖庭止。山必附地。載舟惟水。持盈守成。民神咸喜。觀我王度。就將不已。六箴在御。十思銘几。藝事以諫。

敢告司辰。釋聖王第九。帝入四學。在昔令典。元良齒胄。一事三善。降若後代。經筵更闢。麗正唐開。延和宋展。風雨不輟。班行有踐。師傅之官。朝端冠冕。詔無北面。禮優迴輦。甘盤桓榮。千秋尊顯。釋睿學第十。帝與皇墳。六經之指。水行表深。造車合軌。不膠者卓。覆篋成峙。太平無象。稽古正始。純懿可復。如反掌爾。弓矢擬盜。盜亦潛擬。法令誨奸。何以異此。幽厲板蕩。秦政蛇豕。取象駒步。勿踵人砥。釋至治第十一。天地崇卑。陰陽律呂。流行不息。散殊有序。明聖述作。禮樂具舉。宣榭灰燼。秦庭土直。兩生鄙儒。二家齟齬。曠代綿祀。荒棄廢沮。君子物身。斯須不去。器異陶匏。行隨里旅。匪邁之謀。如室斯處。畫地爲圖。前席而語。釋治本第十二。文明在下。利見者上。取士惟身。育才以養。篤生不匱。資用日廣。虞周試吏。黜幽陟明。僉虛協贊。羣情嚮往。宗臣元輔。在天垂象。天子是毗。官方待獎。一德同心。類從兼兩。釋任賢第十三。邪正之爭。龍戰於野。君子堅貞。行高和寡。所謂伊人。宅心惟雅。眞諸蒼蔚。危若栖直。誰秉國成。恢宏大治。止惡於幾。遠佞無捨。明用水鑑。決齊湍瀉。福歸疇類。功在宗社。釋去邪第十四。在天成象。帝車斗筐。宣通八風。經緯三光。耆德鳴鳥。述職甘棠。忠信自周。品物咸昌。一代之初。師濟廣颺。不挺不撓。內直外方。時有遷賈。與物抑揚。志安小枉。用必善藏。錄觀世變。惟臣之綱。釋大臣第十五。駿民叡后。自古有作。采隰彤雲。暉流丹閣。拔奇夷難。披草簪藁。隆彼勝塗。受茲好爵。吁嗟末季。義險冰薄。不飭篋篋。弛守管籥。應對乖方。執事靡恪。莫戒坐宥。常思治躡。從如升堂。遠比赴壑。釋名臣第十六。禮不顯諫。最上用諷。屏營以思。積誠以動。聽則歸美。譴乃

內訟亦有直節志存愚癡不避險阻獨懷憂痛常乘白馬屢叩丹鳳哲后虛己慎簡侍從日引七爭參聞三重心儀繩木義比采葑繹諫諍第十七書勳盛典載在前志紀於太常撫以彝器元祀既崇金石加賜豈無辟嗣猶從八議相彼喬木顧瞻封識矧縱尋斧降爲阜隸漢光遠鑒不責吏事別求大賢分憂共治世臣匹民之攸暨釋功載第十八妙簡銅墨昔賢則良慈諒多愛悃愾無章學以資治行必有常分愛不忝聖主斯臧旌嘉舊典載在策方璽書增秩燕好承筐君子爲心弗譽弗康盈其孚缶率彼周行誰嗣之歌可比甘棠釋吏治第十九澤宮既盛髦士日積賢良之後乃見九品貴族方競側陋觀閱承敝易變制科惟允比年受業重以敦敏術經甲冑治政干楯秣爾白駒乘我畫軫始於俊造終焉師尹釋選舉第二十邪佞鸞斯正直虎噬物性旣區發憤彌烈危行抗論激揚斥絕世嫉名流莽云蕝孽元黃之戰起於萌蘖蘭芷先摧步玉改轍凡此響機匪由明哲賓游不簡刺探漏洩鑒在前車劉班殷鐵釋朋黨第二十一四放之罰兩觀之誅天討所施實繁有徒豈繫末季主聽睽孤愛其奔走受其道諛威禮上陵膏澤下枯君爲汎梗國類瞻烏安處衽席危甚轆轤紀綱先潰奸佞後趨辨之於微不見是圖釋辨姦第二十二三德瑚璉五典梁榘葦祀始欻津流待濟神聖之業教學克勵風敦俗凜漸性啓滯昔在西郊論道講藝免胄執經懷璽奠幣玉鏡將渝勝地先翳委曠弗遵寂寥誰詣名存實亡是謂陵替釋教化第二十三賢君稽古政在養民東郊勸穡千畝祈春甘露祥雨封枝浹辰維時厥庶依我皇仁棄末崇本貴粟賤珍其

生可樂。其家不貧。政吏駢惡。去鄉忍親。室餘智井。進旅狃榛。暴骨斲骨。山砧水濱。誰噓朽壤。功歸大鈞。釋愛養第二十四。什一而稅。事舉其中。量入爲出。品物滋豐。飲蜡犖壤。其樂融融。計臣似智。培克似忠。近奪恬熙。遠燼龐鴻。井里蕭條。不盈狹糴。富溢左藏。怨起大東。民貧誨盜。政酷與戎。釋稅租第二十五。九府圓法。子母相權。盜鑄如雲。利盡則遷。煮海之滋。畚我石田。士飽馬騰。粟流百廩。征商無藝。算及車船。五均六筭。身焚趾顛。吏市官糴。逸口嗷然。取彼計臣。投畀鷹鷂。釋雜賦第二十六。導川有法。觀水所居。其腹旣盈。必潰於虛。毀鬻不已。分醴爲渠。明德之遠。歸功禹疏。九支湍減。三派瀾徐。防厥兩涯。事逸人紓。領以都水。治以官胥。橫截奔流。令遽壞疏。咫尺不戒。民復作魚。釋導引第二十七。民生在三。天討惟五。懸諸象魏。與衆共睹。昔在臯蘇。敬慎稽古。肺石無冤。甘棠可拊。國畜四靈。家藏二誦。酷吏弄法。莫予敢侮。筭格盈前。轉絮旁午。將身自墮。亦填牢戶。釋勅法第二十八。列戟爲牆。坐甲當關。高墉濬壑。深宮臺門。中有可欲。盜屬於垣。子文糗筐。公儀葵園。壁不緝錦。墓不瑁璠。中無可欲。外戶決藩。哀此瘠人。膚革僅存。探九椎冢。日暝塵昏。枹鼓不息。亡精悻魂。隨會爲政。晉偷自奔。釋治盜第二十九。籍氏司禮。容官戒旦。以茲精禋。協諸幽贊。贊我思成。亦曰萃渙。七室排楹。二時抗觀。山川晷緯。股肱爰象。神敵人雍。禮衷義粲。石檢畫封。竹宮夜燼。心馳杳冥。謬積河漢。淫祀無福。頰驥斯亂。釋三禮第三十。方伯連帥。卒乘邱甸。升中嶽宗。觀后行殿。肉刑之議。慘斷悚戰。是曰古制。毗俗驚眩。新君諒陰。遠祖壇墀。五官舉時。二賓式燕。非所宜言。生今愚賤。炎

黃圖緯。秦漢封禪。疏峭矯誣。比諸誕諺。釋古制第三十一。九鼎所居。是曰帝宅。車書輻輳。奚取險阨。金湯萬雉。守在遠狹。城郢浚洙。卑之不獲。四時之田。服猛驅逆。匪事從禽。蒸嘗薦膳。苑規千里。陸海盡斥。臺起中天。趾必累驛。聖王弛禁。兼開罷役。釋建置第三十二。陰陽五行。洪範庶徵。漢代名儒。惓惓服膺。匪瞰倒影。匪躡陵兢。敬天之渝。誰敢不承。疇人事業。聖王與能。眠禋千里。望氛百層。法星夜徙。彤雲晝凝。紀遠或乖。靡人弗勝。釋禳祥第三十三。善師不戰。善戰不陣。仗義卹災。舍逆取順。固壘舞干。血不漸刃。末季佳兵。崇詐棄信。川谷量崗。陵岑積殪。三世爲將。厥宗亦徇。仁人之師。卽戎必慎。不忘省躬。矧敢觀釁。假革建囊。苞蘖潛震。集泮懷音。受璧焚櫛。釋兵略第三十四。國之大事。是曰參伐。首重推轂。次及賞罰。軍法不立。紛亂交梓。潢池始張。長鯨凶勃。臨以天威。如火斯發。虔劉必克。猶豫斯蹶。長慶廣明。栖遲屑越。釋軍政第三十五。井甸旣邈。府衛最精。繩敵紐弛。木腐蠹生。車軌未同。私土旅爭。三辰乖分。五嶽縱橫。亂政蕪制。披裂夷庚。聖主耆定。乃衷厥成。干戈初戢。授田耦耕。服此黛耜。棄彼朱英。室家餉饋。糗糒充盈。飛輓無艱。鷺猛可平。萬世不易。是謂師貞。釋武備第三十六。維師尙父。繆權於幽。訊疾以雅。觀德鳴球。削符東海。錫土西州。武成之祀。古今罕儔。其他宿將。河鼓參旂。長策成城。猛氣橫秋。挈還龜鼎。扶翼委裘。杖筮從漢。釋位謀周。草昧啓疆。邊陲扞擻。錄其膚功。以勗壯猷。釋名將第三十七。帝王代起。明聖宣昭。天與人歸。舜麓禹樞。慶增祚永。澤逮裔苗。湯武驅除。子卯之朝。荒屯盪滌。造命宵翹。功以義濟。京室四朝。生民有庇。勿爲莽澆。

聚族殘夷。膏斧齊腰。班識皇蓮。翊融違囂。釋興亡第三十八。聖賢立教。引凡舉例。其則不遠。歸諸道濟。仁義都居。禮樂陞衛。見坎斯止。乘流斯逝。度己以繩。接物用樞。散爲片錦。聚成匹幣。百爾君子。有勸勿悞。習熟乃心。優游是戾。釋凡事第三十九。民生在三。事之惟一。比於君父。天所陰隲。如彼晦夜。照以皎日。奈何末季。崇虛失實。舍此春容。變其殼率。冶師鑄金。醫工去疾。毀棄型範。謬誤參朮。悲哉若人。終古漆室。釋立教第四十。麗澤講習。益求直諒。比志合聲。並歡齊暢。義等金堅。情掖雲上。撫翼馳驅。攜手閒曠。夷險可嘉。菟枯無妄。淡以久成。造道相忘。伐木絕響。谷風興悵。松菌異區。蘭鮑殊鄉。五交三疊。俗薄道喪。釋論交第四十一。聖如化工。形賦物。彼我具盡。清濁咸迄。不唐幼賤。不畏彊僱。聲其廉恥。矜其闇叻。好我者震。威我者兢。順事恕施。有鞠無刺。相如拒秦。遇顛則屈。臧孫哭孟。疾疾是戒。狎虎放麇。禍福燦燦。釋人道第四十二。進則文明。退亦亨嘉。或漸於磐。或需於沙。同物標舉。志孚跡遐。道消時謬。害氣紛拏。峴峴者缺。隆隆者汙。名流佞諛。志士回邪。草野耿介。目贖舌哇。乃谷乃葭。乃舍其車。栖真處璞。杳冥蔽遮。釋出處第四十三。利可幅也。亦曰倚刀。鷓雛芳潔。鴛馬棧槽。惟人所趨。逃義曰逃。治古道腴。衰末風饕。倫常葭李。禮誼弁髦。上下交征。危若銷膏。匹夫晚食。焉取太平。文錦既厭。等諸緼袍。踰憲超顏。其樂陶陶。釋取與第四十四。爲盈爲實。倚伏多有。哲人知微。謹身杜口。一介之士。忍謔含垢。譬彼輕敏。何懼罾罟。心藏不測。仇機授手。變態須臾。倒戈質首。坐中銷骨。車上接肘。虹貫燕園。斧磨代斗。咄爾莊生。焉用李叟。九卦是師。二儀爲母。

百年已分。保茲黃耆。釋慎動第四十五。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教始鄉閭。政成闔閭。二簋有時。三爵溫克。仰正冠綬。俯端履纒。世惜不貲。俗耽大惑。悅彼華津。陋茲悃悃。豐屋美居。視淫聽側。天上弊薄。誰與匡救。見龍文明。庸行自飭。釋庸行第四十六。后王降典。志在孝經。謹始慮終。通幽洞靈。如臨如履。靡聲靡形。施於有政。不出戶庭。勿曰無忝。倏忽頽齡。情存駒憤。望絕彘餅。兄及弟矣。同此寧馨。芳華棠棣。羽翼鵠鶴。淮南之歌。君子弗聽。釋父兄第四十七。有懷二人。以親九族。燕飲歡暢。詠歌雍穆。施恩有序。迄於無服。喜同蹈舞。喪及匍匐。道義相勸。孤孀共育。慊吝卽遣。榮樂無獨。凡厥卿士。下逮黨塾。取庇纍葛。無私砥礪。周道敦厚。仁及草木。釋宗族第四十八。家人之義。內明外齊。觀厥刑于。豈在纓笄。召南麇包。歸妹羊刲。耽若紫葢。玷己白圭。終始敬慎。乃獲令妻。女德無極。同居志睽。冶容長舌。險詖勃谿。數踰闔門。不戒晨雞。班母作訓。以儆中閭。釋夫婦第四十九。祀先之禮。通乎祭統。致懲薦芬。色愉志重。顧瞻宗祊。徘徊壤壟。霜露悽愴。棧桮攢拱。思慕著存。儀容笑嘍。自然之感。鼓而遂動。薄俗委巷。解弛倥偬。舍我水木。傲福懷寵。苦懸蔥嶺。象人作俑。誰使正之。式以周孔。釋祀先第五十。子文逃死。嬰恐失富。達人曠觀。取節斯具。治生非累。既飽則飢。鱸鮪橫江。井谷奚慕。楚相狼饑。虞馬齒暮。家同汎梗。身若朝露。盈虛同歸。良士瞿瞿。釋奉身第五十一。六氣之淫。二至之爭。所居必戒。所受必清。勿使衆鏹。共射一矰。勿使衆瓢。共酌一罍。山夷淵實。日入月生。此道不毀。焉問廣成。釋養生第五十二。易本三聖。書傳道心。詩思無邪。禮毋不欽。春秋經世。志古匡今。人

事備矣。天降以陰。往稽來俟。顯微幽尋。坊表家國。覺悟人禽。衿幃夏屋。仰止高岑。辨言破正。綺詞勸淫。觀乎滄海。焉用蹄涔。龍門虎觀。行行情情。敦崇六藝。翼彼儒林。釋經學第五十三。聖經有五。述史者三。遷直而覈。固詳而瞻。文高義炳。體備法嚴。東觀以後。記繁志織。收穢壽乞。范賊許儉。新舊兩唐。長短相兼。公論如火。抑之愈炎。直道如川。激之彌灑。宣舉南董。遠追佚僂。居巢之編。是謂箴砭。釋史學第五十四。修辭。居業。以聖爲歸。百家騰躍。終入範圍。政衰文敝。樹敵揚徽。析辯詭說。途分用違。太行焦原。投足者稀。聯騎疊轂。莫如郊畿。步惑巫鼓。心搖銖衣。售僞棄真。直堪累歎。釋著述第五十五。文者明道。適用則貴。九章爲色。鼎寶爲味。通達國體。心存敬畏。譬彼日月。陵空馭氣。譬彼山川。縱橫經緯。大儒立言。永監淫費。綺靡繁多。比於鄭衛。佞目惜心。虛車共嚼。釋文章第五十六。道惟一是。並立則諄。博采衆義。談達不廢。吁嗟哲人。心存誘誨。形生終始。六合外內。觀以會通。正其昭昧。章畫志墨。歸諸天載。勿雜異端。勿徵神怪。蕩而弗經。君子所戒。釋雜說第五十七。學古議事。元元本本。披條索賁。發邇見遠。畫地南宮。抵掌藝苑。實爲武庫。亦云補衮。失類亡羊。得均飲颺。釋兼探第五十八。孔稱焉度。孟曰尙論。匪鑒於水。惟聖是憲。發揚幽潛。屏斥狂益。有益疏通。兼策愚鈍。圭影既揆。驥足同奔。推見至隱。無取支蔓。何以度衷。大中之建。釋尙論第五十九。既曰學古。亦云致知。經緯錯綜。損益有時。上下千載。盡去羣疑。問問小智。懂懂爾思。曾無準臬。取具須斯。佈覆塵霧。旁皇離歧。我則粲然。從容指揮。順彼長道。度以良規。釋廣徵第六十。惟釋志。尊所授。指聖真正。

僞謬。道德崇仁義。就慎獨知。嚴內疚。草昧闢金石。透去長夜。滌清晝。苞天地。彌宇宙。覽陰陽。效占繇。建官司。樹王后。垂典章。教纓胄。美從王。嘉禦寇。正班爵。帥長幼。覈好會。平怨構。篤親懿。周遊返。理性情。參物候。察謠俗。表芳臭。賤馮生。貴靈秀。人事浹。王道究。廣隆基。任崇構。療調飢。峙脯糗。持盈滿。觀坐宥。稽雅故。訪蒼舊。探理窟。塞情竇。偕斯人。躋仁壽。釋自斂。第六十一。觀此。則先生之書。先生之學。可想見矣。先生以勝國遺貞。著書於順治年間。垂二百年。而書始傳。傳亦未嘗徧於天下。何其晦而不彰若是耶。先生自擬其書於徐幹中論。顏之推家訓。中論家訓。豈能如是其廣大精微乎。先生蓋深自韜晦矣。然後世有真儒出。必有奉先生之書。以傳先生之學者。是又豈區區之私言耶。李君念慈原序稱先生尙有讀書說若干卷。與是書相表裏。亦必傳之作。又稱著有菊佳軒諸詩。宏深博奧。不屑爲新穎秀發。以趨時尚。今皆無傳。

大輿張先生

先生諱烈。字武承。進士博學宏詞。歷官贊善。學以程朱爲宗。深疾陽儒陰釋之徒。以閑邪衛道爲己任。著王學質疑。於陽明傳習錄中。條而析之。辨而難之。辭而闢之。詰而質之。以求釋其疑。一歸於學之正而已。凡爲五卷。其一質心卽理也。其二質致知格物也。其三質知行合一也。其四質與人問答也。其五總論陽明之流弊。至於詖淫邪遁也。後附朱陸異同史法質疑二則。又讀史質疑五通。其總論曰。象山言本心。陽明言良知。其弊使人喪本心喪良知也。天之道。非別有一物。寄於聲臭之上。時行物生。卽所謂無聲無

臭。上天之載也。人之心非別有一物。在窈窕冥冥之中。視聽言動。皆心所在也。善治心者。治視聽言動。卽治心也。治倫物政事。卽治心也。視聽言動。倫物政事之間。講明一分。則心之本明者。復一分矣。力行一分。則心之本善者。復一分矣。積之久而悟。其皆心也。天命流行之妙。一以貫之無餘。卽使不悟。要其講求。持守於視聽言動。倫物政事之間者。固有規矩可循。心之本明本善者。自在也。天下由此擢禮法而尙澆。橫長清議而多善人。此聖學所以平穩純正。萬萬無弊者。堯舜人心道心而外。不復言心。但與其臣惇典庸禮。命德討罪。教稼明倫。恤刑熙績。卽無非精一。不必人人與之言心也。成湯若有恆性而外。不復言性。但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顯忠遂良。取亂侮亡。卽無非建中。不必人人與之言性也。夫子立教。惟是與子言孝。與臣言忠。寬信敏公。知人愛人。聞見擇識。禮樂詩書。卽此人言此人。卽此事言此事。不必人人與之言一貫也。惟朱子善學孔子。循循畏謹。一字必求其安。一事必審其極。奉先聖之格言。佩前賢之遺矩。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者。此聖門家法也。學者沿是而謹守之。卽使不皆進於高妙。要其恪遵往訓。寧慎勿疎。敢於違聰明。恣議論。蔑經侮聖者。無有矣。畏名教。憚公議。寧拘勿肆。敢於挾才任詐。恣欲敗檢者。無有矣。此宏正以前。所以稱治。正學之爲功於天下生民也。大矣。今詆學朱子者。曰支離也。玩物也。義外也。講求制度名物者。謂增竊者之藩籬。而溫清定省之儀節。等於扮戲。以是垂則後學。其誰不曰。吾自有良知。六經任我驅使。讀書訓詁可鄙也。而穿鑿武斷。離經背道之講說。顯行於世矣。誰不曰。吾自有良知。制度

儼節。使儼耳。而苟且佻薄。簡略戲慢之行。衆以爲風雅圓融。無可無不可矣。誰不曰。吾自有良知。公議皆世俗之論。名教特形迹之粗也。甚至蹤跡詭秘。舉良知以自解曰。吾一念自信而已。鄉評不許。舉良知以自文曰。良知自信。乃賢者所爲。與鄉黨自好者不侔也。而貪色好貨。爭名角利之習。可肆行而無忌矣。故單提本心良知者。予人以假借掩飾之題。挾高欺人。足以陵蔑君子。開不肖者方便之路。而及其既爲不肖也。并掩飾假借。亦可不用。此必至之勢也。當陽明之世。欲前知未流之弊。誠有所甚難。由今以觀。萬歷啓禎之士習。前弊彰彰較著矣。猶曰。朱陸並行不悖也。可謂知言乎。夫言本心言良知。以是救夫顛事口耳。不治身心者。誠良藥也。朱子固屢言之矣。若以是鄙棄一切。長傲恣胸。決隄防。破崖岸。蹈擊拳豎拂。呵佛罵祖之餘智。則聖門之罪人也。言本心言良知。使人讀聖經賢傳。字字觸其本心。動其良知。巽順抑畏。以聽命於孔孟程朱。則聖人之徒也。若以是目空千古。動稱顏子沒。而聖學亡。自處甚尊。而不顧率天下爲佛老功利。趨於淪胥而不救。則天上之至恐大惑。而可悵可痛者也。言本心使人喪本心。言良知使人喪良知。必至之勢。已然之徵。寧曰過論乎。總之。陽明天資雄放。其於循循講習。循規蹈矩。實所不耐。及一旦有得於佛老。與象山旨合。喜其與己便也。自私所好亦可矣。不宜以此講學。獨闢宗旨。舉聖賢經書。直欲以此意強貫之。直謂六經註我。隨意驅駕。何所不可。此詖淫之始也。及人多不服。則借孟子良知二字。猶嫌其僅出孟子。遂竄入大學致知。至於攻者益衆。又見象山之學。竟爲朱子所掩。計以爲勢不兩立。非

抵死作敵。盡滅朱子之道。則人猶以朱律我。故遂操戈反面。盡翻全案而後已。朱子如泰山喬嶽。何可易搖。則以大學古本爲據。曰。我非背朱。失於信孔太過也。巧言如此。格不訓至。則以格其非心爲據。曰。致良知於事物。格其不正。以復本體之正也。牽強傅會。又如此。至究其何以格其不正。則曰。去人欲。存天理也。詰其不卽物窮理。恐認欲爲理。則又曰。此志不真切也。夫以格物爲去人欲。存天理。是欲正心先誠意。欲誠意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正心誠意矣。說其可通乎。況以認欲爲理。如此大病。不急求所以磨礪辨析之方。而竟以立志不真爲脫卸。眞所謂茫茫蕩蕩。反以誣朱子乎。人曰。東。則拗而之西。人曰。西。則拗而之東。瀾翻泉湧。人人被其攝蓋。而悅其文詞者。尤俛首推服之。顧天下良知難泯。非之者不已也。則又以朱攻朱。著爲晚年定論。實則以中爲晚。以晚爲中。與當日情事。迥不相涉。鍛鍊舞文。誑詞以欺天下。人不可欺。則又曰。年歲原未深考。乃委曲調停。不得已之心。夫大道如日中天。是則是。非則非。乃亦調停委曲乎。卽此一言。心術叵測。何止遁之又遁乎。夫妄稱定論。是意不誠也。不深考事實。是物不格也。此之謂物不格。知不至。故意不誠也。使其虛心遜志。從容詳審。則無是弊矣。惟其占題太高。叛道已甚。騎虎不得下。不得不左支右吾。藉筆舌以塞人一時之議。而前後矛盾。罅漏實多。旣曰。信孔子太過矣。又曰。孔子之言。亦不以爲是也。旣曰。生平於朱子。有罔極之恩矣。又曰。天下宗朱。如宗楊墨也。如狡獪健訟之人。逢人卽攀。遇事便借。口無一定之舌。筆無不牽之義。以此爲譸張伎倆可矣。以此爲戰國縱橫遊說詭辨可矣。乃用

此以講學乎。然則王子之良知安在也。其讀史質疑之四曰。陽明宜立何傳。曰。功在社稷。子孫世封。列之功臣傳。宜也。曰。陽明倡明絕學。其徒以爲滴血明宗。獨得先聖不傳之秘。爾何知。而妄誣若是。曰。愚讀論語孟子。惟曰文行忠信。詩書執禮。多聞擇識。博文約禮。博學詳說。未嘗一言及於高妙。其功積力久。悟及一貫者。一二人。而其餘謹守成法。誦詩書。習禮樂。爲孝弟謹信之人。天下所以多善人也。要之悟一貫者。心知性命之妙。而不必言。卽未悟者。自恂恂於出入孝弟之間。莫非性命之流行。亦不待言也。象山陽明。必先提所謂本心良知者。舉此以致之於事物。而以下學講習爲支離無本領。其亦舛矣。蓋象山陽明之說。禪門直指人心之說也。聖門無是也。特以身爲儒者。不敢顯然談禪。而借孟子之本心良知。以附會其說。不知孟子所謂本心良知。孩提愛敬。惻隱羞惡之類。必待察識擴充。深造自得。學問之事尙多。未嘗曰。耳本自聰。目本自明。六經皆我註脚也。又未嘗曰。致此良知于事物之間。不待卽物而窮理也。夫無間學。積累之力。而直提此心爲主。以爲施之而無不可。其不至偏陂放誕者。幾希。象山門人。今日悟道。而明日醉酒罵人。正坐此弊。而猶曰。吾獨得孔子之學。誣罔不已甚乎。愚謂假孔孟以文禪宗者。此也。陽明恐人攻已。則援古本大學以爲據。此挾天子令諸侯之智也。著朱子晚年定論。此以敵攻敵之術也。以行兵之權謀。用之以講學。其心術險譎。而技窮可知。愚謂藉權謀以標道德者。此也。宏治以前。天下謹守程朱之教。綱紀肅於上。廉隅勵於下。風俗號爲淳美。無敢一言謗議者。至陽明始肆然與之爲難。明斥程朱之非。

四書五經。盡改面目。遂若朱子無一言之可存者。其徒樂其誕而自便也。人人爭爲新奇之論。以揚其波。而鼓其篋。聖門溫良恭讓之氣象。儒者讀書修身。循循善誘之遺矩。蕩然無存。於是人心乖張。發政害事。至于崩潰壞爛而後已。夫宏正以前。尊程朱之教。若彼隆萬以下。毀程朱之禍。若此。朱陸得失。關乎治亂。彰彰較著。而說者欲調停而兩存之。不亦謬乎。宏治己未。陽明成進士。其年六月。孔廟災。九月。建陽書坊災。蓋陽明之出。孔朱之厄也。天象昭著。人所不及知耳。愚謂破壞程朱之規矩。蹂躪聖賢之門庭者。此也。曰中庸不言性命乎。爾何病乎。陽明曰。聖賢言性命。有惕然戒懼。勉勉下學之心焉。象山陽明言本心良知。則侈然自大。侮聖滅經矣。且人心險惡。聖人謂之惟危。詩書名教。防此人心。猶懼不足。而忽有爲任心之學者。爲之排斥先賢。非毀往訓。使人皆自任其聰明。此甚便于不肖之心。而人欲所以橫流也。若陽明者。亦開阡陌。廢封建。焚詩書。墮名城之徒耳。故陽明之出。聖道之厄也。曰。陽明自言其所悟也。爾何爲以禪誣之。曰。陽明言知善知惡是良知。是也。謂爲善去惡是格物。已牽強不倫。猶未甚害于理也。必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其徒遂舉意知物。悉以無貫之。謂無善惡爲祕旨。知善惡爲權教。詫爲天機漏洩。顏子明道所不敢言。何無忌憚之甚也。夫無善無惡。不過如所謂不思善不思惡。是明上座本來面目也。非禪而何。且陽明之學。好高求勝。以爲良知之說。高出程朱之上矣。但所謂良知。正佛氏所呵爲昭昭靈靈。第八識不斷。爲生死根本者。恐其見嗤于禪人也。故又言無善無惡以蓋之。而其徒遂顯然言禪言仙。謂良知二

字。足以貫通三教。噫。此又鄙俚之甚。經書傳註。所未有也。夫竊良知之說。以勝諸儒。又竊無善無惡之說。以敵佛氏。此其用心亦勞矣。而究爲佛氏所不許。徐存齋謂龍谿八十老翁。舍不得良知終不濟事。欲了生死。須看話頭。存齋服膺陽明。而其言如此。正禪家所護。儒門淡泊收不住者。陽明欲以無善惡。屈天下。而學佛者終不之許也。然則欲爲儒。而顯叛夫儒。欲竊佛。而見嗤于佛。兩無所容。而邪遁之苦。亦已甚矣。故隆萬之初。天下學者。羣然向佛。不屑言良知。其謹愿者。受戒持咒。禮經懺。求西方。修比邱之行。而黠者。掉機鋒。恣橫議。沿李贄之餘唾。不以孔子之是非爲是非。其高者。脫略職業。以歌睡名庵。而卑者。日沈迷於酒色名利。以爲才情真率。當是時。几案有楞嚴南華者。爲名士。挾妓呼盧。裸而夜飲者。爲高致。抗官犯上。羣譟而不遜者。爲氣節。矯詐嗜殺。僥倖苟利者。爲真經濟。護網常。重廉隅者。爲宋頭巾。舉天下庠序之事。如沸如狂。入則詬於家。出則譁於朝。闖獻之形。日積於學士大夫之心術。而天下不可爲。故高談必趨於佛老。佛老必趨於夸詐。夸詐必趨於殺戮。陽明一出。而盡變天下之學術。盡壞天下之人心。卒以釀亂亡之禍。彼乃以天下崇尚朱學。比於崇楊墨。指正學爲洪水猛獸。欲身起而救之。不自知其爲倡亂之首。悲夫。我朝鼎新文教。始有倡明程朱之學者。而論者猶曲爲陽明諱。欲挽朱陸而一之。此不深究其本末。徒爲世俗瞻徇之態。非所語于學也。有識者。將黜陽明之祀。何道學傳之有。讀先生是書。如日之中於天。如雷之奮於地。使人肅然而起。卓然而知所趨向。舉凡詖淫邪道。虛無怪誕之說。昔沈錮於人心者。一覓

而可以去其害矣。何也。昏者醒。肆者惕。誤者得所以自返也。然而是書初未之行也。當湖陸子刊而序之。曰。當陽明之世。其害未見。故知之也甚難。而其病未深。救之也尙易。至今日其害已見。故知之也似易。而其病既深。救之也則難。無論顯樹姚江之幟。銳與吾角者。未易勝也。卽聞吾言。而唯唯歎息。擊節不敢置一辭。而遺毒之潛伏。隱藏於肺腑者。不知其幾也。蕩滌而消融之。豈易也乎。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我未有艾。而徒咎人之病。非良醫也。閱先生之書者。其急講蓄艾之術也哉。是言也。其思深。其意切。其愛若有不可已者也。而欣逢堯舜在上。正學昌明。一時同人。如楊園梓亭。蒿庵。潛齋。船山。亭林。諸先生。皆破橫流。而趨大道。新建之篋。從茲遂熄。今日之洛閩一堂。歧途永塞者。大有賴於此也。然而功利雜之。詞章豔之。學者粗卽於理。而未能真得其是。嘗試其功。而未能實踐其程。時出時入。若存若亡。見異而遷。鑿空而遁者。亦正不少也。雖非姚江之的傳。而影響描摹。所在皆有。則質疑一書。與陸子學術辨三章。正宜刊布天下。以警人心。而留學脈。烏可忽哉。所著尙有讀易日鈔六卷。

清學案小識卷四

翼道學案

蔚州魏先生

先生諱象樞，字環極，號庸齋。官至刑部尚書，以道自任。在朝激濁揚清，進賢退不肖，無虛日。自給諫，洊歷左都御史。陳奏至八十餘疏，凡國家大根本、大綱常、大典禮、大政事，以及吏治積弊、民生疾苦，無不周悉。而薦舉清廉，參覈貪墨，尤凜凜焉。若日月之可揭，鬼神之可盟。先生之學，蓋主於誠，成於忠，而終身存省於勿欺者也。嘗曰：士君子未有不學爲高賢大儒者也。然只要實實行去。曾子之曰省，孟子之反身，諸葛武侯之淡泊寧靜，趙清獻之焚香夜告，工夫各有所得。予一言以蔽之曰：勿欺。無論立朝居鄉，每日所作之事，內可以告妻子，外可以告朋友，便是聖賢路上人。若千百事中，有一二事，難以出口者，還是工夫未純。去聖賢路尚遠。其講吾日三省一章，謂看此章，纔見吾身，何等關係，何等重大。凡齊家治國，任重道遠，都在這身子上。反身不誠，便虧體辱親了。怎麼擔的這擔子起。雖指出三件事來，卻總是毋自欺一念。如爲人謀，是人我一體的胸懷。如舜爲堯謀，禹皋稷契爲舜謀，孔子爲天下萬世謀，方是忠。與朋友交，乃五倫中大事，四倫都要靠他成就。必如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子所云朋友信之，方是信。傳是道統絕續關

頭必如精一執中舜承堯禹承舜孔子所云三人有師善者從不善者改方是習這三件在人看作小節目曾子看作大綱領人看作欺他人曾子看作欺自己故不忠不信不習都在心苗上檢點人不及知而我獨知之三件正是忠恕工夫用到純熟田地所以獨得一貫真傳後來啓予足啓予手時候方卸下宏毅擔子完了自省勾當此真時習之學終身不能盡一日不可忘的想我輩受病處或不止這三件且學會子從三件下手莫把天生父育的身子輕輕壞了令人痛惜大家各自一揣爲人謀較爲己謀孰忠責善的朋友交較與比匪的朋友交孰信傳道義之傳較與傳名利之傳孰習從此肯一省便是曾子後身也其講賢賢易色一章謂人在世學成箇賢人孝子忠臣信友纔不虛生一場學者終日講求千言萬語只要明這道理道理不明先由心地不清多因好色不肯好賢既不好賢一點誠心已彫喪了那有誠心愛父母於父母必不竭力那有誠心愛君於君必不致身那有誠心愛友於友必不全信人若識得好色念頭是病心上一轉移變而好賢妄念變爲真念人心變爲道心心地何等清明或見賢人所行之事實效法他或聞賢人所立之言實實遵奉他世間孝子忠臣信友都是賢人都是我所好的我所好在孝子事父母就能竭力我所好在忠臣事君就能致身我所好在信友交朋友就有信這力如何竭也有菽水承歡的也有爵祿榮養的總要立身行道纔不辱了父母這身如何致也有庶人服役的也有卿士奉職的總要以身許國纔不負了君這言如何信或言賢當好色不當好的或言爲子當孝爲臣當忠的總

要責善告過。纔不欺了朋友。這樣人人倫上明明白白。完完全全。難道沒些學力。做到這地位。既說他未嘗記誦。這等清心寡欲。明善誠身。可以對親。可以對君。可以對友。在不睹不聞之地。理欲交戰之時。用了多少功。從勉強而幾自然。豈不是真實學力。子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一生功力和盤托出。可謂善學聖人之學。吾輩細看。學莫大於五倫。則以賢賢居首。政莫大於九經。則以尊賢居首。可見虛心屈己。是第一難事。是第一要務。此處見的。明行的當。別項一線穿去。自不差錯。學者不可不知也。觀此可以知先生矣。先生尙名節。重道義。而當時有毀棄防隅。志行虧喪。託尊崇朱子以爲名者。先生與之往來問答。是亦不免失所審擇矣。所著有寒松堂全集。日知錄。元明儒言錄。嘉言錄。

問答諸子

刁蒙吉 孫鍾元 左翼宸 白東谷 魏貞庵 裴晉卿 張伯珩 馬玉筍 黃大晉 王敬哉
徐子星 宮宗袞 浦潛夫 于北溟 郝雪海 湯荆峴 李毅可 王君棟 張逸之

蓋屋李先生

先生諱容。字中孚。號二曲。布衣至孝。其父信吾翁。從軍討賊。以身殉難。於崇禎壬午年。與五千人同死襄城。先生幼不逮事。孝思殷摯。哀慕不已。淚盡繼之以血。閱三十年。抵襄。招魂撰文。禱於隍神之廟。約牒五千遊魂。隨信吾翁歸宿華嶽。囊令張某於其歸也。爲之勒碑構祠。俎豆千秋。以慰孝思。以彰義烈。將歸前

一夕。邑之襄事於祠者。凡數十人。聞鬼聲號泣。悽愴悲涼。沁人肌骨。其駭異焉。而縮舌不敢吐。諸工役中。有一人。強出數語。安其靈。乃止。嗚呼。誠之所感。若是其神乎。先生母歿。終身聖室。作聖室錄。感以寄。夢我之痛。其示子云。我日抱隱痛。詳具錄。感一書。祇緣身本奇窮。不能事吾母於生前。服滿。永棲聖室。晨夕瞻禮。供奉。聊事母像於沒後。不意爲虛名所累。增弋屢及。儻見逼不已。惟有一死。死後宜懷藏錄。感。敘以粗衣白棺。權厝像側。三年後。方可附葬。吾母墓旁。我生爲抱憾之人。死爲抱憾之鬼。斷勿掛紙開弔。輕受親友之奠。惟望封鎖祠宇。勿令閒人出入。以時灑掃。勿斷香火。稍有資力。卽圖葺治。垂戒子孫。虔脩時祀。是可知先生之孝。先生之志矣。先生學在反身。道在守約。功在悔過。自新。於人問入門下手之要。曰。我這裏論學。卻不欲人閒講泛論。只要各人自覓各人受病之所在。知有某病。卽思自醫某病。卽此便是入門。便是下手。又於人問格物。曰。格物窮理。貴有補於脩齊治平。否則誇多鬪富。徒雄見聞。若張茂先之該博。陶宏景之以一事不知爲恥。是名玩物。如是則喪志愈甚。去道愈遠矣。又其授受紀要。曰。重實行。不重見聞。論人品。不論材藝。夫君子多識前言往行。原爲畜德。德旣畜矣。推己及人。有補於世。若多聞多識。不見之實行。以畜德。人品不足。而材藝過人。擅美炫長。於世無補。徒以誇閭里而驕流俗。烏足齒於士君子之林乎。又其錫山要語。曰。求易於易。不若求易於己。人當未與物接。一念不起。卽此便是無極。而太極。及事至念起。惺惺處。卽此便是太極之動。而陽。一念知斂處。卽此便是太極之靜。而陰。無時無刻。而不以去欲存

理爲務。卽此便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欲淨盡。而天理流行。卽此便是乾之剛健中正純粹精希顏之愚。效曾之魯。斂華就實。一味韜晦。卽此便是歸藏於坤。親師取友。麗澤求益。見善則遷。如風之疾。有過則改。若雷之勇。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動靜不失其時。繼明以照四方。則兌巽震艮坎離。一一在己。而不在易矣。嗟乎。先生處處從身上驗真脩。事事從約中求實踐。而猶謂踐履弗篤。躬實未逮。口頭聖賢。紙上道學。張浮駕虛。自欺欺人。墮於小人禽獸之歸。自反之嚴亦至矣。曾子十目十手。何以異乎。夫先生之嚴若此。篤守程朱。夫又何疑。而門人所記體用全學。謂象山陽明之書。爲斯道大原。程朱諸錄。及康齋敬軒等集。可以盡下學之功。或者自反之初。亦有取於陸王之本體乎。觀其謂六經皆我注脚。爲象山之失。滿街都是聖人。爲陽明之失。則其確宗程朱家法。亦大可知矣。所著有二曲集。四書反身錄。

從學諸子

白煥彩。吳發祥。陸士楷。吳發育。張光復。尤霞。朱士蛟。鄒隆祚。羊球。徐超。
 張濬生。左輔。張珥。李士瑄。趙之俊。王心敬。駱鍾麟。李脩。王天如。李鍾麟。
 樊巖。岳宏譽。吳光。高世泰。唐獻恂。

柘城寶先生

先生諱克勤字良齋號靜庵與耿逸庵湯潛庵兩先生講正學纂理學正宗自序曰自孟子而後歷漢唐之世率不聞有登聖人之堂與者此後世湖道統正傳必以宋儒爲斷而宋儒稱孔孟嫡派必以周程朱子爲歸周子太極圖通書發明易蘊舉古今萬事萬物之理包括無遺與中庸語孟相表裏程子表章六經學者始一其耳目定其趨向而知所宗開關啓鑰功維鉅焉至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復取六經四書詳加考訂闡釋且會衆說而爲之折衷刪其繁亂補其缺略登其精義要其指歸遂使堯舜以來至孔孟相傳之道燦然昭明於世是聖道盡在六經四書而周程張朱之功亦盡在六經四書此道統之正傳百世不易者也其間有同時共肩斯道者程子而外又有張子雖關中之學輿感於伊洛然亦號云極盛故濂洛關閩從來並稱罔敢易焉其與朱子爲友者若南軒東萊俱力承斯道論者多未及之不知友善旣久講貫益精大道昌明有倡子和女之功卽不容略安得不並及之也若夫淵源所自有親炙一堂而數傳後益光大之者如龜山載道而南歷豫章延平而朱子出焉大有功於程門矣勉齋授以深衣遞傳王何金許雖四子之所造不無讓於前人然當時論之者以爲基似和靖柏似上蔡履祥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己則夫陶成而啓佑之者居何等也勉齋之有功於朱門也不待言矣此得之師傳者爲大道所寄託斷斷缺一不可者也昔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道貫古今與天地相終始而易與詩嗣得程朱傳其義以著其精蘊邪說者自不敢亂獨是春秋詆爲斷爛朝報若非康侯作傳以明聖人之志誰復

知爲天理權衡之書。而書傳亦爲朱子未竟之業。若非九峯。無負父師之託。以成此書。誰復知二帝三王之心。法治法。備具於此。此羽翼聖經。胡蔡斷推爲先聖功臣也。夫宋儒之有功於斯道者。錄之從其詳。而獨略於元明者。取其最也。魯齋遭亂世。學無師授。得程朱書讀之。始知進學有序。於小學四書。深信篤好。卽以其學爲教。脈絡甚正。學統賴以不墜。敬軒踐履篤實。告人以居敬窮理爲要。發揮六經四書。周程張朱之奧。備載於讀書錄中。至純粹中正。明儒雖盛。求其可繼程朱之統者。無踰於此。此元明兩代。必以許薛爲正宗也。噫。道在天下。命於天。率於性。盡於聖。載於經。學不至希聖。希天。非學也。然不考乎經傳之所傳。以求證乎吾性之本體。則性不可得而復。亦無由而造乎極至之域。故求道者。必先讀六經四書。而周程張朱之書。以及遞衍周程張朱者。皆分任乎堯舜以來。至孔孟相傳之道也。安可不遍觀盡識。以求得其指要哉。余於諸儒之書。悉心讀之。蓋不敢忽。潛玩旣久。始知精要之所在。雖聖聖相承。莫有外焉者。因取篇章之最切者。彙而輯之。間亦妄附己意爲發明。雖於全書不能盡錄。然知者觀此。思過半矣。先生此書。伊洛淵源之正傳也。其詳其略。要不外求統紀之一而已。知統紀之一。而後知聖學宗傳。理學宗傳。以及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皆亂統紀者也。竊願天下學者。人人手此書。熟讀而深玩之。則由許薛而程朱。而孔孟。豈非儒林之大慶事哉。先生爲泌陽教諭。做朱子白鹿洞規而擴之。分立五社。各置勸善規過簿。月朔稽善過。而勸懲之。少者令讀孝經小學。稍長讀五經性理。人皆興行。著有泌陽學條規。孝經闡義。事親

庸言尋樂堂家規等書

無錫張先生

先生諱夏，字秋紹，號菰川。博考儒宗，尊崇正學，著維閩源流錄，序曰：嗚呼！世之學者，往往陽儒陰釋，以進釋退儒，始而薄程朱，繼而卑孔孟。繇是道術凌雜，世教日衰。然則何以正之？亦正之以儒而已。孔孟，其儒之始祖乎？程朱，其儒之大宗乎？是故欲正之以孔孟，不若即正之以程朱；欲正之以程朱，不若即正之以學程朱之真儒。嘗取宋明儒派合參之，宋人之爭衡程朱者，前有王蘇，後有張陸，皆禪學也。彼安石父子之篡祀，由京卞借名競黨，龜山出而一疏斥去，公論昭然。其蘇學亦祇行於北，而程學盛行於南，不以學禁稍沮。朱子因之，錄伊雒淵源，固易辨也。橫浦稱能正色立朝，其得表章，以史衛王報舊知，特請於上，史敗而聲迹旋湮。象山著荆門軍之政，其徒尊之，乞易名置祠，尙援濂洛爲重，要亦非溢數。吾朱子雖嘗三黜乎，歿未幾而賜諡文，旋與周張二程並躋文廡，所著諸書亦皆通行，而後人爲錄考亭淵源，在宋史旣成，道學有傳之後，又易辨也。明儒之變派則異，是當其初，孝陵首正道揆，金華之傳未散，紫陽之教增新，故台海挺立大節，漚池篤勵躬行，河津標復性之宗，泉南啓主一之鑰，其揆一也。自陳王倡異，而其徒決裂太甚，隱怪有述，詖邪生心，一時講壇徧地，絃誦徹天，問之則皆講新學，伐程朱者，名爲道席之極盛，實當道席之極亂，時則有若餘干、蘭谿、虛齋、二泉諸先生，皆以尊儒守先待後，而秦和三辨王學，高竇出甘

泉之門。不徇其說。莊渠既焚。毀達摩遺跡。又搜剔慈湖禍根。三先生者。尤持論鑿鑿。大有匡維。然至隆萬間。屢議庶祀。先辭繼陳。繼王而胡。僅得末耐。竟如晉楚分敵。蔡衛爭長。非閭位之奪。正乎既而東林鼎建。我顧高兩夫子並作。一提性善。以破無善。一提格物。以救空知。辨析絲毫。庶幾障川東流。俾夜復旦。乃爲謫籍孤臣。求免聯席倉皇。異同回互。尋羅瑤禍。身隕節完。而恩恤之後。復以牽連黨議。未滿謗史。極於南遷。尙爲口實。嗟乎。生不逢崇政坐講之儀。結垂拱延和三召之契。沒未膺淳祐從祀之典。亦不聞有靖康明詔。淳熙正議。釐革乎其間。吾道窮矣。大抵宋儒之道。多沮抑於小人。害尙淺。故其名先晦。後顯。明儒之道。先掩飾於新學。害尤深。故其實雖存若亡。學者居今日而尙論前人。或聞其名。未覩其實。或習其言。未考其行。苟無記錄。何以詳議。本末終始。而知其爲足以砥衰還盛也乎。況邪慝流殃。設吾黨不早論定。得無有紊亂先型。以迷惑後生者乎。此維閩源流一錄。夏之所以不得已而作也。惟是禪學者流。不難壻除。六經。其見吾錄。必有掩耳閉目。走匿不欲讀者。否則有倡爲不必分辨之說。以調停異徒者。又其甚。非病以方人。卽詆爲偏黨。欲箝吾口。而掣吾筆。將若之何。雖然。吾不敢以此量天下士也。斯錄也。非吾之私言也。一代眞儒。學程朱以學孔孟者之公言也。賢者而或有取焉。則於道術之歸。一世教之復興。未必無少助。安敢逆料其無益而竟置之哉。又曰。正宗十六先生。朝野久有公論。擬進庶位。所宜詳慎訂正。敬軒。燈庵。兩先生傳。旣折衷高子遺書。餘皆讀全集。參諸錄。詮次爲編。而正學。月川。敬齋。涇野。涇陽。景逸。六先生。

尤私心宗法。易稿至數番始定。雖淺薄不足測海窺天。而傳中具有步驟曲折。亦冀同志者之細讀。有所證入也。又曰。陳莊王湛。品正學偏。君子爲吾道辨之。則是小人以私意毀之。則非。當時秉鈞軸而惡陳莊。及欲罪王文成者。皆儼然自命爲大儒。而忌賢害正。不自知其墮入下流。況平日出處卑污。議論詭僻。躬負種種悖戾。又可使薰蕕同器乎。是錄雖力辨陳王。在所必存。雖節取正論。而丘氏張桂。槩不之錄。此粟孔門家法。非敢意爲進退也。又曰。朱子嘗爲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贊。及錄伊維淵源。獨遺涑水。是嚴於辨學處。然後來遞進六子於文廡。竟以六贊爲據矣。至謝方石氏續錄後。敍中惓惓於杜清獻。車玉峯。兩公。而遺魏鶴山。馮氏考略。亦遺汪文烈。潘陽節。先正當有主見。後生未敢遽議。今以夏之存陋。掛漏宜多。年來頗事搜輯。固有向擅儒名。及購讀本傳。無關學問。如某某者。至如朱以功。馮忠齋。龔端恪。劉文正。諸先生。曾窺語錄。著述一斑。知其所學各正。而朱馮龔誌傳無考。記文正事者多異詞。亦遂闕疑。誠是錄之憾也。況當老成半謝。離索成愆。中間出入品第。有未及商改者。補遺訂誤。統以俟當世大君子。倘能早賜是正。幸莫大焉。先生辨論儒宗。毫釐剖晰。而存錄之中。不參一絲客氣。卽此可以知先生之學矣。

婺源汪先生

先生諱烜。其爲諸生。名曰絨。字燦人。號雙池。初能言。母江口授四子書五經。八歲悉成誦。自是讀書稟母之教。未嘗從師。而以五經四子書爲師。母沒。聞父淹滯金陵。泣且往。勸父歸。父曰。吾無家。安歸。叱之返歸。

葬母。後無以自活。爲景德鎮畫盤備。且備且讀。旋教讀於楓嶺浦城間。父卒。慟幾絕。扶匱而歸。先生二十以後。著書十餘萬言。旁及百氏九流。三十後盡燒之。自是凡有述作。息神莊坐。振筆直書。博極兩漢六代諸儒疏義。元元本本。而以宋五子之學爲歸。六經皆有成書。下逮樂律。天文。地輿。陳法。術數。無不究暢。卓然可傳於世。所著易經詮義十五卷。尚書詮義十二卷。詩經詮義十五卷。春秋集傳十六卷。禮記章句十卷。或問四卷。參讀禮志疑二卷。孝經章句一卷。樂經律呂通解五卷。樂經或問三卷。讀陰符經一卷。讀參同契一卷。讀近思錄一卷。讀讀書錄一卷。先儒晤語二卷。山海經存九卷。理學逢原十二卷。詩韻析六卷。物詮八卷。帝略四卷。讀困知記一卷。讀問學錄一卷。琴譜一卷。醫林輯略探源九卷。戊笈談兵若干卷。六壬數論若干卷。大風集四卷。文集六卷。詩集六卷。先生著書博。而用功專。不求人知。而功愈嚴焉。其言致知也。曰。有志格物。無物無理。隨處目睹耳聞。手持足踐。皆吾窮理之學。豈獨經書。故朱子補格物致知傳曰。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一卽字。已喫緊教人矣。格物不只是格一物。便可貫通。亦非謂必窮盡天下之理。只積累多後。自然見去。蓋天下之理。同歸殊途。一致百慮。只學者事事尋向裏面去。由已然而想其當然。由當然而求其所以然。則源頭必有相合處。所以積累多時。自然見去。故朱子曰。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至於豁然貫通。則雖未格之物。未窮之理。亦可一以貫之矣。然格物之學。非有終窮。縱使會通得來。遇事物猶須印證。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格致亦終身焉。已曰。中庸言學問思辨。

皆弗得弗措。程子曰：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其不同何也？蓋中庸所言，困勉之用力，宜如此也。程子所言，則爲學之活法也。朱子解學記，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亦引此爲說，且放下難的，去攻治那易的，易的解得多來，并此難的，亦因彼說印證，參會以相爲說，而於此難者，亦解意通之矣。然則非弗得便措也，正欲其有相說以解時耳。若於蔽著時，勉強去思，則反恐有牽強意見，助長之病矣。曰：以類而推者，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也。如認得此字，便細看此字筆畫，細辨此字聲音，又求解此字字義，又推想此字何以數處用之，音義各有不同，又窮究古人所以制此字之意義，所謂益窮之也。曰：一草木皆須察，察得來皆有用處，且無非性命，只要會心鄉裏，若鄉外，則只求多識，無當身心。如大軍遊騎，遠而失所歸矣。曰：讀書不會疑，便是不會讀，疑而不能悟，亦是不會讀，總是未嘗用心去求得之病。曰：格物之格，訓至。自程子始，然格字本有至到之訓，如書言格於上下，格於皇天，格于上帝，皆至到之義。又如苗來格，祖考來格，則又來字之義也。物如何格？詩云：有物有則，上文致知致字，爲推致之義甚明，則格物爲窮至物理，亦甚明矣。凡物雖在外，而萬物之理，則本皆備於吾心，但吾心之知虛，而在物之理實，故欲推極吾心之知，必須實靠事物上，逐件印證過來，此心之知方實在信認得定。如人家有田地萬頃，契墨冊稅承祖以來，本皆在家，然亦須逐畝逐段，親身歷過，四至分明，與契稅符合，方始信得此畝此段，是自家田地，不然，則或冒認他人田地爲己有，或自己田地，卻被他人冒去，不得清矣。要

之所格之物。則原是吾心本具之理。原非鄉外面捉一物來。放在心下。霸佔他人田地也。大概犬馬無知。則書字自教不得。犬馬若人。則凡可學而知者。即皆吾心所固有之知。而陸王家。反疑其不當求之在外。不亦異乎。曰。學者於物怪神姦。既惑而不能不信。卻又不敢全信。故只得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留此一箇疑團。終被神怪牽去。謂之不敢全信。已是深信之矣。故所貴窮理窮理者。非是窮那神怪有無之理。只是窮究自己身心性命之理。身心性命之理。果能真知其本源。則神怪自不足惑。若鄉神怪窮究其有無。則終身只是惑也。子不語怪力亂神。且守住聖人不語之教。以默待之。於知天知性之後。可耳。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此非夫子不言。但不輕爲下學言耳。然則不可得聞。直是不得聞。張子必以了悟爲聞之說。未必子貢語意也。朱子集此說於近思錄者。則又因後學偶有所聞。便自道已曉。自作聰明。多生枝葉。不求心得。又且遺棄下學。妄希上達。如陸王家。此卻因早聞性天。而未嘗了悟。以至害了終身。又果於自信。貽害後人也。故周程張朱。所以每詳言性命。正欲人有箇了悟處耳。是朱子所以集此條之意歟。曰。或問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還是有近的。有遠的。抑或是言近而指遠。曰。有近的。有遠的。亦有言近而指遠的。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此最是說經大病。漢儒說詩。說春秋。往往如此。然於聖言深處。人又每每看淺了。鑽研不入。卻又辜負了聖言處亦不少。總當平易其心。隨著文義。從容涵泳。咀嚼出滋味。袖釋得意旨。則淺者還淺。深者還深。無不得矣。若先橫著有箇意見。則將聖人言語。都攔入自己

意見來。殊甚害事也。曰讀詩如與觀羣怨章。是第一詣。只曰達政能言。已落第二詣。至於不達。不能專對。則下等矣。然後世又有下等。只求撮幾箇字眼。作文時常典故用。尙且移撮不來也。解經果得要緊處。同文義些少不同。何害。但是有事於解經。則衆說不同處。亦不可胡亂放過。須必求其至是。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以其綱領條目。先後次第。一一知有所循也。然培植入德根基。則又無如朱子小學。曰爲學不可不知要。然必不可苦其多而求要。蓋所以得要。正須從學得多後。乃能揀選出緊要處來。若苦其多而求要。則併緊要者。亦不出矣。此只是怠惰不嚮上人口語。曰詩經本不難解。只須依字句吟詠。久之意味自出。不必嚮字句外。別尋事迹來湊合附會也。雅頌則義蘊稍深。然風神自和易。得其風神。則義蘊亦久之自見。蓋以性情會之。不是以死字句解之也。以死字句解之。則必失詩人言外之意矣。朱子詩傳序曰。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二句已盡讀詩之法。古人意旨。古人性情。都自諷詠涵濡中得出。與觀羣怨。事父事君之益。亦只在諷詠涵濡中得出。又詩自有韻的。讀詩者不可不知叶韻。得聲韻調洽。則詩之段落明白。而吟詠之際。亦意趣愈長。書經卻稍難看。然且反身切己看之。如精一執中。不必在帝王事。其曆象禹貢。洪範等項。亦不可畏難。須著力去考。都是經濟。但不可勉強求合。致生誕妄。曰中庸語至高深。卻至切實。人不得其切實處。則只見是高深耳。梁武帝亦講中庸。可見中庸若非程朱。早被異學竊去矣。曰易之爲書。造化備矣。學易之方。則只在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二語。辭因象繫。占以變殊。故諦觀而熟玩之。求其

所以繫此辭。有此占之故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河津薛子曰。太極中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理。體用一源也。陰陽五行。男女萬物。具太極之理。顯微無間也。然則由辭占之顯。亦可以得象變之微。而三極之道。亦可以神明而默成矣。曰。易不可專以象數求。象數亦不可忽。蓋易理全在象數上乘載出來。道器相與爲體。若離卻象數。理亦無從憑據。故程子易傳。亦時有滯礙。但離義理。專求象數。則焦京郭璞之流。又已惑矣。朱子於數。則本之康節。於理。則宗伊川。合二家而斟酌之。又專以卜筮釋經。使人可由淺會深。尤聖人因貳以濟。民行之深意也。曰。易言時中之道。故以中爲吉。中而得正。吉其常也。中而不正。而亦不妨於吉。權於時地之宜。非必正而不失其爲正也。正。吉道也。正而不中。則昧於時中之義。雖正而不必吉矣。然亦有中而未必吉。或雖非中正而得吉。總看時位如何。不爲典要。惟變所適也。然必善反身求之。方始見得。曰。程子春秋傳。多有可疑。其大意則以顏淵問爲第一章。爲作春秋大旨。大略看則可。若謂書春王正月。爲志在夏時。則朱子嘗云。不成二百四十二年。只證得行夏之時一語。而強以夏時冠之。周月亦於理有不妥也。然大義數十。微詞隱義。時措從宜。則誠哉言矣。大抵春秋傳。是程子未成之書也。曰。看周禮亦須得周公之心。乃於宏大處。見治體之大。於瑣屑處。見法度之詳。彼毀以爲僞經。與用之而壞事者。俱未嘗細讀之。以求周公之心故也。朱子曰。周禮不可謂無關心性。曰。張子謂詩不可以艱險求。微詩而已。六經俱不可艱險求也。但張子說經。卻時不免艱險。亦或自知之。而氣質未能盡化與。曰。春秋非理明義。

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張子此言。深中治春秋之病。胡康侯且不免也。其言存養也。曰。人非能涵養。亦無以致知。然既能致知。則涵養之功。宜益加密。所謂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則必寬以居之。而後仁以行之也。致知力行。道問學之事。存養尊德性之事。朱子以存養一卷。冥於致知克治之間。爲旨微矣。曰。一爲要者。一卽人生而靜之天也。無欲卽無極而太極之體也。主靜立極。使靜無一毫妄念參焉。故靜虛矣。靜虛則動直矣。未有靜不虛。而能動直者也。靜虛靜故靜也。動直動亦靜也。靜而能虛。自無不明矣。明則無不照矣。動而能直。自無不公矣。公則無不及矣。此一字。亦兼內外。該動靜。而靜爲之主。無欲者。亦自靜而動。皆無一毫私妄。是乃爲純一之至。所謂動以天也。孟子言寡欲。周子言無欲。寡之者。以用功言之。漸次減少之意也。無欲。則舉其全言之。苟尙留一毫私意不盡。非聖學也。曰。周子言一。程子言主一。周子言無欲。程子言無適。將毋同。曰。微有不同也。周子所謂一者。天也。所謂欲者。人也。純乎天而不參以人。一者。卽無欲也。程子所謂一者。事也。所謂適者。心也。一其心於所事。而不強事以成心。無適之謂一也。然常事心有偏主。縱非不正。是亦妄矣。妄則非靜虛之天矣。失其靜虛。故不能動直。而與事不相值。非主一也。能靜虛。則能無偏主。能動直。則能主於一。其致一也。周子舉全體言象者。材也。程子密言之。爻也。惟其時位耳。曰。艮其背。一者無欲也。不獲其身。無欲則靜虛也。非無身也。純乎天。而形氣之私不作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動直也。非無人也。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而於己無與焉也。靜亦靜動亦靜。主靜立

人極焉。良止之道也。曰：心是活的物，必不肯靜，故無事時，當使之有事，如游於藝，亦驅除妄念之一法。所謂實之以水，則水不能入也。若再無事時，則儼若思而已。儼若思者，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也。曰：涵養者，如水之涵物，靜靜的養在此中也。若急迫監押著此心在裏，則是苦其心而已。豈涵養之謂哉？有學之君子，靜坐片時，亦自有從容不迫氣象。此必非急切所能勉強。曰：秋氣激清，水波不動，潭底之天最好看。欲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不如看此潭底之天。人之涵養，當使此心如之。曰：心無一事，方可應萬事。心有一事，則應事時，必爲此一事所害。曰：人間百事，須是人做。人有此心，所以應事，便油鹽柴米，亦是居家應辦事，循分罷勉可也。辦不來，出乎無奈，但此心須提得起，放得下耳。何必厭苦人事，不教人應。教誰應乎？惟不關己分事，則不須兜攬也。人常見得天理浩然，胸懷自然灑落，不使卑穢之念得存。靜時之敬，如是而已。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如何見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凡人心纔一檢束，則胸中泰然，自有天清地寧氣象。手足自覺安閑，舉動自然順適。但人都日在利欲場中，放逸怠惰了，則不見得有此境界耳。若人能時常檢束，敬而無失，則是此心常存。視聽言動，豈不肅又奮謀。以此常存之心接人，豈能不孝弟忠信。以此常存之心，應付天下之事，則禮樂刑政，各當其理。老安少懷，各如其分。皆只因心而出行，所無事。豈非篤恭而天下平。故曰：人之聰明睿智，皆由此檢束之心而出。事天養帝，皆以此檢束之心而格。蓋人心皆萬理備具，一提攝便在一不存，則不可見耳。今試自家體驗，一念放逸，

則一事過差。一事過差。則一物不得其所。由是以推之。則程子之言。不吾欺矣。曰。敬勝百邪。謂先立乎其
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也。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開著眼。無非道體。然須自家嚮身上體當。不是遊目騁
懷而已。蘇子瞻說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便是混話。便知他未嘗嚮自己身上體當。曰。閑邪則誠自存。似亦
說忒快了。蓋天下固自有只閑邪。而不存誠者也。然人之有心。莫非得於天之實理。此心纔放逸。則百邪
攻之。天理不見。一檢束。則天理炯然自存。此固可驗之。清夜之思。平旦之氣也。是閑邪則誠自存。原非在
外面捉一箇誠來存著也。閑邪而不存誠者。只欲杜絕外誘。而不求此心之安。則此杜絕外誘之心。卽私
心。而不足以見天理。故勉之。只如原思之克伐怨欲不行。溺焉則入於佛氏之空寂。此不善閑邪者也。君
子只是主一主一者。外邊整齊嚴肅。卽內之所以提攝此心。靜而整齊嚴肅。此心既不之東。又不之西。是
妄念不興。未發之中。無所偏倚。片時境界。天清地寧矣。動而整齊嚴肅。此心既不之彼。又不之此。是能因
物付物。而由中達外。皆中其節。體信達順。老安少懷矣。是閑邪則誠自存。蓋此心之理。非從外得也。曰。同
此一心。或言敬。或言誠。或言仁。或言一。何也。曰。敬是提攝此心。使不走作。誠是此心所得於天之實理。此
理實而不妄。謂之誠。此理全而不虧。謂之仁。此理純而不雜。又謂之一。其實一也。誠有以實心言者。亦以
能敬。則此心實有此理。而无妄耳。心如燈火。一片靈明。敬如剔起此心。使之靈明不息。而光自無不照。若
久而不剔。則此靈明。亦漸昏去。若先有物蔽之。則其明有所不照矣。燈中有地。能障光明。此非燈火之本

體。乃火所附之燭之燼。形氣之私也。剔之。則此炁自落矣。曰。同此一心。或言中實。或言中虛。何也。曰。中實者。主一也。中虛者。無適也。此心無欲。則虛靜。虛靜。則天理明著。天理明著。則此心能爲應事之主。此心能爲應事之主。則心卽事而存。而主於一矣。中不虛者。只爲外邪入而據之心。而偏主。非無適也。此心卽事而存。則實心應事。實心應事。則事得其理。是隨事順應而已。私無與焉。事過仍虛。一動一靜。皆一而已。何嘗有適乎。中不實者。只爲妄念。有以參之。天理不見。非主一也。故曰。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反覆相證。其實一也。要以心存而不放云爾。曰。心統性情。兼動靜。程子言復卦下面一畫。便是動。此以言靜。無可求。求則已動耳。然天地生物之心。至復而可見。非至復而始存也。說箇喜怒哀樂。則未發時。自有喜怒哀樂之理在矣。如石莢。可以取火。則石中自有火在矣。但欲知石中有火。只可於取時驗之。不可剖石以求之。邵子之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朱子之詩曰。數點梅花天地心。此皆於初動而生陽處。認取一片天機。渾是無極之真。未有半點夾雜。然此是初動之機。只可謂和。不可謂中也。惟識得未發中。實有此理。則未及應事時。不可以妄念參焉。而存養之功密矣。識得果實中。實有發生之理。則須善藏此果實。而不可聽其溼腐蟲蠹矣。若求生意於果實之中。豈得見乎。曰。以靜坐爲善學。亦謂靜則生明耳。然工夫豈全靠靜坐。沉夫人又有外靜而內馳者。朱子曰。程子教人靜坐。亦終是小偏矣。曰。仁者。心之德也。卽天理也。以理主心。心主乎理。是天理常存在內。而爲心之主也。心不能純乎理。

倘有動靜。則此理不可見。縱見之。亦不甚分明。如仁反自外至。而爲賓矣。仁非自外至。心生則如自外至也。然日月至焉者。亦須是徹底會至一番。但不能久耳。至焉之前。至焉之後。亦非全不仁。只有些少夾雜。則不得謂之仁也。其言克治也。曰。乾乾力行之體。損益力行之用。忿則懲之。欲則窒之。善則遷之。過則改之。皆乾乾以實心行之。欲其純乎天。而不雜以人也。人之行。不失之忿。則失之懲。不入於善。則出於過。而已。不行。不見有得失。一動於行。而得失見矣。損益之心不誠。損益之功不力。則凶害之。悔且吝矣。故動不可不慎也。曰。理欲相爲消長。欲消一分。則理長一分。欲盡而誠立矣。誠者。得於天之實理也。欲只是一欲。不外於耳目口鼻四肢。動於欲。則私欲之流。則入於惡節之焉。之謂寡。成歸於則。則可謂之無。聖人非無欲也。歸於天。則不復謂之欲耳。曰。已不外視。聽言動。禮亦不過此。視聽言動之則。纔出於禮。則謂之私。克去己私。則復天理也。心與物接。視爲最先。故言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聽則無形。而以知被誘。故言知誘物化。遂亡其正。視自外。故制之於外。知內動。故欲其知止有定。然亦相通也。曰。節之九二。何以不取其剛中。曰。卦旣名節。則宜一於正卦。惟二三不正。剛則節非所節。柔則不能節也。曰。克伐怨欲不行。不得爲仁。何以能斬絕病根。使之無。曰。中有主。則病根除矣。復於禮。則中有主矣。曰。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亦偏言之耳。能明理。則能檢七情之失。能克己。則能得七情之正矣。曰。已非私也。而私生於有己。人欲之私。雖曰後起。亦從氣質有偏處帶來。惟氣質有偏頗處。而後物欲乘之。故變化氣質。卽克己之事。孔子之

答門人。或曰。其言也。訥。或曰。先難後獲。或曰。善事利器。皆因其氣質所偏。而使之變化也。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吝也。弱也。不能克己者也。德勝其氣。性命於德。克己復禮也。曰。未下工夫。百事見易。實下工夫。百事見難。然又不可以其難而畏之。實心爲之。工夫到後。亦不難。以皆性分中事也。求在我者也。曰。未克己時。覺克己是忍痛事。能克己時。則克己又是快活事。得克己中快活處。則工夫自不能已。然偶一闕斷。依舊已私乘之。便又視克己爲難忍痛矣。曰。湛一氣之本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攻取氣之欲。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然此只說得氣。惟氣湛一。則性中之理。自渾涵於氣中。及至氣動而攻取。則紛紜纏擾。渾濁日滋。而性中之理。不可見矣。屬壓而已。動而有節。氣不失其湛一。則性真亦日著矣。曰。矯輕警惰。只是以志帥氣。曰。張子嘗言人要得剛。然又言欲柔其心。何也。曰。剛以自勝。柔以受人也。是可知先生工夫。體勘精密。徹內徹外。徹始徹終。毫釐必析。中邊皆該。偶設一喻。能使盲者察。聵者聽。自來茫昧。不得其說者。皆躍然呈露於紙上。隱無不顯。祕無不宣也。余因竊斷之曰。先生之學。由不欺以至於誠者也。誠則明。其有以與先生歿。其門人余元遴傳其遺書。後董編修桂敷尊其學。以其書公諸同好。而其書得稍稍行於世。然先生之書。如讀近思錄。理學逢源。諸編。皆能發先儒所未發。洵大有功於程朱者也。卽與程朱之書並行可也。

高安朱先生

先生諱賦。號可亭。由庶吉士授知縣。歷官大學士。學以敬爲主。以致知力行爲工夫。以經史爲法守。以日

用云爲爲實驗。其太極圖說解曰。乾坤者。對待之體。六子者。流行之用。筮卦之數。陽極於九。陰極於六。陽主進。進至於無可進。則退。九退爲八。八少陰也。陰主退。退至於無可退。則進。六進而爲七。七少陽也。圖極所說。動極而靜。靜極復動。動靜互爲其根者。卽筮卦九六進退之謂也。動極靜極者。二太陰生於動極。陽生於靜極者。六子也。圖書不言四象八卦。義已見於是也。此陰陽流行之用。總不外乎兩儀對待之體。先言用而後及體者。一生於兩。一見而後兩立也。或問陽變陰合而生五行。五行非卽四象八卦乎。曰。四象八卦。乃兩儀之倍分。五行則兩儀之所資以爲用也。文圖雖坎居乾坤之位。後天入用故也。五者之氣。彌綸充塞。播於四時。凡陰陽之流行。皆此五者行之也。此水火木金土之所以名行也。二氣五行。同出於太極。生則俱生。而無極太極之蘊。卽在陰陽五行之中。同出於太極者。亦各具一太極也。無妄之理。與不二之氣。渾淪融洽而無間。其合也。其妙也。妙合者一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氣合乎理內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理行乎氣中也。理氣之綱。縕分之無可分。兩非兩。五非五也。一而已矣。一故妙。妙故凝。凝則生生不息矣。乾。天也。坤。地也。言乎其質。則五行生成於天地。言乎其氣。則二五實生乾坤。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女分而形交氣感。萬物化生。天地者。萬物之大父母也。人與物同具此太極之理。而所稟之氣。有清有濁。人靈於物。而人之中。又有頑秀之別焉。五性動而善惡分出。吉凶悔吝。所以紛然多故也。惟聖人定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人極立而三才位焉。定之者。定此感動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定之。以中正

仁義所謂先立乎其大其小者不能奪也。中正者仁義之中正也。先儒以中正爲智禮。禮所以節文斯二者。智則二者之正而固也。言禮智不足以盡中正。言中正而禮智在其中矣。通書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剛惡柔善。故非中。剛善柔善亦未必皆中。剛柔者仁義之偏也。凡物立於偏跛之地。則腳根不定。中則得所止而定矣。大學曰。知止得止。易曰。艮止定之謂也。求止之功。在格致誠正。而其要不外於主靜靜者。動之本。易所謂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是也。廓然大公。性也。無極太極也。物來順應。情也。太極之理蘊於中而發於外也。天稟陽動而靜。地稟陰靜而動。而要皆本於太極。太極之理本靜也。聖人主靜而性以定。定則動靜隨時。而因應不窮。聖人一天地也。極者至也。道理至此盡頭。更無去處。故推行變化。而不可測。皆自極生也。自氣言爲陰陽。自質言爲剛柔。自人心而言爲仁義。動極者純陽也。動極而靜。乾卦所謂用九陽。而陰天極也。靜極者純陰也。靜極復動。坤卦所謂用六陰。而陽地極也。主靜而動以定者。聖人洗心藏密。吉凶與民同患。仁而義。人極之所以立也。曰陰陽。曰剛柔。曰仁義。對待之體也。曰陰與陽。剛與柔。仁與義。流行之用也。與云者。自此及彼。一而二。二而一。張子所謂一神兩化也。原始反終。無終無始者。精氣游魂。屈伸往來之妙也。大哉易乎。聖人立教。以裁成輔相。君子脩德。以趨吉避凶。孰有外於是乎。又與王龜功論氣質之性。曰。論性而言情與才。自孟子始。才者才力也。才幹也。性發而爲情。才則效能於性情者也。仁能愛。義能敬。禮能讓。智能知。凡天下萬事萬物。莫非此心此理之良能。而有不能者。非不能也。不用

其能也。此孟子之所言才。乃天命之性之才也。成性以後。理麗於氣。氣有清濁之分。才亦隨之。姑息非能愛也。而不謂非仁。鹵莽非能斷也。而不謂非義。善反之。則其所不能者。正其所以能也。此程子之所言才。乃氣質之性之才也。氣質之性之才有不善。而天命之性之才。則無不善。故曰。爲不善。非才之罪也。集中有云。孟子所謂才。卽程張所謂氣質。淺見於此。不能無疑。變化氣質。固存乎人。然當其始。則氣質固不能無咎焉。豈得謂非其罪乎。況孟子既以性驗情。而斷其爲善。若以才爲氣質。則當云。若夫爲不善。乃氣質之故。不當云。非氣質之罪也。至云。善正從相近處見。相近亦正從善處見。二語最爲醒豁。顧愚更有進者。善不但從相近處見。亦可於習而相遠處見。所謂相近相遠者。如分途各出。一上一下。上者愈上。下者愈下。漸行漸遠。或相什伯。或相倍蓰。或相千萬。而無算者。其源頭總從一路上來。若原是兩路。又何從較其遠近乎。周子通書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有生之初。剛善柔善者。去中無幾。卽剛惡柔惡。亦未至於甚遠。迨習焉。各隨其性之所近。而一往莫返。不但惡者益惡。而善者亦流於惡矣。然姑息鹵莽。都由仁義而起。非仁無緣得愛。非義無緣得斷。非愛與斷。無緣得姑息。鹵莽惡者。善之惡也。知惡爲善之惡。益知性之無不善矣。觀此則先生之言太極。言性。可謂至真至切矣。洵爲朱子家法。踐而行之。必實學也。是以生平未登講席。而學者奉爲模楷。至今不墜。蓋其真積力久。所以成人。卽寓於成己中也。其與白中丞書曰。先生自臨蒞以來。軍國要務。吏治民生。鴻纖畢舉。亦旣戶頌而家祝矣。頃乃遴選十三郡能文之士。二百

有奇。辨舉豫章書院。其不在所選之中。而願來學者。又百有餘人。一體給與廩餼。而教育之。又特疏請增資與解額。比於京闈。凡以鼓勵人才。廣國家菁莪棫樸之化。意良厚也。非好之真。而爲之力。安能若是乎。顧惟士所貴讀書者。窮理格物。明善以復其初耳。非欲其博聞強記。以資口說。工文詞已也。國家以制藝取士。雖程朱亦不能廢。此而不爲。然制義之設。所以闡發六經之微言。必於聖賢義蘊。研精習熟。體察於身心之間。而實有所得。而後能津津言之有味。此取士之法。所以寓課行於衡文之中。以求得真才實學。而用之也。今之士子。朝夕諷誦。未嘗體察於身心。及搦管爲文。則多方揣摩。曰如此而元。如此而魁。是以文章爲邀榮之階。儒其名。市井其心。可恥孰甚乎。習俗日久。人不自知其非。必得名賢爲之師。一言一動。以身示教。而又勸懲懇懇。諭以義利公私之別。以動其羞惡之良。使反其揣摩舉業者。日孜孜於聖賢之學。斯可挽回積習。無負先生教育人才之至意矣。昔胡安定教授蘇湖。凡游其門者。不問而知其爲先生弟子。象山於白鹿洞。講君子喻義章。聞者爲之涕零。是故非擇生徒而教之難。擇教生徒之人爲難也。先生嘗寓書聘錢塘沈位山先生矣。位山。浙之名儒也。位山辭。而後別聘其人。必位山匹也。而先生於政治之暇。又時臨講習。諄切開諭。分別勤怠。學有進益者。輒加獎勵。不率教者。黜之。從此人思策勵。有造有德。西江人文。彬彬日上矣。抑弟更有請者。明儒配食誓宗者四。餘干新會。皆出崇仁吳康齋先生之門。先生研精義理。玩心高明。霽月光風。有吾與點也之意。胡之主敬。陳之主靜。蓋學焉各得其性之所近。而靜之。

流弊。至於專尚自然。則朱易而紫。非青出於藍也。顧餘干祀。新會亦祀。獨崇仁不與。豈非缺典。正嘉間。陽明良知之學。徧天下。吉州羅整庵先生。大聲疾呼。力排異說。先聖微言。賴以不墜。厥功巨矣。乃學宮舍整庵。而列陽明。其何以訓。今聖天子崇尚正學。濂洛關閩之道。昭垂日星。倘蒙大賢。特疏題請。吳羅二公。配享文廟。定蒙俞旨。此千秋斯文之幸。非徒西江之光也。而樹之風聲。以勵後學。使法其鄉先生。以無背於正學。其裨益學校。非淺矣。先生切於世教如此。而巡撫浙江。分巡山陝。以及辦理畿輔水利。事載國史者。皆足爲後世法。所輯有歷代名儒傳。歷代名臣傳。歷代循吏傳。其衛道翊教。利濟生民之心。亦大可見矣。乾隆元年。先生病篤。聖駕親往臨視。先生力疾朝服。命子扶掖迎拜戶外。不敢守拖紳之禮。其敬爲何如乎。卒諡文端。

寶應王先生

先生諱懋。字予中。號白田。進士官教授。以薦授翰林院編修。上書房行走。居母憂瘠甚。遂以老病不復出。先生博極羣書。而於朱子著述。尤精研細勘。一字一句。尋考其所由來。較定朱子年譜。大旨在辨爲學次序。以攻姚江之說。又所著白田存稿。其中雜著。及與人書。於朱子文集語類。考訂尤詳。其易本義九圖論曰。易本義九圖。非朱子之作也。後之人。以啓蒙依放爲之。又雜以己義。而盡失其本指者也。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啓蒙。其見於文集語錄講論者。甚詳。然此九圖。未嘗有一語及之。九圖之不合於本義啓蒙者。

多矣。門人豈不見此九圖者。何以絕不致疑也。朱子於本義敍畫卦約略大傳之文。故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而不敢參以邵子之說。至啓蒙。則一本邵子。而邵子所傳。止有先天圖。即六十四卦方圓圖也。其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則以經世演易圖。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漢上朱氏。易皆載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朱子所自作橫圖。六。則註大傳語及邵子語於下。而不敢題云伏羲六十四卦圖。蓋其慎重如此。今乃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位圖。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是執受之。而執傳之耶。又云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按邵氏止有先天一圖。其八卦圖。後來所推六橫圖。朱子所作。而以爲皆出於邵氏。是誣邵氏矣。又云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得之穆脩。伯長。伯長得之希夷先生。陳搏圖。此明道敍康節學問源流如此。漢上朱氏。以先天圖屬之。已無所據。今乃以移之四圖。若希夷已有此四圖者。是並誣希夷矣。文王八卦。說卦明言之。本義以爲未詳。啓蒙別爲之說。而不以入於本義。至於乾天也。故稱乎父一節。本義以爲撰著以求爻。啓蒙以爲乾求於坤。坤求於乾。與乾爲首。乾爲馬。兩節。皆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與本義不同。蓋兩存之。今乃以爲文王八卦次序圖。又執受之。而執傳之耶。自周子太極圖。以黑白分陰陽。後多因以爲說。龜山先生。於詹季魯問易。以一圖示之。而黑塗其半。曰。此卽易也。是皆以意爲之。朱子答袁仲機書。所云黑白之位。當亦類此。今此圖。乃推明伏羲畫卦

之次序。其必以奇偶之畫。而不可以黑白之位代之。彰彰明矣。爲問伏羲之畫。以奇偶乎。以黑白乎。則以黑白之位。爲伏羲之畫。雖甚愚。知其不可也。今直題爲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次序。而皆以黑白之位。又孰受之。而孰傳之耶。答袁書止有八卦黑白之位。而無六十四卦。又云。三白三黑。一黑二白。一白二黑等語。與今圖亦有不同。此書云。黑白之位。亦非古法。今欲易曉。故爲此以寓之。後書云。僕之前書。已自謂非是。古有此圖。只是今日以意爲之。寫出奇偶相生次序。令人易曉矣。則又明指六橫圖而言。非黑白之位。故竊疑袁書此一節。或後勦入之。以爲九圖張本。而非本文。又其後云。此乃易中至淺至近而易見者。黑白之位。原非易中所有。其文義都不相屬。答袁書凡十一論黑白。僅見於此。而他書皆以奇偶論。其或有增損改易。而非本文。未可知也。卦變圖。啓蒙詳之。蓋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象傳卦變。偶舉十九卦。以爲說耳。今圖卦變。皆自復姤臨遯等十二辟卦而來。以本義考之。惟訟晉二卦爲合。餘十七卦。則皆不合。其爲謬妄。尤爲顯然。必非朱子之舊明矣。故嘗反覆參考。九圖斷斷非朱子之作。而數百年以來。未嘗有覺其謬者。蓋自朱子既沒。諸儒多以其意。改易本義。流傳既久。有所寡入。亦不復辨。馬端臨文獻通考。載陳氏說本義。前列九圖。後著揲法。疑卽筮儀學者遂以九圖揲法。爲本義原本。所有後之言本義者。莫不據此。而不知本義之未嘗有九圖揲法也。明永樂大全出。以本義改附易傳。而九圖筮儀。遂爲朱子不刊之書矣。今詳筮儀之文。絕不類朱子語。其註有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按儀禮士冠禮。特性饋食禮。少牢饋食

禮筮者皆西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廟。筮者北面。今直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此等警說。不知何來。推求其故。則學易者。但見漢上易叢說。有引儀禮筮宅者。北面之文。而並未嘗考之。儀禮也。朱子豈不見儀禮者。而疏謬者是耶。由是以言。筮儀亦斷非朱子之作。而通考所云。前列九圖。後著撰法者。皆爲相傳之誤。而不可以據信矣。余故曰。易九圖。非朱子之作也。後之人。以啓蒙依放爲之。又雜以己意。而盡失其本指者也。今考其大略如此。其碎義瓌說。有相發明者。別附於後。世之君子。得以覽觀。而審其是非焉。謹按易本義九圖。沿誤已久。其讀朱子之書者。因而至疑。而未能考索精詳。決然辨其非真。其不讀朱子之書者。援據古經。而不暇尋求源委。肆然詆其非是。先生之論。真足破千古之誤。指後學之迷。而使詆訶者之爽然失。赧然羞也。論後九則。條分縷析。至纖至悉。極爲明了。讀先生雜著。自知其家禮考曰。家禮。非朱子之書也。家禮載於行狀。其序載於文集。其成書之歲月。載於年譜。其書亡而復得之。由載於家禮附錄。自宋以來。遵而用之。其爲朱子之書。幾無可疑者。乃今反復考之。而知決非朱子之書也。李公晦敘年譜。家禮成於庚寅。居祝孺人喪時。文集序不紀年月。而序中絕不及居喪事。家禮附錄。陳安卿述朱敬之語。以爲此往年僧寺所亡本。有士人錄得。會先生葬日。攜來。因得之。其錄得攜來。不言其何人。亦不言其得之何所也。黃勉齋作行狀。但云。所輯家禮。世所遵用。其後多有損益。未及更定。既不言成於居母喪時。亦不言其亡而復得。其書家禮後亦然。敬之。朱子季子。公晦。勉齋。安卿。皆朱子高第弟子。而其言參錯。不可考據。

如此。按文集朱子答汪尚書書與張敬夫書呂伯恭書其論祭儀祭說往復甚詳汪呂書在壬辰癸巳張書不詳其年計亦其前後也壬辰癸巳詎庚寅僅二三年家禮既有成書何爲絕不之及而僅以祭儀祭說爲言耶陳安卿錄云向作祭儀祭說甚簡而易曉今已亡之矣則是所亡者乃祭儀祭說而非家禮也明矣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及家禮者惟與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納一哥之語此儀禮經傳通解中家禮六卷之四而非今所傳之家禮也甲寅八月跋三家禮範後云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願以衰病不能及已後之君子必有以成吾志也甲寅距庚寅二十年庚寅已有成書朱子雖耄老豈盡忘之至是而乃爲是語耶竊嘗推求其故此必有因三家禮範跋語而依仿以成之者蓋自附於後之君子而傳者遂以託之朱子所自作其序文亦依仿禮範跋語而於家禮反有不合家禮重宗法此程張司馬氏所未及而序中絕不言之以跋語所未有也其年譜所云居母喪時所作則或者以意附益之耳敬之但據所傳不加深考此如司馬季思刻溫公書之比公晦從游在戊申後其於早年固所不詳祇敝所聞以爲譜而勉齋行狀之作在朱子沒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又爲敬之所傳錄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辭略而不盡其書家禮後謂經傳通解未成爲百世之遺憾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後之人以朱子家季子所傳又見行狀年譜所載廖子晦陳安卿皆爲刊刻三山楊氏上饒周氏復爲之考訂遵而用之不敢少致其疑然雖尊用其書實未有能行者故於其中謬誤亦不

及察徒口相傳以熟文公家禮云爾。惟元應氏作家禮辨。其文亦不傳。僅見於明邱仲深濬所刻家禮中。其辨專據三家禮範跋語多疏略。未有一解世人之惑。仲深亦不然之。故余今徧考年譜行狀。及朱子文集語錄所載。俱附於後。而一一詳註之。其應氏邱氏語。亦並附焉。其他所摘謬誤。亦數十條。庶來者有知。家禮決非朱子之書。而予亦得免鑿空妄言之罪也。夫按此篇後載家禮後考。及家禮考誤。五十餘則。旁搜博考。證據詳確。觀之則知世所稱文公家禮。實非朱子之書矣。蓋先生於朱子之書。反覆味玩。身體力行。者數十年。其朱子先後用功若何。往來問答若何。晚年指歸若何。心領神會。言之親切。不啻朱子之自爲言也。其答朱宗洛書曰。前辱手書。以病未及作答也。昨覆閱鄒琢老所寄年譜。其規模大槩。本之尊公先生。而議論則多取愚說。所增入文集語錄。欲發明朱子學問次第。爲舊譜之所未及。其刪削聯比。甚費苦心。而考訂歲月先後。尤極精密。但不著舊譜異同。僅指摘其舛誤。間有增入數條。亦不言其所據。又以他人之說。與己說混而不明。此則非著書之體也。主靜之說。前與尊公先生。往復論難。卒不能合。大抵此等向上地位。與吾人相去甚遠。未可以意見窺測。今但以文集語錄求之。略見彷彿。非敢自立一論也。程子曰。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又曰。言靜則偏了。而今且只道敬。又曰。若言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朱子之論本此。而發明尤詳。如曰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不可專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說。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此其大指。亦瞭然矣。朱子教人。專以四書集註章

句。而集註章句。未嘗有主靜一語。大學或問。發明敬者。聖學所以成始成終。最詳且盡。只言主敬。不言主靜也。主靜之說。出於周子。朱子作濂溪祠記。凡四。未嘗一及主靜。以此爲證。更大煞分明矣。太極圖解。以仁義中正。分動靜而言。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工夫。其引翕而後闢。專而後遂。亦言其先後輕重之序耳。下言君子小人。只以敬肆分之。不及主靜也。尊公先生。謂必從主敬。以透主靜消息。以愚見妄論之。則既曰主敬。又曰主靜。心有二主。自相攖拏。非所以爲學。又主敬之上。更有主靜一層。未免頭上安頭。是太極之上。又有無極。上天之載之上。又有無聲無臭。恐其卒歸於虛無寂滅而已。朱子以靜爲本。必曰主靜之論。皆在己丑庚寅間。壬辰癸巳以後。則已不主此說。其或隨人說法。因病與藥。亦有以靜爲說者。而非學問之通法也。至於從居敬以透主靜消息。則反復朱子之書。未有所據。故未敢以爲信然耳。來示所云。與舊說略有不同。而未免以主靜兼說。至所論朱子爲學次第。以愚見求之。亦有未盡合者。蓋朱子自十五六時。卽用力爲己之學。內外並進。齊頭用功。未嘗有偏。卽其出入老釋。亦從心地本原處用力。故延平言其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皆就著裏體認。至於考釋經書。講磨義理。則自其時。用心爲己極矣。及見延平始悟老釋之非。其於考釋講磨。益以精密。獨受求中未發。默坐體認之旨。反而求之。未有以自信。是以延平歿。而往問南軒。已而自悟心之動靜。皆爲已發。而未發爲性體。自以爲無疑矣。比至潭州。與南軒論不合。朱子謹守師說。而南軒以求中未發。默坐澄心爲不然。至未發已發。則無以異。其後又卒從南軒。受胡

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戊子諸書。皆主此論。己丑春。乃悟已發未發之各有界地時節。於是改從程子。而於未發。復尋延平之說。又至庚寅。乃極言敬字用功親切之妙。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與呂東萊劉子澄書。與延平之云亦少異。自是指歸一定。終身守之不易。若三十年以來。考釋講磨之功。雖有淺深精粗之異。而未嘗一日廢也。蓋於答江元適書。而知戊寅前。出入釋老之非。於答薛士龍書。而知己丑前。馳心空妙之失。於答陳正己書。所云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所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臆度。則自己丑以前。亦非錯用工夫也。又云。反覆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天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者。爲不妄。此亦自明所得。非延平之傳。所能盡矣。來示云。見延平後。一意於格致上用功。己丑悟未發之旨。乃知主敬涵養。爲學問本領。似未免說成兩截。非所以言朱子之學也。又前云。主靜涵養。後云主靜持守。中又有主敬持守字。未知涵養工夫。主敬乎。主靜乎。蓋敬可以貫動靜。而靜不可以該動。其不可混而爲一明矣。來示又言。於一本涵養栽培。而平日之銖積寸累者。皆豁然貫通。此亦似說成兩截。又云。及造之熟。則至虛至靈之中。萬理咸備。是豁然貫通之後。又有造之熟一層矣。大學或問云。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無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則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無內外精粗之擇矣。補傳云。及其一旦豁然貫通。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夫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是所謂渾然一致者。非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

後。又有一層工夫。而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也。至虛至靈之中。萬理咸備。此惟顏曾方能與此。子貢以下所不得聞。今日何敢擬議及此。然嘗聞之程子曰。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何嘗有孝弟來。又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是所謂萬物咸備者。卽或問所云。心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非必事事物物。納入心中。而後徐徐自此出之也。陳白沙曰。一片虛靈萬象存。楊慈湖默自反觀。覺天地萬物。通爲一體。非心外事。與此亦復何異。而何以爲禪學乎。卽云。從格致得來。非由反觀而見。亦朱子所云。別有一物。光明燦爛。動盪流轉。必要捉取。此物藏在胸中。而後別分一心。出以應事接物也。毫釐間。其不陷而入於虛無寂滅者。幾希矣。凡此皆與鄙見有未盡合處。輒爾妄言之。亦未知其是否也。尊公先生。閉戶讀書。不涉世事。於靜中大有得力處。其於文集語類。反覆推尋。非儔輩之所能及。今日當識其苦心用功。及其自得處。而於小小離合。自可置而不論。顧念創始之難。而思有以廣續成之。常欲以文集語類。一一考其前後。而極異同之趣。其中可疑者。亦各疏於其下。以待後人之考證。此不過言語文字之間。而於學問源流。實大有關係。今已衰且病。度不足以了此望。足下與星兄。共有以成之也。嘗妄論朱子少時。知行並進。幾類於生知安行。無積累之漸者。及己丑庚寅後。指歸一定。終身不易。又與孔子之不惑。孟子之不動心。略同。其後則所謂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語錄載朱子言六十一歲。方始無疑。又云。上面隔得一膜。此皆謙己誨人。有而不居之辭。而或者以爲晚年始悟。不亦妄乎。朱子曰。曾子工夫。只是戰兢。隨履是終身事。中間一

唯乃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別有一節工夫。做得到此。而曾子本心。漸向。必欲得此。而後施下學之功也。其言最爲明了。今日學朱子之學者。只於平實切近處。加功默默。做去。而至於豁然貫通境界。且可置之。雖云射者之的。行者之歸。而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今違妄論及此。正患朱子所訶。必欲斬向得此。而後施功也。愚見若此。未知如何。幸有以訂正之。病後心思枯竭。語多冗長。前後亦有不相應處。亦不能復改正也。作字已覆。閱之語多冗長。而喫緊處。尙未分明。大抵此要分別敬靜兩字。敬者。心在之謂。與畏字相似。卽中庸之戒慎恐懼也。朱子曰。當自整頓得醒醒了。卽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而已。此言似淺。而實盡之。故居敬窮理對言。則分內外。以統體言。則未有窮理不本於居敬者。此敬所以貫動靜。而可言主敬也。至於靜。則无思无爲。寂然不動而已。及其感而遂通。則爲動。而不名爲靜。故靜與動對。而別無不與動對之靜。此靜不能以該動。而不可以言主靜也。蓋敬專以心言。動靜則以時節言。如人閉戶獨坐。默然無思。此靜也。而忽有一念之起。將禁之乎。忽有一事之來。將卻之乎。若以靜爲主。必屏絕念慮。坐禪入定。則類朱子所云。貌曰僵。視曰盲。聽曰聾。言曰啞。思曰塞者。而又必以靜統動。則雖應事接物。而其心塊然如木石。一無所動於中。又朱子所謂未發。別爲一物。與已發不相涉入。而已發之際。常挾此物以自隨者。而豈理也哉。夫人之心。不可以二用。當其動也。必不可別有一心以主靜。此亦最易明之事矣。中庸戒慎恐懼。與慎獨時節不同。而工夫則一。此卽敬貫動靜之旨。旣曰致中。又曰致和。此卽靜不可以該動之

旨。未有致中而不能致和者。未有致和而不本於致中者。此正發明敬貫動靜意。故曰。體立而後用行。其實非有兩事。而一體一用。動靜之殊。則終合并不得也。聖人發用處。在行達道時出之。而立大本。溥博淵泉。爲行達道時出之之本。若止立大本。溥博淵泉。則聖人之學。亦無所用。來示云。自此而感。自此而通。孔子六十九歲。尙未敢云從心所欲。卽七十從心所欲。尙著不踰矩三字。曾子一唯之後。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死而後已。非自此感。自此通。遂都無事也。若云。立大本。又行達道。溥博淵泉。又時出之。則仍是兩言之。而非主靜之謂矣。翕而後闢。專而後遂。此不貞則無以爲元之義。以此爲主靜之證。不又曰。元爲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不又可以主動乎。亦可以啞然而一笑矣。今之言主靜者。據朱子以主靜爲本。必曰主靜。兩書之語。皆在己丑庚寅間。言主敬者。則據朱子大學或問。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及甲辰答呂士瞻。戊申答方賓。王書。楊道夫。葉賀孫。沈憫。諸錄。皆在甲辰癸卯後。而大學或問。則朱子之手筆。以爲垂世立教之大法者。其所據之前後得失。亦自曉然矣。陽明晚年定論。所以惑世誣民者。在顛倒歲月先後。而誣四書章句集註。爲未成之書。今將力攻其失。而不悟其覆轍。可乎。凡此數條。似較爲明晰。唯一屏諸說。詳考而較正之。則合并爲一。亦必有日矣。按宗洛。朱湘陶先生之子也。先生與湘陶先生爲切磋商友。存稿中載答湘陶書三。湘陶先生歿。又重答其書。拈來書語。分十二則。詳細辨之。謂就來書剖判。自不免於破碎繚繞之病。然謂主敬窮理。以透涵養未發主靜立極之功。則斷斷非是。此可信其不誤者。又書

董管湘陶書。後引董叔重問語。而分釋之。以決宗指在主靜者。失朱子垂世立教之意。則先生之端學術。爲洛閩傳正脈。爲陽儒陰釋絕假託者。其慮亦至深遠矣。

清學案小識卷五

翼道學案

漳浦蔡先生

先生諱世遠，字聞之，號梁邨，翰林。歷官宗伯、幼稟家學，篤志程朱，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適儀封張清恪公撫閩，立菴峯書院，徵召各郡縣士子肄業其中，爲之講明正學，宣示儒宗。先生應時而出，升堂入室，得儀封之真傳。其與鄭魚門侍講書曰：在京師時，朝夕過從，俛有孜孜，志相同，道相合，分袂時，先生獨有所不忍於中者，迥出於交情聚處之外，不可不謂之知我也。前歲附張次脩信，有江南閱卷之命，心怦怦欲往，以兩弟公車外出，又繼以台灣之變，不如所願。嗣聞先生清望日隆，公明之譽溢於近遠，然世遠竊謂此不足爲先生譽也。我輩誦法古人，安肯以文衡作商賈之行，辱名喪心，自好者不爲。況先生道力素定，哉明則比公爲難，然以理真辭雅，二者律之，空疎者不錄，浮雜者不錄，驗其心得，審其學力，昭昭然若揭其衷也。此亦不足爲先生難者。竊謂學使之官，在有以振士風，而變士習，下車伊始，行一令於令長學官，曰：有能敦孝弟，重廉隅者，以名聞，并上所實行，有能通經學古，奇才異能者，以名聞，并上所論著，行之各屬，揭之通衢，雖所薦者，未必皆賢，而賢者未必薦，然本之以誠心，加之以詢訪，擇其真者而獎勵之，或譽

之於發落諸生之時。或薦之於督撫。或表宅以優之。試竣。或延而面叩之。從容講論。以驗其所長。有行檢不飭者。摘其尤而重黜責之。如是而士習不變者。未之有也。且夫士子荒經久矣。勛業撮摘。以塗有司之目。侮聖人之言。莫此爲甚。今於歲科未試之先。通行於各學曰。書藝二篇之外。不出經題。但依所限。抄錄本經。多不過五行。少不過三行。不者文雖佳。歲試降等。科試不錄。科舉至期。牌示曰。某經自某處起。至某處止。各書於卷後。夫勒寫數行本經。非刻也。先期示之。使知成誦。非慢令也。有能兼通者。場中又牌示曰。能成誦四經五經者。廩生給餼廩。童子青其衿。如是而不自勵於經學者。未之有也。昔兩漢之選博士弟子員也。以好文學。尊長上。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爲稱選。送之太常。太常籍秀才異等者。以爲郎。又有孝廉一科。得人最盛。今縱不能薦之於朝。私自褒揚。亦學政之大者。唐時有帖經墨義之科。今亦倣此意。施之。使士子無荒經之患。於學者大有裨益。先生歲試。若未暇及。科試行之未晚也。且小學一書。爲飭己敦倫之要。脩身齊家之本。士子少小。先入以養正之言。虛憍鄙陋之習。悉去。內聖外王之學。畢基於此。昔嘗以此作次藝論。題取士矣。後又移之覆試。士子多視爲具文學。使亦有以具文視者。遂使父兄師長。不以此勗其弟子。小學之廢。風俗人心之憂也。今莫若確遵功令。先期飭示曰。童子試書文二藝。次依所限。起止。書小學數行。不記者。定行黜落。如是則人爭自誦習。恐後矣。夫內篇者。十三經之精義也。外篇者。十七史之精華也。許魯齋云。吾於小學。敬之如神明。今士子尙欲通經學古。豈以簡便精要如小學。反使吏

之高關乎。世遠此數載在家鄉。凡課授子弟。以及從遊之士。皆令讀小學。講期必與經書性理參講。閩士化者頗多。然與其處卑之苦口大聲。孰若學使之行文。不勞而嘉惠靡窮乎。今之持論者。皆曰。外官惟縣令與學使最難供職。世遠竊謂此二者爲最易。夫縣令者。朝行一政。則夕及於民。與政立教。無耳目不周之處。無中隔之患。古人所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也。學使無刑名錢穀之繁。惟以衛文勸學。廣勵學官。振飭士子爲職業。草偃風行。比地方職守者尤易。或又以爲是二者皆有掣肘之患。不知所謂掣肘者。多由於自掣。非盡人掣之也。夫布衣則古稱先。自強不懈。人猶稱其嚴毅清苦。力行可畏。況居官哉。但氣不可勝。事不可激。當謹確完養。以合乎中耳。謂見掣於人。吾未之聞也。世遠邇來無四方志。今歲撫軍呂公。又禮至鼇峯。日取先生所示羞惡之說。與諸生深切而講明之。會城氣習甚重。然就中亦必有超俗成材者。心誠求之而已。江南學使。前有余林二同鄉前輩。繼爲同門謝君。皆未有一字之遺。獨於先生倦倦者。恃惠子之知我也。其寄寧化五峯諸生曰。貴業師貫一。相聚都門。屢稱諸賢志道之心甚銳。深爲喜慰。是日重陽。正當休沐。持諸賢請業之書相示。不佞見之喜而不寐也。年富力強。何事不可爲。只直捷要學聖人。夫求爲博雅。則限於資。榮顯富厚。則限於命。惟直捷要學聖人。可以操之自我。眼前立大志向。定大規模。隨所讀之書。身體心驗。隨所行之事。遷善改過。開其學識。使益宏裕。養其德器。使益堅定焉。斯已矣。蓋之來書。謂澄本清源。惟在義利一關。此最得之。義卽天理。利卽人欲。當認得透徹。斷得斬截。如寫書來京。

所言學業有一毫不本中心發出。或拾前人成語。要使見者。稱爲有志。此便是浮外。爲人之心。卽利心也。思大來書。稱近日體認。吾未見剛者一章。與整齊嚴肅四字。覺更緊切。甚是。朱子謂徒得一二謹厚之人。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故聖人只思得一剛者。蓋氣質剛勇。始足任道。但戒浮氣矜氣耳。眼前非必便能事事合中。尙須細加涵養。然軟靡無氣骨人。必不能有爲也。程子論學之切。莫要於主敬。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然此際加功最難。過於矜持。則苦而難久。稍寬緩。又便怠弛。惟立志既堅。躬行又力。用謝氏心常惺惺之法。常自提撕斂束。自然坐立不至放佚。心體不至昏怠。以此窮理。心極清明。以此克己。氣極勇決。更日加涵養。自然德成而學就。所謂徹終工夫也。又謂時文恐荒正業。欲暫去之。夫時文亦代聖賢以立言者。只要心得。而寫以時文之體勢耳。心有實得。則文字自有精采。科名在其中矣。程子謂科舉不患妨功。惟患奪志。此言盡之。至文公家禮。最切日用。未有學道之人。而不行禮者。此時得行卽行。不可有待也。且化民成俗。莫不於此。思源嚮道。自比北溪。卻誰當得朱子。惟取朱子北溪之書。體究實踐。不遺餘力。則亦朱子北溪矣。況家有賢父兄。庭訓之下。益加刻勵。使父子繼美。與宋代胡文定蔡西山二家比隆。是所深望也。與之來書。謂取誠意章默會。愈覺警切。此欺慊之介。體察入細。則毛髮竦然。願更策勵。居業錄體勸極有益。敬齋只一布衣。惟能立志居敬。苦學程朱。故能廟祀百世。觀其辨別。何等精嚴。用功何等堅苦。若有一念不實。不但鬼神不可欺。天下後世。更不

可欺也。學山謂朱子全書閱畢，欲讀近思錄，全書中有無限道理，體用俱備，近思錄則領要存焉。總在讀時，句句切己，行事時，刻刻對照耳。昔在宋代，吾國名儒甲天下，多在延建，今日臨汀，風土人情最近古。貴業師倡之於前，諸賢互相講勵，如上灘之船，不上不止，則道南之盛，復見於今矣。不得面暢，屬望之深，忘其鄙謏，然皆肝膈之要，不宜其與雷貫。一曰兩載都門，相晨夕也，以令祖母年高，急於趨省，不敢款留，歸後忽忽如有所失，不佞有疑莫析，兒輩不得聆誨言，能無繫念。不佞自數年來，會友天下士，要如賢友之純心篤志，以第一等人爲可學而至，講明踐履，不少懈者，有幾人哉。學者患於無志，有志矣，又苦不能篤實篤實矣，又苦不能曉事，以陳北溪之賢，受業漳州，與聞至道，越十年，往見朱子於竹林精舍，猶謂其尙少下學之功，勉之曰：當學會子之所謂實，勿遽求會子之所謂一。當學顏子之博約，勿遽求顏子之卓爾。北溪自此精進有加，蓋篤實之難也。以司馬溫公之學識，一代寧有幾人，明道猶謂君實不曉事，使明道得大用於世，其明通公溥，比之溫公，自是不侔。然溫公尙未足當曉事之稱，由是言之，學之進境，豈有涯哉。賢友年方三十有三，朝之巨公見者，無不崇獎，庶所謂篤實而曉事者，然以北溪司馬二公律之，有不爽然若失乎。又何加焉。仍在精義集義二者交勗而不息焉耳。五峯諸生，得承指授，英特不羣，皆任道之器也。然近之君子，囿於科舉，格於習尙久矣，鄉人所不屑矣，必勉之使爲天下所不可少之人，匪徒爲天下不可少之人，又當爲一代不可少之人，匪徒爲一代不可少之人，又當爲千百代所不可少之人，志銳

守堅。捐其所甚利。而追其所必至。自然日進於高明。臻於光大矣。夫鼓其趨而指其程途。師友之事也。餘則在學者之自勉而已。有己未克。誰則知之。半途而廢。誰能禁之。不佞望之深。幸爲我勗勵之。不佞粗疏寡陋。然此心實未嘗一刻少懈。賢友嘗勗以靜時加功。靡日不體斯言。庶後日相見時。稍進故吾也。先生窮理精密。律身謹嚴。識量深宏。節操堅定。退而居家。進而在朝。所行皆有益於人之事。所言皆有益於人之言。侍講醒數年。常以天地性命之奧。道心人心危微之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周程張朱之心傳。從容陳奏。荷蒙天藻褒嘉。榮耀千古。亦儒林之大盛事矣。卒證文勤著有二希堂集。

寧化雷先生

先生諱鉞。字貫一。號翠庭。翰林。歷官通政司通政使。初補諸生。從漳浦蔡文勤學。得造道入德之方。舉於鄉。至都不投公卿一刺。以陸平湖不敢見魏蔚州爲比。謹守規矩繩墨。克治嚴密。踐履篤實。嘗謂李貫之得力喚起截斷四字。頻喚起真心。敬以直內之要也。每截斷思念。義以方外之本也。又謂朱子與何叔京云。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使自內外帖然。按此是講學第一緊要處。小學一書。所當服膺踐履。又謂一刻不持重。便害德性。一刻不專一。便荒本業。一刻不警惕。便墮晏安。晏安溺志。則害德性。荒本業。不待言矣。又謂朱子仁說。讀之既久。令人見得本體融通流貫處。功夫精切周遍處。蓋生理涵於心。爲心之德。而義禮智統是矣。此生理涵於心。卽溫然愛人利物之心。爲愛之理。故朱子一言以蔽之。

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各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也。所謂心之德者。此也。所謂愛之理者。此也。明乎心之德愛之理。非有二。此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卽天地塊然生物之心。而本體有不融道流貫者乎。中間引夫子之言。仁則由體而用。自常而變。一私不容自匿。一理不容或虧。而工夫有不精切周遍者乎。又發明程子愛不可以言仁。而愛之理爲仁。則性情之界限明。而脈絡通。本體之妙莫非生生之理者。益以著矣。辨楊謝之不識仁體。泛言同體者。無警切之功。專言知覺者。少沈潛之味。則功夫之實。在乎操存涵養。克己力行。然後可以自全其生生之理者。益以明矣。又謂孔子性相近之言。實萬世言性之宗旨。孟子性善之言。正是相近之實際。相近者。善之相近也。以萬物爲一體者。堯舜之仁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可謂不與堯舜之仁相近乎。故曰性善也。擴而充之。人皆可以爲堯舜也。必待擴充之力者。氣質有不同也。孟子言性。與孔子無二旨也。又謂道心卽性也。人心之正者。道心爲之主。卽性宰乎氣也。人心之偏者。道心之有蔽。卽性汨於氣而失焉者也。非道心爲一心。人心又爲一心也。如飲食男女之欲。人心也。而道存焉。知道存。卽道心也。知其爲道而肆焉。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矣。故必道心爲主。人心聽命也。是知謂心卽性也。非也。離心性而二之者。亦非也。又謂學問之道。一以貫之。孝而已矣。是故以父母之心爲心。天下無不友之兄弟。由父母而上之。則祖宗也。以祖宗之心爲心。天下無不和之族人。由祖宗而上之。則厥初生民之天地也。以天地之心爲心。天下無不愛之民物。至於民胞物與。學問之道。無以加矣。

要自孝之一念積而充之。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乎孝。嗚呼！此其所以通神明，光四海，而爲至德要道與？又謂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此可悟孝之爲道，無所不貫。又謂天下無性外之物，凡身之所具，耳目手足，聰明恭重之理，皆是也。凡身之所接，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親義序別信之道，皆是也。凡天地盈虛消息之妙，萬物生長收藏之宜，皆是也。朱子論格物，卽孟子之言知性，此可悟矣。又謂太極者，誠也。誠之之功，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以直內，誠之源也。義以方外，誠斯立焉。必直內乃能方外，卽主靜之意也。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則人極立矣。又謂孔顏之樂，如何尋處？先儒隱而不發，竊思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數語可形容孔顏樂處，何也？卽此生意之盎然，一心藹然四達者也。所謂仁也。顏子心不違仁，雖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也。孔子中心安仁，雖疏水曲肱，此樂亦在其中也。然則欲尋孔顏之樂，亦默體吾心之生意而已矣。大抵生意是聖學真種子，克己如耨草，涵養乃灌溉培育之功。由是欣欣向榮，暢茂條達，而不容已焉。孟子所謂樂則生矣，此之謂也。學者必有見於此，實加克己涵養之功，孔顏之樂方可尋得。不然，水流花放，無非生意，於我何有哉？又謂以性理二字分言之，性體渾然，析之爲仁義禮智，脈絡分明，是之爲理。驗之身，則肅又哲，謀推之倫，則親義序別，皆理也。卽皆性也。復性在於循理，循理在於盡分。蓋性渾淪，而理有條緒，然理廣大，而分更親切。如孝之理無窮，而吾有分內當盡之孝，忠之理無窮，而吾有分內當盡之忠，隨在盡分，則理得而性無虧矣。格物者，格此力行者行

此豈待遠求哉。先生於近代眞儒。宗法陸平湖張桐鄉兩先生。其序陸子年譜曰。古之學者。未有不知行並進者也。不離乎日用飲食。綱常民物。則曰下學。不創爲新奇詭異。幽深元渺。則曰正學。自孔孟至程朱。遠明之薛胡。一脈相傳。如世系之有大宗小宗。其他旁門異趨。分之爲庶孽。假之爲螟蛉而已矣。我朝治教休明。名儒輩出。而從祀文廟。惟平湖陸子一人。蓋醇乎下學之功。卓乎正學之的者也。表章陸子。所以示學者之趨向。指歸。然或隱微幽獨。不離富貴利達之見。徒以講學立名。嘖嘖焉辨異同。爭得失。口說自勝。無益也。陸子之言曰。學者必從羞乞。墮賤。蠶斷。辨陽儒陰陰釋。始。鉉謂學者辨陽儒陰釋。必從羞乞。墮賤。蠶斷。始。嘗讀陸子文集學術辨。與湯潛庵先生諸書。於姚江之學。可謂攻其壁壘。搗其巢穴。不遺餘力矣。然使陸子窮達出處。有一不合乎道。治身檢心。無人所難能之定力。兩任縣令。無人所莫及之治績。一載臺中。無人所不敢言之正論。則講說雖明。辨駁雖切。亦何足以厭天下後世之心。而稱天下之儒宗哉。河南張清恪公學。與陸子同。嘗刊其遺書。以傳於世。令嗣君西銘。復增定陸子年譜。考訂既確。包括無遺。陸子生平。體用兼該。知行並至。具於此。學者探討服習。如入其門。登其堂。而聆其警發。瞻其儀範。與親得陸子而師之。無以異。鉉懼終身爲道外之人。願與天下同志之士。服膺而弗失焉。其序張楊園先生全集曰。向見陸清獻公衛濱日鈔。極推楊園張先生。繼見寶應朱止泉遺集。論學術稱楊園爲最醇者。願先生著述。蜀山草堂初鈔板燬於火。所流傳者。初學備忘錄。訓子語二冊。竊謂學者得此。已足爲入門階梯矣。然

而先生明體達用之全量。未之見也。都門於同年傳謹齋處。獲覽海寧祝孝廉人齋所編集。乃益信先生在前明爲辭胡之後勁。在我朝爲清獻之前茅。蓋先生少嗜姚江。中師蕺山。卒歸於洛閩。其爲學切實爲己。庸言庸行。慥慥不息。而欲然不以師道自居。閒論史及時務。皆關繫社稷蒼生之計。而退然不爲出位之謀。嗚呼。學術之敝。明季極矣。東林而後。夏峯二曲。尙多騎牆先生。獨粹然一出於正。且身處草野。日抱發憂。荒江寂寞。惴惴念亂。其心固未嘗一日忘天下也。學者讀是書。當思先生遭困阨流離。內治嚴密。究心經濟。而終身韜晦。不自表襮如此。吾儕幸際文治光昭之世。優游膠庠。顧乃闕冗偷安。小得自炫乎。使者視學兩浙。有董率之責。前已刊布清獻公年譜。以助多士。茲喜蕭山朱學博志尙正學。諸生皆知向方。重鏡先生全集成。爰不揣而序之。觀此可以知先生之所宗主矣。他若象山禪學考。陽明禪學考。鵝湖說。以及金華院試示諸生。東林書院示諸生。嚴州試院與諸生。論格致傳義答諸生。問毛西河語。不亦辨之嚴而言之切乎。與清獻學術辨同功矣。所著有經筵堂詩文集。自恥錄。聞見偶錄。讀書偶記。校士偶存。共若干卷。建寧朱君梅崖序其文集。有曰。公之學。以躬行爲主。以仁爲歸。以敬義爲堂戶。以人情事理爲權衡。以六經爲食餌。以文藝爲紳佩。以獎引天下之士爲藩牆。而於邪正之界。流漸之漬。析之尤精。防之尤豫。大要宗朱文公。而以薛文清陸清獻二公之書爲譜牒。生平出處。按之固已無一不合於道。所謂文章則皆本其躬行所得者。而慰唁問答。解惑條指。發德辨姦。析事類情。以綜王道之要。以會天命之精。斯言

蓋盡其大略云

婺源江先生

先生諱永字慎修。專心經學。博通古今。本義理爲考據。通萬彙於一源。生朱子之鄉。聞朱子之教。凡紫陽之極廣大極精微處。先生推擴之。研窮之。不遺餘力。其禮書綱目序曰。禮樂全經。廢缺久矣。今其存者。唯儀禮十七篇。乃禮之本經。所謂周豎二代。郁郁乎文者。此其儀法度數之略也。周禮爲諸司職掌。非經曲正篇。又逸其冬官。蓋周公草創未就之書。禮記四十九篇。則羣儒所記錄。或雜以秦漢氏之言。純駁不一。其冠昏等義。則儀禮義疏耳。自三禮而外。殘篇逸義。亦或頗見他經。論語。孟子。爾雅。春秋內外傳。大戴家語。孔叢等書。諸子則管子。荀况。漢儒則伏生。賈誼。劉向。班固之徒。亦能記其一二。然皆紛綸散出。無統紀。至於聲律器數。則又絕無完篇。樂記但能言其義。已失其數矣。夫禮樂之全。雖不可復見。然以周禮大宗伯考之。禮之大綱有五。吉凶軍賓嘉。皆有其目。其他通論制度之事。與夫雜記威儀之細者。尚不在此數。樂則統於大司樂。律同度數。鏗鏘鼓舞。亦必別有一經。與禮相輔。竊意制作之初。當如儀禮之例。事別爲編。網以統目。首尾備貫。條理秩然。所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者。此也。散逸之餘。儀禮正篇猶存。二戴之記者。如投壺。奔喪。遷廟。毀廟之類。已不可多觀。其他或一篇雜錄吉凶。一事散見彼此。又或殷周異制。紀載互殊。學者未由觀其聚。則亦不能會其通。夫禮樂之全。已病其闕略。而存者。又病其紛案。此朱子儀禮經

傳通解所爲作也。朱子之書以儀禮爲經。以周官戴記及諸經史雜書輔之。其所自編者曰家禮。曰鄉禮。曰學禮。曰邦國禮。曰王朝禮。而喪祭二禮屬之勉齋黃氏。其編類之法因事而立篇目。分章以附傳記。宏綱細目。於是粲然。秦漢而下未有此書也。顧朱子之書脩於晚歲。前後體例亦頗不一。王朝禮編自衆手。節目疏闊。且未入疏義。黃氏之書喪禮固詳密。亦間有漏落。祭禮未及精專。修改較喪禮疏密不倫。信齋楊氏有祭禮通解。議論詳贍。而編類亦有未精者。蓋纂述若斯之難也。永竊謂是書規模極大。條理極密。當別立門目以統之。更爲凡例以定之。蓋哀集經傳。欲其核備而無遺。釐析篇章。欲其有條而不紊。尊經之意。當以朱子爲宗。排纂之法。當以黃氏喪禮爲式。竊不自揆。爲之增損。彙括以成此編。其門凡八。曰嘉禮。十九篇。曰賓禮。十篇。曰凶禮。十七篇。曰吉禮。十五篇。皆因儀禮所有者。而附益之。曰軍禮。五篇。曰通禮。二十八篇。曰曲禮。六篇。皆補儀禮之所不備。樂一門居後。五篇。總百單六篇。八十有五卷。首三卷。共八十八卷。凡三代以前禮樂制度。散見經卷雜書者。蒐羅略備。而篇章次第。較通解尤詳密焉。屢易藁而書成。姑繕寫本文。及舊註一通。名曰禮書綱目。若夫賈孔諸家之疏。與後儒考正之說。文字繁多。力不能寫。且以俟諸異日。嗚呼。禮樂之書。精微廣大。前賢勤勤補綴。具有深旨。末學何敢與知。顧敢以其謏陋之識。輒改已成之緒。蓋欲卒朱子之志成禮樂之完書。雖僭妄有不辭也。世之君子。取通解正續三書參之。是編考其本末。究其離合異同之故。或亦諒永之心也夫。其朱子原訂近思錄集註序曰。道在天下。亙古長存。

自孟子後。一綫弗墜。有宋諸大儒起而昌之。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其功偉矣。其書廣大精微。學者所當博觀而約取。玩索而服膺者也。昔朱子與呂東萊晤於寒泉精舍。談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宏博無涯。恐始學不得其門。因共掇其關於大體。切於日用者。爲近思錄十卷。凡義理根源。聖學體用。皆在此編。其於學者。心身疵病。應接乖違。言之尤詳。箴之極切。蓋自孔曾思孟以後。僅見此書。朱子嘗謂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又謂近思錄所言。無不切人身。救人病者。則此書直亞於論孟學庸。豈尋常之編錄哉。其間義旨淵微。非註不顯。考朱子朝夕與門人講論。多及此書。或解析文義。或闡發奧理。或辨別同異。或指摘瑕疵。又或因他事及之。與此相發。散見文集。或問語類諸書。前人未有爲之蒼卒者。宋淳祐間。平巖葉氏采進近思錄集解。採朱子語甚略。近世有周公恕者。因葉氏註。以己意別立條目。移置篇章。剖析句段。細校原文。或增或復。且復脫漏譌舛。大非寒泉纂集之舊。後來刻本相仍。幾不可讀。永自蚤歲。先人授以朱子遺書原本。沈潛反覆有年。今已垂暮。所學無成。日置是書案頭。默自省察。以當嚴師。竊病近本既行。原本破碎。朱子精言。復多刊落。因仍原本次第。哀輯朱子之言。有關此錄者。悉採入註。朱子說未備。乃採平巖及他氏說補之。間亦竊附鄙說。盡其餘蘊。蓋欲昭晰不厭詳備。由是尋繹本文。彌覺義旨深遠。研之愈出。味之無窮。竊謂此錄。既爲四子之階梯。則此註。又當爲此錄之牡輪。開局發鑿。祛疑釋蔽。於讀者不無小補。晚學幸生朱子之鄉。取其遺編。輯而釋之。或

亦先儒之志。既以自勗。且公諸同好。其相砥礪焉。禮書綱目。凡八十八卷。引據諸書。釐正發明。足終朱子未竟之緒。近思錄集註。病周氏近本破碎。仍還原本次第。哀輯遺書之涉此錄者。以補平巖之所未備。此皆有關學術之大者。至其於制度名物。律呂音韻。天文算法。無不稽考精審。所著有周禮疑義舉要七卷。禮記訓義擇言六卷。深衣考誤一卷。律呂闡微十卷。律呂新論三卷。春秋地里考實四卷。鄉黨圖考十一卷。讀書隨筆十二卷。古韻標準四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河洛精蘊九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恆氣注。天辨。歲實消長辨。天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各一卷。考訂朱子世家一卷。卒年八十二。

臨桂陳先生

先生諱宏謀。號榕門。進士。歷官大學士。諡文恭。學以誠一不欺爲主。不尙空談。不取辨論。溯考古聖賢名臣名儒之嘉言懿行。一一尊而奉之。踐而履之。心與古印。事與今宜。推己及人。無私於己。嘗曰。是非審之於己。毀譽聽之於人。得失安之於數。三者缺一。皆有病。須隨時隨事。有此定見。乃爲腳踏實地。余最愛范文正公云。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數語中原。包得義命二字。在中庸素位而行一章。無非此義。孔子所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又曰。學問須看勝似我者。境遇須看不如我者。昔年愛此二語。書之座右。嗣是三十餘年。益覺道理精常。無所不包。亦確乎不可移易。倘境

遇看勝似我者。則怨尤伎求。無所不至。學問看不如我者。則驕傲怠惰。亦無所不至。學術人品事功。出乎此。則入乎彼。以此爲人鬼關頭也可。又曰。莫作心上過不去之事。莫萌事上行不去之心。斯云無咎。必爲世上不可少之人。必爲世人不能做之事。庶非虛生。此余爲諸生時題書室語。至今思之。負愧良多。知之非艱。行之維艱。敢不勉旃。又自箴十則曰。謹言語以寡過。節飲食以尊生。省嗜好以養心。耐煩勞以盡職。慎喜怒以平氣。戒矜張以集事。絕戲謔以敦體。崇退讓以和衆。愼然諾以全信。減耗費以惜福。又與人手札。多關勸懲語。嘗寄某曰。凡事不顧公事之有益與否。而先持一自以爲是之意。見是己者樂之。非己者惡之。此爲剛愎自用。滿盈招損。不但於公事之無益。卽自己亦受虧損不淺。又吾輩處不如意之事。遇不如意之人。惟益反躬自責。靜氣平心。以求一至是無非之道。弭謗在此。免禍亦在此。舍此而別生角抵之計。恐無益而有害也。又承勗以無倦二字。實爲切要。有恆可以基作聖。而無恆則不可以作巫醫。夫子論近仁剛則兼毅。曾子論士宏必及毅。蓋恆者。常久之心。毅者。定力之謂。皆無倦之謂也。且以觀天下古今之事。愈遠大。則愈非旦夕可以觀效。而有旦夕可以觀效者。決非遠大。利害固久而後見。是非亦久而後明。有識者計久遠。不計目前。爲民物不爲一己。當時或以爲迂。而久之業。恆基於此。苟有倦心。則稍有挫折。便生消沮。其何以濟。又生平無他嗜好。每處一地。臨一事。卽就其地其事。悉心講求。以期稍有裨益。然志廣願奢。百未如願。事雖未成。心實難已。有時過於勞瘁。而亦不覺。覺亦不復惜也。年來精力漸不如

前而又當此煩劇之地。隨事經理。已苦難支。若遇有疑難。心要如此。而力有不能者。則寢食作止。常懸心目。不能擺脫。不以事累心。役物而不役於物。捧讀明訓。益服知我之切。而愛我之深也。諸儒語錄。不免偏勝有疵。一經朱子。悉歸醇正。有如布帛菽粟。可以療飢。可以禦寒。近世言學。亦知遵尚朱子。而用功止憑口耳。逞技惟在詞章。終日讀書作文。未知所讀之書。於己何益。所作之文。於世何用。其業居然讀書人。亦未嘗不以讀書人目之。究之於身世。毫無所益。甚有所存所行。與書全相反者。使世人謂書可以不讀。讀書不必有用。皆由於此。是當以聖門知行並進之語。因人指點。隨時印證。庶幾挽頹風於萬一耳。又士人惟身心。最爲切近。其用功亦惟存心克己。二者最爲喫緊。此處用得一分工夫。便有許多得理之事。所謂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也。然官場中所汲汲講求。以爲要務者。卻不在此。但須儀文習熟。機緣湊合。便爲得手。程子云。世人事事要好。惟自己一個身心。卻不要好。待事事好時。此身心先已不好了。今日官場內。所爲待好。正所謂身心先已不好者也。又古聖賢之微言精義。散在典籍。惟讀書可以通其解。亦惟讀書可以踐其實。如止以詞意爲學。雕琢雖工。無關性情。卽或矯語性命。又未免談空說幻。墮入理障。既無益於身心。更何裨於民物。書自書而我自我。世人所以目讀書爲口頭禪。謂作文爲敲門瓦。負此書亦重負我矣。大人實踐錄。從孟子大體小體句。獨得真諦。指點親切。曲暢旁通。格物者。格此也。致知者。致此也。修齊治平。亦卽此而推也。大體立。而小體無權。天理流行。人欲退聽。克己卽所以復禮也。大禮立。而小體

效用。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踐形。卽所以復性也。又來札於讀書爲學之是非利弊。暢切言之。語語從體認中來。循環展誦。實從我心。試思國家何所需於文藝。而以此取士耶。蓋謂能作文者。必曾讀書。能讀書者。必能明白道理。變化氣質耳。不謂揣摩術工。讀書者自讀書。而於道理。不求甚解。卽心能解之。而言與行背。以致不能變化其氣質。又焉能澤及於民物。今日欲救讀書之弊。而收取士之效。惟有講求身心格致之學。知在此行亦在此。以此學。卽以此仕。庶幾近之。又所論我見一語。尤爲切中士大夫之病。一有我見。則或憑意見。或顧利害。甚至以我之行止。爲理之是非。不難強事以就我。更不難苦天下人以遂我。此皆有我之見爲累也。又宦海無定。經一番波浪。增一番閱歷。古人於橫逆之來。必三自反。非空空引咎也。正可卽此以爲熟察人情。克治身心之地耳。又人之聰明材力。不相上下。業事詩書。亦無不明白義理。辨別徑路。及臨事稍涉利害。每止圖目前。不顧久遠。止顧一己。不顧天下。良由看得一身之富貴太重。故看得君民之事太輕。年來以此觀人。卽以此自責。昨聞名論。以萬物皆備之我爲我。人有不協。皆我之責。則視國家之利害。皆我之利害。天下人之賢愚。皆我之賢愚。上下千古。參贊位育。無非我分內之事。迹似待我者輕。其實待我者極重。先儒以西銘一章。爲仁字源頭者。卽此意也。又來札戒懼慎獨。說得如許親切。大學八條目。無非一層緊似一層。治平事業。總歸根於誠意正心。中庸放之彌六合。而卷之退藏於密。亦卽此意。所云愈嚴密。愈廣大。已將中庸之層次主腦。該括無遺。非實在此等處痛下克治苦功。不能道此。又

近來功利詞章之習流而不反。讀書者所在不乏。顧書自書而我自我。每見讀書之人。與未讀書者無以異。讀書之後。與未讀書時無以異。竟似人不爲科第。則無取乎讀書。讀書已得科第。則此書可以無用矣。居嘗窺見及此。耿耿於懷。學約中偶一發明。而筆墨荒疏。詞多淺率。竊恐未足爲多士則也。諸君重刊各撰序文。獎許過甚。心竊愧之。然士者四民之倡。而官司又多士之倡也。各持此意。自勉勉人。化行自上。教成於下。羣務於有用之實學。使境內士子。以讀書爲克治身心之事。毋以文章爲敲門之瓦。則士習由此而端。民風由此而厚。治化出其中。人才亦出其中。此又吾之所厚望也。又爲己一賦。具見抱負。古之學者爲己。聖人垂訓。人多囿。讀過不肯體認己字。如自私自是。好逸惡勞。趨利避害。樂安忘危。自以爲爲己之道。當如是。而不知己字看錯。所學豈復可問。程子云。爲己者。其終至於成物。爲人者。其終至於喪己。實挾千古爲己爲學之精蘊。又身世之事。凡可知者。皆理也。凡不可知者。皆數也。理本可知。而不求知。數本不可知。而強欲知之。卽云巧中。徒亂心意。何裨實事。來示正復相同。卽此當吾輩講學一則何如。又古人窮經。足以致用。凡不能致用者。不可謂之窮經。然窮經而不能求其切於身心倫物者。亦必不能致用。近見人畢生讀書。而不能有用。皆坐看得書中所言不甚親切之故。而經義尤甚也。又士人惟功名得失。可以聽之於數。至於學問器識。全由人事。有一分工夫。便有一分進益。處可以用功之境。值可以用功之時。而因循錯過。不但他人見輕。卽自己亦不免於後悔。古人之學問。要看勝過我者。境遇要看不如我者。二

語實爲萬全良劑。隨時隨事。以此著想。則無自足自棄之病。亦省卻多少希冀妄想矣。至於門內之事。總要看得骨肉貴重難得。則財物自皆落後一層。匪惟不可計較。且不必計較也。又中祕書多。心得在人。爲詩詞歌賦而讀書者。風雲月露之學也。縱極富麗。何裨民物。爲身心性命而讀書者。經世服物之學也。似乎迂遠。終歸實用。果能從身心性命上用功。考古證今。心有所得。措之身世。則爲不朽之事業。敷之詞翰。則爲有用之文章。以云詩賦。莫高於此。近日多以身列詞苑。不得不專重詩賦爲言者。似文章事業。看成兩楸。殊非聖主教育人材之意。又天下不乏博學能文之士。然往往書自書而我自我。文則是而人則非。皆由讀書時。只圖作文抒寫。不會把書中道理。研究一番。更不會在自己身心體認一番。敲門瓦口頭禪。於己何益。於世何益。今日講學。只須辨別何爲有益。何爲無益。正不必分門別戶。另立宗主。至於制義。原以發明四書。而四書之理。有因制義而晦者。皆由作文。不肯認清書理之故。文字雖佳。奈不切題何。又論語一書。理則精粗上下。無所不該。人則貴賤賢愚。無所不宜。真有耳得之而成聲。目遇之而成色。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來序云。道理渾淪。莫如詔曾子之一貫。工夫喫緊。莫如答顏子之四勿二語。該全部之要旨。至於聖門論知。論仁。論禮。乃就一時所重而名之。後人斤斤。就字面上。分異同離合。便生出許多穿鑿捏合。今云。仁具於心。禮徵於事。自其心之純粹無間。謂之仁。自其事之恰當不易。謂之禮。仁禮交關。同原共貫。可云直截了當。昭然發矇。卽張子所云。理虛而禮實也。老先生平日於四箴。有一段切

實體認工夫。以此詔示來學。不愧見道之言。竊以勿視勿聽。原有思明思聰工夫。果能非禮勿視勿聽。則尤悔之寡。更不待言。復禮之功。不外明健。不必以寡尤寡悔爲明禮實境。顏子於博文約禮之後。欲罷不能。正是精進著力之候。以爲其覺察也。若有意若無意。其用力也。亦不易。亦不難。浮雲點空。天風迅掃。大段著力不得。轉未免無可捉摸。反疑近於二氏耳。又人看道字。似另有一物。如古董玩器之類。不曰自某傳之於某。則曰爲某之的派。無非從字句迹象上講究。是古是今。絕不於人情物理上講究。是真。是假。道字看不真。則論文不過皮相耳。糟粕耳。朱子解中庸。率性之謂道。卽云。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學者多視爲淺近語。是以求之愈杳。去之愈遠。先生誠於成己。卽誠於成物。凡所與手札。皆卽其人之性分職分。語其所當然。及其所必不可不然。大抵皆箴規藥石也。得其一二。卽可立言砥行。其誠故也。所纂養正遺規。教女遺規。訓俗遺規。從政遺規。在官法戒錄。至今士大夫家。有其書。其培遠堂偶存稿十卷。雖壽序祭文。皆有至意。非尋常應酬可比。歸愚沈氏爲之序曰。古大臣垂紳朝寧。數歷中外。功業被於當時。聲聞著於後世。大抵本誠一不欺之學。發而爲社稷不朽之勳。蓋誠則無僞。一則不貳。不欺。則忠以處己。恕以待物。而心自定焉。氣自靜焉。神自凝焉。施之家國。公爾忘私。以立己者。卽以立國。以壽身者。卽以壽世。胥是道也。榕門相國。以儒生起家。歷官內外。四十餘載。其品望在鄉國。其豐烈偉績在太史。固天所挺生。以錫我國家爲元老爲純臣者也。公生平孝親忠君愛民。出政大都。以誠一不欺爲根本。由名解元入翰林。政

吏部選御史。經國要務。立誠無僞。見信上官。迨歷府道。游擢督撫。閱江右陝甘楚豫閩吳諸省。悉以人心風俗爲兢兢。察吏安民。務期實效。而四至秦中。再撫江南。爲德尤大。蓋無日不爲小民計。生全無時不爲主上布恩德。九宇之內。多半被公之仁。即多半被公之誠。張文和公嘗薦公自代云。能以民心爲己心。亦視官事如家事。蓋實錄也。洎乎晉掌銜。贊襄密勿。嘉謀嘉猷。悉以入告。綜公生平大概。有所設施。無非精白一心。以至誠感動。措諸言行。即可質諸衾影。皇上灼見公誠一不欺。始終無倦。故信之篤。任之專。穆明明。主臣一德。盛時隆遇。自古無二。且公之誠一不欺。本乎性生。而尤深於學問。一生手不釋卷。研窮宋五子之奧義。遠紹薛文清高忠憲之薪傳。刊刻孝經小學。近思錄。綱鑑。正史約。大學衍義補諸書。用以省身。卽用以勸學。潛居吳下。親被德施。又忝主教紫陽。每當課士。輒與公接。公命題。必爲講義。剖析聖賢精蘊。毫髮不爽。潛亦受公教益。程子曰。不學則老而衰。謂好不在學。則耳目心思。移於嗜欲聲色。及得失趨舍之途。志氣且日以衰頹也。公之勤學好問。至老不倦。公不輕著述。所刊書皆輯古先格言。間有請爲文者。久而抄積成部。潛嘗受而讀之。往往卽一名一物之微。有以見精理入神之妙。其言之足以惠蒼生。行久遠。要皆本此誠一不欺之推。暨與古大臣公忠體國。精勤克己者。何多讓焉。潛老矣。旣窺公之政事。復讀公之文章。因爲摘其大略而記之。讀先生之文。固見先生之學。而觀先生之政。尤足見先生之學也。先生過化之地。士服其教。民懷其德。閱數百年。感之思之。如一日。追述其善績不絕口云。至矣哉。誠之

神也。閱百年而追步遺型者，有幹臣朱先生。箋樓趙先生，朱先生諱國楨，上元人。進士，歷官巡撫，明體達用，清冷畏人，心乎愛民，勇於懲惡，其明也，莫能逃其鑑，其恕也，無不服其公。所至官僚奉法，衆庶飲和，非徒以嚴見憚而已，而令行禁止，則有人所不能者。如在廣東，拆嘆夷碼頭一事，夷心懾服，相戒不敢出一言，尤爲人所稱仰云。卒謚莊恪。趙先生諱慎畛，武陵人，翰林，歷官總制，律己以嚴，接人以敬，平居整肅，臨事周詳，訓迪僚屬，惟恐其有失，懷保黎庶，時見其如傷。遇事有關地方疾苦，國家憂樂者，則竟夕不能眠，起而思之，必得其當而後已。在廣西捐廉，設各郡縣豐備倉，積穀至數萬石，其勤事愛民，亦可想見矣。總制雲貴，病已亟，猶將貪墨數十員，彙作一摺具參，閱日屬纊，權者發急遽，追回至今，滇人惜之，卒謚文恪。

濼縣韓先生

先生諱夢周，字公復，號理堂，篤守程朱，檢身不及，愈勤愈密，愈擴愈充。其日記曰：人固不可以虛僞欺世，然亦不可自小，立心卑退，讓第一等事與別人，卒之愆忽沒世，縱有善名，亦只是謹愿之人而已。又曰：人日在熱鬧場中，焉辨所行污潔，須常令胸中如一盆清水，乃能辨得是非，存得恥心在。又曰：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朱子以爲存心之屬，蓋培養本源，蓄之深，植之厚，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程子所謂靜中有物者，於此體之可見，蓋存心薄者，必無惻隱之發，存心戾者，必無辭讓之行，致中以立大本，義蓋如此，非空空存此無爲之心，使不放馳而已也。又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誠敬之效也。能誠敬，則心之

理得矣。心便是無形的身。身便是有形的。心養心與修身。其理一也。身若亂爲。不在義理上。便不成箇身。心若亂思。不在義理上。便不成箇心。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交養之道也。又曰。人之一身。爲善事。又要爲不善事。分明是兩箇身。人之一心。存善念。又存不善念。分明是兩箇心。倏忽變易。機緘莫測。其存善念。爲善事也。儼然是君子。其存不善念。爲不善事也。確然是小人。當下便判兩途。究竟必歸一致。然上達甚難。下達甚易。危乎戒哉。又曰。任你聰明蓋世。事業掀天。只有此心。問不過。其餘都成妝點敗闕。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不能忍。匹夫之勇。其發尤暴。古來債事者。坐此甚多。何以能忍。曰。思慮其始也。維其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烏有輕發之患哉。又曰。萬事之理。出於自然。順其自然。故無事。以私智鑿之。則紛如矣。又曰。事之難易。盡吾誠以爲之。不可雜一毫智術。人之善惡。盡吾誠以化之。不可添一分喜怒。又曰。目不遍視。故能視。耳不遍聽。故能聽。心不遍思。故能思。又曰。養心之道。在敬。敬之道。在安。矜迫反失之。又曰。俗學少心一邊。異學少事一邊。所以上下隔絕。本末乖遠。又曰。太史公以春秋爲禮義之大宗。謂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用者。易見。禮之所禁者。難知。所見甚精。彼紛紛然言利害賞罰者。知不足以及此。又說春秋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他作史記。便是仿此意。其用意深遠處。人多不能識。如伯夷傳。是說伯夷不怨。淮陰侯傳。是說淮陰不反。其記漢事。有顯有隱。是非頗不謬於聖人。所以爲良史。班固所譏。多不中。只是未得他用意所在。六經黃老處士奸雄之云。

爲尤舛。後人勿爲所罔。又曰。爲陽明之學者有二。其一學問空疏。不耐勞苦。樂其簡易而從之。其一博覽典籍。不知切問近思。勤而無得。見其立教專主向裏。遂悔而從之。前者多高明之人。後者亦沈潛之士。皆有造道之資。乃陷於一偏。不復見古人之大全。可惜也。又曰。學陸王之學者。多歸於佛。不止當時。後來亦然。交游中如彭允初。汪大紳。羅臺山。皆是。其大決藩籬。至以念佛爲教。求生西天。惑亦甚矣。又曰。彭氏自濂訪先生學陽明。允初又受法於薛鳳三。鳳三吳人。其舅氏爲僧。鳳三養於舅氏。遂傳其法。衣鉢源流如此。又曰。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駁宋儒說氣稟。然疏中却有其氣清明。材質差等云云。此非氣稟而何。其尤異者。謂程朱說性卽理也。其視性如人心。中有一物。此卽老氏之所謂無。佛氏之所謂空。稍變而爲此說。孔孟無之。然孟子有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渠疏孟子字義。並此句而忽之。何也。孔孟之言。無非是說。理說心。不在字面上講究。如此荒謬。直枉讀一生書耳。又曰。程朱以理爲我所本。有用學以復之。戴氏以理爲我所本。無但資之於學。卽此觀之。孰爲得失。亦不待煩證深辨也。觀此。則先生之定識定力。高出羣流。吾道之術。甚有賴焉。其寄閩懷庭書曰。來札云。靜坐對古人。便覺心清志定。及應酬俗事。俗人又不覺從習俗去。此學者通患也。其弊在動靜分爲二端。動時大小事。判爲兩途。動靜分爲兩端者。如靜時心清志定。此時之心。不是別處。換得箇心來。卽動時不清不定之心也。緣靜時加一番操持。客氣旣消。自然有此寧謐氣象。及至動時。此心一放。便無主宰。習心復來。自然又向熟處走。於此細細體察。分明靜時是一心。

動時又是一心。此涵養功疏。不能純一之驗也。若能於靜時存得極其專一。動時更加一番提撕。一言一行處處照管得到。則動時之心。仍是靜時之心。蓋以之爲主於內。原不會教他放馳去。如此久之。自成一。片所謂靜亦定。動亦定者是也。其要只在敬而無失。不敬則失。敬則無失。動時無失的。卽靜時無失的。非有二也。除一敬字。更無用力處。所謂大小判爲兩途者。如人當靜時存得此心在。忽有大事來感觸者。如承大祭。見大賓。此心依舊。不敢放馳。卽不能如靜時湛然純一。當亦不至大遠。至對俗人應俗事。便絕不同。緣事小。不覺生輕忽心。夫子所以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蓋事有大小。理有大小。心無大小。須是要無衆寡。無大小。無敢慢。方能操持得此心定。又如人要以敬存心。自然有嚴威儼恪氣象。此時見新識人。尙能持得住。倘遇平日褻狎人。便不覺放倒。復入舊習去。此皆是志不帥氣。隨境遷流之弊。既知其病。更不須別處求藥。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如雞伏卵。如貓捕鼠。心存誠敬。死生不以動其心。此外更有何事。弟用工粗疏。偶有所見。不曾有真切得手之處。蒙兄下詢。不敢不謁其愚。要皆常法。兄所夙知。不足以助高深。雖然。常法之外。亦更無巧法。故時時以此自勉。不敢以無得而苟止。如有未允。祈卽賜教。同心離居。無緣面質。何勝悵結。其復王震青曰。惠書以動靜不得其方。不能無所昏蔽。欲從事於敬義夾持之功。以祛妄動邪思之累。此見賢者志道懇篤。已得其端。而知所用力矣。竊謂古聖垂訓。立教道有千變。法亦各殊。其總要莫不統於一心。敬義者。所以事心之方。非所以爲心也。不知心之所以

爲心。敬義將何所加哉。敬以直內者。所以存之也。方其敬時。此心爲有乎。爲無乎。以爲有。所有者何物也。敬又如之。何其存之也。義以方外者。所以發之也。當見義時。與心爲一乎。爲二乎。以爲一。則所謂義者。於內求之乎。於外求之乎。此事要使通徹分明。一有障蔽。如暗中索物。茫無端倪。眈眈參賭練。從何入手。程子謂釋氏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不知彼所謂直內者。與聖賢果同乎。否乎。陽明以窮理爲義外。不窮理。則是不思而得。其將能乎。無精義之學。遽言義以方外。所謂義者。果不差乎。且敬義互發。其爲一貫者安在。此皆當辨之析之。使明著於心。然後可以從事也。來書又言處貧之道。則既得之矣。內重者外輕。得道者不累於物。君子之爲學。不逐事而忘本。必執要以御末。子貢子路。從貧富上用功。顏子從道德上用功。審於二者之間者。可以得師矣。其與羅臺山曰。去冬允初寄示。足下與鏡野書。讀之甚暢。其有功於學者。甚大。蓋道之敝久矣。人各據一術以自是。狃於其方。不能相通。如有所競。不能相下。至於體用乖隔。本末橫決。由不知道之一故也。道之一。非一於人。一於天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易簡之理。天地之道。民物之性命也。聖人之所不能盡。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與能者也。或乃不求諸聖人之所不能盡。而嫌其與愚夫愚婦同科。於是背常離經。造爲高深元遠。自以爲道之至。而不知其違於天。夫道可公。而不可私也。可知而行。非可虛而寄也。天地之道。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愛者。公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可知而可行者也。今乃不求之公。不求之可知而可行。而但以其私。

而虛寄者以爲道。則固與天地不相似矣。與天地不相似。則違天。違天。則道如之何其能一也。彼豈以天之外。爲有道乎哉。人者。天之所生也。天之外無人也。則無道也。是之謂迷其本。而失其用。三代之盛。人皆務道德。自治而已矣。其措諸事業者。自治之餘也。故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春秋時。先王道衰。人各鶩於功利。管晏之徒。豎稱於世。道德功名。裂而爲二。自是以降。才智倍出。漢唐君臣。乘時建樹。考之春秋。五霸之義。功罪各不相掩。或以其有濟於世。而業可述。忘其所以致此者。皆逢時遇主。一切以救時弊。而但炫於揚厲之迹。遂欲左顯右隱。譏儒者不達時務。空言無補。等諸匏瓜。繫而不食。若然。是顏曾劣於管晏。而孫吳商李之徒。賢於孟子也。記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春秋之義。係王於天。王者之道。天之道也。故聖人一出。必將奉天道。正萬類。立人極。非苟且隨俗。以就功名也。故或施不及一物。而道侔帝王。或功蓋天下。而不足媿於五霸。其故何哉。道德有無於己。能達於天。與不能達之殊也。是之謂逐其用。而棄其本。凡此二者。道所由敝之大端也。皆不求其本於天之故也。故能知天者。則知道之一而不二矣。嗚呼。此孔孟以來。相傳之統緒。惟程朱能得其宗。而世之騁私智。起而亂之者。紛紛而不可詰。此君子之所大懼也。因足下道一之說。竊推其旨如此。惟不棄而教之。其與李叔白曰。夢周頓首。叔白足下。僕伏處山林。都與世隔。雖鄉國知名之士。亦無因會合。莫由獲其教益。足下不鄙棄。惠然枉

廟語以學術之辨。欣幸殆無以過。然足下啓其端。未竟其緒。豈將以發子而使之獻其愚乎。僕敢陳所見。惟足下教焉。陽明之學。世以爲禪舊矣。至禪之浸漸爲陽明。其端末則未之詳也。六朝文人竊莊列緒餘。作爲佛書。口說曼衍。不可究詰。遂摩入中國。窺此間隙。乃一掃除文字。直指心體。傳至六祖。又從而張之。其說愈辨。其惑人愈深。唐宋學者趨之若狂。然其時固自別於儒。分門立限。不相假冒。而儒者已往往浸淫於經訓而不知。宋南渡而吳堂出於佛徒。最爲黠傑。其得術在援墨入儒。其語張子韶之言曰。侍郎把柄在手。便須改頭換面。以誘來學。子韶欣然從之。於是儒墨之界始大亂。談儒者混於禪。談禪者亦混於儒。推其始終。殆有三變。其始也。倡爲清談而已。一變而淨智圓妙。體自空寂。再變則真空攝衆有。而應變矣。至三變。則中庸大易之微言。與楞嚴圓覺相表裏。而兩家之郵通矣。此皆佛氏之徒。思以其術角勝。日彌其罅隙。而文飾其淺陋。始竊莊列。繼竊吾儒。而不知其說之多變也。論禪學者。謂其近理。而不知其得於竊也。然子韶之徒。其智不足以自全。每自供其敗闕。象山陽明。則倚傍釋氏之所竊。妄意其不殊於儒。遂陰證釋氏之諦。而巧爲改換之術。以掩其跡。於是世之惡常嗜異者。羣起倡和。於以誹詆程朱。自居顏孟。非真洞悉於儒釋分途。確然不惑。鮮不炫於其說。而助之者矣。夫禪學歷千餘年。數經變易。始成一家學術。其人又皆信心自是。固宜其流而不返也。然則陽明之入禪。殆所謂認賊作子。禪之流爲陽明。則蠹蠹之肖也。或者以禪學不言理。陽明雅言之。以明其非禪。愚嘗讀其書。反覆以究其旨。陽明之卽心卽

理與釋氏之卽心卽佛。其有異焉否耶。此卽改頭換面之術。其詞異。其實同者也。故凡爲陽明之學者。高者流於剛愎。爲巧詐。爲誕妄。下者頽然自放而已。此禪病也。何者。任心而動。有不謬者幾何哉。或以陽明功業軒燦。爲儒者之效。此古豪傑雄略之士。優爲之。不必盡由講學也。陽明本豪傑。夙究於經世之務。又能內定其心。足以乘機制變。故成功如此。至於聖賢體用之全。爲學之方。則不可一毫借也。足下以爲何如。有不合。祈往復。不宣。又自記曰。陽明之學。其出入是非。莫詳於羅整庵陸稼書兩先生。更考之。昭然無疑矣。陽明不自認爲禪。其徒則直承不諱。此亦何異證。父攘羊之爲乎。衍至明末。直以孔佛同道。儒釋一源矣。其風至今未熄。恐流而愈甚。嘗與南中學者。斷斷持之。而不能易也。嗚呼。此古人立教。所以慎於作始。與其與彭允初曰。接十一月一日札。知兄且遲南還。昆季聚首。天倫至樂。深爲慕羨。教益諄諄。無任愧荷。厚愛至誼。寧可言謝。弟自初知講學。懲少年狂肆之弊。力爲規矩。束縛其身。處處檢點。使寧拘勿肆。行之數年。頗自謂無顯過大惡。然每反驗。心中與道理。未能真實有得。蓋實缺得。涵養本源一段工夫。及見兄首。以此旨相示。瞿然有深省。知年來悠悠不進。大病全在於此。將力求所未至者。以自勉。雖有他說。亦不敢雜陳其間矣。旣又思之。學必講而後明。譬之於醫。必自述其受病之由。雖至隱匿。不以自昧。然後醫者得施其方。兄之於僕。蓋不待其自述。固已洞見五臟癥結。今試更一陳之。益可知其求醫心切。坦然施其治之之術。而無疑矣。周竊謂聖賢之學。其大要有三。以存養爲根本。以省察爲修治。以窮理爲門戶。

曾子言正心誠意。必言致知。子思言固執。必言擇善。孟子言存心養性。必言盡心知性。論語一書。言知者不一端。至易之文言。既釋乾九二。爲閑邪存其誠。而又釋之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蓋知行交資。明誠互需。從古聖賢相傳。爲學之方。周備無弊。未有易此者也。自近世儒者。譏程朱格物致知之訓。爲支離。後人和之。不復致察。至閉口不言窮理二字。乃考其生平所復習。雖自謂別有宗旨。卒亦未有絕聖棄智。以爲學者何者。所謂窮理者非他。蓋卽窮其所存養者而已矣。窮其所省察者而已矣。人之初生。其象爲蒙。及知識漸開。始教之學。卽其良知。以導其所不知。使由此以致力於聖賢之道。於是五品之倫。五常之性。莫不講明而切究之。隨其所講明。而敬以存之於心。則謂之存養。隨其所講明。發於意。施於行。慎以審之。不使其有雜。則謂之省察。存養熟。省察密。則知愈精。知愈精。則存養省察。亦益熟且密。三者所以致力之方不同。而其所致之理則一也。蓋非存養。無以立知之本。非省察。無以善知之用。盡知之實。然非知。則將昏蒙否塞。無所通曉。亦何所存。何所察哉。夫非生知。不能無賴於學。學則未有不以知爲先者。故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言無人可外於知也。自古未有不讀書。不講明義理。而可至聖賢者。此固不待深辨而明矣。然則程朱格物致知之訓。果支離否乎。若曰。是惡夫以博涉記誦。不切身心。以爲知者。則亦就其所非者。闢而正之可矣。又何可因彼之非。而遂諱言吾之是哉。近與臺山論此。其說至辨。終不能破弟之惑。故略述鄙見。以陳於左右。惟決其是非。以發其錮蔽。幸甚幸甚。蓋先生尊崇正學。統歸程朱。

言知言行。不稍假借。故於往來手札。或是或非。或規或勸。總之不離辨陸王。宗洛閩爲大要。出爲來安令。懲積蠹。斥淫祀。恤民彫劫。與利除害。職所能爲者。無不爲之。職所不能爲者。必固請於上官而爲之。蓋如傷之念。無時或忘也。榜於署門曰。願通民情。喜聞已過。又曰。畏天明威。無一夫之敢虐。宣上恩德。俾萬姓。其皆歡。本儒術以爲治。是可知矣。

桐城姚先生

先生諱鼎。字姬傳。進士官禮部郎中。學以研經爲主。而並及於史子集。一字之不諧於心者。必思之深。辨之審。以求其詞之何以治。義之何以完。聖賢之旨。何以不至湮暗而不彰。故其成也。廣博而無所不該。精詳而無所不實。平正而無所不適。而所愛者。惟學者之厭薄程朱。不知玩味其書。以上求孔孟之道。爲學術人心之害。其贈錢獻之序曰。孔子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受。儕偶怨怒。嫉妬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築牆垣而塞門巷也。久之通儒潛出。貫穿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說。及其蔽也。雜之以讖緯。亂之以怪僻猥碎。世又譏之。蓋魏晉之間。空虛之談興。以清言爲高。以章句爲塵垢。放誕頹壞。迄亡天下。然世猶愛其說。辭不忍廢也。自是南北乖分。學術異尚。五百餘年。唐一天下。兼探南北之長。定爲義疏。明示統貫。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眞儒乃得聖人之旨。羣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爲功令。常明佚君亂政。屢作士大夫維持綱紀。明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

之效哉。且夫天地之運久則必變。是故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學者之變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齊其弊。則所尙也。賢於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來皆然已。明末至今日。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爲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於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量。以闕隙攻難爲功。其甚者。欲盡舍程朱。而宗漢之士。枝之蠶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夫寧非蔽與。嘉定錢君獻之。強識而精思。爲今士之魁傑。余嘗以余意告之。而不吾斥也。雖然是猶居京師龐涓之間也。錢君將歸江南。而適嶺表。行數千里。旁無朋友。獨見高山大川喬木。聞鳥獸之異鳴。四顧天地之內。寥乎茫乎。於以俯思古聖人垂訓教世。先其大者之意。其於余論。將益有合也哉。其復蔣松如書曰。翁與先生雖未及相見。而蒙知愛之誼如此。得不附於左右。而自謂草木臭味之不遠者乎。心乎愛矣。何不謂矣。尙有所欲陳於前者。願卒盡其愚焉。自秦漢以來。諸儒說經者多矣。其合與離。固非一途。逮宋程朱出。實於古人精微之旨。所得爲多。而其審求文字往復之情。亦更爲曲當。非如古儒者之拙滯。而不協於情也。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實足以踐行其所言。而爲後世之嚮慕。故元明以來。皆以其學取士。利祿之途一開。爲其學者。以爲進趨富貴而已。其言有失。猶奉而不敢稍違之。其得亦不知其所以爲得也。斯固數百年以來。學者之陋習也。然今世學者。乃思一切矯之。以專宗漢學爲至。以攻駁程朱爲能。倡於一二專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遂大爲學術之害。夫漢人之爲言。非無有善於宋而當從者也。然苟大小之不分。精麤之弗別。是則今之爲學者之陋。且

有勝於往者。爲時文之士。守一先生之說。而失於隘者矣。博聞強識。以助宋君子之所遺。則可也。以將跨越宋君子。則不可也。甯往昔在都中。與戴東原輩。往復嘗論此事。作送錢獻之序。發明此旨。非不自度其力小而孤。而義不可以默焉爾。先生胸中。似猶有漢學之意存焉。而未能豁然決去之者。故復爲極論之。木鐸之義。蘇氏說。集注固取之矣。然不以爲正解者。以其對何患於喪意少遠也。至益成見殺之集注。義甚精當。先生曷爲駁之哉。朱子說誠亦有誤者。而此條恐未誤也。望更思之。其程綿莊文集序曰。甯往昔在京師。聞江寧有程綿莊先生。今世一學者也。乾隆庚戌。余來主鍾山書院。則綿莊已死。求所著書。亦不得見。今歲楊存齋令君。乃持綿莊集見示。遂獲卒讀。乃究論曰。孔子之道一而已。孔子沒。而門弟子各以性之所近。爲師傅之真。有舛異交爭者矣。況後世不及孔子之門。而求遺言。以自奮於聖緒墜絕之後者。與其互相是非。固亦其理。然而天下之學。必有所宗。論繼孔孟之統。後世君子。必歸於程朱者。非謂朝廷之功令。不敢違也。以程朱生平立身行己。固無愧聖門。而其論說所闡發。上當於聖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者。爲大且多。使後賢果能篤信而遵守之。爲無病也。若其他欲與程朱立異說者。縱於學者有所得焉。而亦不免賢智者之過。其下則肆然爲邪說。以自飾其不肖者而已。今觀綿莊之立言。可謂好學深思。博聞強識者矣。而顧惜其好非議程朱。蓋其始厭惡科舉之學。而疑世之尊程朱者。皆束於功令。未必果當於道。及其久。意見益偏。不復能深思熟玩於程朱之言。而其辭遂流於蔽陷之過。而不自知。近世如

休寧戴東原其才本超越乎流俗。而及其爲論之僻。則過有甚於流俗者。綿莊所見。大抵有似東原。東原晚以修四庫書。得官禁林。其書亦皆刻行於世。而綿莊再應徵車。卒不用而歸老死。其所撰者。僅有留本。不傳於世。將憂泯沒。斯則所遭。或幸或不幸也。綿莊書中所論周禮爲東周人書。及解六宗辨古文尙書之僞。皆與鄙說不謀而合。若其他如解易詩。所論則余未敢以爲是。其文辭明辨可喜。固亦近世之傑。而爲人代作應酬文字。則不足存錄。後有得綿莊書而觀之。必有能取其所當取者。先生當開四庫書局時。入局修書。後乞假歸里。主講揚州書院。尋移主鍾山。教育人材。成就者衆。人之見之也。如坐春風。然不飲而和。不薰而潔。其德輝之所及。固如是也。古文名天下。嘉慶後言古文者。必以先生爲歸。著有惜抱軒文集。經說。筆記等書。

清學案小識卷六

守道學案

永寧于先生

先生諱成龍。字北溟。號千山。由知縣歷官兩江總制。聖賢之學。體用一源。有真體者。必有真用。有真用者。必有真體。如先生者。所謂有真用者也。而真體卽於用中見之。自省六戒。曰。朝廷設官分職。皆爲治民。而與民最親。莫如州縣。近來積弊成習。親民者反以累民。甚有不知廉恥爲何物。而天理人心四字。置之高閣不問矣。噫。吏治日壞。如倒狂瀾。何時止乎。用是偶探成言。兼參時弊。陳列六則。朝夕省觀。自爲惕傷。倘反是道也。王法不及。必有天殃及之矣。謹列于左。一曰。勤撫恤。州縣之官。稱爲父母。而百姓呼爲子民。顯名思義。古人所以有保赤子之喻也。夫保赤者。必時其飲食。謹其寒煖。事事發於至誠。保民者。亦當規其饑寒。勤其勸化。事事出於無僞。無僞則有實心。縱力有不及。與事有掣肘。然此心自在。卽於萬分中體認一分。亦百姓受福處也。昔陽城云。撫字心勞。知撫字必從心出。由心而發。隨事加恤。更有裨益。若徒從外面。撫拾一二便民好事。以爲得意。亦市名也。其去殘忍者。幾希耳。是不可不戒。一曰。慎刑法。草木禽魚。皆有生命。不可恣意殺伐。況人爲萬物之靈。其肌膚手足。悉胞與也。人不幸而涉詞訟。又不幸而於詞訟中。

受刑罰。雖十分不可寬。必須求一分稍可寬處。此呂叔簡戒刑書內。所以有不輕撻。不就撻之說也。至於囹圄福地。昔言已及。當思入此者。皆無知小民。或有冤枉極可哀痛。自然稍加體念。若徒任意禁獄。與任意加刑。甚有徇情。而恣苞苴。以下民之皮膚。供長吏行私之具者。或身或子孫。定遭奇禍。是不可不戒。一曰。絕賄賂。爲貧而仕。雖委吏乘田。止爲祿養。未嘗於祿養之外。有別徑也。若舍此而外。多求便利。卽爲暮夜。楊伯起之四知。言之已可懷矣。昔人云。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又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試思長吏於民。論到錢處。亦何項爲有名乎。夫受人錢。而不與人幹事。則鬼神呵責。必爲犬馬報人。受人財。而替人枉法。則法律森嚴。定當妻子連累。清夜省此。不禁汗流。是不可不戒。一曰。杜私派。小民最苦。額徵尙且難應。未知私派從何起也。不過頻年來軍需緊急。如解馬賠馬。與兵馬行糧草豆。衝途供應。動以千百。無計可支。故有派之民間。俟日後銷價給發者。如近來行糧價值。檄行刊附由單之末。以防發民短少之弊。是部院大臣。亦疑州縣爲先取民。而後發價矣。不知先取後發。雖至公無私。小民之揭借。其利已經數倍。況長吏派一錢。則胥吏派數錢。長吏派一斗。則胥吏派數斗。有極不堪命者乎。何如稍挪正供。現價現買。而卽力請上臺。迅速開銷。并由單價值。亦多此一番周折。昔人云。於不得已中。求一分擔當。卽人民利益處也。至於因公苛斂。任意誅求。種種乘機自利。不啻爲盜取人。定然自有後禍。是不可不戒。一曰。嚴徵收。小民正供。自有額賦。外此分釐。非可苟也。近來徵收立法。著令自封禁絕火耗。上之所以嚴州縣者。

可謂周且密矣。夫爲州縣而受上之禁飭，即使無弊，自好者尙覺汗顏。至爲州縣而并禁飭之不靈，倘有自欺，則有心者將視爲何等乎？古人云：錢糧一節，若肯請減，其善無量。今錢糧不能減，而去其錢糧中加增之弊，亦與減錢糧彷彿。況鳩形鵠面，此等困苦小民，欲陰搜其膏血，縱令安然無事，滿載還家，後日亦必生流蕩子孫，以覆敗之者，是不可不戒。一曰崇節儉，天生財物，固供人用，然必存不得已而用之之心，方能用度相繼，倘奢侈任意，飲食若流，無論暴殄，固犯譴訶，卽費用必思取給，是亦壞心術之萌蘖也。夫長吏近民，雖自己足食，尤當思民之無食者，自己披衣，亦當思民之無衣者，推此一心，縱令衣食淡薄，尙且不能消受，而猶欲起侈麗之想乎？鄭俠語人云：無功於國，無德於民，若華衣美食，與盜何異？夫衣食甚細，而至以盜相推，此充類至盡，惟恐長吏之稍奢也，是不可不戒。此六者語語從心上箴砭，不言克治存省，而克治存省備矣。他若弭盜條約，明以立法，威以成仁，所歷之地，無不服教畏神者，此也。先生之真體用也。初選羅城，榛狁狺狼之區也。山獠不遵法難制，相識者多止之。先生謂義不辭難，慨焉有吞虜獠，餐煙瘴，死而不爲少屈氣槩，及入境，榛莽滿目，先生朝捕賊，夜枕刀，約會鄉民，申明保甲，截路劫搶者，緝而誅之，嘯羣擾害者，剿而滅之，頑梗不畏殺者，以剝皮爲令。三年而盜風息，民乃得安書，其功者，稱之爲勇。余曰：非勇也，仁也。仁於民，故勇於除害民者也。由是而合州，而黃州，而至總制兩江，皆此法此意也。勇之至，仁之至也。之任江南，騾車一輛，與幼子共乘之，在制府兩載餘，日食麇糲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終

年不食肉味。江南人號爲于青菜。嘗徒步微行。早晚出入僧舍中。於是人人轉相驚愕。各有一子總督在眉睫間。彷彿如或見之。舉凡面赤鬚白。形貌微似者。卽皆屏息而避焉。其素經創懲。革面自新者。言及輒泣下。曰。吾賴于青天。乃有今日。吁。先生之清。令人畏。令人服。令人感泣。何若是其神也。則以其出於誠也。真體真用。於是乎見之。夫而後知先生之政書。卽先生之學案也。天下之言清者。孰如先生。天下之言勇者。孰如先生。曰。仁曰誠。先生可無愧矣。先生吏者之師也。而後之最相似者。莫如樂園嚴先生。嚴先生諱如燧。激浦人。生而豪傑。才智過人。自作諸生。卽以天下事爲憂樂。適三廳山苗不靖。上平苗策。當事偉之。舉孝廉。方正特蒙召對。簡發陝西知縣。辦理教匪。積功超擢漢中府知府。先生興學校。勸農桑。作紡具。以補女紅。講團練。以備民衛。南山在境內。各省無業之民。雜處其間。木竹各廠。以及叢祠黑店。俱易藏奸。先生跨一驛。出入往來。道之以墾種。與之言善惡利害。數十年安靖無事。先生之力也。山中人與先生習。感先生恩。至今思之者。猶稱爲嚴一驛云。官至按察使。卒贈二品。入名宦祠。所著有三省邊防備覽。苗防備覽。洋防輯要等書。

栢鄉魏先生

先生諱裔介。字石生。號貞庵。歷官大學士。守周程張朱正脈。身體而心會之。著有聖學知統錄。及知統翼錄。其知統錄序曰。聖學知統者。述見知聞知之統也。自孟軻氏旣沒。聖學晦蝕。火於秦。雜霸於漢。佛老於

六朝詩賦於唐。至宋乃有濂溪程朱繼起。伊洛淵源。粲然可觀。其後爲虛無幻妄之說。家天下而人柱下。知統遂不可問矣。余因子輿氏之意。而發明之。由堯舜而前。始自伏羲。以明知學之本於天。由孔子而後。終於許薛。以明知學之不絕於人。其間或考諸經史。或徵諸先儒。蓋推天命人心之自然。以發大中至正之極則。而功利雜霸。異端曲學之私。不敢一毫駁雜於其間。誠不揣固陋。亦欲存天理。遏人欲。息邪說。放淫辭。有助於化民成俗之意也。學者志聖人之道。由是而求之。水木本源。豈不昭然覺悟。而知天之所以與我者。良有在乎。昔論語終篇。述帝王治世之要。而推其本曰中。孟子終篇。述聖賢傳道之意。則揭其要曰知。所知維何。亦曰知厥中而已矣。知厥中。謂之見知聞知。不知厥中。不可謂之見知聞知也。吾願學聖人者。從事於格物致知之學。其知統翼錄序曰。余旣作知統錄矣。復續以翼錄者何。嗚呼。自孔孟以後。道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豈道之難知哉。天命人心。至善之道。本自易知。不求者。失之不著不察。而過求者。失之索隱行怪。此其所以終於不知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中行者。聖道之醇詣。狂狷者。聖道之干城也。伯夷柳下惠。論語以爲逸民。而孟子躋之聖人之列。乃又曰。隘與不恭。蘇子由古史則云。夫人而不能無可無不可。而尙足以爲聖人乎。吾從孔子而已。然余觀二子之所學。實亦未易及者。雖道遙孔子。亦亞聖之儔。清和之贊。良非誣也。天運遞衍。賢哲代興。自董江都以下。至高存之。或材力有厚薄。學問有淺深。時命有隆替。師友有淵源。德業不同。要皆篤志進修。挺然自立。不惑異端。潛心希古。豈非

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耶。使得聖人而爲之師。其所造。又豈止是已乎。以之羽翼聖道。鼓吹六經。亦猶淮泗之歸於江海。龜鼉之儕於岱宗也。余因摭摭遺傳。詳爲論述。俾後世學者。知所景行焉。至於世所好尚。而悖於理。與近於理。而未深未醇者。並不採錄。夫豈不欲汎愛兼收。誠恐開不正之端倪。而未合於天命人心之本然也。尙冀海內大賢。匡其不逮而誨之。若曰。知我罪我。則吾豈敢。又聖學知統合錄。說曰。吾序述知統錄。自伏羲至薛瑄而止。吾序知統翼錄。自伯夷至高攀龍而止。有生而知之者。有學而知之者。有困而知之者。及其知之一也。虞廷言中。成湯言性。論語言仁。大學言止。中庸言誠。孟子道性善。知之理備矣。周濂溪作太極圖。通書。程伊川作易傳。朱晦庵作四書集註。通鑑綱目。薛文清作讀書錄。蔡虛齋作蒙引。林希元作存疑。知之理復大備矣。老子之空虛。佛氏之寂滅。告子之無善無惡。管商之難伯。功利荀子之性惡。楊雄之善惡混。王通之以佛爲聖人。王陽明之性無定體。李贄之詆毀聖賢。褒頌奸雄。皆知之盡也。夫道者。天地人物之所不能外也。知道則知天矣。知天則知性矣。知性則知仁矣。知仁則知義禮智信矣。知仁義禮智信。則知誠明之合一。知誠明之合一。則知明德新民。止至善。爲千古聖學之極則。格物致知。其求知之方也。正心誠意修身。其守知之要也。齊家治國平天下。其充知之量也。究其歸。則體用兼該。顯微一貫。窮以淑身。達以濟世。歸於仁而已矣。又致知在格物論曰。知物之所以爲物。則知知之所以爲知。不知物之所在。而強言致知之學者。非明德之本指。其於學也。爲妄而已矣。知外之物。非物。

也。物外之知，非知也。若以其超然立於萬物之上，而不與物以爲偶，以是冥然自號曰致知，致知則未也。夫惟顯微無間，精粗一致，直窺夫天人合一之大原，而不忽其用力之方，於是乎窮理之學，乃以有功於天下。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明明德之始事。何其灼然哉！夫物之說，至難言矣。聖門論述，未有訓釋之明文。此固啓天下後世以疑似之端者也。然紛紛於百家，爲恫恍無據之說，不如還考於六經。有至當不易之理。易曰：精氣爲物，凡物未有不合精於氣而成者。所謂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凡物未有無則者。所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孝慈之德，是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理一本而萬殊，萬殊而歸一本。蓋不知物之爲我，我之爲物也。如是，而物之爲物，亦大可識矣。四海有聖人焉，此物此知也；有賢人，愚人焉，此物此知也；鳥用格，然而知不遺物，仍以知達之於物，則有燦然明備之象，物不外知，卽以物涵之於知，則必有極深研幾之功。吾乃知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者，伏羲之格物也；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孔子之格物也；能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以參贊化育者，中庸之格物也；道性善而稱堯舜，四端之發，擴而充之，火然泉達者，孟子之格物也。物卽是知，格卽是致，窮理盡性至命，一以貫之矣。然正心誠意，而曰先者，次第而及之之義也。此直曰在者，反而求之，更無別解之義也。先儒高存之曰：聖人之學，所以與二氏異者，以格物而致知也。致知而不在格物，自以爲知之真，而不知非物之則，去至

善遠矣。所係豈其微哉。斯言也。有得於致知格物之心傳。又著希賢錄。十餘年而成。其書有五門。二十五目。一曰爲學門。目曰格致。曰存省。曰謹慎。曰遷改。曰關距。二曰敦倫門。目曰君臣。曰父子。曰夫婦。曰兄弟。曰朋友。三曰致治門。目曰宰輔。曰臺諫。曰牧守。曰教化。曰武備。四曰教家門。目曰勤儉。曰學問。曰敦睦。曰仕宦。曰祭葬。五曰涉世門。目曰頤養。曰度量。曰謙忍。曰義命。曰應接。蓋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俱蘊括其中矣。先生本所學以立朝。由臺諫而風憲。而銓宰。而閣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凡有關朝綱國紀。吏治民風者。皆窮源溯委。詳悉敷陳。以求見允而後已。所著知統錄。希賢錄。以及孝經註義。四書大全纂要。四書朱子全義。四書精義彙解。四書簡捷解。約言錄。鑑語。經世編。古文欣賞集。左國欣賞集。唐文欣賞集。古文分體大觀集。諸書士林多未之見。至其交往中。所稱孫北海者。非可與講學之人也。是不可不辨。

安溪李先生

先生諱光地。字厚庵。號榕村。進士。歷官大學士。諱經講學。一以朱子爲宗。其所以學朱子者。曰誠。曰志敬。曰知行。嘗謂性誠而已矣。聖賢之學。亦誠而已矣。明根於誠。而誠又根於明。誠者。成始成終之道。而明在其間。故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實理渾然而萬物皆備於我。此所以謂自誠明。而爲性之體。萬物散殊。無非完其性之固有。此所以謂自明誠。而爲教之用。事於性者。尊德性。

之事也。專於教者。道問學之事也。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忠信。卽誠也。主於忠信。以誠致明。尊德性也。故德修而爲業之本。辭修誠立。以明致誠。道問學也。故業可居。而爲德之資。德業相資。故誠明相生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忠。其德也。恕。其業也。孟子曰。反身而誠。強恕而行。恕也。忠恕皆誠也。忠。則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恕。則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終始於誠。而明在乎其間。此聖學相傳之要。二千年之遠。而有周子知之。故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此。則存誠以爲克己之地。又曰。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此則克己以致立誠之功也。又謂朱子言學。敬知行而已。五峰胡氏。則前有立志。北溪陳氏。又加以虛心。今觀虛心在立志居敬之內。雖不別爲條。可也。故曰。立志所以植其本也。居敬所以持其志也。窮理所以致其知也。躬行所以蹈其實也。此非獨近儒之說。蓋上古聖賢之說也。四事者。一時並用。非今日此。而明日彼。故欲行而不知。則僂俛然其何之。求知而不敬。則心昏然。而不能須臾敬而非志。則又安得所謂日強之效也。且志而非敬。則此志何以常存。敬而非知。則措其心於空虛之地。知而非行。則理皆非在我。而無實矣。然四者雖相須並進。而其序既有先後。則得效亦有難易淺深。故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志已立矣。三十而立。蓋敬始成也。自不感知命耳順。而知始精。又至從心不踰矩。而行始熟。先儒以爲因其似以自名。爲學者立法。是已。古學校之教亦然。始視離經辨志。觀其志之何如也。

繼視敬業樂羣。察其能敬與否也。又視其博習親師。論學取友。則知學問思辨之日新。卒乃知類通達。強立不返。則知力行之有成矣。然此四者。循環迭用。日月有日月之功。終身有終身之驗。聖人有聖人之效。學者有學者之益。雖一日服行。朝暮之間。亦可以旋變。又如志於道。亦立志之謂也。據於德。亦持敬之謂也。依於仁者。真知允蹈乎天理之中。游於藝。則義精仁熟之事也。立志之與存誠異者。誠其主。志其趨向。蓋誠又志所自出也。然未有志不立而誠存者。立志而居敬以持之。則存之又存。而成於性矣。其朱陸析疑曰。有宋中葉。運曆五百之期。天顯聚奎之象。其所以紹絕學。理遺經。使聖人之道。復明於斯世者。豈偶然哉。周邵程張。皆以先覺之資。任道統之重。又幸而相師相友。講明其所未至。其淵源所漸。所以深造直達於聖人之蘊者。必有非後人之所能窺者矣。虞廷羣后。鄒嶧諸哲。以來於斯爲盛。是以千餘年之蕪翳。堙塞啓之關之。攘之剔之。聖人之道。灼乎其可見。坦乎其可循。嗚呼。其功可謂偉哉。南狩以後。而朱子出焉。祖孔孟。宗周程。正六經。黜百氏。躡中庸之堂。而入其室。雖聖人有作。不能易也。而在當時。與象山陸氏。其學終不能以相一。後世隨聲之徒。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始也安於性之所近。繼遂執爲門戶之見。而不可回。嗚呼。彼固不知朱子。然亦何足以知陸氏哉。夫陸氏之論躬行。必先於明理。其言窮理。必深思力索。以造於昭然而不可昧。確然而不可移。此固與朱子知行之學同歸。而其心悟身安。言論親切。雖朱子亦爲之感動震矜。而爲之左次。然則朱陸之道。豈如一南一北之背而馳哉。其始終大致之所以不合者。陸

氏之反約也。速收功也。近其教人之法。則徑而多疏。朱子之用力也。漸衛道也。嚴其教人之法。則周而無弊也。夫破未俗之陋。傳聖賢之心。洗訓詁之訛。發精微之意。若是者。固二子之所同心。然惟其詛且陋也。則必有以矯而正之。爬梳剔抉。究其枝葉。以達於本根。使夫精微之意。聖賢之心。學者有所望而至焉。豈可謂是無益之業。而不復措意於其間乎。孔子聖人也。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宏。問官於郟子。假年學易。至於韋編三絕。而不能休。歎夏商之文獻不足。足則吾將往而證焉。仲尼亦胡爲孳孳。而事此無益之業哉。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而天之未喪斯文者。蓋在乎經也。經莫大於易。易莫大於先天。先天之學。不傳久矣。自堯夫發之。而陸氏以爲非作易之意。無極之妙。主靜之宗。自濂溪啓之。而陸氏以爲是老子之旨。性之所以善。心之所以仁。主敬之要。知行之方。自程氏兄弟明之。而陸氏以爲與孔孟之言不相似。凡如此類。皆可以見其講學之疏。而其議論舉措之間。猶未免於精神用事。而氣不可掩。不如朱子之粹然。平中有以極規矩準繩於無憾也。揆厥所由。陸氏蓋見世之支離沈溺。而不能自振。故刊落擺脫。直接乎孟氏之傳。然愚竊觀夫孟子之時。發明人心。而無述作者。去聖未遠。羣經大備。故第啓管鑰。示闢津。以爲當世人心。對病之藥而已。自漢以來。道喪文弊。禮樂詩書。掃地而盡。異端邪說。諸子百家。紛紛藉藉。相亂。學者顛倒炫替於其中。何由而見聖人之宗乎。濂洛諸子。扶持整頓者未幾。或疑或信。若明若昧。又綿延而將絕。是故朱子之砻砻著述。以終其身。殆有所不得已也。昔周之衰。王道廢而舊章亡。邪說繁而大義

乖。於是仲尼討論墳典。述帝王之道。正雅頌之篇。除九邱。驅八索。修明禮樂之遺文。使萬世道術有所統。一朱子之心。孔子之心也。若以六經爲注腳。章句爲俗學。豈獨足以病朱子。又上以爲孔子病矣。由此言之。陸子之學。得無極高明而失之過。反說約而弊則疏者乎。是故陸氏之學。吾儒之學也。其閑道也。猶謹。其擇言也。猶精。非若明之中世。儒墨老莊。混爲一途。始也師其意。後也言其言。靡然遂入於二氏。而不可返者也。雖然。追原其弊。則謂非陸氏爲之端不可。蓋朱子之言曰。今之以學自立者。門戶衰場。惟陸子靜精神啓發。其流禍未艾也。嗚呼。賢者之爲慮。豈不遠哉。竊觀自朱子而後。幾四百年之間。守其學者。崇正經。敦實履。循循乎其不畔。逮乎中明。士大夫自以其意爲學。於是乎章句不足守。文字不足求。甚而典訓不足用。義理不足窮。經術文字。議論行檢。胥爲之一變。而風聲大壞矣。傳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又曰。不知其形。視其影。生今之世。有欲爲聖人之學者。與吾願謹而擇之。其有世教之責者。與吾願審而思之。觀此。則先生之心。朱子之心。學朱子之學。可知矣。夫朱子由二程而上。追孔曾。繼往開來。使後之學者。致知力行。克治存省。循序漸進。以至於聖域者。莫切於大學一書。而先生乃謂知本卽格物致知。傳可不補。古本不必更定。不亦異於朱子乎。異於朱子。而有補於後學。則雖異。而朱子亦正樂有此異也。異於朱子。而有害於後學。則凡學朱子者。不能不疑於先生也。何也。知本示人知明德之當先也。格物致知。則卽物窮理。一物一事。不可遺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也。極廣大。極精微。極切近。極真實之功也。朱子喫緊爲人。

其在此歟。先生曰：大學一書，古人之學的。至宋程朱始表明尊行之。然因明道伊川紫陽三夫子，各有更定。故羣議至今未息。方遜志采元儒之論，以知止兩節，合下聽訟一節，爲釋格物致知之義。而去朱子補傳，謂傳未失，而錯經文之中，不必補也。蔡虛齋林次崖是之。而又升物有本末一節於知止之上。王姚江則俱非之。而有古本之復。姚江之言大學，只是誠意，誠意之至，便是至善。中庸只是誠身，誠身之至，便是至誠。愚謂王氏此言，雖曾思復生，必有取焉。然他言說，不能發明此指，而多爲溷亂。其言明德新民也，則以新民爲明德工夫，其言致知誠意也，則以格物爲誠意工夫，以格物爲誠意工夫，似乎未悖也。然以爲善去惡爲格物，則謬矣。其謬之謬者，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此則於聖門傳授全失。宜乎其學大弊而不可支也。愚謂大學初無經傳，乃一篇首尾文字，如中庸之比耳。明德三言者，古人爲學綱領也。知止一條者，古人工夫次第也。知止與知至不同。蓋知所望慕歸向而已。所引孔子人不如鳥之嘆，可知知止者，開端淺切之事也。知止，則志有定向。所謂立志，以端其本。至於能靜，則心不爲物動。能安，則心不爲物危。此則又有以繼其志，而持乎其志也。能慮，卽下之格物致知，能得卽下之誠意。而有以得乎明德新民止至善之實也。此兩節，自小學入大學之規模節次。一書之指要也。物有本末，至知之至也。以能慮言也。凡物則有本末矣。凡事則有終始矣。循其本末終始而先後之。此大學之道也。然必於本末終始，而知所先後，乃可以近道。故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當自國而遞先之。至於誠意，而尤在於究極事物，以致其知。正以

物格知至。然後能誠意。以正心修身。而家國天下。可得而治也。何謂知至。知本之謂也。蓋家國天下。未也。身者本也。天子有天下。等而下之。雖庶人亦有家。本亂則未亂。厚者薄。則無所不薄也。能知乎此之謂知本。能知乎此之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至此謂知本。以能得言也。自曾子所受於夫子。而傳之子思。孟子者。一誠而已。大學自均平齊治本之誠意。猶中庸孟子自治民。獲上順親信友。本之誠身也。誠則有以成己。有以成物。而明德新民。止至善之道。在我。所謂明善格物。蓋所以啓思誠之端。而非思誠以外事也。誠身者。統言之也。自此心之存之發。至一言一事。皆必致其實焉之謂也。誠意者。誠身之要也。意者。心之所主也。心主於爲善。然而存之。不固。發之。不果。不確。是無實也。欲善者。本心之明。今而無實。非自欺而何。原其所以如此者。蓋以意藏於內。其實與不實。己所獨知。非人之所及。檢是以每陷於自欺之域。而不顯。惟君子慎獨。以誠意。誠意以誠身。則心正身修。而明德明矣。故曰。德潤身。心廣體胖也。夫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故引淇澳。以證表裏之符。暉光之盛。感人之深。終之以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則明德新民。止至善。三者皆總之矣。自明者。以誠明之也。新民者。以誠新之也。仁敬孝慈。信。各止其所以誠止之。以其分有明德新民之殊。而貫之者。一誠而已。無訟。民之新也。使民無訟。明明德於天下之極也。無情不盡其辭。蓋民不自欺。大畏厥志。則民自有指視之嚴。而謹其獨也。誠之效。至於如此。故復結以知本。與上章相應。不曰務本。而曰知本者。蓋知本而後能務之。此欲誠其意。所以先致其知。

也。自釋正心修身。以至終篇。不過著其展轉相關之效。以見一誠之盡乎修己治人之要而已。喜怒哀樂之不得其正。與夫心不在者。不誠也。好惡之辟。亦不誠也。所令反其所好。以及好惡拂人之性。亦不誠也。語其功之不可闕。則自身家。而國天下。蓋有言坊行表之著。紀綱法度之施。然非誠則無所以行之。故曰誠者。聖人之本。又曰王道本於誠意也。或曰子之說。於經意似矣。然程朱以窮理言格物致知。蓋其重也。今第以知本當之。可乎。曰夫窮理而至於知本。然後其理窮。致知而至於知本。然後其知至。曰朱子言知至者。全體大用無不明。今第曰近道而已。何也。曰小知則已近。大知則彌近也。知之至。則將與道爲一矣。朱子所言。極致之地。經文所言。入德之初也。曰知性明善之云。與此合乎。曰性者善而已矣。物之性。猶人之性。猶我之性。知其性之同。而盡之之本在我。此所以爲知性明善也。此所以爲知本也。曰朱子謂正心修身。自有功夫。而今但以誠意概之。可乎。曰不獨身心家國天下。亦可以誠意概之矣。若其功之不可闕者。則前旣言之也。大抵此篇誠意。如中庸之戒懼慎獨也。正心。如中庸之致中和也。戒懼慎獨。所以致其中和。然朱子又有彌約彌精之云。移之以說此篇。則不以支離爲朱子病矣。曰中庸之謹獨。則大學之誠意事也。子於此又連戒懼說之何歟。曰凡言誠者。皆兼乎存誠立誠之兩端。夫學豈有無敬之義哉。朱子補言敬字。蓋以此也。曰經文不言。而待朱子言之何也。曰知止而後定靜安。卽其事也。貫乎知行。而無不在。奚謂其不言也。曰異於朱子章次。奈何。曰章次異矣。而義不異。而文同於古。疑朱子未之棄也。

又竊謂如是以說經。頗爲不費辭而理明。且使姚江之徒。無所容其喙焉。姑以俟後之君子正之。先生之學。於此爲可疑矣。而先生終莫之疑。且自信之堅也。其大學古本私記序曰。大學古本。自二程兄弟所更。既不同。朱子考訂又異。學者尊用雖久。而元明以來。諸儒謹守朱說者。皆不能允於心。而重有纂置。爲異端者。又無足述也。愚思朱子所補。致知格物一傳耳。然而致知正心誠意。其闕自若也。其誠意傳文釋體。迥然與先後諸章別。來學之疑。有由然已。餘姚王氏古本之復。其號則善。而說義乖異。曾不如守舊者之安。欲爲殘經徵信。不亦難乎。夫程朱之學。得其大者。以爲孔孟之傳。蓋定論也。程子之說格物。朱子之說誠意。聖者復起。不能易焉。而餘姚皆反之。編簡末事。又何足以云文章制度。今古異裁。以晚近體讀古書。則往往多失。何則。其詳略輕重。離合整散。不可以行墨求。而必深探其本指者。古人之書也。大學之宗。歸於誠意格物明善者。其開端擇術事耳。朱子亦既言之。而不能無疑。故離合整散之間。是以有所更緝。今但不區經傳。連貫讀之。則舊本完成。無所謂缺亂者。若大義一惟程朱是据。汗不阿其所好。或以爲習心入之先者。不知言者也。蓋先生考古之功勤。而知行之不逮朱子者。不可以道里計。故見古本爲完成。而於朱子之真積實踐。大綱細目。未之有得。執而不悟。籠統牽合。實所不免。而如小知則小近。大知則彌近。數語。殊失之支離矣。且以朱子章句比之。於文章之晚近體。以是爲不阿其所好。其得謂非失言乎。先生精且博矣。舉凡圖書象數。樂律韻譜。以至道術兵符。無不參究。得其蘊奧。所著有榕村語錄。榕村講授。榕

村制義。榕村全集。周易通論。周易觀象大指。尚書解義。洪範說。詩所。孝經全註。古樂經。大學古本說。中庸章段。中庸餘論。論語孟子劄記。離騷經註。參同契註。握奇經註。陰符經註。歷象本要。太極圖通書二程遺書正蒙。朱子禮纂。朱子語類四纂。韓子粹言。古文精藻。而其最有推闡者。莫如周易義理家特重焉。先生生平行事。備載國史。學者可考而知也。茲不具錄。

澤州陳先生

先生諱廷敬。字說巖。號午亭。歷官大學士。先生童稚之年。卽知嚮慕正學。壯而愈篤。老而彌專。著有困學緒言若干則。其言曰。吾學亦屢變矣。其始學詩。當其學詩。而見天下之學。無以加於詩矣。其繼學文。當其學文。而見天下之學。無以加於文矣。其繼學道。及其學道。而見天下之學。無以加於道矣。又曰。太極圖括盡天地人物之理。然其所以接聖道之統。開理學之傳者。所貴學者。以此理實體於心耳。若不實體於心。則天地萬物。亦何與於吾事乎。故曰。君子修之吉。修者。修此而已。又曰。克己復禮。禮言復。本有也。禮卽性也。夫曰禮。其善可知。烏有所謂惡哉。故絕天下之惡。而成天下之善者。性善兩字之功也。又曰。羣居最奪人志。學者言貌必恭謹。如以譁浪笑傲爲能。便僻儇巧爲才。亦甚失其本心矣。日入其中。幾何而不與之俱化哉。又曰。凡事入手。皆須忍耐。稍緩。則其理自著。應之庶幾少錯矣。又曰。古人讀書。直是要將聖賢說話。實體於身心。如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其鄭重如此。今童蒙初學讀書。未有不取大

學熱爛誦習者。其後果能行得一言一字否。父師之所以教。子弟之所以習。爲作文辭。取科名之具而已。蓋以是爲固然。而莫之能知。古人爲學之意也。書雖讀。而道益不明。不行矣。謂之未嘗讀書可矣。又曰。或言道學不可不行。而可不講。曰是也。然雖講之。庸何傷。講之所以求爲君子。不爲小人也。若心慕君子之名。而身冒小人之行。不愧於己。必愧於人。愧夫人之以小人之目之也。既愧小人之名。將慕君子之實矣。愧於人。必愧於己。其致一也。若都不知愧。又何須講。且猶講之。必至於愧。愧其不爲君子。則必不至於爲小人矣。使天下羣然愧爲小人。慕爲君子。此道學之所以行也。又曰。君子之言動以天。而不以人。小人之言動以人。而不以天。以天者順而祥。以人者逆而禍。順而祥。易簡之道也。逆而禍。險艱之爲也。棄易簡而樂險艱。豈人情哉。亦弗思之甚而已矣。又曰。或問周子云。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不知如何能見其大。曰。且須理會古聖賢言語行事。如理會得孔子疏水曲肱。樂在其中。顏子陋巷簞瓢。不改其樂。此見得一分。則心泰一分。見得十分。則心泰十分。既有所見。須守之勿失。漸次擴充。到純熟處。則化而齊也。又曰。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夫子所謂志學。亦是如此。故學者莫大於立志。又曰。戒慎恐懼。此孔顏之所以樂也。程子謂鳶飛魚躍境界。是戒慎恐懼。正子思喫緊下工夫處也。千古聖賢。相傳正脈。斷不外是。程子謂靜中有物。始得。蓋有物。謂敬也。敬卽戒慎恐懼。所謂必有事也。戒慎恐懼。則自然勿正。勿忘。勿助。若靜中無

物。則是全無事也。而正忘助之病。不勝其紛紛矣。此異學之空虛。不可語於吾儒中正之道。禪家受病。正坐此。以之處靜且不可。況動乎。故合動靜而交致其功。斷非戒慎恐懼不可。又曰。行莫善於思。然戒在三思。過莫貴於悔。亦不可數悔。故曰再思。曰不貳過。又曰。凡人役志於榮利紛華。一旦小失意。則戚然如不欲生。蓋其生平患得患失。至此而益不能自持。所謂不仁者。不可以處約樂也。若夫有道之士。不處非義之富貴。不去非道之貧賤。其自處有素。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也。焉得而不浩浩哉。觀此。先生之學而有得可知矣。先生經學邃深。侍講席最久。觀經筵奏對諸錄。日有敷陳。時申啓沃。以喜起明良之遇。盡都俞吁咈之誠。堯廷舜陞。極一時廣麗之盛矣。先生精於韻語。雅頌風賦。無體不備。而所著各體文。亦遍韓曾諸大家。言中有物。其有以歟。

安邱劉先生

先生諱源。字崑。右號直齋。寢食於朱子之書者。四十年所。每有一得。輒事劄記。積成數萬言。而源流本末。要不外敬義二字。論主敬也。以戒懼慎獨爲始。而歸之於參前倚衡。論集義也。以格物致知爲先。而極之於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其言曰。行善不熟。但覺善在一邊。我在一邊。硬強做去。畢竟扞格。孟子說集義。一件一件。用力做去。集之既久。則積累漸多。胸中充滿。縱有物欲之感。亦無處安放。漸覺善卽是我。我卽是善。何扞格之有。又曰。循環變化之中。能使腳根立定。難矣。人世間不惟禍福盛衰。在循環之中。卽善惡

亦在循環之中。人未嘗無善。但善非至善。則不至誠。旋以物欲之累。而復陷於不善矣。不善必有餘殃。迨殃極則悔生。善端復萌。萌而不能栽培滋息。則必仍受物欲之累。又陷於惡矣。善惡循環不已。所以爲凡人而不可救。腳根誠不易立哉。立之當自一善始。我有一善。充之至盡。守而不失。一善既立。善善如此。日積月累。善自壯固。而惡日衰微。衰微者。漸至絕滅。壯固者。漸至盛大。如此。則非復循環之所能變化矣。故立也。又曰。學記曰。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朱子又云。八十九十覺悟。亦只就而今地頭。便割住硬築。立定腳根做去。栽種後來根株。填補前日欠缺。蓋人爲學。不論早晚。不必追究已往。只要檢點未來。打起精神。勉強做去。庶幾有補。不然。悲歎窮廬。復何益哉。又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惟上知與下愚不移。遷改移三字之義一也。皆離去前非。變化氣質之義也。從前是此等人。而今依舊是此等人。從前幹此等事。而今依舊幹此等事。是不遷不改而不移也。又曰。朱子曰。學則處事都是理。不學則看理不恁底。周而廣大。細密。理乃自家固有。學只是循其舊底。不學則硬隄防。處事一向任私意。平時卻也勉強得去。到臨事變。便亂了。觀朱子所云。覺得自家真心。在血肉團中。爲氣稟物欲昏蔽已久。一遇事變。只憑舊日私意支吾。本來心性。不能出頭露面。事過甦醒。卻又追悔無及。此蓋不窮理居敬之過。不可言智力不足也。又曰。存心致知。二者爲學之大端。只看各人自家。以何者爲重。有人於此。千伶百俐。於道理皆能有見。卻不能得之於己。這便該以存心爲重。有人於此。篤志苦行。於凡事皆能有守。卻不能合乎大道。這便該以致知爲

重如堂有前後門。由前門可升堂。由後門亦可升堂也。但二者缺一不可耳。又曰。讀書爲身上之用。而人以爲紙上之用。做官乃辛苦之時。而人以爲快樂之時。衰年正勤學之日。而人以爲養安之日。科第本消退之根。而人以爲長進之根。可歎。又曰。世人終日不知恐懼憂勤。二程先生獨知恐懼憂勤。故周子復以聖賢之道進之。令尋仲尼顏子樂處。今人且宜先知苦。如此三年五載。收定此心而不放。然後於苦中見樂也。周子令程子尋樂。吾今欲世人尋苦。又曰。道理虛處易到。實處難做。故仙佛常有。而聖賢常無也。學者讀書。推測道理。似能覺悟。及發言處事。便多窒礙。故朱子臨終諄諄教門弟子云。惟事上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學者離物與形而求道。終不得也。又曰。理不離氣。而不雜氣。理爲主宰。而氣聽命焉。氣自理出也。自理出者。浩然之直氣。配乎道義者也。自形氣生者。陰濁勝而害乎道義者也。故倚氣而行。亦有暗合道義者。畢竟氣爲主耳。不如理爲主者。其氣清正。而無過不及也。又曰。一向在事物上著力。則有功利之弊。一向在心意上著力。則有虛無之弊。故須敬義夾持也。又曰。人只要必有事焉。時時刻刻。不可休歇間斷。纔無事。便怠惰昏塞。朱子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心無所用。閒坐而已。玩此可得必有事之方矣。又曰。仁包四德。必兼四德。而後成仁。不然。虧節文。少斷制。欠明察。而一於溫惠。則必至於兼愛無父。率獸食人矣。又曰。看孟子。須識性善。求放心兩章。性善。道體也。求放心。爲學工夫也。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章。此便是性善之法。

解看牛山之木嘗美矣一章。此便是求放心之注解。又曰。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此朱子臨終教門人之口訣也。爲學之要。不過致知存養克己三者而已。是者爲是。非者爲非。此致知之學也。審求決去。此克己之學也。事事如此。念念不忘。此存養之學也。勉勉不已。循環無端。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學者豈可舍是而他求哉。又曰。朱子教人持守。曰。學者工夫。且去翦截那浮泛底思慮。愚按。此正是誠意工夫。初下手處。蓋人心無形影。其分善惡。全在動意發慮處。不惟大段惡念是惡。只此乍往乍來底閒念慮。便不與正理相干。人能翦截了此等意念。便此心常常惺覺。則清明之中。義理昭著。又曰。萬理澄澈。則一心愈精而愈謹。一心凝聚。則萬理愈通而愈流。又曰。人當心機不活。意思窒塞之時。便是氣質昏濁。天理將滅之兆。便要抖擻精神。喚醒此心。使勿退怠。又曰。空言上達。則易實行下學。則難。蓋影響之物。臆料懸揣。若無難者。至於下學之事。則一言而有是非。一行而有可否。不可假借。不可掩藏。稍有不合。尤悔立至矣。又曰。修身大法。小學備矣。而修身先以收心爲要。此心乃是箇走作底物件。最難降伏。譬如生鷹野獷。難馴。一見了人影。便要飛颺。爲今之計。只是身不外走。口不閒讀。手不釋卷。照依朱子讀書之法。少看熟讀。埋頭理會。讀而思。思而復讀。如此循環。繼續不已。自然浹洽。而悅生焉矣。又曰。富貴貧賤。自仁者處之。總見得天是好意思。富貴非以淫我。使我富而好禮。貧賤非以移我。使我安貧樂道也。自不仁者處之。則便似天總是不好底意思。富貴使之玩物喪志。貧賤使之怨天尤人也。同此境遇。仁者無往而不受其益。不

仁者無往而不招其損。又曰：求放心齋銘有云：非誠曷有，非敬曷存。蓋心無形影，惟誠而心乃有也。心多出入，惟敬而心乃存也。人能持敬，立定根基。如漢高之關中，光武之河內，從此攻圍拔守，帝業可成矣。又曰：學者視事太卑，視理太高。故於理往往求之冥漠之鄉，於事往往厭爲瑣瑣之物。是以理事打成兩橛。求理則廢事，處事則失理。究竟終身未得實理，未行善事，良可哀也。垂拱奏劄有曰：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卽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斯言盡矣。又曰：朱子曰：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愚謂人之爲學，不過心與理也。心虛則大本立，理順則達道行。學以此始，卽以此終。徹上徹下，終身用之不窮。故云：當守此四字。又曰：克己最難，然己中卻原具得天理在。故學者貴乎窮理。窮理之功，須於浮泛思慮中，審其公正之念，辭氣鄙倍中，修其忠信之言，躁率慢易中，持其篤敬之行。是非交加中，擇其恰好之理，銖積寸累，不凌不躐，將必天勝人，理勝欲，而原具之物，在面前矣。又曰：理卽事物也，不可作兩樣看。總之一箇天理流行，隨處充滿。又曰：舍己從人，舍字最精，是聖人無我處。只一箇舍字，全無留滯，卓立於天地萬物之表。文王說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蓋莫非此意也。又曰：只要愛敬兩字到手，便終身受用不盡。不以愛敬而行者，雖善亦僞妄耳。又曰：謹不放散，勤不坍塌，不散則收束，不塌則竦起。收束竦起，生道也。放散坍塌，死道也。敬則生，怠則滅。如是而已矣。先生敬義之功，不可得其大概乎。先生生五歲，問身所從來，父奇之。十四歲而孤，事母至孝，遇難負母而逃，卒免於禍。有明未造，所在寇起，先生與

仲兄率鄉人列墅而守。約寇至，閉婦女一室。敗則火之。旣而寇薄邨壘，鄉人多被創死。仲兄身中九矢，氣益厲，奮呼齊擊。先生和之，矢盡握空卷。隨仲兄後，仲兄憐其弱，喝止之。先生大呼曰：「雖兄一步，非死所矣。」卒斬首二，獲馬六，而一卹得全。鼎革後，大購經史及諸儒書，皮置一室，殫精披讀，日不暇給，而尤篤嗜朱子之書。曰：「修身大法，小學備焉，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取文集或問語類，仿近思義例，次第編纂，閱十餘年，數易稿而後成。先生於朱子後，所膺服者，在明惟薛文清公。本朝則陸稼書先生也。先生嘗自敘其學曰：始去外物而見身，繼去身而見心，又去心而見理，蓋道其實云。」

休寧汪先生新安施先生瑣附

先生諱佑，字啓我，號星溪。十歲讀孔子作春秋，孟子闕聖道章，夜屢夢天日晦冥，舉手摩之，覺而詢諸師。師曰：「此皆聖賢之榛莽，楊墨之流禍，汝今所讀正人心息邪說，孟子良爲此也。」稍長，慕劉因氏所評周程張邵朱呂之說，謂朱子接壤近居之幸，遂願私淑以終身焉。篤好小學，近思錄每日遵朱子課程，作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工夫。崇禎末年，賊寇內外交訌，先生憂之，著平寇十六策，思效伊川詣闕上書故事。時事日殆，不可救藥，因不果上。遂隱居事親，教授生徒，以供甘旨。楊子瑞呈景陶邀先生赴還古書院會講，先生見還古所講多雜陸王異說，乃與同人發明程朱正學。汪子泰、茹覺斯倡復石橋巖天泉書院講會，先生見泰茹學術醇正，以陳清瀾學部通辨相砥礪焉。嘗曰：「至善無惡性之體，有善有惡情之動，知善知惡。」

爲良知爲善去惡爲良能擴而充之盡其才窮理盡性至於命斯爲大中至正斯爲至誠無妄乃陽明講學宗旨反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何耶顧端文有言釋氏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其禍豈可勝言哉紫陽書院正吾黨講學明道之壇坵乃與汪正叔江衛道汪月巖胡匏更吳敬庵休之汪石樵吳慎先汪括齋朱濟臣祁之陳書始謝兼善諸先生振興紫陽大會爰訂六邑同人歲值文公誕生之月釋菜壇坵講學三日遵白鹿遺規本天寧誨言嚴斥詭趨統一聖真他如休城四孟會白嶽聖誕會各邑塾講月會皆不憚勞瘁雖遠必赴總以紫陽爲宗主而多方鼓舞同人蓋先生自邇世以後視富貴如浮雲避勢利如蛇蝎格格不諧於俗者四十年而一時同人皆知崇尚正學則先生之功多矣所著有詩傳闡要易傳闡要禮記問答禮記訂訛大樂嘉成四書闡要四書講錄五子近思錄四子近思翼明儒崇正錄明儒通考明儒性理彙編讀史筆記星溪文集星溪日記星溪家訓紫陽會籍還古會籍汪氏家譜而尤注意者明儒通考一書辨別極嚴評斷極確高彙旂先生千里借鈔以爲得見此書雖瞑目而無憾焉子鑑安貧讀書克紹家學同時講學者新安施先生諱璜字玉虹以會友輔仁明道立德爲宗主作塾講規約九條一尙道德二定宗派三持敬四釋註五行六習六藝七育英才八務謙虛九防間斷其嚴始進慎晚節一遵紫陽舊規宗尙正學與汪先生同其功焉

大寧曹先生

先生諱績祖，字子成，號陶庵。順治甲午舉人，養母不仕，從實事實理，推勘到極精極細處，一言一動，皆可端風善俗。其原心曰：人之爲麤者五，而心其一也。則心爲形氣之屬無疑矣。但以其竅虛而氣靈，故爲五官百骸之主，而獨號爲神明焉。所以能具衆理而應萬事也。然而能具衆理者，心之量也。能應萬事者，心之才也。非此心之外，別有一心矣。自非聰明睿智如聖人，而下焉者，或爲氣拘而物蔽之，則量必有所不能充，而才必有所不能盡。此學問開拓之功，在所不容已者也。古聖人言心自舜始，別危微於人心道心，而卽授以擇執之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故聖如孔子，以其心爲具明德之心也，必格致誠意以正之。賢如孟子，以其心爲同然理義之心也，於有放也，必學問以求之。況又曰：盡其心，曰：充其心，是明以理不外氣，必用功夫，以全本體，而後能立此大者也。孔孟言之，程朱從而解之。心學一道，已日月中天矣。而無如程朱以後之言學者，愚竊有感焉。或曰：性卽心也。夫性具於心，心之生理也。心有形，而性無形，何得以性爲心，或曰：理卽心也。夫理卽性之條理，而萬殊者也。心能窮理，而理不能外心，何得以理爲心。彼則曰：形氣之心，非性理之心，以形氣言心，則一塊肉已耳。揆之無聲無臭，不合也。求之不睹不聞，無當也。與其著相而墮支離，何如直捷而得易簡乎。嗟乎！此空無無心之說，所自來也。能不淪胥而爲禪耶。故靜坐之學，有流而爲瞑目入定者。良知之學，有流而爲披剌參方者。因而祇言冥悟，不事詩書，將腔中之物，置爲死血，而心之爲心，皆羣起而追逐於無何有之鄉矣。心學顧如是耶。第不知五臟之心，固爲形氣，而性理

之尊。非形氣將何屬也。人而果有心外之性理哉。其蔽書曰。文人無行。動曰造物忌才。輒敢怨天。不知天心至公。每望世人盡性至命。廣大其才。以至位天地育萬物者。何嘗忌之哉。但世人之所謂才。不過爲機變之巧。作淫奇之文。以之徵取名利。全違上天生人之理矣。是以天且惡之。而挫其所求。以彰惡報焉。豈但忌之而已耶。其日記曰。言言之理。行行之實。力能行。當以行言。力不能行。當以言行。天何言哉。是以行言。請討陳恆。是以言行。好善惡惡。須在本身用功。五性俱生。而不知好。七情失節。而不知惡。何暇論他人是非。農夫樵子。語言粗率。是凡民本色。不是俗氣。最俗最惡。莫甚於假斯文。其可厭處。千態萬狀。莫罄形容。理難名狀。不可以物象之。未始不可於物見之。故易於卦爻之象拈出。夫子於川上山梁拈出。子思於鳶魚拈出。朱子於滿山青黃碧綠拈出。總見開眼皆是。大而無外。小而無內。不是說虛景。蓋氣在處。理卽在也。試看天地寒暑之氣。無處不充。無微不入。無處不充者。氣無外。理卽無外也。無微不入者。氣無內。理卽無內也。其僞學詩曰。學道何須道學名。聖賢惟有近人情。鄉愿狂狷分真僞。只恐凡人辨不清。規行矩步野狐禪。口是心非豈聖賢。義利關頭看得破。顏曾思孟眼前剛。柔氣質本天成。皮相休將善惡評。不壞由來方寸地。高柴季路久齊名。冥素談空涉異端。謬從太極問奇觀。何如語孟家常話。實踐躬行自不難。先生蓋實踐而確遵語孟者也。無一言涉於虛矣。所著有四書遵註綱領。臥雲洞章。

山陽李先生

先生諱鑑字公凱翰林歷官內閣學士重彝倫砥節行安常守約堅確不移日用起居有裨名教其讀書雜述曰聖人誠不易學學者用心苟不至於聖人不止且從倫物間一一體驗務求夫心之所安雖不能至亦將爲名教中不自棄之人聖人之所行凡人亦可行者吾從而師之雖不能至罔敢越焉若夫達節行權在聖人則可凡人則不可者寧師賢者之嚴不敢學聖人之大古賢人君子確可師法者乃因其一言之失力加排議而已之操心制行則皆古人所不屑爲吾不知後之排之者又何如也讀書窮理果能反求之身正恐日不暇給安有餘地較論他人是非即使學有成就自揣不逮孟子亦不必託於不得已之辨也道之行不行有命豈人生之升沈通塞獨無命耶知之真行之篤何憂何懼不然日擾擾於升沈通塞中蓋不勝其憂且懼而卒無如此命焉何也不亦徒勞矣乎又與范彪西書曰弟於先儒之學略無所知惟是官京師久足力不佳未能趨走手無餘錢不能徵逐讌會通仕宦詩文聲氣又性懶而易發亦不能常詣大人先生家取悅貢諛希冀非分窮年閉戶兀坐斗室中略不事事懼神明枯槁或致疾作因於展卷時偶有所得輒疏數語示兒輩既歷歲月紙墨遂多罔所師承意思淺鄙以之訓初學俾正厥趨或庶幾耳於儒者性命理氣之言則概乎未之聞也又聽客言命詩四章曰戚戚憂貧賤皇皇觀榮盛擾擾百年內苦謂多算勝詎知竟相左得不得有命福常基坦途禍亦由捷徑用告明哲人尙其往古鏡方春桃李榮俄焉松柏勁四序相代謝陰陽之大命取譬人間世所趨顧庭逕烜赫貴乘時幽貞不改性茫

茫且奚適。勉旃以義勝。弱齡守章句。微尚景先正。兀兀亦有年。祇覺心跡淨。誰肯棄伊顏。委蛇附趙孟。纒指匪所安。脅肩將無病。終焉保厥初。敢曰余受命。履豐能幾時。貧也亦非病。奈何日僕僕。抗言可造命。人生苟自強。庶幾我爲政。不爾但謀身。籌策豈制勝。鄙哉老生談。君子且傾聽。先生之修身立命。於此可見矣。

絳州李先生

先生諱生光。字開章。初攻科舉。入府庠。聞辛聘君復元。倡學河汾。遂執北面禮。質疑問難。無不迎刃解。且篤於躬行。事親至孝。聘君重之。崇禎甲申。闖寇大亂。先生北面痛哭。焚其青衿。自號汾曲逸民。構一堂。日夕燕處其中。披閱古籍。諸弟子羅列其下。談經課藝而外。訓以二南大義。程朱微言。著有儒教辨正。崇正黜邪彙編。二書凡萬餘言。先生衛道之力。備見於此。外如正氣猶存。西山閣筆。友于集。種種不一。要皆直寫胸臆。如泣如訴。以淺近之語。寓修齊之化。所以警覺斯世不少也。其處子吟曰。東隣有處子。夙明烈女箴。字人尙未嫁。而乃失所天。痛茲生命薄。守貞斯自全。毀容絕膏沐。矢志堅且堅。愛人貴以德。姑姊莫相憐。侃辭謝媒妁。何用口譏議。其喚羣夢曰。行善人家。受貧擔災。以理論之。似乎不該。其間消息。天有安排。譬如種瓜。苦盡甘來。行惡人家。富貴榮寵。以理論之。似乎僥倖。其間消息。天有極重。行好得好。好事卻少。以理論之。似乎顛倒。惡在隱幽。人所難料。神明鑒知。把福折了。行歪得歪。歪事

不來。以理論之。似乎可駭。善在隱幽。人所難猜。神明鑒知。替他消災。又曰。人之患在惡聞過。在強飾非。人之憂在濫交遊。在多攬事。人之賤在扳富貴。在效諧媚。人之禍在不謹言。在少容忍。人之益在喜規勸。在急遷善。人之樂在遠俗情。在廣讀書。人之品在惜廉恥。在安貧賤。人之福在存好心。在積陰德。觀先生之品之學。於此亦可知矣。

絳州党先生

先生諱成。字憲公。號冰壑。布衣。學以朱子爲宗。而用力之要。則曰明理。曰去私。曰小心照察。蓋欲理無不明。私無不去。而此心不至。或存或亡也。手四子書。反覆玩味。學庸尤精。嘗辨朱陸異同。謂本心物理。原非二道。朱子之意。謂夫物理之卽我心也。惟氣拘物蔽。本心之量。多有未盡。故務精究物理。以存養充廣之。久焉則物理明。而心量全矣。陸氏之學。亦謂本心之理。無不具也。乃專事本心。而脫略典籍。遂使本心不充。而學流於曲。此二家之大略也。今人類有兩可其說。以爲陸是尊德性。而朱是道問學者。此言殊未然。蓋朱子之道問學。而實尊德性者也。陸氏則自錮其德性矣。尙何尊之可云乎。此是則彼非。此正則彼邪。有不容兩可於其間者也。陸氏嘗曰。不求本根。馳心外物。理豈在於外物乎。此告子義外之學也。朱子曰。本心物理。原無內外。以外物爲外者。是告子義外之學也。卽此數語。可以見二家之異同矣。若粗論其同。二家皆欲爲君子。皆欲持世教。皆欲崇天德。皆欲無私欲。其秉心似無大異者。而實究其學宗。則博文約

禮者。孔顏之家法。屢見於論語。朱子得乎其正矣。陸氏乃言。六經皆我註腳。又言。不識一字。管取堂堂作大丈夫。蓋倚於吾心。卽宇宙。宇宙卽吾心之見。而偏焉者也。本宗杲德光之緒。亂鄒魯濂洛之傳。稽其流弊。較孟子之言楊墨。其害有甚焉者也。又答師清寰書曰。象山議論。猶其近理者。至陽明則其大亂真者也。論象山外迹。則誠如陽明之序。若探其原本。人倫物理。天下國家。象山果無所害乎此義。自可向知者道也。不尊德性。不可謂道問學。不道問學。不可謂尊德性。若曰用力居多。此學便屬偏曲。項平父書雖出朱子。亦陽明定論中所槩括者。何可據以爲的實也。朱子之學。居敬窮理也。存心致知也。存養省察也。的。是博文約禮家法。台教摘出格物窮理四字。而謂其務節目。而遺原本。似乎於朱子面目。尙有未肖也。若就原本言之。陸氏之學。自是著力原本者。第恐彼之所謂原本者。非吾之所謂原本者耳。教中所指先儒經書之語。何語非該貫動靜。而敦篤夫原本者。昔朱子幼時。亦曾好禪。比見延平先生。每有論說。先生只言不是。朱子再三叩請。先生曰。只讀聖賢書便見。今存養主敬。許多話頭。皆聖賢精旨所在。人苟虛其心。平其氣。去其好惡之念。忘其先主之言。只於四書五經。性理大全中。將此等話頭。一一領會。而不敢誣爲我心註腳。則此道正義。可指日而了然矣。倘不屑務此。而醉心於傳習定論諸書。則彼家立論。將此等字眼解註。一齊換過。如論語博文。中庸博學。皆不肯解作讀書。大學格物。只解爲爲善去惡。令人一見。卽爲所惑。不知曾於此等處看破否也。象山之徒。有病狂喪心者。有因酒罵人者。其病狂喪心者。卽異教中所

謂著魔者也。其飲酒罵人者，卽異教中所謂訶佛罵祖者也。以爲我既了道，便一了百當，任我棒焉，任我喝焉，無所不可也。凡此等者，固其人之不才，實師學之誤人也。堯舜之道，譬則日月也。陸氏之道，譬則燭炬也。堯舜之靜，淵淵其淵也。陸氏之靜，池沼之澄也。神聖而至堯舜，其間儘有等級。若謂屏去私欲，心不外放，卽是絕頂踞巔，遂將堯舜孔孟，併歸於守心地位高下，實覺不倫。此事當更作商量也。正道一路也。邪蹊百千也。凡百異學，誰不高言原本，但正之與邪，所差別處，只在原本上毫釐之間。總之，彼家皆是養神，吾儒獨是盡性。彼家話頭，亦有間似吾儒者。吾儒話頭，亦有間似彼家者。世之學人，始欲以非而混其似，久將以是而斥爲非矣。是在精義君子，虛其心，平其氣，只細心於聖賢書籍，久當有以見之。非一時筆舌所能取辦也。先生語氣和平，辨論允當，所學所養，蓋可知矣。范氏彪西稱之曰：先生殆古之狷者與。生平不求人知，人卽知而樂道之。終非先生之志。州守前後表厥宅里，先生若罔聞知。州之士大夫，公舉純孝，公舉實學。州守賞其租庸，先生若罔聞知。敏果魏公，屢走字商學，嘉其繼往開來，說項於太守袁公。禮幣式閭，敦請開講，而先生終守溫公之所以待呂公，薛公之所以待李南陽者，卽予木石，亦有懿好之同。曾走字闡揚於某道，張公郡守梁公，先生聞之，曲爲善辭。若有不懌然者，嗚呼！先生謂爲古之狷者，實信夫。當狂流橫肆之時，學者少嚴謹氣象，而先生以不屑者，堅而持之，闢修一室，以砥狂瀾，謂爲狷，孰如其狷與。所著有大學潛言、中庸潛言、中庸學思錄、日知錄、致知階略、仰思記、冰壑文集。

同學諸子

潘錦 任宗陟 陶用曙 李毓秀

湘潭陳先生

先生諱鵬年。字北溟。號滄洲。歷官河道總督。生質剛毅。不屈不撓。偉然丈夫。光明磊落。而學本程朱。心存仁義。居平藹然。粹然。溫厚和平。不露圭角。而或以無禮犯之。則不稍假借。義正詞嚴。雖彊禦不之畏。其性然。其學亦然也。其序三魚堂年譜曰。長泖陸先生。曾爲嘉定令。余守吳郡時。其邑之士大夫。至於田夫婦孺。皆思之不置。一墟一落。各有祠宇。及再任靈壽。民之思之。猶膠志也。嗟乎。先生之感人如是。豈無本而能然與。余考先生年譜。自始學以至全歸。無日不講求於聖賢之道。其黜異端。而崇正學。可謂不遺餘力矣。然究非敵敵焉。大聲疾呼。務爲醜詆。以攻其隙也。惟是講明吾儒之學。斷義理於毫芒。辨是非於疑似。使天下之人。於吾道燦然若黑白分。而淄澠別也。則異說不攻而自屈矣。此歐陽子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也。觀先生進而在朝。退而在野。出而爲一邑之宰。處而爲黨塾之師。官守言責。敦然埤遺。往來酬酢。紛然雜乘。未嘗一日忘學。往往夢寐之間。若或告之。此豈待仕之優。與夫時之暇哉。惟然。故丰采著於朝廷。惠澤施於百姓。本體之明。以爲用之達。初非有加毫末於性分之外。及卷而藏之。不俟終日。而絕無幾微芥蒂於其間。彼無異故。其素所蓄積然也。我朝昌明正學。聖天子表章孔孟。程朱之理。如日月之中天。照耀

無垠。以故理學之儒。接踵而興。先生其當首置一座者也。異日修崇祀之典。將必有議而舉之者。豈特桐鄉之祭而已哉。記辛未先生以御史與邵子昆先生同有事棘闈。余卽以是年成進士。曾望見其丰采。而未嘗一通詰調。今乃得拜先生於祠堂。讀其書。聞其流風餘韻。如親炙焉。適先生譜成。敬識數言於簡首。以志夙昔嚮慕之誠如此云。其四書宗朱心解序曰。予承乏吳郡。地衝事劇。敵敵焉從事。簿書期會。不復敢辭俗吏之嘲。於彙者鼓篋舊業。幾邈若隔世。新安余生鴻業。不遠千里。持其所訂四書宗朱心解。乞予言爲徵。將以行世。牘凡三四上。而予不獲辭。乃爲之言曰。生是書之取義於心解也。將索解於心乎。抑將索解於言也。苟索解於言。則生之書尙矣。如以心焉。尙烏用是諄諄者哉。然自季明羣言淆亂。諸儒爭爲異說。或附於陸。或入於禪。人人自以爲高明。而不知詖淫邪遁。以至去道彌遠。而莫可返。於是楊顧之徒。蒼萃大至。及蒙存淺達。纂爲約說。以救正之。其言一以考亭爲的。而敷釋演貫。無敢有牴牾於其間。自是以來。莫不家奉一編。以爲俎豆。雖有增潤。大率皆承其流。而揚其波。鈇梨鏤棗。幾於卻車充棟矣。而有志之儒。惟恐其久而浸衰也。故不憚申論。而重曉之。非苟以爲名而已。若農之耒耜。以刮磨而加利。若匠之斧斤。以淬厲而加新。此其用意良厚。而羽翼傳註之功。亦不爲少。若夫脫筌去蹄。超然獨詣於聖賢之闢。是又在好學深思之士。自爲領取。不然。苟惟是句比字櫛。以拘牽於文義之末。是猶買椟而還其珠也。夫豈紫陽所樂許哉。其序蔣松巖先生思過處日記曰。予嚮耳漢上蔣松巖先生名。未及有以相見也。今春

耦寓京江。其嗣君東衍。持先生所著書以示予。予反覆觀之。歎其粹然爲儒者之言。而所居思過處。有日記若干卷。欲予序而藏之。予惟過之來也。豈有涯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卽時而更者也。常人之過。如雲翳之生。無地不見者也。若謂指其一處而求之。則他處或有不及防者矣。然寡過於其動。而思過必於其靜。語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夫計過於其夜。則萬感旣謝。清明復來。回光返照。其是非有不能自昧者。故曰。思過必於其靜也。靜則必有其所。今先生顏其室曰。思過處。固其所也。猶夫張子之硯。愚訂頑。觸目可以自警也。然先生不徒思焉而已。又從而記之。記之何義也。書曰。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蓋有過而筆之於簡冊。眞若春秋之大書。特書幾無地可以自容。日日而記之。苟有過而不改。不特心慙愧而顏忸怩。當其下筆時。已有難爲情者矣。此私居之日記。勝於侯撻也。先生行之有年。日記之書。淺以成帙。而其心猶岌岌然。如不終日。吾知其思愈嚴。而過愈寡矣。予濫官於外。而遠去其鄉。職業所繫。亦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而不得其方。雖憂介震悔。而罪戾滋懼。異日倘得歸老故鄉。道經漢上。猶得叩先生思過處而問之。其道學正宗序曰。自十六字心傳之妙。肇啓帝廷。從此君相聖賢。遞相傳授。闡明性理。開示心學。已更無遺義矣。迄乎聖教寢衰。師承漸失。學者罔知所宗。諸家並起。見識各殊。異同雜出。甚且互相攻訐。如仇敵矣。傳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先儒曰。理一而分殊。蓋理學之存古今。正如天地之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原自兼本末。該鉅細而言之。其中條分縷析。不

爽異黍。要知似是而非之辨。所爭止在毫釐。相去已不啻千里。譬如人身之有血脈。無所不貫。卽毫髮孔竅一源。稍有凝滯。卽此一處。便是不仁。通體亦爲之不暢。甚矣正學之難言也。學之不明。大約其原起於氣質之偏。繼且惑於異端沾染。而失於不自知。氣質猶可以學力變化。獨異端邪說。爲害最烈。不特俗儒庸衆受其洗錮。卽一二高明才智之士。亦多失足其間。無他意見。一涉偏跛。學術介乎疑似。堅僻蔽障。迷而不返。是可歎也。漢唐諸儒。不無醇疵之差。逮宋六子出。從道統斷續存亡之會。直接二千年來孟氏無傳之學。遂爲吾道之正宗。後之學者。舍此將安適哉。昔龜山親受業於伊川之門。嘗疑橫渠西銘。似近於兼愛。伊川爲辨論。往復至於再四。始豁然而自釋。夫以橫渠之學識。大含細入。無所不備。猶不免於賢人君子之疑。又焉得世之學者。人人潛心篤信如龜山。而爲之師友者。誨人不倦。盡如伊川者。而與之言正學耶。京江顧濂宗先生。好學君子也。嘗著道學正宗一書。上探羲皇。繼以堯舜禹湯文周孔孟。及宋周程張邵。終以紫陽朱子。窮源溯流。發凡起例。奉爲宗主。兼探其圖書語錄。列諸篇簡。其所以繼美先儒。嘉惠後學之意。固甚深切而著明矣。讀是書者。尋往哲之緒餘。味斯道之宗旨。研究乎諸家之精蘊。折衷乎紫陽以爲指歸。且不爲異說所惑。其於千古理學之正。庶乎其不遠云爾。先生剛方正直。居官臨事。見有不可。雖大府不能強其一諾。兩次守大郡。兩見陷害。幾致死。而皆獲邀恩寬宥。白衣供奉。每召對。詢問率踰時。馬營口決。總督全河河道。所至以除害安民爲主。金陵姑蘇。淮安懷慶等處。至今愛戴如新。廟祀不絕。

視古循吏。有過之無不及也。所著有道榮堂集。卒諡恪勤。

孝感熊先生

先生諱賜履。字敬修。原字素九。歷官東閣大學士。諡文端。尊朱子。關陽明。著學統閑道錄。程朱學要。十子學要。下學堂劄記。會約等書。謂洙泗之統。惟朱子得其正。濂洛之學。惟朱子匯其全。又謂自開關以來。未有孔子。自秦漢以來。未有朱子。朱子乃三代以後。絕無僅有之人。又曰。不有孟子。則孔子之道不著。不有朱子。則程子之道不著。而孔孟之道亦不著。不有羅子。則朱子之道不著。孔孟周程之道亦不著。而堯舜而來。相傳之道。亦因之不著。蓋羅子之道。朱子之道。程子之道也。卽孔孟之道也。卽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也。列聖諸賢。授受惟一。而守先待後。閑聖距邪之功。則戰國之孟子。宋之朱子。明之羅子。尤其昭日月而垂天壤者也。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羅子之功。不在朱子下。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夫羅子豈可與朱子比哉。特以良知肆行之時。而能謹守朱子。砥柱狂流。則亦朱子已矣。又曰。孩提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論其本體。誠如是也。然能卽能其所學者。知卽知其所慮者。中卽中其所勉者。得卽得其所思者。學卽學其所能者。慮卽慮其所知者。勉卽勉其所中者。思卽思其所得者。且不學而能。是不學之學。不慮而知。是不慮之慮。不勉而中。是不勉之勉。不思而得。是不思之思。不能而學。是學其不學。不知而慮。是慮其不慮。不中而勉。是勉其不勉。不得而思。是思其不思。若徒篤於不學不慮。不

勉不思之虛名。坐棄其與能與知。自中自得之實理。廢置有本體之真工夫。冒認無工夫的假本體。希圖自在。厥棄修爲。而不知其與禽獸同歸也。亦甚非聖賢教人之本意矣。又曰。不學而能。是良能。學而能。亦是良能。不慮而知。是良知。慮而知。亦是良知。能而不學。是良能。不能而學。亦是良能。知而不慮。是良知。不知而慮。亦是良知。人但知不學不慮之爲良。知良能。不知不學而學不慮而慮之。乃所以爲良。知良能。但知不能而學不知而慮之。非良。知良能。不知不能而不學不知而不慮之。尤非良。知良能也。孟子此言。正爲不善學不善慮者。指出不學不慮之本體。又爲泥煞不學泥煞不慮者。指出不學而學不慮而慮之工夫。使人知不學而能者。竟以廢學而成不能。不慮而知者。竟以廢慮而成不知。不學而能者。必以學而後無不能。不慮而知者。必以慮而後無不知。其所謂不學。所謂不慮者。究不足恃。而所謂學。所謂慮者。乃終不可廢也。是所望於善讀孟子者。又曰。無思無爲。不在思爲之外。不學不慮。不在學慮之外。思只思這無思的。爲只爲這無爲的。學只學這不學的。慮只慮這不慮的。無思無爲。何曾少得思爲。不學不慮。何曾廢得學慮。無思之思。無爲之爲。何礙其無思無爲。不學之學。不慮之慮。何害其不學不慮。錯認本體。以無思無爲。不學不慮。爲元空。爲自在。爲不致毫力。爲不起一念。錯認工夫。以思爲學。慮爲鶩外。爲襲義爲倚靠。墮落爲幫貼。障蔽。殊不知聖賢之所謂無思無爲。不學不慮者。果指何物。且旣曰。無思無爲。不學不慮矣。而復諄諄教人以思爲學。慮之方者。豈聖賢立言。自相矛盾如是耶。學者所當深長思之也。

又曰。命也。性也。道也。教也。一以貫之也。如云。無善無惡。則是在天爲無善無惡之命。在人爲無善無惡之性。率無善無惡之性。爲無善無惡之道。修無善無惡之道。爲無善無惡之教。不知成何宇宙。甚矣。姚江之徒之謬也。讀此數則。可知先生之學矣。先生中年被罷。流寓金陵。寄懷園林溪壑。曰愚齋。曰樸園。曰歸潔園。曰豁然樓。曰默默軒。假名勝以徜徉。擇幽深而游息。依山傍水。問柳尋花。則與遷客之流連。騷人之寄託。同其懷抱也。

同游諸子

陳說巖。杜。澄。李。蟠。劉。藜。光。周。節。施。虹。玉。洪。秋。士。錢。礎。日。高。節。培。周。鹿。峯。
汪文儀。李仁熟。俞春山。鄭肯厓。蕭介石。陳省齋。劉道尊。黃伯和。范彪西。梁良夫。
汪匪我。韓元少。張寄亭。周澹園。李托裕。劉然。洪名。劉西澗。

太倉陳先生

先生諱瑚。字言夏。號確庵。生於明季。與陸桴亭先生講義理之學。著有聖學入門書。分小學爲六。曰入孝。曰出弟。曰謹行。曰信言。曰親愛。曰學文。分大學爲六。曰格致。曰誠意。曰正心。曰修身。曰齊家。曰治平。小學先行後知。大學先知後行。小學之終。卽大學之始。而每日課程。以敬怠善過自考。其序曰。人之所同者。心也。心之所同者。理也。同此心。同此理。而或不同者。拘於氣質之偏。而特於物欲之累也。氣質物欲不同矣。

而可以至於同者。學也。蓋嘗取而譬之。木之生也。曲直巨細長短之不齊。然而有齊之者。規矩準繩而已矣。人之生也。智愚賢不肖之不齊。然而有齊之者。學而已矣。學也者。爲人之規矩準繩也。三代以上。其法大備。八歲而入小學。十五而入大學。蓋自王公卿士。以及州閭族黨之俊秀。皆莫不出於學。而其所以學者。又莫不出於一。而無百家衆說。雜揉於其間。此治化所以日隆。而人才所以日盛也。吾夫子以匹夫而師天下。從其教者。三千之徒。蓋已衆矣。而其所以訓成人。而造小子者。不越乎入孝出弟之數言。與博文約禮之二事。入孝出弟。古者小學之法也。博文約禮。古者大學之法也。然則小學大學。豈非爲人之規矩準繩。而作君作師之所不能外者哉。秦漢而後。下逮五季。其統中絕。宋程朱大儒輩出。始尊信聖經。而考訂之。兼輯內則少儀諸篇。以補小學之闕。然後古人之教法。粲然復見。明興。紹百王之統緒。集諸儒之大成。於大小學諸書。家誦戶曉。而課士取人。以此爲準。沿習既久。則又僅爲口耳。餽釘之陋習。而毫無當於身心家國之際。殊有悖乎朝廷建立學校。作養人才之盛意。噫。亦可歎矣。愚自崇禎丁丑。始與梲亭陸子。寒溪盛子。藥園江子。相約爲遷善改過之學。時梲亭作格致編。首提敬天二字。窺見千聖心法。愚用力此道。頗得要領。因定爲日記考德法。而揭敬勝怠勝於每日之首。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於每月之終。自是以後。同志漸廣。旬有旬會。月有月會。講習切磋。多歷年所。方且以爲絕學可興。而古道可復也。不意巳午之交。歲且游饑。蝗蝻疫癘。民不聊生。而轉盼之間。更有不忍見聞者矣。嗟乎。國家之盛衰。視其人才之消長。

人才之消長。視其教化之興廢。教化興廢之關。人心生死之會也。人心不死。則天命流行。而乾坤立。人心死。則天命不行。而乾坤亦幾乎毀矣。治亂之故。豈非人心爲之哉。邇愚遜迹蔚村。朝夕往來。得瀾上數友。而吾婁諸同學。往往過而問焉。間從虞嚶長者遊。大約所感歎者。世道人心之故。所砥礪者。道義名節之語。始益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人皆可以爲堯舜。非虛語也。乃敢有蓮社之約。其一章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竊附於呂氏藍田。文公白鹿之意。以期善相勸。過相規。然不過大略而已。尙未足以暢厥旨也。不揣固陋。後取大學中。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目。條分縷析。畫爲義例。俾同人有所遵守。而小學則本夫子孝弟數言。約其大凡。以附其後。令遜邇二子。亦從事焉。合之曰。聖學入門。齊。悲夫。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愚年方四十。茫乎未有知覺。而道不明。德不立。曉夜以思。爲之且懼。且恥。猶幸得從諸君子之後。竊聞聖人之緒。而輯爲是書。願與吾黨兢兢奉行。如規矩準繩之不可廢。倘有聞吾黨之風。振起而昌大之者。將人心可以死而復生。大道可以晦而復明。三代之人才。可以絕而復續也。不亦千古之一快也哉。其論日省敬怠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小學不繇乎敬。則無以涵養乎本原。而謹夫洒埽應對之節。與詩書六藝之教。大學不繇乎敬。則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明德新民之功。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有內敬。主一無適是也。有外敬。整齊嚴肅是也。有靜時之敬。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也。有動時之敬。喜怒哀樂。發皆中節是也。有一日之敬。終

日乾乾。夕惕若。是也。有一息之敬。終食之間。不違仁。是也。有統體之敬。欽明恭己。聖敬日躋。緝熙敬止。是也。有物物之敬。足容重。手容恭。非禮勿視聽。非禮勿言動。是也。先儒曰。敬勝百邪。入小學者。一日之中。時若父母之訓誨。師保之提撕。入大學者。一日之中。時時若上帝之臨汝。鬼神之來格。豈非所謂一敬立。而萬善從之者乎。故容有善而未必敬者矣。未有敬而不善者也。學者誠繇是而用力焉。則庶乎其近道矣。其論日省善過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遷善改過。此君子集義之學也。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所以爲聖人之亞。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所以爲百世之師。古之聖賢。下學而上達。未有不從事於遷善改過者也。或曰。儒者分卑而力微。無善可爲。亦無過可紀。奈何。曰。人之爲善。非必有所矯揉造作而爲之也。善過無他。是非而已。但於一動一靜之間。存心察之。何者爲是。是卽爲善。何者爲非。非卽爲過。則善過將有不可勝道者矣。況天下之理。無有介於善不善之間者。一出乎善。卽入乎過。而又何善之無可爲。何過之無可紀哉。然善過一也。有似重而實輕。似輕而實重者。有本大而反小。有本小而反大者。有本爲善。而有爲而爲。反可爲過。有本爲過。而觀過知仁。反可爲善者。卽此便可窮理。卽此便可精義。此又存乎吾心之權衡。臨事之裁斷。能用力於此者。當自知之。先生語語切近。隨處鞭辟近裏。不襲明季講學家窠臼。故婁東之學。特爲篤實云。

清學案小識卷七

守道學案

江陰楊先生

先生諱名時，字賓實，少嚴重有局度，不爲事物倉卒搖動，爲諸生卽取性理諸書，朝夕尋繹，得聖賢門徑所從入，成進士，出安溪，李文貞公門下，遂從文貞問學，請益無間，寒暑而闕然爲己，一主於誠，則其自得者也不盡出於師授，平時存省縝密，推勘精嚴，劄記講義諸篇，往往能補師之所未及，讀其書，想見其踐履之篤實，操持之堅苦，未嘗不令人心折焉。以視夫講學家之籠統陵駕，居之不疑者，相去遠矣。其記大學也，曰：脩身二字，所包甚闊，然其功已盡於誠意中，到此只是檢點身與人接處，使所施之情得其當耳。觀後傳以親愛等言可見，正心向或專指涵養心體說，工夫原不脫持養，而其當檢點者，則恐感物之時，因喜怒哀樂之發，有過不及，而失其正，此雖非惡，然亦未盡善也。正心當屬用邊說，觀後傳以忿懣等言可見，誠意向或將意字作念字看，念有善惡，若實其惡念，亦可曰誠意乎？蓋意與念不同，心上審地發出者爲念，心之經營布置者爲意，意雖不盡出於善，然此處意字，則以爲善去惡之意言，誠意是誠其爲善去惡之意，故朱子誠意章注云：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可見力行之功，盡於誠意內，若云：在念頭上要他

實實好善惡惡。非有爲善去惡之功。則好善惡惡之意。亦何由而快足乎。誠意章慎獨。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蓋意之所發。其能實之與不能實之。皆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也。必致慎乎此。則無徇外爲人之弊。若不慎於獨中。欺慊之幾。但致慎於人所及知之地。則自脩之功。亦甚疏漏矣。欲正先誠。謂欲正其心於應物之際。使喜怒哀樂之發。皆中節。而無過不及。必先省察克治。誠其爲善去惡之意。使所爲有善而無惡。蓋喜怒哀樂之不中節。其失猶小。而爲善去惡之心不誠。其所關尤大。且未有不能爲善去惡。而其喜怒哀樂之發。能中節者也。曰天命之性。大公無私。所謂善也。此明德之體也。人能克己。始能復性。而克己之功。必先明以察幾。乃能健以致決。卽物體察。知萬物皆備之體。乃能去有我之私。此格物致知。所以在誠意之先。曰格物窮理。乃格身心之物。而窮其理。理卽性也。故窮理卽盡性之始事。若泛然格去。欲爲觀象極數之學。非知窮理之要者。曰今人錯認格物二字。以博物爲格物。不知格物。是明善擇善工夫。非博物之謂也。如夫子之生知安行。是天縱之將聖分上事。其多才博物。特又多能內事。曰窮理者。窮其性之固有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總此明善而已。若格庭前一竹。以爲此是窮理。曾何當於明善耶。格物須明其本性之善。若徒逐其形質之變而求之。只格得陰陽五行之氣。不會明得善。曰漢唐儒者。多以詁訓名物爲學。滯於外而忘其內。佛氏以明心見性爲事。又專於內而遺其外。性合內外。忘內。則所謂外者。亦粗迹而已。遺外。則所謂內者。亦枯槁無用者而已。知得此意。知內外相爲體用。而不可相無。又不可因

此。遂謂窮理之功。既當求之性情。又當求之事物。認作內外並重。兩路用功。終致分馳散漫。而無歸宿。須知有本有末。一以貫之。子夏云。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此言致知之事最善。所學者博。而志專於爲己。又切而問。近而思。篤字切字近字內。便收入根本來。灼然見爲我性皆備之體。雖未及乎力行而爲仁。然知得真切。則仁已在其中。從此加誠身之功。便易爲力。漢唐儒者。有勉強力行而不能至道者。知不真也。周程朱子之所以至道者。知之真也。此程朱格物之說。所以爲至。而孟子之言道統。必曰見而知。聞而知也。曰。知至而後意誠者。知行本相因而並進。必眼見得到處。足方踏得到也。知無不至。則意無不實矣。曰。知至爲知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斷無知既至。而意不誠者。但誠意之功。本徹上下而言。雖聖人地位。慎獨之功。未嘗息也。故注云。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曰。誠意者。有爲善去惡之意。而能踐之於身。不欺其意也。若但以立心誠實爲誠意。此乃窮理力行之基。豫養於其始者。或以無妄念爲誠意。似與注中實其所發未脗合。蓋務決去。求必得實盡爲善去惡之事。方能實其好惡初意。非徒不起妄念之謂誠意。是實其好善惡惡之意。意字只在好一邊說。誠者是惡務決去。而善求必得。使好惡之意不虛也。曰。有人人心道心。故意念有善有惡。須是爲善之意真摯篤切。絕無不善之意間雜。乃能實其好善惡惡之本意而不虛。曰。誠意有兩解。一是用力爲善去惡。以實其好惡之心。一是意所發有善惡。須使爲善之意真誠無僞。而不雜於惡。觀誠意章句。則當以前說爲主。蓋能實其好惡之意。則發念之誠。而無僞已該其

中矣。若單說念頭真誠，未說到盡爲善去惡之功，則德潤身句，尙下不得。曰：觀如惡惡臭，好好色，則意字當以好善惡惡之本意言，不常兼善惡說。若說實其善惡之意，便講不去。一解誠作純誠說，言意有善惡，須使其意純一而不雜，亦可通。但與傳文及注解不合。凡意之所以不誠，其受病全在轉念，能不爲轉念所間阻，則善必爲惡必去，而好善惡惡之本意實踐而不虛矣。可見誠意，只主實其本意說，而遏絕其轉念一層，已該在內。如此，則德潤身心廣體胖，其工夫俱盡於誠意中。故結之曰：君子必誠其意也。注中實字至精，非徒發念真誠不假僞之謂，又案主意之意，與志字相近，但志是遠大之意，意是細碎之志。如說欲爲聖人，此便是志，就一事上說，欲爲善去惡，卻只好說得是主意，不可用志字。志是大而直者，意是小而曲折者。曰：既知善當爲惡當去，而立意欲爲善去惡，卻不能爲之去之，是自欺其意也。不實其言行，是欺人，不實其意，是自欺。所謂實其爲善去惡之意，而不虛之者，在無自欺其意也。曰：爲善去惡之意，本我心所發，其後之實與不實，唯己獨知。此處須慎之，以審其實不實之幾。所謂實其意之所發者，不但不欺人，而不自欺之謂也。蓋人發一言，而必復其言行一事，而必成其事，能實其言與行者，僅可謂之不欺人。若發一意，欲爲善去惡，而念慮之間，事爲之際，不能實踐，則爲自欺。自脩者必禁止此弊，於惡必去，於善必爲，以求自快足其意。凡其不能實踐其意而自欺，與能實踐其意而自慊，惟己獨知，而他人不知之，非如言行之實不實，人及知也，必謹之於此，以審其欺慊之幾，使意之所發，無一不實，無異於慎於人所及。

知而欲其言行皆實也。曰獨處用省察克治。共見處亦須省察其念慮。克治其私欲。若說共見處。心上發念亦是獨。此時用省察克治。即是慎獨。不知人所共見處用省察克治。只算一個慎字。如何是慎獨。大抵常人於其共見聞之地。知慎者多。於人所不及知之地。能慎者少。故聖賢以慎獨爲教。最爲喫緊。今以獨字爲己所獨知之地。對人所共知之地而言。其工夫甚得力。能慎乎此。共見共聞。自無不慎。說雖似粗。而足以包於精。若以獨爲動念處而言。則必有徒謹於共見共聞之地。遂以爲吾於慎獨之功。已略能做。得一半。至人所不見不聞處。便自寬假。其爲說似精。而實不得力。且當日聖賢之旨。本不以獨爲動念處也。至注中幾字。莫要卽作獨字看。謹之於此。以審其幾。是言謹之於獨。以審其幾也。可見人所共知之地。亦有幾在。亦當謹其幾也。注中苟且以徇外而爲人。此非正釋自欺。乃是就言行能實而不欺人上說。意云不可徒不欺人而已。下文小人之閒居爲不善。是自欺。揜著。則旣欺人矣。自字對徇外爲人說。須貼注中以求快足於己。方見著力喫緊。曰應物處固要謹。不謹則恐言行有未盡得宜處。然自己獨知處。尤不可不謹。若此處不謹。便是自欺。曰誠意卽誠身。下正心脩身齊治平四章。特明其相因。以見誠意之重。非謂誠意之後。心尙有不正。身尙有不脩也。若不正不脩。不得謂之誠矣。其記中庸也。曰天命之謂性。性之與理。非有二焉。蓋天以於穆不已之理。化生萬物。而人得此理以爲生。卽具此理以爲性。故體之於人。卽可以識此理之不貳。而驗之於天。又可以察人生之本來。無極太極。太極陰陽。此天之一理所流行也。性緣

理而立。理從性而生。此人之本乎理。以爲知覺也。不稟乎天。則性何自來。不應乎事。則理何由見。故理爲制事之宜。乃百聖不能易之至言。豈別有所謂性。而可妄加於人哉。通乎此。則一貫之道也。性善之論也。然非至誠之人。不能達其說。故一誠爲應事之本。忠君孝親。必極其誠。然後可極其誠。則卽宜用。宜之道心也。一有僞焉。則悖宜。不宜之人心也。人心緣外欲而生。雖人所不能無。然易流於不善。道心乃性之所發見。亦與渾然在中之性有別。程子謂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卽如太極中。雖具陰陽。而不偏著於陰。陽至分陰分陽。則太極之所分寄。非渾然之體矣。若夫陰中具陽者。動根乎陰也。陽中具陰者。靜根乎陽也。陰陽包涵於太極者。兩儀已立之後也。太極不雜於陰陽者。二氣未分之初也。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其不外是乎。命於人而爲性。率之而爲道。皆此生理之所凝結。而布濩乎人心之所發。出於至誠。則與未發之本。不相遠矣。善學者。求其性之固有。循乎己之當爲。克己復禮。由思誠以入於至誠。服膺弗失。則一貫有期。卽性卽理。本然之學。於是乎明。陰陽太極一體之道。於是乎通。大聖人覺世牖民之至意。亦於是乎爲不虛矣。曰不睹聞。非真是無睹聞。只情未發時便是。朱子云。戒懼是由外言之。以盡於內。非是就一刻說。乃是大概說。大抵恐懼戒慎之心。都是因有所感觸而起。然學者卻當於無所感觸時。亦恐懼戒慎。故曰。由外言之。以盡於內。曰。莫見乎隱節。或以由靜而動言。尙將此節與上節分作兩時。不知存心謹幾。有兩件工夫。非有兩般時候。常常提醒此心。使之清明如神。一有幾微之動。卽以此清明之心。省察

克治之戒懼如燈。令常明。慎獨如將燈照物。曰不睹不聞。非真目無睹。耳無聞也。一日間。有目雖睹。而不必用意睹之。如不睹者。有耳雖聞。而不必用意聞之。如不聞者。此卽不睹不聞也。其因睹聞而有所感觸者。方是睹聞。而感觸中亦有不同。有因感觸而惕然知所畏顧者。此戒慎恐懼之事也。有因感觸而發出念頭者。卽所謂獨不可不慎者也。如非禮之聲色。因睹聞而入。便起私欲。要視之聽之。此卽獨之當慎處。須以義斷之。曰獨字兼獨知之念慮。獨知之事爲說。除惡念。去惡事。卽大學去欺求慊之功也。曰戒懼慎獨。時時皆然。非一時戒懼。又一時慎獨也。心上提醒。是戒懼。正所發之念。使無欺。是慎獨。此所謂敬義夾持。蓋人無思慮。及無所感發。用情時。本甚少。當此須臾之頃。全是敬用事。而義未嘗不行於其間。及一思慮。一用情。則於敬之中。尤顯出義之用。須知敬義。雖刻刻並行。而慎獨尤義之著力處也。曰戒慎恐懼。敬也。慎獨。義也。凡人惕然知畏懼之心。屬敬。隨卽整飭容貌衣冠。此整飭處。卽屬慎獨。蓋獨者。意也。凡屬意念者。皆是獨。無論小念大念。總之一涉思慮。皆是。已所獨知。惕然知畏之心。屬敬。一敬後。便動念去整頓。此念。卽屬獨上。凡讀書做事。其一種不肯忽略之意。卽敬也。思慮之得宜。卽義也。義無所不在。念慮之微。事爲之著。莫不有義焉。而念慮則精義集義之切要處也。曰敬無時不然。義有時不顯。康節云。陰是循環無端。陽是有首有尾的。卽此理也。曰敬義無處不在。如日用間容止語默之際。處處有惕然知畏意。卽敬也。知畏懼。便加整飭。使容止語默得其宜。卽義也。讀書窮理之時。清明專一。敬也。慎思之。明辨之。卽義也。

發一念爲一事。其炯然不昧。主一無適。敬也。省治裁斷。卽義也。卽有言行。與人酬對時亦然。總不離敬義。敬義並念而處。而敬常爲首。以倡義。凡義之所行。皆敬之所爲也。但朱子解道也者。兩節。卻將整飭容止語。默意作戒慎恐懼。不作慎獨。蓋以整飭容止語。默不過略檢點。不消大著意用力。雖不可謂敬中無義。然敬顯而義隱。至慎獨處。亦皆敬之所爲。然義顯而敬隱。如此說。既於不離道意脈不相刺。而敬則自外收入內。義則自內達之外。於下文未發之中。已發之和。工夫各有歸著。朱子之說亦精矣。故此章程朱之說。皆可依。至大學誠意之功。斷兼敬義兩事。若以主敬爲正心之功。甚爲有弊。曰注云。旣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謂以此戒懼之心。而加謹於此。卽周子通書所謂存誠以謹。幾細思此語。可以知工夫。非是兩截。敬以直內。內者。吾心之本性在焉。故屬未發邊。義以方外。外者。事物之紛在焉。故屬已發邊。曰。凡主敬者。以非敬不能守義行義也。若異端之惺惺。但要得此心靈覺耳。曰。一日間。固常有不用意觀物聽言時。雖睹若無睹。雖聞若無聞。卽不睹不聞也。非必閉目掩耳。乃爲不睹不聞也。其用意觀物聽言時。則所謂睹也。聞也。不睹不聞。固是未發。方睹方聞時。一心用在睹聞上。漸要引出喜怒哀樂。然亦將發而未發也。發念慮時。有因睹聞而發者。有不因睹聞而自發其所發。或一發便是喜怒哀樂。或未便是喜怒哀樂。而近於喜怒哀樂。蓋中節不中節之分。全係於此。此所謂隱微也。及至發出爲喜怒哀樂。言行昭著。人共見聞。則見顯也。曰。有睹聞時。喜怒哀樂之幾將發。一轉卽發矣。如聞人言語。或看文字。其不立意見。虛心

默受。卽是戒慎恐懼工夫。屬在敬邊。隨察其言語文字之是非。而以我意裁決之。是卽慎獨工夫。屬在義邊。蓋喜怒哀樂之端。已肇於此。其因睹聞而心以爲是者。卽喜之端也。心以爲非者。卽怒之端也。因睹聞而生油然而暢遂之意者。卽樂之端也。生肅然悚慄之意者。卽哀之端也。此卽是已發。蓋睹聞是物來感我。隱微獨知。是我心應物。物感我時。以靜虛之心受之。是敬邊事。我應物處。以察治之力主之。是義邊事。戒懼於睹聞。而及於不睹聞。此未發之體。所以立也。慎於隱微。而達之見顯。此已發之用。所以行也。曰程子謂既有知覺。卽是動。朱子謂靜中之知覺。雖是動。不害其爲未發。程子所謂知覺。以萌芽發動之知覺言也。朱子所謂知覺。以知覺之本體言也。知覺之本體。刻刻常在。至慎獨獨字。則以念慮之發。已所獨知而言。乃知覺之用也。曰程子曰。善惡皆天理。所謂惡者。止只有過有不及耳。故發不中節。卽惡也。若以莫見莫顯。爲形容至靜中一點光景。慎獨之獨。卽是己所不睹不聞。此便是老子所謂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與莊子所謂尸居龍見。淵默雷聲之說。非聖學相傳之心法也。若如程子之說。以其所不睹不聞。作人所不睹不聞看。卽指獨字而言。戒慎恐懼。卽是慎獨。看得上節下節。內俱兼敬義。此說細究之。於義甚精。蓋人所不睹不聞處。我心有不發念慮時。有發念慮時。不發念慮時。惕然顧畏。敬也。隨卽整飭容體。使合於則。義也。此卽是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而慎其獨知也。發念慮時。有善念。有惡念。知其爲善念。而不敢棄之。喪之。知其爲惡念。而惕然畏忌。敬也。隨卽於善。斷然爲之。於惡。斷然去之。義也。此亦

是戒愼恐懼於不睹不聞。而慎其獨知也。如此看不睹不聞。所該甚廣。或獨居一室。或與人應接。我心獨知處。皆人所不睹不聞也。如此用功。自然喜怒哀樂未發時。能保全不偏不倚之體。及至發時。能適合於無過不及之用。不睹不聞而獨知處。尙未涉喜怒哀樂。而喜怒哀樂之根。喜怒哀樂之幾。俱係於此。以此觀之。大學誠意慎獨。本兼敬義。程子之意。但味其所二字。似應作己所不睹聞說。曰未發是用中之體。而所謂本體之性。即此而在。曰注云。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可見戒懼之功。本在尋常動用時。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是慎於人所共知也。上節戒懼。兼動靜確矣。下節若云。慎於方動之時。不遺卻應物一層耶。若將應物處一段踐行工夫。仍歸於戒愼恐懼內。又有未安矣。若云。應物時發念處。即是獨。朱子何以云。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蓋應物時發念處。只是謹幾。謹幾與慎獨須有別。故慎獨二字。亦當對見顯一層說。與上節補睹聞一例看。曰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應物之處。皆疑應物時之動念。亦即獨也。今似將應物一層推開說。何也。蓋平時之念慮。與應物時之念慮。皆己所獨知。人所不知也。若應物時之言行。則人所共見也。言行亦要檢點。使之得宜。然是後一層事。慎獨。則是主腦在念初萌處。曰天地位。萬物育。隨人所處地位。皆可說。自天子至一國一鄉一家一身皆然。乃是實理實事。堯舜之地。平天成。時雍風動。鳥獸草木咸若。是堯舜之位育也。孔子雖不得位。教澤及於天下後世。是孔子之位育也。曰或問中和致致字中。可該得格物致知工夫否。曰格致工夫。在慎獨內。

省察二字中觀此。知先生之格致誠正。皆從心身上。一一閱歷過來。故言之親切如此。有此親切工夫。推而行之。一皆親切教養。親切事功。文集所載各疏。各論。各示。各檄。各規約。皆因地爲之制。因時爲之宜。因人爲之轉移。演人至今。不忘其德者。此也。而至其定識定力。則身可折。而道不可折。氣可挫。而志不可挫。負荷殊恩。厚膺隆眷。卒以禮部尙書。兼管國子監事。其在太學。升講堂。提綱挈領。示諸生曰。學以希天也。天德誠而無妄。一仁之流行也。故必純於仁。斯謂之誠。其功則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蓋乾畫實誠之象也。坤畫虛敬之象也。敬以涵養。義以敬行。人本天而親地。故體坤斯有以合天。其要必自閑然爲己。以爲默契。天載無聲無臭之基。不易世。不成名。遯世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憂則違。此天德之密。而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故易爻論語。皆首發其義焉。有聖學始有王道。乾元始萬物利天下。而相忘於不言。故論聖德。以無名爲至論。從政。以不貪爲美。諸生聞其說者。本末多可觀焉。

登封耿先生

先生諱介。號逸庵。進士。歷官巡道。所至民思之。丁艱回籍。絕意仕進。篤志躬行。以倡明絕學爲己任。與復嵩陽書院。來學者衆。士風蒸蒸日上。其疏太極圖義曰。太極之義。曷防乎。昔孔子繫易曰。易有太極。宋濂深周子。始爲圖以授程子。至朱子表章而發明之。由是太極一圖。遂爲天命源頭。聖教統宗。理學真傳。學者先須識此。蓋其所謂太極者。極至之理也。以此理至中正。至平。至庸。至純。至粹。至微。至妙。無以復加。故曰

太極當其未有天地之前。便先有此理。然使懸空一箇理。不著在陰陽上。則不能化生萬物。所以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遂成兩儀。兩儀既立。則太極在於其中。一動一靜。一消一息。一闔一闢。做出古今無限事。以四德言之。則元亨利貞。以五行言之。則水火金木。以四時言之。則春夏秋冬。以功用言之。則生長收藏。天之理雖有四。只是一箇元氣流行。這元氣一到。萬物觸著便生。是爲春生。由是夏長。長此者也。秋收。收此者也。冬藏。藏此者也。惟其藏得深厚。所以明年又春。又夏。又秋。又冬。互古此天理。互古此元氣流行。無時不然。無處不在。無物不有。是理之在天地者如此。我輩今日。看太極圖。若只說如何是無極。如何是太極。如何是陰陽五行。縱使探討精深。終與我無干涉。此處須要體認所謂太極者。人心之理也。陰陽者。人心之一動一靜也。五行者。人心之仁義禮智信也。萬物者。人心之醞酢萬變也。天地未生人之前。便先有此理。然使懸空一箇理。不著在人身上。則亦不能參贊位育。朱子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理也。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故謂之天理。然吾心之天理雖有四。只是一箇仁心貫徹。而義宜此者也。禮履此者也。智知此者也。人若能完全得這箇天理。則爲子便孝。爲臣便忠。交朋友便信。以之視聽言動合禮。喜怒哀樂中節。卽一出入動作。食息起居。莫不各有天然恰好底道理。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是理之在吾心者如此。然人之不能完全此理者。何也。已私參之也。細觀此圖。上面純白底。是天地本然之性。純粹至善。卽孟子所謂性善是也。下面黑白

中間底便有夾雜。便是氣質之性。纔落氣質。便有己私。此處須著工夫。如何著工夫。曰。克己復禮。克去一分人欲。便復得一分天理。到得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此心明明瑩瑩。渾然性善本體。便是聖賢地位。所以周子雖從無極太極陰陽五行說起。只是指出性命源頭。使人知吾性爲至善。而聖人爲必可學。吃緊處。則在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無欲故靜。無欲便是克己。程子又於其中補出敬字來。學者以此求之。庶幾有下工夫處矣。其讀通書曰。吾讀論語。見孔門用功。只在求仁。夫子罕言仁。非罕言仁也。不向深微處言仁耳。往往說箇入門方法。教人下手去做。故聖人同天。時行物生。都在耳目間。不予人以難知之事。周子通書發明無極太極之理。二氣五行之妙。可謂深微矣。今考其言。不離乎明善誠身之要。修己治人之方。親師取友之道。簡易明白。使人有所持循。而達於天道。周子其去聖人一間乎。後以湯先生潛庵薦授少詹。入侍上書房。未幾疾作。乞休歸里。復理書院之業。日孜孜以講學爲事。湯先生稱其賦質剛方。踐履篤實。服官冰蘖自矢。居家淡泊自甘。潛心經傳。學有淵源。老成夙素。罕見其儔。道其實也。所著有理學要旨。孝經易知。中州道學編。敬恕堂存稿。

善化李先生

先生諱文炤。字元朗。號恆齋。孝廉。官穀城學博。幼穎悟。知向學。十歲適郡城。其父攜往文廟。告以羣賢配享從祀之故。先生歎曰。人能似此。不枉一生。十四補弟子員。博通經史。前輩見而奇之。訂爲忘年交。後與

同里熊班若。邵陵車補旂。馮山張石攻。邵陽王醒齋。諸同志。共勉爲濂洛關閩之學。於書無所不讀。讀輒務究其蘊奧。雖子史梵書。亦必批其根柢。嘗言不察二氏之所以非。安知吾儒之所以是。不觀諸子之有純有駁。安知吾儒之醇乎其醇。不審秦漢以下之成敗得失。安知三代以上帝德王猷之盡善盡美也。平生躬行實踐。純孝性成。篤厚人倫。扶持世教。學成遠近爭迎。爲山長。豫章之聘。未應。主講嶽麓數年。從游者衆。悉訓以聖經賢傳之旨。修己治人之方。親炙者咸各有所得焉。所著周易拾遺六卷。周禮集傳六卷。春秋集傳十卷。太極通書拾遺後錄三卷。西銘拾遺後錄二卷。正蒙集解九卷。近思錄集解十四卷。感興詩解一卷。訓子詩感一卷。家禮拾遺三卷。恆齋文集十二卷。傳於世。其未出者。語類約編。聖學淵源錄。四書詳說。楚辭集註拾遺。增刪儀禮經傳通解。古文醇。古詩的。先生之學。一以朱子爲歸。其周易本義拾遺序曰。易之體要。象辭變占而已。辭者。卦之蘊也。變者。爻之動也。象者。理之形也。占者。事之兆也。卦無定體。爻無定用。而聖人之精蘊。於是乎見焉。語其性情謂之德。語其形容謂之象。語其成位謂之體。語其對待謂之錯。語其流行謂之綜。卦之萬變。由是而生矣。承其尊乎。乘其卑乎。應其敵乎。互其交乎。變其之乎。得奇之謂健。得偶之謂順。無過不及之謂中。質與位當之謂正。爻之萬殊。由是而生矣。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於聖人之情。亦思過半矣。至哉十翼之作乎。釋之以象象。申之以文言。經緯之以序卦雜卦繫辭。所以明辭也。占在其中矣。說卦所以明象也。變在其中矣。易傳之作。蓋善於祖述者。雖本義亦大抵本其說。

而約之耳。然於辭則多得之。而於象蓋未深考。是亦不無遺議也。不揣愚陋。妄爲補苴。釋經則以象數爲主。釋傳則以義理爲歸。體用一原。欲推而明之。顯微無間。欲究而極之。而數載之間。憂哀沓至。橫逆頻加。稍有暇日。未嘗敢釋於心也。草稿三易。始克成編。蓋七年於茲矣。觀會通以行典禮。豈所敢知。由辭以得意。或庶幾其萬一矣乎。其增刪儀禮經傳通解序曰。五禮有庸。防於虞廷。而秩宗之官。特典其事。自夏歷商。莫不由之。迄成周之代。元聖挺生。而制作於是乎大備。然行之既久。威儀太甚。忠信或薄。文物既繁。僭擬斯萌。孔子周流列國。參考互訂。思欲折三代之衷。爲萬世不易之成憲。夏時殷輅。周冕韶舞。固已略見其槩矣。乃詢之柱下。僅得周儀。徵之杞宋。不足文獻。是則雖有訂禮之意。而未必其成書也。然三百三十三篇。經典具在。而七十子之徒。作爲傳記。以故郁郁之盛。未嘗失傳焉。迨秦灰既烈之後。而其迹遂蕩然矣。漢人以金帛購書。真僞混淆。諸儒任意去取。儀禮之經。僅存十有七篇。其記僅存四十有九篇。此外經之篇三十有九。記之篇一百有餘。雖或偶見於大戴禮。及註疏稱引之間。不過存十一於千百耳。唐之元成。魏公輯爲類禮二十餘卷。而故府不傳。宋之伊川程子。始與門人呂與叔。思欲大加刪訂。而迄不能就。惟朱子與門人黃直卿。釐爲儀禮經傳通解集註。然卷帙浩繁。而誦習者益寡矣。顧其書實爲稿本。而篇目之離合註疏之得失。猶多有可議者。蓋專以冠昏爲家禮。而喪祭列之續卷。則不當分而分也。曲禮少儀之紛墮。生民所通用。大學中庸之淵微。聖學之極則。而並入學禮。則不當合而合也。至於周官。乃治平之全

書不專於言禮。而裂取其分土制國。設官建侯。師田刑辟之事。以充王朝之禮。能無筆削聖經之嫌乎。故知此書實爲稿本。而未可執之以爲定論也。炤自方壯之年。始得其書。而誦習之。繼而重遭大故。乃留意於喪祭之禮。據黃氏之所定者。去其重複。補其疏略。復取朱子之成書。分爲七類。而解釋之。首之以嘉。則冠昏飲食燕射之必詳。次之以賓。則相見聘朝之必辨。次之以軍。則師田均建役刑之必晰。由是而慎終以凶。則殯虞練祥服制儀節。不可以苟也。由是而追遠以吉。則祖考神祇廟貌文物。不可以忽也。夫然後以通禮彌之。其居家也。有內則。其入學也。是弟子職。少儀。其立朝也。有臣禮。優游於日用。則曲禮致其文。遜敏於庠塾。則學制學記立其規。合同於天人。則夏小正月令備其用。若禮運禮器。則總文質之宜。具經曲之義。而一以貫之。而禮之爲教。可得而悉矣。夫然後以通樂飾之。鄉有南。朝有雅。郊廟有頌。至於樂記。則聲容德政。發揮無遺。而樂之爲教。可得而推矣。夫禮樂之用。經三代聖人之作述。而後成。今欲據殘闕之遺文。而復還其盛。豈可得哉。然則是編之脩。亦曰守其舊。以俟之其人而已矣。風會推遷。無往不復。聖人有作。卽始見終。據此而推明之。其必有以默識於意言之表乎。周子曰。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致治者。遠矣。建中和之極者。三復焉可也。其周禮集傳序曰。萬象融融。上天統之。庶類紘紘。后土舍之。大運綿綿。四時紀之。而元化默宰於其間。王者有作。人極於是乎立焉。設官分職。綱舉目張。蓋取諸此而已矣。君者。極也。相者。陰陽五行也。司徒爲教養之相。宗伯爲禮樂之相。司馬爲征伐之相。司寇爲辟刑之相。司空

爲田賦之相。播五行於四時也。冢宰爲脩齊治平之相。渾二氣於一元也。洪荒以來。茫昧莫稽。唐虞以降。損益迭出。及成周而後大備。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甚矣制法之難也。周轍既東。王綱不振。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雖以子輿氏之哲。亦僅聞其略而已。然庖人之類。見於內則。庶子之掌。載於燕義。九伐之法。述於穰苴。職方之紀。出於汲冢。司樂之篇。呈於竇公。蓋不待李氏女子之獻。劉氏天祿之校。而其言固已散出矣。去聖既遠。晦蝕繁多。有倣其迹而假之者。有竊其似而亂之者。有師其意而不能循序以施之者。天下之士。益以惑焉。惟朱子以爲運用天理。爛熟之書。而其論始定。願表章雖明。而訓釋未逮。至於諸儒之說。則又未免以私意小智。雜乎其間。非不有醇焉。而不勝其疵也。非不有詳焉。而不勝其略也。學者入於其中。能無望洋向若之歎乎。炤自弱冠。卽不能無疑於此。於是熟讀深思。遠稽博采。不揣固陋。勒爲一編。上推列聖之因革。下鑒歷代之興衰。以竊附於詩書集註之後。至若冬官既亡。則旁搜官名於傳記之中。以誌其梗槩。而考工記亦存之。以備參稽焉。庶幾聖人之精意。不汨沒於百家之曲說云爾。嗟乎。天地無心。生民有欲。其污隆升降。視乎君相之一念耳。志氣如神。百體從令。當躬具有位育也。朝廷建極。萬方承式。海宇不啻官骸也。外王內聖。果且有二道乎哉。自道術之裂也。論學者以虛無爲宗。而士直世務。論治者以名法爲急。而迂疏性術。規矩準繩之不立。而思制天下之器。利天下之用也。其可得乎。然則是書固四子之梁筏。五經之模範。糟粕

煨燼無非至教。神明變化存乎一心。此傳之所爲作也。若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則宇宙之廣永。當必有人焉任之。而豈區區之所敢議哉。其春秋集註序曰。春秋議道之書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分而爲三綱。而人遂各戴其天焉。天子以之平天下。諸侯以之治其國。大夫以之齊其家。士庶以之脩其身。而宇宙無不得所之物矣。皇古以來。君師代作。成周有制。六典昭垂。融融灑灑。莫非天理之充周。卽莫非道術之經緯。其斯以爲太和之運哉。東遷以後。下凌上替。卿尹之擾攘。而百官失其統。邦國之吞蝕。而四海失其均。世官用而賓與之法失。稅賦增而養民之意衰。僭竊相仍。而禮樂變矣。爭奪無已。而征伐擅矣。亂賊日滋。而刑罰縱矣。田邑踰制。而疆理壞矣。舉六典之所載者。皆紊而廢之。則道術不用。而智力相競。亦其勢然也。孔子生乎其時。夢想周公。而不獲一試。於是因魯史而作春秋。以成周之道術。洽成周之臣民。掃陰雨晦霾之積沴。指示以太虛之本體。而宇宙之太和。在其手矣。蓋其心如天之於萬物。包涵徧覆。以知則易。以能則簡。故形於言者。絕無委曲煩擾之迹。隨其所發。而莫非性命之精微。無我故也。後之儒者。不能得聖人之心。而思窮聖人之言。訐以爲直。徼以爲智。舍康莊而入於荆棘之中。又何道之能議耶。伊川程子。略舉其端。未竟其緒。私淑其學者。迭相闡明。譬諸以管窺天。而終不能盡見其全體。竊不自量。哀集之。擇取之。間亦附己意。而足成之。未知於聖人之意果如何。而諸儒之穿鑿附會。則盡去之矣。嗟夫。宇宙之綱維。一道而已。純之則爲王。駁之則爲霸。戾之則爲裔。戕之則爲賊。氣化

之遷流。不能不疊與於其間。聖人未嘗不欲一切以道繩之。而僅寄一綫於簡冊之中。此聖人之所深悲也。使凡有天下者。與有國有家有身者。讀其文。推其意。而思其義。一念之慊。不啻斧鉞之至也。則日用云爲。無適而非春秋。卽無適而非聖心。無適而非天理矣。撥亂反正。莫要於此心。一身之三代既復。而後推之於家也。可推之於國也。可推之於天下也。亦無不可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皆本乎天道。以符乎六典。豈徒二百四十二年之陳迹已哉。不然。則是吏案而已矣。則是邸鈔而已矣。其通書解拾遺序曰。此書本號易通。蓋因論易推及於他書也。以乾象盡造化之理。以蒙艮立教學之歸。以乾損益勸。明脩己之實。以家人睽復无妄。極治人之原。而易之精蘊。已思過半矣。其曰誠曰純曰一中庸之樞紐也。其曰端本曰善則。則大學之體要也。其曰視聽言貌思。曰剛柔善惡中。則洪範至切之目也。其曰禮樂政刑教。則周禮至當之規也。其曰正王道曰明大法。則春秋至簡之義也。至於示不改之樂。發無言之蘊。推性善之由來。明仁義之大化。而孔孟之心法。於是乎昭然若揭焉。投五金於大冶。而精粹者上騰。萃百卉於一區。而英華者先露。是書於羣聖之作。亦若是而已矣。嗚呼。此其所以奮乎百世之下。而獨得乎千載不傳之緒歟。顧其言高而旨遠。辭約而義微。朱子之解。恆引而不發。以俟學者之自悟。然嗣是以後。惟敬軒薛氏。嘗究心焉。延及後世。而誦習者亦罕矣。炤自弱冠下第。登舟聞良友之訓導。始獲見其遺編。而讀之豁然。如生長芻屨之中。一旦決藩垣。而忽覩天之廣大也。晝誦宵思。炎雪靡間。然後嘆條

理之密。意味之深。誠有不我欺者。而篆華已十六易矣。竊因朱子之緒餘。而推究之。章循其序。篇揭其綱。錄爲一卷。以備遺忘。而無極之眞。陰陽五行之運。男女萬化之象。常若瞭然於心目之間。同志之士。倘致思於此焉。則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豈遂不可得而見耶。其正蒙集解序曰。正蒙之書。張子言道而作也。蓋道在天地。而體諸聖人。寓諸六經。其下學上達。則存乎君子之自脩焉。一氣混茫。萬有森列。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是物也。有儀有象。則變化不窮。升之爲七政。布之爲五行。散之爲風雲雷雨。豈有他哉。與道爲體而已矣。萬物芸芸。天則覆之。庶民蚩蚩。聖則範之。故君子之學。必本天而宗聖。庶物人倫。明之察之。而理可窮矣。人心天命。研之精之。而性命可知矣。由是盡心而誠身。則自得之實也。由是脩己而及物。則時措之宜也。蘊之而爲德。發之而爲業。行諸上而爲君相。明諸下而爲師儒。見諸日用而爲言行。爲政事。皆同歸而一致耳。易擬其象。詩宣其志。書述其事。禮樂彰其用。百家之方術。豈足以紊之。大哉道乎。非仁且智。其何以疑之乎。訂其頑則仁。砭其愚則智。而於天下之道。一以貫之矣。是正蒙之大旨也。雖其辭多未暢。理多未融。誠有如程子朱子所譏者。然囊括造化。縷析聖詮。一洗異端之荒謬。俗學之支離。殆非天人之對。性道之原。所能闡其藩籬也。是以忘其固陋。集諸說而以己意斷之。發明其大醇。辨晰其小疵。至若意見或殊。而義理不妨兩通者。則亦並著其說。以聽學者之自擇。然後此書之辭意。不至於苦其艱深。而疑其偏窒也。或者謂此書不及通書易傳之深醇。難以上接四子之傳。則其言過矣。近思錄並列

四先生之言。雖以觀物內外篇。而不得班焉。語類又謂橫渠之於二程。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夫探薇一歌。傳聞匪實。且民到於今誦之。乃若伊訓數篇。表裏謔語。未嘗因道之小偏。而遂廢其言也。則何疑於正蒙乎。然則是書固宜與通書易傳並行。而上接四子之傳。特凡近之說。不能如章句集註之神會。而心得之耳。是所望於同志者之商質也。其近思錄集解序曰。昔者衰周之運。百家競作。孔孟之徒。有憂之。緝微言而成論語。遵正學而著七篇。使學者不迷於向方。其功盛矣。自秦漢以降。道術分裂。荀揚王韓。各駕其說。而不能相一。有宋周子。以先知先覺之詣。建圖屬書。弁冕羣言。以傳之程氏。而張氏亦與有聞焉。推演廣大。辨析精微。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顧其業至廣。其說愈詳。學者乃或望洋而興歎。甚至未嘗究其顛末。而妄肆詆訶。有如陸九淵議太極之非。是大原可得而涇也。林栗攻西銘之失。是宏綱可得而絕也。程迥詆主敬之誤。是聖功可得而廢也。陳亮疑道治天下之迂。是王猷可得而雜也。朱子蓋深憫之。於是不得已。而爲近思之錄。著性命之蘊。而天下之言道者。有所宗。揭進脩之要。而天下之言學者。有所準。至於窮理居敬。克己之方。理家入官。均平天下之法。以逮應物教人。制心之則。與夫閑邪說。宗正學之歸。莫不舉之有要。而循之有序。誠可以羽翼四子。而補其所未備焉。欲求數君子之道。而不先之以是書。固不得其門而入矣。然其微辭與義。多未易曉。朱子雖往往發明之。而散見於羣書。蓋學者欲觀其聚焉。而不可得也。竊不自揣。爲之哀集而次列之。而又取其意之相類。與

其說之相資者。條而附之。以備一家之言。至其所闕之處。則取葉氏陳氏薛氏胡氏之言以補之。間亦或附己意於其間。庶幾可以便觀覽。備遺忘。以待同志者之取裁而已矣。嗚呼。學者誠能遜志於此書。則諸子百家。皆難爲言。而於內聖外王之道。不患其無階以升。較之役志於辭章之中。老死於訓詁之下。風推浪旋。無以自拔。而猶自矜衣鉢之傳者。其小大之不同量。爲何如也。聊志其槩於此。以自警云。其家禮拾遺序曰。先正朱文公。宅祝太夫人。憂著家禮一書。藏之匣中。爲一僕童所竊。逮易毀後。乃行於世。常著書時。年方強仕耳。故與晚年之論。不無小異。然其規模之宏大。條理之精密。固無愧於制作之能事也。予自連遭大故以來。取是書而遵守之。誦習之。已而參之於儀禮周官。復衷之於語類文集。爲辨論數十則。上推先生之遺意。下輯羣儒之公論。名曰家禮拾遺。郡侯崔公。聞而嘉之。錫以弁言。然未敢出以示人也。比年以來。三禮解成。恐始學者。未免有萬牛回首之歎。乃復取故編而訂正之。以爲有家者。誠能守此而謹行焉。亦足以正其本矣。至若藍田鄉約。則鄉里之準繩也。白鹿洞揭示。滄洲釋菜儀。則學禮之權輿也。輒取以附其後。以爲三代之文物。雖不能遽復。而因俗以宜民道。莫近乎此也。抑文中子有言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嗚呼。吾末如之何也。已然則觀是書者。其毋以言近而忽之。倘亦寡過遠罪之一資乎。其語類約編序曰。大化之運。元必歸貞。道統之傳。開必有會。是故脩和之盛。司空告其成。謨烈之垂。家相成其德。洙泗之傳。命世發其蘊。斯所

卓然自立於一代。而萬世共由之也。秦灰既烈。聖道中淪。雖董韓孫石之才。而莫能振其緒。迨濂洛疊起。而道統於是乎中興。然合志者。未免夷惠之偏。及門者。鮮有顏曾之匹。而道術亦復爲天下裂矣。藉六經以文奸言。託三代以飾虐政。盡中於君心。毒流於生民。是王氏之學也。尙縱橫之詭習。揚稽阮之餘波。其文適足以滅質。其博適足以溺心。是蘇氏之學也。恃履忠蹈信之資。蔑知言窮理之學。醇大而疵亦不細。功多而過亦不少。是司馬氏之學也。以佛乘爲道岸。以禪悟爲儒脩。肆淫詖邪遁之辭。攻蝨臙蝨賊之技。是張氏之學也。昧心性之大原。務德業之崇廣。九層之臺。不積於累土。千里之行。不謹於舉步。是胡氏之學也。譏問學爲榛蕪。詆思辨爲陸沈。聚精會神。而以爲德性。任性率意。而以爲天機。是陸氏之學也。擇善之不明。而託於渾厚。立己之不固。而流於通融。博學多聞。固有之。守約窮源。則未也。是呂氏之學也。卽器而謂之道。卽物而謂之則。侈心於制度之末。鑿知於文爲之繁。是永嘉陳氏之學也。義與利雙行。王與霸雜用。枉己而思以直人。誦身而思以伸道。是永康陳氏之學也。神徂聖伏。百喙爭鳴。於是晦翁夫子。獨與敬夫季通。左驂右介。攘剔之。扶持之。然後聖道大明。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從遊之士。幾徧天下。而訓誨諄懇。提撕反覆。憂之深而言之切。慮之遠而說之詳。顧紀錄之多。未免重複。識見之悞。未免舛訛。敬軒薛子。蓋屢以刪脩詔後之人。而未有承其志者也。竊不自揣。擇其言之精粹者。勒爲一編。名之曰約。至若四書五經。太極通書西銘之說。則前民固已哀集於傳註之下。惟程張之書之發明者。則附於近思之

集解禮儀之辨晰者。則附於家禮之拾遺。故其所編者。獨此而已矣。其他文集。則將入古文之選。而獨取知舊門人之問答。列於各傳之末焉。嗚呼。宋之道統。先知先覺。周子以之。其斯道之元乎。有典有則。程子以之。其斯道之亨乎。無內無垠。朱子以之。其斯道之利貞乎。然則讀是書者。何異聆大成之再集也哉。其淵源全錄序曰。天牖生民。篤生至聖。顏曾拔萃。翺翔兩際。此道統之源也。然顏以明睿之資。備中和之蘊。而歸木未足以並之。故天不假齡。而有喪予之歎。曾則篤實宏毅。引年眉壽。思孟復承其業。而其學於是乎光大矣。歷漢及唐。雜以百家之支離。亂以二氏之邪遁。雖或不無豪傑之士。特立其間。譬彼支川之清泚。小澗之湍流。終不足與於四瀆環瀛之勝也。宋治休明。而卓爾之見。忽發於月巖星墩之間。一門親炙。淵奧繼軌。然一則超詣而自得。一則持守以有成。超詣自得者。英才莫能窺其奧。持守有成者。遂主絕學之宗盟焉。乃若雪月風花之品題。野馬網緼之窺測。則猶若倚於一偏。而非正鵠的的。汴京南渡。斯文從之。然晦翁續正叔之緒。而底於大備。子靜襲伯淳之詣。而入於歧途。遂至朋分角立。歷數百年而未已。以故德溫叔心。方續晦翁之傳。而公甫伯安。復張子靜之幟。而有明末代之學術。卒淪於淫辭詖行之歸。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夫子淵雖見天心之復。而必循循於博文約禮之功。茂叔雖探無極之真。而必乾乾於窮理盡性之旨。其與明新擇執。涵養進學之義。又何以異哉。蓋上智之資。誠立而明通。大賢之品。敬直而義方。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不可誣也。不自度其氣質之若何。而凌高躡空。驚世駭俗。舍義理而任

知覺。汨性命而攝精神。未嘗不言心。而不知惟危惟微之分也。未嘗不言性。而不知有欲有恆之辨也。未嘗不專心以求靜。而不知靜存動察。與守靜致虛之殊途也。未嘗不妄意以晞神。而不知形生神發。與誠精神應之異致也。幾何而不爲異端之赤幟也哉。今因伊洛淵源之錄。溯而上之。以至於尼嶧。沿而下之。以及於薛胡。各做世家列傳之體。而錄其行實。盡刪異學之荒謬。而使道術歸於一焉。庶幾讀論語諸書。如聆左史之記言。讀淵源一錄。如觀右史之記事。而聖賢之儀型。宛然在目矣。若夫觀而摩焉。奮而興焉。則存乎其人云爾。先生力肩斯道。惟恐濂洛關閩之說。不傳於世。而六經之微言奧旨。從此而溷。是以每讀一書。必思闡明一書之義。雖所述或與先賢偶有出入。而其意實欲補先賢之所不及。而已未嘗異也。先生身雖未顯。而道在人耳目。至今鄉人偶論及之。未有不起敬者。其亦典型之不忘者歟。

漳浦蔡先生

先生諱新。字次明。號葛山。進士。歷官大學士。諡文端。學以求仁爲宗。以孟子不動心爲指歸。其著丹仁說。曰。有爲三教合一之說者。謂老氏之丹。卽儒者之仁。特異其名耳。故老氏汲汲於還丹。聖門汲汲於求仁。其致一也。余始聞而惑焉。竊自惟幼習儒書。於聖門求仁之方。極意鑽研。而未能得其領要。長而涉獵於道教。其間所言性命精微之理。皆杳冥恍惚。未能折其謬而服其心。因反覆深思。究其立心之始。與成功之終。有判然而不相合者。始確然信其異而非同也。蓋老氏之汲汲於還丹。欲得之一己私也。聖門之汲

汲於求仁。欲達之天下。公也。得之一己者。所謂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可一蹴而至。而於人無與也。達之天下者。所謂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隨分可自盡。而於己亦無與也。是其立心之始。既判而不同。而成就之規。復迥然其互異。乃欲以自私利之心。與胞民與物之量。同類而並觀。亦惑之甚矣。或謂禮樂兵農。皆濟世之具。孔子於由求赤三子。許其功而不許其仁。抑獨何歟。曰。兵農禮樂。仁之散著。而非其本體也。若論本體。則天下歸仁。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惟聖者能之。豈一材一藝之可擬哉。然則老子丹成之後。上符天籙。造化生身。豈不與仁同功而異位乎。曰。拔宅飛升之事。今亦未見其人。即使有之。亦賴仁人以濟世。無皋夔稷契。將巢許隨光。亦淪胥以沒矣。惡在其能成道也。故吾儒之學。非濟世及物不爲功。又三不可得說。曰。余嘗苦此心難治。因集先儒言操心養心存心求放心之法。彙成一冊。爲事心錄。晝夜體玩。而終不能有得也。因看金剛經所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初甚樂之。咸謂事心之學。莫過於此。與吾儒無將迎。無內外。擴然大公。物來順應之旨。若合符節。此不動心之學也。雖然。予亦嘗從事於斯矣。夫過去之事。其慊於吾心者。忘之猶可言也。其差錯謬誤。不安於心者。則必悔悟深切。痛自刻責。以爲遷改之端。易曰。震無咎者。存乎悔。昌黎亦云。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在辱而悔之。既寧而忘之。非過去心之不可得乎。頻復之厲。實基於此。若夫未來之事。其計度謀望之私。不存可也。其或事關艱鉅。時當盤錯。苟非講之有素。何能應之裕如。則豫

之不可已也。中庸言凡事豫則立。自古名臣碩輔。所以定大疑。決大計。而成大務者。皆以豫也。豈得以未
來爲出位之思。願外之想乎。至現在之事。則常幾之是非得失。間不容髮。非實有審幾之哲。決幾之力。不
能當幾而發。泛應曲當也。今在過去者。視現在爲未來。而不之間。未來者。視現在爲過去。而不復留。既無
遠慮於前。徒貽借鑒於後。勢必旁皇失措。甚至鹵莽滅裂。一心之回惑。尙可言乎。若謂無思無爲。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則知幾其神。惟聖者能之。豈所望於學人乎。故三不可得之說。余旣學焉而未
能。亦明其不可也。因爲之說以自解云。或曰。然則不動心之道。其不可學歟。曰。此非孟子之不動心。乃告
子之不動心也。三代之時。佛法未入中國。告子不得於言四句。與此正相脗合。宜孟子於楊墨之外。獨曉
曉於告子也。觀此二篇。亦可知先生之學之大概矣。先生邃深經學。爲上書房總師傅者數十年。其進呈
經解。本末燦然。率皆敬肆欺慊。非盈虛消長之所由來。卽治亂安危之所必致。不徒守經師之舊談也。其
解泰卦九三爻詞曰。臣謹案天人治亂之幾。其微矣哉。欲治而不亂者。天心之仁愛也。不能有治而無亂
者。氣數之乘除也。懼其亂而保其治者。人事之所以維氣數。而體天心也。自盈虛消息言之。則天心有時
不勝氣數。以制治保邦言之。則人事亦有時而符天心。謂數不可逃。六月雲漢之詩。何以光復舊物。謂時
有可恃。開元天寶之治。何以不克令終。知此意者。於泰之三爻見之矣。夫泰極盛之時也。三亦猶陽長之
候也。聖人於否。至四而後有喜詞。於泰。當三而卽多戒懼。慮患之意深矣。蓋天下之亂也。不於其亂。而生

於極治之時。何也。開創之始。國勢方興。人心未固。君若臣。早夜孜孜。無非爲天下謀治安。爲子孫措磐石。其精神之所周貫。天人實繫賴之。履泰以後。上恬下嬉。漸忘其舊。君以聲色逸遊。爲無害民生。臣以持祿養交。爲安享暇豫。進諫者。謂之沽直。遠慮者。謂之狂愚。其上下之精神謀畫。莫不狃目前之安。而圖一己之利。夫圖一己之利者。未有不貽天下之害者也。狃目前之安者。未有不來後日之悔者也。則堂陛之玩愒。其一也。開國之初。簡節疏目。網漏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日上。不恃法也。昇平以後。巧僞漸滋。則文網愈密。以繁文縟節。爲足以黼黻太平。以科條律例。爲足以釐剔奸蠹。由是百里之命可寄。而顆粒銖兩之出入。不敢專焉。鈞衡之司可秉。而是非輕重之權宜。不敢問焉。使其君子無所恃。以盡設施。其小人有所援。以售巧僞。行之既久。人人但以簿書期會爲盡職。而立法之初心。設官之本意。茫然莫辨矣。則政令之煩瑣。其一也。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當泰之時。民物滋豐。而民之游惰耗之。俗之侈靡耗之。朝廷之徵斂愈密。經費日增耗之。古者以庶而致富。後世則以庶而愈貧。古者論貧富於民間。後世則計贏絀於內府。古者制國用量入爲出。後世籌度支。則因出而經入。由是雖有恤民之令。而民不見德。徒有足國之計。而用不加儉。則物力之匱竭。其一也。人才者。國家之元氣。撥亂之世。尚功。致治之初。尚文。皆有經世之遠猷。泰運既開。承平日久。朝廷漸厭譫論。士大夫諱言風節。拘牽文義。以爲學。熟習圓通。以爲才。卑順柔詭。以爲德。靡曼繁縟。以爲文。俗以此爲尙家。以此爲教。莫不漸染成風。揣摩干進。夫貴之所向。賤之所趨也。家之

所修。廷之所獻也。在朝無骨鯁之臣工。則在野之誦讀。皆市心矣。居鄉無廉隅之砥礪。則登進之功。皆苟且矣。則人才之委靡。其一也。風俗者。盛衰之本源。當泰之初。室家婦子。里黨閭巷。多有敦龐安集之思。厥後生齒繁。則家庭之詬詈日起。生計迫。則里巷之任恤漸衰。商賈之豪奢逾仕宦。狙獠之險健欺善良。朝廷敦寬大之政。然法行於愚戇。而疏於奸民。是長其桀驁之氣也。吏治博安靜之名。而蠹胥之弊。竄日啓。雀鼠之案。牘常懸。是釀其刁悍之習也。則風俗之澆漓。又其一也。此數者。或由矯枉之過正。或因時勢之遞遷。皆人事與氣數。相因而至者也。聖人知其然。故於泰之三爻。卽戒以无平不陂。无往不復。霜雖未冰。月已幾望。誠甚懼乎其孚也。然可謂之氣數人事。而不可謂之天心。蓋天心之仁愛甚矣。自古雖當衰亂之運。其君臣能恪謹天戒。側身修行。則天猶未有不予以治者。況其未雨之綢繆乎。誠使爲人君者。懷兢業之小心。存無虞之儆戒。念六月雲漢之詩。鑒開元天寶之事。廟堂之上。恪恭震動百爾。臣工。惟懷永圖。罔敢玩愒。以迓天庥。然後崇簡易。敦大體。重責成。戒叢勝。則政令不煩矣。省浮費。戒屯膏。修地利。薄征稅。則財用不匱矣。審好尚。公賞罰。獎忠直。黜浮華。則人才咸奮矣。敦孝弟。重農桑。嚴豪猾。清獄訟。則風俗遠滄矣。保大定功。和衆豐財。有苞桑之固。無復隍之憂。豈不於食有福哉。而必自君心之無玩愒始。則欲盡人事。以體天心。而維氣數者。誠不外艱貞之訓歟。其解初。曰五行全節。曰蔡沈曰。此九疇之綱也。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

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驗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臣案九疇之文。原本洛書之數。所謂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者也。五居其中。謂之皇極。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先儒論之辨矣。而對待之義。鮮有及者。臣嘗釋之。其法以君心爲本。上下四旁。備列天人。以監觀省察。互成其用。君天下之大法。精且備矣。何則。五行者。天道之始也。福極者。人事之終也。天以健順五常。化生萬物。嚮之者福。背之者威。王者嚮明而治。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其協於極者。則爵賞所加也。而福壽康寧必及之。其罹於咎者。則刑罰所施也。而憂貧疾弱必及之。是聖人之與天共治也。故一與九對。而五行福極位焉。五事者。修身之要。人事之本也。庶徵者。感應之幾。天道之著也。人君一念之敬。必形於外。則凡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萬民者。相因而至。和氣之所以致祥也。一念之肆。亦必形於外。則凡作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者。亦相因而至。乖氣之所以致異也。乃範約言之曰。肅又哲。謀聖則爲時爲若者。應焉。曰。狂僭豫急蒙。則極備極無者。應焉。所以深著其感應之幾。徵召之速。甚微而可畏也。自古明聖之君。必於此而念之。是聖人之以天自治也。故二與八對。而五事庶徵位焉。八政者。治世之大端。布於人也。稽疑者。神道之所設。教。謀之於天也。蓋王道之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惟明有禮樂。故聖人不敢矜無爲之治。而食貨賓師。命官分職之事。從斯而起。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者也。惟幽有鬼神。故聖人不敢矜睿思之智。而著龜卜筮。三兆五占之法。從

斯而立。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是聖人之本天以前民也。故三與七對。而八政稽疑位焉。五紀者。欽若之意。後天奉天也。三德者。君師之任。以人治人也。萬物幽鬱沉滯之氣。生於陰陽之愆伏。而默化於歲會之中。和人心。偏陂頹側之端。起於剛柔之互勝。而無不可借於正直之大道。故五紀布而歲功成。則風雨露雷。無非教也。而歲月日時星辰象數。莫不順序矣。三德敷而萬民化。斧鉞弓旌。無非教也。而沉潛高明。強弗變友。胥受裁成矣。是聖人之與天同功也。故四與六對。而三德五紀位焉。總之。皆建極也。故皇極一章。言皇建其有極。卽申之以錫極保極。協極作極。會極歸極。而不言建極之義者。八用總歸一建也。以五事修身。以八政理物。以三德立中和之紀。以威福持賞罰之公。天子行之爲道義。庶民遵之爲道路。由是經之以五行。故材不匱也。叶之以五紀。故序不愆也。參之以稽疑。故民聽不惑也。驗之以庶徵。故事行有考也。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其以此歟。然則河圖虛太極於八卦之外。而洛書獨列皇極於九疇之中者。又何也。蓋太極。天道也。惟不雜陰陽。故能爲萬物之樞紐。皇極。王道也。惟不離乎萬物。故能爲四海之會歸。此以見天人繫屬之故。有相維而不相離者。範之深意也。抑又考之皇極一章。不汲汲於庶民之淫朋比德。而獨於凡厥正人。三致意焉。俊民何與於庶徵。而言庶徵。則以用章爲平康之本。秉彝無關於五福。而語五福。亦以好德居考終之先。此又皇降之衷。陰鷲之意。所最先者。故其丁寧垂訓如此。大學平天下之道。在於用人。錫福之君。所宜深念焉。經解可誦者。不止此二藝。而此二藝。尤爲精卓。故

錄之所著有緝齋詩文集。

桐城方先生

先生諱苞，字靈皋，號望谿。進士官至禮部侍郎，窮究經史，而於三禮考覈尤精。通千古盛衰得失之故，辨歷代離合異同之言，以蘊蓄鬱積而宣之於文，其爲文也簡而中乎理，精而盡乎事，隱約而曲當乎人情。大抵根柢於史氏，而游泳乎韓歐者也。今錄其言學者，亦可知先生之所自來矣。其原過曰：君子之過，值人事之變，而無以自解免者，十之七。觀理而不審者，十之三。衆人之過，無心而蹈之者，十之三。自知而不能勝其欲者，十之七。故君子之過，誠所謂過也。蓋仁義之過中者爾，衆人之過，非所謂過也。其惡之小者爾。上乎君子而爲聖人者，其得過也，必以人事之變，觀理而不審者則鮮矣。下乎衆人而爲小人者，皆不勝其欲，而動於惡，其無心而蹈之者亦鮮矣。衆人之於大惡，常畏而不敢爲，小者則不勝其欲，而姑息自恕焉。聖賢視過之小，猶衆人視過之大也。故凜然而不敢犯，小人視過之大，猶衆人視過之小也。故悍然而不能顧，服物之初御也，常恐其汚且毀也。既汚且毀，則不復惜之矣。苟以細過自恕，而輕蹈之，則不至於大惡不止。故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孔子以爲非孝，微矣哉。亦危矣哉。其通蔽曰：譽乎己，則以爲喜，毀乎己，則以爲怒者，心術之公患也。同乎己，則以爲是，異乎己，則以爲非者，學術之公患也。君子則不然，譽乎己，則懼焉，懼無其實而掠美也。毀乎己，則幸焉，幸吾得知而改之也。同乎己，則疑焉，疑有所蔽，而因

是以自堅也。異乎已。則思焉。去其所私。以觀異術。然後與道大適也。蓋稱吾之善者。或諛佞之虛言也。非然。則未嘗知吾之深也。吾行之所由。吾心之所安。吾自知之而已。若攻吾之惡。則不當者鮮矣。雖與吾有憎怨。吾無其十。或實有四三焉。與吾言如響。必中無定識者也。非然。則所見之偶同也。若辨吾之惑。則不當者鮮矣。理之至者。必合於人心之不言而同然。好獨而不厭乎人心。則其爲偏惑也審矣。吾友劉君古塘。行直而清。其爲學。常自信而不疑。心所不可。雖古人之書。不苟爲同也。而好人之同乎已。夫古人之說。不能強吾以苟同。而欲人之同乎已。非心術之蔽乎。知君者。猶以爲自信之過也。不知者。將以爲有爭氣也。君與吾離羣而索居久矣。會有所聞。書以質之。其學案序曰。昔先王以道明民。範其耳目百體。以養所受之中。故精之可至於命。而粗亦不失爲寡過。又使人漸而致之。積久而通焉。故入德也易。而造道深。程朱之學所祖述者。蓋此也。自陽明王氏出。天下聰明秀傑之士。無慮皆棄程朱之說而從之。蓋苦其內之嚴且密。而樂王氏之疎也。苦其外之拘且詳。而樂王氏之簡也。凡世所稱奇節偉行非常之功。皆可勉強奮發。一旦而成之。若夫自事其心。自有生之日。以至於死。無一息不依乎天理。而無或少便其私。非聖者不能也。而程朱必以是爲宗。由是耳目百體。一式於儀則。而無須臾之縱焉。豈好爲苟難哉。不如此。終不足以踐吾形。而復其性也。自功利辭章之習成。學者之身心蕩然。而無所守也久矣。而驟欲從事於此。則其心轉若馳隨而不安。其耳目百體。轉若崎嶇而無措。而或招之曰。由吾之說。塗之人。可一旦而有悟焉。

任其所爲而與道大適。惡用是淺淺者哉。則其決而趨之也。不待頃矣。然由其道醇者。可以蹈道之大體。而不能盡其精微。而駁者。遂至於猖狂而無忌憚。此朱子與象山辨難時。卽深用爲憂。而預料其末流之至於斯極也。金沙王無量輯學案。以白鹿洞規爲宗。而溯源於洙泗。下逮饒仲元真西山所定之條目。以及高顧東林之會約。蓋無量生明之季世。王氏之髓流方盛。故發憤而爲此也。此所謂信道篤。而自待厚者歟。惜乎其學不顯於時。無或能從之。而果有立也。今其孫澍將表而出之。學者果由是而之焉。則知吾之心。必依於理而後實。耳目百體。必式於儀。則而後安。而馴而致之。亦非強人以所難。旣志於學。胡復樂其疎且簡。以爲自欺之術哉。先生尙節槩。表幽隱。喜交天下士。而於學術。則獨守程朱。有友王源崑繩。恢奇人也。所慕惟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而目程朱爲迂闊。謂使百世以下。聰明傑魁之士。沉溺於無用之學。而不返。是卽程朱之罪也。先生作而言。子毋視程朱爲氣息奄奄人。觀朱子上孝宗書。雖晚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其備荒浙東。安撫荆湖。西漢趙張之吏治。無以過也。而世不以此稱者。以道德崇閎。稱此轉渺乎其小耳。吾姑以淺事喻子。非其義也。雖三公之貴。避之若浼。子之所能信於程朱也。今中朝如某某子。夙所賤惡。倘一旦揚子於朝。以學士。或御史中丞徵子。將亡命山海。而義不反顧乎。抑猶躊躇不能自決也。吾願子歸視妻孥。流行坎止。歸潔其身而已矣。崑繩自是終其身。口未嘗非程朱。先生以此語載之李剛主墓誌。並云。余出刑部獄。剛主來。唁。以語崑繩者語之。剛主立起。自責。取不滿程朱語。載經說中。

已鐫版者，削之過半。因舉習齋存治存學二編，未愜余心者，告之隨更定曰：吾師始教，卽以改過爲大子之言然。吾敢留之爲口實哉。先生所著有禮記析疑、周官集註、春秋通論、望谿集。

武進趙先生

先生諱申喬，字松伍，起家知縣。至巡撫，擢尙書。卒謚恭毅。嚴明清惠，所至無害不除，無利不興。遇民疾苦，剴切而詳陳之。見官貪酷，懲察而嚴覈之。一時害其賢者，未嘗不伺其隙，而無隙可伺也。而先生之賢，愈簡於帝心矣。其進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講義曰：臣案鹿鳴序，以爲燕羣臣嘉賓之詩。夫羣臣也，而以爲嘉賓，其情洽矣。進而詠鼓瑟吹笙，則所以和其聲者至矣。更進而詠承筐，是將則所以勸之飲食，而致其禮義之殷勤者，無不用其極矣。遂乃質言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諄諄乎若惟恐其吝此周行，而不以遽示者，於此見聖人好問之殷，取善之切，其舍己從人之意，何其懇以摯也。夫士人自束髮讀書以來，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斯亦聞之熟矣。豈其策名委質，而敢忘諸，必俟乎吾君之如是，其委曲以重之，乃始出於其中，所素藏，以與吾君權施報哉。然而聖人必以爲不如是而不得者，何也。蓋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分極而不以情通之，則隔禮勝而不以樂和之，則離。彼夫希榮苟祿者，無論矣。卽夫稍知大義，矢諸夙夜，非不懷入告之誠，及乎質對大廷，而其分嚴，而其禮敬，往往多所畏懼，卒懷疑而不敢前。史稱唐太宗神彩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太宗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顏色，冀

聞規諫。夫太宗之納諫。宜無不昭然其白於臣庶。而猶必假奏事者以顏色。而羣臣進見。至失舉措。則凡人臣之對越於君者。其難其慎。亦概可知矣。聖人爲之備著其儀。於燕琴瑟筮。以大鳴其豫。幣帛勸侑。以厭飲其心。俾得優游夷懌。而嚴者以舒。敬者以和。乃坦然直吐其胸臆。而有不知。知無不言。有不言。言無不盡也。故聖人之如是。其委曲以厚之者。凡以爲中材勸云爾。且夫周行大道也。以道培國運。則當盛明之時。進憂危之語。以道律皇躬。則當晏安之地。陳愈荒之防。以道格君心。則當嗜好之萌。嚴性情之正。甚且以萬無一有之事。設若或有一之心。如禹之於舜。而謂無若丹朱。周公之於成王。而謂無若殷王受。臣方惴惴恐懼。以爲獲罪滋大。乃君不惟恕其狂瞽。而且直探其心之所存。以爲人之好我。此固純臣志士。所日夜切切以視之吾君。未敢必之吾君者。而不意吾君之體卹之一至於此也。臣誰無心。忍不相率而入告乎。故不獨師保以爲啓沃。疑丞以爲贊襄。庶士御事。相與獻可替否。補闕拾遺。而瞽以典史。以書師箴。隳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蓋莫不畢至於其前。而效周行之示。則廣颺之休。可繼泰交之治。可成此聖人所以因燕而作是詩。復歌之以爲燕儀。用垂訓於萬世歟。觀此則可以知先生之責難矣。其平時言忠言孝言節義。皆自其心性中流出。爲商邱令。所撰貞烈祠碑記曰。死生之際。顧不重哉。而取舍向背之幾。則微矣乎。余觀自古學士大夫讀書考道。講義型仁。席紳絨之榮。負社稷之寄。一旦變故當前。優柔隱忍。甚或反面事仇。棄廉恥而不顧者。往往是也。矧在閩閩之中。具陰柔之質。不習詩書之訓。誠不關君

父之愛辱。欲其毅然捐生。慷慨而無轉移。蓋甚難矣。夫天地一氣。賦形卽人人。同秉正氣於厥躬。顧何以一朝之激。不憚自經於溝瀆。而大節則靡靡焉。豈其血氣之違嘗有餘。而道義之配則不足歟。無乃有所帥者。其氣伸於正。無所帥者。其氣激於偏也。是故志之不可不持也。終身之名節。千秋萬世之芳穢。而祇係於一念之消長。一息之依違。夫豈偶然之故哉。余來宰商邑。知前任梁公之配張孺人者。殉壬午之難。從容自經。邑人敬其節。結宇祠之。久而圯。予修復焉。又讀邑志。悲同時之以時殉者。率張孺人志也。予按志。有前於壬午而殉難者。亦先得張孺人志也。總烈婦四十二人。烈女四人。或褕翟膺榮。或裙釵茹困。或琴瑟誌好。或閨閣待年。莫不視死如歸。潔身若洗。憑弔之下。歎歎不能已。爰廣祠基。築後廡。羣萃烈魂。鑄石代主。春秋享之。嗚呼。完一己之身名。而榮千秋之妥侑。使過者生敬。聞者興起。豈非羞惡原在人心。而貞志光於日月哉。五代史取王凝之妻。以論馮道。愧天下之學士大夫者至矣。吾爲是舉。詎但倡一邑之化。流坤德之輝乎。蓋亦培鬚眉之氣志。取輕重而審死生。凡植身於兩間者。不欲令巾幗羞人也。然則彰善維風。又實邑宰之責已。爲湖南巡撫。所撰重建劉忠毅公祠碑記曰。古之以忠而死長沙者。自三閩大夫始。其後賈太傅弔之。故郡西有屈賈祠。卽賈太傅故宅也。由祠而左。爲熊湘閣址。乃宋李忠節公全家殉難處。舊有祠。而廢爲民廬。余旣清復之。重建祠於其地。祠之後。則爲前明劉忠毅公祠舊址。忠毅公蓋以御史巡按湖南。而死張獻忠之難者也。公名熙祚。江南武進人。起家孝廉。崇禎癸未。獻賊陷武岳。公率

兵禦之入長沙。兵潰。復如衡。再如永。當是時。惠吉桂三藩。皆棄封而遁。潰卒訔於前。強寇踞於後。倉皇奔走。公實護之行。號召散卒。將以圖克復。而賊猝至。諸王走嶺表。公曰。御史楚官也。義不可去。遂被執。賊據桂邸。坐殿上。擁公入。令之跪。不從。賊怒。蓋殿之。且倒曳之。由殿城至端禮門。膚盡裂。又縛公柱間。脅以不降。且磔。終不屈。然賊意必欲降公。使降將尹先民款誘之。公瞑目不答。遂囚以行。至寧鄉宗師廟。或言寧藪多義兵。將謀奪直指使者。遂磔公。大戮寧人。有僧竊識公骨。瘞於路。宏光時。贈太僕卿。予諡焉。立祠於長沙之小西門內。尋圯。僧築舍以奉浮屠。卽今之福佑庵是也。余初以舊祠既廢。而隙基復被居民侵占。雜處窳隘。因卽忠節祠之左。立祠祀公。旣思公固有祠。縱民攘而遷之。懼公弗歆。乃檄守令。釐其舊址。捐資構材。規制宏敞。復奉主歸於昔所禋祀者。以妥公靈。余登拜瞻。願棟榱。徘徊感慨。因諗於衆曰。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世皆以爲奇節。實不過一中庸之道耳。然其要在於窮理。其根本在於立志。彼夫全軀保妻子之徒。平時未嘗講求於成仁取義之學。則見理不明。而其志趣。又沈溺於富貴汨沒於聲色貨利。一切卑鄙醜鄙之所爲。足以迷其心神。而消沮其氣骨。一旦當大任。臨大節。鮮不委蛇巽便。忍恥偷生。至於一敗塗地者。卽有矯矯自好之士。始念激發。視陷胸決腹爲無難。一轉念而其情動。其氣怯。其始念已不能復持。卒至於行敗名滅。爲天下笑。此無他。總由認理之未真。而所志之不定也。當公之被執也。題詩永州署壁。其一曰。死生遲速皆前定。堅此丹心映楚天。其二曰。葺宏化碧非豪事。耿耿孤忠向九天。時蓋獻

賊欲全之。而公以死自誓。故賦以見志。此其認理。豈復有回惑。而其志。又豈復有游移。而中變者哉。夫明季諸王。竊高位。享爵祿。而賣國乞降。不可一一數。首鼠兩端。棄城而遁者。相踵也。問尙有至今存者乎。彼之所畏。惟一死。而彼亦終死矣。若蔡忠烈。以支解寸裂死。公亦以磔死。英風浩氣。千古如生。卽今日而尙有瞻拜祠下。歎歎感泣者。則其死而不死。乃直至今存者也。余。公之鄉後進也。每侍先大夫。言公捐軀盡節。輒嘆息不能已。旣悉公之概。素重公之名。今訪得公之遺跡。而旣復其專祠。又登之名宦。從祀學宮。皆不足以爲公重。亦庶幾使後之聞風者。咸知死忠死孝。爲中庸之道。相與敦勵氣節。以無自棄於名教焉。則猶公之大有造於此邦也。若以公之死於君。死於民。不惜毀骸碎骨。備饜慘酷。而身歿之後。不能保其片壤荒祠。以享一邦之俎豆。則無怪乎賣國乞降。棄城竊逃者之有辭以謝邦人也。因書之以表公於不朽。並告後之。洎是邦者。福佑庵在祠右。留以守祠。故存。先生巡撫浙中。有稟案略存之刻。於湖南有實政錄。暨自治官書之刻。最後其孫侗。敬復殫心搜輯。纂成臚稿八卷。

清學案小識卷八

守道學案

興縣孫先生

先生諱嘉淦。字錫公。號懿齋。又號靜軒。翰林。歷官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少好靜坐。誦讀之暇。輒瞑目。竟日讀書。不泥傳注。務返諸身心。以求實踐。年二十餘。爲督學高文良公所識拔。卽得聞性命之學。研求理學之書。又請業於儀封張清恪公。所造益邃。嘗謂人言朱陸異同。此直好以口舌爭勝耳。若實體則窮理主敬。原不可分。蓋克己乃聖學主腦工夫。但識己之所在。凡所動念。卽據禮追己從生。究己終極。卽是窮理。己克而禮自復。卽是主敬。所復之禮。不外孝弟天德王道。皆統於此。卽如人臣受職。但事事念及民生。休養生息。使之樂業安居。自能老者衣帛食肉。而忠君親上之心。不教而自生。孔子所謂至德要道。孟子所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正此意也。生平惟以至誠待人。自居鄉至立朝。未嘗作一欺人語。與人共國家事。雖至親故。亦侃侃無少阿。不得已至於奏劾。必直告無隱。爲總制時。僚屬有過。先以教諭。不悛。乃劾治。有可原。又未嘗不爲平反也。故受劾者不怨。處心虛公。不以傾險疑人。居常以八約自戒。一曰。事君篤而不顯。二曰。與人共而不交。三曰。勢避其所爭。四曰。功藏於無名。五曰。事止於能去。六曰。言刪其無用。七

曰以守獨避人。八曰以清費廉取。視學安徽。進諸生於庭。講明身心性命之學。纂近思錄輯要一書。授之曰。此聖學階梯也。官國子司業。以人才出學校。而科目僅取文藝。無裨實用。請令天下學政。選拔生員。貢於太學。九卿保舉。經明行修者。任助教。學正。學錄。以經術造之。三年考其成。舉以佐用。遷祭酒。復上言。別置學舍。支帑爲膏火資。學成第其等。敍用。示勸。得旨。歲給銀六千兩。賜學南官房三百餘間。於是分堂撥住。日給以肄業。內外爲差。嚴立課程。令助教等分宿官署。祭酒司業。五日一會講。後以尙書總理國子監事。奏倣安定經義治事二齋法。分條教授。學者刮磨砥礪。咸知實學。成均之化。稱極盛云。先生奏疏百數十篇。而天下傳誦者。莫重於三習一弊。其言曰。主德清。則臣心服。而頌仁政多。則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在臣民原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頌揚之不工者。亦緘矣。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趨諂諂脅。願盼而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卽是。在臣工以爲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譴者疎。久之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謂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士。見之多。而以爲無奇也。則高己而卑人。慎辨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爲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質之人。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見其所過。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爲不踰令之所發。概期於必行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旣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

人而厭君子是也。今夫進君子而退小人，豈獨三代以上知之哉？雖叔季之主，臨政願治，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賢其臣，孰不以爲吾所用者？必君子而決非小人，乃卒於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所獨才，則小人與君子共之，而且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則與目習投矣。卽課事考勞，君子孤行其意而恥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勤，則與心習又投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君溺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觀之，而其貌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豈可勝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習爲之弊焉。治亂之機，千古一轍，可考而知也。我皇上聖明首出，無微不照，登庸耆碩，賢才彙升，豈惟並無此弊，亦並無此習，然臣正及其未習也，而言之，其習旣已成，則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見聽者矣。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願言皇上之心也。語曰：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惟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大過且有，小過可知也。聖人在下，過在一身，聖人在上，過在一世。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也。故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文王之民無凍餒，而猶以爲傷。惟文王知其傷也。文王之易貫天人，而猶未見其道。惟文王知其未見也。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欲望人之繩愆糾謬，而及於所不知難已。故望皇上之聖心自

懷之也。危微之辨精。而後知執中難允。懷保之願宏。而後知民隱難周。謹幾存誠。返之已而真知其不足。老安少懷。驗之世而實見其未能。夫而後欲然不敢以自是。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間。夫而後知諫諍切磋。愛我良深。而諛悅爲容者。愚已而陷之阱也。夫而後知嚴憚匡拂。益我良多。而順從不違者。推已而墜之淵也。耳目之習除。而便辟善柔便佞之態。一見而若洗。取舍之極定。而嗜好宴安功利之說。無緣以相投。夫而後治臻於邗隆。化成於久道也。不然。而自是之根不拔。則雖斂心爲慎。慎之久而覺其無過。則謂可以少寬。勵志爲勤。勤之久而覺其有功。則謂可以稍慰。夫賢良輔弼。海宇昇平。人君之心稍慰。而欲少自寬。似亦無害於天下。而不知此念一轉。則嗜好宴安功利之說。漸入耳而不煩。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視而不見其可憎。久而習焉。忽不自知而爲其所中。則黑白可以轉色。而東西可以易位。所謂機伏於至微。而勢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謂也。是豈可不戒慎。而預防之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大學言見賢而不能舉。見善而不能退。至於好惡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驕泰者。自是之謂也。由此觀之。治亂之機。轉於君子小人之進退。進退之機。握於人君之一心。能知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則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肆者小人之媒。而亂之階也。然則沿流溯源。約言蔽義。惟望我皇上時時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舉不外於此矣。先生之責難格非。陳善閉邪。爲何如乎。視朱子誠意正心之說。不亦後先同揆耶。於此可以窺先

生之學矣。至其歷任封圻，興利除害，足垂後世者，載在國史，不具述。

寶應朱先生

先生諱澤溟，字湘洵，號止泉。少時專務該博，多識強記，而於聖賢切要之言，反躬體察，未得其要歸，顧獨念朱子之學，實繼周程，而紹顏孟。以上溯孔子，自譽朱子者，謂朱子爲道問學，象山陽明爲尊德性，分別門戶，勢同水火，久而莫釋。伏取朱子文集語類全編讀之，潛思力究，至忘寢食，初從中和舊說序，已發未發說，與湖南諸公答張欽夫說，知其用功親切，惟在靜中持守，不敢昏亂，動中省察，不敢紛馳。幾信朱子傳心之奧，在是矣。而又以爲靜中之動，動中之靜，終未融澈，復不能無疑。乃玩答陳超宗、陳器之、林德九、林擇之書，玉山講義，及太極圖說、西銘解註，遂恍然悟夫未發時，四德渾具，自有條理。已發時，四端各見，品節不差，而語類中，陳北溪所錄窮究根源來歷一條，爲教人入門下手處。蓋學者先識理義大槩，規模於胸中，而日用之間，整齊嚴肅，惟從莊敬涵養中，窮究根源來歷如何，皆有以察夫天命之極致，而真知之，而固守之。如是則義理始爲我有，而用功精進，與曩時意趣迥乎不同。誠有見夫靜則昭昭不昧，而天理渾淪之原，於此而存動，則井井有條，而天理脈絡之分，於此而發。一動一靜，雖有體用之殊，而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靜固凝然，動亦凝然，境有萬變，心體則一。凡經書子史所爲妙道精義者，活潑洋溢，皆統攝於此，融洽於此。此先生四十以前之梗概也。由是深信朱子居敬窮理之學，爲孔子相傳以來之的緒。有

不可得而移易者。蓋居敬者。存其天理之本體。而非空寂。窮理者。窮其天理之條件。而非外馳。故從來道問學。莫如朱子。尊德性。亦莫如朱子。彼夫爲朱陸同異之說。妄以尊道分塗者。固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卽學朱子之學。而居敬不知體認。已發未發。斯理流行之實。徒矜於貌言視聽之間。未免昏憤紛擾。徒勞把捉。窮理不知推尋性情體段。身心源頭之實。遽徧觀夫天下事物之繁。亦未免失卻本領。汎濫無歸。是則所謂居敬者。豈朱子之居敬。而所謂窮理者。豈朱子之窮理哉。先生蓋積十餘年。從朱子書中。加精思實體之功。而後信爲學脈不易之傳也。其朱子未發涵養辨一曰。主敬存誠。卽所以涵養於未發。以貫通乎已發。實用力者。自喻其微。然朱子未發涵養一段工夫。原極力用功。後儒爲之諱者。其防微杜漸之意。自有所在。特以陽明晚年定論一書。取朱子言收放心存養者。不分早晚。概指爲晚年。以明朱陸合一。定學者紛紜之議。若更言涵養。是羽翼陽明。無以分朱陸之界。故概不置詞。俟學者自爲尋討。可謂用意深遠矣。然朱子涵養。原與陸王兩家不同。乃有所避忌。不顯明指示。無以闡朱子涵養之切要。且益增章句文義之譏。而目爲道問學之分途矣。縱有言及者。又似自陳所見。接之朱子涵養切要之序。不甚相合。蓋朱子於程子未發之旨。辨之精。有一毫之未當。不敢以爲是。思之切。有一毫之未信。不敢以爲安。驗喜怒哀樂之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延平得之豫章。以上承龜山伊川者也。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程子之言也。與其信程子轉相授受之言。不如信程子之言親切而有味。是以用功於察識端倪。而不以觀心於未

發爲然。然惟其辨之精。思之切。有一毫之未當。未信者。不敢以爲是而安。故於季通辨論之餘。疑而悔。悔而悟。反覆於程子諸說。而自覺其少涵養一段工夫也。朱子悟涵養之旨。自己丑始。悟涵養之旨。無諸賢之弊。亦自己丑始。集程子諸說。參而求之。會而通之。因疑心指已發之未當。而不可信。始悟心兼體用。必敬而無失。乃所以涵養。此中必實致其知。日就光明。而學乃進也。悟心兼體用。而有涵養於未發。貫通乎已發之功。則向來躁迫浮露之病可去。而有寬裕雍容之象矣。悟敬以涵養。又必致知。則絕聖去智。坐禪入定。歸於無善無惡之弊。有所防。而陽儒陰釋之輩。無所假借矣。自此以往。涵養之功愈深。所見愈精。本領愈親。如涵養於未發之前。則中節者多。湖南諸友。無前一截工夫。則有答林擇之書。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則有答胡廣仲之書。此尤章章可考者也。夫以朱子好學之篤。功力之專。自不數年。而體立用行。然猶需之數十年者。亦有說焉。答呂伯恭周叔謹輩。往往從涵養中。自見支離之失。而不諱。固所以致友朋。箴來學。而自己之由疏而密。由淺而深。亦層進而有驗。蓋涵養而略於理者。易。涵養而精於理者。難。涵養而處事不當者。易。涵養而事理合一者。難。涵養而偏於靜者。易。涵養而動靜合一者。難。朱子自四十後。用許多工夫。漸充漸大。漸養漸純。至丙午答象山。有日用得力之語。至庚戌。有方理會得德地之語。又曰。幸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所謂涵養於未發。而貫已發者。心理渾融無間。而歸於一矣。要其用功。一遵程子涵養之序如此。此直上溯伊川。以接子思子之脈者。原與後世陽儒陰佛。假未發之旨。以

實行其不思善不思惡之術者較若黑白亦何爲有所避忌而不言哉或曰子言朱子涵養之序詳矣彼按朱入陸者方爲晚同之論以混於一吾子之言得毋中其欲而費以糧乎曰不然彼良知家多言朱子晚年直指本體以示人今朱子之書具在如答度周卿晏亞夫潘子善孫敬甫諸書皆六十以後筆皆以涵養致知爲訓曷嘗單指本體乎其言涵養也莫精於答呂寺丞純坤不爲無陽無知覺之事而有知覺之理其言進學在致知也莫精於答張元德橫渠成誦之說最爲捷徑此皆甲寅戊午後之言又何嘗不以涵養致知爲訓又何嘗單指本體與良知家有一字之同乎如單指本體不惟理不能窮中無所得卽所養者亦無理之虛靈知覺正朱子所云一場大脫空者亦不俟明者而知之矣其辨二曰朱子之色莊言厲行舒而恭坐端而直言貌之涵養者然整容正坐緩視微噓虛心涵泳切己類察讀書之涵養者然靜而常覺靜之涵養者然動而常止動之涵養者然仁之包義禮智也求仁之涵養者然仁義禮之歸於智也藏智之涵養者然歷觀朱子註疏纂輯刪述粹精之理居官事君治民忠愛之道立身行事之大小無不皆然此所以動靜周流皆貫通於涵養未發之中者也然其間尤有常辨者朱子曰敬字工夫貫通動靜但以靜爲本言乎主敬而靜也程子曰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言乎主敬則無弊主靜則有偏也二說不同亦自相須必以敬爲主肅然收斂無有雜念乃是性體此下手要著敬到熟處自然一念不雜而靜朱子無時不敬無時不靜敬靜一者也若有意於靜而不知主敬誠有如程子所言者故朱

子答胡季隨呂寺丞講戒謹慎獨二節言徹頭徹尾隨時隨處無不致其戒懼之力於獨之起處尤爲切要。更加謹懼所以涵養須用敬。庶幾有未發之中。以省已發。慎所已發。以全未發之中。而用敬用靜之不可不辨也。朱子言未發見於語類者詳見於文集者。僅答擇之廣仲數書。其他不多有。惟答呂寺丞再三言之。至於辨以未發爲太極爲不是。未發者太極之靜。已發者太極之動。尤極細密。若以未發爲太極勢必直趨靜寂一路。不至於遺棄事物。專守本體不止。故答張元德有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卻是釋子坐禪之語。謂延平行狀下得重者。殆指此耳。試取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書讀之。至靜之中。而四德畢具。渾然一理。有燦然者存。是安得第言未發。不詳所以涵養。卽所以立人極。而陷於無善無惡之說。此尤不可不辨也。觀此則先生之涵養主敬可知矣。他若朱子格物說辨一。格物說辨二。讀中和舊說序。讀朱子語類。讀朱子答陳超宗程允夫何叔京書。讀朱子答黃直卿書。太極圖說。仁說。讀朱子答程允夫書。以及坤復乾艮四卦說。主靜說。性情說。選讀朱子文目錄序。選讀語類目錄後序。書南軒先生集後跋。陳安卿先生集書羅整庵先生答王陽明先生書後。共學山居講義。驪沙東川書院商語。示進兒。示輅姪等篇。大抵皆發明朱子之精蘊。以爲教者也。而從居敬以透主靜消息。白田王先生極不以爲然。謂旣曰主敬。又曰主靜。心有二主。自相掣掣。非所以爲學。見白田草堂存稿中。先生所著有輯朱子聖學考略。朱子誨人編。王學辨。先儒闢佛考。陽明晚年定論輯。文集八卷。

河陽趙先生

先生諱士麟。號玉峯。歷官吏部侍郎。從自己身心倫常日用。貼實講來。貼實做去。明白簡易的。有把握。其敬一錄曰。心者。人之神明。萬理本然具足。但不可任當下之心爲心。故孔子言從心。必曰矩焉。孟子恐人任當下之心爲心也。故指示之曰良心。又曰本心焉。本心卽道心也。堯舜。大聖人也。於人心凜凜乎危之曰。人心惟危。成湯。大聖人也。於心兢兢乎制之曰。以禮制心。文王。大聖人也。於心抑抑乎小之曰。小心翼翼。以顏子之賢也。其心僅三月不違仁焉。天地之大也。於復乃可見天地之心焉。孔子有舍則亡之戒。孟子有求放心之言。又察害於其政。必由生於其心。使心而可不求也。則古人不必有多功。使當下之人心而可任也。則塗人且可等於聖人矣。若同一途。而喜怒有偏。意見未化。物我未一。踐履不純。亦屬人心矣。見孺子而惻隱。見委壑而有泚。以直而動動以天也。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心也。卽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也。外此則異端也。然則求之功將安在與。曰。莫若居敬以窮理。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人之能事畢矣。又曰。中庸原附於禮經。大哉聖人之道一章。前說禮儀。後說崇禮。下章卽說禮樂。故此章禮字重。不可看輕。後人篋視禮儀。精視聖道。故分大分小。不知仁義禮智皆性。卽皆道也。聖人別之爲三百。又別之而爲三千。凡所以裁成輔相者。無不具是德性。德性卽是無形之禮儀威儀。禮儀威儀。卽有形之德性。世界若無此禮撐持。便天坍地塌。三綱不立。九法不章。萬物相戕相殺矣。今萬物各生各遂。何一

而非禮維持。上天下地。何處而非禮充塞。發育峻極。不在三百三千外。聖人之道。亦不在禮儀威儀外。又曰。理者。妙形與氣與數而爲言也。未形未氣未數。理則兆焉。有形有氣有數。理則具焉。無形無氣無數。理則漠焉。不離乎形氣與數。而亦不墮乎形氣與數。其至妙矣乎。人知理之形。則形與天地一。知理之氣。則氣與萬物通。知理之數。則數與鬼神合。知形而不知理。則形其形。知氣而不知理。則氣其氣。知數而不知理。則數其數。又曰。六經大旨。盡在論語。無大過。是易經大旨。允執其中。是書經大旨。思無邪。是詩經大旨。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大旨。人而不仁。如禮何。是禮經大旨。人而不仁。如樂何。是樂經大旨。是先生之學也。先生宰容邑。首殲巨盜。後更蕩以祥和。一時士慙民恬。簾垂篆鼻。熙熙然。還古風矣。其後撫越撫吳。教士化民。移風易俗。猶之乎容邑也。著有金容會語。武林會語。金閭會語。撫浙條約。撫吳條約。先生之政。其卽先生之學也歟。先生初亦謂陽明致良知三字。爲作聖真血脈。及作朱子全書義序。乃謂朱子晚年定論之說。爲禪學者之僞作。以欺世誣民。蓋其學之歸宿在紫陽。不在新建可知矣。讀書堂。綵衣全集。四十六卷。詩居其大半。千古遐思。四時佳興。可以想見其襟懷焉。

梁溪嚴先生

先生諱穀。字佩之。號生軒。布衣。性孝友。家貧。屏跡不出。訓授生徒。以養親。篤學好古。於經史百家。靡不精究。尤潛心於易。復攻春秋。嘗課其弟穀曰。讀書以理學爲主。吾自得高子遺書。方知有歸宿地。旣而與鄉

先生講道東林。高公彙旃。推爲主席。作重修道南祠記。又相與輯高忠憲公年譜。高子節要。東林書院志。諸書。學政某慕其名。賂以額曰。力扶正學。杜門終不一謁。其易說曰。龍本有首。以天德之不可爲首也。故剛而能柔。有而若无。所謂見羣龍无首。而非猶夫夢夢焉。无首者爾。不然。首出庶物。又胡爲稱也。惟首則爲庶物主。亦惟首而无首。則萬國各得其所。而咸安是道也。无爲恭己。虞舜以之。抑在下亦有然歟。曰。居深山而同野人。是之以爾。乾初象。潛龍靜觀。君子之藏。坤初象。履霜俯視。小人之出。聖人之於微陰。賤之惡之也如是。修道之謂教。旣薦之教也。皇極之敷言也。神道設教。盥不薦之教也。皇建其有極也。往來不可絕。懂懂不可有。不往不來。其學也禪。懂懂往來。其學也俗。不久得禽。則爲王良之詭遇。久安得禽。則爲宋人之守株。彼之貪也巧。此之貪也拙。小人用壯。不學禮也。學禮則爲知方之勇。君子用罔。不致知也。致知則爲必明之強。知復之來復。可與言天德。知解之來復。可與言王道。无妄之疾。來之速。去之不可速。苟負屈而必鳴。被謗而必白。是始之外邪。終將內毒。乃益其疾也。所以勿藥有喜。損之疾。攻之速。去之不可遲。苟有諍而不急從。聞過而不急改。則生理鮮矣。醫雖良。能續乃命於天乎。所以使適有喜。剝不利有攸往。陽不可盡。夫利有攸往。陰不可留。豐巽上爻。皆人臣之欲保終者。豐則峻宇危垣。居高而絕物。巽則卑棲俯伏。喔啞而栗斯。一爲怙權恃位之老奸。一爲吮癰舐痔之鄙夫。皆凶道也。舍嚴祖而暱慈妣。雖有童心。不失天性。失主眷而安臣分。雖無感悟。終鮮怨懟。皆過而不過之義。悔雖向吉。然未離凶。蓋猶有疵者。

存也。吝不違凶。然漸遠吉。蓋已有疵者起也。凶爲大疵。悔疵爲凶之將終。吝疵爲凶之方始。故皆曰小疵。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絲一致而萬殊。窮盡靈性。以至於命。絲萬殊而一致。先生俯仰古今。取身取物。皆於易乎見之。是可以知其所得矣。所著生軒易說之外。有易同。春秋論。春秋集說。尙書講義。四書講義。生軒存稿。

翼城王先生

先生諱端。字子方。號任庵。布衣。學以思得之。養其心以合乎理。定其性以全其天。嘗曰。心者。一身之主宰也。理與氣合。則爲心。以理御氣。則爲敬。敬則中虛。虛則外邪不能擾。敬則中實。實則天理無不達。敬則明。不敬則昏。敬則勤。不敬則惰。敬則清。不敬則雜。敬則細。不敬則粗。敬則樂。不敬則戚。敬則大。不敬則小。敬則可以成人。而至於聖賢。不敬則流於邪僻。而無異禽獸。然則有志於學者。可不敬乎哉。又曰。大學言學。中庸言道。由大學而歸於中庸。所謂君子學以致其道也。學所以養此心。心所以體此道。學而不以心。則其爲學也。浮靡而已。心而不以道。則其爲心也。情欲而已。大學言心。未嘗詳言心體也。言所以養此心之方也。曰至善。曰天之明命。非全不言性也。未嘗詳言性體也。蓋言爲學次第。未逮及心性之精微也。中庸言性。明道之大原也。心者。性之郭郭。斯道之總會也。中庸言道不可離。直指心體而言也。曰不睹不聞者。心之靜也。曰獨者。心之動也。曰中和者。人心本然之妙也。至於誠云者。則以實心而言也。雖無心字。實詳

於言心也。近世儒者以爲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非確論也。其定性齋倡學序曰。道原於性。性命於天。無古今之異也。無遠近之間也。無聖凡之別也。人生兩間。既已爲人矣。豈可甘於禽獸。既已爲士矣。豈可安於下愚。既已有志於學矣。豈可或作或輟。半途半悟。而不以大成自期哉。雖然。自立亦甚難耳。教衰學廢。求師而不得可尊之人。擇友終鮮方正之侶。質薄氣弱。欲自附於先儒之徒。吾知其妄也。予生八歲而習句讀。十二而求文藝。十六而志於聖道。獨行獨勉。二十四而粗得其大略。乃不幸臥病二載。兩目失明。不敢復言學道矣。庚午歲。病瘥身強。雖目不見字。耳聞而口誦。日有少進。乃復自奮。每讀書有得。命子錄之。名曰學思錄。如是者既四年矣。言之而聽者誰與。倡之而和者誰與。不敢以語人也。不敢以強世也。抑予有大不得已者也。功名可以成敗論。學問不必以成敗計。予所自信如是。料賢者亦共諒之。未嘗言之。不可謂人之不我聽也。未嘗倡之。不可謂人之不我和也。況少年之中。天資明敏。習俗未侵。年富力強。烏知其不欲深造於斯道耶。獨親師取友。終不可得。先賢不復作矣。其誰有以倡之。苟有以倡之。雖質薄而氣弱。吾知其必奮也。李子懷德。劉子昌祚。從予學。其爲人敦篤忠信。可與於堯舜之道。助予以倡後學。予於二子。有深望焉。時值癸酉七月朔日。啓告先師先賢。講學輔德。請自今始。無牽於聲利。無惑於流俗。孜孜矻矻。死而後已。庶幾聞風而來者。咸知聖學之可復。聖道之可求云。先生以一盲者不敢自廢。成已而卽以成人。斯何如其志願。何如其識量哉。

吳江陸先生

先生諱耀，字青來，一字朗夫，進士，歷官巡撫，自幼立志，以古人爲期，有體有用，務切時事，不作空談，而窮理盡性之學，見之於文集中者，讀之親切動人，其原善曰：人莫不有本然之性，亦莫不有後起之情識，觀於人之慕善，恥不善，而知人之性本善，旣本善矣，而復有性惡，善惡混之說者，據後起之情識，陷溺旣深者言之，而非人性之本然也。涉於事，交於物，而情識參焉，始或見善而不知慕，見不善而不知恥，善惡之間，若相混然，縱或以其慕善之心，易而慕不善，恥不善之心，轉而恥善，則似有惡，而無善矣。然非真以不善爲可慕，善爲可恥也。直謂不善爲善，而慕之之心，仍一慕善之心也。善爲不善，而恥之念，仍一恥不善之念也。故曰：恥善慕不善，而慕善恥不善，本然之性仍在。人性皆善，益信吾儒之言爲不誣也。善之與惡，至不同類，乃至以慕善之心，易而慕不善，恥不善之心，專而恥善，何哉？曰：緣其視善在外，而不曰吾本然之性，是以其於善也，亦皆有所利焉。伯夷比干，人之所同慕也。學伯夷而可以不餓，學比干而可以不死，則伯夷比干，接踵於時矣。如伯夷比干，而必餓且死，則何伯夷比干之敢慕？苟或馮道，人之所共恥也。學苟或而必不使冒爲聖人之徒，學馮道而必不可奉爲因時大臣，則苟或馮道，絕迹於世矣。乃苟或馮道，猶有聖人之徒，因時大臣之目，則何苟或馮道之足恥？餓且死，人之所大不利也。身享富貴，而沒後有聖人之徒，因時大臣之目，人之所大利也。於是決然不爲伯夷比干，而苟或馮道之歸，何怪乎其慕善

之心。易而慕不善。恥不善之心。轉而恥善也哉。視善在外。而有所利焉。其弊至於如此。安得尙有本然之性存乎。曰。是人也。度必有爲之說者。曰。父命當遵。遵而亂嗣。不爲孝。君過宜諫。諫而傷體。不爲忠。是人也。乃真以伯夷比干之所爲爲未善。而學其非伯夷比干者以爲善。是以善爲不善。而恥之之念。仍一恥不善之念也。帷懼與謀。使其主不親爲弑逆。可無慚於往聖。文獻攸屬。使其典不至於墜地。終不愧爲耆成。是人也。乃真以苟彘馮道之所爲爲善。而不爲苟彘馮道者。乃非善也。是以不善爲善。而慕之之心。仍一慕善之心也。故雖當陷溺既深之後。而本然之性。如人身命門之火。介在兩腎之間。苟一星之未滅。尙生命之可圖。使當其情識之參。早爲警覺。灼然知善惡之攸分。如白黑之易明。方員之難合。南北之不可易位。而上下之不可倒置也。是必無見善而不知慕。見不善而不知恥之患。而後此者益無慮矣。子思子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此之謂也。然則善何在。曰。本然之性。仁義禮智信五者是已。其涉於事。交於物。則爲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是皆有藹然秩然。確然不可易之準則焉。無利害得失之見。眩其中而奪其外。是謂明善。適完我有善。無不善之本體。是謂誠身。讀吾說者。當益知人性本無不善。而吾儒之言性。爲不可誣也。仁義禮智信五者。人亦知爲本然之性。而求仁而每得不仁。行義而每得不義。欲合於禮智信。而每與禮智信相反者。豈皆有所利焉。而出此。曰。固也。浮屠老子。一外君臣。去父子。屏妻子。斷諸昆弟朋友之緣。而謂可以仙。可以佛。於是有煦煦以爲仁。孳孳以爲義。虛浮狂誕。以爲禮智信者。而

一二僮生。又以因果報應之說。爲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驗。爲之而效。則急於再進。爲之而不效。則疑而自返。彼其於吾人之言善也。若飄風之過耳焉。是與於恥善慕不善之甚者也。烏觀所謂本然之性者哉。作原善。又書張嘯蘇天人篇後曰。天人一氣。呼吸感通。益見修吉悖凶。惟人自取。今人行一善事。卽期福報。久之寂然。謂天果夢夢不以厝意也。然見作惡之人。曾不旋踵。顯受殃禍。又謂天之報施。似急於殫惡。而緩於彰善者。不知有望報之一念。卽日降之福。而常見其不足。猶人血肉榮衛。日受滋養。而初不知感。及內有臟腑之憂。外有瘡瘍之疾。藥餌鍼砭。攻救並施。如所謂毒疽潰癰。決而去之。不惜者。然後知向者之飲食起居。晏然無事。皆所以報其無病之軀。天之降福於人。猶是矣。豈曰緩於彰善哉。第善亦有辨。苟非讀書窮理。將日從事於不善。以爲善。爲之愈力。不善之及人愈遠。天之欲決而去之。當不啻其毒疽而潰癰也。如教子弟之徒。以詞章功利。待朋友之徒。以聲氣黨援。事上官之徒。以逢迎餽問。治百姓之徒。以寬縱因循。凡人之所謂善。皆天之所以謂不善。以是而責報於天。安有不爽然者。然則人宜朝夕自省曰。吾之所爲。其毋乃爲疽爲癰。爲天所欲決而去者乎。而奈何飲食起居。猶得晏然無事乎。如是。則不善之途塞。望報之念消。天人感應之理。真見如心之主宰乎。四肢百骸。而不可遺矣。先生之言親切類若此。集中書序記說。以及稟啓條議。檄札約示諸體。皆能抒寫人心之所同然。宣道物理之所各當。隨時隨地。隨事隨勢。各還其所。必不容已。故言之可行。行之有功。所過之地。旣沐其清風。更思其仁政。久而不忘。如山

東湖南其明敏也。所著有切問齋文鈔。分學術。風俗。教家。服官。選舉。財賦。荒政。保甲。兵制。刑法。時憲。河防。十二事。皆近時之急務。所選亦皆補救世道之文。惟學術中。邵念魯學校論。欲廢宋儒諸書。自附於文中子焚經之意。狂悖不足校。豈不大干功令乎。先生當時。蓋亦擇之而未審歟。

昌樂閣先生

先生諱循。觀字懷庭。居平去妄念。除閑思。一言不敢欺。一步不敢苟。事親則孝。事君則忠。交朋友則信。循循然醇儒也。其因勉齋私記曰。居敬窮理是一事。學靜坐有閑念。即是不敬。正念相發。即是窮理。又曰。瘞後將一日。言語行事存心。思其是非善惡。而內自賞罰之。日日如此。必有進益。又曰。不真知。則勉持之而不能久。真知而行之。如饑渴之於飲食矣。故知止而能得也。又曰。存心處事。當與古人較得失。不可與今人較得失。恐臨深爲高。小善自足。又曰。謹小慎微。非迂也。大小巨細。總是一理。些小不在理上。便是欲小。事苟則大事必苟矣。理欲大小之分。一故也。故一事不慊。他事做來。都覺費力。致曲之功。可不務哉。又曰。譽有益於名。無益於實。毀有損於名。無損於實。故君子務實而已。不以毀譽動於中也。又曰。有人待我以橫逆。便當思聖賢處橫逆是如何。有人愛我敬我。便當思聖賢處人愛敬是如何。推之凡接物應事。皆然。隨處精察。而處之務當於理。則近道矣。又曰。林氏逋曰。涉世應務。有以橫逆加我者。譬猶行草莽中。荆棘之在衣。徐行緩步而已。此最爲處橫逆之善法。又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又勉強爲善。勝於因循。

爲惡。又耳不聞人之非。目不視人之短。口不言人之過。又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又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聞。又子不可待父慈而後孝。弟不可待兄友而後恭。又兄愛而訓。弟恭而勞。夫和睦而莊。婦守正而順。又寡言擇友。可以無悔吝憂辱。又檢身以正。交際以誠。又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之惡。不曰義。皆名言也。又曰。程朱只是教人主敬。所謂主敬。非迫促束縛之謂。但要時時提醒。此心在這裏。便能照管許多道理。詩云。於緝熙敬止。只常明處便是敬。不敬。則中無主而昏。書曰。顧諟天之明命。亦緝熙之義也。又曰。隨其所處。須想現前是甚境地。古人必有以詔我矣。又曰。聖門爲學。只是從事物樸實頭力行去。一貫之旨。性道之奧。聖人罕言。學者亦未嘗妄意。今爲學多是躐等。欲不禪得乎。又曰。聖門高弟。顏曾爲最。三省之語。四勿之箴。抑何親切平實也。學者可以知所用力矣。又曰。上蔡云。去卻不合做的事。則於用敬有功。予補其意云。存得常不散的心。則於集義得力。程子所謂敬義夾持。又曰。學者於此理。既知之矣。更反覆思之。體驗既久。涵養既熟。自然中心悅豫。若方稍稍知得。卽置之而他求。如有所迫而然者。心氣勞耗。所必然矣。又曰。數刻之言。不終日之事。有初能自立。而漸失其本心者。氣易勝而志易奪。乃如此。又曰。凡人做一事。能全人不用權術者。鮮矣。明道謂人之患。在用智也。一用權術。雖是好事。皆爲不誠無物。又曰。言語行事。一一反之於心。此善邪。惡邪。誠邪。詐邪。又曰。忿欲不能不過。慾塞之道未盡也。於不當忿之忿。猶或知所遏抑。至事之當忿。則遂過矣。於不當欲之欲。猶或知所裁制。至欲之

可求。則遂過矣。須於氣已動時。更持其志。又曰。教民之道。在躬行以率之。自處於貪。不能責民之廉。自處於肆。不能責民之恭。自處於僞。不能責民之信。又曰。明不可學。而可學寡欲。窮理習事。明之方也。又曰。血氣之勇。非必不正也。何以異於義理之勇。此幾微之界。須自精察。蓋先生工夫。纖悉俱到。於義理毫釐不差。有如此者。其去惰堂記曰。善醫者。必察知病之所在。度其虛實。審其緩急。而後可治。疑而試以藥。未有能去者也。既察知病之所在矣。又期於力攻而必去之。夫風寒暑濕。且而感。午而發者。易攻也。至於極虛勞憊。其本由於情欲飲食之不度。近者數年。遠者數十年而後發。其積之也久。則其中之也深。而藥之也難。幸而治之得其道。且攻之力矣。則又必謹其所養。而後幸其不復。不然。則將不旋踵。且加厲焉。何則。氣血寢薄而不支也。爲學者。何以異於是。觀二十後。乃有意於克己之學。始而求其惡。以爲喜攻異氏。爲邪僻之說。於是取聖人賢人之書。伏讀而繹之。究其明達正直之旨。志念稍稍就實。然於吾道階級。尙罔然不識其安放。久之。知心實多欲。以多欲之心求道。是狼羊同牧。而莠禾並莪也。於是強制吾欲。省之念慮。察之行事。庶幾效法於克伐怨欲之不行焉者。然時復橫決。其決也。或旋能自制。或久之不能制。復自念曰。欲之所起。由於爲善不誠。不誠則不知爲己。而欲潛伏。因從事於謹微而求誠。一念也。必勉以勿欺。一事也。必要諸忠信。自是私僞之萌。頗少於前。萌亦易除。然終不能禁其萌也。年來屢興屢墮。德不加進。業不加修。每一念及。輒獨坐嗟咨。發憤流涕。或夜未半。而耿耿不寐。以至曙。困極橫極。忽若有誘其中者。乃

知吾之惡曰惰。要在去惰而已矣。惰於實踐。故終不能釋然於異說。惰於矯其所便安。故力不能繼。惰於去僞。故恆心不堅。夫不力警其惰。而第浮游從事於三者。譬治病者。昧其本而姑試之於標。其不至劇則幸矣。雖然。惰之爲惡。陰弱而難扶。其中於吾心者三十年矣。是皆平日頽放恣佚之所積。不任譙訶督責之所致。如勞憊然。非終身克治以藥之。未易變。非戒謹恐懼。培其根本以養之。未易強。且恐年力日衰。心神彌耗。中道而廢。將一蹶不可復振。其終流於小人之歸。則大可哀也。乃名其堂曰去惰。且臚爲三目。以自詔云。其目曰。存省勿忘。躬行勿怠。常業勿廢。其醉醒語序曰。醉醒語者。安邱文超劉子之所著也。其言多辨流俗之惑。而於闊浮屠也尤力。可謂自信者也。浮屠之說。足以怵天下愚夫愚婦。而使之必從。而先王之禮。多因之以壞。士大夫雖知其非。而往往效之。非獨牽於俗。亦其無以自信。而動於禍福故也。觀劉子之書。不惑於此。豈非難哉。佛入中國幾二千年矣。唐以前。其患猶在於禮俗。至宋。乃並爲學術之害。自程門高第弟子。已浸淫其中。朱子所以力辨也。有明王氏。更唱異說。以措擊朱子。後學者之。其失彌甚。由嘉靖以及崇禎。門戶繁興。各標宗旨。大半支離於無善無惡而已。夫所謂無善無惡者。卽金剛經之離一切相。維摩詰之法無好醜。圓覺之性自平等無平等。皆是物也。故達摩慧可輩。以爲覓心了不可得。覓罪了不可得。覓心了不可得。則無善矣。覓罪了不可得。則無惡矣。無善無惡。則妄行而任智矣。近世士大夫。猶多好其說。至或昌言訶章句。詆集注。尤可駭嘆。昔陽明王氏。見門人非朱。輒怒止之。蓋平日之措擊。特

欲以伸已說而終不欲自絕。故摘取緒言以竊附焉。今則橫議無忌矣。陽明所快一時之論。而不知禍之至此。與劉子所關。佛之粗者也。有能本聖賢以來之旨。明中正以黜邪淫。以正人心。如劉子之不惑者。豈非劉子所待於後者哉。其文士詆程朱論曰。予觀近代文士。以著述自命者。往往傳會經義以立言。然於程朱之學。則或者尋釁索疵。而深寓其不好之意。予惑焉。夫程朱之言。卽六經也。學者苟近思而求之。則有見其理之一。而本末之無殊致矣。然而攻之惟恐不勝者。則是未嘗致思於其間也。夫未嘗致思於其間。宜若六經之言。皆有所不好焉。然而崇之惟恐其不至者。則是劫於勢。而不敢犯也。夫人雖甚愚。聞有非毀聖人者。則怒斥之矣。衆人皆以爲嚴。而一人以爲侮。而不之顧。將如大惡大罪之犯衆誅焉。至於程朱。去今未遠。無聖人之號。稍有異議。亦不甚怪。於是以其宿怒積忤於六經之義。盡發舒於程朱。而不能復忍者。其勢也。又有說焉。文士所愛者辭也。六經之辭。古雅深奧。利於引據。增文章之光悅。故雖棄其實。而猶取其華。程朱之言。直陳事理。或雜以方言。無彫琢之觀。華實兩無取焉。而其言又顯切近。今情事。足以刺譏吾之所爲。而大有所不利。則安得不攻也哉。然不敢攻其大者。何也。其大者。君臣父子之經。修身治人之理。皆燦著於經。詆之則爲詆經。詆經則犯衆誅。故不敢。乃考其訓詁字義。考論故實之異於他說者。窮極其辨。至刺刺累幅不已。或詆之爲愚爲悞。嗚呼。六經程朱之所傳者。非字義故實而已也。其道在於君臣父子之經。修身治人之理。人道之所以經緯。天地之所以貞固。鬼神之所以昭明者。皆在焉。如以

字義故實而已。則古之善是者。宜莫如記醜而博之少正卯。而見棄於聖人何也。況其所據以攻程朱之說。又多程朱所辨而廢之者。而非其博聞之有不及也。然且嗷嗷焉不知止。多見其瑰瑣陋劣。而不智也甚矣。秦人有敬其老師。而慢其師者。或問之曰。老師衣紫。師衣褐。或曰。然則子非敬其老師也。敬紫也。今之尊六經以辭華。而侮程朱者。是敬紫之類也。其與法鏡野書曰。今之陽尊程朱者。多出於爲科舉之俗。儒稍知講學。未嘗不惟王氏之從。王氏之書。僕皆讀之矣。其發明知行合一之旨。最爲有味。然由其說。終任心而廢講習。言雖高。而非貞則也。聖人之教人也。使人賓賓焉於博文好古。言行禮樂之間。至性命一貫。非其時。則弗語。蓋多爲之方。以服擾其聰明思慮之間。及其久也。內外馴習。欲棄之而有不可得。故能強立而不返。其機之欲達。然後發其本原。使知夫道之極焉。今義理未明。持行不諳。而驟使之專事其一念。一時之至。非不適適然。如有自得之樂也。然過焉而易忘。震焉而易變。無所以馴習之故也。僕嘗有志於學。取先正矩矱。而淺求卑行者。數年雖無得。亦庶幾免於大惡。及得王氏之書。遽悅而從之。盡舍其一切課程。而求之於精微。數月之後。乃頽然喪其所守。然後知其學。或上哲者有取焉。中人以下。如僕者。殆不宜究心也。吾聞聖人之道。愚夫與能。其事不異。其說不高。孔孟及程朱是也。王氏不然。故竊以爲非真則矣。今之爲王氏者。得勿悅其言。而未見其害乎。或上哲之取精。能融通陶冶。而不拘其方。非愚者所能測耳。以上二說。私心所願進於足下者。然半年以來。所新知亦竭於此。幸教而誨之。先生與雜縣韓公復

講學於程符山。篤守程朱。身體力行。壁立千仞。不囿於俗學。不惑於心宗。一本規矩準繩。內直外方。不說不激。釋褐爲工部主政。事有不可以去就爭。卒以此退居山林。著有困勉齋私記。尚書讀記。春秋一得。西澗草堂古文詩集。

宛平劉先生

先生諱芳詰。字宣人。歷官國子監司業。學主於庸。所求皆子臣弟友之事。其中至纖至悉。人所不及檢察而忽之者。講求必極其當。其庸語曰。天下無一之不厭庸也久矣。顧人以爲庸也而厭之。我弗敢以爲庸也。而亦厭之。我不敢以爲庸也。而厭之。願人亦弗以爲庸也。而終厭之。何也。事惟庸者可作。物惟庸者適用。言惟庸者易行也。我只道我之庸語而已。存天理。遵王法。體人情。遵王法。忠也。體人情。恕也。存天理。忠恕之本。一以貫之者也。太極先儒言之備矣。吾人不必更增一語。但能於日用之間。處已接物之際。一言一行。務合於道理之當然。而不失其中。卽是太極。曾子之學。喫緊處在孝以事親。曾子之孝。喫緊處在敬以守身。不遺父母惡名。孝之至也。必慎其獨。敬之至也。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今無不知之者。余請更益以一言。曰誠。清而不誠。保無飾於外。而淆於中乎。慎而不誠。保毋詳於小。而略於大乎。勤而不誠。保無工於私。而拙於公乎。誠則清爲真清。慎爲真慎。勤爲真勤。念念在國。不爲家營。事事在民。不圖己逸。普天大地。皆受其福矣。不問民之貧與不貧。但問官之富與不富。不問小吏之貪與不貪。但問大吏

之清與不清。尊卑內外。界限截然。全靠一箇禮字。辭受取與。銖兩不差。全憑一箇義字。觀此可以知先生之爲真庸矣。其他如家書三十首。孝友之書也。生事死葬之禮。皆從至性中流出。讀之者未嘗不嘆先生之懇懇懇懇。誠篤而肫摯也。庸言庸德。其孰如之。生平所稱許者。成都費燕峯。密。蔡瞻。岷。廷治。黃岡。曹厚庵。本榮。則有是有非。未可爲定論矣。

洪洞范先生

先生諱鄴。鼎。字彪西。進士。隱居不仕。傳絳州先儒辛復元之學。教於河汾間。著明儒理學備考。廣理學備考。國朝理學備考。共三十卷。曰。竊聞之先正云。論學歸宗。不可不嚴。與人爲善。不可不廣。又云。吾輩不可以君子自居。不可不以君子自勉。予之爲備考也。內而自考。外而考人。旣遇之。入備考者。並望之。讀備考者。時平湖陸子與之書曰。僕浙西鄙人。夙聞山右辛復元先生之名。而未見其書。承乏恆陽。幸與山右接壤。則又聞先生。今之辛復元也。且盡刊行辛書。因託人私訪之。未敢通姓名於左右者。誠欲得先生之書而讀之。然後竭誠求正也。乃蒙不棄。辱賜手教。且示以理學備考諸書。展卷讀之。元元本本。議論所及。皆足發明先儒之蘊奧。且三錫集。居喪草。具見出處不苟。守禮謹嚴。蓋非徒言之。實能行之。有功於世道何如哉。不敢私於篋笥。將攜以南歸。徧告鄉後進。俾知太行之西。龍門之東。復有大儒出其間。王仲淹。薛敬軒之遺風未墜。相與討論而傳習之。其爲惠不亦多乎。微有商者。備考中薛胡王陳。兼收並列。無所甲乙。

取朱子名臣言行錄之例。而不取伊洛淵源錄之例。曰以待後之君子。甲之乙之。此誠見先生虛懷若谷。望道未見之心。然僕謂亦有不可不甲乙者。譬如適京師者。必先辨其孰爲坦途。孰爲險徑。然後可以命駕。倘並舉以示人。而不告之以坦險之分。萬一有誤入荆棘者。吾心安乎。況王陳之爲險徑。薛胡之爲坦途。前人論之詳矣。非吾敢甲乙之也。以前人之甲乙者。告後人。何礙其爲虛懷乎。至備考中。謂學問只怕異。不怕差。此又有說。學當互相發明。小有異者。不害其爲大同。此但可以言聖門游夏之徒。大同有小異者。若王陳之與薛胡。則非直小異也。是大差也。卽其一生言行。豈無可取。然豈可以其小醇。而並取其大疵。每怪世人以陽明之功業烜赫。遂不敢議其學術。不知管仲墨翟。非無功業者也。何以見譏於孔孟。其中曲折。非一二語可盡。嘉靖中。粵東陳清瀾先生。有學蔀通辨一書。備言其弊。不識先生曾見之否。近有舍親刊其書。謹以呈覽。又有大興張武承。著王學質疑一編。言陽明病痛。亦甚深切。著明僕新爲刊之。今並附呈。區區之意。非欲效世儒之聚訟也。但不分別路徑。恐學者不知所取舍。不識先生以爲何如。又贈詩云。聞道汾水濱。大儒又篤生。弓旌不能屈。遠追先民程。發憤尋絕學。非爲求名聲。卓卓辛與薛。時時在麟羹。家學有淵源。丕承愈益精。著書滿篋笥。吾道賴干城。愧我風塵中。未獲隨景行。河津旣已遠。誰入我官。願言去世網。竊附在嚶鳴。勿墮下里音。如何辱詔英。觀此可以知先生矣。所著尙有五經堂文集五卷。語錄一卷。三晉詩選四十卷。又以其父芸茂有垂棘編。作續垂棘編十九卷。

安陽許先生

先生諱三禮字酉山歷官兵部侍郎讀中庸天命之謂性謂人生於天而賦此性天人曰一理曰一氣曰一體不可以二視明矣天人既不可以作二視誰敢曰天有善有不善誰敢曰天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又誰敢曰天無善無不善不可以三者加之天不可以三者加之性無疑矣讀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乎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就從嚴父配天爲入手如夫子老安少懷必先老吾老以及人老幼吾幼以及人幼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者也又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非泛泛言理實有其事焉試將仁人孝子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這一念晨夕提醒上下陟降呼吸可通歲月無間此時心胸尙覺上天下地萬民萬物有一些阻礙否真覺妄折一枝妄殺一獸卽傷吾親之心一老失養一幼失教卽傷上帝之心千古內聖外王以道統相傳是傳此一副心腸故其平生以顯謨天之明命爲宗旨以告天爲工夫以仁爲一貫以孝爲大本兢兢然體仁行孝以爲天地萬物之根以爲淑身善世之具而其用則斟酌於天理人情之至可見之施行可垂之永久魏氏裔介謂天篤生之以振興斯造其有以歟明季宗良知家每本心而不本天先生知之揭出一天字而實之以仁孝謂自古聖賢窮理正心盡性至命舍敦倫之外更何處見實行卽極之利萬民愛萬物格天地動鬼神感風雷貫日月何莫非君臣父子忠孝節義所推而致焉者其幸海昌也察姦緝暴薄斂刑刑儲粟救荒省徭免役

平時務孝弟，重農桑，教民以根本篤實，尊親敬長之行，禾稼盈疇，絃歌滿邑，駸駸乎穎川之俎豆，中牟之化理矣。本身徵民，大略如此。惟先生講學，動曰從某處悟出，從某書悟出，與格致誠正真實功夫異矣。其最不可訓者，講志學一章，謂耳爲天耳，聽爲天聰，不草草在理上講。看邵子聽洛陽橋之杜鵑聲，且知宋相之興衰，又師曠聞楚歌聲，且知南風之不競。況夫子又當何如，須如此從知天命後會悟，竟是天君在內，司傳宣，似有神告，借鳥語花片，皆可作符命一般。然此但言耳也。眼目口鼻手足，尙未直到。又十年，五官百體，一派天機，順動流行，不出無極而太極一點真元，從心所欲者，放之彌六合也。如大易三百八十四爻，處處見一元之變化，不踰矩者，斂之仍藏於密也。如八卦四千九十六變象，象不過一畫之精理，七十後光景，兩目直如日月照臨，總無所私，呼吸直如晝夜循環，總無歇息，口發如雷風振揚，總非偏怒，津唾如雨露霑濡，總非偏喜，手足一動，如星迴斗轉，巡行無滯，身背一止，如山凝岳峙，堅定難搖，要之息就是天樞，竟不可再言天矣。似此說來，竟將大聖人看成觀音文殊，徧身皆神通也。是非講學中之大魔障歟。無怪其以天自信，作爲圖紀，播弄神識，入於徜徉而不自覺也。所著有讀禮偶見，仁孝達天發明，聖學問答考，正史綱說，聖學發明，海昌講學集註，丁巳問答，以天自信圖紀，至聖先師生日考定記。

同講諸子

陳錫嘏 許用光 陳獻可 邵蓼三 陳乾庵 陳齊永 許汝龍 田士章 仇兆鼐 方又韓

羅西溪。李石庵。吳文楠。萬言。張鳴皋。包承翰。朱振。姜希轍。范光陽。楊雍建。張會禮。

安平陳先生

先生諱法。字定齋。翰林。外歷郡守。監司。潛心正學。嚴誣異端。著明辨錄。其論象山合乎禪宗。曰。自古聖賢之教人。不過使之循乎子臣弟友之常。謹乎視聽言動之則。而求之遺經。以致其知。反之身心。以踐其實。去乎外誘之私。充其本然之善。如是而已。故曰。夫道若大路然。無他元妙之可言也。自達摩入。而後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自宗杲教人靜坐體究。而後有改頭換面之伎倆。於是好高欲速者。慕其高妙。而希冀捷獲。絕聖棄智。定慮澄心。以求之虛無曠渺之中。其恍惚之間。偶有所見。遂矜爲獨得。以爲至道之妙。不外乎此。乃舉吾儒所謂一貫。所謂仁。所謂天理者。皆以釋氏之本來面目當之。蓋彌近理。而大亂真矣。曩余伯父拙夫先生。少年讀書攻苦。屢試皆冠其儕。偶一日嘆曰。是豈聖人之學乎。遂棄其青衿。慨然有求道之志。因往深山中。靜坐月餘。忽見此心。光明洞徹。與天地萬物爲一體。一矜持。便了不可見。以爲此一段活潑潑地。何以實有諸已。法時不曉。所謂竊怪聖門中。何故有此一段奇特景象。六經四子之書。何故未嘗一言及之。後以愛歸里。於山寺中。取楞嚴圓覺法華金剛等經觀之。其言極相符合。因疑佛說所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及讀朱子文集。見廖子晦亦嘗極力尋究。於日用事上。見所謂廣大虛靜者。以爲大本。

又聞居默坐。見所謂充周而洞達者。萬物在其中。各各呈露。而朱子以爲用心太過。思慮混絕。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與聖賢真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不可同年而語。又引橫渠先生所謂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者。以曉之。乃知子晦爲靈明之空見。所持與禪宗靜智妙圓。光明寂照者無異。而聖人之說。無是也。其後讀象山文集。於楊慈湖則有雙明閣之悟。於詹子南則有下樓之悟。於徐仲誠則有槐堂鏡中觀花之見。他若慈湖之在太學。循理齋。夜憶先訓。默自返觀。已覺天地萬物通爲一體。王陽明之在龍場。日夜端居默坐。澄心靜慮。以求諸靜一之中。一夕大悟。汗出。踴躍若狂。陳白沙之靜坐久之。見此心之體。隱然呈露。錢緒山之靜坐僧房。凝神靜慮。倏見此心真體。蔣道林之寺中靜坐半年。一旦忽覺此心洞然。宇宙渾屬一身。羅念庵之坐石蓮洞。中有悟。恍惚大汗。洒然自得。羅近溪一日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榻前陳之。其父亦起舞。凡其學之墮落禪室者。無不有此頓悟之機。與子晦所見無二。顧乃矜爲獨得。驚爲妙悟。而不知拾前賢之唾餘。墮空門之妄見。終身迷惑。而不知返。而於天理民彝。大本達道之實。然而不可易者。慨乎其未有聞也。是何異寶燕石而遺美玉。懷魚目而棄明珠。不亦可哀也哉。夫子晦得朱子而就正之。乃恍然悟其所見之非。而曰。非夫子之教。幾殆。乃象山之於慈湖。舉四端以發明本心。慈湖當下忽覺此心澄然清明。亟問曰。止如斯耶。象山曰。更有何也。於徐仲誠。令其思孟子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仲誠處槐堂一月。問之云。如鏡中觀。

花。象山謂其善自述。因與說云。此事不在他求。只在自己身上。仲誠因問中庸以何爲要語。答曰。我與爾說內。爾只管說外。看其機鋒迎擊。真是一棒一喝手段。其於慈湖。則嘆其一日千里。又曰。楊敬仲不可說他是禪。於詹子南之安坐瞑目。半月操存。一日下樓。忽見此心澄瑩中立者。則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且證其爲知仁勇。證其爲萬善皆是物。嗚呼。孟子之言四端。在察識而擴充之。由火然泉達之機。以至於保四海。而象山借之以識取其靈覺之心。孟子之所謂反身而誠者。朱子謂乃窮理力行工夫成就之效。貫通純熟。與理爲一處。則是非歲月之功所能至。而直欲於一月之間識取。是其所謂反身者。不過反觀內照。所謂萬物皆備者。不過鏡中影象而已。至知仁勇之達德。所以行達道。惟聖人不思不勉。下此皆不能無學問思辨力行之功。今乃瞑目安坐。操存半月。而遂可以全三德。而備萬善。雖顏閔而不能幾此。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者耶。是則師弟之間。傳授心法。無非瞿曇之故知。桑門之衣鉢。雖善辨者。亦不能爲之解也。或謂象山亦云。本心之善。非有動靜語默之間。又云。定之於動靜。非有二。是亦非專求之於靜也。曰。禪宗亦非專求之靜。故謂行住坐臥。都不放空。運水搬柴。無非是道。主人翁欲常惺惺。宗杲教人靜坐。體究。而又作正邪論。以闢靜坐之非。象山之動靜皆定。亦猶是也。曰。動亦定。靜亦定。非程子之說乎。曰。固也。程子不云乎。釋氏有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朱子論象山。只踐履他之說。又曰。釋氏只恍惚之間。見得此心性影子。卻不會細見得真實心性。所以都不見。

裏面許多道理。正使有存養之功。亦只存養他所見的影子。是其動靜之間。所見不同。所養亦異。不然。釋氏何以棄人倫。而遺物理。象山何以詆格致。而外見聞。胡文敬又謂象山身在此。能知民間事。又豫知死期。爲異學無疑。按程子遺書有云。方外之士。有先知者。有諸曰。有之。向見嵩山董五經能如此。問何以能爾。曰。只是心靜。靜而後能照。又問聖人肯爲否。曰。何必聖賢。使釋氏稍近道理者。便不肯爲。釋子猶不肯爲。況聖人乎。以釋氏所不爲者。象山乃以示其神奇。又得禪之淺焉者矣。其辨致良知曰。昔者子思嘗言致良知矣。曰。其次致曲。孟子嘗言致良知矣。曰。擴充四端。朱子嘗言致良知矣。曰。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曰。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皆由其偏。而致其全。由其發見之微。致之以至於不可勝用。由其所從生。致之以至於其所終極。如是而言致良知。所謂充其本然之善也。豈非聖門最切至要之功。而陽明之所謂致良知者。不爾也。其言曰。天性之真。明覺自然。自有條理。又曰。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致吾心之良知。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是所謂良知者。已自然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所謂致焉者。毫不假推致之力。純任自然。無往非道。所謂萬法從一心流出。夫以孔子生安之聖。至七十而始從心所欲。不踰矩。今欲概之人人。不學不慮。坐致於此。失虛靈之運用。非天則之自然。其不至猖狂妄行。流爲無忌憚小人者。幾希矣。故其言曰。這些子看得透徹。隨他千言萬語。是非誠僞。到前便明。合得的便是。合不得便非。如佛家說心印相似。又曰。良知原是完完全全的。是的還他。是。非的還他。非。只是依著他。更

無有不是處。其全集中如此者。不可殫述。此任心之弊也。先儒亦云。正心之始。當以心爲嚴師。然非究竟法也。蓋是心之知。氣拘物蔽。所發安能盡是大學之毋自欺。亦在致知已後。其於善惡見之已真。故戒以毋欺。非謂心生萬法也。或曰。陽明以去人欲存天理爲致良知者。非乎。曰。大學之序。知至而後意誠。知有不至。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者。且欲之難去。而理之難存也。是以聖人先之以格物致知。使其真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如知鳥喙之不可食。則必不食。而又涵養之於端莊靜一之中。謹之於視聽言動之則。其臨事也。又致其省察克治之功。如是而人欲庶乎可去。天理庶乎可存。今陽明直以慎獨戒懼爲格物。以刻刻去人欲存天理爲致良知。既無格物致知之功。又無莊敬涵養之素。無可擬議。無可持循。而但欲於發念之時。憑虛蹈空。恃此知覺之靈。以去欲而存理。不惟所謂天理者。見之未必得其真。卽所謂去焉存焉者。亦急迫躁擾。視其心如寇讎。故其言曰。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又曰。持志如心痛。蓋以強制其心。如克伐怨欲之不行焉者耳。且佛氏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陽明以佛氏本來面目爲良知。又以隨物而格爲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存他本來面目。又欲人將貨色名利等心。一切消滅。只留心之本體。便是寂然不動。所謂不思惡也。又謂心體上著不得一念留滯。不但私意。卽好念頭。亦著不得些子。所謂不思善也。是則隨物而格。卽去人欲存天理。而去人欲存天理。不過存養本來面目。其本體工夫。只在不思善不思惡。與聖人所謂去人欲存天理者。燕越異向矣。至禁遏其心。苦其滅於

東而又生於西也。又欲於靜中追究。搜好貨好色好名之根。逐一克治。真乃鼓怒浪於平流。震驚飄於靜樹。以致其徒。有剜肉做瘡。引犬上堂而逐之之疑。而陽明反斥之爲自私自利。不知己之爲此。正程子所謂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其爲自私自利也大矣。如是而曰致良知。亦借聖言以文其奸。以塗天下後世之耳目。適足以汨其良知而已。若夫訓格物之謬。無善無惡之非。廢學非行之弊。知行合一之妄。見於整庵涇陽景逸。及近時張武承所論著詳矣。學者取而究心焉。然後知其爲正學之榛蕪。心法之螟賊。闢之而後可以入道。有不容假易焉耳。先生本其實學。卓爲賢良。所歷之地。以教養爲實政。凡與上官往復稟詳。興利除弊。以及爲官民挽回風氣。申明法戒。皆手自親裁。或數百言。或千餘言。情詞懇款。仁義周匝。沁人心脾。久而猶感。其孫若疇。所刊猶存集。論治居其七八。而學之本末。益可見矣。至所著易箋。辨來易錯綜之非。是謂先儒雖言卦變。未有易其陰陽剛柔之實。顛倒其上下之位者。今以乾爲坤。以水爲火。以上爲下。混淆汨沒。而易象自此亡矣。其辨至爲明晰。又著有河干問答。制義醒心集。內心齋詩稿。

絳州陶先生

先生諱世徵。字視庵。與党冰整李闡章兩先生同學。平生願學孔子。卽一部論語。追想夫子之精神命脈。名曰活孔子。其自序曰。子與氏有言。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後之學者。舍此更誰願乎。然欲學孔子。須先識

孔子之所以爲孔子。不然。認且非真。學從何處下手。一部論語。無非孔子精神流露。然更有夫子無行不與之語。或弟子極其贊揚形容之語。較尋常答問。尤爲親切。故特錄之。以備觀玩。想像精神命脈之所存。久之。殊覺夫子之真面目。隱躍在阿堵中。恍若有親相告語者。噫。孔子豈遠乎哉。謂此卽活孔子也可。其喟唯篇自序曰。聖門高弟。顏子而外。卽屈指曾子。一領博約而喟。一開一貫而唯。皆夫子之嫡派也。吾儒欲取法夫子。當先於得夫子之真傳者。而取法焉。則途徑昭然。步趨亦易。所謂要知上山路。須問過來人也。故集喟唯合篇。以爲希聖司南云。又有人鬼關。謂夫學也者。學爲君子。不流於小人之歸斯已爾。吾夫子每提君子小人並論。蓋欲人觀君子而思法。觀小人而知戒也。法君子則立人極。墮小人則墮鬼趣。生死聖凡。轉盼分途。學者不可不慎所趨也。不然。向背一乖。人鬼異境。品地汗下。終身莫贖矣。自造哲命。日進乎高明。是大有望於吾儕者。周則光明。比則暗昧。暗昧。鬼行藏也。懷土懷惠。何等卑污。墮間乞鬼也。巧言令色。何等嫵媚。夏畦病鬼也。易事光明。須眉可以洞見。人境也。難事艱險。踪跡無可捉摸。鬼宅也。驕是鬼聲勢。欺是鬼作用。未有小人而仁。洞察心曲。照鬼鏡也。上達天衢。下達鬼路。不知三畏。是大膽鬼。必獲天誅。肆無忌憚。是凶頑鬼。必有鬼禍。閒居不善。是愁瞞鬼。行險徼倖。是癡惡鬼。的然日亡。是無下場頭鬼。此從粗淺處箴砭。未必非提撕警覺之一助也。反求諸身者。其可以驗之。

長洲彭先生

守道學案

二七七

先生諱隴字雲容號一庵進士官知縣晚年篤守程朱嘗語其子定求曰始吾涉獵泛濫好語渾同殆於讀書之道猶騎牆見也今得所依歸敢自居於荒蕘乎作志矩齋終日端坐讀書於四子五經性理大全諸儒語類自營手注晝考夜思勤篤甚於諸生七十壽辰申命定求曰聖學至窮神達化之域而究歸於一矩故知吾黨爲學居敬窮理須臾不容少解尙何曠逸之敢耽馳騫之敢逞耶吾非敢謂學爲聖人特當聖人心矩合一之年吾始從而志之僅如聖人初學時亦自悔其晚爾及卒諸門人高弟追慕師德祀先生於平時設教之地私諡爲仁簡先生張秋紹夏爲之言曰夫欲扶道術以正人心者必先辭關異端孔孟已有成法顧昔之異端在吾儒外今之異端在吾儒中昔之新學不自諱其異今之新學必強飾爲同能不爲惑亂者有幾先生其吳會一人矣乎少壯志學泛覽諸說未決所宗自歸林後杜戶潛心究竟斯事讀顧高遺書而有當於衷由是揣主程朱日以居敬窮理作課程又爲學者鐔于警之而不喜僞儒登場號召習氣第因諸生執經問業從容指點俾沿流溯源手注孝經小學以授故士之游其門者大率皆厚重寡言以文會友也卽以友輔仁非合己物而成之博約而貫之者耶初猶襲大洲出世了凡立命之說冀以化導末俗已而舍旃壬戌冬攜公子侍講君過錫山拜道南祠會友東林益大感發歸葑溪遂取主一之義自號一庵一者何也曰仁也仁斯簡矣易贊乾元坤元繫以易知簡能是其大指乎年來余數叩先生書齋見中懸高子所書程子四箴手題其上曰師承儼在座旁皆黏四方名賢問答及侍講君

京邸請業家書。凝塵滿榻。靜對穆如。余偶問曰。先生比者亦登虎阜乎。答曰。廿年不到矣。笑指庭中拳石。語曰。此我之虎阜諸山也。醇篤若此。按吳郡先儒。當推魏恭簡王仁孝兩先生。吾聞仁孝先生。事親至孝。以橐籥後進爲己任。從游及四百餘人。戒其無標門戶。增長言詮。而先生得其仁。恭簡先生。初執禮甚嚴。歸之涵養本體。中年以後。純如也。而先生得其簡。今合二者。以誅先生。不亦追配往哲。以風勵來茲乎哉。字訪濂。修撰。歷官侍講。在翰林四年。歸里不復出。研味宋明諸儒遺書。嘗與門人林雲竊書云。有願進於足下者二。一曰無遽求高遠。而略庸近。子臣弟友。君子之道。至聖以爲未能。庸庸庸言。至聖以有餘不足爲斤斤。孟子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然則舍倫常日用。事親從兄之事不爲。而鉤深索隱。以爲聖人之道。有出於人心同然之外者。必且流爲異端。堅僻之行矣。一曰無妄生門戶異同之見。滕口說而遺踐履。朱子之會於鵝湖也。傾倒於陸子義利之說。此陽明拔本塞源之論。致良知之指。一脈相承。其因時救弊。乃不得已之苦衷。非角人我之見。僕諷詠遺經。蕩滌瑕滓。因有儒門法語。足下有志聖賢。當以念臺人。講證人會。二書入門。且無嚙嚙於紫陽姚江之辨也。夫不辨姚江之頓悟。安能得紫陽之踐履。朱子之所以爲千古正學者。在讀書窮理。居敬存誠。與顏子之博約。曾子之格致誠正。同一存省同一克治也。皆由工夫而得本體。豈象山之六經皆我註腳。陽明之滿街都是聖人。所能同日語哉。藉鵝湖之一會。以爲朱亦同於陸者。陽明之援陸以自援也。洪水猛獸。何詆毀又若是其甚乎。尙可謂之一脈相承乎。一庵先生。

專主程朱過庭之下。豈不聞耶。則儒門法語。不得盡爲家法矣。

深澤王先生

先生諱植。字懷三。有思汲長孺之慧。而用以自檢。故號曰慧思。進士官知縣。生平恂恂自持。不輕以聲色加人。然不肯隨俗俯仰。於流品之不類者。往往嚴界闕以待之。積學既久。遊歷半寓內。見聞日廣。識力益定。仕於粵。廉直持平。名大著。未竟其用。退而著書。有四書參註。濂關三書。正蒙初義。皇極經世全書解。權衡一書。韻學臆說。道學淵源錄。讀史綱要。其崇德堂藁。言學言治。均極見本末。心性說曰。治法由於心法。而事功由於性功。自虞書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心之始也。仲虺言降衷下民。若有恆性。言性之始也。至孔孟大暢厥旨。遂開道學之宗。大學言心不言性。非不言性也。明德卽其性。中庸言性不言心。非不言心也。戒懼慎獨卽其心。孟子合而言之曰。盡心知性。存心養性。知性卽盡心之要道。而存心卽養性之實功。此鄒魯授受之指歸。後先若合符契。願嘗歷考先哲微言。竊謂心之與性。歧而二之。不可混而一之。尤所不可。左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非卽性之謂乎。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若爲劉子特下一解。然者。非中之所謂性者乎。然而性有理有氣。以理則易言。繼善成性。中庸言天命之謂性。孟子言性善。程子一言以明之曰。性卽理也。是卽所謂受天地之中者。最曰義理之性。以氣則易言。天道之陰陽。地道之剛柔。而又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氣也。剛柔質也。人亦有然。故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

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蓋所謂性相近。所謂動心忍性。所謂性也有命焉。皆謂氣質之性也。若夫易言洗心。大學言正心。而孟子之言心也。曰良心。曰本心。曰求放心。皆不外人心道心之義。亦猶性有理氣之分。非心與性各爲一物也。故張子曰。心統性情。又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然則心性之相爲體用者。歧而二之。其可乎。願嘗卽太極陰陽之理論之。朱子曰。性猶太極。心猶陰陽。太極卽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性無形而爲理之宗。猶所謂無極而太極也。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皆心所爲之。性則乘是以見焉。故朱子言太極曰。動靜者。所乘之機。其言心。亦曰出入乘氣機。蓋離氣不可以見理。而不可以氣爲理。離心不可以見性。而不可以心爲性。又烏得混而一之也哉。且孔孟之言心。所以無爲心累者。蓋心爲人之神明。至虛至靈。而具衆理。非卽心以爲理。故誠意之前。必有格致之功。而養心之道。則有操存之力。皆所以充虛靈之體。以復其天地之性。而不流於空寂之學也。若卽人心之靈明以爲理。而前無格致之功。內無操存之力。將以意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烏知不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而毫釐千里。去先聖之道遠矣。則惟混心性而一之。而不知其體用相須。顯微一貫之妙。嗚呼。後儒談心學者。所以易入於禪。而明心見性之異說。且中於人心。害及後世。可勿嚴其辨哉。其道學淵源錄序曰。道學之名。古未有也。宋始有之。而充臣蠱朝廷。遂明以示禁。嗣亦知道學。非可禁之名也。易名以僞學而禁之。夫道莫

大於孔子而善學無如諸賢。道學也而受訾不甚舛乎。宋史獨取所訾之名。特爲列傳。實以當代大儒。雖儒林名流不得與其識。加人一等矣。自是以後。又有朱陸異同之說。陽儒陰墨。幾欲胥天下而入於懸空頓悟之幻境。是上之所不禁者。又更盡之以異學一途。何啻自爲禁之乎。然考之祀典。真儒雖不遇於時。往往爲後王所追崇。此卽天理之常存。而人心所以不死也。余嘗考配享從祀所由始。蓋諸賢從祀。自漢章帝始。先儒從祀。自唐太宗始。而改議進黜者。則明太祖黜揚雄。世宗罷荀況十人。又改祀鄭衆五人於其鄉。而進陸九淵。神宗初。又進王守仁。陳獻章。若吳澄之祀。則英宗始之。而嘉靖九年。嘗一罷黜者也。竊謂道學之統。如祖宗於子孫。一脈相傳。而異派別宗。不能參乎其內。朱子所以從祀者。謂其接孔孟之真傳也。朱是則陸非矣。陸非則吳與王陳將得爲是歟。韓愈之從祀也。以其言堯舜以來相傳之緒。至於孔孟。而荀揚不得雜也。學術雜卽於道無與。且以陸吳王陳校論之。守仁之精神魄力。更勝於三子。然其學術事功。多雜於權謀機變之所爲。如荀況言性惡。卽當黜。守仁乃曰無善無惡性之體。此卽性無善無不善之異說也。程子謂揚子原不識性。更說甚道。守仁得無類是。朱子補格致傳。最有功於聖學。守仁乃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無論其爲無頭學問。且由其說。則是格物在致知。豈致知在格物之謂乎。夫從祀之典。爲道學也。若但以氣節勳業取之。則古今來。氣節勳業。如守仁者。當不乏人。欲盡廁於從祀之列。可乎。竊意鄭衆等改祀其鄉之例。正可以處儒林諸子。而不必入聖人之庭。可也。論世者。其以

爲然否。先生官粵時。以強項吏稱。蓋知其學者少也。而先生固非無本矣。

清學案小識卷九

守道學案

寧化陰先生

先生諱承方字靜夫。敦行績學。言動必謹。有問學者。先教以小學近思錄。其績師說曰。昌黎韓子作師說。舉傳道受業解惑爲言。然師以傳道爲本。而傳道之師。往往難之。蓋道一而已。業與惑各有大小之分。惟受業解惑之大者。乃所以傳道也。今夫講授經書。結撰文字。業之小也。窮理脩身。型家善俗。業之大也。句讀不知。文義不明。惑之小也。營情華靡。馳心空妙。惑之大也。浸假有師於此。教其學者。窮理則表裏精粗之必到。脩身則肅乂哲謀之咸周。型家則親義序別之克全。善俗則禮義廉恥之悉協。徇爵祿聲名之眩。則崇道義。以決其取舍。陷虛無寂滅之迷。則本誠敬。以峻其防閑。惟虞廷之精一執中。孔門之博約求仁。爲宗旨焉。其大如是。其小可知也。道豈有所不傳者乎。然而斯師也。非旦暮可遇。或數十年。而乃一出。韓子之前。顏曾思孟有闕卜言。尙矣。而董管葛王。亦庶幾焉。韓子之後。周程張朱。尙矣。而蔡黃真魏。何王金許。許寶劉吳。曹薛胡羅。陳魏蔡林。國朝若陸清獻。楊文定。蔡文勤。亦庶幾焉。檀弓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以其成己之功。與君父等也。非斯師也。曷足以當之。學者幸遇之。而不

知委己以從事。豈非不明。而大可怪歟。若夫有志於道。而不遇斯師。則惟天地古人是師矣。且郊蕤葛老之倫。一才一藝。罔非道之所散見。亦學吾夫子之克集衆益而已矣。至若流俗舉業之師。無時無處不有。於受業解惑之小者。尙冥冥乎難之。其承訛襲舛。苟循故事者。於巫醫藥師百工。殆亦無以遠過。然亦不可不謂之師也。獨其傳道之名。則難於忝竊耳。其主一無適論曰。程子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二句轉相解釋。朱子合而言之也。程子又謂不拘思慮。與應事者。皆要求一。朱子謂主一是專。一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驚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於他。其義灼然明矣。今四書明辨錄。乃云。一字是一箇天理。凡事主於天理。而無私欲之適。是之謂敬事。則設有數事於此。皆是天理。心方主於此事。亦無妨遠適於彼事乎。將意緒紛紜。主宰無定。何能照察事之條理曲折。而合於理乎。其爲害於敬事之實功者。甚矣。蓋雖數事並至。亦必權其緩急輕重。急者重者在所先。緩者輕者在所後。應畢一事。又及一事。身在於此。心亦在此。時時照察。然後所應各中其節。可云此皆天理。而雜然亂應哉。本文明曰敬事。則其敬亦就道國之事見之耳。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當承祀之時。其心洞洞屬屬。惟主乎祀之一事。而無適於戎。及卽戎之時。其心戰戰兢兢。惟主乎戎之一事。而無適於祀。斯爲主一無適耳。至細論之。則盥時心一於盥。薦時心一於薦。謀時心一於謀。戰時心一於戰。無非主一也。若夫存理遏欲。乃平時分別確守。何待至臨事始云爾也。道國之事。皆天理所不容已。非私欲所可言。若主於好貨色。卽一定好貨色。乃桀紂靡盬之流。放

僻邪侈之事。烏足以擬道國哉。陽明傳習錄。好色則心在好色上。好貨則心在好貨上。可以爲主一乎。此說蓋承襲其意。是卽陽明之徒也。其學顏子所學論曰。自孟子以後。有記誦詞章之學。有異端虛無寂滅之學。有小人儒之學。有爲君子儒而誤者之學。學者不先定其所從。茫然自命爲學。譬如瞽之無相。俛俛乎其何之耶。此周子所以教人學顏子之所學也。夫顏子所學。以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示之的矣。學者誠如是而學焉。則不失爲真儒。而可以希賢矣。如是又進而不已焉。且可以希聖而希天也。豈非萬世學者所當從事乎。然學者誠欲造乎不遷不貳不違之域。果將何以施其功耶。夫子之教顏子也。曰。克己復禮。顏子述夫子之教也。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其所以造乎不遷不貳不違之域者也。則學顏子者。可知已。蓋博文卽大學格物致知也。約禮克復卽誠意正心脩身也。迺而上之。格致卽堯典惟精。誠正脩。卽謂惟一也。由是觀之。自古聖人。固無異學。顏子之所學。眞萬世學者所當從事矣。子朱子謂俗儒之學。功倍小學而無用。異端之學。功過大學而無實。豈欺我哉。乃陸王二氏。以扞外物爲格物。致良知爲致知。而謂讀書窮理爲支離。則凡所謂學於古訓。詢於芻蕘。多識前言。往往行學。聚問辨。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多聞擇善。多見而識。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爲贅言矣。其未入異端。獨其外之人。倫在耳。此爲君子儒而誤者也。若夫小人之儒。貌聖賢之貌。言聖賢之言。而制行則相反焉。依託朱子。則詆陸王。依託陸王。則詆朱子。及聲聞旣馳。富貴旣得。棄其所依託。如土龍芻狗焉。嗚呼。此無忌憚之尤者也。皆由不知學顏子之

所學也。卒後門人墨卿伊先生刻其集於揚州。墨卿先生諱秉綬進士。歷官揚州太守。其受學於陰先生也。陰先生舉子朱子答林伯和陳師德書以示之。以爲要在慎獨。又送其會試序曰。學所以學爲聖賢也。聖賢之學在於主敬窮理。以致其中和焉。方其靜也。事物未接。寂然不動。無偏無倚。而知覺不昧。五性渾然。三才萬物之理。莫不畢備。則爲有以致其中矣。及其動也。思慮始萌。七情乍發。應夫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見乎視聽言貌衣食居遊之際。臨乎富貴貧賤造次顛沛之間。莫不一一中其節。而無稍紊焉。則爲有以致其和矣。然而此非因循荏苒。所可幾也。必常戒懼慎獨。無事則心存於中。有事則心存於事。暇則精研乎經史子集。疑則質問於師友仁賢。其切於身心家國者。慎思明辨。而無纖芥之濬。克己力行。而無毫毛之僞。然後中和可致也。其用力之方。則子朱子答林伯和陳師德書。揭其樞要矣。伊先生謹守師訓。卒爲君子儒。爲良二千石。所至士民愛之。書其惠政。祠而祀之。

昆明錢先生

先生諱澧。字東注。號南園。由翰林轉御史。歷官通政司副使。降主事。復授御史。年十八。游同邑王素懷先生之門。素懷之教。首嚴立品。但有一介之苟。輒屏之。以爲非。先生謹守其教。曰。古人立品。從慎獨中始。於人所共知。而猶不檢。獨中豈可復問。人禽之界混。雖破萬卷。徒以取罪聖賢而已。生平正直之學。端本於此。是以居心至實。植身至峻。執事至敬。與人至忠。而兩入諫垣。能言人之所不能言。且言無不實。皆關國

家大繩綱。大法度。於甘肅冒賑。參畢沅之瞻徇迴護。山東虧空。參國泰之廢弛貪婪。均得旨查辦。奪級治罪。有差。後因軍機大臣和坤。與阿文成公等不和。辦事不在一處。先生疏請復軍機處舊規。曰。臣伏觀我朝。設立軍機處。向來大臣與其職者。入皆萃止其中。庸以集思廣益。仰贊高深。地一則勢無所分。居同則情可共見。即各司咨事書稿。亦得有定所。而無殊歧。誠盡善不易之法也。乃觀近日。惟大學士阿桂一人。每日入止軍機處。大學士和坤。或入止於內右門內。舊許大臣暫止之廬。或入止於隆宗門外。近造辦之廬。大學士王杰。則入止於南書房。尙書董誥同之。尙書福長安。則止於造辦處。每日僅蒙召見時。聯行而入。退即各還所處。雖亦有時。暫至軍機處。而事過輒起。一切咨事書稿司員。未免趨走多歧。以我皇上乾行之健。離照之明。大小臣工。戴德懷刑。浹於肌髓。決不致因此遂啓角立朋黨之萌。然行之萬世。而無弊。實莫過於率由舊章。蓋自世宗憲皇帝以來。及皇上御極之久。軍機大臣。萃止無渙。未嘗纖芥有他。由前可以律後。不應聽其輕更。況內右門之內。切近禁寢。向來因有養心殿帶領引見事。須先一兩刻預備。恩加大臣。不令與各官露立。是以設廬。許得暫止。不應於未辨色之先。一大臣入止。而隨從軍機司員。亦更入更出。爲日既久。不能不與內監等狎熟。萬一有無知如從前高雲從者。雖立正刑辟。而所絀已多。杜漸宜早。至南書房。以備幾暇顧問。俟軍機事件既畢之後。入未爲遲。何必於未辨色之先。遽入致諸弗便。若隆宗門外直廬。及造辦處。則各色應差。皆得覘聽於外。大臣於中辦事。亦屬過襲。敢請勅飭諸大臣。仍照

舊規。同止軍機處。庶匪懈之忱。各申五夜。協恭之雅。共勵一堂。其圓明園辦事。亦同一體。近日和坤福長安。止於如意門外。南順牆東向之廬。王杰董誥。止於南書房之處。並請勅飭改正。謹奏。由是有稽。查軍機之命。先生督學湖南六年。士之服其教者。歷數十載。如一日。雖非身受拔植。而彼稱此頌。不解其何以然。蓋愛人之誠。愈久愈見。是以沒世不忘也。其續刻湖南試牘序曰。學問之道。日新月異。不漸進卽漸退。謂止於斯。而遂保不變。自古未之有也。如樹木然。自萌芽而尋丈。而參天蔽日。有不過數十年。極其量者。有數百年。而量始極者。有稟受獨正。至千年猶未極量。如松柏者。方未極量。則日見增高。繼長。逮量之既極。亦遂止不復進。豈但不能復進。亦且漸退。而就萎落焉。凡木大抵然也。惟松柏之爲松柏。其高亦有止時。而獨有進機。無退機。不但不改色之青青。其枝柯本根。漸且進而比堅金石。膏液之淪注。精氣之旁魄。且變而爲茯苓琥珀。靈奇光怪。裨益人世。不一。惟不止之效也。使者始來受任。視諸技藝。固多可嘉。然實能持之有故。言之成文。根極一理。厭服衆心。殆不數數。丙夜披閱。爲之一一摘瑕發垢。俾知自藥。務期高視古人。相與頡頏。又拔其尤者。刊刻傳之。豈誠以諸生爲旣能哉。今日所造如是。異日當有不止如是者。庶幾高視古人。真可以無愧色焉耳。此甲辰歲試過半時事也。已而畢歲試。舉科試。觀諸生之能者。不過唯之與阿。其不然者。卽前蛟螭。而後蠅蚓。深爲諸生病。尤自病區區德如越雞。不能稍擴啄藿之力。負聖主委任。糜厚祿。而爲身家肥也。未幾拜命再任。愧畏益甚。凡有一藝技者。罔敢不竭盡所能。相與砥礪。日邁

月征歲試且又過半。無如諸生之故態。仍且如昔。何也。其母乃以是爲可止耳。夫古人不作久矣。誰復見其進焉。而所流傳之業。於今炯炯。與元精相貫。發人神智。挹取不窮。是何爲者耶。方鞭心策力之時。所以求極其量者。非猶夫人之所爲極量也。向使亦若諸生。不過至是而止。幸者獵一甲乙之科。旋踵已與塵埃共盡。而不然者。更無論矣。凡木之止而不進。退就萎落也。螻蟻穴乎其中。斧斤尋乎其外。雖其間頗有爲人所材。不盡用供樵爨。然朽腐摧折。亦可以歲月爲期。甚足懼也。諸生止此不進。幸膺腸肥腦滿。若可恃無虞。再歷數年。再歷數十年。頭童齒豁。視荒聽耄。當前所挾。強半歸烏有。在使者曾再膺重寄。固萬萬無所逃罪。而諸生有聰明才力。不自振奮。甘讓能於古人。以辜大造賦畀之美。與聖朝作育之心者。其罪又誰諉耶。因再稟前後所錄課試諸藝之尤者。付之梓人。志今日之戒。僅僅如是而已。其將日新月盛。如古人之爲松柏者耶。其遂如凡木之退就萎落耶。噫嘻。惟日望之久矣。是就試牘言之。而學問之功。夫又豈有異乎。先生教人之意。何其深歟。先生筆法高勁。直逼平原。與酣。每有萬里騰雲之思。畫馬以贈所知。流落人間。至今重之如圭璧云。

連城童先生

先生諱能靈。字龍僑。號寒泉。諸生守程朱家法。不踰尺寸。作朱子爲學考。謂專考朱子爲學次第。其間淺深疏密異同曲折纖悉。逐年逐月。皆有可見。卽後學用心。實不出此一途。雖其爲朱子自悔處。亦必曾經

一番細微體驗。方可見此理之實也。以此與陳氏通辨一書。專爲朱陸異同之論。稍有別云。又謂朱子早晚異同之辨。大要數端。曰一貫忠恕。曰未發已發。曰太極動靜。曰仁。曰心性。曰體用。曰理一分殊。曰空妙。曰實理。曰默識而存。曰循序而進。是也。觀其逐段加以按語。分晰惟恐不明。體認惟恐不實。亦可謂深思好學矣。所著理學疑問。已刻者四卷。曰心。曰性。曰仁。曰情。其言心。主人之神明。謂神明之妙有三。曰神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曰神通。貫幽明。通遠近。無所隔礙也。曰神變。應事接物。變化不測也。惟通故速。速亦是通。只是神通神變二者而已。言性。主性卽理。謂性固是理。卽須看得理之在人。最爲親切。方見其爲人之性也。蓋人之生氣聚而生也。氣之所以聚而生。則理爲之也。其言仁。主愛之理。謂只箇圖說有此仁。卽有此愛。有此愛。卽從此仁發出。此猶含糊之見。必須將愛字與理字析開看。如何是愛。如何是理。然後合備看。愛字中如何見得有理。理字中如何見得有愛。方爲確解耳。其言情。主惻隱四端。初喜虛齋蔡氏四端卽是喜怒哀樂之說。後謂以惻隱屬哀。以羞惡屬怒。此處猶可通融看也。至論辭讓是非。則失其條理矣。須知孟子所謂四端者。蓋謂有此理。則有此端。無此理。必無此端。端之云者。其爲念最初。而其發甚微也。惟其最初。故不大著現。而微見端倪也。若轉一後念。便須著現。而不得謂之端矣。此等皆窮到極處語。先生於先儒言理。言工夫。一字不肯放過。往往舉其難明者。曲折指譬。而不厭其繁。其有參考互驗。信之於心。而亦未嘗已於辨難。答長樂鄭一志曰。尹氏之論敬。謂中心不容一物。謝氏之論敬。謂常惺惺法。

此要著說得透露有精神。但稍費力耳。程子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其言平正，而二家之說皆涵蓋焉。何也？心者一時，自不容一物，而常惺惺也。且程子從整齊嚴肅說來，便有把握。只須將容貌言語，上有形象處，整頓收斂得來，自然心已一也。若單從心上用力，而求其不容一物，而常惺惺，便未免太勞苦拘迫，而難於持久。且或反致別生病痛，而不自知者，此不可不察也。大抵朱子雅言，亦是如此。然此一處，亦足以見程子之言，甚似孔子也。其答清流伍鶴聲云：理一分殊，有全體之理，有一分之理，有千分萬分之一之理。如人物之受於天者，是也。天人固一理，然不能無大小多寡之不同也。故曰：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也。朱子蓋見之審矣。或乃以爲理無盡時，故天能常運，其在人者，則氣雖已盡，而理之不盡者，仍在天也。薛文清公有人受是理，如器受日光之喻，謂器在，則光在；器除，則光在。光此恐見之未的也。蓋器光之喻，但可見理之不雜乎氣處，而不可向生死上論。謂理不與生死爲存亡也。如果器除而光仍在光，則氣只是一物，承受此理者，而不本於理，卽此理亦不足爲萬物之根柢矣。羅整庵於人有生死，理無聚散之說，嘗反覆窮之，而未得其歸。此固爲從來一大疑團。此處打不破，則佛氏人生而性不滅，王陽明顏子至今未嘗亡之說，乃狂怪駭人矣。今但就一分之理，與全體之理，大小多寡不同觀之，卽可以無惑矣。雖然，人又疑之，謂人之所受者，萬分俱足，何故與天地之理，若是其多寡不同也。不知天下之理，雖毫髮之間，亦自萬分具足。朱子曰：一卦一爻之中，又自有陰陽五行許多道理。又曰：

元亨利貞。一歲有這四段。一日有這四段。卽至一息之間。也有這四段。由此觀之。則人之萬分具足也。明矣。蓋豎言之。則一息亦具足。橫言之。則一物各具足。此入之所以無歉於天地也。物得其偏。而人得其全。聖人則又得其清明純厚。而爲全之全者。所以極其理之全量。便與天地參也。然與天地參處。亦只是功業耳。究之天地在。而聖人已不復見矣。安能常在不滅乎。此最是明白處。不容妄生疑慮也。且理有橫而具足者。便當就橫看之。豎而具足者。便當就豎看之。以其分之不同也。故元亨利貞。四德雖生而已。然自生至死。其間流行處。又自當分爲四段也。分爲四段。則人之有生。而必有死者可見。皆理之爲之矣。大抵人生三十以前。是元亨主事。三十以後。是利貞主事。至於六十。則甲子一週。而復從元上起矣。故十五以前爲元。而屬仁。如孺子知覺未開。而生意醇氣自然可愛。十五以後。漸漸亨了。屬禮。始能入大學。而教之以禮。又十五年至三十以後。則爲利主事。而屬義。此時發強剛毅。無事不可爲。到四十五以後。則漸漸是貞主事。而屬智。故氣味收斂退藏。而於事理則愈精。於意氣則愈減。不復少壯之豪舉矣。六十以後。或得氣之厚者。則又從貞起元。此時雖歷練老成。而意思又覺醇厚溫柔。有孺子之象。而爲元爲仁焉。由此又進。亦只此理。漸漸運行。如堯舜之在當時。則是得兼人之分。故其年百有二十倍於常人也。氣之自少而壯。而強。而老者。皆一理之流行。而爲元爲亨爲利貞之不同如此。邵子嘗以數推之。其大意亦與此同。愚則就理觀之。尤爲明白可見也。惜前明諸公。究心於此。而不得與之同時上下其論也。人又有於四

德中獨稟一理而生者。故氣質有不同處。但一理之中。又必具四德耳。此篇推勘四德。雖發前儒所未發。而以年數分配言之。恐天地之理。未必若是其板也。先生又恆言圖書易範大略。比彙其板。數者居多。然而工夫細密。則亦有不可及者矣。

閩縣孟先生

先生諱超然。字朝舉。號瓶庵。進士。歷官吏部考功司郎中。四川學政。敦篤彝倫。愛惜名檢。謹言慎行。戒欺求慊。幼而好學。五十以後。日求寡過。以進於道。嘉慶年間。脩儒林傳。其門人上史館書曰。先生之學。以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爲脩身立命之門。異於章句小師。嘗曰。變化氣質。常學呂成公。刻意自責。常學吳聘君。又曰。談性命。則前儒之害已詳。不如歸諸踐履。博見聞。則將衰之年無及。不如返諸身心。又曰。自甲午哀痛之後。覺萬境皆空。自戊戌病困之後。覺萬緣皆澹。今思之。空空澹澹。如何可了吾事。直須刻意補過。努力爲善。乃得耳。論楊龜山曰。龜山得伊洛之正傳。開道南之先聲。然爲人身後文。如温州陳君。李子約。許德占。張進孫。龍岡諸墓誌。往往述及釋氏之學。而贊之曰。安曰定靜。毋惑乎後之學者。援儒入墨。紛紛不止也。論明學曰。明講學家。宗旨最多。王文成曰。致良知。其徒羅近溪。易之曰。赤子良心。聶雙江曰。歸寂。季彭山曰。主宰。黃緒曰。艮止。王心齋曰。百姓日用。耿天臺曰。常知。李見羅曰。止脩。耿楚侗曰。不容已。唐一庵曰。討真心。胡廬山曰。無念。湛甘泉曰。隨處體認天理。諸家各有語錄。不可勝紀。要之。陳白沙靜中養出端。

倪爲王氏之先驅。而焦竑李贄之佛學卽聖學。亦王氏之極流弊也。論湛甘泉曰。甘泉講學。當時以爲儒宗。又享眉壽。然觀其晚年序嚴分宜文集云。知天之所以爲天。文王之所以爲文。則知鈴山之文矣。以八十歲老尙書。獻媚同年宰輔。至於此極哉。余讀嘉靖十一年。馮子仁恩上疏。備指大臣邪正。中言左侍郎湛若水。聚徒講學。素行未合人心。則知當時已不免人訾議矣。甘泉以隨處體認天理言學。吾不知其所言。是何天理也。其嚴於辨學。不苟阿如此。居喪時。探士喪禮。戴記。荀子。及司馬溫公。程子。朱子說。正閭俗。喪葬之失。爲喪禮輯略二卷。傷不葬其親者。惑形家言以速禍。取孟子揜之誠是之語。輯自唐以來言葬。爲誠是錄一卷。記檢身實踐之要。爲焚香錄一卷。取周易復卦之義。歸之損益二象。探先儒格言。比類爲求復錄四卷。輯朱子與友朋弟子問答。以資規誨。爲晚間錄一卷。輯古今殺誠。爲廣愛錄一卷。訓子孫。爲家誠錄二卷。雜考經史。識遺佚。爲避暑錄一卷。又使粵日記一卷。使蜀日記一卷。文詩集若干卷。卒後。學者祀之。

山陰向先生

先生諱璿。字荆山。號惕齋。幼敏悟。一日。讀孟子。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猛省曰。存此則爲君子。去此不將爲禽獸乎。遂恣然恥爲凡民。先從陽明族裔王行九講良知。後得高忠憲年譜。薛文清讀書錄。反覆玩味。內以體諸身心。外以驗諸事物。乃漸覺良知之說未當。而居敬窮理之確不可易也。自是動靜語

默。一以程朱爲師。書其所見。名志學錄。其續者。名志學後錄。其言曰。爲學大綱。不外居敬窮理力行三者。而以居敬爲本。貫乎知行二者之中。窮理而不以敬。則知必不精。力行而不以敬。則行必不篤。又曰。心不存。則氣浮動。而言易發。心一存。則氣沈靜。而言自謹。存心其要矣乎。又曰。只是一箇懶。便事事做不成。須打起精神。猛勇向前。始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爲臣之道。當如是也。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爲人之道。當如是也。又曰。凡物皆有終始。只理無終始。凡物皆有邊際。只理無邊際。凡物皆有對待。只理無對待。又曰。纔出一語。不由乎中。便是不誠。言出諸口。不踐諸躬。便是不誠。言之於前。背之於後。便是不誠。故立誠必自脩辭始。此處放過。何以爲學。又曰。離了仁義禮智信。而言性。便是異端之性。離了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而言道。便是異端之道。又曰。權者。聖人之妙用。蓋其心體粹然無欲。純然至善。故於事變之來。他人所萬萬不能區處者。聖人獨能隨其機而應之。至精至當。無少差謬。若未至其地。而強傲之。則反失其所守矣。後世不察。多喜言之。往往以聖人神明變化之道。而借以爲藏私便己之術。噫。其弊可勝言哉。又曰。吾儒未嘗不言虛。然特以其無私欲而言也。至於天理。則惟恐其不實有諸己也。若異端之所爲虛無。則并天理而欲虛之無之。其相去正不啻千里而遙。或者乃欲混而同之。不亦誤歟。又曰。說箇理。便在氣上見得。理與氣離不得。說箇性。便在心上見得。性與心離不得。又曰。明善者。知性之功也。誠身者。復性之事也。又曰。心得其正。卽天理也。不可道心卽是理。亦不可道心外別有箇理。又曰。性不可爲。故須在心上用。

功心有所麗。故須在事上用功。言事則心在其中矣。言心則性在其中矣。又曰窮理者。自不務外。務外者。卽非窮理。因務外而惡窮理。是猶因噎而廢食也。又曰陰陽造化。乃是天地人物公共底。我之一身。卽此陰陽造化之凝成者耳。若分人分己。內外隔越。便是從形骸上起見。而於源頭上。未嘗體認也。又曰。或問無聲無臭。理卻是一箇無了。曰。所無者聲臭耳。理未嘗不實也。又曰。理氣不明。用力於身心。易入禪寂。義理不明。用心於事業。易入功利。又曰。古來無關門。獨坐底聖賢。天下事都要理會。又曰。水火之切於人。無人不知。至於仁。則皆茫然置之而不求。由其不知仁之切也。夫子深憫天下之人。昏昏懵懵。都如醉生夢死一般。故特地喚醒之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夫曰民。則民以上不必言矣。曰甚於水火。則其他外物不必言矣。夫子爲人之意。何等緊切。其奈人只不信。都將此等話頭。順口讀過。滑口講過。豈不深負夫子一片苦心耶。又曰。義理卽是性。言義理之性。別乎氣質而言也。氣質不是性。言氣質之性。合乎氣質而言也。不別乎氣質。則人將卽氣以爲性矣。不合乎氣質。則人將離氣以求性矣。又曰。以理爲心之障者。固昧於理。以心體爲卽理者。正亦昧於理者也。又曰。君子之和。不但和於君子。亦和於小人。君子之不同。不但不同於小人。亦不同於君子。小人反是。又曰。看來若少有怨尤心。便滿腔子全是私意。更說甚學問。又曰。必以未發時爲耳無聞。目無見者。是仍爲返聞內照之說所惑也。蓋內照則無見。返聞則無聞。此正儒釋毫釐之辨。故朱子力辨其非。又曰。人底精神。須豎起來。方有用。方出來。做得事。若放倒了。更做得甚事。或

悠悠一生。多歸咎精神不足。豈其然乎。試看要做事底人。便臨死時。他底精神。猶勝人百倍。又曰。明道先生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此正是吾儒之不同於異端處。異端亦言性命。亦言神化。然盡性至命。而不本於孝弟。則所謂性命者。妄也。窮神知化。而不通於禮樂。則所謂神化者。幻也。故下文接以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也。其旨微矣。又曰。程子謂儒者本天。釋氏本心。孟子之不動心。便是本天。告子之不動心。便是本心。又曰。居敬便是持志底工夫。致知便是知言底工夫。力行便是養氣底工夫。又曰。胡敬齋謂朱子調息箴。不當作。若以此存心。害道甚矣。愚意此或朱子初年所作。其後有一條云。呂與叔謂養氣。可以爲養心之助。程先生大以爲不然。某初亦疑之。近方信纔養氣。心便在氣上。卻不是養心了。此所以爲不可也。觀此。則朱子調息箴。其後亦當不以爲然矣。又曰。心若不鑽入書裏去。書中道理不出。書若不反到身上來。身上道理亦不出。又曰。凡書中所載之道理。皆吾固有之物也。便須向身上去尋。書中所載之工夫。皆吾當爲之事也。便須從身上去做。又曰。心與理本不相離。而妙合之者。知也。故學問須從致知入。若不明理。只要存心。卻存得箇不分曉底心事。至便不能應。所以儒者之學。必從窮理入。又曰。明德所以就心言。而不直指爲性者。蓋指爲性。則經文兩明字。都講不去也。何也。夫性卽理也。固難以昏明言。且性本至善。惟在知之盡之而已。何所用其明之耶。仔細尋索。愈見章句或問之精。又曰。這箇明德。道他是心。卻又本於理而言。道他是性。卻又主乎心而言。又曰。心苟不存。則馳騫

飛揚。鹵莽滅裂。安能窮乎理。故非存心。無以致知。又曰。聞見者。其學問之先資乎。思者。其學問之進步乎。非聞見。則內外隔越矣。非思。則心理扞格矣。舍是而爲學。其將何以入德耶。又曰。氣之寄寓於形質者。有始終。其流行於造化者。無始終之可言也。又曰。向嘗謂性卽理也。豈可以昏明言。或以此語爲非。是理未嘗無昏明也。不知理之昏明。仍須在心上見得。若單言理。則安得有昏明。此須深思而自得之也。又曰。不務明理。而但知存心。便是守氣之學。異端雖不止一端。然其但知守氣。則一也。特其間又有精粗之不同耳。又曰。古來無自己誇張底聖賢。亦無一味駁人底聖賢。亦無動口罵人底聖賢。近來學者。其學術偏僻者。固不必言。亦有學術正當者。卻不免往往有此氣象。纔有此氣象。便與聖賢毫髮不相似。然此等人。大抵只是聰明有資質。於道理上見得不差而已。原未嘗身體力行。而實有諸己也。故學者知見。固不可少。而尤以躬行爲實也。又曰。程子曰。敬則只是敬。敬字上更添不得。蓋主一之謂敬。纔添。便不是主一也。要之。敬時連這敬字也。著不得。著箇敬字。便已添了一件。已不是敬矣。故程子又謂以敬直內。便不直也。又曰。事業有限。而道體無窮。故程子謂堯舜事業。只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又曰。心能作主。不爲事物所勝。大非易事。又曰。與人語。不可有將順之意。不可有求勝之心。當惟理之從。又曰。呻吟語有云。兩箇動氣。一對小人。此言大可玩味。又曰。朱子與楊子直講云。世間喻於義者。則爲君子。喻於利者。即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旣不得爲君子。而其爲小人。亦不索性。亦可

謂誤用其心矣。此書語語痛快。可作吾輩箴銘。又曰。近日以經學名者。往往欲於宋儒註解之外。自出意見。不知四書五經。自程朱發明之後。如日月中天。後人無容置喙。但被近世諸先輩竄入許多駁雜之論。足以亂正學。惑後人。卻須一爲刪正耳。然此事正亦不易。若非理精義明。反身而誠者。不足與於此也。又曰。程子易序中。全用太極圖說。可知其平日之不言。特不欲輕言之耳。所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又曰。敬是兼內外底。然對方外而言。則敬又屬之內矣。存養是貫動靜底。然對省察而言。則存養又屬之靜矣。此亦專言偏言之不同也。蓋敬雖兼內外。而義則但可以方外也。存養雖貫動靜。而省察則但可施之於動也。義但可以方外。則直內方外之分。不可易矣。省察但可施之於動。則靜存動察之分。不可易矣。人於直內方外之說。以其出自夫子。固不敢議。而靜存動察。輒或非之。此予之所以不得不辨也。又曰。敬是本體之守。以敬爲心體者。非也。又曰。有善而欲使人知。則已流而爲不善矣。省之戒之。又曰。今早枕上。思得孟子講一才字甚妙。物各有才。如草木底才。只做得草木。卻不能做禽獸。禽獸底才。只做得禽獸。卻不能做人。惟人之才。則可以無不知。無不能。可以爲聖賢。可以贊化育。參天地。其不能者。非天之降才爾殊。乃陷溺其心。而不能盡其才者也。是豈才之罪也哉。故人之氣稟。雖有生安學利困勉之不同。要無不可以知之行之。及其至。則一也。其所以皆能至者。以其同具斯才也。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曰。有爲之而已矣。曰。不爲也。非不能也。其不足與有爲者。惟自暴自棄者耳。既曰自暴自棄。則不可謂才之有

所不足矣。人苟於一才字，見得分明，自不容於自諉。又曰：道理須是思，從思而得者，則與己心相浹洽，若只聽他人言語，雖極分明，其意味似不甚相屬，所以古人貴思而得之，然到苦思後，得他人一語提醒，亦與自己思得者無異也。又曰：天下若無人才，則事事做不得。又曰：今日學者通病，只是不知實心爲己，所以天下無學術，仕者通病，只是不知真心爲民，所以天下無事功。先生於四子書，細心靜會，謂於孔曾思孟本意，絲毫不失者，惟朱註耳。逐字逐句，體認入微，而諸儒之說，則講去其非，而歸於至當。詳載四書記疑，卒年五十。

商邱郭先生

先生諱善鄰，號春山，篤志聖賢，研精經史，道本倫常，學歸平實。嘗曰：大學之方，道在明新，學術經濟，皆本分以內事，後世學路漸荒，士人薄於自待，規摹制義之外，不復知所學，更有何事，於是志趣不廣，而行誼不立，經義不明，而世務不練，求其有益於身心家國之實難矣。平時教人，必以孝弟忠信，諷諭於道，而不輕課以文詞，亦雅不欲以文詞自表見也。其贈葛孝廉序曰：士以學品自立，惟履平尚實之爲貴，而所遭不與焉，巖異之行，矯激之爲，非平也。收採物情，彌縫世故，非實也。古者取士於鄉，以孝廉名科，孝爲順德之孚，廉則清修之著，求真品於至平至實，惟以是爲之綱，自唐以降，士皆由科目發身，投牒而入，肩棘，惟以脩辭，邀一日之知，所爲順德清脩者安在，而世猶以孝廉爲稱，名存實爽，當之者豈不愧於心哉。余嘗

得見御批會試卷有曰。文字平實。其爲人平實可知。伏讀再三。仰見聖主心存當世。欲得真才。以宏治功。其發於衡文之際者如是。今日之士。他日之官也。取之則必思有以用之。惟平且實。然後可以託心膺任。封疆之寄。兵以不試爲功。刑以不殺爲威。財以不蓄爲富。人以不作聰明爲賢。邊陲寧謐。百姓庶富。此平實之效也。非求真品於孝廉中。何以致之。葛生六謙。純厚質懇。在親庭以孝謹稱。於物未嘗妄取。不僞辭色。以悅人。從遊十餘年。凡脫諸口者。可覆按也。其平且實如是。而文亦象之。今歲秋闈。竟以是登賢書。夫遇合之際。非余所敢知。鹿鳴杏林。一發軔之始耳。然脫士籍望天衢。所見所聞。與諸生異。繼自今。其益厲初心。推不忘親之情。以求無忝之義。充不苟得之念。以守不貪之實。出則樹功廊廟。居則表儀鄉閭。蓋孝廉之道。於是而盡。孝廉之名。亦於是而稱。此真品之在平實中者。巍科臚仕。升沉顯晦。各隨所遇。惟不易者理。難昧者心。亦爲其真者而已矣。余昔嘗有見於是。歲月淹久。而內顧不堪。誰實爲之。此亦生前車鑒也。遂書以爲贈。其贈王生矩序曰。春秋。人道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者孝之源。義者忠之幹。聖人因魯史修春秋。所以遏人欲於橫流。使爲子者孝。爲臣者忠而已。莊周言春秋。以道名分。故長於治人。春秋之義明。則人倫之理得。爲親者受讀書之福。爲君者收得賢之利。國與家。可以久安而長治。何謂讀書之福。倫理明。恩義洽。信孚宗戚。風行閭黨。蓋春秋之化。行於家者如是。何謂得賢之利。朝廷正。紀綱脩。百姓富庶。邊境寧謐。蓋春秋之效。成於國者如是。是故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自來設科定制。悉髦士而籍

之學宮。於是爲父兄者。各率勵其子弟。學古通經。以副上之求。夫取士國典也。訓子親恩也。士子鼓篋入學。誦念所以忠孝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矩賦性敦篤。嗜學不已。而用力於春秋甚殷。己丑朔月。以春秋試有司。錄名第一。夫春秋之義。莫重於正始。策名膠庠。亦人生之一始也。本孺慕之誠。以求所生之無忝。推獻芹之忱。以期夙夜之匪懈。庶幾躡義路。踵禮門。對先聖之遺經。而無內顧不堪者乎。昔廉希憲爲元世祖言。臣已受孔子戒。爲子當孝。爲臣當忠。是也。夫春秋孔子之戒書也。矩以春秋隸諸生籍。與受戒於孔子者何異。綱常不可一日不在天下。節義不可一日不在人心。此聖人作春秋之志也。矩非苟於自待者。繼自今。其益思春秋之義。以自勵哉。是爲序。其迴瀾社題辭曰。造物虛其中。而人實之。人之並生於宇宙間者。皆伴侶也。然其中又各有氣類之合焉。善爲善偶。則入其中者。有所憑以自堅。未入其中者。亦聞其聲而思附。而風聲氣俗之所近。且有以垂範於幼輩。使之耳濡目染。而不自知。古之君子。所以慎其所與處者。而深致念於離羣索居之患。爲是故也。近年以來。士之結社者衆矣。然其交也不擇人。而聚也不擇地。雕章繪句。希世取寵。脩不誠之詞。而爲飽食終日之計。結社愈多。而士風愈下。每一念之。深用疚心。故嘗過不自揆。思與二三同人。訂爲歲時相聚之期。以各講其所聞。而又念講學之事。名體甚重。未易當也。於是乎醴金若干。因歲儲糧。以爲將來講求經籍之費。事不至駭俗。而心則主於勸善。庶幾古人以文會友之道。凡入吾會者。必在家有子弟之行。讀書懷經國之志。而悖德悖義。富貴利達之徒。不與也。則有

藍田呂氏鄉約之風焉。刪繁縟之文。而情志相孚。除虛浮之言。而肝膈可通。而習於威儀。巧爲辭說。致飾於外。務以悅人之徒。不與也。則有文潞公眞率會之風焉。園蔬可供。何必珍饈之爲美。醴酒不設。自有道義之醉心。而干索酒食。津津於齒頰之間者。不與也。則有澠池張先生脫粟會之意焉。且會無長期。而人無定額。蓋善與善緣。人雖多而不厭。類與類會。風愈行則愈廣。吾同人誠能自勉於善。而天下之善者。雖不入吾會。皆吾類也。吾同人誠能自攻其惡。而天下之不爲惡者。皆吾類也。又何必其盡在吾會也。則又有古君子與人爲善。大道爲公之意焉。昔陳太邱與荀徵君父子會潁川。不過一聚之頃耳。而遂爲潁之山川。添勝迹於後代。今吾同人亦既有會矣。庸詎知後之人。不有聞風興懷。而慨慕於斯者耶。願與諸君共勉之。其已說曰。己與我。皆對人而立名。義則各別。謂己自兼性分而言。我則形體也。故由己推之。天地萬物皆一體。自我言之。膈膜之外。判不相屬矣。公也。正也。厚也。寬平也。和厚也。皆從己之道生也。偏也。私也。矯也。吝也。刻薄也。巧詐也。強悍也。皆自我之見起也。充爲己之量。足以保四海。推爲我之盡。不足以事父母。論語言君子求諸己。而孟氏斷楊朱之蔽。則曰。楊氏爲我。其旨豈不深哉。又曰。己與人對立之名也。己。惟一人。則萬有內外親疏長幼尊卑智愚善惡之殊。必處之各得。而後己之身安。必處之各當。而後己之責盡。此至難之事。亦至危之機。是故善學者。不徇人以爲通。亦不遠人以爲高。反諸己。而求之。忠信篤敬而已矣。忠信則一無所欺。篤敬則一無所苟。而又密之以日省。深之以自反。終之以不校。積久而孚。則內

外親疏長幼尊卑智愚善惡之懸殊。皆吾度內也。於接人之時。而盡其在己。是故立身之外。別無涉世之方。所謂求諸己者。正如此。亦守約施博之義也。若臣子於君父。無以有己者也。反己之說。又不足以盡之。考諸經。則可見其思說。曰。程子云。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蓋思者。心之收。而善之動機也。人能於日用間。每事之來。每念之動。必澄心而審思之。思及生初。思及終身。更思及祖父之培植。思及子孫之垂裕。更思及聖賢詔教之切。師友期望之深。則惕然知懼。奮然欲前。而善之遷。不啻如風之速。過之改。不啻如電之決矣。此務學之實。而進德之基也。念之念之。其畏說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亡。善惡所由判也。是以君子內則畏父母。畏尊長。詩云。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外則畏師友。古語曰。懷乎若嚴師之在側。逸詩曰。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是也。仰則畏天。俯則畏人。詩曰。胡不相畏。不畏於天。又曰。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是故非禮不敢爲。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爲之震悼。一事有差。則顏爲之忸怩。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其入於君子之域矣。苟惟內不畏父母尊長之嚴。外不畏朋儕師友之譏。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狂妄行。恣其所欲。吾懼其不日而爲小人之歸也。由是習與性成。居官則不畏三尺。任職則不畏簡書。攫金則不畏市人。嗚呼。士而至此。不可以爲士矣。仲尼所謂無忌憚者矣。夫人之所以必畏乎彼者。非爲彼計也。蓋以防吾心之縱。而自律乎吾身也。是故以天下之尊。且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成王畏相。孰謂士大夫。而可以不知

所畏乎。聖賢之聰明。且有所畏。魯論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孰謂學者而可以不知所畏乎。然則畏之時義大矣哉。余每以自警。願以效切磋於友朋云。觀此數則。先生之克治省察。可見其大概矣。所著有春秋解疏數千條。又有與觀錄。先賢模範等書。大抵有關於世道人心。非僅經生家言也。

寧州劉先生

先生諱大紳。號寄庵。山東循吏也。善詩。能古文。而根本於忠孝廉節。故其言行焯焯。有非人之所能及者。其宰曹縣告諸生曰。子朱子小學一書。作聖之階梯。入德之軌塗。師舍是無以爲教。弟子舍是無以爲學也。晚近利祿之風。旣熾。惟以記誦詞章爲務。士子初入塾館。父兄師長。卽教以帖括聲律。博取功名富貴。是以人心不正。風俗不厚。遂用驕奢淫佚。窮則猥捷偷薄。無益於天下國家之大。今與諸生約。必讀此書。朝講夕貫。身體力行。由灑掃應對進退。以馴致於達天知命之域。庶幾明體致用。爲天地間不可少之人。方不虛負此一生。許魯齋曰。小學。吾敬之如神明。奉之如父母。願諸生服膺斯語。其上伯制軍謝書院山長書曰。朱子言今郡縣學官。置博士弟子員。皆未考其德行道藝之素。其所授讀。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於爲己者。蓋羞言之。是以常求燕閒清曠之地。而不可得。今五華書院。萃三迤之士人。延師課訓之。游其中者。爲學來乎。爲科舉來乎。其與朱子所謂郡縣之學校有異乎。無以異乎。蓋不可知矣。是亦惟卽科舉之業。以求聖賢之學。探天人性命之奧。嚴義利人之分。本末兼該。內

外交修。以是見用於世。與徒事帖括者。相去霄壤也。其與袁蘇亭書曰。足下數數叩紳在東治譜。足下固樂道人之善者也。紳何治譜哉。今鄉人無不欲欺足下者。紳何敢爾。顧念東人之於紳。實有不可解者。方紳以乾隆癸卯年。筮仕濟南新城。歷甲辰乙巳丙午。大旱災荒之時。拯救無術。方欲引退。大吏且量移曹縣。代者既至矣。而新城人不欲紳去也。請於大吏弗許。適使者琅公。過縣南境。新城聚數千人遮於道。乞留紳。長山西鄰邑也。亦代新城乞留。使者爲言於大吏。得留三月。既至曹。則其乙巳丙午之年。災傷更甚於新城也。方務與民休息。而河使者檄修趙王河工。段數百丈。日役萬夫。兩月而始竣。無逃亡者。無疾病者。又檄辦河工料。稽三百萬。紳以方收斂。暨緩之。河員訴於使者。督責嚴急。將按以罪。因請爲十日限。縣人爭先往納。未十日。而三百萬之數足矣。紳行民間。有於馬後言穀賤銀貴。開徵期迫者。願語之曰。俟穀得價。再輸未遲也。此語遂達大吏耳。怒謂曹縣知縣。徑緩征矣。急遴廉能吏代征之。至則新糧如期完矣。因議征乙巳丙午年逋欠。計爲數四五萬兩。有奇。揚言不足數。卽以他人易紳。民大恐。晝夜輸將。不數日。得三萬餘兩。廉能吏由此膺上考。戊申年。紳遂以病自劾。方紳之初至曹也。以與上司有違言。投劾去。縣人聞之。環署泣留。且相率走訴大吏。絡繹道路間。適大吏有事於泰山。見而諭止之。紳以是不得去。至是乃於元日。密自申文。不假書吏手。迨得請。而縣之人始知之。雖乞留者相踵而至。無如何也。甫歸。而攤賠之令至。於是又出。再至東省。題補文登。未抵任。而新城方修城。城工棘手。人爭避之。新城人轉請於大吏。

願得紳修城。紳能辭大吏。不能辭新城人也。城工竣。方議重興正蒙書院。以錦秋湖荒爲膏火田。蓋前此在新城已草創此舉。其時正旱災。未能大有爲也。而已在曹縣任內事。同衆人革職遣戍矣。是爲甲寅年月日也。兩縣人於是爲紳斂鍰。請贖得歸。其後大臣有以紳上聞者。廷寄來滇。送部引見。仍發往山東。以知縣用。將補福山。福山地僻事簡。其士人類皆能文章。如新城於紳爲宜。而部已選人。裁得暫攝兩月焉。次年補朝城。又值大雨水。以七分災報。大吏準五分。五分則不成災矣。幸民間素知紳。無怨謗者。紳又以病自劾。弗之許。許暫移署青州同知。次年以武定同知。升署同知。固聞曹也。時登萊蝗蝻四起。大吏委紳督捕。復值河南黃河水漫。自漕運河至大清河。爲沿河郡縣害。又委紳查災查賑。紳素無才能。皆勉強任事而已。後一年爲乙丑。得家書。知伯兄叔弟相繼物故。而母親年已八十。乃援例請養。遂得歸。數年在東。如是而已。無所謂治譜也。而東人之於紳。則實有不可解者。請留矣。代贖矣。未已也。其始以病歸也。東人留醫藥者。幾二年。乃歸。爲紳母壽。爲紳壽。如在任時也。歸則送至汴梁城。燕游數日。始別去。則有送至樊城者。其繼以贖歸也。延留爲壽者如初。歸則有送至漢口者。最後以養歸也。則有送至周家口者。是皆足滋紳懼者也。無所謂治譜也。其間有無知愚民。暱好紳者。或舉古人行事。附會於紳。或以紳行事。增飾之。轉出諸情理外。皆不足據爲治譜也。恐足下不察。而以樂道人善爲事。卽紳不敢欺足下。而人有欺之者矣。觀此知先生之學之治。直追古人。詩文餘事而已。沒後。崇祀新城名宦祠。

昆陽李先生

先生諱文耕。字心田。號復齋。進士。歷官按察使。生平以徒義集義精義爲學。服膺陸稼書張楊園兩先生。嘗謂孟子以居仁由義爲尙志。此士人律令法度也。由居實扣在仁義上。時時密勸此心。果能清明廣大。沖然藹然。通乎天命。不爲私意間隔。可以立天下之大本否。所行果能正直和平。秩然抑然。準乎天理。不爲私情阻撓。可以行天下之達道否。仁義須實接在居由上。務使天地盎然生物之意。常油油在方寸間。而不屑簞豆不受萬鍾之心。介然夷然。眞於日用事物上發出。方是傾身入於仁義之中。不徒苟於依附已也。苟無此段刻苦嚴密之心。道理總不在身上。又謂君子無入不自得。只是理順心安。至其用心。則全是憂勤惕厲。蓋吾人自命爲士。任重道遠。實有不容謝之仔肩。不易完之功力。緝熙而後光明。罔念即可作狂。是安得不矢之以憂勤。惕之以危厲。況乎遇有險夷。人多疾疢。不必孤孽。始知慮患操心。自古賢豪無不動心忍性。生於憂患。此中之玉成君子者。正復不少也。憂勤惕厲。亦何時何地。而可忘者乎。又謂事物之理。可會於靜中。不必專得自靜中也。蓋學者工夫。精義爲主。義苟精熟。則無論靜動。皆油油在心目間。如知萬物之皆爲一體。則欲使之各得其所者。常耿耿也。知萬物之不離吾性。則欲使之各盡其分者。常切切也。譬水之能流。不待流派之分。而淵源自裕。如木之能長。不待枝葉之發。而根本自深。操存者。不以私而濬此也。涵養者。不以慾而亂此也。若夫旣感之餘。觸於事物。而罕見其理。未應之前。掃空心性。而

渾以爲靜。則亦非體用一源之謂矣。又謂中庸立大本。行達道。是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皆聖人分上事。若初學用功。只是專心一志。精義。徒義。集義。深造以道。期於自得。至於自得之。則居安資深。謂之立大本。可也。取之左右逢源。謂之行達道。亦可也。又謂孟子雖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驗人性之仁義禮智。然不過明其固有。而非外鑠。至擴充以盡其才。仍有待於學問。苟或徒恃良知之固有。而不博之於經史。精之於學問。思辨。不惟億度之見。揣摩難真。疑似之端。岐出易惑。且以一己之識見。爲一己之範圍。雖所見極大。恐仍不免於坐井而觀也。總之。學問之道。必折衷於聖人。今於孔子好古敏求。博文約禮之訓之外。另標宗旨。別立門戶。得不謂之異端乎。至於知行並進。如目視足履。是兩事。而非兩候。卽顏子循循博約之教。絲毫不敢躐等。然未嘗限定幾日博文。幾日約禮。必俟聰明之盡。然後講求踐履也。蓋隨博隨約。卽知卽行。面前便是路頭。隨時不煩等待。若知而不行。直將聖賢緊要言語。當一場閒話說過。雖辯論之極。其精引證之極。其博。亦何裨於身心性命乎。以上二弊。一則知不求真。一則行不求實。學問之大害也。去此二害。學路乃正。又謂異端之害。汨溺人心。然惟高明者多中之。其餘未數數觀也。至近日功利之害。逼天塞地。澈骨透心。勿論富貴貧賤。高明沉潛之人。舉凡交際往來。倫常日用之事。非利不動。非利不行。直以趨便求益。鍊成人心。鑄成世界。一舉足而不忘利。一出言而不忘利。一涉念而不忘利。其有正人君子。倡爲義舉者。則子立無與。孤掌難鳴。除貼心貼力。任勞任怨外。仍須以利脂秣。以利灌漑。然後各得其欲。

爲我所用。而隄防少疏。仍恐爲所劫制。其旁觀之忌者。惡者。譏誚之。阻難之。中傷之。又無論已。嗟嗟。一舉事而傷仁人孝子之心。短英雄豪傑之氣。殆無有過於今日之世局。世態。世味。世情者矣。士君子生常此時。苟欲正人心。變風俗。計惟操甄陶一世之權。有甄陶一世之德。激濁揚清。舉直錯枉。變化愧厲。遲以歲年。庶幾滌垢穢之肝腸。剔腥羶之髓骨。漸復本心。知有廉恥。若在下之君子。則惟自完其貞。獨立不懼。謝流波於砥柱。標勁草於疾風。樹準立規。守先待後。至於觀感興起。則仍聽之於世而已。嗚呼。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理人倫。昭揭於日星者。無古今一也。民彝物則。保合於造化者。無盈絀分也。好是懿德。若性生焉。顧人品爭差。或相倍蓰。自賢人以至庸人。嗜好迴殊矣。自恆人以至下流。嗜好又迴殊矣。乃至苟賤卑污。不齒人類。下視等儕。仍有過之。推其由來。只是好利一念中之。而其後遂淪胥而靡所底也。可勝嘆哉。可勝嘆哉。其訓諸孫曰。自來詮道字者。莫如子朱子。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數語精切周詳。確當不易。今人爲學。其止知作文應舉者。卑陋固不足道。間有求向上功夫者。又以道爲元虛高妙之一物。而懸揣臆度求之。至當前日用事物。則以爲粗迹而不屑意。卽有告以道在日用事物者。亦復觀望游移。不肯踏實向前。是以徒有求道之名。終無行道之實也。不知道率於性。而天命之性之具於吾心者。卽此萬事萬物之理。其大者。子臣弟友。範圍於當前。而不可尺寸踰。其切者。貌言視聽。附麗於當躬。而不可須臾離。其一切酬酢事物之理。胥根天命之性而來。其分之而一事一物。各有

至當恰好之處。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其合之。而萬事萬物。皆有至當恰好之處。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道之範乎人者。至切至密如此。而今乃懸揣臆度。觀望游移。曰。吾將以求道。則是大道別有所在。而當前之子臣弟友。可姑任其不孝不敬不序不信。而無礙也。當躬之貌言視聽。可姑任其不恭不從不聽不明。而無傷也。噫。宇宙間。安得有此道理。不屬鬼神不察之地。可以容吾之任情肆志而自如者。其亦不思之甚也矣。若夫真心求道者。則不然。道端於趨向。今日志道。卽是今日用功。道凝於誠篤。今日任道。卽是今日著力。當前之所接者。卽當講求得其理而後動也。當前之所應者。卽當精察順於理而後安也。一念忽。卽是坐聽其道之離。一事縱弛。卽屬顯判於道之外。顏子得四勿之訓。而曰請事斯語。仲弓得敬恕之傳。而曰請事斯語。夫豈有所觀望等待者哉。總之道在日用。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朱子之訓甚明。學者親切體之。當自知其所用力。而懸揣臆度。觀望游移者。可以廢然返矣。觀此。則知先生之心思嚴謹。體驗精詳。事事鞭辟近裏。步步踐履著實。是以出其所學。事君則忠。臨民則惠。其宰鄒平冠縣。清訟息爭。除姦戢暴。而尤盡心於教化。民初呼爲李教官。後呼爲李青天。及守泰安沂州。爲屬吏立課程。謂官不勤。則事廢。而民受其害。而勤本於仁。無憫瘵在抱之心。必不能殷殷於民事。又本於誠。無明且對越之隱。必不能凜凜於官箴。其爲臬司。一本勤慎。不務赫赫名。而察吏安民。見於山左文移。黔中文移者。至誠至仁。至周至悉。發於心而根於性也。先生於世道澆漓。人心沉溺之際。而壁立萬仞。超出羣流。一言一動。屹若泰山。萬

事萬理。渾然太極。規模氣象。有令人想像於不容已者矣。著有喜聞過齋全集。歿後。崇祀鄉賢。山左舉名宦。

侯官謝先生

先生諱金鑿。字退谷。舉人。官教諭。忠信篤敬。身體力行。平時教人。以四子書爲綱。五經爲輔。而力除空虛。自守。偏執冥行之弊。其復鄭六亭書曰。夏間接誦來函。備承教益。中秋復接手教。謙沖之懷。溢於言表。甚矣。閣下之篤志於學也。僕早歲蹉跎。中年潦倒。世事鹿鹿。因循無所成就。方未冠時。卽喜讀宋儒書。悅心性之語。比長。交陳恥齋先生。與語膈合。遂壹志於是。如所謂言誠。言敬。言主靜。言慎。獨存養。求放心者。以爲大本在是也。而竭力求之。實則於古今事變。日用常存之道。一無所窺。徒用力於虛空之中。而不自知其躓等。以至顛倒贖亂。竟成心疾。如是者凡十六七年。終不受其實益。年三十一。無可如何。始寬心讀書。涉獵於詩書易周官禮記。更數年。乃大悟前此之非計。其初自少年來居學齋。與童子均其功課。每日一本四書。未嘗間斷。至參以經籍。久之。覺有實效。日用行持間。自省得於四書者爲多。蓋學者。不志於聖賢則已。苟志於聖賢。未有能脫四書者。論語一部。此吾夫子之所以教人者。在四書中。尤爲切實。計吾夫生平之所以教人者。一曰忠信。一曰好學。二者盡之矣。蓋忠信。則以日用實行爲憑。而無虛空高遠之說。好學。則極倫常變態之跡。而無信己執一之求。故弟子大書特書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言夫子之所教。

者。如此而已。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然則好學之事。詎不尤重歟。僕之所敬慕閣下。賦質忠信。殊絕於人也。茲誦來札。幾有必察邇言。沛然若決江河之意。是閣下於學問。已得其大要也。斯道之望。將有屬矣。夫學以六經爲大端。孔子之所謂文也。學者以四子書爲綱。以六經爲輔。力講求焉。有得於心。以之治己。有術。以之治人。有術。是之謂經術。爲其可施於實用。而非訓詁鈔錄者比也。此孔子所謂博學於文也。國家太平日久。士子力學者多。康熙間。士大夫喜言心性之學。吾閩如李厚庵。蔡梁村。雷翠庭。其著者也。要其所執持。以示後生者。亦一時風氣之所趨耳。然其時忠信篤學者。已有如胡東樵其人。乾隆間。經學大盛。顧其間分際。亦自不同。如顧復初。任荆溪。方望溪。其所求者。皆有濟於實用。非明於古。闇於今。徒事章句訓解已也。此數子者。博通注疏。而有所領悟。折衷。使學者可以脩諸身。而見諸用。庶乎孔門之功臣矣。後有作者。則不然。喜搜求古書。以爲新博。愈古愈廢之說。則以爲愈佳。將謂唐不如晉。晉不如漢。東漢又不如西漢。宋以下。則鄙夷弗屑已矣。其於聖人之經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以抄襲舊說爲尊古。以論辨折衷爲武斷。學雖博。以語脩己致用之方。則無術焉。此第謂之經學。則可。不足以語經術也。若胡願。任方四家。則可謂經術也已。僕於古經。誠無所窺。然苟得餘年。則將卒業於四氏之書焉。故凡僕之言經學。當時之所棄也。所以然者。欲不謬於力行忠信之旨已矣。閣下抱忠信之質。有志於力行。而以倫常爲急務。夫急力行。重倫常。二者皆忠信之事也。然而求諸孔子教人之旨。則所尤重。

者學而所尤先者文。蓋聖賢之學一倫常盡之。閣下前書之言是也。然倫常之理至切至近。至平至易。而卽至蹟至隱。至繁至艱。不可以一時淺易之說。槩諸古今。亦不可以一己境遇之偏。槩諸天下。古今千億萬牘。聖賢千言萬語。不能盡其情者。凡此力行之事。卽凡此倫常之事也。故以倫常之故。而有力行以力行之故。而有學問。博學於文者。所以致其知。以爲力行者也。夫知者。明於目也。行者。健於足也。未有目無見而足能行者。自古言學。亦未有以行先於知者。一部大學功夫。致知格物。已居其大半。誠意爲生死關頭。然意之不誠。答在知之未致。其門選昭然矣。然其道至廣而博。故貴實而不貴浮。貴切而不貴泛。僕語本朝經術。必以顧胡任方四子爲先者。意在斯已。大約士凡不喜讀書。不事講求。而空言力行。空言倫紀。空言心性。與夫存誠。慎獨。主靜。存養者。不墮於空虛自守。則必偏執冥行。語此失彼。有體無用。否則泛枝濫葉。揚秕簸糠。或者等身著作。鉛槧四馳。或者寸解。幾幾。孤燈自守。凡茲所事。雖一生辛勤。皆不足以入聖人之道。何以驗之。觀於其行。則弗信。試之實用。則茫然也。吾輩向學已晚。讀書已遲。僕所願與閣下共謀讀書之法者。意在以四子書爲宗。不以四子書爲作文之具。而以爲倫常日用所資。切實以求。則廣之自通。六經約之無非實行。稱此以往。則近之可爲文行兼修之儒。漸而積之。必有體用合一之日。此聖賢之正軌也。若曰。吾但以實行倫常爲要。經學文學皆不足恃。則所謂倫常日用者。別有簡易之一途。而六經不必存也。豈理也哉。與閣下交已十餘年。中間多以世故文字相往復。未有一日之暇。從容論學者。茲

以來書語及。故陳其崖略。唯高明有以教之。其再復鄭六亭書曰。曩者僕以來教有經術之言。謬爲論說。而獨有取於顧胡任方四家者。蓋以四子之於讀經。皆汲汲於倫常用。而非訓詁抄錄者也。然讀書之法。又有常言者。古來書惟易詩書。爲孔子所手定。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數者。爲極純粹耳。自後諸儒著述。則不能無偏弊之處。卜子夏。左邱明。親受業於孔子。其言尙有疵謬。況其下者乎。任荆溪之學易也。苦志力求。至於血氣散亂。神思喪失。昏不知人。七日乃蘇。此足見其由探索而有獲。而少脫然自得之趣者也。又此公生平讀書。必欲融會衆家。無所遺棄。故洗心首卷圖說太繁。而五十學易之解。不無牽強。此其所偏也。若其卦爻註說。獨能徵求象數。使學者知聖人之立言。字字有所根據。而窮極事變。無一不切於倫常用。用此其所以爲難也。昔程傳以理訓易。朱子歸諸卜筮。其旨尤該。然易之爲書。原本象數者也。善說易者。必當不離於象數。惜乎占書淪亡。難於引據。任氏所徵。皆不失其正大。足爲本義之助。故僕謂學易者。必有取乎此也。讀洗心者。於其首卷圖說。且姑置之。必言圖說。則又常讀胡東樵易圖。明辨勝於任氏多矣。至於禮記一書。雜取羣儒之著述。各有篇段。任氏以朱子有大學章句。遂取禮記而竄易編次之。甚至郊特牲一篇。全逸題名。散附於他段。責以變亂古經之咎。復何辭焉。但任氏之意。實師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自爲成書。彙分簡帙。使脩己力行之君子。易於貫通焉。至其解義。則穿穴注疏。自悟指歸。上契前聖之心源。所謂天理爛熟者。豈依門傍戶者所可比哉。學者觀其梳剔之明。而得其會通之妙。則亂絲

之治。條理井然。還考原文。昭然自在。豈以任氏而棄古本哉。春秋所以正倫常也。左氏記其實。其功大矣。至其義例。則三傳皆私已見。胡氏又從而強辨之。數千年來。夫子本經。不明於世。至今日而意理始可求也。顧氏之功。豈少哉。胡東樵禹貢。與梅定九天文。並稱絕學。今與顧氏地理表合而讀之。中原扼要形勢。了然於胸。豈非致用之一大端與。方望溪之釋周官。輒謂王莽劉歆有所增竄。疑其所可疑。而悟其所難悟。微靈臯孰能之。四君子之讀經。皆聖人致知格物之法。大有功於倫常者也。夫讀書之益人也。如五穀三牲之致其養焉。然五穀有芒穀。而三牲有皮毛。善食者飽焉。而氣體以充。精力以富。芒穀皮毛。不知其所以棄也。任氏周易之病。僅在圖說。序言今揭其所短而攻之。而棄其所長。是猶見皮毛而惡三牲。指芒穀而訾五穀也。要之。近世君子。多言經學。其能讀四君子之書者少矣。閣下以忠信爲本。以倫常日用爲重。能不致力於是哉。前書繁蕪。而意有未盡。故復陳之。其作退谷自警文曰。退谷嘗讀易之繫辭矣。其曰。善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曰。異哉。以聖人之德。如彼。而其所以自處者如此。故夫子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是故康節先生。稱老子得易之體。張子房得易之用。雖其言之駁。而其旨可思矣。要惟上達之事。小子未之敢測。則且痛自刻責。書以自警也。曰。天下之理。進常不足。而退常有餘。故進而見者。不如退而藏。進而言者。不如退而默。進而求諸人。不如退而求諸己。汝能見人之善。胡不退而自脩。汝能見人之惡。胡不退而自省。汝有

誨人之言。不如退而自誨。汝有責人之事。不如退而自責。愛人不親。汝則退而反其所愛。治人不治。汝則退而反其所治。忿懣未可任。汝盍退以平其氣。是非未可定。汝盍退以思其詳。汝行既疏。惟退可以寡悔。汝言既易。惟退可以寡尤。汝自見其長。盍退而察焉。曰。其實有之耶。其益求所進也。汝自悔其罪。盍退而念焉。曰。其勿忘矣。其奚以再蹈也。吁。嗟乎。喜好歡忻。惟退則見其所弊。功名富貴。惟退則見其無聊。責有所歸。汝速退以自量。道莫吾知。汝姑退以自娛。且夫虛而能容者。莫若谷。深而難測者。谷也。響而斯應者。谷也。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其賢之所處乎。先生之學。處處鞭辟近裏。而出謀發慮。動徹機宜。仁全義備。壞者使之復完。墜者使之復振。職雖司鐸。而地方有事。當道倚之。鑿舍賴之。卽衆庶亦未嘗不感而服從之。德盛道通。所謂動人以誠。制事以義者。其先生之謂乎。所著有蛤仔難紀略。泉漳治法。及文集。

河內夏先生

先生諱錫時。字用九。號西野逸民。舉人。約言躬行。以居敬窮理爲本。以明體達用爲要。接物以恕。持己以誠。不毀口吻。不蹈空虛。晝爲宵得。得則書之。其言曰。理本至易至簡。艱深煩碎者失之。又曰。致知是學問入頭處。朱子每出示人。如中庸君子而時中。章句補云。君子知其在我。至孟子知言。集註補出盡心。知性。皆朱子喫緊爲人處。他如此類甚多。又曰。窮理須見得徹底。務到得第一著方是。不可只到得第三著。第二著便休。若知到十分。便事事占第一義。做更不落第二義了。又曰。格物是大學一頭。這箇到徹底處。下

而工夫。只要心肯意肯。做將去。如作宮室相似。格物。是將他許多木料。零星湊得完備了。下手做時。只要一都能檢點照管得。又曰。學者格物。第一段義理。不知性善。則不知我之可以爲聖賢。而明德之志。廢矣。不知性善。則不知人之可以爲聖賢。而新民之業。不講矣。又曰。朱子謂致知。是夢覺關。誠意。是人鬼關。先儒謂主一。一字。是誠意。玉鑰匙。謂存養。如主人。省察。如奴僕。數語。最善名狀。亦是做過工夫後。纔能說得如此分明親切。然數語中。竊嘗妄易一語曰。慎獨。是誠意。玉鑰匙。又曰。大學以格物爲始。以絜矩爲終。格物。卽所以求此矩也。又曰。大學章句云。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予最愛此二語。惟朱子纔能說這般透頂的話。亦是朱子生平見到最得意語。故四書多作如此說。又曰。朱子補格物傳。說得道理雪亮。真是忒煞分明。包括多少義疏。省費多少證解。雖曾子子思爲之。恐無以過此之明確也。但文字古今不同耳。後儒紛紛訾議。皆不知而強言者也。又曰。近日陸清獻諸公。謂大學自程子更定。復得朱子章句。卽是原本未必盡合。正已精益求精。聖人復起。不可易也。此言可破學者二三之見。又曰。性字。自朱子纔訓得盡。今中庸篇。首節性字註。是也。漢唐諸儒。那得有此訓詁來。又曰。漢儒謂反經合道爲權。其說亦未爲全非。但說得忒煞重了。便有弊。一切權詐權術。狂妄之論。皆足以託之。故程子深闢其說。亦拔本塞源之意也。又曰。朱子論語集註。錄尹氏之言於篇終曰。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此言最足警發學者。幾如大呼寐者。而使之醒矣。學者皓

首讀聖人之書。聞尹氏之言。而亦頌然無所稍蕩焉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又曰。程子之言。朱子重加訂正。覺字字親切有味。無一閒放語。凡四書之所錄者。無不純粹以精。而至當不易矣。又曰。聖賢只是於天理之當然處。認得明白。更無一毫拖泥帶水。程朱所以有功於聖門者。只爲於此等處。認得分明。儘力發揮出來。一部四書。不可不看。他喫緊處也。又曰。常惺惺法。最妙。不如此。便只終日昏睡了。須是喚他醒來。又曰。動靜工夫。要做成一片。今只靜中如此。被外事一頭撞破。或有人一聲叫破。便陡然放出來。前後截斷。只管動去。沒收煞。意思都消散了。此病打疊不下。更有甚話說。魯齋云。千萬人中。常知有己。到此境界甚難。又曰。朱子云。方其靜時。動之理已在。及動時。又只是這靜底。程子所謂動亦定。靜亦定。內亦定。外亦定也。如此纔做得工夫貫徹。然求其所以能如此者。只要理會箇敬字。又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存養盡頭處。故曰。自戒懼而約之云云。慎獨是省察入頭處。故曰。自謹獨而精之云云。又曰。涵養要深。省察要密。然涵養深。而後省察密。涵養深而省察。又不可不密也。朱子於中庸尊德性節。指示最爲詳切。又曰。周子之言主靜。不如程子之言主敬也。主敬無弊。主靜便有弊。然其自注云。無欲故靜。則亦與禪門釋子之所謂靜者異矣。又曰。止字。意理最精妙。能止。便萬物各得其所。然離箇敬字不得。又曰。聖人不說主靜。只說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便無病。又曰。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曰。見是真覺悟。瞞不得些子。曰。自訟是真愧悔。恕不得些子。有此真識力。纔能起死回生。不致因循耽悞。一世了事。又曰。子絕

四。朱子云。絕無之盡者。此是徹骨說出來。道箇無字。已是賸了。此是聖人心體上事。直是赤骨立。無一些子繁累。若顏子克己。便說不得箇絕字了。這箇地位峻絕。學者無可著力處。學者須要學顏子。程子云。學之始。則須從絕四去。言克己也。又曰。某嘗說而今人都有箇藏賊法。這箇賊常伏在心中。自暗暗使用他。卻不肯教他出現。安置到背裏。百般去遮護他。不令人知得。我們如今要做君子來。除先殺了這箇賊。又曰。君子慎獨有二。好善則如好好色。惡惡則如惡惡臭。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此務其得於己也。小人緣飾行誼。欺誑末俗。僥倖名譽。作慝於屋漏之下。養惡於幽暗之中。終於敗露。身名俱喪。竟何益乎。此愆其失於人也。學者較於二者之間。可以知所省矣。又曰。遇不如意事。須恬靜忍耐以處之。若有一毫怨尤之意。便生許多躁擾。不惟累心。亦且累事。又曰。言僞則多沮。行僞則多敗。吾人言行之際。妻子見之。奴僕見之。鄉黨望之。朋友責之。而欲以飾己而欺人也得乎。又曰。魏莊渠曰。自欺病徵極重。爲鬼爲蜮。以此爲獸爲禽。以此又學者只因誠意一關難透。故包羞忍恥一生。此數語大有省發。予每誦其語。未嘗不悚然也。又曰。王梅溪曰。不善文者宜祕。不善書者宜楷。不善言者宜省。此言殊有味。在予尤爲對症之藥。又曰。醉古堂格言云。休委罪於氣化。一切責之人事。休過望於世間。一切求之我身。此知道者之言。又曰。僞行僞語。僞意。去盡纔成眞君子。僞不必外面假托。裏取。只有一毫裝點。便是作僞。又曰。人與天地一也。只爲有己。便與天地不相似。能克去。則渾然與萬物一體矣。又曰。讀書只一心在書上。卽此便是。

敬便是存心工夫。如此纔能曉得書中義理。吾每讀書時常覺有數人在胸中橫衝直撞。讀了後只如沒讀時一般。此由許多閒意爲祟。須是剛刀殺退他始得。又曰。薛文清公曰。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湛然之體。此言可發深省。若爲此萬起萬滅之私。纏繞了一生。汨沒了一生。將何時過得人鬼關也。先生之學。鞭辟近裏。固如此。晚年選於易。誦覽一室。額以邵窩。學者又稱邵窩先生。所著有讀易私鈔。讀易私說。強學錄。日省格。所輯有強識錄。課子隨筆。強恕堂家範。自警編。邵窩偶存。邵窩筆錄。邵窩私鈔。綱目撮要。家禮儀節總要。砭俗碎言。四書爲學指南。所評定有律歷星紀。地理圖誌。儀禮圖誌。左傳史漢通鑑綱目諸書。

錢塘戚先生

先生諱人鏡。字仲蘭。號蓉臺。翰林官。至洗馬。生而誠篤。四歲失怙。儼如成人。奉母夫人教。卓然樹立。不與流俗爲低昂。而和順積中。孝愛深至。推之忠君信友。皆是物也。其明鑑告成疏曰。洪維我國家重熙累洽。聖聖相承。伏讀高宗純皇帝御批通鑑輯覽一書。皆申明乎治忽之原。邪正之辨。天命人心繫屬之故。而於有明三百年。尤諄諄致意。予奪昭然。皇上敬承心法。典學高深。御製讀通鑑紀事本末詩百篇之中。於前明得二十三首。所以寓與觀之義。彰筆削之公。垂法戒而示來茲者。固燦如日星矣。迺聖心乾惕。猶懷厥鑒不遠之思。特命館臣。徵宋范祖禹唐鑑一書。纂輯明鑒二十四卷。以備乙覽。其中去取褒貶。咸仰睿

裁。臣恭誦之下。往復尋繹。凜然於君臣一德之所由昌。上下睽否之所由亡。竊惟明祖。以一旅起滌陽。轉戰十有五年。而成帝業。尊禮耆儒。勤恤民隱。開言路以達下情。禁內臣而無預朝政。其於求才輔治之道。不可謂不切。而於杜漸防微之意。亦不可謂不深。然自永樂以後。仁宣繼治。方底乂安。孝宗清明。克持恭儉。其他治日少。而亂日多。可法者少。而可戒者多。何哉。則以朝無紀綱。賞罰之權。不出於上。是非倒置。賢不肖混淆。而用人失其道也。昔范祖禹有言曰。治未嘗不由君子。亂未嘗不由小人。又曰。天生斯人。苟有聰明正直之資。必將有用於時。聖人順天理而感人心。敎天下之賢者。而聚之於朝。使之施其所有。以爲國之有。則賢無不得其所。賢得其所。則民得其所。民得其所。則物得其所矣。夫明之君子。非不衆也。聰明正直之資。亦時輩出也。然而奸佞弄權。貂璫竊柄。當時人主。絕不悟其用人之失。蓋那巧之伺主也。密則罔識其奸。君子之事君也。忠。忠則自忘其戀。戀固難容。況有宵小爲之潛煽其毒。而驅之乎。驅之不已。則且摧折之。戮辱之。如前明之黨禍。亦已烈矣。臣嘗推原其故。而知君子小人之消長。未始不本於君心之好惡。武宗好逸樂。則僉王以佚遊導矣。嘉靖好齋醮。則閣臣以青詞進矣。神宗好財利。則中官以礦稅興矣。外此土木甲兵之事。聲色狗馬之娛。小人類迎其意之所向。以竊權寵於不及覺。至莊烈手剪逆奄。刻厲圖治。不可謂非無欲之主。然時事孔亟。猜疑愈甚。痛懲羣臣之黨。十有七年之間。至易五十餘相。而溫體仁以陽爲孤立。陰肆排擠。獨相八年。當時雖有公輔之器。忠直之士。封疆戮力之臣。卒不能一日安。

於其位。蓋不明理之是非。不察人之邪正。而徒欲力矯其弊。小人未有不乘間而入者也。大學言好惡公私之別。始於慎獨。終於絜矩。而於平天下一章。尤兢兢於用人之得失。歷觀廢興成敗。莫不由斯。千古以來。事同一轍。伏惟我朝。謨烈昭垂。震今鑠古。凡前代諸弊。無不掃除而更張之。皇上於用人行政。賞善罰惡。一本至公。皆由聖學日深。則治功日懋。臣才識庸愚。幸得仰窺緒論。竊於一辭莫贊之中。謹獻千慮一得之義。不識有當與否。伏乞訓示。其與友人論士習書曰。承諭所聞士習甚壞。未信其然。而陋則誠有之。鏡竊以爲士習之陋。固其常耳。然不可不思其所由來。當今讀書者。豈真有爲聖賢。辨義利之見。入於其心者哉。又豈真有窮經致用。守己治人之學。修於其素者哉。彼其父兄師友之相傳。上之。不過趨時尚。釣弋科名。此爲極有志者也。其次。冀得一衿以奔走餬口耳。最其下者。逐蠅頭之微。罔顧廉恥利害。舞弊犯法。無所不至。事雖差等。所別者智愚。原其本心之所發。則固不甚相遠也。人即無良。其仰事俯育。養生之計。亦必不能盡忘。苦寒之士。其處境也。嗇。其取利也。艱。其見聞愈隘。其識趣愈卑。則陋固其宜也。又習見乎爲之上者。其所養者豐。其所憑者厚。其得以假借。而取途者甚寬。然而沾沾然爲利之心。則固與之未始有異也。夫以不教之士。處甚嗇之境。守之以淺見寡聞之心。堅之以耳濡目染之習。迫之以資生之策。而以入於豐厚者之目。則亦安往而不形其陋者哉。鏡竊謂方今之士。不矜惜之。誘導之。而但深鄙之。痛懲之。是真所謂不教而誅者也。滇中風氣。素稱淳厚。爲士者。大率家貧而質魯。貧則多艱澀之態。魯則少

修飾之文。鏡竊謂易形其陋者。正其本色。譬之鄉愚之民。不若城市之智巧。然而其賦性厚。本真未漓。導之而至於善。轉易爲力。千百之中。有一二篤信好學者。所成就者必大。爲宗師者。果無厭棄之心。示之以躬行。申之以明訓。而又去其所苦累。於案牘相接時。不憚反覆開導。考試後。相質之美者。獎其文辭。誘勗其學業。擴充其志趣。勵其操修。使之於義利路上。漸見分曉。其有爲非好訟者。於可傳喚之處。隨時面加訓斥。委曲詳明。務使其悔悟貼服而後已。其不能改者。然後照例懲辦。平素見聞。其行之優劣者。隨時記載。於考試高下。畧示勸懲。再於發落之時。反覆申明。賢者進之。不肖者戒之。亦未忍遽絕也。如此。雖士之愚昧。未必卽能與感。而宗師之職之心。固當如是也。況誠能動物。登高而呼。百人之中。豈必無一二應者乎。弟前奉命使黔。官吏之相見者。大率亦言士習之陋。前之歷任文宗。亦皆有鄙夷不屑之語。惟鎮遠太守。迎謂余曰。邊省士子。儘有佳者。大人總不可存厭棄之心。則培養者大矣。余深歎服其言。惜弟才鈍。又爲時甚暫。未能有所設施。吾兄才識明敏。遠過於弟。性真流露。必能動人。大抵宗師之於士。令不可以不肅。而情不可以不親。令肅則人不狎。而陷於非情。親則心無厭倦。能曲得其艱苦。並悉其淺深受病之由。而教誨之言。亦易入於其心。父母之於子。師之於弟。吏之於民。亦若是而已矣。辱承下問。故敢以意見之所素信者爲對。不識仁兄以爲何如。先生成已成人之學。亦可以概見矣。其督學黔陽也。講明義利。示以體用。刊小學入譜諸書。使知所趨向。莅任僅數月。而士人思之。生平寢饋於稼書楊園兩先生之書。涵養

純熟。識量廣遠。無涯涘。無圭角。而見之者。起敬起畏。雖頑必順。雖侮必肅。若有莫之致而致者。識與不識。皆稱爲有道之氣象。有用之偉人焉。惜其年不永。而徒令人想像而已也。

清學案小識卷十

待訪錄一時搜求未得其著述則於別集所論及者隨詳隨略錄以待訪

錢塘應先生

先生諱搗謙號潛齋性至孝節操至高殫心理學躬行實踐力追程朱痛闢新建當湖陸先生序其王學考曰自陽明之學行天下迷惑溺沒於其中者百五十餘年近歲以來好學深思之士乃敢昌言排之然以其功業赫赫於人之耳目間者疑信且半錢塘應潛齋獨一言以斷之曰陽明之功譎而不正詭遇獲禽耳又推其本而論之曰陽明自少馳馬試劍獨學無師而始堅於自用則又直窮其病根陽明復起不能不服斯言嗚呼以陽明之天資豪邁向使自幼涵養薰陶於小學中加之以良師友磨礪砥礪如二程之有濂溪朱子之有延平何至放言高論如此哉所以敢爲放言高論者其所由來漸矣故愚嘗言小學一書乃世道升降之本小學行而天下人才範圍於規矩準繩之中然後學術一而風俗同潛齋之論可謂知本矣潛齋論性論太極頗與程朱牴牾余不敢從然其教人用功必以窮理格物爲本謹守朱子家法故其言多可羽翼經傳其論次陽明言行凡一卷附於其所輯性理大中內余以爲此當自爲一書不當附性理故特表而出之而名之曰王學考欲知學術異同之所由來者其必有取於此也夫其祭潛齋

先生文曰。先生唐之許由。晉之陶潛。高風峻節。可與比肩。然許則高矣峻矣。而文采無聞。陶則文采表見於後世矣。而沈於麴蘖。不可以爲訓。是皆千古遺恨也。先生閱覽博物。澹泊寧靜。許之所無。先生有之。陶之所有。先生無之。卓然獨立。高視古今。豈非宇宙正氣所鍾哉。隴其仰止。高山有年。辛酉之夏。始會於武林。道德之氣。肅然藹然。如飲醇醪。使人心醉。先生不鄙儒劣。出其著述。從容指示。易詩書禮。皆有成編。往往發先儒所未發。展卷讀之。不覺神往。先生又命二子。訪我於西湖之澚。意欲取其芻蕘之見。以相切磋。蓋我既重先生之學。而先生又愛我之樸。私竊自喜。謂庶幾得藉典型。以開豁其愚蒙。而範圍其身心。癸亥四月。余又至武林。先生見之。益復欣然。縱論古今。亶亶不厭。執意一別之後。遂成永訣哉。嗚呼。先生之學。其精到處。固已卓然。可不朽。其未成之書。二子皆好學深思。必能卒其父業。在先生固可無憾於九原。余獨悲我之失其良友。讀古人書。往往以不得見古人爲恨。幸而得見。今之世有如古人者。乃隨得而又隨失之。嗚呼。哀哉。余方留滯恆陽。未得親哭。几筵。敬寄一芹。納諸靈前。先生有知。其不我棄。竊聞先生生平足跡。不出百里。隘巷短垣。恬如也。太守稽宗孟。數式廬。欲有所贈。囁嚅未出。及讀先生所作无悶先生傳。乃不敢言。海寧知縣許酉山。請主講書院。造廬者再。先生辭曰。令君學道。但從事於愛人以德足矣。康熙十七年。舉博學鴻詞。大臣交章薦之。先生與牀以告有司曰。搗謙非敢卻薦。實病不能行耳。客有勸者曰。昔太山孫明復。嘗因石介等請。以成丞相之賢。何果於卻薦哉。先生曰。我不能以我之不可。學明復之

可。乃免徵。卒年六十九。先生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四書。各有著說。又撰教養全書四十一卷。分選舉學校。治官田賦。水利。國計。漕運。治河。師役。鹽法。十考略。仿文獻通考。而明代事實尤詳。又有性理大中二十八卷。門人凌嘉邵。沈士則。姚宏任。傳其學。

廬陵張先生

先生諱貞生。字幹臣。號簣山。進士。歷官侍講學士。建言鑄級。去爲司業。時刻鄒南皋宗儒語略。頗闡良知之說。其後乃一宗考亭。居京師。寓邸舍。蓬蒿滿徑。突無炊烟。瀕行不能具裝。故人餽。一無所受。其狷介有如此者。著庸書二十卷。聖門戒律八條。唾餘若干卷。三魚堂粹語。載簣山集內。有與魏庸齋論尋孔顏樂處。庸齋云。舍功問效。如舍舟渡水。舍梯登屋。終日尋不能得。否則講說高妙。動涉禪機。茫無把握。不若溯流窮源。從切實下手處尋去。水到渠成。自有樂地。簣山云。樂者。卽吾之本體。成之性。得之天。非從外面攙和。非從後來添設。獨恐爲境遷。爲物撓。爲欲蔽。遂舉本來樂體。被無端怨尤。填胸滿膺。非用一番工夫。一番尋求。便說曠達放誕。總非向來真樂。又云。識本體固難。復本體尤難。二先生說尋字最好。皆本集註朱子之意。庸齋又云。從何處尋。曰。下學上達。克己復禮。簣山又述其山房舊有扁。命云。尋孔顏樂處。聯云。問孔子何以樂。曰。發憤忘食。問顏子何以樂。曰。既竭吾才。又云。知孔顏樂處。卽知思孟樂處。皆足補註所未及。又簣山集云。執著有執著之失。和平有和平之失。此非著實體認者不知。又與人書云。人欲合知行。

爲一。我必分知行爲二。單提致知。不如直說篤行。爲明白切實。若以力行工夫。總以致良知三字盡之。雖是透脫。恐學者竟走入空寂一邊。此條最羽翼程朱。又與熊青嶽書云。若提明性善二字。謂可包知行。則致良知亦可包知行。姚江復起。將有辭於我矣。與前書同意。不知青嶽何以有此論。又與羅先生書云。令師青老。見解不偏。考究有年。其閑道錄。頗與某私淑羅文莊之意有合。又箕山語錄云。學問自有漸進工夫。別無頓悟法門。又云。諸家言自然言頓悟。不問元氣虛實。專用表散之劑。不害人不止矣。此最足見其學之正。又云。儒者言學。謂人所說過者。不必更說。然舍人所說過者。更從何說。聖賢語言。愈讀愈有味。越講越無窮。又深取章楓山先儒之言。已盡之說。此足見其學之樸實。又論氣云。氣無動無靜。以所行有動有靜矣。氣無聚無散。以所附有聚有散矣。論陰陽云。陰陽有相生之時。無未生之時。此又足見其體認之細。又云。儒者之學。不宜單提靜字。以類於禪。然靜則悔吝少。亦收斂雜馳之一端。此說得亦斟酌。又閱張箕山與熊青嶽書。論學問經濟。不是兩箇。畢竟經濟。有從學問來者。亦有不從學問來者。從學問來者。學顏子之學。卽志伊尹之志。不從學問來者。則爲驕客。爲器小。爲執拗。甚至爲奸險。非不自謂有猷。有爲。而其實毒蒼生。而誤國事者。卽此自命爲經濟之人。其論最快。又箕山謂夫子之道。中以貫之。謂曾子言忠恕。是誠以貫之。若程朱重主敬。則又敬以貫之。此當互看。

郝州刁先生

柏鄉魏先生爲之傳曰。先生諱包。字蒙吉。別號用六居士。父諱克俊。有道而樂施與。學者所稱貞惠先生也。先生生而魁岸。又性穎異。年二十有五。登天啓丁卯賢書。既再詣春官。不遇。遂絕舉子業。以斯文爲己任。於城隈闢地爲齋。曰潛室。亭曰肥遯。讀書其中。無間寒暑。學者宗焉。執經之屨。常滿戶外。甲申閩變。設思廟主於所居之順積樓。朝夕哭臨。賊命敦趣以死拒。幾及於難。會賊敗得解。入國朝。遂不仕。日取四子五經。及宋元以來諸儒書。反復尋玩。積二十餘年。所著有易酌十二卷。四書翼註十六卷。斯文正統十二卷。辨道錄八卷。潛室劄記二卷。用六集十二卷。其學以謹於言行爲要。嘗曰。君子守身之道三。一曰言語不苟。一曰取與不苟。一曰出處不苟。又曰。吾日三省吾身。心無乃有妄念。言無乃有妄發。事無乃有妄爲乎。於梁溪高忠憲公尤篤好之。曰。乃所願。則學高子也。置主奉之。如貞惠禮。一言弗檢。一行弗實。必晨詣梅謝曰。某不肖。甚媿吾父吾師。不可爲子。不可爲人。其勇於自克如此。年六十有六。以居母憂。毀悴。遂不起。門人私諡爲文孝先生。先是貞惠卒。三日勺水不入口。母哭慰之。始勉進一溢米。鬚髮盡白。杖而後起。令門人治喪。一倣文公家禮。既葬。廬於中庭簷下。三年不飲酒。不食肉。不入內室。每朔望忌辰。悲號感路。人居恆水訥。似不能言。及事至當言。則正色而談。上下傾聽。故州有大事不能決者。亦必待其一言爲斷。流賊圍州城。毀家糾衆。誓固守。城得不破。兵退後。流民載道。設屋於西關聚養之。疾病受傷者。給以醫藥。全活甚衆。有山左難婦七十餘人。不能歸。命老成家。人往送之。臨行八拜以重託。家人皆感泣。竭力護送。

無一婦不得所者。又篤於故舊。終始如一。慎於交遊。然諾不苟。與魏蔚州及東林諸君子爲神交。各以其所得。遙相質正。問學至老不倦。先生歿後。無錫人士。遂於道南祠崇祀焉。當湖陸先生。與刁再濂書曰。不佞在江南時。已聞尊公先生之名。恨未得讀其書。頃至恆陽。見用六集。稍慰飢渴之思。猶以未得生平著作爲恨。聞尙有斯文正統。及潛室劄記。易酌。辨道錄。諸書。謹專人走請。其已刻者。幸將來紙刷印。賜教。其未刻者。乞將原本借抄。抄畢。卽當專人奉歸記室。斷不敢遺失。亦不敢污損。想高明諒其求教之誠。必不吝也。尊公先生行實。并求賜教。統希垂鑒。不宣。

江陰徐先生

翠庭雷先生爲之傳曰。先生名世沐。字爾翰。家世江陰縣之青山。晚號青麓。又曰青牧。少孤。奉母祝太君。力學自立。補學官弟子。見太極西銘諸書。發憤志道。嘆囿於舉業。如井蛙焉。其學篤信朱子。切己反求。務有益於身心。其辯別異同。抉摘影響之談。務歸於下學實踐。俾人無惑歧途而後已。其虛心抑志。不敢自是。至耄年如一日。先生少時。猶及交太倉陸桴亭。無錫高彙旂。武進馬一庵。諸先生。往來論學。以資其益。關中李二曲南游。先生與深談久之。二曲曰。子學篤而行未廣。則答以先生行高而學不醇。蓋不苟同類。此晚以子格選拔入都。擢之行。遂館焉。閉戶讀書。日有記注。滄柱仇公。見而驚嘆。颺言於衆。由是安溪李公。亟相訂交。先生所著四子書。易書詩儀禮周禮春秋孝經小學。及明紀諸編。統名之曰惜陰錄。當湖手

鈔其四書中精要語。而爲之跋。其爲當世大儒所傾服如此。當湖御史罷官。先生亦旋里。越年當湖沒。先生積學又二十五年。八十有三歲。疾革。召老友陳克艱與訣。遺命勿作佛事。息心靜氣。以卒。論曰。儒者於學術異同。非模稜兩可。則有爭氣焉。先生無是也。斯其爲篤信好學者歟。其時克艱陳先生並起其學。繼之則有楊文定公。皆同邑人。何江陰風氣之厚也。有志者。可以知所歸向矣。當湖陸先生書其四書惜陰錄後曰。江陰徐子爾翰。以所著四書惜陰錄示予。謂之惜陰者。其大旨以爲聖賢之學。隨知隨行。若知而不行。雖讀盡十三經二十一史。徒敝精神。其光陰可惜也。故嘗深痛舉業之驅人入鄙。欲學者實從事於聖賢之道。而勿務空知。蓋其旨與曾子之尊聞行知。董生之正誼明道。相爲表裏。而每於一章之中。三致意焉。豈非所謂喫緊爲人者歟。學者誠知其所惜。而勉強焉。以孔孟之言。爲範圍身心之資。而勿視爲爵祿之資。以程朱之解。爲指點行道而說。勿視爲作文而說。知人心道心之辨矣。則必實使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知理義之性。與氣質之性有殊矣。則必實以理義變化其氣質。勿徒曰吾姑辨之。姑言之。發爲議論。可以悅人耳目而已。一息勿敢懈也。一言一動。勿敢慢也。如是。可謂不負其陰。而於聖人之道不遠矣。雖然。徐子所惜。亦就知道。而不實用力者言耳。若夫甘陷溺於道外。孜孜矻矻。以聲色爲可娛。以勢利爲可慕。以辭章爲可誇。以虛無寂滅爲可樂。或援儒以入墨。或推墨以附儒。其於道也。尙不能知。又何論行。其爲可惜。更何如哉。其可不以陷溺之餘。轉而從事於聖人之道哉。余不敏。少嘗汨沒於舉業。中年竊聞

先儒之緒論。始若望見涯涘。而未能得其堂奧。今髮種種矣。尙不免於出入。絀繹徐子惜陰之義。不覺惶然汗下。遂書於其末。以誌仰止之義。願以餘年。竭其駑鈍。作秉燭夜遊之計。以庶幾無愧於曾子董生之言。徐子其尙有以策我哉。

磁州張先生

柏鄉魏先生爲之傳曰。先生名潛。字尙若。生而穎悟。數歲讀書。卽通曉大義。年十二。補弟子員。順治丙戌。領鄉薦。己丑。捷南宮。壬辰。選翰林院庶吉士。與湯潛庵先生共砥礪爲聖賢之學。性至孝。聞母病。卽力請終養。躬親湯藥。母病遂瘳。後連丁內外艱。哀毀骨立。喪葬如禮。服闋赴補。適有詞林外轉之命。同人錯愕。先生怡然。歸鍵戶讀書。於身心性命之理。靡不窮究。蒼萃古人格言懿行。訓勉子弟。家居二十年。不妄交遊。惟與蘇門孫徵君先生。往復論辨無虛日。嘗曰。眞學問在行誼。若知而不行。猶未知也。又曰。除忠孝倫常外。別無道學。可以見先生之所得矣。年五十八。卒於家。所著有澹寧集十卷。

南豐謝先生

先生諱文洙。字秋水。號約齋。明季諸生。初講陽明之學。年四十。與同人會講於新城之神童峰。有王聖瑞者。力攻陽明。先生與爭辯累日。爲所動。取羅整庵困知記讀之。始一意程朱。闢程山學舍於城西。名其堂曰尊雒。著大學中庸切己錄。發明程子主敬之旨。以爲爲學之本。畏天命一言盡之矣。學者以此爲心法。

注目傾耳。一念之私。醒悔刻責。無犯帝天之怒。其程山十則。一以躬行實踐爲主。時寧都易堂九子。節行文章。爲海內所重。星子髻山七子。亦以節概名。先生獨反己。閤修務求自得。髻山宋之盛。過訪先生。先生遂邀易堂魏蔭彭任。會南豐城山。講學旬餘。於是皆推其篤躬行。識道本。南豐甘京與先生友。已而服其誠也。遂師之。卒年六十七。先生左傳濟變錄自序曰。處國家之事。惟變爲難。得失成敗。恆在幾微呼吸之間。使閤者當之。惘惘然莫得其方。神亂氣沮。一再躊躇。而大事已去。智不足也。智稟於天。而未嘗不得之於學。恃天者。每有奇中之能。然事遂功成。往往以不善居而敗。知於始而閤於終。有足悲者。惟得之於學。以勇則沈。以養則遠。遇事不震不徐。而適投其機。功成之後。又恬然若未嘗有事者。雖猜主妬相。而不假以隙。此之謂大智。夫學明理於經。而習事於史。史與學居十之六。而閱歷煅煉。又居其四。事變無窮。莫可究詰。然能學古人之成案。精思而力辨之。置身當日。如親受其任。而激撓衝突於其間。如是者久之。則閱歷煅煉。已兼具於讀史之中。矧身世所遭。得之於動忍。增益其力。又有大焉者乎。以此知得於學者全。而得於天者半。身任天下者。烏可無智。欲智者。又烏可無學也。濟生也。閤幸而天下事。未嘗及身。年已望六。可免覆餗之恥。賤貧多暇。授徒左傳。見其時名卿大夫。濟君國之險艱。識深力堅。誠有不可及者。因每國取數事評註。得二十八篇。又余友魏裕齋。有杜預癖。深謀至計。一一摘抉出之。發從來讀左者所未發。輯左傳經世一書。予多取之。夫以予之閤。又老且賤。安能與一時英少。抵掌談天下事。惟是取古人陳迹。神

而明之。以補天所不足。雖不徵之實事。庶幾心目開朗。俾不至於闕終。則厚幸矣。乃若明體適用之學。非全力不足以幾。自共學以至於立。立而至於權。不容凌節而施。亦不容畫地而限。夫學至於立。則窮不失己。達不離道。似亦可以自畢。然使時勢安常。則以立者居之有餘。一有變故。非權曷濟。故學不至於能權。則才不足以御變。天下事既身入其中。能保其有常而無變耶。至於立之未臻。而急於用權。則將以義爲利。詭御思獲。此又豈識聖人之所謂權者耶。春秋時。諸名卿大夫。未必一一不謬於聖人。惟是學之有道。則變化在我。雖以小人之智。毒如烏菫。亦未嘗不可泡而製之。以神吾生人之權。得是意而推之。將博觀全史。以盡古今之變。區區守一左氏。猶恐不足以濟吾闕也。

周好生先生

當湖陸先生困學齋記曰。好生周子。名其讀書之所曰困學齋。謂余記之。余以爲困而學非難。知困爲難。夫人心苟有所困。心溺焉。身汨焉。膠固而不可拔。方且自以爲適。豈知困哉。吾見今天下之學者。不陷溺於佛老。則迷沒於詞章。舍坦途而入荆棘。困莫甚焉。然肯自以爲困耶。今吾與好生。幸讀程朱之書。知其大綱。彼之迷溺而不自覺者。吾知免矣。然天下之困人者。非獨此也。一心之微。日用之間。利害得喪。愛憎毀譽。困之者。嘗四面而至。乘間伺隙。受其束縛而不知。能開柱下天竺之雲霧。而或不能不徘徊於一官一爵之得失。能破姚江金谿之藩籬。而或不能不猶豫於一錙一銖之有無。能埽顏謝徐庾之綺麗。而或

不能不動色於閭巷匹夫之喜怒。一有入焉，則吾之學皆爲其所困。嗚呼！知之者豈不難哉！然則如之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能省然後能困，困然後能學。日用之間，凡接於吾耳入於吾目發於吾心者，必察之，必防之。知其在桎梏之中，則必思所以脫於桎梏矣。知其在波濤之內，則必思所以出於波濤矣。聖賢居敬窮理之學，雖欲頃刻離之，而可得耶？遂書之以爲記。當與好生共勉焉。孔孟程朱，豈遠乎哉！翠庭雷先生曰：余向見當湖陸先生集，多與周好生書。心知陸先生劇切道義之友，有周先生在京師，則聞松江有周丈簡庵，比視浙學，延爲兒輩師。余資麗澤焉。一日，出所編次困學錄示余，卽好生先生之書。錄分劄記文集爲二冊，循環讀之，言簡而義該，意懲而理切，皆近裏著己之實功，闢邪疴俗之要務，非用心於內者不知好也。竊謂先生殆似曹月川。陸先生可擬薛文清，然薛曹二先生，生平未嘗相見。先生與陸先生，轍古人爲多幸焉。當是時，南有黃梨洲，北有孫夏峰，顏習齋，人品卓絕，而學皆不純。夏峰門人魏蓮陸，習齋門人李恕谷，篤守其師說，先生與之往復辨論，冀歸於一是。唯桐鄉張楊園先生之學，當湖起，而若合符節。先生宗仰楊園，與當湖相劘切，故粹然一出於正。世之學者，無志於正學，則已。苟有志，其奉是爲指南，庶不至適越而北轅也夫。

張玉甲先生 號西山

稼書陸先生答先生書曰：恭惟先生學貫天人，聲徹內外，隨其自某年某處，得瞻仰高山，私心向往。年來

南北間隔。無由執鞭。茲幸承乏靈邑。得與令郎朝夕共事。洩任之始。又蒙不鄙。遽辱台翰。重以尊刻。曷勝忭慰。儒宗理要一書。補近思之缺。去性理之煩。真足爲學者指南。衍義補刪。筆削精嚴。有功文莊不淺。讀青齊政略諸書。則皆得之涉歷體驗。又令人爽然自失矣。受教宏多。肅此奉謝。又答先生書曰。先生當代名賢。不遺葑菲。山僻下吏。荷蒙垂盼。俯賜教言。感佩何如。每讀青齊政略。剔弊釐奸。澄源端本。無一不中。俗吏之昏盲。愚驚之姿。獲此鞭策。受益宏多。但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抱愧良深耳。至大集中扶持正學諸篇。直指金谿姚江爲禪。此尤世俗所依回而不決。得大君子之論定。可以爲學者指南矣。令郎英年好學。以謝室芝蘭。衍孔庭詩禮。將來名業。正未可量。但靈壽一邑。荒涼殊甚。學宮尤極蕭條。近奉部文。有修學紀錄之例。雖不必因此起見。而整頓費序。亦羽翼聖門中一事也。不識先生亦爲令郎一助乎。使中瀆布統祈台鑒。不宣。貞庵魏先生序張西山文集曰。天運邗隆。有聖君主持於上。則必有賢臣輔翼於下。而尤賴有正大真醇之儒。於古昔聖賢心學之宗。講明而闡釋之。然後道統與治統相維。而成久安長治之盛。此歷代所以尊崇而矜式之。而越在有宋。則周程張朱爲最著。說者謂其得孔孟之心傳。續千古之絕學。誠非誣也。然非真知灼見。尊信而不惑。奚克臻此哉。張君玉甲。系出橫渠後。自其先世。徙居京師。家學淵源。卽以西銘正蒙爲窮理盡性之階梯。入籍以後。宰試武林。典禮南宮。俱有賢聲。視學三吳。三吳爲文章淵藪。往者士子。競好綺靡。工於聲悅。張君則力追古道。以致知力行之學。身先多士。而猶恐其無所緣以

入也。復著孝經行義。儒宗理要二書。俾之循誦服習。不爲歧途所惑。而東南之士風。無復有風雲月露之
繽紛矣。遷蜀少參。有滅寇功。補任青齊。齊俗習於舊染。難以狎治。如鬪雞走狗。六博蹴鞠。以及師巫詛咒。
淫祠誕說之流。不可勝紀。張君深念王政之大。當先教養。故蒞任以後。惟漸次爲之勸諭。而譬解。使之盡
棄其舊。而謀其新。而異端曲學。尤在所禁。其要在敦學校。重農桑。崇孝弟。與教化。使人皆知繼善成性之
本指。以不至於放僻邪侈而已。此豈非明體達用。道統與治統相表裏者乎。至於五經之論。三教之說。朱
陸之異同。諸子之緒言。分別取舍。皆窮源極渺。而其文章。如布帛菽粟。自然典雅。光氣璀璨。又其餘也。向
者余亦嘗從事於程朱之學矣。今視張君之正大真醇。持論不刊。而猶覺余之僅得其郛廓。而未窺其精
微也。然或者且曰。張君之學。僅見於一方。而猶未及於天下也。倘得躋公卿。熙庶績。理學文章。沾丐海內。
使海內儒者。皆知有周程張朱。以定其趨向。而漸臻於孔孟之闢奧。其於聖學不益高大而光明乎。噫。治
之興也。自上達下。化之行也。由近及遠。傳所謂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今日者。天子方放黜浮靡。敦
崇實行。安見張君之學。不且由一方。而漸及於六合以內。漸及於四海以外。而因以導太平盛治於無窮
也哉。吾是以信張君之爲輔翼世運之人也。

連城張先生

先生諱鵬翼。字蜚子。晚號警庵。翠庭甫先生爲之傳曰。張先生幼知好學。塾師教以作文。取科第。心疑之。

十四歲熟讀四書註。參玩大全。忽悟曰：心當在身內，身當在心內。弱冠籍郡庠。越十五年，食餼。越三十年，歲貢。質素弱。初學導引攝生術。五十後，專用持敬寡欲之功。神氣日固。壽八十有三。生值亂離。十二歲，明鼎革。播遷飢饉。而學不廢。迨閩疆底定，士務進取。先生親老，亦刻意場屋之學。年四十，遭耿逆變。棄舉業，乃返初志。是時始見近思錄及朱子全集。更十年，始見薛文清讀書錄。連城處萬山中，無師友。先生銳志問學，虛心集益。而自治嚴整。終日端坐。跣步不苟。盛暑不袒裼。事親養志無違。居喪，疏食三年，不內寢。不外遊。蓋動必以禮云。讀四子五經，自識心得。名說略輯。濂洛關閩要言。爲理學入門。又爲後四書。采歷代名臣，爲相將諫三譜。綜二十二史定史案。考古今疆域。九邊阨塞。黃河原委。著中華世統圖說。當明季學術龐雜。海內宿老，如孫夏峰、李中孚、黃梨洲，尙多濡染。先生與當湖陸清獻公並時。宗主程朱。異地同心。生平韜晦，不自表暴。儀封張清恪公撫閩，搜羅碩彥。悔未及知先生。漳浦蔡文勤公書醇學二字表其間。歿三十餘年，閩當事題請，列祀鄉賢。論曰：吾邑李徵君元仲、長汀黎大參、槐曾，皆名在天下。先生稍後出，獨潛心理學。而經世大務未嘗不日有杼軸也。其時上杭吳一士窮經飭行，卽授先生以讀管錄者也。先生皆自謂壯時遇黃遂登，言道有進。林亦章授以近思錄朱子全書。且曰：求道之要，盡在論語。是二人者，皆莫考其生平始末，爲可惜也。先生晚年喜與長汀黃寵陽聲遊。其及門，則黃建中、劉偉克傳其業。閩汀學者，當推先生爲冠冕云。童先生積超曰：警庵先生所居鄉名新泉。所著書尙有芝壇日讀小記。已錄行。

着切倫常日用之道。考其得力。戴記爲多。積超藏其與林赤章先生論心性手札。又嘗過新泉。男女往來。分二橋。道不拾遺。市中交易。先讓外客。皆先生遺教。林赤章先生名霞。起號淑齋。又與童玉鉉。李鶴峰。董若水。四人號四愚。構四愚亭於冠豸山中。先生結屋。獨居山之深邃處。讀書鼓琴。地故無水。禱而得泉。玉鉉修山誌。有二十四景。先生效柳筆爲之記。逆歌僞將軍劉應麟。欲聽琴。擄先生至郡。先生白衣抱琴。不下拜。劉知難屈。遂釋之。又雷先生序先生鄉賢錄曰。國家旌淑獎賢。莫重於鄉賢之祀。惟有司大吏得其人。則無濫施。無溢美。舉以入祀者。實惟州邑之坊表。斯足以興教化。而美風俗。乾隆十一年。吾閩請祀鄉賢者。僅三人。而連城居二。其一爲警庵張先生。先生以明經逾大耋。歿已三十餘年。生平安貧力學。不求人知。人亦罕有知者。當事能表章以樹風聲。此足見聖化翔洽。靡善不揚。士人服古闡修。未有終闕於後世者也。抑吾於先生重有感焉。先生年十有四。講習四子書。卽知學在檢束身心。然猶自言爲科舉帖括汨沒者。二十餘年。後遭耿逆變。避亂得讀近思錄朱子全書。乃翻然自悔。返求初志。至年五十二。始讀薛文清公讀書錄。自是窮經觀史。學以日進。著述等身。而務敦實行。暗室屋漏。如對神明。嘗曰。考亭易簣之年。乃我下帷之始。蓋俛然日有孳孳。真不知其老而且耄也。使先生徒以文名。掇巍科。膺臚仕。持祿保位。以歿世子孫挾勢力。使有地治者。爲躋位鄉賢中。其何以愧乎士君子。而歷鄉國之心哉。且如先生。卽不祀鄉賢。其所爲不朽者。自在也。與先生同邑而祀者。爲寒泉童君。年後於先生。均可垂範後學。故人謂閩

中此舉。足罕公論云。今先生之子。哀集文牒事實付梓。敬書此。以誌仰止之私云。

魯南徐先生

先生諱用錫。號畫堂。進士。歷官翰林院侍讀。翠庭雷先生序其圭美堂集曰。圭美堂者。魯南徐先生讀書講學之堂也。先生居宿遷。在魯之南。故自稱魯南云。其族子楓亭。周君汝峰。從學久。先生歿。二君哀先生詩文。輯而編之。楓亭守雲南。屬汝峰校刊。以廣其傳。先生嗣君致書於鏞。俾共商榷。且請序焉。先生與吾師蔡文勤公。同出安溪李文貞公門。文勤公嘗言。服膺安溪最篤。心體而躬蹈之者。蝶園徐公。江陰楊公。及先生也。鏞昔庶常假歸。過宿遷。拜見先生於圭美堂。時先生罷官居里。蕭然不聞外事。獨接引後進。剖析義理。問及詩文書法。津津有餘味焉。今上卽位。首起楊公於雲南。先生與鏞亦先後蒙召命。當是時。蝶園徐公年八十餘矣。以舊臣復敘用。先生年亦八十。矍鑠如壯年人。鏞以晚進。追隨蝶園。江陰二公。同事禁廷。退而親炙先生。得遂二十年仰止之私。而龐眉皓首。碩德重望。咸布班列。何其盛也。先生曰。我朝重熙累洽。吾扶杖以觀德化之成耳。堪陪侍從哉。天子垂念其老。遂得引年而歸。先生之學。一以安溪爲宗。天人性命之精微。以及兵農禮樂之經緯。所聞於文貞公者。皆筆之於書。不復自作。其自持嚴懲。詩序論書。牘雜著碑版古文。無一苟就者。二君汲汲於圭美堂集。欲使天下共探先生之學。所從來匪獨不忘其師已也。鏞自念生平。幸從先生長者遊。今皆不可得見矣。爰藉是以識之。

申季孟先生

貞庵魏先生爲之傳曰。申涵光字季孟號鳧盟。永年人。申端愍公之長子也。少而穎異。博涉經史。下筆爲文章。高潔宕逸。超出尋常。踐選外。願善爲詩。端愍公宦遊四方。在家鍵戶。約束僕從。不干戶外事。戊寅冬。地方有城守事。捐四百餘金。登陴者賴以濟。壬午。立觀社。三郡名士畢集。質疑問難。經藝行於遠邇。甲申。避地廣羊山。與鉅鹿楊猶龍。雞澤殷伯巖。爲患難交。會京師陷。端愍公殉難。扶柩旋。喪事畢。卽南赴淮上。依路皓月先生。時路任漕運總督。經濟長才。負人望。且其子。妹壻也。故省之。求先人舊交。作志傳墓表。捧以歸。丐四方名筆。表章煌煌焉。鄉居力耕。課二弟。誦先人遺書。足跡絕於城市。時有同邑人張蓋。字命士。岸然高尙。以古人自處。與鳧盟相善也。詩歌倡和。酒後耳熱。或相泣。殷子伯巖。則自睢寧棄縣令歸。日與之遊。卽妻子呼之歸。弗顧也。人皆異之。鳧盟旣屢躓場屋。又痛先端愍公殉難而歿。春露秋霜。環塚而號。近淚無乾土焉。爲詩多。且久自祕惜。不以示人。有好事者傳之。遂名噪於壇坫。人爭錄焉。一時紙貴。猶龍楊公持以示余。余曰。此風雅鼓吹也。會詔訪前朝死難諸臣。舉封墓之典。余時爲諫議。上褒錄幽忠疏。共二十餘人。端愍公姓名列奏中。已而格於部議。余一疏再疏爭之。卒與祀典。鳧盟乃躋足至京。旬旬座側。曰。先人之忠節。垂諸不朽。大諫之力也。余曰。公道不可泯耳。何敢爲德。蓋鳧盟舊與余弟辯若。相識於京邸。而余之識鳧盟。始此也。自是詩文相往來無虛日。長安士大夫。高才博學。蜚聲藝苑者。莫不求識。面願

結交。隣巷中之車滿矣。甲午遊泰山。過歷下。登李于鱗白雲樓。劃然長嘯。旁若無人。有大兒孔文學。小兒楊德祖之意。遂至大醉。同遊者扶掖而返。奚囊之什。多奇貯焉。丙申。訪楊猶龍於太原。時爲某司。留署中月餘。每談竟夕。猶龍遷豫州方伯。復見之於蘇門。因與孫徵君先生。共發天人性命之祕。或以爲鶉湖之再見也。時朝廷有詔。郡縣辟舉孝行。有司欲以鳧盟名應。力辭之。上書曰。孝道至大。昔賢所難。光雖不肖。豈敢以終南片席。爲梯築地哉。有司乃止。同郡中表王襄璞。爲山右方伯。邀至署。未幾適歸。襄璞訝其速。答曰。此中有高士傅青主。貧居不能蔽風雨。公以身下之。勝於光之留多矣。襄璞爲之捐俸買宅。一時傳爲盛事。青主者。枕石漱流人也。辛丑。弟盼成進士。選庶常。教之惟謹。鳧盟亦以恩貢入成均。辭病不赴廷試。曰。吾才不堪仕宦耳。靳太安人卒於京。奔喪不及。憑棺擗踊。血淚俱下。風木之恨。抱痛終天。丙午。弟煜登鄉薦。教之惟謹。戊申。恩詔舉薦山林隱逸之士。余謂鳧盟稱其選。欲公言之於當事。鳧盟託弟隨叔婉辭。余欲成其高。亦遂已。辛亥。壬子。連舉二子。作書寄余。引劉隨州詩云。未知門戶誰堪主。且免琴書別與人。會隨叔告假歸。兄弟聚首。衡門反鎖。俯仰二儀。錯綜人物。陶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焉。蓋鳧盟之於詩。一以少陵爲宗。而沐浴於高岑王孟。若李空同。何大復。亦兼採所長。其他競如也。遂以詩名海內。然自辛丑後。不復多作古文辭。不輕著筆。曰。剏獲未易。勦襲我亦恥爲之。年逾知命。玩味諸先儒之書。不釋手。作室聯曰。真理學。從五倫做起。大文章。自六經分來。又曰。主靜不如主敬。敬自靜也。又曰。求放心只是敬。又

曰士人要有岸然自命之氣。又有欲然若不足之心。又曰。好勝者必敗。恃壯者易疾。漁利者害多。驚名者毀至。又曰。朱陸同適於道。朱雖迂而穩。陸似捷而危。在人自擇耳。皆格言也。二弟經出口授。文成大家。兄而兼師矣。性不喜釋老。解琴理。鼎彝書畫。寓意而無留意也。交友不濫。生平同聲氣者。不過數人。拯危扶屯。挽殷伯巖於寇難。調李志濟於戍邊。赴義有如飢渴。取與之間。一毫不苟。晚而學益進。悔名之爲累也。蓬蒿滿徑。長吏式廬者。遜避不出。官其地者。愈重之。邑人執贄問字者。亦不拒。爲之指陳大義。親友至者。脯菜蔬食而已。不尙宴會。曰。是勞人奚益。與至。則獨酌數杯輒止。丁巳六月晨起。猶與客談。娓娓不倦。詣兩弟歸。及堂楹。一仆而卒。年五十八。或謂其數與杜少陵相符云。所著有聰山詩集八卷。文集四卷。荆園小語一卷。進語一卷。說杜一卷。性習圖義利說等書。魏子曰。余嘗作續高士傳。而嘆世之難其人也。又讀先儒諸集。而嘆其人我見之未盡化也。若夫昭昭然。浩浩然。不違親。不絕俗。混跡風塵。蟬脫物表。彈琴咏先王之風。樂而忘死。其所自得爲何如也。郭林宗黃叔度之在東漢。孟襄陽之在唐。其近之矣。世徒吟咏其篇什。得詩人之冠冕。固不足以知之也。余與臯盟。稱莫逆交。其行誼至高。耳目睹記之深。以切。故述其梗概如此。餘則載於觀仲隨叔所述。不必盡詳也。噫。世不復見有斯人矣。

俞存齋先生

稼書陸先生與先生書曰。向讀紫陽大旨序。知先生于城吾道之盛心。未獲親依道範。山斗之仰。時切寤

寐去歲接手教。知方從事二程遺書。當王事執掌之時。不忘談經講義。真超出尋常萬萬哉。隴其少不知學。徒汨沒制舉業中。撥其糟粕。未嘗識前輩淵源。率爾涉世。動與時違。所至掣肘。亦思與當世君子。熟講而力行之。而年已六旬。非復強仕之時。行將從十畝詩人。歸老於當湖之澚。或得以其暇。講理舊業。稍稍窺見古人緒餘。庶不負此生。然非所敢期也。來札過蒙獎許。殊非敢當。僻處荒城。久稽裁答。時切悚惕。便中附候拙刻三種。并塵台鑒。統希垂照。

溧陽潘先生

先生諱天成。字錫疇。諸生。幼與父母避讐相失。年十五。乞食行求。往來徽寧萬山中。走且哭。每至一村。持糞大呼作鄉語。觀者輒笑。至江西界。母金氏自巷中出。遂相持哭。迎父母歸。備飯以養。先生之學。以子臣弟友爲主。年七十四。窮餓以死。葬蕪惠應寺側。遺書鐵廬集五卷。

睢州田先生

先生諱蘭芳。字梁紫。號箕山。著有逸德軒文集。稼書陸先生。與陳子萬書曰。田梁紫。中州夙儒。爲湯潛庵先生心折。讀其呻吟語序。深服其學問淵源。但內一二語及陽明者。某所素疑。故偶爲足下道之。聞中州人主持陽明者甚多。恐又開一聚訟之端。如何如何。

黃岡曹先生

先生諱本榮，號厚庵。順治六年進士，授祕書院編修。應詔上聖學疏千言，其略云：皇上得二帝三王之統，則當以二帝三王之學爲學，誠宜開張聖聽，修德勸學。四書五經及通鑑中有裨身心要務，治平大道者，內則深宮燕閒，朝夕討論；外則經筵進講，敷對周詳。君德旣修，祈天永命，必基於此。有詔嘉納，侍講學士論經義，奉敕同傅以漸撰易經通注九卷，自著五大儒語、周張精義、王羅擇編諸書，以國史院侍講學士乞假回籍，卒於揚州。先生之學，半從新建，半歸紫陽。故論次五大儒，以程朱薛與陸王並敘，雜而未醇，是可知矣。而平生勵志清苦，始終不渝。病革時，行李蕭然，門人計甫草在側，猶以窮理盡性爲諄諄。其安貧守道，斃而後已如此。柏鄉魏先生序其書紳錄曰：昔余與厚庵長安朝夕，號爲良友。其居學錄一帙，余嘗取之，寘於雅說集中，特以世之向學者少，故未輕出以示人。不幸甲辰歲，厚庵逝世，余曾有詩弔之。蓋痛斯道之失人，而余有離羣索居之嘆也。丁未春，爾唱盧子持書紳錄以告曰：此傳所聞見於吾師者也。請先生序之。余惟理學二字，世所不樂聞，譬如魚在水中而不知爲水，鳥在空中而不知爲空也。亦足異矣。今厚庵見道真切，其言性善、言物格，皆有合於先賢的指。論太公望散宜生，與余知統錄合，而謂顏子不改其樂，從戒慎恐懼中來，謂明德與仁皆心之妙用，性原不睹不聞，見此之謂見道，聞此之爲聞道。龜山三先生指訣，在喜怒哀樂未發一語，非其見地親切，能一一道出乎？嗟乎！學之不講久矣，而上天厚愛斯人，亦終不欲泯滅，故往往於晦明絕續之間，篤生數人，以續其脈。厚庵倡之，爾唱述之，一堂授受，詎非

斯道之羽翼哉。吾嘗訪閩中志學者。於陸咸一。咸一首以爾唱對。爾唱其由此益加精進也。考亭在望。庶幾升堂入室焉。

錢塘沈先生

先生諱近思。字位山。號開齋。進士。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翠庭雷先生序其文集曰。國朝真儒輩出。平正切實。一以朱子爲宗。推平湖陸先生爲最。錢塘沈端恪公。則篤信平湖。以上宗朱子者也。公少習禪。既乃沉潛反覆乎六經先儒之旨。以體驗於躬行踐履之實。其令臨類也。修城築堤。積穀勸學。務爲百年利。賴之計。與陸先生之宰嘉定靈壽同。其立朝也。端方耿介。表率百僚。遇事多所建白。與陸先生爲御史之直言讜論同。顧陸先生在臺垣。僅一歲罷歸。再召已不及待。公由銓司。驟擢卿貳。陟總憲。年未及耆。而捐寶客。嗚呼。使公永其年。所建樹詎止是哉。公在朝。與吾師蔡文勤公。投契最深。間以事至海澱。則宿文勤公所。鉢因得廁座隅。聆緒論。或聯床講析。過夜分。竊幸所得於公者實多。公性靜默。不妄言笑。至其辨學術。陽儒陰釋之歧途。世道人心。義利公私。忠奸賢佞之分界。則如決百川而東注。洋洋灑灑。而不能自止。公嘗出所纂陸子遺書。屬銛校訂。蓋總平湖陸先生諸書。蒼萃而類編之。以裨後學者也。既又得讀論語隅見錄。其他著述。祕而未宣。今與令嗣君同官於朝。乃得盡讀公之詩文劄記。其研理窮事。根心而出。平正切實。與平湖陸先生。如出一轍。學者由此而得梯航。宗平湖以上宗朱子。如公之持躬覺世。卓然爲一代

醇儒。視夫愴於空寂，馳騁於功利，炫齋於詞章者，其得失奚啻霄壤哉。鉉不自揣，敢識一言於簡端。與天下用心正學者質焉。又陸子遺書序曰：平湖陸子，學子朱子之學，能真知實踐者也。其治身居官立朝之梗概，海內宗仰之。余於年譜序中，亦既言之矣。其生平著述，如困勉錄及點定四書大全，皆其初年未定之書。其間學錄、讀朱隨筆、讀禮志疑、松陽講義、衡濱日鈔，及門人所編輯文集及三魚堂四書講義，四方學者或未之見，或見其一二，而莫覩其全。即全覩之，而莫得指歸。雍正五年，余在邵門，總憲沈端恪公折節下士，以陸子遺書屬校訂。蓋公學陸子，以上學朱子，故於陸子之書，沉潛反覆之久，因倣近思錄之例，以類相從，而次第之，以便讀者之尋求。自道體性命之精蘊，學問切實之實功，異端之歧途，聖賢之造詣，莫不瞭然分明。由此而上溯近思錄、濂洛關閩之正脈，無復有掘泥而揚波者矣。是書公就稿，而薨於位。其門人李氏兄弟收藏之。余視浙學，喜其完好如初，欲爲梓行，而力未逮。今荷聖恩，侍母歸養，爰識此意，以諗後之學者。厥後是書梓行與否，無可考。而沈先生之天鑒堂集，亦不可得。姑錄其重刻陸宣公奏議序曰：天地倫理之經，莫大於君父。儒者性命之學，莫先於忠孝。昔孔子作孝經，而無忠經。後儒於是有所補，不知忠孝原無二理。故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又曰：以孝事君則忠。四教之垂，要之以忠信。一貫之唯守之，以忠恕。六經四子，無一非忠經。至理，特不以專名云爾。唐陸宣公奏議一書，真可謂之忠經也。孔顏曾孟而後，周程張朱以前，此千餘年間，道統幾絕。所謂名臣大儒者，勳業文章，非無粲然，類皆雜於

功名之私其粹然一出於正而能以道事君者唯公其庶幾乎。今取其書而讀之其告君之大者如推誠接下聽言用人改過罪己散財絕賄貯粟定稅馭將治邊天德王道體備用周見古大臣格心正君之學焉。總之義利二者辨之至明一切雜霸曲學不敢陳於君前當時導利而害義者莫甚於裴延齡故公有好籙一書直言不諱九死不辭其忠誠激烈已足碎奸邪之膽而百世之下聞公之風者尙可激濁揚清嗚呼豈不盛哉恨公生不逢時不能盡其所學以究其用使以堯舜之道遇堯舜之君責難陳善言聽計從恢宏至理展布經綸雖接踵臯夔比肩稷契可也近思來治潁川建社學於北城簿書之暇與項子性存朱子之遜稍爲校定公書點讀付梓以授社學諸生自十五入太學讀孝經小學四書本經後卽令讀奏議使君父忠孝大倫早明於天性未漓之日而正誼明道堯舜君民之志不誤於蒙養先入之言則臯夔稷契本領卽成童初學而根基已定有以跳脫乎習俗之橫流掃除乎物欲之錮蔽從此而擴其識鍊其才充其學厚其養而暢發事業其或可以備聖世耳目股肱之一數爲當今第一流之人物乎刻既竣遂書此語於篇端使有志讀公之書者日就月將精思力踐飲食起居時與公對心神智慮默與公通精粹潔白之操正大光明之業體之則爲真儒用之則爲純臣庶乎無負讀公之書焉耳。

李簡庵先生

翠庭雷先生爲墓誌銘曰雍正九年春吏部檄天下舉人需次縣令者先赴京學習政事而吾鄉連城李

君既至。隸戶部湖廣司。越三月告病歸。逾歲壬子十二月二十九日卒。甲寅秋。余假歸省覲。其子具狀來請銘。嗚呼。君之生平。鄉國間知君者。莫不稱爲有道之君子也。君性端敏。甫四齡。成誦四子書。能謹容節。就傅習學業。兼攻詩古文。既而嘆曰。吾學自有身心性命所宜急者。可以虛名驚乎。於是究心濂洛關閩。書以反躬切體爲務。居蓮峯。點石諸山者久之。嘗曰。學者惟利名之念。爲害最大。越此。庶可與共學。自弱冠。饑諸生。年四十五。始中康熙庚子鄉試。累上公車不第。未嘗不自得。事父母以色養。居父喪。變俗以禮。平居恂恂。衣若不勝。義所不可。堅執不能撼。邑令杜某。其父舊亦宰連城。自爲生祠。既去。民改祀朱子。迨令至。欲復之。君毅然白太守爭之。令怒甚。索君素行。無可瑕疵。乃已。家居。讀易彈琴。饗殮或不給。余嘗與君語。植志行身之方。意初激切。偶雜他賓。君卽默然。余性喜暢談。君嘗贈余靜穆二字。然氣質難變。以此甚愧君。君隸戶部。以母病亟歸。歸而竟先母以逝。君好讀易。卒日。自以未竟其志。命子納易於懷。以殮。余嘗謂學聖人。必從狷者始。君其庶幾乎。君諱圖南。字開士。簡庵其號也。生於康熙丙辰年。二月二十八日。年五十有七。祖諱炯明。歲貢生。父諱夢箕。歲貢生。漳浦先生有傳。嫡母黃孺人無出。君兄弟三人。皆趙太君出。君其仲也。娶周氏。子男五。女一。孫男三。孫女二。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里某原。銘曰。以君而比衆。猶古器不可瓦缶用。志希乎前哲。君其堪自悅。嗟後之人。必將有懷其風節。墨卿伊先生曰。簡庵先生。有子成文。字仲彭。爲名諸生。境極困。授徒。歲終。以徒學未成抱愧。束脩有半受者。有全卻者。徒以感奮。應舉。

饋贖固辭不受。或遺其家。既而知之。卽酬以古琴。聞翠庭先生之喪。徒步行二百里往弔。不受祭而回。童一齋與同里。少時見之。年已七十矣。輒與一齋爲忘年友云。

朱梅崖先生

翠庭雷先生序其文集曰。余之知梅崖。自其爲諸生時始。梅崖之族人。投書求余爲其母節孝傳。尺幅中皆瀟古沖淡之氣。余心異之。已而知其出自梅崖。越數年。遂發解成進士。入史館。當是時。天下人無不知有梅崖者。名公卿咸刮目焉。梅崖落落自如。既而改爲縣令。其落落如故。遂改教職以歸。余別梅崖八九年。其貌加豐。容加粹。益和以平。乃歎向之知梅崖猶淺也。梅崖承先世詩書之澤。胸中所浸灌。無勢利之見。兄弟朋友所切劘。皆超然遠於俗。歸而有母可事。兄弟友朋唱和之樂。山林池館。又足以遂遊息。梅崖挾其所有。視世之奔走風塵。惴惴恐失意。如桎梏之在身。寧肯以彼易此哉。其文章不爲炳炳烺烺。以動人視聽。所謂瀟古沖澹者。嗜之久而彌篤。其所自得。蓋在文字之外。然則世之知梅崖者。毋涉乎淺而不既其深也。其兄弟友朋。以梅崖集付梓人。屬序於余。余鹵莽言之如此。

任東澗先生

理堂韓先生表其墓曰。先生姓任氏。諱瑗。字恕庵。號東澗。學者稱爲東澗先生。先生年十八。棄舉業。講學。靜坐三年。見心之妙者幾。既而嘆曰。聖人之道。歸於中庸。極於盡性。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

德也。豈是之謂哉。於是取孔孟程朱之書。潛玩力索。久乃得於聖賢之要。其爲學。恪遵程朱遺規。以上求孔孟心精。其言曰。不得聖賢心精。不足以盡道之極致。近世所謂心學。以爲探本握要。不知道精微而難窮。心易蔽而多私。心其所心。非聖人之心也。故得聖人之心。則得道矣。知聖人之言。則知心矣。我朝自孫鍾元倡道北方。浙中黃梨洲起而應之。於是姚江之聲焰愈熾。而程朱之緒幾絕。一時抗顏發難以相攻者。多出於迂學腐儒。或訓詁詞章之徒。其道不足以自立。其學不足以成物。此愈衰。彼愈盛。平湖陸清獻公。發聲振厲。大聲疾呼。欲挽頽俗。反之正道。然孤立無徒。歿未久。而流風漸微。爲彼學者。隨聲而起。執其一說。以楸大道。滅裂聖言。雖以就已。蓋自陽明逞其私智。變易經訓。至是習慣。遂爲固然。其視昔之陽取陰棄。益橫溢無忌矣。先生憂之。於是作反經說。傳習錄。辯窮其所極。導其所歸。冀有志之士。解其惑。正其趨。庶幾孔孟程朱之道。賴以不墜。是時先生年已八十餘。蓋其積久深造。洞然無疑於毫釐。故其衡前賢。佑來學。如其深且至也。先生旣隱居。無所用於世。世之知先生。亦無以盡其底蘊。今天子初改元。舉制科。欲得道術闕深之士。講求治理。隆醇古之化。而是時高安朱文端公。方爲天子所寵賴。先生故識文端公。欲以所學。獻之君相。慨然曰。明良遇合。千載罕覩。吾其可一試。於是應召入都。及至。而文端薨。廷試亦報罷。自是遂決志不復出矣。先生嘗佐父延平公。平順昌寇。與舉淮安水利。俱有成效。其營爲方略。載於遺書。亦足以考其濟用之大概也。先生系出先賢任城伯七十一傳。至諱蘭者。始占籍淮安之山陽。曾祖

諱邦緯。封文林郎。祖諱三益。武岡州知州。封中憲大夫。父諱宗延。官延平府知府。封中憲大夫。曾祖妣陳氏。封孺人。祖妣毛氏。朱氏。封恭人。妣李氏。封恭人。元配許氏。繼室許氏。男八人。相甲子舉人。由教諭陞建陽縣知縣。先卒。棟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械附監生。朴東模附學生。早卒。械女四人。廩生汪澍。楊某。郝某。舉人李清馥。其壻也。孫十有四人。曾孫七人。乾隆辛卯。余遊淮安。謁先生。一見深相契。顧余曰。近覽君文。見君之心久矣。因自述爲學之方甚悉。出所著書屬余參訂。甲午秋八月。先生已構疾。予至掖而出。談甚歡。博及經世之務。因以淮揚水患爲憂。閱三日。河大溢。先生與疾出走。九月二十八日。卒於寶應之寓舍。是爲乾隆三十九年。距生康熙三十二年二月二十日。享年八十有二。以十二月二日葬邑東七里塘。所著書有纂注朱子文類一百幾卷。論語困知錄二卷。中庸困知錄二卷。續編一卷。補遺一卷。易學象數傳心錄一卷。太極圖說析疑一卷。通書測二卷。讀經管見一卷。小泉筆記一卷。困學恐聞二卷。反經說一卷。陽明傳習錄辯二卷。小泉集一卷。知言劄記二卷。朱子年譜一卷。讀史衡說二卷。史記論文一卷。史記筆談一卷。六溪山房文稿五卷。六有軒存稿二卷。寒山噓漫錄四卷。拊缶集二卷。和陶一卷。六有軒詩漫抄二卷。曉林一卷。大學困知錄若干卷。周易筆解若干卷。越明年。先生之孤棟。以狀來請銘。旣而楊君稼軒復以書載棟之言曰。銘以藏諸幽。表以揭諸顯。先君之德。蓄於身。有待於後。將於君乎表之也。嗚呼。先生以倡明正學爲己任。所爲書。皆潛而未出。余爲發其大凡。使後來者考焉。又序其小泉筆記曰。余讀三魚

堂文集。其講學尤以尊朱子。關陸王爲急。自羅整庵陳清瀾以來。未有如此之深切著明者也。夫朱陸二子。以學術相詆。各具於其書。後之人欲合而一之。無是理也。自朱子之書。著爲功令。習之者。以爲遇世之資。至近世愈趨末而迷本。既不能充其所學。底於光大。又竊聞關陸王者之緒論。欲以空言相枝梧。爲陸王者。非有所假託以求於世。其人類皆高明雄辯之士。積其實力。以與習功令者角。故其勢往往而勝。有明中葉。以至於今。其風未息。原其得失出入。糾紛非一說所能窮。亦未流相激之勢然也。然自平湖之說出。爲陸王者。未嘗不氣爲之下。豈平湖之辨異人哉。以其所樹立。知尊朱子之無弊。而大有功。其關陸王。爲非徒然也。山陽任東澗先生。自弱冠。有志於學。棄舉子業。專一而求之。至今八十年。其於朱子之書。章體句究之。反躬以驗其合。篤實闡修。不炫於時。著爲小泉筆記一書。其大旨與平湖不約而同。貫皆以尊朱子。關陸王爲急。觀平湖之所以得。則先生豈有勝之者哉。夫自古立言之道。必視其人。有非可以口舌爭者。世之志於尊朱子。關陸王者。其尤知所自立哉。

無錫高先生

先生諱愈。字紫超。忠憲公之兄孫也。十歲卽知向學。日讀忠憲公遺書。及先儒語錄。謹言行。嚴取舍。植身艱苦。嘗曰。士求自立。當自不忘溝壑始。晚年窮困。餒粥七日矣。方挈其子登城眺望。充然樂也。張清恪公巡撫江蘇。延主東林書院講會。先生以疾辭。年七十八卒。嘗撰朱子小學註。又著周易偶存。春秋經傳日

鈔。春秋類。春秋疑義。周禮疏義。儀禮喪服或問。

無錫高先生

先生諱世泰。字彙旃。忠憲公從子也。少侍忠憲公講席。體認有得。嘗聞行知。篤守家學。晚年以東林先緒爲己任。嘗道南祠麗澤堂於梁溪。一時同志。恪遵遺規。祁州刁包等。相與論學。學者有南梁北祁之稱。孝感熊文端。出先生門下。曾與東林講會。歛人汪學聖者。援儒入禪。既至東林。乃悟前非。徽州汪知默。陳二典。胡開江佑。吳慎。朱宏。施瓚輩。講朱子之學於紫陽書院。因汪學聖以問學東林。於是更定紫陽通志錄。

無錫顧先生

先生諱樞。端文之孫也。從高忠憲講求朱子之學。入國朝。韜形遁跡。不入城市。不赴講會。淹貫五經。尤深書易。晚爲易稿。折衷至當。心體躬行而已。嘗論明儒服膺薛胡。而謂陳王不免有差。又曰。端文主無欲。忠憲主格物。並直接宋儒。其志趨之正。可知矣。

寧都彭先生

先生諱任。與同邑魏先生禧。嘗集同志。講學於易堂。世所稱易堂九子。先生其一也。著有草堂文集。其論朱陸異同。謂學者之病。不在辨之。不暫。而在於行之不篤。九子中。如寧都李先生騰蛟。著有周易剩言。邱先生維屏。著有周易剴說。南昌彭先生士望。著有恥躬堂集。皆易堂講學之人也。

鄂縣王先生

先生諱心敬。字爾輯。號豐川。受業於二曲先生。著有豐川集。關學編。豐川易說。其言易曰。學易可以無大過。是孔子明易之切於人身。即是可以知四聖人繫易之本旨。並可以識學易之要領。又曰。易是道人事之書。陰陽消長。只是借來作影子耳。故曰。易也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於陰陽消長處。看得不明。是影子不真。亦屬捕風捉影。又曰。置象言易。是謂懸空。執象舍義。是謂泥跡。象義雙顯。則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又曰。中庸一書。是子思爲當日之言道者。視爲高深元遠。故兩引中庸之說。以明道。易翼十篇。是孔子爲當日之言易者。視爲高深元遠。故重申易簡之說。以明易。後儒往往索諸隱深。欲以張皇易妙。而不知反失其本旨。又曰。若易不關象。不知義於何取。不屬卜筮。不知設著何爲。又曰。學者讀易。不知求設教之本旨。讀書。不知洪範經世之宏猷。每於河圖洛書。穿鑿附會。何切於實事實理。又曰。義言象占。同體共貫。廢一不得。泥一不得。後儒紛紛主象。主數。主理。主卜筮。主錯綜之處。是舍大道而入旁蹊云云。關中之學。二曲倡之。豐川繼起而振之。與東南學者。相應相求。俱不失切近篤實之旨焉。

涇縣馮先生

先生諱雲程。字海鷗。別號峪泉子。七歲而孤。感憤自立。嘗謂平生有友五人。本邑則雪木李子。二曲則名世趙子。鄠邑則爾輯王子。晚得一人。則二曲司訓茂林劉子。又繼得瀟灑之友。方白趙子。二曲李先生爲

之傳。又同時有蓋屋惠合貞先生思誠。武進陸儵公先生卿鶴。李先生皆爲之傳。稱其學行云。

武進吳先生

先生諱光。字與嚴。號野翁。著有弄丸隘一卷。大學格致辨一卷。論孟合參一卷。中庸臆說一卷。讀書錄抄二卷。五願齋文集。耕娛集。遂初集。野翁日錄。共若干卷。而易粕十箋。象數義理。兼詣其極。

秦安蔡先生

先生諱啓允。字紹元。學者稱爲溪巖先生。聞甲申之變。絕意仕進。閉戶讀儒書。講求身心性命之學。其弟啓賢。號琴齋。事親至孝。亦以學稱。

同州馬先生

先生諱嗣煜。字元昭。號二岑。以古學自任。通判山東。權守武定州。敵兵攻城。城破死之。二曲李先生謂馮恭定而後。咸推二岑先生。

華州白先生

先生諱奐彩。字含貞。號泊如。出馮恭定公之門。明末。與張太乙。武陸海同講學。後所與游。則同州党兩一。王思若。張敦庵。馬立若。蒲城王省庵等。以道誼相切磋。党兩一先生名湛。字子澄。嘗言人生須做天地間第一等事。爲天地間第一等人。故號兩一。王省庵先生諱化泰。篤志理學。與党兩一切砥密詣。又同時有

周先生澹園。究心濂洛關閩。立身行己。大體卓然。與白党諸先生。同爲一時學道之士。

武功張先生

先生諱承烈。字爾晉。初喜任俠。三變而留心正學。折節周程諸先正書。言動以之。後遂準繩尺寸。毫髮不敢苟云。

陸翼王先生

先生諱元輔。嘉定人。三魚堂日記云。陸翼王。博聞而朴實。君子人也。家多藏書。如儀禮經傳通解。金仁山許白雲。真西山。魏鶴山文集。及西山讀書記。陳清瀾學菴通辨。皆由其家借閱云。

王石隱先生

先生失其名。石隱其字也。三魚堂日記云。諸莊甫以太倉王石隱書來。并致所刻說文論正十二本。石隱書自云。此書十年靜悟。十年考正。彙成三十萬言。誠宇內所未有之書。亦宇內不可少之籍。其自喜如此。莊甫言。石隱少習醫。壯而友棹亭確庵。乃勉於學。二子皆兄事之。其學不從八股入。而能刻勵成一家言。

蕭文超先生

先生諱企昭。漢陽人。尊法朱子。詆斥陽明。而心平氣和。一準於正。非有涉於門戶之私。其所著性理譜。論讀書之序。稱始於小學。四書。五經。而性理大全。二程遺書。朱子文集語類。魯齋遺書。薛氏讀書錄。胡氏居

業錄。高子遺書。次之。西山大學衍義。又次之。通鑑綱目。十七史詳節。吾學編。又次之。又著有閩修齋稿一卷。

彭古愚先生

先生諱鵬。字奮斯。號無山。莆田人。舉人。耿精忠叛。凡九拒僞命。卒得不污。賊平。歷官至廣東巡撫。其各奏疏書牘。侃侃無所撓屈。清苦刻厲。罷官後。貧無以存活云。著有古愚心言八卷。

秦定叟先生

先生諱雲爽。字開地。錢塘人。著有紫陽大旨八卷。專爲糾陽明朱子晚年定論而作也。分八門。曰朱子初學。曰論已發未發。曰論涵養本源。曰論居敬窮理。曰論致知格物。曰論性。曰論心。曰論太極。陽明之論。亦間附載以互證。

譚東白先生

先生諱旭。新建人。著有謀道錄。謀道續錄。蓋隱居未仕。守程朱之學。以教人者也。其論斥王庭理學辨曰。偶過坊間。見王言遠理學辨。悅其名也。購得之。時一披覽。百孔千瘡。殊不可耐。據其所言。宋代直無完儒。異哉。邪說之害道。一至此乎。如以混沌言太極。以心知言性。以用言道。以心言理。天人看作兩股。內外判成兩截。甚至周子無極等說。程子性卽理等說。邵子道爲太極等說。張子鬼神二氣良能等說。都一例譏。

彈而其闢朱子也尤甚。又謂釋氏見性成佛。與中庸未發之中相似。又謂吾儒體認未發以前氣象。與禪家不思善不思惡時。看本來面目相近。又謂老子是易之坤道。儒者是易之乾道。和合三教。全無義理。其他支離破碎。非聖叛經。並取陸王之學者。尤難縷述云云。

清學案小識卷十一

待訪錄

仁和沈先生

先生諱陶，受學於蕺山先生，而以程朱爲宗，主敬立誠，端本績學，潛齋應先生，其切劘友也。生平清苦，自甘，嘗累日絕糧，采階前馬蘭草食之，或饋米，宛轉推辭，遂飢仆於地，其人惶恐遁去，旣蘇，笑曰：「其意可感，然適以困我耳。」以喪禮久廢，輯士喪禮說，授門人陸寅，年六十三卒，無以爲殮，應先生經紀其喪，涕泣不知所出，曰：「吾不敢輕受賻，以玷先生，應先生門人姚宏任趨前曰：『如宏任可以殮先生乎？』曰：『子篤行，可也。』」

山陰劉先生

先生諱洵，蕺山先生之子也。蕺山先生死，明唐魯二王皆遣使祭，蔭以官，先生皆辭之，旣葬，居蕺山一小樓二十年，杜門絕人事，考訂遺經，以竟父業，通家故舊亦峻拒之，或勸之舉講會，不應，臨卒戒其子曰：「若等安貧讀書，守人譜以終身足矣。」所臥之榻，假之祁氏，病強起，易之曰：「吾豈可終於祁氏之榻。」

太倉盛先生

先生諱敬，字聖傳，號寒溪。其撰思辨錄輯要序曰：思辨錄，吾友桴亭陸子言道之書也。桴亭性通明，氣識高遠，其於聖人之道，蓋童年已篤好之，出乎天性，非有先生長者耳提而面命之也。予遇桴亭，年十五，桴亭少予一歲，一見卽相得甚歡。當其少時，言動之間，輒則古昔，厭薄聲華，不耽舉子業，好讀書，喜談大義，與予同事者三年。厥後予罹家厄，流離播徙，相去稍遠，而桴亭學益進，交益廣，復時時念予，思成就之。至崇禎丙子，始與陳子確庵、江子藥園有講學之舉。予復得朝夕焉。時大道久息，絕學初興，慮驚世駭俗，深用韜秘，瑩瑩四人，促膝連牀，晦明風雨，或橫經論難，或卽事窮理，反覆辨析，要歸於是，甚有商榷未定，徹夜忘寢，質明而後斷，或未斷而復辨者。蓋桴亭開關確庵精敏，藥園懇到，予屏息聽之，未嘗不心開目明，聞所未聞也。既而同志漸多，設規立約，日以充拓。歲時旬月，皆有常會，每會之期，必講貫終日，凡身心性命之奧，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學，太極陰陽鬼神之秘，儒釋之辨，經史百家之蹟，無不根究本末。要於中正，講論之樂，嘗恨古人不及見之，退則仿先儒讀書記之法，各有所錄，旬日不記，卽互相糾度，以爲學問進退之別。茲桴亭思辨錄，皆十二年間，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見則疾書，以自識其所得也。桴亭於體用之書，無所不窺，於體用之學，無所不貫，其所著述，充筭滿篋，思辨錄特其一耳。然其人其學，亦足以見大凡矣。今戊子春，桴亭授書里中，以古道教後學，登其門者日盛。每月朔日，考德問業，課文習禮，蓋彬彬乎有安定之風焉。藥園長君與余兒子，皆竊追隨於其後，因相與共論少年力薄，未暇博覽，況師門正

學。尤當詳究。則思辨一書。正今日之津筏也。但其間所紀。皆因年隨筆。未有倫次。藥園乃纂輯精要。類分而書之。以小學大學立志居敬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爲一集。凡若干卷。又天人儒釋經史爲一集。亦若干卷。予不敏。不敢怠惰。實用佐成焉。夫三代而下。所以無善治者。本於無人才。三代而下。所以無人才者。本於無善教。今梓亭之爲書者。若彼。而藥園之輯之者。若此。凡及門之士。讀其前集。則凡所讀身心之奧。天地理河渠兵法之學。在是矣。讀其後集。則凡所謂太極陰陽之秘。儒釋之辨。經史百家之蹟。在是矣。其事半。其功倍。諸子何憚而不學哉。雖然。竊有願焉。梓亭之爲書。非僅欲以示及門諸君也。卽予與藥園之共輯是書。亦非僅欲以示及門諸君。暨予等之子弟也。孔子沒。微言絕。天下而有能讀是書者。吾黨之所敬求也。其尙知梓亭之心。及予與藥園之心哉。

太倉江先生

先生諱士詔。字虞九。號藥園。其譏思辨錄輯要序曰。文字興。而天地之道明。文字盛。而聖賢之道晦。奚以明之。天地之道。陰陽而已矣。陰陽無形。非行生何由見。陰陽聖賢之道。仁義而已矣。仁義無象。非著述。何由覩。仁義。則文字之所係。豈不重哉。結繩以降。太昊始之。皇農諸聖人繼之。而集諸聖人之大成者。爰有孔子。漢唐以降。濂溪始之。洛閩諸大儒繼之。而集諸儒之大成者。爰有朱子。開關以迄今。此兩大文字者。或在三代。或在後世。其時雖異。其道則同。故曰。文字興。而天地之道明也。然而羣言淆亂。莫知折衷。其溺

於詞章。牽於訓詁者。勿論矣。自禪玄之學盛。而二氏標榜。於是異學與正學爭。自心宗之學盛。而三教合一。於是儒者與儒者爭。浸淫至於末季。所推儒門巨擘。大約爲異端立赤幟耳。開闢以迄於今。此兩怪文字者。或樹敵門外。或操戈室中。其旨似異。其實同。故曰文字盛。而聖賢之道晦也。夫言之而足以明吾道。則病乎其不言也。言之而反足以晦吾道。又病乎其言之也。立言之得失。係斯道之存亡。嗚呼。豈不重哉。吾友桴亭之有思辨錄。與思辨之有輯要。寒谿述之詳矣。予不復贅。獨是桴亭之爲是書。無間寒暑。無間窮達。無間治亂。蓋十二年如一日。殆予所謂言之而足以明吾道。而惟恐其不言者歟。則繼朱子而集大成者。桴亭何多讓焉。予又何敢爲桴亭諱焉。嗚呼。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桴亭言之。而天下萬世之人。誦之習之。或從而歌舞咏嘆之。以爲是桴亭之功。桴亭言之。而天下萬世之人。疑之阻之。或從而訕笑詬厲之。以爲是桴亭之罪。而皆無容心也。道存與存。道亡與亡。聽之天而已矣。庶幾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以俟天下萬世之知桴亭。而能讀是書者。

烏程凌先生

先生諱克貞。字滄安。序張楊園先生全集云。人之爲學。所以修身盡性也。性雖無形。而其理不越乎倫常事物之間。故踐形卽所以盡性。下學卽所以達。知道器之不可離。則可以言性矣。自論性不明。往往有爲傳心之學。而反失其本心。余友張念芝先生。於學絕道晦之日。獨明於心性之故。而修身力行。以踐其

實其於是非真僞之際。辨之明。而守之篤。其言曰。子思首原天命之性。而蔽其旨於大本達道。孟子揭性善二字以示人。而驗其情於四端之發。由是而紛紛之說始定。厥後程子出。而曰性卽理也。又明確不移。聖人復起。不易其言。陽明易之以心卽理也。便錯。蓋心則虛而活。謂之具衆理則可。謂之心卽理。則不可。故中庸言率性。而不言率心。孔子不言其性不違仁。而言其心不違仁。沉渠以無善無惡言心之體。則心卽理句。亦屬鶴突。不過師心自用。廢卻讀書窮理之功而已。不窮理。則不知性。不知性。豈能盡心哉。故姚江之學興。則說理全無根據。認虛靈知覺爲心。而以無善無惡名之。則雖言理。而反失其本心。浸淫於禪。而不覺矣。此張子見道不惑。尊聞行知。故其言之焯焯。而一時知之者。亦寥寥也。蓋陽明本以文人餘習。好異立新。彼以仁義禮智而外。獨提良知兩字。別立門庭。爲根據孟氏。而不顧博學詳說。明庶物。察人倫之旨。婉轉說合。以良知自有天則。萬事只求心之所安。天理之粲然於吾心者。謂之文。種種說歸於心內。不肯以格物爲窮理。其病只坐心卽理也。一句生出。夫賦於性而統於心。渾然在中者。理之一本也。蔽於事物。察乎天地。有物有則者。理之散殊也。窮理盡性以至命。孔門之正學也。不言精義利用。而謂一心慳寂。足以窮神達化。道器之分。釋氏明心之學也。以理明義精之學爲支離。而致良知於事物之間。祇求心之安。未審合乎當然之則。姚江師心之學。與異教同源也。恃其聰明舌辨。足以禦人以佐成一己之說。而一時之好徑欲速者。喜其言之直捷。而放縱闖茸者。樂其教之脫略。而不核於事情。相與尊之。轉相矜尚。

況其文學事功亦足以震炫一時而淺識者遂以有言者信其德勇者信其仁也將盈天下而莫辨其非矣或爲兩歧之說者謂朱子自明誠之學也而陽明自誠明將等之堯舜孔子乎況孔子生知猶居自明誠之列凡其開示後學皆由教而入者也陽明以自明誠爲非亦安識所謂自誠明豈非以杳冥昏默最上一乘之說爲胚胎乎張子拒之素嚴雖未能摧排廓清然當羣言鼎沸尙知伊洛淵源者則張子反經之力也抑思百餘年以來聖學榛蕪反覆沈痼士子毀棄程朱之書漸不識孔孟門庭猖狂自恣往而不返故學術亂而士習壞士習壞而生心害政之禍淪胥而莫救則學術之關氣運豈小哉語溪老人以崇正闢邪爲己任尊信朱子之書而表章之辨悉精微表裏洞澈使學者因朱子之遺言以尋孔孟之墜緒如披雲霧而見青天厥功不細然學其學者未免爲語言文字之習講論愈繁而知德者鮮文章日多而約禮者寡畢知殫能於時藝之中謂足盡聖賢之蘊卽所以論道講學而於修辭立誠之道未能體會將朱子倦倦釋遺經訓後學竟是安排作時文地步而以修飾之辭爲干進利祿之資恐崇信陸學者益思所志所習之論義利之辨深中學者隱微而偏內之弊愈不可返又將來斯道之憂也惟念芝先生學有本原功崇實踐持守集義養氣之功致力庸言庸行之際道器不離動靜無間驗其素履則歷險難而不渝極困窮而自得凡發其語言文字絕不矜情作意藹然自見於充積之餘言愈近而旨愈遠見愈親而理愈實有德之言非能言者比余交三十年察其語默動靜莫非斯道之流露非深造自得者不能也先

生之學。可謂明而誠矣。先生生於明季。少時向道。聞山陰劉先生。爲海內學者所宗。往受業於門。先生德器溫粹。陶淑於山陰。更覺從容。歸而肆力於程朱之書。學益精密。識益純正。仰質先生。其揆一處。洞悉無疑。而同學者。或詆其說之異同。不知信程朱。卽所以信孔孟。博文約禮。孔門教人之準繩。知言養氣。孟氏爲學之律令。程朱之書。翼經而行。如日月麗天。求道者舍此。而別求門庭。是猶背日月而索照也。使先生而在。充養自然。積厚流光。當不能名其所至。然其所已言者。實與先儒相發明。以惠後學。猶規矩之於方圓也。梓其書而公之。遙遙宇內。必有負異挺特。篤實爲己者。讀其書。自有以得其中之所存也。又曾與楊國先生書云。天下之變。由於人心。人心之變。由於學術。百餘年來。聖學榛蕪。歧途百出。今欲挽久溺之人。心開久錮之耳目。非大力量者不能。如弟輩學力。亦無精彩動人。儒門亦覺冷落。而弟之朽鈍爲甚。循途守轍。正如策蹇驢於康莊。狂瀾顛倒。不能障百川而東之。惟願尙友千載。沒齒無悔而已。當與兄共勉之。道之不明有二。溺於俗。與溺於意見耳。溺於俗者。不必言。溺於意見者。其病難挽。大抵聰明文學之士。入手便思超脫。立論喜求新異。始而厭薄程朱。旣而厭薄孔孟。孔孟不敢毀。惟取立論之異於程朱者。以爲快。不知亙古今。只有此理而已。何嘗有所異。到得義理精融時。自覺得新意無窮。夫子語顏子而不惰。豈曰有所異聞耶。學者入手。當思有著力處。便求超脫不得。心境到得能樂地位。自然神明變化。何止超脫。若不思致力之難。便求會心之適。惟有影響解悟之見。以自適己意而已。施之日用多驗。不過種種病痛。

直探其源。只坐合下的。然一念上來。果有關然求道之心。則病根自少。學者聰明。各有分量。又無篤實求道之心。狂言異論。不知世道人心。將何所歸也。弟與兄年方已邁。然弟以爲血氣雖衰。嗜欲淡。而天根見。克己之功。亦覺省力。願與兄更加猛勵。一線未斷。誰爲留之。

沈石長先生

先生諱磊。與張楊園先生書云。於季。心容巢兩兄。間得驗知道力之高厚。與義勇之剛方。私擬以爲所養如此。而所發如彼。真孟子所謂浩然之氣。直養而無害者也。去夏今春。又得讀所寄渝安爾造穎生札。救朋友之急。必本於天地之立心。規同人之過。必推於學問之根原。命意措詞。一字不苟。以爲吾當世而求師程。徵長兄其誰與歸。然以弟之不肖。至愚至柔。少負先人之訓。長無師學之傳。虛度光陰。已及見惡之年。而精神頹放。不能自振。所謂蒲柳之姿。望秋先零者也。乃其心不死。猶有爲人之望。而性復忿戾。不能安於世俗。每欲絕類離倫。飄然獨往。以爲斯人固不可棄。而鳥獸尤不可同。但茫然四顧。何處是安身之地。此磊之所以日夕躊躇。而未有決者也。卽如謀生一事。力旣不能負耒。又無工商之業。只得以處館爲事。乃前乎此者。課文旣與心違。後乎此者。句讀又與俗戾。而同志之中。不以謀食相諒。而反以謀道相託。是自欺欺人。進退兩無所據矣。此又磊之所以日夕愧恨。而未有已者也。方今世已衰矣。道已微矣。所賴一二同志。相與力闡聖道。鼓倡後學。留碩果之不食。以爲窮上反下之計。然易曰。儉德避難。禮曰。默足以

容此正毀光匿采之時。乃或者欲與口舌爭。則執途之人而告之。或者欲以文墨顯。則大集羣衆而講之。休咎卽不可知。恐爲己爲人之學。闕然的然之道。於此焉判矣。此又磊之所日夕憂惕而未有已者也。最可憂者。今日一二有志之士。能自振於波靡之中。所謂卓然特立獨行者也。而或流爲異類。或娛於詩酒。或崇尙氣誼。陷於非僻。則有志矣。而未必同其志。不必言也。若夫一二同志之中。又自有道術之裂。其或脫略聞見。而獨提本原者。以爲性在先而教在後。吾已窺見性命之原。則學術俱綴。是開天下以荒經蔑古之禍矣。其或拘文義。專務尋章摘句。以爲知在先而行在後。吾日諷詠詩書文義。而聖賢在是。是競人以辭華。而不知有敦本尙實之行矣。更可憂者。其志同矣。道同矣。而未同其功。則或限於資質之魯。氣質之惡。境遇之艱。疾病之困。師友之離索。坐是以有盡之居諸。恣無已之悠忽。卽如長兄惠教以來。星移物換。已三度矣。而長兄之德學。益進於高深。敝地諸賢。未見有超軼絕倫者也。或反失其本來面目者有之。至於弟磊之無狀。真朱子所謂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自宜有道君子之棄絕。然每讀朝聞道夕死可矣之章。惕然有悟於心。以爲人有生而不聞道。不唯不可以生。并不可以死。故不聞。則百年皆虛。聞則一朝夕皆實。豈可以當世有明師良友。而不一懇求。又豈有仁人君子。見鬻瞽者之匍匐溝壑荆棘。而不一指引之於正道也。凡此種種之所欲質者。俱於身世有關。而不可但已。本宜徒步就正。旣阻於力。屢欲筆叩。又懼其突而無禮。且書亦未必言之能盡意。滿擬念時兄之約。或得因以一覲光儀。而折衷其疑。不謂

竟盧德音之來括。而愚蒙之通塞。亦有命也。輟轉圖維。若終不言。則蓄之無已時矣。敢特因季心之便。而冒昧以陳。惟先生憐而教之。

武原何先生

先生諱汝霖。字商隱。譚張楊園先生初學備忘引云。先生懿德醇詣。一生授學。默默以忠信篤敬孚於人。絕不事口耳佔畢。然而言論旨趣之著。見於筆墨者。已自不少。汝霖之交先生晚。終始十七年中。說之而學未能也。辱不我遺。每出一簡相示。必極謙慎。蓋意不自足。又惟恐人以空言視之也。迨病亟。始託全稿。而欲質贖從已。然由中有本之言。字字皆可垂教。原無容贊一辭者。如自省則有願學記備忘錄。師門則有問答錄。聞見則有言行錄。訓子有語。誠人有鑑。喪祭有說。農圃有書。俱一一從身心日用間。體驗天理民彝。以爲立身應事。自淑淑人之準則。非辭章訓詁家所能窺其一二者。故不厭知希。切切懼鄰於表暴。真實學也。其餘尺牘詩文。散在知交者。尙多方事彙集。惟塾中與羣弟子語一冊。蓋嘗手定。其次爲上下卷。題曰初學備忘。每授學者傳抄。則梓而行之。或非先生之所靳也。竊慨正學陵夷。三百年中。河津餘干而下。指不易屈。讀先生是編。庶乎嘗鼎一臠。知味者。將毋想見其全乎。

張岫瞻先生

先生諱嘉玲。字佩葱。岫瞻其號也。上何商隱書云。玲生三十有一年矣。二十一年。而始聞先生之名。又五

年而從凌先生執贄以見。又六年而請納拜。正師弟之名。先生許。又六年然後受。曉庵何求。備聞斯言。蓋不屑教。亦不終絕。玲方退而修省。冀自今行無大虧。復申前請。繼見與凌先生手書。又似欲終絕者。若是則玲之惑也滋甚。蓋聞民生於三。君與師皆以義合。其合也。則君先乎臣。弟先乎師。禮也。後世人倫不明。君罕下士。而士多失身。少不親學。而長好爲師。二者交譏。然而人倫不明。由於師道之不立也。師道不立。則異端爭起。於是有所謂良知之學者。良知之師。敖然自聖。不師往哲。自立門戶。思以其學易天下。而無從也。見才俊之士。則多方以鉤致之。既得之。患失之。故或拜而復還。或還而復拜。擁臯比之儀。有同兒戲。浸淫不已。四海風靡。羣然慕心學之名而好之。既乃漸涵入骨髓。不復能自解免。迹其授受。始猶矜私智。驚虛聲。而卒□□□□之門。於是以講學爲倖資。以載贄爲苞苴。當事可通。則通當事。山人可附。則附山人。惟利之求。無復廉恥。其壞人心。敗風俗。蓋不少矣。極其流禍。遂至遺親後君。天崩地坼。而餘波遺焰之所及。迄今未弭。嗚呼。其原始於學術不正。而生心害事。禍至此極也。當此之時。非有至德可師者。拯其橫流。何以回一陽於重陰之下。而來復哉。側聞張先生。素以興起斯文爲己任。今者道明德立。玲之愚陋。何從仰測高深。然嘗竊識君子之緒言矣。凌先生曰。同人學問。各有偏長。成德君子。其惟考翁。曉庵曰。君子以敦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楊園有焉。何求曰。先生閣修一室。而聞風者悅服。覲德者心醉。惟其誠也。尊教則曰。學術至正。言行無疵。三百年來。指不多屈。至其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尤莫知其所。

以然也。先生自任則曰。祖述孔孟。憲章程朱。非吾人之責而誰責。夫諸君子皆知德之人。又非阿私所好。合而觀之。則先生之足爲師表。誠有欲辭而不得者。然猶深執謙退。概謝從遊。蓋以君子所處。非獨一身得失。乃闢風俗盛衰。今之師弟。濫觴已極。故欲杜門卻轡。以身示範。其亦憂深而慮遠已。雖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我求童蒙。而相感以私。所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也。童蒙求我。而志應以公。所謂師道立。則善人多也。二者相似。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且燦火之不息。正以日月之未出也。寧當因噎而廢食哉。孟子不因楊墨之橫議。而廢設科。朱子不因金溪之倡教。而謝諸生。惟其守先待後。雅意作人。用俾聖緒。光昭久而不墜。然至於今。聖遠言湮。已不勝邪說交作之憂。向使孟子朱子。俱塊然獨善以全高。則後之人。雖有志於孔子之學。孰從而求之。而道術之分離乖隔。又不知其何所底已。是以君子進則行其道。退則傳諸人。豈好勞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今以盛德如先生。善教如先生。人心向仰如先生。遺此道喪學絕之日。進既無可爲。而退又不欲廣其傳。彼之近聲利。而溺虛無者。固已前禽不誠矣。卽有願學之士。亦且望絕計窮。或求進不得。而退自廢棄。甚或憔悴以死。又其甚者。轉而從學異端。而未知返。先生豈不畏天命。閔人窮哉。不然。其亦何心於獨善也。意者門牆既闢。風動四方。恐非龍潭老人之意乎。竊謂龍潭老人。誠不測其所至。度亦同人於郊。咸晦志末之倫耳。以視康齋。興起餘干之功。孰大孰小。必有能辨之者。矧先生今日。既無勢位之榮。又不標榜爲事。自好者。無所嫌而敢進。有爲者。無所爲而不來。不過二

三後生不遇於時之士。帶經負耒。相從於十畝之間。衡門之下。以求其至難得者於身。初不敢有夸毗矜躁之念。冀或風動四方。以上累師門。則與先生匿景沉聲。身焉用文之意。固並行而不悖也。若謂維皇不欲斯文之喪。則秉彜在人心。師友在簡策。豪傑之士。無文猶與。卽欲就正有道。亦顧其實何如耳。寧必握衣委贊。標師弟之名乎。則愚又有說焉。無文猶與。天下一人而已。方此風頽俗靡。人才衰少。苟有志於學者。皆當曲成之。俾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此乃萬物並育之心。豈可以豪傑概人人。而況人之豪傑自許者。未必果豪傑乎。如接輿荷蓑之徒。惟自許豪傑。而不屑屈首於聖門。故其高風峻節。雖令人慨想於千載之餘。然每讀書。至下車而辟。反見則行。未嘗不嘆聖人之畏天命。閔人窮。無時敢忘。而自以爲是者之終難入道也。假令彼得聖人而師之。其所造。寧止此哉。蓋孟子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特以距曹交之不誠。雖至理亦不外是。而非教人之成法也。語曰。嫻習禮樂。不如式瞻儀刑。諷誦文辭。不如親承音旨。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有以夫。不然者。秉彜在人心。而執氣拘物蔽之心。爲良知師友在簡策。而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且剽竊聖賢之說。以文己說。其不畔道者鮮矣。誰則能無師傳而神會乎。若夫名者。實之資也。世固有有名罕實者矣。實至而名不從。未之有也。或曰。先生雖不以師道自居。及門譽髦。已不一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又不知凡幾矣。是豈有心獨善哉。果遇英才。固所樂得而涵育也。子自無受教地耳。夫復何言。嗟乎。此則玲之罪也。玲少愚陋。旣長。雖幸得從諸君子遊。然賴其教。而知人生固有學問焉。不當溺

於舉業之卑污而已。至於克伐怨欲。生心而不知制。情慢邪僻。設身而不知檢。罪大行虧。悔於前而靡贖。遷善改過。期於後而未能。而窮理之事。入德之門。則尤茫然。罔識厥旨。雖有善教。將安施也。願以行負神明。親不逮養。今誠不忍以遺體。終陷小人之歸。冀及時操被簪於有道之門。以爲出谷遷喬之計。悽悽丹忱。懷已數年。而不意先生拒之深也。夫日月所照。靡間容光。雨露所濡。不遺朽木。若曰自授書而外。未嘗有曰師曰弟子者。則上旣不獲隨敬夫諸子。執筆膺擗於前。下又不得從蔡生授几。奉杖於後。每一念至。誠不自知其涕泗之橫生也。而諸君子之進說於函丈者。猥以朱蔡爲言。則先生且將隱度之曰。朱子固予所願學。玲猶不足當季通之一喙。惡乎知夫道若是。則先生之牢關而嚴拒。固宜。諸君子不棄玲。而終覆露之。請易說以前曰。與其進歸斯受。孔孟家法也。震澤之濱。有一人焉。與波上下。幾死者數。大懼而號救於先生者。六年矣。又如是而後救。恐終汨沒矣。其勢急。其情悲。仁人能終不一動心乎。倘得矜哀而蚤收之。以療其饑渴之害心。以少答父母生我之意於萬一。則先生成全之德。沒齒不忘。而諸君子以大公之懷。而引掖放廢之人。俾賸得聰。俾曠得視。而敢不飭身補過。以爲圖報之地乎。雖然。玲非獨爲一己之私而已。誠願先生懼生心害政之禍。體孟子朱子之心。毋終執謙退以寵潭老人自處。用是興起斯文。萬物並育。則師道立。人倫明。他日一陽復生。天下英才應運而作。或有其人。而孔孟程朱之統。豈終無所託乎。昔昌黎上宰相三書。君不先而自售。士林惜之。玲以困蒙求師。當不嫌於瀆。故雖見絕。而不知止。今聞

講席將東，敢爾上塵台聽，伏懇朝夕從容，轉布下誠，俾遂區區，幸甚幸甚。

漢川陳先生

先生諱梓，字古民，布衣。作張楊園先生小傳，已采入學案。後其跋重輯楊園先生年譜云：先生少工時藝，科第操券可得年十五，補弟子員。至甲辰年三十五，而不獲登賢書者，人以爲偶焉。踴躍而不知天之玉成先生，爲紫陽後之一人也。昔者先生嘗自嘆矣，余於己卯壬午論文藝，亦可僥倖，但當時一中式，則亦爲祝開美矣。夫申酉間之祝開美者，豈少哉？於斯道之傳，何當焉？天生子靜於南渡，以墨腰子亂學術，則必生朱子以接孔孟之傳。天生陽明於明季，以滿街聖人混儒釋，則必生楊園以續程朱之統。世非無關陽明之人，或偏於窮理，而流爲入耳出口，或偏於力行，而徒爲謹小慎微，皆不足以服陽明之心。又何以折其辨，而撲其焰哉？惟先生知之確，行之勇，取舍明，存養密，精義入神，而篤實光輝，故一切鬼蜮之技，無所售，而晦蝕之道，賴以復旦。魏了翁敍朱子年譜曰：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太極無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闔室屋漏之無愧，卽以是合之先生，又奚忝焉？則信乎朱子之後之一人已。然則爲先生之年譜，僅儕之鄉黨自好之士，粗拾其行誼梗概，使後之仰泰山北斗者，黯淡無色，非後學之咎哉？第年譜之作，必取材乎日記。陸清獻有日記，故好生年譜成於沒後之丁丑，不過五年。楊園不聞有日記也，故當時至交，如凌何沈三先生，并不聞有行狀，佩篋幾幾黃勉。

齋而不永其年。即門人之編次全集者。又不及早訂之。而大也一生。飢驅遠遊。寥寥數語。何足怪哉。然猶幸有此影響。得據以追溯平昔交遊之書。及願學備忘錄。近鑑言行見聞。訓門人語之散見者。庶幾摭摭以成斯編。則大也之功。亦不容泯矣。梓生癸亥。距先生易簣已十年。弱冠謁塾庵。又失詳問登記。至今年七十有二。始爲之。遺老凋謝。何從而質所疑哉。雖然。朱子年譜成於門人李果齋。其原本已無可考。行世者。祇明李古冲本。近則洪去癸本而已。孰意訂四百餘年之謬誤者。尙有今寶應之王懋竑。則自今而後。安知無好學深思之士。復砭古民之舛訛。而勒爲定本者乎。涉渺九原。拭目企之矣。乾隆十九年四月晦日識。

海昌祝先生

先生諱淫。號人齋。其彙訂楊園先生全書序曰。明之季也。橫議譎張。人心惑溺。程朱之學不傳。而孔孟之道。或幾乎晦矣。楊園先生。生當其時。恪守子朱子居敬窮理之訓。以實致其崇效卑法之功。其遇彌艱。其行彌篤。其所有事。不越人倫日用之常。而念慮所存。恆周乎天下後世。蓋畜德如此其光大也。先生之言曰。聖人之於天道。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盡之又曰。求異於人。卽異端也。求合於人。卽鄉愿也。盡其當然之分。斯依乎中庸也。又曰。詖淫邪遁之辭。何必異端。近日講學之家。主靜悟者。鄙躬行爲粗淺。尊踐履者。薄格致爲空言。各蔽於一隅。而不根極於理道。生心害政。正與邪說暴行無異。其所以閉先聖之道者。又如

此先生既沒。二三同志相與錄其遺文。然卒未有能繼其學者。嗚呼。自昔制義興。而師所以教。與弟子所以學。無非是也。人當誦詩讀書。幾不知工文詞。弋科第而外。復有何事。卽其間。或亦思所興起。而利誘勢奪。終莫必其脫然無累。以自固於禮義之域。於此而好修立節。不屑屑詞章名爵。以爲身圖。此其人亦不多覩。況夫志伊學顏。守先待後者哉。然而誠無不動。塞無不開。自先生起。而後來賢智。往往聲應氣求。以嚴其辨。百川之東。迷途之復。不可謂非先生反經之力之所及也。或者謂孔子刪定贊修。朱子集爲傳註。以羽翼之道之所由明也。先生著述。不及六經。疑若於衛道之功。猶有所未盡者。不知道在千古。迭更明晦。聖人亦因其晦者而明之。斯已矣。其所以明之。不必盡同。夫各有當也。先生不云乎。經書從先儒發明。已極詳盡。但當擇善而從。優柔厭飮。期於自得。不宜復有著述。徒亂人意。由是觀之。先生祖述孔孟。憲章程朱。尊聞行知。以明學術之正。所爲當務之急。救世之大權。莫過於此。非必於經傳之外。別有增益。然後爲得也。其有所撰錄。則其不能自己之衷之所流露。而非徒以立言富有比德前賢。又無疑也。淫是用本先生立教之旨。以蒐輯遺書。不敢苟同昔人取多求備之意。有什錄七八者。有什錄二三者。總而覈之。凡十有六宗。曰經正錄。曰願學記。曰問目。曰備忘錄。曰詩。曰書。曰初學備忘。曰學規。曰訓子語。曰問答。曰門人所記。曰言行見聞錄。曰近古錄。曰近鑑。曰喪祭雜說。曰農書。卷帙之多寡。各從其部。淫竊不自揆。以爲先生之書之必可信。今傳後。以維世道。而正人心者。略具於此。後之學者。誠由先生之遺文追

而溯諸昔賢往聖之所以爲教者。以觀其淺深離合何如。而恍然於斯道之不可誣焉。則庶有賴矣。先生又精選備忘錄。爲淑艾錄。以示學者準則。

中牟冉先生

先生諱覲祖。字永光。號蟬庵。中牟人。康熙癸卯舉鄉試第一。雅志好古。不汲汲進取。而殫精著述。潛心理學。登豐耿逸庵先生。特延主嵩陽書院。先生昌明道學。著爲學大指十八則。及天理主敬一圖。以示生徒。問業者雲集。一時稱盛。辛未成進士。改庶常。官檢討。旋乞假歸里。翛然寂處。銳意實學。時儀封張孝先生。方闢請見書院。延先生主教事。相與闡明洛閩之學。一遵程朱。粹如也。年八十有二。卒於家。所纂有五經四書詳說。及詩文雜著。約二十種。朝廷遇有纂修。或就其家採擇焉。洛學編云。

新城王先生

先生諱餘佑。字介祺。保定之新城人。隱五公山。北地學者。至今稱五公山人。初先生父延善。縣諸生。尙義當明之末。散萬金產。結客三子。長餘恪。季餘嚴。先生其仲也。繼世父建善。令魯山。會闖賊陷京師。先生自魯山歸。父帥三子。與雄縣馬魯。建義旗。傳檄起兵討賊。容城孫徵君奇逢。亦起兵共恢復。雄新容三縣。斬其僞官。未幾。賊敗。清師入。先生父爲仇家陷。執三子將行。餘恪以先生後世父。不可死。揮餘嚴爲復仇計。遂獨身赴難。父子畢命燕市。餘嚴歸帥壯士。入仇家。戮老幼三十口。無子遺。於是急捕先生兄弟。會

上官方爲解。迺免。先生於是奉魯山公。隱於易州之五公山。此五公山人所由稱也。先生少有志。嘗受業於孫徵君。學兵法。國變後。更與徵君往來。講學究經史。授生徒。教以忠孝。務實學。兼文武才。搢紳先生。選構講堂。具安車。幣迎受業。遠近從遊。至數百人。旣隱五公。學無不究。嘗彙古人經世事。爲居諸編數卷。此書十卷。萬勝軍圖說一卷。兵民經略圖一卷。諸葛八陣圖一卷。皆霸王大略。又湧幢草三十卷。文集三十二卷。自少壯數十年。感慨激烈之致。一發於詩。爲文數千言。立就。每談兵。述往事。論忠孝大節。目炯炯如電。聲若洪鐘。顧平居與人。和易從容。簡諒。以講學著書爲事。隱居教授。不求聞達。年七十卒。學者私諡文節先生。尹會一曰。吾觀王或庵撰五公山人傳。謂先生負經世才。其詳得自吾邑李剛主。讀其遺書。至撫卷太息曰。此諸葛武鄉之流。嗟乎。吾嘗怪世之人。動以儒術迂疏。爲道學詬病。如先生者。隱而未見耳。使獲見用於世。其不一雪斯言也。與望溪先生。嘗與余商訂北學。亦爲先生屈一指。余故采或庵所載書其略。以志嚮往云。北學編云。

襄城李先生

先生諱來章。初名灼然。以字行。號禮山。明恭靖公後裔。生而穎異。自知向學。初授書。卽日記千餘言。年十五。入邑庠。時更制以策論試士。邑前輩傅夢翁太守。評其策云。侃侃鑿鑿。是覘胸中經術。他日必爲名臣。李氏自恭靖公後。世以理學著稱。中州先生爲肖雲先生曾孫。於書無所不讀。詩古文詞。一學卽工。旣而

一切棄去。專心於濂洛之書。以興復先業爲己任。就學於輝邑孫夏峰徵君。與盤屋李二曲。以正學相砥礪。康熙乙卯。舉於鄉。復受業於魏庸齋象樞之門。庸齋有欲除妄念。莫如立志之語。因作書紳語略。復與睢州湯潛庵。柘城竇靜庵。上蔡張仲誠。往來簡札。剖析經旨。凡所持論。總以不背先儒。有益世用爲主旨。謂近思錄一書爲周孔真命脈。學者不從此入手。皆斷港絕流。欲求入道難矣。與登封耿逸庵。中牟冉燁庵。同講學於嵩陽書院。發明程朱之旨。時孫夏峰徵君。與耿誠齋諸人。講學於輝之百泉書院。兩河相望。一時稱盛焉。已朱太守璘。聘主南陽書院。作達天錄。及南陽書院學規。士習爲之日上。旋以母老謝歸。增修紫雲書院。讀書其中。學者多自遠而至。筮仕得廣東之連山。瘴烟蠻雨。獠獠雜居。先是排獠負險跳梁。提督殷化行討之。反爲所乘。事聞。遣將分道會勦。始就撫。距公蒞任。甫隔歲耳。聞者皆爲先生慮。先生曰。獠雖異類。亦有人性。吾當推誠待之。乃仿王文成公遺意。日延耆老。詢疾苦。招流亡。勸之開墾。薄其征賦。復深入獠穴。爲之置約。延師務以至誠相感動。創建連山書院。著學規。日進邑人訓教之。而獠民之秀者。亦知向學。誦讀之聲徹巖谷。制府中丞交獎曰。忠信篤敬。蠻貊可行。信有徵矣。己丑。行取上官考語。謂有文翁化蜀之風。壬辰。補授兵部武選司主事。監督北新倉。革運官餽遺。差竣。引疾歸。田相國從典。少司馬李先復。少司寇王企靖。交章以真正實學。可資大用。保薦。奉旨徵召。先生力以疾辭。遂不出。嘗謂欲爲聖賢。須從慎獨做起。著衮影錄。年六十有八。卒於家。陳大中丞啓門。以先生與孫夏峰。湯潛庵。張敬庵。耿逸

庵。冉齋庵。寶靜庵。張起庵。爲中州理學八先生。增祀許州七子祠。道光十四年。栗樸園中丞。題請列祀河南鄉賢祠。部議遵旨。以理學真傳褒之。著書四十餘種。其行世者。有禮山園文集。及連陽八排風土記。洛學編云。

王仲穎先生

先生名之銳。號退庵。仲穎其字也。世多知其字。故以字傳。先生幼志聖賢之學。年十四。讀書至吾十有五章。瞿然曰。先師成童。已志大學。吾去成童一年耳。曾小學之未通乎。於是苦心焦思。深自淬礪。以中庸齊明盛服語。書揭臥次。夜必整衣端坐。或竟夜不寢。康熙丁丑。學使安溪李文貞公。按河南。以課講受知。召與語。大嘆賞曰。南方無此學質也。選貢使從遊。攜之直撫幕下。每公退。輒與講說古先微言精義。七年。盡聞文貞性命河洛算數音韻之學。當是時。文貞以道德文章。網羅才俊。先生澹然沖默其間。獨與江陰楊文定名時。壹以切劘身心。研究經義爲務。文貞嘗語人曰。從吾遊者。不翅數千人。然而潛心學問。不求聞達。南楊北王而已。乾隆四年。趙泰安相國。疏薦其學行。擢國子助教。居國學十二年。謝病卒於家。年七十有九。先生之學。主於躬行實踐。孝弟之氣。滿容充體。祭必敬。喪必哀。忌日不樂。終其身。有兄暴於行動。遇以非道。先生怡然順受。事之如嚴君。或以過先生。先生曰。世間兄弟。多貌相承。吾兄遇我嚴。弟我也。吾何恨。事之益謹。及官太學。兄書至。必再拜。然後發。兄病。就訣京師。先生躬藥餌。衣不解帶。月餘卒。哀慟欲去。

官遂服。以例不可止。居恆莊肅。如對賓客。擬而言議。而動口不道人過。有德於人。終身不使知之。自奉極薄。廩祿所入。節縮以奉其兄。及親戚之乏者。未嘗蓄一錢。其德行醇備。自鄉之耆宿。及太學士大夫。稱道如出一口。方望溪先生嘗言。仲穎孝友。本天性。學問法程朱。其自命處。真有矯矯不羣。壁立萬仞狀。而廉靜之操。當世殆無其匹。北學編云。

寧晉馮先生

先生名濂。字周溪。故明大司寇英之元孫也。少時寡言笑。而內多慧。聞人性皆善語。輒欣然若有得。祖端祺異之。遂命名濂。而字曰周溪。蓋以周元公之無所因承。而繼絕學者期之也。弱冠補弟子員。旋食廩餼。四試畿闈。不售。以恩貢補學正。安貧自好。不汲汲於仕進。其讀書一遵朱子之法。以居敬窮理爲務。日用飲食。動靜語默。整肅不苟。教人必由小學始。不紛紜亂講。有未慊此。而問彼者。先生曰。此猶未得。何遽多求。嘗以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句數語。書置座右。終日晤對。於周易。則專取本義。謂諸家總不如朱子之潔淨精微。實得四聖心傳。日讀一卦。十旬一周。往復無間。至老如一日。遊京師。名公卿皆嚮慕就見。未嘗投刺先謁也。所至以發蒙育德爲己任。量材設科。蔚然有成。高相國東軒。從先生幾二十年。嘗迎至江蘇。織造署中。朝夕觀摩。請業如少時。樂道忘勢。人尤傳爲盛事。年七十有四。衣冠端坐而逝。北學編云。

博野尹先生

先生名會一，字元孚，別號健餘，保定博野人。幼孤，事節母李太夫人，以孝聞。登雍正甲辰進士，授吏部考功司主事，遷員外郎。丙午典試粵西，丁未分校禮闈，胥得人。出守襄陽，攝荊州、荊石首縣，饑衆萬餘，洵淘以浮言相煽動，先生單騎宣慰之，賑撫其衆，而收其簧鼓倡首者，衆立解。移守揚州，尋擢兩淮運使，晉鹽政，加僉都御史，揚俗汰侈，先生躬節儉，屏絕餽遺，俗爲少革。乾隆二年入覲，巡撫廣東，以母老辭，上閔其情，爲改河南。北宋以來，理學之傳，河南爲盛，明道、伊川、康節、同源派衍，歷金、元、明、代不乏人，而國朝湯文正潛庵、張清恪孝先、耿嵩陽逸庵，尤爲後起卓卓。先生慨然以振興絕業爲任，增訂洛學編，以詔學者，立五社，簡好修良士爲之長，月朔望，長吏集諸生講論德義，因以察鄉之孝弟、任卹、與罷褻不率者，而勸懲之。逾年，教大行，仿周官溝樹畜牧，比伍保受之法，以勸農靖民，紆徐布之，政成而民無擾。開歸水，上章自劾，因採宋富鄭公趙清獻救災事宜損益之條爲十六次，第請行，皆報可。是年不知有災，內遷御史中丞。甫數月，以母病乞終養，得允歸築健餘堂，以奉太夫人。先生自早歲受書，及通籍，歷仕至開府，未嘗一日去太夫人膝下，其承顏養志，雖年五十，依依猶嬰赤，其居官行政，每夕必告太夫人，有不合，或爲輟食，則長跪不敢起，以故先生之孝，與太夫人之賢，聲聞士大夫。上達天子，御製詩章匾聯，卽其家賜之。當世以爲榮。先生旣家居，侍養之餘，益博稽古人微言奧義，息慮以求其精，有所得，著之讀書劄記，立共學社，招生徒，相與講明義理之學。學者翕然從之，置義田，以睦宗族，設義倉，義學，溉惠其鄉里。嘗曰：爲學務在

力行。徒尙空言。無益也。太夫人卒。哀毀壹衷。諸禮服闋之歲。上預虛少司空待之。既卽任。命督江蘇學政。先生以江蘇文勝實鮮。敦厲小學之教。舉蘇人范文正公爲秀才法。其晉接諸生。溫溫然。復舊典。答其拜時。方望溪屏居清涼山下。先生舍騎從。手操几杖。造其廬。請以師事。聞陽湖是鏡。隱居有孝行。親詣舜山訪之。遂以薦於朝。其敬德樂道。虛己善下。類如此。晉少宰。仍留學政。尋卒於官。年五十有八。遺疏以任賢納諫爲言。言不及私。上聞悼惜。賜一品諡祭。於是鄉人請祀於鄉。所歷治地。皆以名宦請祀。而蘇人兼祀之道南洞。以配前賢。先生之學。淵懿純粹。不爲岸異。於古今人學術純駁。審慎別擇之。而未嘗顯言攻斥。曰。吾惡從來學者。好爲謾罵也。自居鄉。蒞官。外建節。內長耳目。咸卓然有可稱道。而自視欿然。若毫無所得。諸已。而設施於世者。望溪先生。以是亟稱之。所著有文集十卷。詩草三卷。奏議十卷。劄記語錄讀書筆記。凡十七卷。講習錄二卷。從宜錄一卷。尹氏家譜八卷。賢母年譜一卷。撫豫條教四卷。尺牘四卷。君臣士女四鑑錄。凡十六卷。增訂洛學編五卷。北學編三卷。呂語集粹四卷。重訂小學纂註六卷。近思錄集解十卷。並行於世。續北學編云。

黃崑圃先生

先生諱叔琳。字崑圃。大興人。始生。具夙慧。成童。卽通四書五經。從學饒仲如。研窮性理之奧。又從吳述庵。究經世學。年二十。以康熙辛未第二名進士。列館職。益自淬礪。與衛旣齊。討論宋人語錄。恂恂然有醇儒

風見者不覺其爲少年鼎甲也。嗣歷講讀。晉卿貳。司文衡。秉節鉞。落職復起。屏藩山左。詹事東宮。公餘常手一編。以至耄耋不廢。當督學山東時。毅然以興賢育才爲己任。捐脩三賢祠於泰山之麓。奉宋胡安定。孫明復。石徂徠。歆薦如舊。俾學者知所景從。又興復白雲松林兩書院。延師儒。選才雋。捐備膏火。造士多窮經敷用之英。翕然稱盛。其巡撫浙江也。剪除巨惡。辨釋冤獄。災傷則賑之。貪墨則黜之。尤以薦賢爲重。所汲引者。如萊州守嚴有禧。長清令劉輝祖。皆以循良遷秩。而分校禮闈。主試江南。所拔取者。理學有如任宗丞啓運。經學有如陳司業祖范。文學有如徐孝廉文靖。入祀賢良者。則徐撫軍士林。潘敏惠思。樂也。張太史舊夏太史用脩。李觀察慎修。輩皆端方博洽。與先生教學相長。其餘名士宿儒。建樹接踵。未可悉數。先生善識天下才俊。方望溪爲諸生時來謁。一見稱莫逆交。凡望溪所著周禮春秋之學。皆與先生往復指劃。無少間。他如周大璋。顧進。又數十人。不憚千里。或不問歲時。親炙就正。則其學之及人遠矣。生平著述。有硯北易鈔。闡發河洛之精蘊。詩經統說。折衷羣說之異同。夏小正傳註。史通訓故補註。文心雕龍輯註。顏氏家訓節鈔。硯北雜錄。則於經濟學術。各有指歸。纂言粹美。著語精純。有功儒林。豈小補哉。計先生自五歲就塾。享壽八十有五。蓋二萬九千日中。無日不學也。可謂純篤君子矣。尹嘉銓曰。有是哉。先生之虛懷善受。至老不衰也。甲戌秋。先生行年八十有三。授余史通訓故補注。余讀至疑古惑經二篇。請於先生。欲取昌黎削荀揚不合聖經之義。酌爲節刪。毋致貽誤來學。先生怡然從之。且作後序以志過。於戲。

過亦何傷。善補爲貴。昔衛武公耄而好學。日誦抑戒以自警。終成睿聖之名。先生有同揆矣。北學編云。

黃玉圃先生

先生名叔瓚。字玉圃。崑圃先生之季弟也。崑圃先生德性寬大。先生則嚴厲自持。其學以立誠爲本。要其功於篤敬。晚號篤齋。以自勗云。初康熙己丑成進士。由太常博士遷戶部雲南司主事。調吏部文選司。遷稽勳員外。再調文選。以薦擢湖廣道御史。巡視東城。時王公貴人以追私捕相屬甚夥。皆曰務親治。先生正告同列曰。御史非王官。何瑣瑣若是。下所司理之。有衛邸命至公署者。昂然坐滿御史上。先生詰以何時奉差視事。噤不能對。則立使徹坐。將疏劾之。其人悚惕謝罪。久乃釋去。自是無敢以私干者。時久停御史巡邊海之制。上以臺灣亂初定。特遣先生往視之。至則剪餘孽。釋脅從。反側遂安。雍正元年。任滿。特留一年。命以所行事告後任。先生爲列海疆十要。旣還京。怨家以蜚語中之。遂落職。乾隆初。起河南開歸道。調驛鹽糧道。豫大水。先生撫災民。勤卹周至。濬永城河口。開儀封引河。築虞城堤岸。皆中窾要。豫人至今頌之。在豫四年。以母憂歸。服除。補江南常鎮揚道。遇疾暫解任。疾已復。原官。又三年。致仕家居。七年卒。年七十有七。先生平居呐呐。言不出口。遇大事。侃然執持。不少撓屈。罷職時。究心宋五子書。及元明諸儒集。深造有得。晚歲所養益粹。嘗語人曰。道學卽正學也。親正人。聞正言。行正事。斯爲實學。不然。空言性命。何爲乎。著有近思錄集注。慎終約編。旣倦錄。廣字義諸書。藏於家。尹嘉銓曰。先公巡撫河南時。每見先生。必

執後進禮稱爲立不易方而不流。君子人也。序其廣字義曰。茲編也。匪惟知之。且允蹈之。其行已靜以廉。其待人恭以恕。其立政簡以清。於戲。可以見先生之生平矣。北學編云。

新安陳先生

先生諱濬。字元熙。天性聰穎。五歲入小學。不爲兒嬉。終日端坐。不妄言。及冠。補博士弟子員。讀太極圖說。西銘有悟。卽專意於性命之學。檢身制行。以孟雲浦呂豫石兩先生爲法。開館授徒。首重躬行。又以前此藝文家。爭爲新奇可喜之論。每至悖謬。朱註乃取大全蒙引存疑淺說諸書。潛心體認。其能得傳註之意者。手自抄錄。輯爲成書。名曰四書認註。康熙癸卯舉於鄉。甲辰成進士。仍以訓迪諸生爲業。聞呂簡齋宗伯講學於宏運書院。卽潔誠往謁。簡齋深相得。以爲深切爲己之學。竟日談論。娓娓不倦。謁選得馬邑令。邊陲殘破之地。黎民彫敝。幾不可爲。前令率以因循從事。相沿已久。愈難振作。先生蒞任後。招集流亡。賑貧恤孤。久之民無失業者。興學課士。彬彬有禮讓之風焉。分校晉閩。簡拔稱得人。以邑多逋欠。終不可爲。痛切白之上憲。力爲蠲免。請告歸里。益殫心於聖賢之學。癸亥主教嵩陽書院。遠近之士。就學問業者。日益衆。先生以平日所註理學諸書。往復推論。爲學者講授。聞者無不欣然領會。後以疾卒於家。洛學編云。

新鄉殷先生

先生諱元福。字夢五。誕時。父夢神語曰。當賜君五福兒。因以爲名字。通籍後。因所居鄉名永城。遂以永城爲號。幼丰姿秀異。見者以爲奇童。讀書十行俱下。七歲讀小學。近思錄。欣然樂之。凡所舉動。卽以爲法。父卒。家徒四壁立。嘗借書。依母紡車前。假餘燭光。終夜朗誦。爲文力追先正。不逐時趨。年二十始入學。康熙癸酉。鄉舉第一。明年成進士。選翰林。嗣洩廣西之柳城。重農課士。於邊鄙地。行鄉飲。及賓興禮。雍然可觀。創纂邑志。四載以艱歸。服闋。補江南武進縣。吏胥慢易書生。捧牘嘗試。先生咄嗟裁決。咸驚服。兩江有神明之頌。攝無錫篆。謁東林講堂。拔識名宿。鄒升恆輩。一時以爲知人。解組後。值朱相國軾撫浙。延主數文書院。明體達用。人材奮興。人呼爲小白鹿洞。生平氣節自命。設施皆本實踐。精研周易。詮發圖書太極之旨。垂老不忍釋手。所著有寓理集。其大旨尊崇程朱。糾正陸王過當之處。以求歸於一是。附史斷數十則。詩出入唐宋大家。有候鳴集。知非草。讀易草等集行世。年六十四。卒於家。學者私謚曰文介先生。洛學編云。

泰安趙先生

先生諱國麟。字仁圃。進士。歷官大學士。幼孤貧。事母至孝。就傳讀書。篤志力行。不同流俗。康熙五十八年。出宰長垣縣。遇水患。不待報。開倉撫卹。全活甚衆。由是簡在帝心。遷永平府知府。卽擢大名道。不數年。至福建巡撫。先生清冷絕塵。愛民如子。所歷皆有惠政。乾隆四年。授文華殿大學士。以仲永檀參劾。俞姓之

事牽連被謗。屢乞退。乞休。蒙恩著革職。在咸安宮行走。越歲回籍。恭祝萬壽。賜禮部尚書銜。先生家居。倡建泰安書院。日與士子講明程朱之學。一時從遊之士。皆可觀焉。卒年七十七。身外無長物。諡其子孫者。書一屋。硯十數方而已。著有日記數冊。道光九年。入祀鄉賢祠。

滿洲岳先生

先生諱岳起。號小瀛。滿洲鑲白旗人。姓鄂濟氏。舉人。歷官江蘇巡撫。父長庚。官侍御。先生自少讀書。制行刻苦堅忍。久而自然。畢生無市名心。弱冠。侍御歿。家亦貧。事母甘旨無缺。以孝聞。讀四子書。必心會身體。有所發明。嘗謂學者。當守乞人不屑之義。爲京朝官。雖賀賻不受。外任則廉俸外。不名一錢。勞儉若性成人。見爲困乏者。適適如也。至其爲政。則盡心力以爲民。不以潔已爲稱塞。故尹奉天。革放糧陋習。使瘠民腴已者。絕其根株。及巡撫江蘇。肅清漕運。揭倉場漕丁需索回漕諸弊。爲州縣浮收藉口。請一切嚴禁。上嘉納之。而民丁亦帖然稱便。其他興利除害。濟猛濟寬。隨處皆有條理。可以知其學之有本矣。卒年五十五。嘉慶二十三年。從祀蘇州名宦祠。

法鏡野先生

理堂韓先生爲之小傳曰。法坤宏。字鏡野。號迂齋。膠州人。辛酉舉人。少爲學。卽不肯事章句。讀諸儒論學書。以爲如己意。所欲出行事。必準古人。與人言。陳誼至高。世類以爲迂。因自號迂齋。嘗以春秋者。聖人不

得已之書。一筆一削。心法存焉。奈沒於經師講說。遂使聖人之心。不可復見。於是發奮究討。以折衷至是。閱三十年。書始成。名曰春秋取義測爲文嚴於義法。史記八家外。又好歸震川方望溪。餘子不屑也。所著有學古編若干卷。藏於家。又序其學古編曰。膠西法迂齋先生。少治古文學。罷舉以來。伏處海上。不獲躬制作之林。文故未大顯於世。迂齋今且老。同學友彙其文若干首。付梓人。而以余之與迂齋相知來問序。余謂天下言文者。歸太史公。而明歸熙甫學之。爲能神似。太史公搜奇探蹟。上下數千年。以爲紀表世家。書傳。熙甫嘗自言。不得當世奇行偉烈書之用。以爲恨。然熙甫生與王弇州同時。弇州取材最博。撰述最富。其四部稿。欲自擬於國史。而三百年來。獨震川集。衣被海內。承學之士。奉爲科律。蓋文章自有真也。昔亡友閻君懷庭。好迂齋文。每口講指畫其所以然。去年余刻懷庭西澗集於淮安。今迂齋集告竣。余復序之。屈指壯年交遊。惟迂齋與余在。陳思王有言。誰相知定吾文者。此所爲執筆而太息也。又序其綱目要略曰。朱子作綱目草稿甫就。未及刪修。而傳刻又多有訛漏。學者執書法字索句求之。故曲說破義。往往不免。蓋春秋載夏五。非孔子之舊也。其脫誤在三傳之前矣。孔子作春秋。筆削舊史。何取乎破句而存之。且何與於春秋天子之事之義也。夫以聖人之經。流傳脫誤。滋異義。生鈴說。筆削之旨。爲晦蝕。況綱目未經脩定。加以訛漏。強爲之解。以文害辭。辭害義。是逞私智。而誤前賢也。膠西法迂齋先生著綱目要略。錄取網維。約文申義。其於本書之未脩及後人淆亂者。不復煩爲辨論。而一裁於義法。體愈求嚴。義愈求精。

雖與朱子本意盡合與否。未敢知。然固朱子之所得於後者也。司馬溫公合累代之史。以爲通鑑。朱子合數賢之書。而成綱目。迂齋又緒承朱子意。益復精研。取歸至是。夫以累世賢人君子。接踵起。竭心思。智慮。折衷義理之歸。吾知必有當焉。不爲空文而已也。迂齋素深於春秋。所著取義測。解羣說之紛糾。以求合聖裁。茲書仍以說春秋法說綱目。後之讀綱目者。苟權衡於此。可無憾其淆亂焉。臺山羅先生與法先生書曰。循復二序。破經師之陋。發先聖普賢之蘊。使後世學者。卽事爲之著求。性命之歸。微顯一致。內外同條。誠不必外民生日用。空談名理。至於雕鑿藻繪。虛飾輪轅。愈無譏焉。善學者。苟得先生之緒言。而講貫之。可以知所致力矣。雖然。本末先後之敝。亦有不可強合者。聖人作春秋。東規西矩。南衡北權。中繩五則。不爽萬物就裁。其本在於學易。學易之本。在於謹彝倫。慎言行。內之於禮。人之彝倫。言行壹於禮。則性復仁全。措之正。施之行。變化生。而經緯天地之事起。此聖人所自盡。而願天下萬世同歸。而無歧者也。南宋諸大儒所爲。固持堯舜孔孟之道。於國事倥偬之會者。此春秋之義也。謂別無說以易之也。道不可以二故也。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賊其民者也。建三才。橫六合。一道而已。二之則惑。反之則亂。禮大傳所云。不可變革者也。亦卽先生所云。滄海橫流。經常大義。確乎可知者也。南宋之君。不能勉強。信用不專。諸大儒之說。未嘗一日得施於行事。是以卒成爲南宋也。孟子述唐虞三代。於戰國擾攘之時。朱陸陳誠正義利之辨。於南宋南北交訌之日。其揆一也。先生答

懷庭書謂南宋儒先不識時宜持方柄而內圓鑿乎夫所云時宜者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異器械殊徽號得與民變革者也聖人鼓舞盡神化裁盡利既竭聰明焉至於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非所謂時宜也南宋諸大儒之所諍論天經也地義也人行也烏得而不斤斤也先生其熟思之懷庭云亡吾道益孤每過虎坊橋輒有腹痛之感近公復解組其出處令人敬慕去先生之居未遠可以往復尊著繕寫成務令朋好盡意斟酌歸於至善勿留遺憾先生立身行己至有可觀惟學偏姚江故理堂懷庭兩先生集中與先生尺素往復俱有規勸語臺山之說又如此是亦可以想見矣

瑞金羅先生

先生諱有高字臺山寧化陰先生送其歸瑞金曰臺山以乾隆丁丑八月來我寧化受易於翠庭雷公之門間亦嘗過吾廬往復談論知其有意於求放心而又非如陸王二子之所云也蓋亦當世有志之士哉戊寅九月將歸告別於予予不敏未測臺山之歸與昔之來所進幾何也但以孔子聖人猶每十年而一進則臺山今日之歸其必有以自力無疑也旣信孟子所謂求放心矣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顧弗信矣乎然臺山以敏給之才豪邁剛方之氣杜門息交恐非其好也他日將又有所往也比之六三隨之六二尚無忽也哉所著有尊聞居士集

姜雲一先生

先生諱國霖，字雲一，濰人。羣翬篤行，闐然無聲華，讀書不爲雜博，每一語終日玩索，體諸身心，嘗曰：此心不可使有一時之放。又曰：學莫先於辨義利，功莫切於克己，能不以死生動心，方謂實有所得。生平無急言，遵色，廣衆中，危坐竟日，無頽容。人或非毀之，至面諍夷然不爲動。其涵養鎮定如此。家極貧，年七十躬親耕耘，糟糠不厭。乾隆戊辰己巳間，濰大饑，剛菜根爲食，貌轉腴。又王先生諱允中，字精一，號金巖，壽光人。讀書夙若遲鈍，乃扃戶靜坐百餘日，自是一目不遺，好爲深湛之思，作先天後天圖解，多創名理。平生敦倫飭紀，言行醇如也。教人以近思錄爲的一時學者宗之。年踰四十，舉於鄉，未幾卒。理堂韓先生云：又樂昌周先生士宏，德州梁先生洪燾，安邱張先生貞益，都李先生文藻，皆以學術聞，與先生相先後。

李十洲先生

韓理堂先生爲之傳曰：先生名觀瀛，字湘友，十洲其號也。萊之膠州人，父澤，禹城教諭。先生以雍正乙卯舉於鄉，晚年教諭萊蕪，是時州縣以吏治相尙，持苛深，迎合上官意旨，待士無體，驅使教官如屬吏，縣有富豪，與楊姓比居，而利有其宅，與鹽賈通謀，誣以私販，沒入之。楊姓弱不能理，其族人生員某，訟於上官。上官庇富賈，不勝，檄學戒飭，富賈欲廷辱之，以洩忿，逮繫某生，促召學官，至縣廷決獄，縣使三反，先生不往，具稟本府，言待士自有體，今事屈已甚，或致決裂，壞士風，傷國體，遂力求去，以歸。先生爲人質直，義所不可，不以利害阻，與人言，侃諤自遂，而出之以誠，意人不以爲忤也。海陽翰林謙牧，善清談，與先生會

於京邸。推闡陽明氏。灑灑不可竭。先生抗聲與辨。謙牧心折。改容謝。先生初爲學。同里張進士山民。方以理學古文。倡率後進。獨心器重先生。招與遊處。與折衷經史。及先儒書。學以大就。其教人必宗朱子家言。曰。孔孟正傳在是。烏可舍康莊。由曲徑也。年七十有九卒。子三人。壽鼎。壽國。壽民。先生之歸也。膠人果以城築之役。當事者辱士。士大闕。當事者解綬去。人以是服先生先識云。論曰。余嘗至膠。過法迂齋海上廬。閱迂齋集。評點多出先生手。歎其學有本源。王君幼藻先生門人也。通經學。善古文詞。爲予言先生行事甚悉。因示以狀略。及迂齋所記軼事。而屬爲傳。余錄著之如此。先生平生不喜著作。嘗曰。古今事變。義理精微。先儒論之詳矣。深求自得之可耳。卽此殆與炫詞華以邀名者異矣。

東安曾先生

先生字受一。嘗考洙泗以來。淵源授受。下逮宋元明諸儒之俎豆學宮。與未經從祀。而獲聞斯道之傳者。皆博採史傳。參之語孟。手自抄錄。定見知聞知之統。屏俗學雜學之陋。嚴陽儒陰釋。近理亂真之防。粹然一出於正名之曰尊聞錄。又括經史大義。成學古錄。大興朱石君先生序學古錄曰。治者道之迹也。唐虞以來。禮樂刑政之迹不同。其所以爲治一也。六經之道微矣。其迹惟周官禮較著。王莽之世。劉歆依仿時事。以僞經竄入其間。今漢制可考者。班氏十志而外。凌儀王氏抄撮傳注。凡得四卷。而鄭氏多以漢法說經。畸零詰屈。殆等於不賢者之識小焉。唐之六典。開元禮。宋之政和五禮。元典章。明集禮會典。諸書迹具。

在也。而不盡衷於道。至唐杜氏。宋鄭氏。馬氏之通典通志略通考。類能言其所當然。而不能盡言其所以然。學者知古今之變。博取而約之也。精而後由其跡。以觀聖人之道之心。將所謂一以貫之與。夫百世可知者。胥在是矣。東安曾氏受一玩性命之旨者數十年。嘗撰次孔子孟子。下至宋元明諸儒。爲尊聞錄八卷。以繼往學。又以舉政之暇。舉歷代禮樂政刑。治亂得失之大。推本經義。間涉諸史。成學古錄百數十篇。攬其綱要。而無叔孫繇之禁。擷其精華。而非舉子兔園之冊。以是爲有本之學。亦以是爲有用之文。昔曾氏輩之文。論者以經術最醇。故其言禮樂三代之制。如聚處一堂。而與之進退。茲之無意爲文。而文且若是者。則以其學廣。其思精。其體大。雖治之迹。古今不同。而無異道。卽無異治。予之學。抑已未矣。手是篇而卒讀之。庶幾見未知本。如見古聖人之迹之心。而不至面牆也夫。

邵陽王先生

先生諱元復。字能愚。號醒齋。生而有志。不與庸伍。晚年功夫益純。溫和沖淡。渾然不見其圭角。後學無不傾心。善化李先生恒齋。與之質疑問難。以生平所未澈者數事。請於先生。先生作廣道蠡測鬼神死生四篇示之。其卒也。李先生爲之傳。著有榴園集詩稿。

寶應劉先生

先生諱台拱。字端臨。研程朱之學。以王白田朱湘洵爲宗。通音韻。天文。律呂。著論語補注。

長沙余先生

先生諱廷燦，字卿燮，號存吾，進士，官翰林檢討。生而穎異，篤嗜經史，根柢深厚，行誼卓然。孝弟忠信，至今鄉人猶爲稱仰。主講書院，以濂洛關閩爲宗，而諸子百家律法算法亦嘗綜覆而討論之。從之遊者，皆知實學之足重云。卒年七十四，所著有存吾集。

灌陽卿先生

先生諱祖培，字滋圃，至性純孝，讀書力追古人，入翰林，閉戶鑽研，堅苦自守，朝暮二餐，鹽豉而已，不設盤饌，一家數口，以每年所得俸了之，無不足。一介不取於人，轉侍御，論覈無所避忌，嘗言朱子全書應頒學宮，飭諭各省學政，責令士子，人人熟讀，以端學術，而植人材。游擢內閣侍讀學士，封奏無虛日，大抵皆振官常，培士風，除民害，關係朝廷之紀綱，閭閻之疾苦者，言雖未能盡行，而先生之素抱，亦概可見矣。

武進李先生

先生諱兆洛，字申者，進士，官鳳臺縣知縣，研求義理，通達事情，專心有用之學，不爲空談，其所著鳳臺縣志各論，俱有本末，士林稱之。

清學案小識卷十二

經學學案經學三卷有本四庫書目者有采取於先輩文集者有就本人所著書論次者參互成篇未便揭明所出

餘姚黃先生

先生諱宗義字太沖號梨洲畢力著述以六經爲根柢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爲俗學故上下古今穿穴羣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說無不精研所著易學象數論六卷謂聖人以象示人者七有八卦之象有六爻之象象形之象交位之象反對之象方位之象互體之象後儒之爲僞象者四納甲也動爻也卦變也先天也乃崇七象而斥四象又著深衣考一卷今水經一卷四明山志九卷歷代甲子考一卷二程學案二卷又大統法辨四卷時憲書法解新推交食法一卷圖解一卷割圓八線解一卷授時法假如一卷西洋法假如一卷回回法假如一卷又輯宋史叢目補遺三卷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其文集則南雷文定十一卷文約四卷又輯有宋儒學案元儒學案明儒學案數百年來醇者駁者是者非者正者偏者合并於此三編中學者喜其采之廣而言之辨以爲天下之虛無怪誕無非是學而不知千古學術之統紀由是而亂後世人心之害陷由是而益深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曰生於其心害於其事發於其事害於其政是言豈欺我哉夫橫浦象山參

究於宗泉德光者也。而與紫陽並列。新會姚江。首率爲陽儒陰釋者也。而與河津餘干並稱。則是墨晏可以比於尼山。莊列可以齊於鄒國。先生亦學道者也。曾不一爲之思乎。且自顏曾思孟而後。博文約禮。明善誠身。出則致君三代。處則垂教六經。同揆於先聖。而端範於後賢。朱子一人而已。亂朱子之道。卽亂孔子之道者也。當湖陸先生曰。董子云。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絕其道。勿使並進。今亦曰不在朱子之術者。絕勿使進。崑山顧先生曰。陽明所輯朱子晚年定論。今之學者多信之。不知當時羅文莊已與之書。而辯之矣。又曰。昔范武子論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以爲一世之患。輕歷代之害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而蘇子瞻謂李斯亂天下。至於焚書坑儒。皆出於其師荀卿。高談異論。而不顧者也。困知之記。學部之編。固今日中流之砥柱矣。先生卒年八十六。弟宗炎。宗會。子百家。宗炎字晦木。著有周易象辭二十一卷。尋門餘論二卷。圖書辯惑一卷。其說力闢陳搏之學。故其解釋爻象。一以義理爲主。百家傳其家學。又從梅先生。問推步法。著勾股矩測解原二卷。

吳江朱先生陳長發附

先生諱鶴齡。明季諸生。穎敏嗜學。入國朝。屏居著述。晨夕一編。行不識路途。坐不知寒暑。人或謂之愚。遂自號愚庵。與亭林顧先生友。以本原相勗。造思覃力於經注疏。及儒先理學。以易理至宋儒已明。而左傳國語。所載古法。多未及詳。讓易廣義略四卷。以蔡氏釋書未精。斟酌於漢宋之間。讓尙書埤傳十七卷。以

朱子掇摭詩小序太過。與同縣人陳先生啓源參考諸家說。疏通序義。讓詩經通義二十卷。以胡氏傳春秋。多偏見贅說。乃合唐宋以來諸儒之解。讓春秋集說二十二卷。又以杜氏注左傳未盡合。俗儒又以林氏注案之。詳證參考。讓讀左日鈔十四卷。又有禹貢長箋十二卷。作於胡東樵錐指之前。雖不及胡氏之詳。而備論古今利害。旁引曲證。亦多剽襲。陳先生著有毛詩稽古編二十卷。訓詁一準諸爾雅。篇義一準諸小序。而詮釋經旨。則一準諸毛傳。而鄭箋佐之。其名物。則多以陸璣疏爲主。題曰毛詩明所宗也。曰稽古編。爲唐以前專門之學也。而附錄中論西方美人。橫生妄議。誣毀聖人。專門之病。其狂悖一至此乎。

宣城梅先生

先生諱文鼎。字定九。與弟文鼐。文鼐共習臺官交食法。著天文駢枝六卷。值天學書之難讀者。必求其說。以考經史。至廢寢食。疇人弟子。皆折節造訪。人有問者。亦詳告無隱。期與斯世共明之。所著天算之書。八十餘種。讀元史授時法經。作元史天經補注二卷。又以授時集古法大成。參授古術七十餘家。著古今天法通考七十餘卷。又取魯獻公冬至證。統天術之疎。作春秋以來冬至考一卷。又以庚午元。爲上元起算之端。作庚午元法考一卷。又以郭太史所著法草。乃法經立法之根。作法草補注二卷。又以立成傳寫謬舛。作大統立成注二卷。又以授時法。於日纏盈縮。月離遲疾。並以堦積招差立算。作平定三差詳說一卷。又以唐九執法。爲西法之權輿。作回回法補注三卷。西域天文書補注三卷。三十雜考一卷。又以表景生

於日軌之高下。日軌又因於里差而變移。作四省表景立成一卷。又以周髀里差。卽西說所出。作周髀算經補注一卷。又以渾蓋之器。最便行測。作渾蓋通憲圖說訂補一卷。又以西國以太陽行黃道三十度。爲一月。作西國日月考一卷。又西術有細草。猶授時之通軌。作七政細草補注三卷。又以新法交食蒙引。七政蒙求並逸。作交食蒙求訂補二卷。附說二卷。又以監正楊光先不得已日食圖有誤。作交食圖法訂誤一卷。又以交食細草。用儀象志表。不如弧三角之親切。作求赤道宿度法一卷。又以交食起復方位。難以東西南北之號測驗。惟人所見。日月圓體。分爲八面。正對天頂處。命之曰上。對地平處。命之曰下。上下聯而直線作十字。橫線命之曰左曰右。爲四正向。取上左上右。下左下右。爲四隅向。作交食管見一卷。又以日差表說有誤。作日差原理一卷。又以火緯難算。作火緯本法圖說一卷。又因火緯及七政。作七政前均簡法一卷。又以金水歲輪。繞日右移。上三星軌迹左轉。歲輪仍右移。作上三星軌迹成繞日圖象一卷。又以天問略取黃緯不真。作黃赤距緯圖辨一卷。又以西人謂日月高度。等其表景。有長短非是。作太陰表影一卷。又以帝星勾陳經緯。刊本互異。作帝星勾陳經緯考異一卷。又以測帝星勾陳。爲定夜時之簡法。作星晷真度一卷。康熙間。明史開局。天文志爲檢討吳任臣所修。後以屬先生。先生摘其譌舛五十餘度。以天草通軌正之。成明史志擬稿三卷。康熙二十八年。先生至京師。李文貞謂天法大備。而經生望洋。宜作簡要之書。先生因作天學疑問三卷。四十二年。聖駕南巡。文貞以巡撫扈從。上問宣城處士梅文鼎焉。

在文貞奏尙在臣署。先生伏迎河干。召對移時。賜續學參微四大字。命其孫毅成。在內廷學習。先生所著書。柏鄉魏蕩影兼濟堂纂刻者。凡二十九種。毅成謂編校未善。別爲編次。名梅氏叢書輯要。總二十五種。六十二卷。先生卒年。八十有九。

吳江王先生

先生諱錫闡。字寅旭。博覽羣書。通中西天學。潛心測算。天色澄霧。輒登屋。臥鷓鴣間。仰觀景象。竟夕不寐。務求精符天象。著曉庵新法六卷。考古法之誤。而存其是。擇西說之長。而去其短。據依圭表。改立法數。識者莫不稱善。年五十五卒。宣城梅先生曰。從來言交食。祇有食甚分數。未及其邊。惟寅旭以日月圓體。分三百六十度。而論其食時所虧之邊。凡幾何度。今推其法。頗精確。蓋宣城之以上下左右算交食方向法。實本於先生焉。

太原閻先生

先生諱若璩。字百詩。居淮安。年十五。補學生員。研究經史。深造自得。海內名流過淮。必主其家。年二十。讀尙書。至古文二十五篇。卽疑其僞。沈潛三十餘年。乃盡得其藏結所在。作古文尙書疏證八卷。引經據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古文之僞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條。毛氏奇齡尙書古文冤詞。百計相軋。終不能以強詞奪正理。則有據之言。先立於不可敗也。先生又以朱子以來。已疑孔傳之依託。遞有論辨。復爲朱子

尙書古文疑。以申其說。康熙元年。遊京師。旋改歸太原舊籍。十七年。應博學鴻詞科試。不第。亭林顧先生。以所撰日知錄相質。卽爲改訂數條。顧先生虛心從之。先生於地理尤精。審山川形勢。州郡沿革。瞭如指掌。撰四書釋地一卷。續編及於人名物類。訓詁典制。又解釋經義諸條。共爲五卷。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據。旁參互證。多所貫通。又據孟子七篇。參以史記諸書。作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又著孔廟從祀末議十一事。又著潛邱劄記六卷。毛朱詩說一卷。手校困學紀聞二十卷。又有日知錄補正。喪服翼註。宋四家逸事。博湖掌錄。諸書。詩有卷西堂集。子詠。中書舍人。能文。

德清胡先生

先生諱渭。字朏明。號東樵。篤志經義。精輿地之學。著禹貢錐指二十卷。圖二十七篇。謂漢唐二孔氏。宋蔡氏。於地理多疎舛。如三江堂主鄭康成說。禹貢達於河。河當從說文作荷。滎波旣滌。波當從鄭康成作播。梁州黑水與導川之黑水。不可溷爲一。乃博稽載籍。考其同異。而折衷之。山川形勢。郡國分合。異同道里。遠近平險。討論詳明。宋以來。傳寅程大昌。毛晃而下。注禹貢者數十家。精核典贍。此爲之冠。又撰易圖明辨十卷。專爲辨定圖書而作。謂先天之圖。唐以前書。絕無一字符驗。而突出於北宋之初。由邵子以及朱子。但取其數之巧合。未暇求太古以來。誰從授受。故易學啓蒙。易本義前九圖。皆沿其說。然考宋史儒林傳。啓蒙本屬蔡先生元定。創藁非朱子自撰。晦庵大全集載與劉君房書曰。啓蒙本欲學者。且就大傳所

言卦畫善數推尋，不須過爲浮說，而自今觀之，如河圖洛書，亦不免尙有臆語。至於本義卷首九圖，爲門人所依附，朱子當日未嘗堅主其說，先生所論已足釋學者之疑，而猶不如白田王先生之考訂爲允詳也。又撰洪範正論五卷，謂漢人專取災祥，推行五行，穿鑿附會，亂彝倫攸斁之經，又撰大學翼真七卷，大旨以朱子爲主，力闢王學改本之誤，所論尙軌於正，惟謂格致不必補傳，則又遵朱而不識其要耳。康熙四十三年，聖駕南巡，先生以禹貢錐指獻行在，蒙御覽嘉獎，書者年篤學四大字，賜之，卒年八十二。

績溪胡先生

先生諱匡衷，歲貢生，讀書考古，於經義多所發明，不苟與先儒同異，所著有周易傳義疑參十二卷，析程朱之異同，補程朱之罅漏，大抵多采宋元各家羽翼程朱之說，以相訂正，而亦時出己見，於二書頗有裨益。又著有三禮札記、周禮井田圖考、井田出賦考、儀禮釋官等書，其論井田多申鄭義，而授田一事，以途人所言是鄉遂制，大司徒是都鄙制，鄭注自相違戾，作畿內授田考實一篇，列於卷首，積算特精密，其釋官，則以周禮禮記左傳國語與儀禮相參證，論據精確，足補註疏所未及。又著有左傳翼服論語古本證異，論語補箋，莊子集評，離騷集注等書，其詩古文名樸齋集，卒年七十四。

鄞縣萬先生

先生諱斯大，字充宗，治經學，尤精春秋三禮，於春秋則有專傳論世屬辭比事，原情定罪諸義，於三禮則

有論郊論社論禘論祖宗論明堂泰壇論喪服諸義其辨正商周改月改時周詩周正及兄弟同昭穆皆極確實宗法十餘篇亦頗見推衍惟其說經以新見長以鑿見短蓋輕於起義而勇於信心應劭黃稱喜其覃思而嫌其自用亦篤論也所著有儀禮商三卷禮記偶箋三卷周官辨非二卷學禮質疑二卷學春秋隨筆十卷卒年五十一弟斯選預修明史獨成崇禎長篇斯同則世所稱季野先生也生而異敏年十四五取家藏書徧讀之皆得其大意寧波有五經會先生年最少遇疑義輒以片言析之徐氏撰讀禮通考先生與參定焉乾隆初奉詔刊定明史以王氏明史稿爲本而增損之此稿實出先生手嘗曰昔人於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倍焉非不知簡之爲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爲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真而不可益也先生性不樂榮利見人惟以讀書勵名節相切劘所著歷代史表六十卷儒林宗派六卷紀元彙考廟制圖考石經考周正彙考歷代宰輔考宋季忠義錄六陵遺事庚申君遺事羣書辨疑書學彙編崑崙河源考河渠考石園詩文集其歷代史表稽考列朝掌故端緒釐然有助史學又創宦者侯表大事年表二例爲列史所無

桐城錢先生

先生諱澄之原名秉鏡字飲光自號日問老人嘗問易於石齋黃先生初撰一書曰易見因避兵闔地失其本又追憶其意撰一編曰易大傳旣而亂定歸里復得易見舊稿乃合併二編刪其重複益以諸家之

說勒爲田間學易十二卷。其學初從京房邵康節入。故言數頗詳。蓋石齋之餘緒也。後乃兼求義理。參取注疏。及程子傳。朱子本義。而大旨以朱子爲宗。其說不廢圖。而以陳搏先天圖及河洛二圖。皆因易而生。非易果因此而作。圖中奇偶之數。乃揲蓍之法。非畫卦之本。持論極爲允當。故卷首圖象雖繁。而不涉支離附會之弊。又撰田間詩學十二卷。大旨以小序首句爲主。所采諸儒論說數十家。考之核辨之精。舉凡制作之本末。時代之異同情事之疑信。圖經之得失。無不博搜而旁證之。可謂實事求是矣。

華陰王先生

先生諱宏撰。字無異。號山史。康熙己未。薦舉博學鴻詞。著周易筮述八卷。蓋以朱子謂易本卜筮之書。故作是編。以述其義。其卷一曰原筮。曰筮儀。曰蓍數。筮儀本朱子。並參以汴水趙氏。其卷二曰揲法。其卷三曰變占。尊聖經。黜易林。稽之左傳。與朱子大同小異。其卷四曰九六。曰三極。曰中爻。中爻即互體。其卷五曰卦德。曰卦氣。卦氣本邵子朱子。並附太乙秘要。其卷六曰卦辭。其卷七曰左傳國語占。曰餘論。其卷八曰推驗。采之陸氏。其涉於太異可駭者。弗載。其書雖崑崙爲筮蓍而設。而大闢焦京之術。闡文周之理。立論悉推本於經義。較之方技者流。實區以別矣。

寶應喬先生

先生諱萊。字石林。康熙己未。博學鴻詞。官至翰林侍讀。撰易俟十八卷。雜采宋元後諸家易學。而參以己

意前列諸圖不主陳搏河圖洛書。先天後天方圓橫直之說。於卦變亦不取虞翻以下諸家。而取來氏之反對。其解經多推求人事。參以古今治亂之得失。如謂履卦六三。爲成卦之主。而引莽卓安史。解啞人之凶。謂三百八十四爻。惟離九四最凶。而引燕王旦。建成元吉。高煦爲證。謂小畜九三。爲小人籠絡君子。而引溫體仁文震孟近事爲說。蓋誠齋易傳之支流。假借牽合。在所不免。而理關法戒。終勝莊老之虛談也。

柏鄉魏先生

先生諱荔彤。字念庭。貞庵先生之子也。官至江蘇常鎮道。著大易通解四卷。其論畫卦。與河圖洛書。祇是其理相通。不必穿鑿附會。又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非生卦之次序。其爻則兼變爻言之。謂占法二爻變者。以上爻爲主。五爻變者。占不變爻。四爻變者。占二不變爻。仍以下爻爲主。餘占本爻與象辭。至論上經首乾坤。中間變之以泰否。下經首咸恆。中間變之以損益。尤得二篇之樞紐。皆頗有所見。惟不信先儒扶陽抑陰之說。反覆辨論。大意謂陰陽之中。皆有過不及。皆有中正和平。德皆有美凶。品皆有邪正。非陽定爲君子。陰定爲小人。陰陽中皆有君子。小人。陽之美德剛健。其凶德則暴戾。陰之美德柔順。其凶德則奸佞。陰陽之君子俱當扶。小人俱當抑。陰陽二者。一理一氣。調濟剛柔。損益過不及。務期如天地運化均平之時。此四聖人前民之用。贊化之心。而易所以作也。云云。其說甚辨。然觀於乾坤姤復之初爻。聖人情見乎辭矣。蓋陽而不知其過。則不能自勝。而爭勝於陰。爭勝於陰。則惡亢龍之謂也。陰

而不失其中。則不敢自成。而取成於陽。取成於陽。則美黃裳之謂也。陰陽雖二。實一氣之流行也。調濟之中。扶抑寓焉。烏得謂無扶抑哉。

桐城張先生

先生諱英。字敦復。進士。歷官大學士。著周易衷論二卷。專釋六十四卦之旨。而不及繫辭說卦序卦。每卦各爲一篇。每篇詮解大意。而不列經文。大抵以朱子本義爲宗。然於坎卦之貳用缶句。又以本義爲未安。而從程傳以樽酒篚武爲句。則固未嘗如胡炳文等。膠執門戶之見也。其立說主於坦易明白。不務艱深。故解乾象元亨利貞云。文王繫辭。本與諸卦一例。解乾坤文言云。聖人舉乾坤兩卦。示人以謂易之法。如此擴充體要。蓋以經釋經。一掃紛紛膠轉之見。大旨具見矣。

蠡縣李先生

先生諱璫。字剛主。號恕谷。著有周易傳注七卷。筮考一卷。郊社考辨一卷。論語傳注二卷。大學傳注一卷。中庸傳注一卷。傳注問一卷。李氏學樂錄二卷。大學辨業四卷。聖經學規二卷。小學稽業五卷。恕谷後集十三卷。程朱之學。直接孔曾思孟。其傳注皆本之躬行心得。用以垂世立教。使後之讀其書者。因不失先聖之旨。而道由是明。人心由是正。紀綱法度。由是不至泯沒於萬世也。而先生竟莫之究。乃舉與陸王諸近於禪者。一斥爲空談。何其謬哉。惟先生持身謹樸。所著書。亦尙有根據。其論易大旨。謂聖教罕言性天。

乾坤四德必歸人事。屯建侯。蒙初筮。每卦亦皆以人事立言。陳搏龍圖。劉牧鈎隱。以及探無極。推先天者。皆使易道入於無用。參同契。三易洞璣諸書。皆異端方技之傳。其說適足以亂道。卽五行勝負。分卦直日。一世二世。三世四世諸說。亦皆於三聖所言之外。再出枝節。其駁卦變之說。發例於訟卦家詞。駁河圖洛書之說。發例於繫傳。駁先天八卦之說。發例於說卦傳。其餘則但明經義。不復駁正舊文。自來詁經者。具有心得。發爲新義。雖與前儒有異。亦復何害。乃若肆行排擊。矜其所長。而忘其所短。若先儒之所爲。更無以勝於我者。客氣自高。放言無忌。無學無養。是可知矣。

長洲惠先生

先生諱周惕。原名恕。字元龍。進士。官知縣。邃於經學。著有易傳。春秋三禮問。及硯溪詩文集。其詩說三卷。謂大小雅以音別。不以政別。謂正雅變雅。美刺錯陳。不必分六月以上爲正。六月以下爲變。文王以下爲正。民勞以下爲變。謂二南二十六篇。皆房中之樂。不必泥其所指何人。謂天子諸侯。均得有頌。魯頌非僭。其言皆有依據。其子仲儒先生。諱士奇。進士。累官翰林院侍讀。著易說六卷。專宗漢學。以象爲主。徵引極博。而不免失之雜。至論大明終始。引莊子在宥篇。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竊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謂莊周精於易。故善道陰陽。先儒說易者皆不及。尤未免失之不經。又撰春秋說十五卷。以禮爲綱。而緯以春秋之事。言必據典。論必持平。又撰禮說十四卷。大學說一卷。又究推

步之術。著交食舉隅二卷。又有琴笛理數四卷。又有紅豆齋小草。詠史樂府。及南中諸集。子七人。棟字定宇。號松崖。最知名。世稱定宇先生。乾隆十五年。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大臣交章論薦。會索所著書。未及呈進。罷歸。先生於諸經熟洽。貫串諸詁訓。古字古音。非經師不能辨。作九經古義二十二卷。尤邃於易。其撰易漢學八卷。乃追考漢儒易學。掇拾緒論。以見大凡。凡孟長卿易二卷。虞仲翔易一卷。京君明易一卷。干寶附焉。鄭康成易一卷。荀慈明易一卷。其末一卷。則發明漢易之理。以辨正河圖洛書。先天太極之學。其撰易例二卷。乃鎔鑄舊說。以發易之本例。隨手記錄。以儲作論之材。其撰周易述二十五卷。以荀爽虞翻爲主。而參以鄭元宋咸干寶之說。融會其義。自爲注而自疏之。其書垂成。而疾革。遂闕革至未濟十五卦。及序卦雜卦兩傳。雖爲未完之書。而漢學之絕者。至是而粲然復章矣。又撰明堂大道錄八卷。禘說二卷。禘行於明堂。明堂之法。本於易。又撰古文尙書考二卷。辨鄭元所傳之二十四篇。爲孔壁真古文。東晉晚出之二十五篇。爲僞。又撰後漢書補注二十四卷。王士正精華錄訓纂二十四卷。九曜齋筆記。松崖筆記。松崖文鈔。諸史會最。竹南漫錄。諸書。卒年六十二。

泰州陳先生

先生諱厚耀。字泗源。康熙丙戌進士。以通算入直內廷。授檢討。官至諭德。以天算法。治春秋。補杜預長歷。爲春秋長歷十卷。其凡有四。一曰歷證。備引漢書。續漢書。晉書。隋書。唐書。宋史。元史。及左傳注疏。春秋

屬詞。天元歷理。及朱載堉歷法新書諸說。以證推步之異。其引春秋屬詞。載杜預論日月差訛一條。爲注疏所無。又引大衍歷數春秋歷考一條。亦唐志所未錄。尤足以資考證。二曰古歷。以古法十九年爲一章。一章之首。推合周歷朔日冬至。前列算法。後以春秋十二公紀年。橫列爲四章。縱列十二公。積而成表。以求歷元。三曰歷編。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一推其朔閏。及月之大小。而以經傳干支爲證佐。皆述杜預之說。而考辨之。四曰歷存。以古歷推隱公元年正月庚戌朔。杜氏長歷。則爲辛巳朔。乃古歷所推之上年十二月朔。謂元年前失一閏。蓋以經傳干支排次知之。先生則謂如杜氏之說。元年至七年中。書日者雖多不失。而與二年八月庚辰。三年十二月之庚戌。四年二月之戊申。又不能合。且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朔日食。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食。亦皆失之。蓋隱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閏。乃多一閏。因退一月就之。定隱公元年正月爲庚辰朔。較長歷實退兩月。推至僖公五年止。以下朔閏。因一一與杜歷相符。故不復續推焉。又撰春秋戰國異詞五十四卷。通表二卷。撫遺一卷。春秋世族譜一卷。又著禮記分類十七史正譌諸書。

海寧查先生

先生諱慎行。字初白。號梅餘。進士官編修。著周易玩詞集解十卷。卷首河圖說二。一謂河圖之數。聖人非因之以作易。乃因之以用著。自漢唐以下。未有列於經之前者。一謂洛圖出於織緯。而附以朱子亦用河

圖生著之證。次爲橫圖圓圖方圖說。論其順逆。加增奇偶相錯之理。次爲變卦說。謂變卦爲朱子之易。非孔子之易。次爲天根月窟。考列諸家之說。凡六。而以爲老氏雙修性命之學。無關於易。次爲八卦相錯說。謂相錯是對待。非流行。又謂相錯只八卦。非六十四卦相錯。次爲辟卦說。二。一論十二月自然之序。一論陰陽升降。不外乾坤。次爲中爻說。以孔穎達用二五者爲是。次爲中爻互體說。謂正體則二五居中互體。則三四居中。三四之中。由變而成。次爲廣八卦說。謂說卦取象。不盡可解。當闕所疑。其言皆明白篤實。足破外學附會之疑矣。

富平李先生

先生諱因篤。號天生。博學強記。貫穿註疏。康熙間。舉博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未逾月。上疏乞終養歸。遂不出。與蓋屋李先生容。涇陽李先生念慈。稱關中三李。先生著有詩說。亭林顧先生稱之曰。毛鄭有嗣音矣。又著有春秋說。四書五刪。

長洲余先生

先生諱蕭客。字仲林。撰古經解鈎沈三十卷。採錄唐以前諸儒訓詁。首爲敍錄一卷。次周易一卷。尚書三卷。毛詩二卷。周禮一卷。儀禮二卷。禮記四卷。左傳七卷。公羊傳一卷。穀梁傳一卷。孝經一卷。論語一卷。孟子二卷。爾雅三卷。共三十卷。而敍錄周易左傳。均各分子卷。實三十三卷也。其敍錄。備述先儒名氏爵里。

卽所著義訓。其書尙在者。或不載。或名存。而其說不傳者。亦不載。餘則自諸家經解所引。旁及史傳類書。凡唐以前舊說。有片語單詞可考者。悉著其目。雖有人名而無書名。有書名而無人名者。亦皆登載。又以傳從經。鈎稽排比。一一各著其所出之書。並仿資暇集。龍龕手鏡之例。兼著其書之卷第。以示有徵。至梁臯侃論語義疏。日本尙有全帙。又唐史徵。周易口訣義。今永樂大典尙有遺說。是書列臯氏書於佚亡。而臯氏書亦皆未采。蓋海外之本。是時尙未至中國。而天祿之珍。度藏清秘。非下里寒儒。力所能睹也。然經生耳目之所及者。則摭摭亦可謂備矣。

光山胡先生

先生諱聰。字滄曉。著周易函書約存二十四卷。約注十八卷。別集八卷。其持論酌於漢學宋學之間。與朱子頗有異同。然朱子語錄有曰。某作易本義。欲將文王卦詞。大槩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於孔傳詞中發之。如此。乃不失文王大意。但未暇整頓云云。是朱子於本義。蓋欲有所改定而未能。則後人辨訂。亦未始非朱子之志也。陸游渭南集。有朱氏易傳跋曰。易道廣大。非一人所能盡。堅守一家之說。未爲得也。元晦尊程氏至矣。然其爲說。亦已大異。讀者當自知之。斯可謂天下之通論矣。

秀水盛先生

先生諱世佐。官龍里知縣。撰儀禮集編四十卷。哀輯古今說儀禮者一百九十七家。而斷以己意。以儀禮

經傳通解。析諸篇之記。分屬經文。嫌於經傳混淆。爲朱子未定之稿。故是編經自爲經。傳自爲傳。一依鄭氏之舊。其士冠。士相見。喪服等篇。經記傳注。傳寫混淆者。則從蔡氏考定武成之例。別定次序於後。而不敢移易經文。其持論頗爲謹嚴。又揚復儀禮圖。久行於世。然其說本注疏。而時有併注疏之意失之者。一。是正。至於諸家謬誤。辨之尤詳焉。

金山焦先生

先生諱袁熹。字廣期。舉人。讓春秋闕如編八卷。蓋因歷說春秋者。務以刻酷爲經義。是以獨酌情理之平。立褒貶之準。謹持大義。而刊削繁苛。如隱公盟蔑。諸家皆曰惡私盟。先生則謂繼好息民。猶愈於相廝相詐。至七年伐邾。事由後起。不容逆料。而加貶詞。又謂會潛之戎。本雜處中國。修好息民。亦衰世之常事。褒貶俱無可加。謂無駭之書名。若後世帝室之胄。不繫以姓。非貶而去之。謂書齊侯弟年。見齊之重我。使其親貴。非譏過寵其弟。謂書螟。爲蟲傷苗稼。卽當留意補助。不以此一事便爲惡。如此之類。數十條。皆一洗曲說。至於武氏子求賻。乃魯不共命。天王詰責。豈敢反譏。天王家父求車。乃天子責賁賦有闕。經婉其文。曰求車。不應舍其下。責其上。尤大義凜然。非陋儒所及。未附讀春秋數條。論卽位或書或不書。四時或備或不備。有史所本無。有傳寫脫佚。非聖人增減於其間。亦足破穿鑿之說。近世春秋之學。以先生此書爲最。雖編輯未終。而義例已備於經。深爲有裨矣。

高澹張先生

先生諱自超，字彝歎，進士，著春秋宗朱辨義十二卷。大意本朱子據事直書之旨，不爲隱深阻晦之說。惟就經文前後參觀以求其義，不可知者則闕之。篇首總論二十條，其中如單伯適王姬，則從王氏之說，以爲魯之大夫。如秦獲晉侯，辨所以不書名之故。於宋師敗績，辨所以不書公之故。於司馬華孫來盟，辨胡傳義係平名之說。於盟宋，罪趙武之致弱。於楚公子比公子棄疾弑立，書法見春秋微顯之義。於齊殺高厚，謂非說晉，而於衛人立晉一條，尤得春秋深意。雖以宗朱爲名，而參求經傳，務求心得，洵足闡發朱子之所未及，以視穿鑿附會者異矣。

秀水俞先生

先生諱汝言，字右吉，諸生，著春秋四傳糾正一卷。蓋撰春秋平義始脫藁，乃作此書，以總括其大旨。書中摘引春秋三傳及胡安國傳之失，隨事辨正，區爲六類。一曰尊聖而忘其僭，計八條。二曰執理而近于迂，計十五條。三曰尙異而鄰於鑿，計二十三條。四曰臆測而近於誣，計四十三條。五曰稱美而失實情，計八條。六曰摘瑕而傷鏗刻，計六條。六類之中，立義正大，持論簡明，篇帙無幾，而語言皆治春秋者之藥石矣。其春秋平義十二卷，多引舊文，自立論者無幾，而精審多得於經意，正不以齷生新解爲長。前有自序，謂傳經之失不在於淺，而在於深，春秋爲甚，可謂片言居要矣。竹垞朱氏經義考載繆泳之言，稱先生研精

經史尤熟明代典故。嘗撰有宰相列卿年表。其詩古文曰漸川集。

秀水諸先生

先生諱錦。字襄七。進士官至贊善。著毛詩說二卷。以小序爲主。序文惟存首句。用蘇轍之例。不釋全經。惟有所心得則說之。用劉敞七經小傳例也。首爲通論九篇。上卷周南至曹風。所說凡五十八篇。下卷豳風至商頌。所說凡二十七篇。疏證旁通時有新意。而附會古義。強經從我者。亦在所不免焉。又有補饗禮一卷。以周禮補儀禮。無嘗於不類。而分注之傳記。證佐天然。咸有條理。尤非牽強附會之比。雖寥寥不滿二十頁。而古典所存。足資考證焉。又有夏小正詁一卷。

安溪李先生

先生諱光坡。字相卿。文貞先生之弟也。家居不仕。潛心經學。著三禮述注六十九卷。疏解簡明。不蹈支離。不侈輿博。自成一家人言。文貞子諱鍾倫。著周禮訓纂二十一卷。標舉要旨。弗以考證辨論爲長。與先生相近。蓋其家學如是也。先生又著有性論三篇。辨論理氣先後動靜。以訂近儒之差。先生天性至孝。父病篤。炷香焚草。叩天以祈延壽。果獲全愈。及有孝廉之舉。有司以先生應。而先生寢疾矣。卒年七十有三。

吳江沈先生

先生諱彤。字冠雲。號果堂。舉博學鴻詞。報罷。與修三禮。及一統志。書成。授九品官。以親老歸。先生淹通三

禮。以歐陽修有周禮官多田少。祿且不給之疑。後人多從其說。卽有辨者。不過以攝官爲詞。乃詳考周制。撰周官祿田考。與之辨。分官爵數。公田數。祿田數。三篇。凡田爵祿之數。不見於經者。或求諸注。不見於注者。則據經起例。推闡旁通。補經所無。乃適如經之所有。鄭賈注疏後。未有若是其精密者也。其中稍有舛悞者。如謂子男之國。不得有中士。則與孟子王制相戾。謂加田有常數。則與司勳文左氏傳相戾。然先生經術湛深。百慮一失。不足爲全書之累也。又譏儀禮小疏。春秋左氏傳小疏。尙書小疏。果堂集十二卷。卒年六十有五。

仁和吳先生

先生諱廷華。字中林。舉人。官同知。撰儀禮章句十七卷。其書以張稷若儀禮句讀。過於墨守鄭注。王九溪儀禮分節句讀。以句讀爲主。箋注失之太略。因折衷先儒。以補二書所未及。每篇之中。分其節次。每節之內。析其句讀。其訓釋多本鄭賈箋疏。亦間采他說。附案以發明之。於喪禮尤爲精審。又安溪王先生諱士讓。官知州。舉博學鴻詞。與修三禮。著有儀禮訓解。

無錫蔡先生

先生諱德晉。字仁錫。舉人。官司務。嘗謂橫渠以禮教人。最得孔門約禮之旨。故其律身甚嚴。著禮經本義十七卷。是書前十六卷。皆本經。第十七卷。附吳草廬所輯逸禮八篇。皆引宋元明以來諸家之說。與注疏

互相參考。大旨皆不異於古。又撰通禮五十卷。

武進臧先生

先生諱琳，字玉林，諸生。專心治經，貫通漢注唐疏，而旁及諸家之說。著經義雜記三十卷，尚書集解一百二十卷，別白精審，未嘗輕詆前哲。至於詩禮二經，王肅私竄以難鄭者，尤推見至隱。太原閻先生見其書，以爲精確，且稱爲隱德君子焉。

清學案小識卷十三

經學學案

無錫顧先生

先生諱棟，高字震滄。晚年治春秋，又自號左畚進士。乾隆辛未，薦舉經學，賜國子監司業。丁丑，又賜國子監祭酒。所著春秋大事表五十卷，輿圖一卷，附錄一卷，以春秋列國諸事比而爲表。曰時令，曰朔閏，曰長歷拾遺，曰疆域，曰列國地理，大牙相錯，曰都邑，曰山川，曰險要，曰官制，曰姓氏，曰世系，曰刑賞，曰田賦，曰吉禮，曰賓禮，曰軍禮，曰嘉禮，曰王迹拾遺，曰魯政下逮，曰晉中軍，曰楚令尹，曰宋執政，曰鄭執政，曰爭盟，曰交兵，曰城築，曰四裔，曰天文，曰五刑，曰三傳異同，曰闕文，曰吞滅，曰亂賊，曰兵謀，曰引據，曰杜註正訛，曰文物，曰列女。其險要表後，附以地形口號。五禮表後，附以五禮源流口號。輿圖則用朱字墨字，以分別古今地名。附錄則皆諸表序，并表中所未及者。又爲辨論，以訂舊說之訛。凡百三十一篇。條理詳明，考證典核。其辨論諸篇，多發前人所未發。又著毛詩類釋二十一卷，續編三卷。采錄舊說，頗爲謹嚴。又往往因以發明經義，與但徵故實體同類書者有殊。又著尙書質疑二卷，其例不載經文，亦不訓釋經義，惟標舉疑義，每條撰論一篇，爲數凡四十有一。大抵多據臆斷，不甚考論本末，亦皆前人舊論，不足以言心得也。

卒年八十有一。

歸安沈先生

先生諱炳震，字東甫，著《九經辨字瀆蒙》十二卷，校正《九經文字》一卷，爲經典重文。第一卷爲經典重文，第二卷爲經無重文，第三卷爲經典傳譌，第四卷、第五卷爲經典傳異，第六卷爲經典通借，第七卷、第八卷、第九卷爲先儒異說，第十卷爲通音異義，第十一卷爲異音異義，第十二卷則註解傳述人也。其排比鈎稽，頗爲細密，可以因文字之異同，究訓詁之得失。於經學不爲無益云。又著《新舊唐書合鈔》、侍郎某奏進，詔付書局，其精粹者，采入《唐書考證》中。

潘川薛先生

先生諱鳳祚，從魏文魁學天文，主持舊法，譯穆尼闕說，爲天步真原，謹守繩尺。著《天學會通》十餘種，蓋新法初行，欲以中西文字會而通之。梅宣城《天算書記》所謂青州之學也。先生又著《兩河清堯詳究黃河運河北自昌平通州南至浙江河湖全水諸目》，又別爲《海運一篇》。

餘姚邵先生

先生諱晉涵，進士，博聞強識，四部七錄，靡不研究，尤長於史。會開四庫館，先生見《永樂大典》，采薛居正《五代史》乃著《粹編》次得十之八九，復采冊府元龜、太平御覽諸書以補其缺，並參考通鑑長編諸史及宋

人說部碑碣辨證條繫悉符原書一百五十卷之數。書成奏呈御覽。館臣請仿劉煦舊唐書之例。列於廿三史。刊布學宮。先生又謂宋史自南渡以後多謬。寧宗以後褒貶失實。不如東都有王偁事略也。欲先輯南都事略。使條貫粗具。詞簡事增。又欲爲趙宋一代之志。俱未卒業。其緒餘稍見於審正續通鑑中。又著爾雅正義。以郭注爲宗。兼采舍人樊劉孫李諸家說。承學之士。以爲過於邢昺。又著孟子述義。穀梁正義。韓詩內傳考。方輿金石編目。翰軒日記。南江詩文稿。卒年五十四。

秀水徐先生

先生諱庭垣。著有春秋管窺十二卷。自序曰。世但知推尊聖人。而不知孔子當日。固一魯大夫也。於周天子。則其大君。於魯公。則其本國之君。於列國諸侯。則俱周天子所封建。與魯君並尊者也。身爲人臣。作私書。以賞罰王侯君公。此犯上作亂之爲。而謂聖人肯爲之乎。如謂所誅絕者。非在位之王公。豈先王先公。遂可得而誅之乎。昌言無忌。禍之招也。縱曰深藏其書。不輕示人。然聖人者。不欺屋漏。明知犯上千禁。又深匿之。以圖幸免。亦必無之事矣。舉世襲先儒之論。而不究其非。藉有妄人。亦曰我欲法春秋也。亦削天子之號。黜當代公卿。其將何詞以遏之云云。持論極爲正矣。又自述注釋之例。曰。以左傳之事實實經。以經之異同辨例。於公羊穀梁二傳。及諸儒論釋。其合於義例。先後無悖者。不復置議。如其曲說偏斷。理有窒礙。則據經文先後。以駁正之云云。立義亦極明坦。其中如桓不書王之類。間亦偶沿舊說。然其大旨醇。

正多得經意。與焦氏闕如編。可以並傳矣。

吳江張先生

先生諱尙瑗。字宏邁。一字損持。進士官知縣。著三傳折衷四十四卷。凡左傳三十卷。公羊穀梁各七卷。而用力於左傳尤多。如卷首所列郊禘五嶽考。地名同考。名姓世表諸篇。皆引據典核。可資考證。惟其書貪多務得。細大不捐。每據漢魏以下史事。與傳文相證。往往支離曼衍。未免蕪雜。然取材既廣。儲蓄遂宏。先儒微言大義。亦多錯見於其中。所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固未可以其糠粃而盡棄其精英也。

嘉定嚴先生

先生諱衍。諸生。專心古學。通乎經而貫乎史。而於資治通鑑。探索尤獨精焉。謂溫公著書。意在資治。故朝章國事。述之獨詳。而家乘世譜。紀之或略。其於人也。顯榮者多。而遺逸則略。方正者多。而節俠則略。丈夫者多。而婦女則略。乃援引正史。及他書以補之。或補爲正文。或補爲分注。其補正文之例有二。有通鑑所已載。而事或缺。而不周。文或簡。而不暢。則逐節補之。有通鑑所未載。而事有關於家國。言有係於勸懲。則特筆補之。其補分注之例有三。一曰附錄。事雖可采。而或涉於瑣。或近於幻。故不列入正文。一曰備考。通鑑之所載如此。他書之所載如彼。兩不相合。事屬可疑。故並存之。一曰補注。胡氏之所注未備。或有譌舛。則以己意釋之。其所取材。則十七史居十之七。稗官野史。居十之一。而要以法戒爲主。又於周赧入秦之

後改稱前列國。五季迭興之世。改稱後列國。進蜀漢於正統。黜武氏於附載。則卽紫陽綱目之義矣。天下未有不讀經。而能讀史者。觀先生卽事求理。雖所補者史。而何莫非本於經哉。

寧鄉王先生

先生諱文清。號九溪。進士官宗人府主事。譔儀禮分節句讀。以句讀爲主。略有箋注。不欲其繁。又譔周禮會要六卷。亦約括注疏諸說。疏通字義而已。其凡例。經文一字不通。亦一字不動。然敍官。亦經文也。而自五官之長外。餘官則俱刪之。又有考古源流數百卷。存於門人某某家。久之佚亡。無存。卒年九十餘。

鄒平馬先生

先生諱驥。字聽御。又字宛斯。進士官知縣。著左傳事緯十二卷。附錄八卷。是書取左傳事類。分爲百有八篇。篇加論斷。首載晉杜預唐孔穎達序論。及自作左邱明小傳一卷。辨例一卷。圖表一卷。覽左隨筆一卷。名字譜一卷。左傳字奇一卷。合事緯爲二十卷。內地輿有說無圖。蓋未成也。所論具有條理。其圖表亦皆考證精詳。又撰釋史一百六十卷。纂錄開關至秦末之事。博引古籍。疏通辨證。非羅泌路史。胡宏皇王大紀所可及也。宰靈璧。蜀荒除弊。流亡復業。卒於官。士民奉祀名宦祠。

新喻晏先生

先生諱斯盛。字一齋。進士官至巡撫。著楚蒙山房易經解十六卷。凡分學易初津二卷。易翼宗六卷。易翼

說八卷。學易初津。爲全書之宗旨。謂今所傳圖書。乃大衍之數。因大傳之言而圖之。不取河洛奇偶之說。所見最確。又謂辭占不遺象詞。而不取卦變互體之說。則盡廢漢易之古法。未免主持稍過。易翼宗以經文爲主。而割十翼。散附於句下。意在以經解經。頗傷破碎。又每爻之首。畫一全卦。而間以一動爻。亦自我作古。易翼說全解十翼。而先繫辭。次說卦。次序卦。次雜卦。次彖傳。次文言。次象傳。非古非今。更不知所據何本。然不廢象數。而不爲方技術數之曲說。不廢義理。而不爲理氣心性之空談。在近日說易之家。猶可云篤實近理焉。又著禹貢八卷。

太滄沈先生

先生諱起元。字子大。進士。官至光祿寺卿。著周易孔義集說二十卷。大旨以十翼爲夫子所手著。學易者必當以孔傳爲主。因取明高景逸周易孔義之名。別加纂集。於古今說易諸書。無所偏主。惟合於孔傳者。卽取之。其篇次則仍依今本。以彖傳象傳繫於今文之下。謂易之亡不亡。不係於古本之復不復。王氏以傳附經。亦足以資觀玩。惟大象傳。往往別白起義。文言則引伸觸類。以闡易蘊。皆無容附於本卦。故別出之前列三圖。一爲八卦方位圖。一爲乾坤生六子圖。一爲因重圖。皆據繫辭說卦之文。至於河圖洛書。先天後天方圓諸圖。則謂此陳邵之易。非夫子所本有。槩從刪薙。頗能掃除紛紜。轆轤之習矣。又著詩傳叶音考三卷。

天津王先生

先生諱又樸，字介山，進士，官同知，著易翼述信十二卷，經傳次序，悉依王輔嗣舊本，而冠以讀書之法，終以所集諸儒雜論其大旨，專以象象文、言、諸傳、解釋經義，自謂篤信十翼，述之爲書，故名曰易翼述信，而以朱子所云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爲文王之說者爲非，其注釋各卦，每爻必取變氣，蓋卽之卦之遺法，其於河圖洛書，先天後天，皆不列圖，而敝其說於雜論之末，特爲有識。

陽湖潘先生

先生諱思樂，字補堂，進士，官至巡撫，著周易淺釋四卷，皆卽卦變之法以求象，而卽象以明理，每卦皆註自某卦來，謂之時來，蓋易道廣大，無所不該，其中陰陽變化，宛轉關生，亦具有陰陽相通之理，故漢之虞翻諸家，皆有是說，而程子、朱子亦闡明是理，雖非易之本義，要亦易之所有也，前有白瀛序，稱先生點勘通志堂所刊易解四十二家，竭畢生之力，以成此書，比其沒也，力疾屬草，尙闕乾坤二卦未註，遂以絕筆，故此本所說，惟六十二卦，其象傳象傳，則以用註疏本附經附釋，而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則未之及，蓋主理者，多發揮十翼，主象主數者，多研索卦爻，其宗派然也，後有林迪光跋，述先生之言曰：象多言象，而變在其中，爻多言變，而象在其中，不明時來，不知卦之來處，不求爻變，不知卦之去處，爻無所不包，舊說一槩講入身心政治上去，遺卻許多道理，不如就其淺處說，而深處亦可通也，足括是書之旨矣，又有

麓峯講義四卷

上元程先生

先生諱廷祚字綿莊著大易擇言三十六卷。因靈臯方氏緒論以六條編纂諸家之說。一曰正義諸說當於經義者也。二曰辨正訂異同也。三曰通論謂所論在此而義通於彼與別解之理猶可通者也。四曰餘論單辭片語可資發明者也。五曰存疑六曰存異皆舊人訛舛之文似是者謂之疑背馳者謂之異也。六條之外有斷以己意者則以愚案別之其闡明爻象但以說卦健順動入陷麗止說八義爲八義真象八者之得失則以所值之重卦爲斷其明爻義則求之本爻而力破承乘比應諸舊解其稽六位則專據繫辭貴賤者存乎位之旨凡陽爻陰位陰爻陽位之說亦盡芟除蓋力排象數之學惟以義理爲宗者也。又有程氏易通十四卷易說辨正四卷。

休寧趙先生

先生諱繼序號易門著周易圖書質疑二十四卷以象數言易而不主陳邵河洛之說謂作圖者本於易而反謂作易者本於圖蓋因錢氏義方之說而暢之首爲古經十二篇次逐節詮釋經義而不載經文但標卦爻用漢儒經傳別行之例次爲圖三十有二各系以說而終以大衍象數考春秋傳論易考易通歷數周易考異卦爻類象又一篇辨吳仁傑本費直本而不立標題列於周易考異前疑卽考異之末簡傳

寫顛倒也。全書多從卦變起象。而兼取漢宋之說。持論尙平允。惟以帝出乎震。爲夏之連山。坤以藏之。爲殷之歸藏。本程氏之說而推衍之。未免曲解。夫子所贊周易也。豈忽攙說舊法。自亂其例乎。

吳縣浦先生

先生諱龍淵。字潛夫。官知縣。著周易通十卷。謂六爻之義本一理。四聖之旨本一貫。自說易者。解以己意。遂致卦詞不通於象詞。下卦之詞。或不通於上卦之詞。故六十四卦。各立論發揮。於卦義爻義。或逐條剖析。或連類推闡。務使相通而後已。其說不爲無見。然旣欲牽合於理學。又欲比附於史事。縱橫曼衍。辨而太華者有之。

興化任先生

先生諱陳晉。字似武。號後山。亦曰以齋。進士。官教授。著易象大意存解一卷。不載經文。惟折衷諸家之說。明易象之大意。故以爲名。左傳韓起聘魯。見易象。易之主象。三代舊法。是書卷首。標凡例七則。多申尙象之旨。其論太極五行。兼及河洛先天諸圖。發揮明簡。惟標舉其理所可通。凡一切支離推衍。布算經而繪奕譜者。翦除殆盡。其凡例有曰。後之言象數者。流入藝術之科。其術至精。而其理亦更奧澀。且偏於一隅。反涉形下之器。可云篤論。其論象論爻論象。不廢互體之說。蓋以雜卦傳爲據。其論六十四卦。各括其大旨。亦大抵切人事立言。終以繫詞序卦說卦雜卦。其文頗略。蓋著書之意。在於六十四卦。餘皆互相發明。

耳。

嘉興沈先生

先生諱廷勵。字克齋。官知州。著身易實義五卷。一以程朱爲宗。凡宋明諸儒。稱引程朱之說者。搜采無遺。其別有發明者。概屏弗錄。前有自序云。以心言易。未若以身體易之爲實。以身體易。又必以易見諸用之爲實。故名其易爲身易實義云。歸安葉先生佩蓀。進士。官至布政司。亦治古易。著易守四十卷。易中三聖人所未言者。不加一字。故曰守。

休寧汪先生

先生諱璣。字支儀。號默庵。著讀易質疑二十卷。置象數而專言理。其凡例有云。今說易之家。謂易以道陰陽。務以圓妙幽渺。籠罩影響。如捕風。如捉影。無當實用。故愚以爲學易。當就平實切近處用功云云。其宗旨可見矣。銓釋疑義。無所穿鑿。

侯官林先生

先生諱贊龍。字澤雲。舉人。撰學易大象要參四卷。發明大象爲主。六十四卦。各爲一篇。以上下經分二卷。而冠以綱領六篇爲一卷。一曰發凡。二曰象例。三曰義理象數。四曰卦爻中相錯。陰陽相應。五曰憂患九德。六曰大象有通於四書。殿以附解二篇爲一卷。一曰作易憂患解。二曰雜卦傳解。大旨以大象上一句。

爲天地萬物之象。下句爲人事。以天象爲人事之則。不言吉凶。而言理義。不言神聖。而言君子。以明人人可學。故所闡發。皆切日用。其綱領有曰。借易明理。自夫子已然。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爲乾九二而言也。而乾之九二。豈有學問寬仁之義乎。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歲成焉。爲咸九四而言也。而咸之九四。豈有日月寒暑之義乎。是則借象立言之旨矣。

承德魏先生

先生諱樞。進士。官教授。舉博學鴻詞。著東易問八卷。用王弼本。列朱子本義於前。而以己意附於後。其凡例。謂生長遼東。日與東人相問答。故敍其原委而集之。以示初學。名之曰東易問。其論卦變曰。剛柔皆當指卦。不當指爻。如訟之剛來而得中者。坎也。隨之剛來而下柔者。震下於兌也。蠱之剛上而下柔者。坎在巽上也。噬嗑晉賤鼎四卦。言柔得中而上行者。皆離火也。賁柔來而文剛。離文乎艮之內也。分剛上而文柔。艮文乎離之內也。無妄之剛。自外來者。震也。大畜之剛上者。艮也。咸柔上而剛下。兌在艮上也。恆剛上而柔下。巽在震下也。柔以時升者。巽也。是凡言剛者。皆陽卦。凡言柔者。皆陰卦也。則以剛來柔來。指一爻而言者。固未足以盡其義矣。云云。是論亦近理矣。而未盡然。其論來知德錯綜曰。乾本至健也。以錯言。則又可以謂之順。初爻變巽爲入。以錯言。則又可以謂之動。以綜言。則又可以謂之說。二爻變離爲明。以錯言。則又可以謂之陷。中爻巽可以謂之入。以錯言。則又可以謂之動。以綜言。則又可以謂之說。推之三四

五上莫不皆然。則亦何所不像哉。是故初以在下變巽。而潛有以爲錯震而躁動者。其將何以應之乎。二以在田變離。而見有以爲錯坎而隱伏者。其將何以應之乎。則持論固爲明確矣。又著春秋管見。

滋陽牛先生

先生諱運震。字皆平。號真谷。進士。官知縣。其學博涉羣書。亦精研經義。著空山易解四卷。務在通漢晉唐宋爲一。其大旨主理。不主數。於卦氣值日及虞翻半象兩象等說。排抑而掃除之。是亦足以成一家之學矣。又著空山堂春秋傳二十卷。

武進楊先生

先生諱方達。字符倉。撰周易輯說存正十二卷。附易說通旨略一卷。分經二篇。傳十篇。一依本義之舊。大旨亦多主本義。惟卦變之說。主程而不主朱。其體例以爲必使正義先明。而後以旁義參之。賓主秩然。則條理可得。故凡言變互者。皆列之圈外。使不與正義相混。又以爻位之正不正。有應無應。乃卦中之大義。象辭爻辭。皆從此推出。故每卦卦畫之下。卽爲註明。未附通旨略。雜引先儒象象爻位之說。間亦參以己見。蓋傲王弼略例而爲之也。又撰易學圖說會通八卷。先天之學也。又易學圖說續聞一卷。不離乎陳邵而已。又著春秋義補註十二卷。

武進張先生

先生諱蘭皋。原名一是。字天隨。撰周易析疑十五卷。大旨以程子易傳。朱子本義爲宗。而佐證以宋元諸說。其謂卦必先分而後序。不用古文十二篇之說。蓋從蕭漢中讀易考原。其繫詞以下。略不置解。則用王弼例也。

金匱吳先生

先生諱鼎。字尊彝。號易堂。乾隆辛未。薦舉經學。歷官侍講。著易例舉要二卷。仿周易折中卷首義例。而益加推衍。上卷多輯先儒之說。下卷多出己意。凡一百四十八條。惟不及互卦卦變二義。其自序云。已詳中爻考卦變考中。而二考不載書中。又撰十家易象集說九十卷。采宋俞炎元。龍仁夫。吳澄。胡一桂。明來知德。錢一本。唐鶴徵。高攀龍。郝敬。何楷。十家之說。其論辨去取。別爲附錄十卷。蓋以漢唐舊說。略備於李鼎祚周易集解。宋儒新義。略備於董楷周易會通。惟元明諸解。則未有專彙一書者。因哀此十家。以繼二書之後。其東筮學案。則攻陳清瀾學。郝通辨作也。是先生學術之非也。兄鼐。亦通經。著有三正考二卷。取元李濂夏周正辨疑。明張以寧春王正月考。節其繁冗。補所未備。以明左氏王周正月之旨。辨證極有根據。又有易象約言。

介休梁先生

先生諱錫璵。雍正二年舉人。乾隆十五年。薦舉經學。歷官少詹事。膺薦時。以所撰易經揆一。呈御覽。蒙召

對論武英殿謄寫一部。原書給還本人。後坐遺失書籍。鐫級歸。

江寧吳先生

先生諱啓昆。字宥涵。進士。官編修。著索易臆說二卷。總論易之大旨。不復章解句釋。如上下經之分篇。諸卦之命名。以及先天後天圓圖方圖等類。各爲一篇。以闡其義。其卦變一篇。謂象傳所云。剛來柔進之類。必本卦貞悔二體。實有此象而云然。非本卦所無。外卦所有。而必假之以得解也。在本義逐爻細推。以爲此自某卦而來。不過兼此一說。欲使經無剩義。非真先有彼卦。此後方有此卦也。後人專信本義。遂誤以餘意爲正意。又如分宮卦象次序一篇。謂天地之造化。不離五行。八卦率領諸卦。分掌五行。以用事。術家以子父才官兄弟。論生剋制化。而不知其所以然。然剛柔者。立本者也。綱領之八卦是也。變通者。趨時者也。所屬之諸卦是也。一切往來屈伸之理。無一不在此六十四卦變通之中。其發明象數。皆爲有見。

金壇王先生

先生諱澍。字若霖。亦或自書爲霧林。進士。官給事中。撰禹貢譜二卷。各著經文於前。而附圖於後。州爲二圖。一言疆界。一言貢道。導山導水。及山川田賦。亦各有圖。凡四十圖。大抵皆本蔡傳。而參以諸家之說。又著大學困學錄一卷。中庸困學錄一卷。大學本文一卷。大學古本一卷。中庸本文一卷。

黃岡陳先生

先生諱大章，字仲夔，號雨山，進士。著詩傳名物輯覽十二卷。先生於毛詩用功頗深，所作集覽本百卷，凡三易稿而後成。此卽其摘錄附梓之本。凡鳥二卷，獸二卷，蟲豸二卷，鱗介一卷，草四卷，木二卷。蓋尤其生平精力所注也。其中體例未合者，則如釋鶉之奔奔，引莊子之鶉居，列子之性變，以及朱鳥爲鶉，昔子夏衣若懸鶉，釋雞棲于埭，引列子之木雞，呂氏春秋之雞跖，漢官儀之長鳴雞，體近類書，有乖說經之旨，然其徵引既衆，雖精核不足，亦多識之一助也。

常熟嚴先生

先生諱虞惇，字寶成，進士。歷官太僕少卿，著讀書質疑三十一卷，附錄十五卷，首爲列國世譜，次國風世表，次詩指舉要，次讀詩綱領，次刪次，次六藝，次大小序，次詩樂，次章句音韻，次訓詁傳授，次經傳逸詩，次三家遺說，次經傳雜說，次詩韻正音，次經文考異，每一類爲一卷，皆附錄編首，不入卷次。其正經爲十五卷，小雅爲八卷，大雅三卷，而每卷析一子卷，頗爲五卷，大旨以小序爲宗，而參以集傳，其從序者，十之七八。從集傳者，十之二三，亦有二家皆不從，而先生自爲說者，每篇之首，自爲序文，及諸家論序之說，每章之下，各疏字義，篇末乃總論其大旨，與去取諸說之故，皆以推求詩意爲主，頗畧於名物訓詁，故不免失於考證之處。然大致皆平心靜氣，玩味研求，於毛朱兩家，擇長棄短，非惟不存門戶之心，亦併不涉調停之見，核其所得，乃較諸家爲多焉。

會稽范先生

先生諱家相，字蘅洲，進士官知府。著三家詩拾遺十七卷，因王伯厚之詩考，重加裒益，而少變其體例，首爲古文考異，次爲古逸詩，次以三百篇爲綱，而三家佚說一一併見，其以三家詩拾遺爲名，則古文考異不盡三家之文者，自宜附錄，其逸詩不繫於三家者，自宜芟除，一例收入，未免失於貪多，而較王氏之書，則又詳贍可觀矣。又著詩藩二十卷，乃其釋詩之說，大旨斟酌於小序朱傳之間，而斷以己意，首爲總論三十篇，以下依次詮說，皆不載經文，但著篇目，其先儒舊說，無可置辨者，則併篇目亦不著之，今核其所言，長短互見，猶說詩家之有依據者矣。

象山姜先生

先生諱炳璋，字石貞，號白巖，進士官知縣。著詩序補義二十四卷，以詩序首句爲國史所傳，如蘇鑾城之例，但蘇氏於首句下申明之語，竟刪除不論，先生則存其原文，於首句中離一字書之，而一一訂其疎舛，例又小殊。蓋參用朱子詩序辨說之義，以通貫兩家也。其綱領有云：有詩人之意，有編詩之意，如雄雉爲婦人思君子，凱風爲七子自責，是詩人之意也；雄雉爲刺宣公，凱風爲美孝子，是編詩之意也。朱子順文立義，大抵以詩人之意爲是詩之旨，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則以編詩之意爲一篇之要，尤可謂解結之論矣。又著讀左補義五十卷。

常熟顧先生

先生諱鎮，字備九，號古湫。又號虞東。進士，官宗人府主事。撰虞東學詩十二卷，大旨以講學諸家，尊集傳而抑小序，博古諸家，又申小序而疑集傳。因調停兩家之說，以解其紛，所徵引凡數十家，而歐陽修、蘇轍、呂祖謙、嚴粲四家所取爲多。雖鑄鑄羣言，自爲疏解，而義本某人，必於句下註其所出，又於名物訓詁聲音之學，一一考證，具有根柢。蓋於漢宋之間，能斟酌而得其平，於讀詩者，不爲無裨也。

荆溪任先生

先生諱啓運，字翼聖，號釣臺。進士，歷官宗人府府丞，著肆獻裸饋食禮三卷，以儀禮特性少牢饋食禮，皆士禮。因據三禮及他傳記之，有關於王禮者，推之不得於經，則求之註疏以補之。凡五篇，一曰祭統，二曰吉蠲，三曰朝踐，四曰正祭，五曰釋祭，其名則取周禮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之文，每篇之內，又各爲節次，每節皆先撮己說，而自註其說之所出，其後並附載經傳，較之勉齋黃氏祭禮，更爲精密。又撰宮室考十三卷，於李如圭釋宮之外，別爲類次，曰門，曰觀，曰朝，曰廟，曰寢，曰塾，曰宇，曰等威，曰名物，曰門大小廣狹，曰明堂，曰方明，曰辟雍，考據頗爲詳核，又著周易洗心九卷，四書約指十九卷，又有禮記章句十卷，又有孝經章句一卷。

當塗徐先生

先生諱文靖。考據經史。講求實學。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十七年。又薦舉經學。授檢討。著禹貢會箋十四卷。因禹貢錐指所已言。而更推所未至。故較東樞益爲精密。又撰山河兩戒考十四卷。又撰周易拾遺十四卷。主程子說。而於漢魏諸家。亦有發明。又有管城碩記三十卷。推原詩禮諸經之論。旁及子史說部。又有竹書統箋十二卷。年九十餘乃卒。

崑山徐先生

先生諱乾學。字原一。號健庵。進士官至尙書。撰讀禮通考一百二十卷。於儀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等篇。又大小戴記。則倣朱子經傳通解。兼采衆說。剖析其義。於歷代典制。則一本正史。參以通典。及開元禮。政和五禮新儀諸書。立綱統目。其大端有八。一曰喪期。二曰喪服。三曰喪儀節。四曰葬考。五曰喪具。六曰變禮。七曰喪制。八曰廟制。喪期歷代同異。則有表。喪服暨儀節喪具。則有圖。縷析條分。頗爲詳備。

金匱秦先生

先生諱蕙田。字樹峯。進士官至刑部尙書。撰五禮通考二百六十二卷。因徐氏讀禮通考體例。網羅衆說。以成一書。凡爲類七十有五。以樂律附於吉禮宗廟制度之後。以天文推步勾股割圓。立觀象授時一題統之。以古今州國都邑山川地名。立體國經野一題統之。並載入嘉禮。雖事屬旁涉。非五禮所應該。該不免有炫博之意。然周代六官。總名曰禮。禮之用。精粗條貫。所該本博。故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於學禮載鐘律

詩樂。又欲取許氏說文解字序說及九章算經爲書數篇而未成。則先生之以類纂附。尙不爲無據。其他考證經史。原原本本。具有經緯。非剽竊餽釘掛一漏萬者可比。較陳用之所作禮書。有過之無不及矣。

錢塘張先生

先生諱文嘉。字仲嘉。著齊家寶要二卷。本書儀家禮諸書。酌爲古今通禮。曰居家禮。曰童子禮。曰義學約。曰師範。曰家誡。曰家規。曰宗講約。曰鄉約。曰社約。曰冠禮。曰婚禮。曰喪禮。曰祭禮。每門前引經傳。及新定儀注。間有附論折衷。頗爲詳慎。但據沈堯中之說。謂三年之喪。當三十六月。不知此說。始於唐王元感。而張柬之駁之。其議遂寢。載在唐書張柬之傳。殊爲失考。亦是書未能窮源於禮經。第從家禮諸書。略求節目。宜其說之有離合也。

丹陽姜先生

先生諱兆錫。字上均。著禮記章義十卷。大義謂禮記由漢儒掇拾而成。章段繁碎。說者往往誤斷誤連。當分章以明義。故曰章義。其說謂如曲禮。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當通下父子兄弟二條爲章。儼人必於其倫。當通下大夫士庶各條爲章。又有本非一篇。而牽合爲篇者。如經解之天子以下。聘義之問王之屬。有簡編互錯者。如射義篇首之射必先燕節。當是領起燕義。鄉飲酒義之總詞。燕義篇首之秋合諸射。當是領起射義之詞。逐條討論。時有所見。至於孔氏之不喪出母。及降婦人而復行禮諸條。皆徵引儀禮。以

駁前人之謬。亦有考證。較陳雲莊之集說。固爲密矣。又著大戴禮刪翼四卷。又著周易本義述蘊四卷。蘊義圖考二卷。大抵恪遵朱子本義。偶有舍本義。而從程傳孔疏者。非其通例也。又著詩蘊四卷。又著春秋參義十二卷。春秋事義慎考十四卷。又有穀梁彙義十二卷。於三家褒貶之例。無所偏主。頗足以資參考焉。

平湖陸先生

先生諱奎勳。字坡星。撰戴記緒言四卷。大旨以禮記多出漢儒。不免有附會古義之處。而鄭康成以下諸家。又往往牽合穿鑿。以就其說。乃參考諸經。旁採衆說。以正之。每篇各以小序爲綱。而逐字逐句條辨於後。用力可謂勇矣。又著陸堂易學十卷。宗朱子者十之六。宗諸儒者十之四。間以己意訓釋。於前人亦無大異同。惟謂伏羲但畫八卦。而無卦名。黃帝乃以名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堯舜始增加屯蒙諸卦名等說。未免新異。又著陸堂詩書學十二卷。又春秋義存十二卷。

清學案小識卷十四

經學學案

襄城劉先生

先生諱青蓮字華岳撰學禮闕疑八卷補正陳氏雲莊集說之訛漏凡有所辨定者咸著於篇無所疑者則不載焉其駁陳氏之誤者如入臨不翔集說臨哭也先生則引周禮注以尊適卑曰臨以駁之謂臨當解作莅禮不下大夫集說從黃氏之誤續大夫撫式士下之下此謂先儒俱合下刑不上大夫爲一節詞句對屬皆頗有所據其拾陳氏之遺者如黃冠草服及好田好女者亡其國集說俱云未詳此引周禮注及先儒舊說以補之讀集說者可取資焉

桐城葉先生

先生諱酉字書山進士官左庶子著春秋究遺十六卷多宗其師靈臬方氏春秋通論而亦稍有從違其曰究遺者蓋用韓愈贈盧仝詩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語也於胡傳苛刻之說及公穀附會之例芟除殆盡於左氏亦多所糾正乃往往併其事跡而疑之是未免於拘牽而大致準情度理得經意者爲多其凡例中所謂變例特文隱文缺文之說亦較諸家之例爲有條理統核全書瑕固不掩其瑜也

又撰有詩經拾遺十三卷。

無錫顧先生

先生諱奎光。字星五。官知縣。著春秋隨筆二卷。不載經文。但偶有所得。則錄之。故名隨筆。其說有出於臆度者。然如謂春秋例從義起。非義從例生。謂春秋有達例。有特筆。然亦須理會大處。不可苛細繳繞。謂春秋時。天子僅守府。方伯亦失職。說者乃於小國見伐。責其不告。不足以服其心。謂春秋將以治世之無王者。而胡氏於宰咺歸賄。則曰貶而書名。於榮叔歸舍及賄。則曰王不稱天。如此。則無王自春秋始矣。謂說春秋者。自相矛盾。既云爲賢者諱。又曰責賢者備。既曰隱公爲攝。又曰桓公爲篡。何者爲是。皆深中春秋苛刻迂謬之弊。故其所論。多能得筆削之旨。先生嘗撰然疑錄。所載說春秋諸條。與此相同。其爲先有此本。又編於然疑錄中。或先載錄中。又摘出別爲此本。均不可考。然疑錄頗爲瑣雜。論其菁華。則已盡此兩卷中矣。

崑山邱先生

先生諱鍾仁。字近夫。康熙戊午。舉博學宏詞。老不與試。特賜中書舍人。撰春秋遵經集說二十六卷。述孟子朱子說經之義。故冠二子之說於簡端。其集說。則兼取諸家。然其書瑕瑜互見。如春王正月之說。自張以寧以後。辨析已無遺義。乃仍以夏時反覆申論。又如荆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乃以爲志楚之強。

所以旌將來齊桓之功。凡此之類，多不足據。其他如叔孫得臣卒一條，以不日爲闕文，而以胡安國之從公羊爲非許世子止一條，用歐陽修之說，而證以蔡景公之書葬。凡此之類，亦有可取焉。

蘄水劉先生

先生諱夢鵬，字雲翼，進士，官知縣。著春秋義解十二卷，卷首刊孟子朱子之論春秋者，爲述孟述朱，次爲王朝世次考，列國世次考，魯世次考，以下十二公爲十二卷，大指推本公穀，謂公穀比事屬辭，義不詭於儒者，其斥左氏持論甚辨。

淮安邵先生

先生諱坦，著春秋集古傳注二十六卷，或問六卷，大指皆遵左氏，其不遵左氏者，惟紀子帛改從伯，君氏卒改從尹，鄭人來渝平，改從輸，三條耳。其所集傳注，多用杜預、孔穎達、啖助、趙匡、陸淳、孫復、劉敞、孫覺、程子、許翰、胡安國、高闕、陳傅良、張洽、趙鵬飛、家鉉翁、吳澄十七家之說，而別采宋元諸家以輔之，亦時時出有新意，而臆度牴牾，亦在所不免。

嘉善曹先生

先生諱廷棟，字六吉，著孝經通釋十卷，主古文，而以今文附載於下，其輯注則徵引頗備，所錄凡唐五家、宋十七家、元四家、明二十六家、國朝十家，旁證諸說者，又十有二家，又著易準四卷，爲圖學而作也。

仁和沈先生

先生諱廷芳，字椒園，博學鴻詞，歷官按察使，撰十三經註疏正字八十一卷，參稽衆本，考驗六書，訂刊板之舛訛，祛經生之疑似，於注疏之學，大有功焉。

錢塘程先生

先生諱川，字鄙渠，號春曇，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撰朱子五經語類八十卷，凡易四十卷，書九卷，詩七卷，春秋三卷，禮二十一卷，每經皆以總論居前，論舊說得失者次之，其餘則以經文爲序，並各著某人所錄於下，且註其年月，及朱子是時年若干歲，於首條條分縷析，至爲明白，雖其間記錄，或失其真，前後偶異其說者，未爲一一辨明，然比類而觀，互相勘校，其得失，亦粲然具見矣。

常熟陳先生

先生諱祖范，字亦韓，舉人，薦舉經學，賜國子監司業銜，著經咫一卷，皆其說經之文，名經咫者，用國語晉文公咫聞語也，凡易七條，書十二條，詩七條，春秋十三條，禮六條，論語十三條，中庸二條，孟子十條，而以雜文之有關禮義者八篇，刊於禮後，其論書不取梅賾，論詩不廢小序，論春秋不取義例，論禮不以古制違人情，皆通達之論，原序稱文不離乎六經四書，說不參乎支離怪僻，視蕭山毛奇齡之專攻前人，同一說經，而純駁顯然矣。

歙縣程先生

先生諱瑤田字易疇。孝廉方正。博通經傳。好學深思。著通藝錄。曰喪服足徵記。曰宗法小記。曰溝洫疆里小記。曰禹貢三江考。曰九穀考。曰磬折古義。曰水地小記。曰解字小記。曰聲律小記。曰考工創物小記。曰釋草釋蟲小記。循文考索。所得每較鄭注爲精。而間有以意翫獲者。亦不免自信之太過。至其論學中述敬一篇。持循頗密。雖動靜看成兩截。而卽事加謹。不得謂非心身之益矣。

太倉周先生

先生諱象明字懸著。舉人。著七經同異考三十四卷。凡易四卷。書五卷。詩六卷。春秋六卷。三禮十三卷。皆哀集舊說。亦間附以己意。略爲折衷。蓋採摭之功多。而考證之功少。其體例略近黃東發日抄。章如愚山堂考索也。

應城程先生

先生諱大中字拳時。號是菴。進士。著四書箋說六卷。采諸書之文。與四書相發明者。或集注所已引。而語有舛誤。或集註所未發。而義可參訂。皆爲之箋其出處。其與集注小異者。則爲附錄。其他書中所載四子書文。與今本異者。則爲附記。第六卷中。則專考四書人物遺事。又雜事數十條。別爲雜記。援據頗極詳明。其間雖或間有疎漏。以及稍涉泛濫者。而大體則爲有據之言矣。

永濟崔先生

先生諱紀原名瑀字君玉更今名字南有進士官至副都御史撰成均課講周易其說以本義爲主而亦間有異同至其以經文專主卜筮十翼專言義理謂孔子恐人惑於吉凶禍福之說要求趨避之術故專以義理爲主則似傳非解經惟以補救夫經矣又有成均課講學庸讀孟子劄記論語溫知錄二卷

福安陳先生

先生諱緯字文裕撰四書錄疑三十九卷凡大學二卷中庸三卷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解章句集註者多解經文者少其大旨在於鑽研朱子之說一字一句務發明盡致使讀者知其所以然又著有周易錄疑無卷數

仁和杭先生

先生諱世駿字大宗號堇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編修著續方言二卷采十三經註疏說文釋名諸書以補揚雄方言之遺前後類次一依爾雅但不標明其目耳蒐羅古義頗有裨於訓詁惟是所引之書往往耳目之前有顯然遺漏者而大致引據典核在近時小學家猶最有根柢者矣

山陽吳先生

先生諱玉搢字山夫貢生官訓導著別雅五卷取字體之假借通用者依韻編之各註所出而爲之辨證

於考古深爲有功。惟是古人用字。有同聲假借。有轉音變異。有別體重文。同聲轉音。均宜入之。而此書挂漏甚夥。然就所徵引。足以通古籍之異同。疏後學之疑滯。猶可以考見漢魏以前。聲音文字之概。是固小學之資糧。藝林之津筏。非俗儒剽竊之書。所能彷彿也。

德清胡先生

先生諱彥昇。字竹軒。進士官知縣。著樂律表微八卷。凡度律二卷。審音二卷。製調二卷。考器二卷。一一辨證。多糾正古人之謬。如謂十二律相生。不計餘數。五音相生。不計變音。又謂錢樂之三百律。杜佑之十二變律。蔡西山之六變律。則又皆襲京房之謬說。而失之者也。古人之十二律。旋宮最爲簡便。卽如琴之七絃。每絃必有三準。其音皆與全絃散音合。簫笛六孔。並出音。孔爲七。而四字高吹卽五。合字高吹卽六。此其聲之高下清濁。自然相應。豈假於變律耶。至於變宮變徵二音。本皆在五音之外。故以變目之。今因仲呂以下之十律。而皆如地形訓之說。目以變宮變商。恐黃鐘變律。縱與變律有分。亦必不能獨成一聲。先生是論。可謂精且審矣。又謂荀勗十三笛。是古人遺法。今但作黃鐘大呂二笛。而十二畢具。其法黃鐘笛。用黃林太南姑應蕤七律。大呂笛。用大夷夾無仲黃林七律。作大呂笛之法。但以黃鐘笛相較。其黃林二律之孔。無所挪移。餘四孔。及出音孔。皆下黃鐘笛半孔。其七調。除黃林二調相同外。其大夷仲夷無五調。合黃鐘笛之七調。爲十二律調。較古人之云六十調。及八十四調者。亦爲簡易可從。

大興朱先生

先生諱筍字竹君進士官至侍讀學士奏前明永樂大典一書陳編羅載請擇其中若干部分別繕寫以備著錄奉旨允行在辦理四庫全書處行走總辦日下舊聞先生博文宏覽謂經學本於文字訓詁爲學政時以爾雅說文爲士子倡爲文以鄭孔經義遷固史書爲質卒年五十三著有筍河集

嘉定錢先生

先生諱大昕字辛楣號竹汀進士歷官少詹事研精經史蔚爲著述於經義之聚訟難決者皆能剖析源流文字音韻訓詁天算地理氏族金石以及古人爵里事實年齒瞭如指掌古人賢奸是非疑似難明者典章制度昔人不能明斷者皆有確見在館時嘗與修音韻述微續文獻通考續通志一統志天球圖諸書所著有唐經考異一卷經典文字考異一卷聲類四卷廿二史考異一百卷唐書史臣表一卷唐五代學士年表二卷宋學士年表一卷元史氏族表三卷元史藝文志四卷三史拾遺五卷諸史拾遺五卷通鑑注辨證三卷四史朔閏考四卷吳興舊德錄四卷先德錄四卷洪文惠年譜一卷洪文敏年譜一卷王深寧年譜一卷王弼州年譜一卷疑年錄三卷潛學堂文集五十卷詩集二十卷潛學堂金石文跋尾二十五卷養新錄二十三卷恆言錄六卷竹汀日記三卷族子錢塘進士官教授與其弟站相切磋於聲音文字律呂推步皆有神解著律呂古義六卷謂周本八寸尺若制律必用十寸尺以證荀勗之非又著淮

南天文訓補注三卷。述古編四卷。

常熟顧先生

先生諱祖禹。字景范。著方輿紀要一百二十卷。據正史考訂地理。於山川形勢險易。古今戰守。攻取成敗得失之跡。皆有折衷。雖荒僻幽仄之地。一一如目見。欽定通鑑覽要於地理注中。多加采錄焉。

鄞縣全先生

先生諱祖望。號謝山。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歸班。遂歸不復出。性伉直。貧且病。饔飧不給。人有所餽。弗受。一主叢山講席。又爲端溪書院山長。卒於家。年五十有一。先生爲學。淵博無涯涘。於書靡不貫串。時開明史館。爲書六通論修史事。先藝文。次表。次忠義。隱逸兩列傳。人多疑之。所撰有丙辰公車徵士小錄。漢書地理志稽疑。又有答弟子董秉純。張炳。蔣學鏞。盧鎬等所問經史疑義錄。爲經史問答十卷。又校水經注。續選甬上耆舊詩。

偃師武先生

先生諱億。字虛谷。進士。官山東博山縣知縣。有聲。被劾罷職。民咸寃之。後經保薦。而先生已卒。年五十有五。先生優於學。以經史訓詁。教授生徒。勇於著錄。有經讀考異。羣經義證。三禮義證。金石跋。讀史金石集目。錢譜授經堂詩文集。凡數百卷。皆稽之經史。百家傳記。旁引遠徵。遇微罅。輒剖抉精蘊。比辭達意。以成

一例云。

博野顏先生

先生諱元字習齋。其學主於勵實行。濟實用。終身刻苦。介然自成一家。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蓋目擊明季諸儒。心學縱恣之失。故力矯其弊。然視其性命。亦幾恍惚。不自知其矯枉過正也。至謂孟子言性善。與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語異而意同。會通孔孟。則不可謂之立異矣。

仁和吳先生

先生諱任臣。志行端懋。博聞強記。兼精天官樂律。康熙乙未。以博學鴻詞徵。授檢討。撰十國春秋一百二十四卷。廣搜博引。可稱淹貫。又撰山海經廣注。字彙補。周禮大義。禮通。春秋正朔考辨。託園詩文集諸書。

仁和盧先生

先生諱文昭。字紹弓。進士。官至侍讀學士。孝謹篤學。好校書。所校逸周書。孟子音義。荀子。呂氏春秋。賈誼新書。韓詩外傳。春秋繁露。方言。白虎通。獨斷。經典釋文。諸善本。鏤板惠學者。又苦鏤板難多。則合經史子集三十八種。而名之曰羣書拾補。所自著書。有抱經堂集三十四卷。儀禮注疏詳校十七卷。鐘山札記四卷。龍城札記三卷。廣雅注二卷。皆使學者認正積非。蓄疑可以渙釋矣。歷主江浙各書院講席。以經術導士。卒年七十有九。同縣孫先生志祖。進士官御史。所著讀書陸錄七卷。考論經子雜家。折衷精詳。不爲武

斷之論家語疏證六卷。證王肅之僞。又著文選考異四卷。文選注補正四卷。補正姚之駟輯謝承後漢書五卷。

澠縣劉先生

先生諱以貴。字滄嵐。進士官知縣。年甫艾告歸。杜門著述。於十三經注疏外。旁搜一百四十餘家。而考其異同。辨其得失。所著有古本周易十六卷。析疑二十卷。尚書以下。皆有集解。各若干卷。又有初學正鵠。正命錄。蒼梧縣志。萊州名賢志。藜乘初編。滄嵐辨真文。共若干卷。卒年六十有五。

歷城周先生

先生諱永年。博學貫通。爲時推許。乾隆三十六年進士。特召修四庫書。授編修。先生在書館。見宋元遺書。湮沒者多。見采於永樂大典中。於是抉摘編摩。自永新劉氏兄弟。公是公非。集以下。凡得十餘家。皆前人所未見者。咸著於錄焉。

洪洞范先生

先生諱凝鼎。字庸齋。拔貢生。著四書句讀釋義十九卷。用朱子原本。皆先明句讀。次銓文義。先列集注。次錄或問語類。其餘諸儒議論。與朱註相發明者。乃採錄之。稍有同異者。則斥不載焉。

休寧戴先生

先生諱震，字東原，舉人。乾隆三十八年，詔開四庫館，總裁以纂修薦，賜進士，改庶吉士。館中有奇文疑義，輒就咨訪，所校大戴禮記、水經注，最精核。又著有聲韻考四卷、聲類表九卷、方言疏證十卷、又原象四篇、迎日推策記一篇、句股割圓記三篇、續天文略三卷、策算一卷、又詩經二南補注二卷、毛鄭詩考四卷、考工記圖二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屈原賦注七卷、通釋二卷、文集十二卷。先生故訓之學也，而欲諱其不知義理，特著孟子字義疏證，乃至詆程朱爲老爲佛，謂理爲我所本無，程朱言性卽理也，其視性如人心，中有一物，此卽老氏之所謂無，佛氏之所謂空，稍變之而爲此說。孟子無之，然孟子有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先生有意匿之乎？抑並此句而忘之乎？大抵考據訓詁，可以明典章制度，不可以窮義理，典章制度，非全無義理，特其外迹耳，特其末節耳。聖賢工夫，全在明善復性，以不失乎天之所以予我者，而謂理爲我所本無，是何言哉！後之慕先生者，有歛縣凌先生廷堪，進士官教授，撰禮經釋例十三卷，又著魏書音義、燕樂考原、元遺山年譜、校禮堂集、五物、九祭、釋性、旅酬、楚茨、諸說經之文，俱有考覈，惟復禮三節，謂窮理二字，出於宋儒，則並夫子說卦傳而忘之，亦大可異矣。

錢塘桑先生

先生諱調元，字駿甫，進士官工部主事，撰論語說二卷，凡五百條，分上下二卷，又分五子卷，所言皆闡集註未盡之義，如謂人知有慾不剛而不知無慾，尙非剛之類，頗爲細密，又撰有躬行實踐錄。

黔陽潘先生

先生諱士權，號龍庵，官太常博士，撰大樂元音七卷。前五卷據琴定樂，大旨本管子下徵之數一百八下羽之數九十六，白虎通絃音離，故首徵二說而通之，按絃審音，以首絃爲下徵，二絃爲下羽，三絃爲宮，四五六七爲商角徵羽，并附以儀禮樂譜十二篇，圖說頗繁，然實本律呂正義，琴以首絃爲下徵之說，旁爲推演，其由琴聲而推諸樂，與近時慎修江氏律呂新論所見略同，但不及江書之精密耳。六卷附以琴譜曲譜七卷，歷學音調類例甚詳。

滿洲都先生

先生諱都四德，字乾文，號秋莊，鑲紅旗人，撰黃鐘通韻二卷，凡十篇，曰律度量衡第一，五音位次第二，六律第三，七均第四，五音六律相生第五，律呂名義第六，律本第七，循環爲宮第八，聲字第九，律數第十，末又附以琴圖，共爲上下二卷，多本蔡氏律呂新書，而附益以己意，如聲字一篇，於國書十二字頭，獨取第一第二第四第五第十二章之字，而其餘皆不之及，蓋未究國書制作之本也，惟所論清字切音之法，皆中窾要，爲有益於學者耳。

大名崔先生

先生諱述，號東壁，舉人，官知縣，泛覽羣書，巨細不擇，而一反求之於六經，以考古帝王聖賢行事之實，著

有考信錄全書。其門人陳履和述其目錄曰。考古提要二卷。補上古考信錄二卷。是爲前錄。唐虞考信錄四卷。夏考信錄二卷。商考信錄二卷。豐鎬考信錄八卷。洙泗考信錄四卷。是爲正錄。豐鎬考信別錄三卷。洙泗考信餘錄三卷。孟子事實錄二卷。考古續說二卷。附錄二卷。是爲後錄。共三十六卷。又有王政三大典考三卷。讀風偶識四卷。尚書辨僞二卷。論語餘說一卷。讀經餘論二卷。爲考信翼錄十二卷。又有五服異同彙考三卷。易卦圖說一卷。無聞集知非集正編。小草集。先生學主見聞。勇於自信。雖有考證。而從橫軒輊。任意而爲者。亦復不少。況其間得者。又強半爲昔賢所已言乎。

待訪錄

武進張先生

先生諱惠言。字皋文。著周易虞氏義九卷。虞氏消息二卷。又易義別錄。易圖條辨。儀禮圖譜等書。

歙縣金先生

先生諱榜。字槃齋。治禮宗康成。著禮箋十卷。

嘉定王先生

先生諱鳴盛。字鳳階。著尚書後案三十卷。專宗鄭康成注。

曲阜孔先生

先生諱廣森，字衆仲，又字顛軒。至聖六十八代孫。著公羊通義十一卷，大戴禮補注十四卷。

興化任先生

先生諱大椿，字幼植，又字木田。修四庫書，充纂修。禮經哀輯爲多，長於名物。著弁服釋例、深衣釋例、釋繪等書。

武進臧先生

先生諱庸，字拜經。著拜經堂日記十二卷，拜經堂文集四卷。

江都汪先生

先生諱中字容甫。著周官徵文、左氏春秋釋疑、學述內外篇。

海州許先生

先生諱桂林，號月嵐。博覽羣書，研窮經義。通訓詁，精算法。著有易確、穀梁釋例、宣西通算臚諸書。

清學案小識卷末

心宗學案

上蔡張先生

先生諱沐，字仲誠，號起庵，官內黃及資縣令，屢以廉吏論薦，告歸後，講學於汝梁之間，中州稱真儒，潛庵逸庵與先生三人。其示學者爲學次第，曰立志，曰存養，曰窮理，曰力行，曰盡性，曰至命，大略不違程朱之法，及讀其遊梁講語，則曰：程子云：釋學本心，此語是偶誤，彼止鵲突耳。儒學方是本心，下了種，生了根，於是心正身修，口而生大業矣。豈可以先儒一言之誤，看壞心了。只未明工夫爲心耳。這裏關竅，豈是鹵莽可以識得。你們須日用間靜坐，尋討此心，認識此心，覺得明明亮亮，一念在這裏，便存住，莫令放失。又曰：盡性非別有功夫，卽立志存養窮理力行，層層工夫，卽性也。卽盡性也。性者，生也。以心生得名，非有形可指，有象可求。苦終認性爲一物，則惑矣。志，心之生也。立，亦心之生也。存之養之，則生氣厚，又窮理焉，則益生。至力行，則生理盡矣。故曰：盡性，性本虛而能生，盡其虛而能生者，不使枯槁絕滅也。孔子所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若不存存，則亦烏有道義哉。吾故曰：性善是工夫也。樂記曰：凡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心是血氣之物，含有知覺在內，便是性。那裏面無喜怒哀樂。

常法。又何有善。只是感於外物。當惻隱者生惻隱。當羞惡者生羞惡。當辭讓是非者。生辭讓是非耳。然此不過四端而已。天之所能與人。不過此端。令人接續此端。擴充將去。則爲仁義禮智。此所謂天之休命也。不擴充。則亦不過端焉而已。那有仁義禮智乎。乃知性天與人。以工夫也。不盡工夫。已非性矣。由是觀之。先生專以知覺爲主。知覺含於心。故謂性生於心。下種生根。卽所謂靜坐尋討。認識此心。覺得明明亮亮。一念在這裏是也。那裏面並無喜怒哀樂常法。又何有善。是卽無善無惡之謂。至謂四端。皆感於外物而生。則不獨告子之義外而已。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先生豈未之思耶。大抵陽明之說。主於中。雖程朱之言存養。言窮理。本無點滴滲漏。皆可改頭換面。以曲成其意見之私。此明季之言良知者。比比是也。先生平生以傳心學爲己任。而作六書。以教門人。不離乎一念常在四字。所謂一念者。謂此心中一段極明白意思。卽是天理常在。卽是天理流行。非又有天理在何處。又須去存也。或問是遇事卽提起否。曰。此念無動靜。不分遇事不遇事。人方靜時。此心最易閒闊放軼。卽是昏邪。當喚醒使在。然旣在矣。忽而遇事不及防範。又被物誘。此念突失。故好言者。任意多言。而不知作。好怒者。任意發怒。而不知息。一念不在。故無所不至矣。於正多言時。一提此念。便可緘口。正發怒時。一提此念。便可息氣。正疑人忌人時。一提此念。便可疑息忌釋。正裝飾名節。鑽營貨色時。一提此念。便可改其裝飾。罷其鑽營。此一念。又爲改過遷善矣。直是明明亮亮。一心常時要他相隨。此事來。卽此心安插在此事。卽此事便合理。彼事來。卽彼心安插

在彼事。卽彼事便合理。方事之未來。只可謂之一念。待事之既至。乃有合理之可名。如天上直一月。千家萬戶之光明。亦直一月也。故曰。非又有天理在何處也。又曰。所謂一念常在者。何啻嚴師憚友之相隨。居處自不容不恭。執事自不容不敬。與人自不容不忠。又曰。一念不在。便是氣用事矣。此一念如連山斷嶺。有處固有。無處亦閒渡。在與操存舍亡不同。由此觀之。先生於大聖人所謂操存舍亡者。亦不以爲然也。何況程子之主一無適。朱子之常存敬畏乎。夫念者意之轉動也。較思爲輕。較慮爲淺。謂之一念。忽轉忽動之思意也。不憑天理。而憑人心。已無不溺於思陷於欲者。心之一念。安能禁其不爲私欲乎。而何嚴師憚友相隨乎。夫嚴師憚友敬也。誠也。舍敬與誠不言。而動曰加一念。察識卽精。加一念。主持卽一。無論堯舜之精一。不能若是其易。敢問所謂察識主持者。卽察識此一念乎。主持此一念乎。抑以一念察之識之。主之持之乎。一念何物。察之識之。主之持之。又何物也。先生認本體爲工夫。並謂又有天理在何處。天理旣無。則常在者。恐卽人欲矣。不大可畏哉。程子之所謂吾儒本天者。正以此也。至陽明藉朱子之一言半語。與己略相似者。三十餘條。硬坐以爲晚年定論。是欲援朱子。以自證明其不肯於正學也。而其陵跨毀滅之心。蓋亦在所不免矣。先生乃合之傳習錄。以爲道一錄。其亦陽明之心乎。惜哉。先生之篤志好學。而有此一大差。是亦可慨也矣。其他所著有湖流史學鈔。圖書秘典一隅解。六諭敷言。張氏家譜。

從學諸子

黃本訥。楊得秀。王章。閻良弼。馬昌。鄧九齡。史贊明。劉承業。黃之錫。馬颺。
李殿祺。張右棫。黃勤。周丕顯。馬德進。馬德迪。馬德達。師懋學。王志旦。張焜。
張燾。

慈谿潘先生

先生諱平格。字用徵。著求仁錄。謂孔門之學。以求仁爲宗。求仁所以復性。仁也者。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而充周於未發。條理於發見。吾人日用平常之事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不能慮而知。不學而能。渾然親長一體。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怵惕惻隱。勃然而發。直捷痛切。不自知覺。渾然孺子一體。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渾然一體之充周於日用。條理於發見。如此。則知皆擴而充之。以保四海。豈難事哉。故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又謂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復吾渾然一體之性。斷須一體萬物之志。故大學首舉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爲軌則。欲明明德於天下。乃吾性渾然一體之真欲。不從功能伎倆起見。從功能伎倆起見。則日事於強。日事於多聞識。有智慮。惟吾性之真欲。則能反而求之。欲平天下。先治國。欲治國。先齊家。欲齊家。先修身。欲修身。先正心。欲正心。先誠意。欲誠意。先致知。而致知在格物。蓋有是明明德於天下之欲。自能直追病源。知平日人我習見之爲礙。必務格而通之也。知卽良知。所謂愛親敬長。不忍殺鱗。乍見惻隱時。

常發見於日用之間者是也。格者通也。物即物有本末之物。物有本末之本末。即本亂末治之本末。本者身也。末者家國天下也。格物即格通身家國天下也。不忍殺棘之牛。良知也。致不忍殺棘之知。在推恩以及百姓。乍見孺子之怵惕。惻隱良知也。致乍見惻隱之知。在擴充以保四海。孩提之愛親敬長。良知也。致愛親敬長之知。在達之天下。推恩以及百姓。擴充以保四海。仁義而達之天下。格物也。推恩以及百姓。而後不忍殺棘之知。至擴充以保四海。而後乍見惻隱之知。至仁義達之天下。而後愛親敬長之知。至物格而後知至也。知至而後意之存於中者無僞。連於事者必慊。無自欺可知。意無自欺。而後心復其渾然。寂然。周流四達之體。無所可知。心無所。而後無親愛賤惡。教惰之辟。而身修身修而後宜其家人。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家齊。家齊而一國興。仁與讓。國治矣。國治而好民好。惡民惡。彼我之間。各得分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又謂大學。乃曾子極言一貫之全書。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三語。已盡一貫。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兩語。已盡一貫。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一語。已盡一貫。格物是打通一貫。物格是實到一貫。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渾然一貫。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天子庶人。皆是一貫。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末之有也。反言以見一貫。一貫者。一身以貫乎家國天下。一修身以貫乎齊治平。盡吾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也。格物者。貫身家國天下爲一物。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爲一事。所以復吾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也。自格物之學不明。而一貫之道晦矣。今學者欲聞一貫之道。其必如曾子之日省吾身而後可哉。又謂學者之患。大率在於不知真心。見在日用。而別求心。故有種種弊病。以各成其學術。若能審求仁之學脈。而得性善之真旨者。不別求心。蓋真心見在。常惻隱自隱。當羞惡自羞惡。當恭敬自恭敬。當是非自是非。非有所藏而發。亦不期其然而然。雖措之反覆者。未嘗不流行於倫物之間。本見在。何俟於理會參求。無刻不流行。何待於靜中養出。又謂有操持則分內外。心意爲內。事物爲外。以心意爲內。則見滿前無非引心之境。益不得不提省照管。操持涵養。使此心常在腔子矣。夫吾心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而照管操持。欲使之常懼懼於腔子。則心勞。真心主也。意識。賊也。操持意識以爲心。則賓主雜糅。心勞則神思不安。而魂夢擾亂。主賓雜糅。亦宜神思不安。而夢魂擾亂。故日間執持。有滿前無非引心之苦。向晦燕息。有魂夢顛倒不安之苦。知求仁之學脈者。吾心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以天地萬物爲外。則非吾渾然一體之心性矣。焉得有內外之殊。又謂操持者。意也。識也。操持此心。是以意識治意識也。知求仁之學脈者。擴充四端。強恕反求。孜孜焉以盡吾分。日見吾分之未盡。而懷懷焉不敢忽易。夫孜孜焉以盡吾分。全體是敬。日見吾分之未盡。懷懷然不敢忽易。亦全體是敬。敬即。是心。而非敬以治心。心即是敬。而非主敬持敬。然不過孜孜焉以盡吾分耳。日見吾分之未盡。而懷懷然不敢忽易耳。初不自知其爲敬也。不自知其爲敬。乃所以爲敬。即是心。心即是敬也。又謂實發渾然天地

萬物一體願欲。實用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工夫。自能實證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性分。如是工夫。復如是性分。如是性分。故有如是工夫。是謂本體工夫。非有二。如是工夫。副如是願欲。如是願欲。故有如是工夫。是謂真志真功。非有二。如是願欲。復有如是性分。如是性分。故有如是願欲。是謂真性真欲。非有二。所以某嘗謂明明德於天下。乃自性之欲。格通人我。乃自性格通。自性之欲。則非強立大願。自性格通。則非作意用力。復性之功。即是率性。誠之者之人道。即是誠者之天道。豈非對針直縫。凡聖同條。天人共貫之學脈。與又謂立志之始。須刻刻自提。或於空閒無記之際。默默自提。曰。我何以無志。或於倥傯恍惚之際。默默自提。或於因循舊習之際。默默自提。久久則志漸切。漸堅而立矣。然提志與提心不同。提心者。認靈明知覺爲心。欲常在於腔子。常患此心之走失。或至作意而動火。提志者不然。不過自責志之不立而已。陽明先生立志說云。一毫私欲之萌。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怠心生。責此志不怠。忽心生。責此志不忽。敖心生。責此志不敖。吝心生。責此志不吝。慍心生。責此志不慍。忿心生。責此志不忿。慢心生。責此志不慢。忍心生。責此志不忍。畏難之心生。責此志即不畏難。怨尤之心生。責此志即不怨尤。自小自棄之心生。責此志即不自小自棄。求人非人之心生。責此志即不求人非人。無一事而非責志。無一地而非責志。無一不責志。則志立矣。學者知所以責志。自不至錯於提心。而因藥發病之患。其庶免乎。又謂真志既立。則一日十二時。打成一片。志

既打成一片。則事事盡分。皆眞志所率由。豈見有工夫。工夫二字。起於後世佛老之徒。蓋自倫常日用之外。另有一事。故說是工夫。若主敬之學。先立體以爲致用之本。窮理之學。先推極知識以爲遇事之用。亦是另有一事。可說是工夫。嗚呼。爲主敬窮理之學者。豈知是特地工夫耶。亦曰。爲盡倫常日用。故不可不主敬窮理也。然則非學養子而後嫁者耶。嗚呼。爲學本無工夫。力行而已矣。不篤志。必不能力行。與學者言。但言篤志而已矣。立志果足。立志果盡。立志之外。果無容更有言說。又謂工夫不是做的。是自然的。志不是要立的。是自然的。只起初思量。乃是勉強。勉強提起之久。至於思路漸熟。不俟起念。時時見前。無間閒忙。無間蚤暮。不由汝思量。不由汝比勘。自不覺知恥發憤。精神煥發。而志立矣。又謂晦庵不信大學。而信伊川之改大學。不格物。而補格物之傳。以至象山陽明。不信曾思孟。而謂顏子歿。而聖學亡。今敢於悖先聖。而不敢以悖後世諸賢。明道伊川改大學。則信爲實。然象山陽明謂顏子歿。而聖學亡。則尊爲確論。若指程朱與象山陽明之學。未契於孔孟。則必目爲狂妄。反疑其非正學矣。總因學者讀註聽講。先入於宋賢之說。或又入於陽明龍谿之說。而未嘗讀孔門經書。故意見偏陋。窺曰難拔。某之所以說。不得看注。不得看諸賢語錄。蓋嘗深中其病。確知其害。故不惜痛切言之。又謂吾儒之道。至孟子而絕。二千年來。我幸窺見一斑。憂歎徬徨。惟恐不得其人共明之。此種苦懷。惟我自知。二三子所不能喻。二三子有時脛篇。我以爲喜。有時懈緩。我以爲憂。警勵鞭策。似乎趕緊。不能不如此。二三子若有一日自得。孔孟之學始不

孤。我之責任始輕。我之望二三子。如舉子之望捷。貧子之望金。此種苦懷。惟我自知。二三子所不能喻。我之望二三子甚切。二三子自待甚緩。我之悲歎。不能不愈深。夫深造自得。二三子見爲甚難。我見爲甚易。夫子云。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實是如此。二三子信不及夫子。豈誑語欺人。我豈援聖言。以欺二三子。蓋先生欲超出程朱之塗轍。並亦諱言陽明。以便直接孟子。而觀毛氏文強。稱先生竭力參求。慚痛交迫者。四十日如一日。而親證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亦與陽明龍場之悟無異。故一守陽明之致良知與實志之說。而特以格通身家國天下釋格物。以示不入陽明窠臼。然而或言真心。或言真性。心性並未分明。又每以不忍殺鯨。乍見惻隱。孟子之隨時指點者。卽據爲渾然之一體。卽認爲豁然之一貫。視擴充爲直達流行。無工夫之可驗。其言集義。亦以格通家國天下當之。嗚呼。豈不誣乎。夫孟子之博學反約。知言養氣。皆格致誠正。窮理居敬之事也。所以擴充者在此。所以集義者亦在此。豈實願實證。真心真性。當下直捷之謂乎。先生誣孟子矣。而欲直接孟子之傳。因狂而妄。明季之言心宗者。其流弊大抵如此。奚足怪哉。

密縣趙先生

先生諱御衆。字寬夫。號惕翁。著山曉堂集。學以事心爲主。蓋明末心學之餘緒也。凡言心學者。動曰當前。曰究竟。曰了當。曰自然。曰不掛絲毫。曰只此一事。曰本無一事。曰討消息。曰到圓滿處。曰睜眼看見。開口

說著。且或引經傳及先儒語。以己意湊泊之。非所引本義。而若矜爲微妙。又或直用二氏。而以聖經強合之。本屬妄誕。而敢自以爲傳所不傳。如先生者可卽困亨錄觀之。曰。人之事心如事天。但敬吾心。使之潔淨光明。遇事卽此應之。一切順逆成敗。惟天所命。我不敢參。以畔援希冀之意。故曰。天下本無事。曰。今日所謂只此一事者。看來還是未能灼然確然。爲不移主宰。若一旦有所侵奪。恐所謂一事者。茫無得力處也。從古聖賢。念茲在茲。舉聚散得失。付之流雲。我此一事。並無增減。此之謂止。此一事。曰。學者莫求解聖賢語。要認自己心。明白自己事。依文能解。遇事茫然。總是不親切。自誑誑人。曰。千難萬難。只是打疊此心。若心地潔淨。不但發憤植立。所謂道理平鋪。著足便四通八達。曰。慎獨不是把捉。但認得獨時。自然知慎。曰。凡人只要辨箇必爲聖人之志。自能博學。自能審問。自能慎思。明辨。而篤行之。進是自己進。退是自己退。他人預力不得。所貴乎得良友者。資指迷之益耳。曰。種種嗜好。都教刊落淨盡。無巨細不掛絲毫。方可進道。少有沾帶。終是凡軀。非由己工夫。曰。心本無物。無物則虛。虛則公。公則無所偏私。任天下紛紛雜蹟。遣大投艱。不過如其理分物數應之。更有何事。而第一在識本心。存養得精神強固後。睜眼便看見。開口便說著也。雷靈風雨。天體凝然。若多一念。則私吝生。廢其天職矣。曰。在此時作此事。一點真心。對天下萬世。精義入神。是真到圓滿處。曰。高景逸先生過汀州。坐小樓上讀程子書。至金革百萬。曲肱疏水。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處。豁然頓悟。覺得此心與大化無間。曰。饑食渴飲。夏葛冬裘。看出素位而行。

不願乎其外來。則周子無欲故靜之言。真是了當。更有何說。曰。聖人洗心。退藏於密。是以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是源泉混混。不舍晝夜。學問工夫。是源源遂流。不使雍塞之意。曰。百尺竿頭進步。從何處著腳。曰。夫焉有所倚。曰。二氏有之。向上一機。千聖不傳。此語亦未爲非。但立言大。簸弄耳。眞學者自然見之。不然。何以欲罷不能。曰。俞淨意公傳中有云。信根原自不深。恆性是以不固。學者不可不咀嚼此二語。合觀困亨錄。多是拈出指點語。雖偶亦鞭辟近裏。而究不知一點心爲何心。此一事爲何事。如何圓滿。如何又不掛一絲。如何潔淨。如何又四通八達。本體旣非。工夫全無著落。其何以爲學者訓乎。夫聖賢之學。不外居敬。以端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而已。而曾不一及。凌高駕空。謂向天機上討消息。謂一寸靈明通天。一片幻境。視禪和又何異哉。是安得不辨。

待訪錄 心宗

餘姚邵先生

先生諱廷采。字念魯。諸生。與徐景范受業於韓先生孔當。講致良知之學。著有思復堂集。其學校論二篇。竟敢謂人心之僞。伏於孔孟程朱之中。是孔孟程朱之言。皆足以害於人心。狂悖亦至此乎。後又謂宋以後書。一切束且勿觀。從事於孔顏曾孟之教。蓋欲廢孔孟。心有難安。姑且廢程朱乎。何其肆無忌憚若此。我朝崇尚正學。朱子升堂。豈容有此橫議之妄人。可知致良知之流禍。不至於李卓吾不止。豈不大可懼。

哉。竊考餘姚支派。由錢德洪傳沈國棟。曾宗聖。史孝成。再傳爲韓孔當。邵曾可。勞麟書。念魯傳其家學。其後莫可考焉。

新安魏先生

先生諱一鼇。字蓮陸。與清苑高鎬。范陽耿極。從徵君孫先生游最久。先生構雪亭於夏峯。白雪盈山。孤燈午夜。及門問答。先生爲多。而上下古今。視千秋如一旦。高曠之病。所不免矣。所著有四書偶錄。詩經偶錄。雪亭夢語。雪亭詩草。

江都張先生

先生諱問達。字天民。生平墨守陽明良知之學。所著易經辨疑七卷。黜數崇理。而談理一歸之於心。其自序。首推王弼。又引陽明箇箇人心有仲尼。及求諸我心。是諸語。是卽象山六經注我之說也。其取於輔嗣之虛無宜矣。

江寧張先生

先生諱怡。號瑤星。其父可大。爲登萊總兵。死毛文龍之變。先生蔭錦衣衛千戶。李闖逼降。不從。遁於深山。終身不出。著有三禮合纂二十八卷。其通禮以大學爲首。從陽明所解古本。不用朱子經傳次序。且以周禮爲有政無教。儀禮爲儀繁義疎。不知先王因事寓訓之旨。其見解大抵出郝敬。而又益以姚江之心學。

者也。

武功康先生

先生諱呂賜，字復齋，號一峯，著有讀大學中庸日錄二卷。言王文成以格物致良知，此功夫知行兼到，自是切實精詳。又云：中庸揭出慎獨，卽孔子修己以敬血脈。王文成更提掇明快，二錄大旨已盡於此。書首載自作墓誌一篇，述其講學宗旨最詳，亦自稱爲姚江之支派云。

長洲彭先生

先生諱紹升，字允初，號尺木。其祖南昀先生，嘗與林雲莪云：朱子之會鵝湖也，傾倒於陸子義利之說。此陽明拔本塞源之論，致良知之指，一脈相承，僕諷詠遺經，蕩滌瑕滓，因有儒門法語。此書遂傳爲家學。尤初與同縣潘恬如、吳縣汪縉講學，著有二林居集。縉字大紳，著有二錄三錄，尊孔子而參乎二氏。

跋

舅父是書之作也。先以其序命倬兄弟錄之。倬且錄且喜。幸千古之正學。不至晦於今日也。幸今日之學者。得有所指歸。不至惑於歧途也。幸倬之蒙昧無知。得是書之成。不至失所尊行也。今夫孔孟程朱之道。無日不在天下。天下之人。亦無一不在孔孟程朱之道之中。而何以有是有非。有同有異。有純有駁。有正有偏。若是其不齊也。不亦大可慨乎。夫考核之詳。非不是也。而斤斤焉以富爲量。以多爲能。獵其枝而遺其本。疏其流而棄其源。其失也外。其得也未。至若混一三教。動稱二聖。指魔爲道。認心爲性。不可空而空之。不可把捉而把捉之。斯之謂改換頭面。斯之謂簸弄神識。其更有輕詆程朱。薄視義理。句讀初明而已。橫生意見。魚豕粗釋。而已大肆狂譏。藉一言半語。以逞其辨爭。假末節細事。以誇其慧巧。助浮薄而益之瀾。率露陵而揚之焰。此學者之深憂。人心之大害也。吾舅之爲是書也。以一生之真積。傾方寸之赤誠。爲斯世掃榛莽。爲後學正趨向。爲希賢作聖者。立一必可至之正鵠。其傳道四人心。程朱之心。學程朱之學。而言與行。卓然表見於天下。上可以此追宗乎孔曾思孟。下可以此近接乎許薛胡羅。蓋廣大精微。傳古聖賢之遺緒於不墜者。此其選也。其翼道十九人。言足以匡迪羣流。行足以羽儀四海。舉偏頗而扶之。以中正。祛迷罔而厲之以誠明。蓋其所植者深。而其所以干城斯道者。至有賴也。其守道四十四人。堅定以

立其志。嚴肅以持其身。爾室屋漏。俯仰於無所愧。萬馬千軍。撼動而莫可搖。蓋有定識定力。獨立不懼者矣。夫學未有不由於經者也。由窮理而得聖人之旨。則卽經卽道。道不離乎經。經亦不離乎道矣。若但訓詁其文字。考索其典章。重名物。不重心身。知獵取。不知格致。此字裏行間之經。非道德性命之經也。夫是以別出爲經學之案也。而每於其害道者。一一辨之。夫辨豈得已哉。如今日之言王學者。大抵無師承。無提倡。原不似未明之若狂若醉。橫行無忌。而曠達之流。往往假此以爲託身之地。非特貪其簡便。亦且恃爲尊崇。而脫離程朱矩矱。躡閔蕩檢。無不可以自由。是不擯心宗。何以正洙泗之壇坫。嚴洛閩之藩籬乎。此吾舅之苦心。我輩向學者之所深幸也。是書創始於癸卯之嘉平月。成於乙巳之初夏。同志諸先生。見而悅之。相謂曰。扶持正教。啓迪後學。是不可不公諸當世。爰共商而付之剞劂。俾竊與校讐。敬述小語。以志步趨之所向云。外甥黃倬謹跋。

學案後序

道不變。而學未嘗不變也。學未嘗不變。而道終未嘗變也。千古一孔子而已矣。千古一顏子曾子而已矣。千古一子思子孟子而已矣。千古一程子朱子而已矣。此數聖人。數賢人者。天以之成其天。地以之成其地。人以之成其人。天地不變。此數聖人。數賢人不變也。數聖人。數賢人不變。天地終古不變也。道不變也。其間學之變者有矣。所聞異詞。所見異詞。所授異詞。所師承異詞。典章制度。各有所據。名物象數。各有所宗。自秦至漢。至魏晉。至唐。以至於今。變者數矣。變之數。而屢變不一變矣。然乃道之外跡也。道之末節也。譬之天。雲霧過而日月之明。星辰之燦自在也。譬之地。城郭移而山川之淑。物產之精自在也。非道之真。非道之本也。彼之所謂學也。非道學也。其關於道之本。道之真者。則不可以變。孔子之於異端。孟子之於楊墨。程子之於釋老。朱子之於橫浦象山。何如其嚴也。蓋恐其變。而道乃終不至於變也。然而天之生民也。一治一亂。大抵閱數百年而變一見。明之有陽明。橫浦象山之流也。而其焙熾於橫浦象山。以朱子爲洪水猛獸。以孔子爲九千鎰。是竟欲變朱子之道。而上及於孔子者也。而及其後也。龍溪泰州山農海門諸人。尊師說而益肆。無所忌憚。數十年間。若慎若醉。不知何者爲洛閩。並不知何者爲洙泗。恟恟迷離。任其心之所至而已。而甚者。遂至於犯法亂紀。而不之顧。入國朝。其流波餘燼。尙未息也。平湖陸子起而闢

之。而桐鄉太倉儀封三先生。先後其間。與陸子同。夫而後天下之學者。上之則相與爲輔翼。次之亦不失所持。循卽一名一物之長。一字一句之是。或以明故訓。或以徵博聞。消其意見。去乃詆訾。亦何不可進於道哉。而且正學日昌。狂瀾自倒。間有二三言新建者。知之未真。奉之亦苟。隨聲附和。如蚓吹蟬吟。旣無所宗主。亦復何所提倡。而後知平湖諸先生。闢之功。歷百數十年而更著也。道之不變。夫復何疑。雖然。孔子遠矣。顏子曾子遠矣。子思子孟子遠矣。程子朱子亦遠矣。卽陸子亦不可復見矣。學者回思故明。正嘉而後。學術大乖。人心胥溺。至有痛定思痛者。則余輯是編。而以心學附其後。雖不免過慮之誚。而亦無非仰承吾平湖陸子之遺意也。夫道者。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人之所以生也。非道則氣而已矣。則質而已矣。氣與質。萬物共之者也。人而可以物乎。故非道不可以爲人。知其不可爲人。而學可得矣。學以完其爲人。亦完其道而已。學以完其道。亦完其所以爲人者於天地而已。一有不可以對夫天地者。則道自我變矣。安得謂道必不變哉。願變者在人。而必不變者。亦在人也。人能持此道於必不變。則可與天地立矣。然而自孔子以後。又有幾人哉。余因平湖諸先生。而重念之。未嘗不有望於天下之學者也。此是編之所由作也。

跋

敬楷先生學案既成。或有求讀之者。曰。請問其目。埏爲述焉。或曰。若是其門戶乎。是書之旨。吾不及知。以其目言之。則吾惑滋甚。新學無論矣。夫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非傳道乎。得不傳之學於六經。非經學乎。埏應之曰。以若所言。是顏閔必無文學。而游夏不足與言德行也。就陳蔡諸賢。而分爲四科。就國朝諸先生。而分爲四門耳。或曰。然則翼道以下之皆所以傳道耶。埏曰。是固然。而未盡然也。游夏之德行。何敢擬於顏閔。顏閔之文學。其必不同於游夏也。或乃爽然失。愾然悟。埏因以質之先生。先生曰。子既有所見。曷書於冊。以詔後人。於是乎書。若夫是書之旨。則先生各序言之矣。埏又何能窺其萬一。竇埏謹識。

書學案小識後

唐先生撰輯國朝學案。命國藩校字付梓。既畢。役乃謹書其後曰。天生斯民。予以健順五常之性。豈以自淑而已。將使育民淑世。而彌縫天地之缺憾。其於天下之物。無所不當究。二儀之奠。日月星辰之紀。氓庶之生成。鬼神之情狀。草木鳥獸之咸若。洒掃應對進退之瑣。皆吾性分之所有事。故曰。萬物皆備於我。人者。天地之心也。聖人者。其智足以周知庶物。其才能時措而咸宜。然不敢縱心以自用。必求權度而絜之。以舜之濬哲。猶且好問好察。周公思有不合。則夜以繼日。孔子聖之盛也。而有事乎好古敏求。顏淵孟子之賢。亦曰博文。曰集義。蓋欲完吾性分之一源。則當明凡物萬殊之等。欲悉萬殊之等。則莫若卽物而窮理。卽物窮理云者。古昔賢聖共由之軌。非朱子一家之創解也。自陸象山氏。以本心爲訓。而明之餘姚王氏。乃頗遙承其緒。其說主於良知。謂吾心自有天則。不當支離而求諸事物。夫天則誠是也。目巧所繼。至不繼之。以規矩準繩。遂可據乎。且以舜周公孔子顏孟之知如彼。而猶好問好察。夜以繼日。好古敏求。博文而集義之勤如此。況以中人之質。而重物欲之累。而謂念念不過乎。則其能無少誣耶。自是以後。沿其流者百輩。間有豪傑之士。思有以救其偏。變一說則生一蔽。高景逸顧涇陽氏之學。以靜坐爲主。所重仍在知覺。此變而蔽者也。近世乾嘉之間。諸儒務爲浩博。惠定宇戴東原之流。鈎研詰訓。本河間獻王實事。

求是之旨。薄宋賢爲空疏。夫所謂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實事求是。非卽朱子所稱卽物窮理者乎。名目自高。詆毀日月。亦變而蔽也。別有顏習齋李恕谷氏之學。忍嗜欲。苦筋骨。力勤於見迹。等於許行之並耕。病宋賢爲無用。又一蔽也。由前之蔽。排王氏而不塞其源。是五十步笑百步之類矣。由後之二蔽。矯王氏而過於正。是因噎廢食之類矣。我朝崇儒一道。正學翕興。平湖陸子。桐鄉張子。闢說辭而反經。確乎其不可拔。陸桴亭顧亭林之徒。博大精微。體用兼賅。其他鉅公碩學。項領相望。二百年來。大小醇疵。區以別矣。唐先生於是輯爲此編。大率居敬。而不偏於靜。格物。而不病於瑣。力行。而不迫於隘。三者交修。采擇名言。略依此例。其或守王氏之故轍。與變王氏而鄰於前三者之蔽。則皆釐而剔之。豈好辯哉。去古日遠。百家各以其意自鳴。是丹非素。無術相勝。雖其尤近理者。亦不能壓人人之心。而無異辭。道不同。不相爲謀。則亦已矣。若其有嗜於此。而取途焉。則且多其識。去其矜。無以聞道自標。無以方隅自囿。不惟口耳之求。而求自得焉。是則君子者已。是唐先生與人爲善之志也。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館後學會國藩謹識。

跋

古無不躬行之學也。自道不明而行者鮮。故夫子以學之不講爲己憂。要其旨則在修德徙義。改不善而已。俗儒以章句訓詁爲學。遂置身心於不事。而賢智之過。又或極意求深。墮於空寂。蓋道之不行久矣。宋興濂洛關閩五子者出。卽經以見道。卽身心以驗道。所講在此。所行卽在此。此學之正也。傳至有明。遵行勿替。故其初統紀一而法度明。及姚江出。而道乃大亂。學者喜其徑之捷。可以自便其私也。則羣焉趨之。要其所以託於道者。則曰文章也。氣節也。功名也。夫三者。謂非道之所見不可也。然無擇善固執之功。而任心自用。將文章失之誣。氣節失之驕。功名失之譎。且有背道而馳者。極之談元說妙。飾智驚愚。而身心之汙垢。不可窮詰。名教之場。竟成市利。其害豈淺鮮哉。論者謂明亡於講學。非講學之過。所學不正之過也。我朝鼎新。尊崇正學。於是純儒出。而力挽狂瀾。平湖陸子之言曰。今之爲世道計者。必自羞乞墮賤。隴斷。闕佛老。黜陽儒。陰釋之學始。特於松陽講義三致意焉。桂少趨庭。嘗受是書。及游鏡海。先生之門。朝夕講求。益信陸子之爲當代正學也。先生以素所心得者。提撕後進。兢兢於義利儒釋之辨。且復博覽羣言。輯爲學案。自陸子以次。標其正宗。衍其支派。判其歧途。嚴而不苛。簡而能盡。蓋其所詣者實。故斷之也當。其所憂者深。故言之也切。學者觀此。則知卽講卽行。而訓詁不足以盡之。空寂不足以得之。文章氣節功

名。不足以託之。精研乎性情心術之微。而事卽在於日用飲食。充極乎天地民物之大。而職不越夫子臣弟友。由格致而誠正。而修齊治平。孰有外於是哉。先生幼學壯行。未嘗而作遂初之計。復以柘城寶先生理學正宗。屬桂續輯。倘及就正而成之。則宋元明以來。正傳具在。可與是書相翼而行。先生行道之功。正未有艾也。桂願何人。而敢妄語於斯耶。校刻甫竣。奉先生命。謹跋於後。並以誌愧云。時道光二十五年歲在乙巳孟冬月館後學何桂珍謹識

重栞後跋

右學案小識十五卷。太舅唐確慎公譔。官太常時。曾案於京師。遺疏中稱十四卷。蓋別末卷心宗而言。此本題曰十五卷。今仍其舊焉。竊惟公生平志朱子之志。學朱子之學。慎思明辨。篤信謹守。無稍依違。馳雜於其間。箋述凡百餘卷。曰易臚。曰讀易識。曰四經拾遺。格致之書也。曰讀易反身錄。曰讀禮小事記。曰四砭齋省身日課。脩齊誠正之書也。曰畿輔水利備覽。曰平糶紀略。治國平天下之書也。曰朱子學案。洎是編。則統格致誠正脩齊治平。而一以貫之也。公之書。悉本之朱子。卽公之學案也。亦卽國朝諸先生。宗朱學朱者之學案也。先大夫之言曰。公書皆心得實踐之言。其闕先聖之道。以待後學。而急宜表章者。莫先於兩學案書。學案小識。辨陽儒陰釋之非。揭窮理盡性之實。所以示學者向道之塗。人人皆當宗朱子也。朱子學案。析大全之名言。精理發大學之條目工夫。所以示學者入德之門。人人皆可學朱子也。曾自勝衣就傅。夙聞庭訓如斯。稍長。獲承公之緒論。受二書而讀之。願以賦質愚魯。不足窺其涯涘。而於先人之訓。則識之不敢忘。公歿後。諸舅子文少府。攜朱子學案遺藁。詣曾文正公於金陵。旋往山左省墓。遇疾遽卒。歸櫬時。檢行篋。則此書已亡。考其家僅存目錄藁本二通。而是編之鈔版都門者。久已散佚。傳本幾希。曾前歲自京歸。公孫繼武茂才昆季。相從講習。因與其訂遺編。朱子學案目錄而外。若省身日課。文集補

遺等書校勘。莫集歲事。尙待異時。惟念是編。所載傳道之真。翼道之衆。守道之堅。經學之純。駁必商。心宗之毫盞必剖。上可以壹千古道統之緒。下可以端萬世學人之趨。其關係之重且大若是。是不及今傳播。大懼我公維持道脈。扶翼世教之苦心。或至久而漸晦。而學術紛歧。矜奇好異。依託附會。無以防微杜漸也。謹重登玃。黎壽之斯世。庶幾有志正學者。家置一編。人手一冊。研窮體認。於以共志朱子之志。學朱子之學。遠紹乎濂洛關閩鄒國尼山焉。是則先聖先賢之道之正。非國朝諸先生無以傳。而諸先生傳先聖先賢之道。非得是編主之專而辨之晰。亦無以傳於來裔而無窮矣。光緒十年歲在甲申孟陬月彌甥黃膺謹識

跋

舅父學案小識既成。付之剞劂。命弟校字。受讀再四。而不禁慨然有言也。夫天下有性學。而後有網常。有網常。而後人道不至於澌滅。自性學之不明於天下也。於是曠達之流。以名教爲虛設。以性命爲空談。以蕩檢踈閑爲豁達。以秉禮守義爲拘牽。遇有一二尊崇正道。講求性理者。輒非之笑之。且大肆狂言以譏之。不斥爲怪。卽訾爲迂。不鄙爲愚。卽目爲矯。今夫聖賢之道。卽人人當盡之道。亦卽人人同具之道也。其理如日月星辰之麗天。千秋不墜。其脈如江淮河漢之行地。萬古不遷。其用如布帛菽粟之資於人。須臾不可離。守此者全其爲人。外此者失其爲人。孔曾思孟。所以勸懲懲懲。垂統緒以示來茲者。非欲特立獨行。以表異於天下萬世也。亦盡乎人道之當然而已矣。周程張朱。所以紹述前言。表明大義者。亦非欲高自位置。以待後人之尊崇也。述聖學。以維持萬世之人心而已矣。然而道之繫於人也。雖深切著明。而可守。人之求乎道也。恆支離惝恍而無憑。南轅適越。北轅適燕。人人所知。而燕越之界限。茫乎未得。於是如盲人之擲壺索塗。而歧趨出矣。同一言格致也。或以嗜奇愛博爲淵雅。或以物來坐照爲心得。同一言誠正也。或空寂而忘戒懼之功。或強制而遺涵養之學。微言絕。異說橫。宗旨淆。正道晦。非舉先賢之矩矱以示之的。標聖學之塗徑以導其趨。不幾萬古如長夜耶。舅父本平生之得力。訂正學以示後儒。首

之以傳道。表聖道之統緒也。次之以翼道。重聖道之干城也。又次之以守道。嚴聖道之防閑也。又別出之以經學。明學未嘗不由於經。而經不徒在口耳也。卷末附心宗。則言其非學而足以亂學也。夫宋元儒學案。明儒學案。流傳於世久矣。然皆純駁混淆。是非紛亂。渾丹青黑白爲一色。總離合異同爲一源。學者多取其簡便直捷者。從而蹈之。而孔孟之統紀以失。朱程之矩範。不可復存矣。夫聖賢之道。實理也。聖賢之學。實功也。舍踐履而言良知。舍積累而言頓悟。遊其心於寂靜。墮其理於虛無。是直以性道爲鏡花水月。毫無把握也。而聖賢之學。幾爲天下裂。是編標道統之所歸。明範圍之所在。既不得以獵取名物。而棄身心。更不得以蹈襲禪機。而忘懿德。挽狂瀾於既倒。引一髮於千鈞。此則吾舅父扶持正學之苦心也。外甥黃兆麟謹跋。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初版

(3738)

國學基
本叢書
清學案小識
原名國朝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撰輯者 唐 鑑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新編
二十四年

